俄国军事史略

1547—1917

知识出版社

前　言

这本《俄国军事史略》简要地介绍了沙皇俄国从正式形成到最后灭亡370年间的军事发展概况。

沙皇俄国的军事历史，是近代欧洲军事历史甚至近代世界军事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由于篇幅和资料的限制，这本小书不可能作全面的、系统的介绍，仅仅是以各个时期俄国主要的对外战争为中心，联系有关的政治、经济、对外政策和军队建设等背景情况，反映俄国军事战略方面某些重大的、反复出现的问题。

同样，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也是极其复杂的，不可能面面俱到。本书主要涉及下列几个问题：300多年间俄国打过哪些重大的战争；俄国的战略重点和各个时期的主攻方向；争夺水域在俄国军事战略中所处的地位；俄国统帅部如何处理两线作战的问题；沙皇政府惯于在什么情况下发动战争；俄国军事思想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俄国战略上主要的强点和弱点，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编著者力图用历史事实说明或提供必要的线索。

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同它的军事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本书对此也有所介绍，但由于体例的关系，不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这个问题需要有专门的著作论述。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专著。

本书初稿承蒙史学界一些同志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他们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刘祖熙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存宽、徐日彪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显荣、张联芳、

朱克柔等同志；《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李玉奎同志。此外，陈学惠、戴跃先、王文昌和高岚等同志也提了不少意见。解华堂同志为本书绘图。谨此一并致谢。本书存在的任何问题，概由编著者个人负责。

编著者

1980 年 12 月北京

目　　录

第　一　编

农奴制确立和加强时期的俄国军事

（十六至十八世纪）

第　二　编

农奴制衰落和崩溃时期的俄国军事

（十九世纪初期到中期）

第　三　编

资本主义时期的俄国军事

（十九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末）

第　四　编

帝国主义时期的俄国军事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第 一 编

农奴制确立和加强时期的俄国军事

（十六至十八世纪）

第 一 章

俄国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的对外战争

第一节　伊凡四世时期的俄国及其军队

沙皇俄国的形成及其阶级性质

俄罗斯人的祖先，是古代东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东斯拉夫人又称安特人，散居在东欧平原上。大约到公元九世纪下半期，东斯拉夫各部落所在的地区，形成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组织，史称"基辅罗斯"。基辅罗斯属于早期封建国家，各地区之间没有内在的经济联系，甚至带有原始公社的残余，因此是很不巩固的。到十二世纪时，由于封建关系的发展，基辅罗斯分裂为一系列大大小小独立的封建公国，陷于土崩瓦解。

十三世纪前期，蒙古人大举入侵东欧，征服了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广大地区，东斯拉夫地区各公国大多数沦为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中国史称钦察汗国）的藩属。其余地区（包括加利奇、沃沦和明斯克等地）为了免遭蒙古人的奴役，归属了当时比较强大的立陶宛公国。经过漫长的年代，金帐汗国统治下的东斯拉夫人，逐渐演变为俄罗斯（即大俄罗斯）民族；归属立陶宛的东斯拉夫人，逐渐演变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即小俄罗斯）民族。①

这样，古代东斯拉夫人的 3 大分支，分别形成了 3 个不同的民族，并且分属不同的国家。

---

① 1385 年，波兰和立陶宛实行联合，同时两国领土也作了调整，白俄罗斯仍属立陶宛，乌克兰大部转归波兰王国。

沙皇俄国是从大俄罗斯地区的莫斯科公国发展起来的。

莫斯科原是奥卡河支流莫斯科河中游的一个小村落。俄国史籍上第一次有关莫斯科的记载，见于1147年。迨至十三世纪末期，才出现弹丸之地的莫斯科公国。当时整个大俄罗斯地区，外受金帐汗奴役，内部仍然处于封建割据局面：小国林立，互争雄长。金帐汗推行以俄制俄的策略，竭力挑动罗斯各封建公国统治者互相攻讦，彼此削弱，以坐收渔利。在长期的大角逐、大混战中，莫斯科的统治者，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① 利用金帐汗国的衰落、分裂和罗斯内部反抗外敌入侵、渴望结束封建割据的社会势力，采用一整套诡诈的战略和策略，软硬兼施，和战并用，甚至不惜投靠金帐汗，借异族侵略者之力剪除本民族的政敌。就这样，莫斯科公国的势力日益壮大。1328年，莫斯科公伊凡一世（外号卡利塔，即"钱袋"，1325～41年在位）被金帐汗册封为"大公"，从此莫斯科一跃而为"大公国"，成为东北罗斯的霸主。它逐步蚕食、兼并俄罗斯其他封建公国的领土。1380年罗斯军打败了金帐汗国马麦汗率领的蒙古大军，但直到1480年东北罗斯才最终摆脱了金帐汗的控制，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国家（或称莫斯科国）。这一过程，大致从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开始，到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和瓦西里三世（1505～33年在位）时期完成，前后约200年。

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逐步形成，相应地要求建立和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时期已经为此奠定了基础，到伊凡四世（1533～84年在位）时大体完成。伊凡四世在沙皇俄国开国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此人生长在阶级斗争和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环境中，自幼即养成

① 莫斯科地处东北罗斯的中心，水陆交通比较便利。受鞑靼人侵扰较少，得以偏安一隅，休养生息，而那些常遭蹂躏的边区人民，纷纷来此避难，使莫斯科人口剧增，生产力的发展较快。

意志坚强和残酷无情的性格，13岁时就下令处死反对他的世袭大领主，史称“伊凡雷帝”或“可怕的伊凡”。伊凡四世于1547年加冕，正式采用“沙皇”称号（“沙皇”一词是罗马大独裁者“凯撒”一词的俄译，意即“皇帝”），成为俄国第一代沙皇。加冕之后，他排除一切阻力，坚持不懈地对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目的是继续打击封建割据势力，强化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

沙皇俄国正式形成时，正是封建农奴制度逐步确立和巩固的时期。

封建主（包括教会，后来加上大商人）是沙皇俄国早期的统治阶级。但这个阶级早已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大封建领主，即过去的王侯世家。他们是世袭的大土地所有者。其经济是大庄园的自然经济，对市场依赖性较小，政治上闭关自守，反对中央集权。俄国统一前，他们是各地封建割据势力的代表。俄国统一后，他们丧失了昔日的煊赫地位，许多人被送到莫斯科地区。这个阶层是注定要没落的，但仍拥有很大的势力。另一部分是中小贵族，他们原来大都是各地大封建主手下的扈从或武士，后来转而为莫斯科大公效劳，并获得小块领地，作为犒赏。领地不能世袭或转让。贵族只有在从军期间才是领地的主人，因此称为“军役贵族”（详见本节下文）。他们的经营规模小，对市场的依赖性较大。这个阶层野心勃勃，特别贪婪。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小块土地，迫切希望从大封建主手中分得更多的财产，并且不断地从国外夺取新的土地和农奴。因此，他们对内大力支持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大力支持扩张政策。俄国统一前，莫斯科大公就是依靠中小贵族反对各地大领主。俄国统一后，伊凡四世也是主要依靠这个阶层作为推行其内外政策的有力工具。早期俄国统治阶级的这两大集团，在对待中央集权等问题上经常发生对立和斗争，这是影响当时俄国政局的重要因素。但两大集团在对外扩张和对内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方

面，并无根本的分歧。如果说有分歧，那仅仅是在战略和策略方面。

在沙皇俄国，农民和城乡其他劳动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也发生了分化。依其主人的不同，有国家农民（直接为沙皇政府耕作）、教会农民和属于封建贵族的农民等几大类。自由农民越来越少了。属于中小贵族的农民处境最为悲惨。中小贵族为了从小块土地上榨取更多的财富，剥削特别残酷。农民不堪其苦，纷纷逃亡。伊凡四世为了替贵族保持劳动力，严格限制农民离开地主的自由，起初继续执行伊凡三世的规定：农民只有在"犹里日"（俄国旧历 11 月 26 日）前后一周才能离开主人，但提高了农民向主人缴纳"赎金"的数额。后来干脆连这点权利也取消了。不仅如此，还规定主人对农奴有审判权。这就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主人的人身依附性。奴役俄国农民几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就这样逐步确立和加强。

沙皇专制与封建农奴制相结合，再加上军国主义，使沙皇俄国一开始就具有军事封建主义的性质。这一特点，对后来的全部俄国历史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俄国军事史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沙皇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伊凡四世的对外军事扩张

俄国从封建割据走向统一，本来是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是有助于发展生产力的。但是，随着俄国的统一和实力的膨胀，它对外扩张的胃口也越来越大。正如恩格斯所说："莫斯科的大公们却只是在长期斗争之后，才终于摆脱了蒙古的羁绊，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许多公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80 页。

伊凡四世上台时，俄国版图北临北海和巴伦支海，南达切尔尼哥夫、普梯夫里和梁赞地区，西起芬兰湾沿岸至戈麦尔、斯摩棱斯克一线，东抵北乌拉尔和下诺夫哥罗德地区，共约280万平方公里。由于北方海域封冻期长，因而仍然是个内陆国家。它所处的国际环境大致如下：

一、东面。与俄国接壤的是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的喀山汗国和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汗国；阿斯特拉罕以东是诺盖汗国；喀山以东直到额尔齐斯河一带为失必儿汗国（西伯利亚汗国）。这些汗国都是从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伏尔加河中下游的两汗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别是喀山，俄国扩张主义者称之为"天下胜地"。它的首都喀山城是通往乌拉尔一带的必经之地，也是东欧北欧同高加索、中亚等地贸易往来的要道。俄国占领喀山，即可获得东进和南下的基地。加之喀山汗国是俄国东邻诸汗国中较强的一个，敢于同俄国对抗，两国边境经常发生冲突。因此，俄国必欲征服喀山而后快。

二、南面。与俄国连界的是阿斯特拉罕以西、黑海以北的克里木汗国（也是从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再往南则是土耳其人1453年征服拜占庭后建立的奥斯曼帝国，它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地跨欧亚非三洲，特别是控制着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咽喉要道——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克里木汗国受到强大的土耳其的支持（后来成为土耳其的藩属），堵住了俄国进入黑海的道路。

三、西面。与俄国毗邻的有立沃尼亚（约相当于现在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地区），立沃尼亚以南是立陶宛大公国。俄国西北方向则为瑞典（其版图包括芬兰）。这些国家是俄国向西扩张的严重障碍，尤其是立沃尼亚位于俄国进入波罗的海的必经之地。立沃尼亚原为日耳曼骑士团征服的领地，后来成为独立国家。十六世纪时，立沃尼亚四分五裂，内战频繁，阶级斗争尖锐，不能维持其独

立，名义上是日耳曼帝国的组成部分，并受罗马教皇的庇护，实际上成为它的邻国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和俄国长期争夺的一块肥肉。波兰、立陶宛统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是沙皇俄国觊觎的对象。

早在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时期，他们曾同立陶宛、立沃尼亚和喀山等国进行过多次战争。伊凡四世继承了前辈的衣钵，几面出击，但重点始终在西面，首先是企图夺取立沃尼亚。夺取了这个地区，不仅可以满足贵族对土地的贪欲，而且可以为进入波罗的海开辟通路。

波罗的海是俄国通向西欧的捷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打通进入波罗的海之路是俄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受到中小贵族和新兴商人的狂热支持。统治阶级不满足于历史上形成的内陆国家的地位，迫切需要与西欧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直接通商，不仅输入他们所需的高级消费品，而且引进西方的文化和技术，以改变野蛮落后面貌，增强军事经济实力，进而称霸欧洲。1553年，英国人曾开辟由白海直达英国的航线，但全年 3/4 以上的时间因冰冻不能通航。于是波罗的海问题日益迫切。但是，俄国在西边面临强大的对手，加之东边的喀山汗国和南边的克里木汗国都对俄国怀有敌意，牵制了俄国的兵力。总的形势对俄国向西扩张很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伊凡四世为了避免腹背受敌，采取先东后西的战略，即首先征服喀山等东邻诸汗国，同时对南线的克里木采取守势，然后放手西进。

1552 年，伊凡四世率军远征喀山并占领之。随后又相继并吞了阿斯特拉罕和诺盖两汗国，以及臣服于喀山的巴什基里亚。这样，伊凡四世在几年之间就夺取了伏尔加河中下游和乌拉尔山脉以西的辽阔地区。此后，他又进一步向西伯利亚扩张，并且向中亚和高加索伸出了触角。

在南线，伊凡四世仍采取守势，为此建立了长达数百公里的边

境防御线(以碉堡、树障、鹿砦和壁垒等连接而成)，只用部分兵力监视、牵制克里木鞑靼人的行动。有时也采用以攻为守的策略，对克里木发动小规模的“远征”。

1558年，当伊凡四世解除了东线的后顾之忧以后，就把注意力转到了主要方向，在西线大举进攻，发动了历时25年的立沃尼亚战争。这场战争树敌太多，力不从心，以致劳民伤财，一无所获。

以“军役贵族”和“射击军”为主体的军事制度

长期的封建内战和频繁的对外战争，要求拥有强大可靠的军队。俄国统一前，莫斯科公国同其他公国一样，实行的是古老的“亲兵”与地方民团相结合的军事制度。所谓亲兵，即大公和诸侯直接豢养的武士队，或武装的扈从，是当时的“常备军”，也是封建军队的骨干和维护封建主专政的主要支柱。亲兵成员本身也是贵族，以武士为终身职业，一律为骑兵。亲兵为数不多，凡从事较大规模的征战，都要临时召集民团。民团是地方性的军事组织，成员主要来自农民和小市民，军官由亲兵充任。民团一般为步兵，出征时自带粮食武器，战争结束即重返家园。这种部队人数较多，但不是常备的军事组织，战斗力弱，地方性很重。随着俄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上述军事制度显然已经过时。特别是由于大封建主是反对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不可能依靠他们手下的武装去从事征战。早在伊凡三世时期，他就依靠拥护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中小贵族建立新的军队，但当时还没有一套成形的建军思想。

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俄国出现了一个代表中小贵族利益的军事思想家伊凡·彼烈斯维托夫。此人是立陶宛籍的俄罗斯人，曾在波兰国王军队中服务，参加过捷克国王和匈牙利国王争夺王位的战争。三十年代末，彼烈斯维托夫到达莫斯科，亲眼看到当时俄国

大封建主的腐朽，坚决站在中小贵族一边。1546～49年间，彼烈斯维托夫向伊凡四世上书，为加强中央集权出谋献策。他提出的一系列革新意见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军事的。彼烈斯维托夫强调提高军队在维护封建专制和对外扩张方面的地位和作用，说"沙皇没有军队则一事无成"，"沙皇因有军队而强大、光荣"。军队的主要骨干应是"武人"(中小贵族)；沙皇应保护他们的利益，提高他们的待遇。对于"懒惰的富人"(大封建主)，应不惜采取"雷霆"般的恐怖手段加以镇压，取消他们的私人武装，一切军队归沙皇指挥。与此同时，彼烈斯维托夫还极力主张以"火枪射手"组成常备军，他认为2,000名这样的部队，胜过10万名临时召集的民团。彼烈斯维托夫还是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积极鼓吹征服喀山等地，以满足中小贵族夺取新的土地和农奴的渴望。①

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彼烈斯维托夫的主张得到完全实现。为了建立庞大可靠的军队，伊凡四世进行了沙俄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改革。首先是普遍推广伊凡三世时已经实行的"领地制"。所谓"领地制"，就是由沙皇授予领地作为报酬，广泛吸引中小贵族从军。这种获得领地的贵族即上文所说的"军役贵族"。按1555年法令规定，每50俄亩(1俄亩约合1.09公顷)领地出1名全副武装的骑兵。② 获得的领地愈多，应出的人马也愈多。一切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都由军役贵族自己解决。军役贵族本人必须亲自率领武装随从，随时听候召唤。无故拒绝从军者要受笞刑，或剥夺其领地。妇孺老残拥有领地而不能从军者，必须出钱雇人。贵族必须从15岁起终身服役。服役期间，即为其领地和领地上的农奴的全权主人。领地不得出卖或世袭。实行领地制度，使军役贵族紧紧地依附于沙皇，成为其忠实工具。领地来源除了沙皇直接控制的

① 本段引文见斯特罗科夫著《军事学术史》第1卷，第382～383页。参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32卷，第455页。

② 参见柯罗特科夫：《伊凡雷帝的军事活动》，第13页。

土地外，主要是剥夺原来各地大诸侯的土地，军役人员也主要来自他们的门下。因此，实行这种制度也是进一步瓦解大封建主势力的有效策略。1555年法令还规定，大封建主也同中小地主一样必须终身服军役，从而更加扩大了军队的规模。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沙皇俄国军事封建主义的反映。

必须指出，当俄国实行领地制的同时，西欧一些国家却走上了雇佣军的道路。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西欧国家的封建农奴制正在衰落，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发展，而俄国尚处于封建农奴制确立和加强的时期。因此，俄国领地制军队的出现是必然的发展。俄国也有少量的外国雇佣军，但不占主导地位。

军役贵族骑兵（包括贵族本人及其武装随从）最多可达10万人。逃亡或拒不报到的很多。1550年，伊凡四世把伊凡三世时期建立的"火枪兵"扩编为俄国历史上第一支常备步兵——"射击军"，成员主要来自市民，任务主要是防守莫斯科及其他城市，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也可用于对外战争。射击军驻在指定的营区内，平时接受专门的军事训练，穿统一的军服，由国家发给薪饷，同时他们还可以经营小买卖和从事小手工业。

与射击军并列的，还有一种"城市哥萨克"（与下文草原哥萨克完全是两回事），实际上是边境城市的卫戍部队，同属装备火枪的常备军，平时执行边防任务，战时也可编入野战部队，其中有些人也可获得领地。

除上述几种常备军外，战时仍须召集城乡劳动人民（25～40岁的男性）当兵。少则几户、多则几十户出1人，由负责召集的各城市自己解决补给问题。这是地方民团的发展。

此外，大约从十五世纪起，哥萨克（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人"）开始成为俄军的组成部分。这种人，原是俄国内地为了摆脱农奴制压迫而逃亡到南俄草原地带的农民。他们长期在边境草原地带生活，与各种敌人斗争，善骑马，并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他们不服

沙皇管辖，自成社会，推选自己的首领，过着一种原始的“民主”生活。久之，发生贫富两级分化，上层哥萨克分子投靠沙皇，变得极端反动。俄国统治者竭力收买、利用这支力量为自己效劳，主要是执行南方边防任务，也参与各种掠夺战争以及镇压人民的反抗。

伊凡四世时，俄军总数可达30万人，其中骑兵可达15～20万人，改变了过去以步兵为主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同鞑靼骑兵（即东面和南面各汗国军队）作战的需要。边境线长，兵力有限，要求加强部队的机动性，也是重要的原因。

火器在俄军中开始使用大约是在十四世纪。到伊凡四世时，俄军常备步兵逐渐装备了各种火绳枪，后来又出现燧发枪，但民团和贵族骑兵仍然使用冷兵器。由于武器装备由军役贵族和各城市自己供给，因而极不统一，从弓箭到大刀长矛，无所不有。

伊凡四世对火炮的作用相当重视。在他统治时期，俄军炮兵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有攻城炮兵和野战炮兵之分。他还在俄军中建立了团属炮兵。当时的火炮用铜铸造，后来用生铁铸造，带有轮式炮架，发射球形铁弹。各型火炮号称2,000门，实际上能用的并不多。

伊凡四世时，俄军最大编制单位为团，团的人数由500～1,200不等。团以下为五百人队（如团在1,000人以上）、百人队、五十人队、十人队。军官一律为贵族，特别强调门第出身。虽有才华而出身平民者，不能当军官。甚至宁用外国人当军官，也不用俄国平民。

伊凡四世时，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沙皇政府中主管军事的“兵部”，该部负责制订战略计划，进行战争准备，并且实施战略指挥。在“兵部”之下，还设置一系列部（署），分管军役贵族、射击军、炮兵以及武器装备等各项事务。①

备战工作主要是根据战争的需要，确定各地区应出多少步兵、

① 这里所谓“部”、“署”，俄文为приказ，或译作“衙门”。

骑兵和作战物资。在敌人国土附近建立作战基地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措施。

十六世纪火器的广泛使用，对作战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火炮的发展，提高了城堡和要塞在战争中的作用。围攻城堡和要塞成了当时主要的进攻作战方式（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都是如此）。野战规模不大，往往是为了配合城堡和要塞的争夺。同样，由于火器的使用，俄军战斗队形也有所变化。大体上处于方阵与线式队形的中间状态，即减小纵深，加大正面，以便充分发挥火器的作用。战斗队形仍以团为单位编组，通常步兵主力（按左中右3团成一线配置）居中，骑兵配置在两翼，炮兵在战斗队形的前方，预备队在后面。

俄军同鞑靼人作战通常在夏季进行，每次行动持续时间很短。对西方国家的战争则往往旷日持久，但冬季双方照例休战。

第二节 伊凡四世征服喀山的战争

长期以来，喀山汗国由于国内封建主之间争权夺利，加上与毗邻其他汗国的矛盾，国势日衰，给俄国扩张主义者以可乘之隙。早在伊凡三世时期，就开始了对喀山的干涉，主要是扶植亲俄政权，从内部颠覆。瓦西里三世继续干涉喀山内政，1521年甚至出兵远征喀山，在军事压力下把亲俄分子沙赫·阿里扶上汗位。但是，喀山多次发生反俄政变，推翻了俄国代理人。同时，在土耳其苏丹的支持下，各汗国联合抗俄的倾向也有所发展。

伊凡四世决心彻底解决喀山问题，将它纳入俄国版图。为此，1545～49年间，他三次远征喀山。但当时俄国力量有限，准备不周，军事行动带有讹诈性质，未能迫使喀山屈服。五十年代初，俄国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军事改革正在进行，军事实力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再次远征喀山。为此，在外交上力图分化各汗

国，孤立喀山，同时稳住波兰、立陶宛，避免两线作战。军事上于1551年春，在喀山以西斯维亚格河与伏尔加河汇合处的山上，修建了斯维亚日斯克城堡，作为远征喀山的前进基地。这个基地与喀山城隔河相望，可以控制通往喀山的陆水道路。俄国利用这个基地储备粮食弹药，并将预制的云梯、炮塔等攻城器材沿伏尔加河输送到这里。

与此同时，伊凡四世利用喀山内部的亲俄势力颠覆了原喀山汗，把莫斯科的代理人沙赫·阿里再次推上汗位，由俄国顾问掌握实权，同时夺得伏尔加河以西的大片喀山领土。伊凡四世并不以此为满足。1552年3月，他派米库林斯基前往喀山就任总督，俨然把喀山变成了俄国属地。这时，喀山人民已经赶走了亲俄分子沙赫·阿里，拥立阿斯特拉罕王子叶底格尔为喀山汗，拒绝米库林斯基入城。于是，伊凡四世于1552年6月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

根据当时的形势，俄国统帅部估计，俄军进攻喀山，必然招致克里木和土耳其的反对，因此战略计划规定，俄军首先集结于莫斯科以南科洛姆纳和卡希拉地区，观察土耳其和克里木汗国的动向，然后再向喀山调动。

1552年6月26日，俄军从集结地出发。果然，克里木汗率领一支部队向图拉进发。俄军由于预有准备，以部分兵力打败了这支克里木军。7月13日，俄军兵分两路向喀山推进：伊凡四世亲率主力3个团沿弗拉基米尔-穆罗姆方向前进；另两个团沿梁赞-卡多姆方向前进。重炮、粮弹则沿水路输送。两路俄军在苏拉河（伏尔加河支流）右岸会合后，于8月23日抵达斯维亚日斯克。从科洛姆纳到斯维亚日斯克约850公里，行军40天，每昼夜约20公里。尔后渡过伏尔加河，集结于喀山城外。

俄军号称15万人，大炮150门。喀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总兵力约6.5万人、100门炮。其中在首都喀山城内约有3.3万人、70余门炮。城外还有2～3万人，由雅潘查指挥。此外尚有若干马里

民族部队。

俄方的作战计划，着眼于首先歼灭喀山城外的野战部队，然后攻城；攻城前以火炮和地雷实施破坏性袭击。喀山汗国的作战方针，是同时从城内和从俄军后方（利用雅潘查部队和马里民族部队）打击俄军，迫其解除围攻。

9月3日，俄军各团按计划占领指定的阵地，完成对喀山城的合围。

喀山城位于陡峭的高山上，外围为河川、湖泊和沼泽地，不易接近，城市周边约7公里，设有护城的木墙，墙高10余米，并有10余座炮塔。城东有一段护城壕。

俄军逼近喀山城当天，喀山守军约1.5万人首次主动出击，表现了积极防御的精神。

俄军加紧围攻。他们构筑简易工事（挖洞子），在距城墙100～150米处配置火炮。俄军还架设一种木制活动攻城塔，以炮火杀伤城内军民。与此同时，俄军在城墙下挖洞子，埋设火药桶，实施"地雷爆破"作业，一度破坏了地下水道，给城内军民用水造成困难。

在此期间，喀山守军多次主动出击，有时与城外部队配合行动，竭力扭转战局。9月8日，雅潘查率部队攻击喀山城以东的俄军。伊凡四世派出步、骑兵共1.8万人（其中骑兵3,000人），在戈尔巴特伊-叔伊斯基指挥下，于9月10日歼灭雅潘查部于城东森林地带。以后，这股俄军继续向喀山汗国纵深发展，沿途摧毁城寨，劫掠俘虏、牲口和粮食。这支部队保证了城东俄军的安全，但城北俄军继续遭到马里人的袭击。

10月11日，俄军准备总攻。一面挖洞、架桥，一面以炮火破坏城墙。攻城部队分为7路纵队和总预备队，每路2个梯队。主攻指向城东和东南方向。此外，还保留了部分俄军以应付马里等民族部队从后方袭击。

总攻前，伊凡四世派遣使节入城迫降，遭到喀山汗的严正拒绝。

10月12日拂晓，在地雷猛烈爆破后，俄军多路多方向发起强攻。喀山军民英勇抵抗。由于众寡悬殊，喀山城破，守军与敌人展开激烈鏖战，最后大部壮烈牺牲，喀山汗被俘，喀山汗国首都被俄军攻占。

伊凡四世之所以能攻破喀山，主要是以强凌弱，军事上的准备比较充分，决心大，指挥也比较成功。

俄军进城后，大肆烧杀掳掠。伊凡四世给自己加上“喀山沙皇”的新头衔，强迫喀山人放弃伊斯兰教，改信东正教，把这块“天下胜地”照例赏给军役贵族和僧侣。从此，喀山境内各族人民(鞑靼人、马里人、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乌德摩尔梯人等)陷于沙俄的殖民压迫之下。但他们并不屈服，反抗沙俄的武装斗争此伏彼起，使俄国的殖民统治长期无法巩固。

第三节　伊凡四世争夺立沃尼亚的战争

伊凡四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夺取立沃尼亚。在征服喀山6年、兼并阿斯特拉罕两年之后，他就放手在西边大干了。1558年伊凡四世在西线发动战争，由于矛头首先指向立沃尼亚，史称“立沃尼亚战争”。这场战争参战国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当时欧洲历史上所仅见的。

早在1503年，伊凡三世曾同立沃尼亚骑士团签订为期50年的停战协定。1553年满期后，伊凡四世提出延长停战协定的苛刻条件，其中包括：俄国同波兰或立陶宛发生战争时，立沃尼亚保持中立，同意俄军假道．并且在3年之内偿清过去50年应给俄国的赔款（1503年协定规定原俄国的尤里耶夫城归属立沃尼亚，立沃尼亚方面每年应向俄国缴付一定数量的赔款，但它未执行这一

条款)。立沃尼亚严正拒绝了俄国的条件,双方谈判没有结果。1557年,立沃尼亚与立陶宛建立针对俄国的军事同盟。鉴于外交手段解决不了问题,伊凡四世决定发动战争。1558年初,伊凡四世迫令立沃尼亚交纳4万塔勒的赔款,对方一时无法凑齐,他便以背约为借口,把军队开进立沃尼亚。

伊凡四世确定发动战争的时机,充分考虑了国际上的有利条件:俄国与瑞典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瑞典与丹麦的矛盾激化,波兰与立陶宛的争端也加剧,使这四个国家都不能及时而有力地干预俄国在立沃尼亚的行动。

立沃尼亚军事力量薄弱,又分散在全境为数甚多的城堡中。俄军只要夺取这些城堡,即可打垮立沃尼亚。从1558年1月至同年秋,俄军夺取了近20座城堡,包括德尔帕特(即尤里耶夫)和重要港口纳尔瓦,几乎占领了立沃尼亚整个东部地区,并且生俘立沃尼亚骑士团团总福尔斯腾堡。这时,立沃尼亚领主们向莫斯科送去4万塔勒,伊凡四世却拒绝接受,声言他在立沃尼亚夺取的东西不只值这些钱,坚持继续作战。俄军所到之处,洗劫一空。在德尔帕特等地,连"所有的墙壁,所有的坟墓和墓碑"[①]都被搜索,抢劫了大批金银珍宝。

1558年底,俄军约13万人发起新的攻势,在几个方向上同时行动,到1559年1～2月间,分别前出到海边、里加和普鲁士-立陶宛国界。这时,俄国统治集团内部以阿列克塞·阿达舍夫为首的一派(代表世袭大领主的利益),希望从南方夺取新的土地,主张对克里木和土耳其作战,而不支持对立沃尼亚的进攻。在他们影响下,俄国与立沃尼亚一度达成停战协定。但这个协定与伊凡四世对外扩张的总战略不符合,因此没有维持多久,阿达舍夫本人也被软禁。

1560年俄军继续进攻,占领马连堡和费林等要塞;费林除5

① 《俄国军事史文选》,第55页。

幢房屋外，全被烧毁。至此，立沃尼亚骑士团在国内农民反抗和外敌入侵双重打击下，濒于瓦解。

在俄军侵占立沃尼亚广大领土的形势下，波兰、立陶宛、瑞典和丹麦也乘机瓜分立沃尼亚其余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伊凡四世进一步扩张，就不能不同这些国家发生冲突。

1562年，俄国发动对立陶宛的战争。1563年2月，俄军在伊凡四世直接指挥下，攻占西德维纳河上的大城市波洛茨克，打开了通往立陶宛首都维尔诺之路。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西吉孟特二世提出和谈，承认俄军在立沃尼亚境内占领的一切城市和地区，但伊凡四世坚持并吞整个立沃尼亚，因此双方只缔结了一个休战协定。

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激化了俄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历来反对强化中央集权的领主，乘立沃尼亚战争之机，起而反对伊凡四世的内外政策。大领主出身的指挥官开始叛变，特别是1564年春，立沃尼亚前线著名的俄军统帅库尔伯斯基伯爵（阿达舍夫的积极支持者）投奔立陶宛，震动很大。同年，在斯摩棱斯克方向行动的俄军在波洛茨克附近和奥尔沙地区遭到两次惨败。1564年秋，克里木汗乘机对俄国梁赞地区发动突然袭击，在俄国南方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从而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了。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严重形势下，伊凡四世为了巩固后方，在国内采取断然措施，从1565年起实行“沙皇特辖制度”。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大领主辖区，归领主杜马（国会）管辖；一为沙皇特辖区，即沙皇个人的领地。沙皇特辖区是全国最好的地区，在这种地区内，沙皇依靠中小贵族及其武装严惩大领主，剥夺他们的土地，根除封建割据的残余。这个制度是在战争条件下巩固中央集权的紧急措施。1566年，伊凡四世召集“缙绅会议”，依靠中小贵族（特别是与立沃尼亚毗邻地区的中小贵族）和商人代表的支持，决定继续在波罗的海方向作战。

1569年起，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当年立陶宛与波兰为了共同对付俄国，正式合并为波兰贵族共和国，大大增强了争夺立沃尼亚的力量。瑞典和丹麦两国之间本来从1563年起就处于战争状态，到1570年时不仅结束了战争，而且瑞典转而对俄国作战。在南线，土耳其苏丹塞里木二世，鉴于俄军主力西调，后方空虚，于1569年向伏尔加河流域进军，企图推翻俄国在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统治，恢复穆斯林国家。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伊凡四世玩弄外交手腕，利用丹麦与瑞典的固有矛盾，与丹麦国王的兄弟马格努斯订约，承认他为立沃尼亚俄占区的"国王"，并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使他成为俄国的傀儡。这一着是为了防止丹麦参加对俄战争，并利用丹麦牵制瑞典。1570～71年，俄军曾在马格努斯"国王"统帅下进攻瑞军占领的雷维尔，遭到重创。

另一方面，波王西吉孟特二世则积极拉拢土耳其和克里木对俄国作战。1571年，克里木和土耳其联军进攻莫斯科，纵火焚毁外城。这样，俄国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加强南线的防御。第二年克里木军再度进攻莫斯科，被阻于奥卡河畔。

稳定了南线局势以后，伊凡四世继续在西线大举进攻。1572年，波王西吉孟特二世死亡。俄军趁波兰王位虚悬，政局混乱之机，于1573～75年间，又占领立沃尼亚若干城市，同瑞典军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1576年，波兰新王斯特凡·巴托里即位不久，政局不稳，同意休战。伊凡四世乃集中主力对瑞典作战。1577年初再次围攻雷维尔，复遭瑞军重创。但他在立沃尼亚境内继续发展攻势，到同年底，共夺取了20多座城市。

1578年，波王巴托里巩固了国内的统治地位，改造了军队，在罗马教皇支持下吸收德国、匈牙利、丹麦、苏格兰等国雇佣军，把对俄战争变成欧洲天主教国家的十字军远征，同时与克里木和土耳其建立了反俄同盟。同年，俄国傀儡马格努斯因不满伊凡四世

夺占他的地盘,愤而投奔波兰。这一切使波王处于有利的地位。俄国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579 年 8 月,波军突然包围俄军占领下的波洛茨克,得手后,继续向俄国本土推进,并于 1580 年占领俄国边境一些城市。1581 年波军以 10 万之众围攻战略要地普斯科夫。在此期间,瑞典也展开攻势,先后占领纳尔瓦、雅姆、伊凡哥罗德等重地,打进了俄国本土。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

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瑞典,伊凡四世不惜重大代价,于 1582 年1月与波王签订为期 10 年的停战协定;按协定,俄国被迫把立沃尼亚让与波兰,波军则退出俄国边境诸城市,这意味着俄国一无所获。协定签订不久,波王又干涉俄瑞战争。至此,俄国由于长期的对外战争,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再也无力打下去。伊凡四世被迫与瑞典签订 3 年停战协定,承认瑞军占领科波雷、雅姆和伊凡哥罗德诸城。

就这样结束了长达 25 年的立沃尼亚战争。俄军以胜利开始,以失败告终。打通进入波罗的海之路这个战略目标仍然十分遥远。

小　结

十六世纪中期,以伊凡四世加冕为标志,宣告沙皇俄国正式形成。当时俄国正处于封建农奴制确立和巩固的时期。沙皇政府主要依靠中小贵族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以军役贵族和射击军为骨干建立庞大的武装力量,作为镇压人民、打击封建割据势力和向外扩张的工具。

随着俄国统一的实现,它的扩张欲望也相应增大,原因是贵族和商人渴望掠夺新的土地、农奴和财富,强烈要求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陆海贸易要道。

沙皇俄国一开始就以西方为其战略重点。正如现代苏联外交

史家们指出的：虽然伊凡四世“统治的最初年代，他的对外政策是指向东方的”，“然而伊凡四世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并不是东方，其主要的努力是针对西方的”。①

应当指出，尽管打通进入波罗的海之路在伊凡四世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当时俄国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所说的“地域性蚕食体制”阶段，扩张的直接目标还不是海洋，而是邻邦的土地，在东西两线都是如此。

伊凡四世在战略指导上，不得不注意解决几个战略方向的关系问题。在东、南、西三面树敌的情况下，他采取了先东后西的方针，也就是先解决次要方向（喀山）的问题，后解决主要方向（波罗的海）问题，力避两线作战。当战争中出现腹背受敌的威胁时，他仍坚持把主要力量用在主要方向。但次要方向的局势没有稳定之前，他在主要方向不展开重大的进攻行动。这样，实际上仍然避免了两线作战。

伊凡四世在对外战争中很重视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的密切配合。为了分化敌人营垒，争取喘息时间，他不惜作出重大的外交让步。

由于伊凡四世野心大、树敌多，而实力不足，他的扩张政策仅仅在次要方向（东方）得逞，在主要方向（西方）则一无所获。

① 波将金等主编：《世界外交史》第1卷，第265页。

第二章

十七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两次俄波战争

第一节 十七世纪的俄国及其军队

十七世纪初期的大动乱和中央集权的削弱。中央集权的恢复和新的农民战争

十七世纪初期，沙皇俄国经历了一场大动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阶级斗争和外敌入侵同时爆发，互相交织，使建立不久的中央集权国家遭到严重削弱，几乎陷于崩溃。

伊凡四世统治后期，俄国统治集团内部反对中央集权的大封建领主和拥护中央集权的中小贵族之间的矛盾，仍在继续发展。大领主们不甘心失败，力图削弱中央集权，恢复丧失的权力。伊凡四世死后，其子费奥多尔即位(1584～98年在位)，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加剧，实权操在皇亲鲍里斯·戈都诺夫手中。此人后来被贵族推举为沙皇(1598～1605年在位)。他继续执行伊凡四世依靠中小贵族、打击大领主的政策。在他统治时期，农民反抗斗争出现新的高涨。

这次高涨与立沃尼亚战争有密切联系。战争中，农民负担最重，牺牲最大，处境日益困难。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贵族拼命向农民榨取现金地租和可以作为商品的实物地租，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空前加重。为了摆脱沉重的负担，大批农民离乡背井，逃亡到伏尔加河流域和顿河草原地带（后来这些地区成为俄国多次农民起义的中心）充当哥萨克。贵族丧失了劳动力，封建经济受到

严重打击。沙皇政府禁止农民逃亡，并鼓励贵族追捕外逃农民。逃亡农民在5年内被追回者，连同家属和财产一律归原主所有。同时沙皇政府规定，凡因欠债而为债主做工达6个月以上者，一律成为债主的“奴仆”，这就为农奴增加了一支重要的同盟军。就这样，封建农奴制的压迫步步加紧。1601～03年间，全俄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灾荒，仅莫斯科一地，饿死者即达12.7万人。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贵族、商人和教会则乘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于是各地农民揭竿而起。1603～04年间，赫洛波克率领的起义农民同沙皇政府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在农民反抗斗争高涨的同时，波兰封建主乘机入侵俄国，从而使局势更加复杂化了。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沙皇戈都诺夫统治地位不稳。1605年戈都诺夫死后，其子继位。不久，大领主勾结波兰人发动政变，推翻戈都诺夫之子，拥立大领主代表人物瓦西里·叔伊斯基为沙皇（1606～10年在位）。

在叔伊斯基执政的第一年，又爆发了鲍洛特尼科夫领导的规模更大的农民战争。鲍洛特尼科夫提出明确的战略目标：打到莫斯科，推翻叔伊斯基政府。他率领起义大军，从第聂伯河盆地向首都进军。沿途各地农民武装都集合到他的旗帜下，甚至一部分对沙皇叔伊斯基不满的贵族军队也向他靠拢，参加农军。起义军连战皆捷，直逼莫斯科城下，围攻首都达两月之久，参加围城的起义军达8万人之多。但在关键时刻，被农民起义吓破了胆的原贵族军队倒戈叛变。1607年秋，这次空前规模的农民起义，被沙皇直接指挥的数量上占优势的官军镇压下去了。但各地农民和非俄罗斯民族的反抗斗争仍然此伏彼起。

伟大的农民战争，加上中小贵族的不满和外敌入侵，使叔伊斯基政权摇摇欲坠。1610年7月，大领主又推翻叔伊斯基，成立临时政府，即所谓“七领主政府”。这个政府处于更加软弱无能的地

位。在一段时间内,俄国中央政府实际上陷于瘫痪。

为了有效地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抵御外敌入侵,中小贵族迫切要求恢复中央集权,加强沙皇专制。1613年,即俄波战争结束后的次年,各派政治代表云集莫斯科推选新沙皇。由于中小贵族的代表占优势,结果选出伊凡四世的后代、16岁的米海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1613～45年在位)。这是俄国历史上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始。但此人承担不起加强中央集权的使命。直到俄波和约缔结之后,被波兰俘虏的沙皇之父菲拉列特·罗曼诺夫回国,做了大教长兼摄政,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实为太上皇,从此政局才逐步稳定下来。

于是,新的一轮恶性循环又开始了: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和加强,贵族对农民的压迫又不断加重,农民继续大批逃亡。沙皇政府则继续采取措施鼓励贵族追捕逃亡农民,把有效期限从5年延长至15年。后来,沙皇阿列克塞(米海伊尔之子,1645～76年在位)颁布的1649年法典规定,贵族追捕逃亡农民不受任何时间限制。凡被捕获者,连人带家属及一切财产统归原主所有。贵族还可任意转移、出卖农民(不连土地)。一般认为,这是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通过法律形式正式确立。与此同时也就孕育着新的危机,为六十—七十年代新的农民战争,埋下了火种。

早在1654～67年俄波、俄瑞战争时期,农民、城市贫民以及士兵就不堪战争的重负,忍无可忍。1662年莫斯科曾爆发起义,同年在巴什基里亚和西伯利亚一些地区也爆发起义。1670～71年间,各地城乡分散的起义,发展成为席卷俄国东南部广大地区的又一次伟大农民战争,为首的是著名农民领袖斯捷潘·拉辛。

拉辛出身于顿河哥萨克,多次同克里木汗国打交道,具有军事和外交斗争经验。他亲眼看到下层哥萨克和农奴所受的苦难,对沙皇政府的暴政极端仇恨。1667年春,拉辛率领一支贫苦哥萨克和农民武装,从顿河流域向伏尔加河流域进军,沿途劫富济贫,解

放囚犯，惩办贵族地主。他一度经阿斯特拉罕浮海南下，到里海沿岸活动，打败过波斯国王的军队，俘获甚多。但他在异域毕竟无法立足，遂于1669年8月返回阿斯特拉罕，继而到顿河一带活动。此时，拉辛威名远布，各地农民闻风来归，队伍中的农民成分超过哥萨克，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从此起义进入明确的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新阶段。拉辛公开声称，他要"进入莫斯科城"，"消灭所有的侯爷、领主、达官贵人和所有的罗斯贵族"。[①] 为此，起义军再次从顿河流域转移到伏尔加河流域。1670年6月，起义军在人民群众（包括射击军士兵）的支援下，一举攻克伏尔加河下游有重兵防守的名城阿斯特拉罕（守军达1.2万人，要塞炮500门），并以此为依托，溯伏尔加河北上，向俄国腹地进军。沿途攻占察里津、萨拉托夫、萨马拉等要地，9月围攻辛比尔斯克，企图打开喀山和下诺夫哥罗德的大门。在此期间，拉辛直接指挥的部队从5,000人发展到2万人。同时，俄国中部、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等地分散的起义也在蓬勃发展。单是1670年9月至1671年2月间，各地农军就占领了25座城寨，与官军交战40余次。

沙皇政府对起义万分惊恐，紧急出动重兵镇压。单是多戈鲁科夫指挥的政府军即达3.2万人。围攻辛比尔斯克的起义军同政府军多次激战，但在装备和数量都占优势的敌人压力下，被迫沿伏尔加河撤退到顿河流域。1671年4月拉辛被俘，在莫斯科红场壮烈牺牲。在阿尔扎马斯（多戈鲁科夫总部所在地）处死的起义者，几个月之内达1.1万人之多。但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的起义仍在继续发展，有些地区的起义一直坚持到1675年。

如果说十七世纪初期鲍洛特尼科夫领导的农民起义与立沃尼亚战争有关，那么，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则是十七世纪中期俄波、俄瑞战争的直接后果。这两次著名的农民战争，是沙皇俄国早期

① 涅奇金娜等主编《苏联通史》，1956年版，第1卷，第344页。

历史上对外扩张战争引起国内起义的例证。同时，农民战争反过来又严重削弱了俄国的国力，使沙皇政府向外扩张心有余而力不足。

俄国对西伯利亚和中国边疆的军事扩张。俄波、俄瑞和俄土矛盾的发展

十七世纪的历届沙皇政府，从伊凡四世时期继承了向东西两面扩张的任务，后期对南面也加强了进攻。从全局看，西面始终是重点，但东面占领的地域最大，主要是夺取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

位于亚洲大陆北部的西伯利亚，西起乌拉尔，东临太平洋，面积约1,000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沙皇俄国正式形成时版图的3.5倍。从伊凡四世统治末期（1581年）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部队入侵失必儿汗国算起，到1639年俄国势力达到鄂霍次克海岸为止，俄国扩张主义者只用了大约60年的时间，就从乌拉尔山脉推进到了太平洋西岸。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军事扩张如此之快，主要是利用了当地的特殊条件：和西面、南面不同，西伯利亚地广人稀，除最西部的失必儿汗国外，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各族人民大多处于氏族部落社会，虽然作战英勇，但抵抗不住沙皇俄国有组织的进攻。同时，对这个地区，没有强大的对手同俄国竞争。加之西伯利亚全境河流密布，纵横交错，便于俄国入侵者用“水陆联运法”逐步扩张。针对上述特点，沙皇政府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不是如同在西线、南线那样出动几万、十几万大军，而往往是派出几个冒险家，率领一小队哥萨克，凭借几十条火枪、几门炮，就抢占一大片土地。然后修城筑寨，建立碉堡线，以此为依托，镇压和掠夺周围的土著居民，并逐步向下一个地区发展。战斗频繁，但规模较小，对俄国总的军事力量牵动不大。因此，即使是十七世纪初期俄国处于内外交困的年

代，它也没有放松对西伯利亚的征服。

俄国在征服西伯利亚的后期，即开始了对中国边疆的侵扰。早在十七世纪初期，俄国扩张主义者就觊觎中国西北边疆，首要目标是毗连西伯利亚西部的中国厄鲁特蒙古族领地，特别是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一带。到十七世纪四十～五十年代，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等冒险家，在沙皇政府支持下，利用清军主力入关的机会，率领俄国侵略军先后侵入我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的疆土。这是俄国侵略中国东北的开端。俄国的侵略遭到我国当地军民的自卫还击。但俄国侵略者不甘心失败，仍然继续窜犯，得寸进尺。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清朝政府决心加强东北边防，经过充分准备，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先后发动两次雅克萨战役（1685年、1686年），给入侵者以沉重打击。沙皇政府始知中国强大不可轻侮，被迫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并撤回入侵我黑龙江地区的俄军。这是俄国的东进政策在军事上第一次遭到的严重挫败。此后一个时期，俄国不敢在中俄边界东段挑起大规模的冲突，但在中国西北边疆仍继续进行蚕食、军事“远征”和策动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集团叛变等侵略活动。

在欧洲方向，俄国对外政策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主要反映在俄国与波兰、瑞典和土耳其及其属国克里木的关系上，特别是俄波矛盾更为突出。

波兰自从1569年与立陶宛合并之后，成为面积达73万平方公里的东欧封建大国，位于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东与俄国连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俄波两国统治集团之间，历来存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宗教（俄国东正教与波兰天主教）矛盾和领土争端（主要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问题），实质是双方都想扩大版图和势力，争夺东欧霸权地位。为此，两国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互相攻伐。立沃尼亚战争后，俄波矛盾继续发展，双方都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到十七世纪初，由于俄国农民起义高涨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沙皇政府自顾不暇。这时，波兰封建主乘机入侵俄国本土，从而导致1604～18年俄波战争，瑞典也插了一手。波兰统治集团鉴于当时波兰在国际上处境不利，国内也存在困难，因而首先企图利用代理人征服俄国，这一着失败之后才直接出兵。

战后，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和国力的逐步恢复，沙皇政府又把注意力转向波兰。第一步是收复上次俄波战争结束时被波兰吞并的斯摩棱斯克和塞维尔斯克等地区。但俄国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此，它还想进而夺取波兰统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如果实现这个目标，则俄国可望打通进入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又可为进一步兼并波兰造成有利态势。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除俄国外，瑞典也想同波兰争夺波罗的海沿岸和立陶宛地区，并且严防俄国进入波罗的海；土耳其和克里木汗国也企图夺取乌克兰，同时堵截俄国向黑海扩张之路。这样，俄国就陷入了微妙的困境：为了反对波兰，势必联合瑞典、土耳其和克里木；为了对付瑞典、土耳其和克里木，又势必联合波兰。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采取了持重待机的方针。

1632年终于出现了对俄国有利的时机：这一年波兰国王西吉孟特三世死亡，波兰国内政局又一度陷于混乱。国际上，波兰的盟国（奥地利等国）正忙于欧洲“三十年战争”，使波兰无法获得外援。此外，土耳其和克里木与波兰的关系紧张，可望牵制波兰部分军事力量。于是，掌握实权的沙皇之父菲拉列特决定发动对波战争。

1632年秋，俄军分3路向斯摩棱斯克进军，主力约4万人（包括部分外国雇佣军），由谢因统一指挥。1633年春，各路俄军会合于斯摩棱斯克城下。当地守军只有3,000人。俄军久攻不克。随后，波兰新王弗拉迪斯拉夫四世亲率波军1.5～2万人，前去解围，

使俄军置身于坚城与援军之间。同时克里木军队袭扰俄国南部地区。俄国本身财政困难，前线官兵大量逃亡，形势不利。1634 年 2 月，谢因率部投降。当时波兰也害怕土耳其乘机入侵，因此同意与俄国议和。按照波利亚诺夫卡条约，两国边界只作了极小的调整，俄国未能收复斯摩棱斯克和塞维尔斯克等地区，更无从兼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1648 年春，乌克兰爆发了它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奴和哥萨克起义，为俄国兼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提供了极好机会。激起这场伟大斗争的根本原因，是波兰封建主对乌克兰农奴的阶级压迫，同时也掺杂着波兰民族与乌克兰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波兰天主教与乌克兰东正教之间的矛盾）。乌克兰封建主和力图控制乌克兰的波兰封建主之间，也发生了尖锐的利害冲突。于是乌克兰封建主利用乌克兰劳动人民的起义，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争取和波兰封建主的平等地位。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就是乌克兰封建主的代表人物。

赫麦尔尼茨基出身于乌克兰封建贵族，参加过波兰对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为波兰王朝建立过汗马功勋，先后任哥萨克百人长和统领，受到波兰王朝的信任。但是他和波兰王朝之间也有矛盾。此人取得了乌克兰农民战争的领导权。他时而同波兰封建主相勾结，残酷地镇压起义；时而又利用波兰同其邻国的矛盾反对波兰，在大国之间玩弄平衡。为此，他不止一次地同土耳其和克里木结盟，同瑞典结盟，也同沙皇俄国结盟。

早在农民战争初期，赫麦尔尼茨基就曾试图拉俄国参加反波战争。沙皇阿列克塞认为有机可乘，但他也如同十七世纪初期波兰入侵俄国那样，首先是利用代理人（赫麦尔尼茨基），直到 1654 年才直接出兵，后来瑞典也参战。俄国同波兰、瑞典断断续续打到 1667 年，前后达 13 年之久。经过这次战争，俄国夺取了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广大地区。波兰遭到严重削弱，国势一蹶不振。但

瑞典仍然统治着芬兰湾南岸，继续堵截俄国进入波罗的海之路。

俄国合并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引起土耳其的强烈不满。土耳其在1672～76年对波战争中，从波兰夺取了整个波多利亚，企图进而夺取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这就同俄国下一步的扩张计划发生了尖锐的冲突。1674年，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统领萨莫伊洛维奇，在沙皇政府策划下，被“推举”为第聂伯河两岸乌克兰统领，从而剥夺了右岸乌克兰统领多罗申科的地位。这是俄国夺取右岸乌克兰的重要部署。1676年，多罗申科依靠土耳其支持，率领1.2万人占领右岸乌克兰统领驻地齐吉林，企图恢复被剥夺的统领地位。这时，俄国在外交上组织反土同盟的计划没有实现，而土耳其和波兰则签订了和约，国际形势对俄国不利。尽管如此，沙皇政府还是派出本国和乌克兰的军队，在萨莫伊洛维奇和罗莫达诺夫斯基率领下，渡过第聂伯河并包围齐吉林。1677年夏俄军占领该地，生俘多罗申科。从此展开了俄国同土耳其争夺齐吉林的战争，实质上是争夺右岸乌克兰的战争。1678年，俄军在土耳其军队的压力下被迫撤出齐吉林，但土军也遭到了削弱。到1681年初，双方都没有力量打下去。按照巴赫齐萨赖和约，土耳其承认俄国合并左岸乌克兰的既成事实，但俄国没有实现夺取右岸乌克兰的企图。这次战争标志着俄国对南线（土耳其和克里木）的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如果说在此以前，沙皇政府为了集中力量西进而对南线基本上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那么此后就转入赤裸裸的战略进攻了。但由于实力不足，进展不大。

1686年，沙皇政府诱迫波兰同俄国签订所谓“永久和平”条约，波兰开始逐步依附于俄国。同年俄国废除了俄土巴赫齐萨赖和约，并且参加反土神圣同盟（包括奥地利、威尼斯、波兰等）。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积极准备进攻克里木，其目的是夺取新的土地，打通进入黑海之路。1687年5月，俄国出动步骑兵11万余人（其中骑兵5万余人），在瓦西里·戈利岑指挥下，从乌克兰出发南进，

远征克里木。俄军7周走300公里。克里木鞑靼人闻讯，放火烧毁了大片草原，使俄国骑兵失去饲料，陷入困境。俄军只得不战而退。

1689年5月，俄国出兵15万人，350门炮，仍由戈利岑指挥，再次远征克里木。沙皇政府事先准备了大批粮草。俄军直抵克里木的"北大门"皮列科普，在那里遭到克里木军队的英勇抵抗。鉴于皮列科普防御坚强，易守难攻；俄国的盟国也没有从军事上支援俄国的意向；因此，戈利岑下令撤兵，再次无功而返。

6年之后，即彼得一世执政初年，俄国又连续两次进攻克里木(参见下章)。

整个十七世纪，俄国仅在欧洲地区，就同波兰、瑞典、土耳其和克里木打过6次战争，其中1604～18年反对波兰、瑞典入侵的战争和1653～67年夺取乌克兰的战争，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远。

领地制军队的瓦解和"新制团"的建立

十七世纪初期的俄军，仍以军役贵族(骑兵)和射击军(步兵)为骨干，加上哥萨克和某些非俄罗斯民族部队以及若干外国雇佣军组成。哥萨克和非俄罗斯民族部队基本上是乌合之众。贵族骑兵和射击军(包括城市哥萨克)虽然是常备军，但还不是正规部队，具有一切非正规部队的弱点。甚至军役贵族本身也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不会打仗。如果说，十七世纪初期的领地制军队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尚有一定的战斗力，那么在同外敌作战中暴露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战争中，军役贵族首先担心的是自己的后方(领地)的安全。他们拒绝作战，或者临阵退却，逃奔家乡。有些担任高级指挥官的贵族，则指望借助异族侵略者来镇压农民起义，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甚至公开投敌叛变。还有一部分对沙皇不满的贵族则倾向起义农军，同他们并肩作战，共同反对沙皇。还必须指出，领地制军队的人员和武器装备都是由贵族按所得领地的

多少向国家提供的。贵族为了省钱，除了他们亲自率领的部队外，提供的武器装备质量都很差。尤其是领地经济遭到战争破坏的贵族，更没有力量提供和维持大批武装人员，从而限制了兵员的扩大。这一切，表明在新条件下，领地制军队已经丧失了伊凡四世时期的作用。

十七世纪初的大动乱年代中，只有射击军还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成为1604～18年反对波兰、瑞典入侵战争初期的骨干力量；后期射击军也不行了，主要依靠各地武装民团和农民游击队。但这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军事组织，反侵略战争一旦结束，即纷纷解散。

战后年代，为了镇压新的农民起义和准备新的对波战争，迫切需要组建新的军队。火器的增加，也要求部队在平时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以便掌握射击技术和战术。沙皇米海伊尔政府曾试图依靠外国雇佣军解决问题。雇佣军最大的优点是不会受俄国农民反抗情绪的影响。1632～34年对波战争前，沙皇政府从瑞典、德国、法国、苏格兰等国招募了几个团的雇佣军。但这种军队花钱多，战时也不一定靠得住。因此，米海伊尔在招募雇佣军的同时，还按照西欧国家军队的样板改造俄国自己的军队，逐步建立起所谓“新制团”，又叫“外国式军队”。新制团在1632～34年对波战争中开始使用，战后一度解散，后来恢复和逐步扩大，1663年（即俄国并吞乌克兰的战争后期），兵力达7.7万人。

新制团是一种半正规军，分步兵团和骑兵团两种类型。兵员补充办法走过曲折的道路。三十年代，沙皇政府试图从贵族阶层中招募士兵。但这个阶层中志愿当兵者寥寥无几，特别是不愿当步兵，认为有损贵族的身份和荣誉。于是，沙皇政府改弦易辙，从射击军的亲属、鞑靼人、哥萨克以及一切“自由人”甚至外国人中招募步兵，从贵族分子中招募骑兵，但人数有限。四十年代，沙皇政府曾实行过将某些边境地区全村农民转为步兵的办法。五十年代对波战争中，为了进一步扩大兵员，沙皇政府强制农民及其他城乡

劳动人民当步兵，例如一个时期曾规定每 20～25 户出兵 1 人。对贵族骑兵也实行过类似的强制办法。这是俄国后来实行征兵制的前奏。

新制团由国家供给。成员无论是贵族或劳动人民，一律终身服现役。贵族终身服役过去已有成例（军役贵族），劳动人民终身服役尚属首次。这种部队是常备军，但和平时期，一部分士兵可住在家里，一旦有事，要求立即到所属团队报到。

新制团要进行正规的操练，因此迫切需要能干的军官，而文化落后的俄国本身缺少这种人才。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俄国从德意志诸邦、苏格兰、英格兰和波兰等国聘请了大批外国人充当军官。一个时期，新制团的军官都是外国人。但这些人有的是间谍，有的对军事一窍不通，甚至是文盲，更不懂俄国话，训练和指挥都很困难。后来沙皇政府努力用本国人去代替他们，但直到1662～63 年，1,000 名上尉以下军官中，外国人仍占 400 名。高级军官中外国人的比重更大。直到七十年代，才出现第一名俄国将军。

新制团步兵按武器装备和任务，可区分为火枪兵和长矛兵；骑兵可区分为骠骑兵、龙骑兵等多种类型。团为最大的编制单位，下辖 10 个连。

新制团的建立，标志着俄军向正规军迈进了一步。从此，原有射击军的地位降低，只起警察作用。领地制贵族骑兵基本上被淘汰，但其残余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纪末。

第二节　十七世纪初期俄国反对波兰入侵的战争

战前形势

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当俄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和农民、哥萨克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不断激化的时候，俄国的

宿敌波兰贵族政府一直在密切注视俄国国内事态的发展，伺机夺取俄国领土，进而使俄国从属于波兰。与此同时，罗马教皇也在等待时机，以便在俄国传播天主教，把俄国的东正教会合并到罗马天主教会。波兰封建主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形势对俄国极端不利。

但波兰也不敢轻易动手，因为它的处境也有不利的方面：它同瑞典之间争夺波罗的海和争夺瑞典王位的双重矛盾，使事态复杂化了。波兰国王西吉孟特三世，本来兼瑞典国王（实际上是把瑞典合并给波兰，并从瑞典手中夺取波罗的海霸权，因而引起瑞典贵族的极大不满），1599年事实上被排除了瑞典王位，他力图恢复对瑞典的统治权，从而使波兰与瑞典的关系紧张起来。这种形势推动瑞典谋求与俄国结盟，共同对付波兰。俄国同瑞典之间虽然也存在领土争执，但俄国考虑到当时波兰威胁更大，因此准备与瑞典谈判。

西吉孟特三世为了防止俄瑞接近，企图同俄国建立那怕是暂时的、表面的“友好”关系，以便把俄国拉进共同反对瑞典的轨道。1600年波兰派出使者前往莫斯科，商讨俄波两国建立联盟甚至实行合并的问题，波兰方面的具体建议中包括如下条件：波兰国王的选举应征求莫斯科国君的意见；如西吉孟特三世死后无子，波兰有权选举莫斯科国君继承波兰王位；反之，如莫斯科国君死后无子，西吉孟特也可成为莫斯科国君。波方的建议，遭到鲍里斯·戈都诺夫政府和大领主的反对。

三年之后，波兰政府鉴于俄国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发动了入侵俄国的战争。但考虑到波兰本身的困难，战争初期采取了利用代理人火中取栗的策略。

利用代理人向俄国进军

沙皇戈都诺夫即位不久，在波兰统治下的乌克兰地区出现了

一个自称为伊凡四世之子德米特里的人，俄国官方历史称“伪皇德米特里一世”（据俄史记载，真德米特里早在幼年即死亡，据说是戈都诺夫派人谋杀的）。这位冒名者举起反对沙皇戈都诺夫的旗号，不仅受到俄国哥萨克和农民的拥护，而且受到流亡到波兰的反对戈都诺夫的领主分子的支持。波兰统治集团也从此人身上看到控制俄国的希望，力图把他变成自己的工具，帮助他打回俄国去。

1604年秋，假德米特里一世（以下简称德米特里一世）率领约4,000名波军和数百名俄国哥萨克，在基辅附近渡过第聂伯河，向俄国进军。沿途一切对沙皇戈都诺夫不满的人纷纷投奔到他的麾下。哥萨克和农奴把他当作真龙天子，当作自己的沙皇，寄予莫大的希望。同年底，德米特里一世围困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克城，此时他的军队已发展到两万余人。

1605年2月1日，德米特里一世在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克城东北的多布雷尼奇村，与6万沙皇军队进行了首次会战。后者虽初战告捷，但无法扭转整个局势：有些地区又爆发反对沙皇的起义，不满戈都诺夫的贵族领主大批倒戈投奔德米特里一世，沙皇军队或投降，或逃散，濒于瓦解。梁赞、图拉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敞开了通莫斯科之路。1605年6月，德米特里一世进入首都，夺取了皇位。

德米特里一世既得到波兰王室的支持，又得到一部分俄国哥萨克和农民的拥护。正因为如此，他也遭到俄国贵族领主的反对。他带来的波兰军队在莫斯科大肆掠夺，暴露了波兰封建主的侵略野心，激怒了俄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大失所望。大领主们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于1606年5月27日拂晓采取行动，杀死了德米特里一世，消灭了波军（2,000余人被打死，其余投降）。

1607年秋，在斯塔罗杜勃地区，又出现一个自称伊凡四世之子德米特里的人，俄国官方历史称“伪皇德米特里二世”。听从他

指挥的哥萨克武装约3万人，声威大振。波兰国王又企图利用此人再次向莫斯科进军，为此拨给他波军约2万人。1608年春，假德米特里二世(以下简称德米特里二世)在波尔霍夫地区打败沙皇叔伊斯基的军队,进逼首都。由于夺取莫斯科的企图受挫,在城外图申诺村扎营，一面围困莫斯科，一面以图申诺为基地向外地扩展。这样就形成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约达两年之久。许多地区的人民,由于不满沙皇叔伊斯基,都承认德米特里二世。有些贵族领主鉴于叔伊斯基政权朝不保夕,也纷纷倒向德米特里二世;其中有些人来回数次倒戈,有"候鸟"之称。

长期的内战和波兰入侵,破坏了原有的秩序,严重损伤了俄国贵族领主和大商人的阶级利益,他们不满意沙皇叔伊斯基政府(因为它软弱无能，控制不了局势)，同时更害怕德米特里二世领导下的哥萨克和农民。因此,他们进行了一手推翻叔伊斯基、一手剪除德米特里二世的双重密谋。

沙皇叔伊斯基既怕波兰入侵,更怕人民起义,他不敢依靠人民反对外敌入侵,只好利用瑞典与波兰的矛盾,向瑞典国王查理九世求援。

瑞典封建主本来早就想染指俄国，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1609年春，瑞典出兵1.5万人,由德·拉·加尔迪将军指挥,向诺夫哥罗德开进；在该地与沙皇之侄斯科平·叔伊斯基指挥的俄军会合后,经特维尔向莫斯科进军,沿途夺取德米特里二世所占领之各城市。

波兰直接出兵

波王西吉孟特三世鉴于瑞典军队向莫斯科长驱直进，加之叔伊斯基政府濒于垮台,德米特里二世的处境也很不利,认为决战时机已到,乃于1609年秋,亲自率军进攻俄国，包围斯摩棱斯克，并号召德米特里二世指挥下的波兰人参加围攻斯摩棱斯克的波军，

同时派出另一支波军(由茹凯夫斯基指挥)去夺取莫斯科。1610年1月，德米特里二世率残部从图申诺转移到卡卢加。

1610年6月，沙皇派其弟瓦西里·叔伊斯基率1支俄军和外国雇佣军，迎击向莫斯科前进的波军。7月4日两军在克鲁申诺村地区接触。会战中，雇佣军叛变，俄军大败。波军打开了通莫斯科之路。

1610年7月，莫斯科城内饥民群起反抗沙皇叔伊斯基。大领主们惊恐万状，乘机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推翻了叔伊斯基，并根据1610年2月与波兰方面达成的协议，宣布波王西吉孟特三世的幼子弗拉迪斯拉夫为俄国沙皇。他们说："宁为王子效劳，毋为家奴所败。"大领主害怕人民特别是莫斯科人民的反对，将波军秘密放进首都。10月1日夜间，8,000名波军占领克里姆林宫等要地。此后，七领主政府为缔结和约，派代表团前去谒见波王西吉孟特三世。但波王忽然变卦，他自己要当俄国沙皇，并逮捕了代表团成员。

当时的形势是：波军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为所欲为，德米特里二世率残部驻在卡卢加，南方各城市遭战争破坏。在西部，波王西吉孟特继续围困斯摩棱斯克。在西北面，瑞典军队占领了诺夫哥罗德等地区。这时俄国已没有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军队，局势更加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及其他城乡劳动者在本国封建主和外国侵略者双重压迫下，受苦最甚。他们自发地开展反对外国侵略的游击战争。莫斯科市民开始构筑街垒，准备武装起义。其他地区的民团和反对外敌入侵的哥萨克也纷纷开向莫斯科。1611年3月29日莫斯科军民发动武装起义，与波军展开巷战。由于俄军中贵族与哥萨克之间历来存在的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为波兰人所利用，使起义遭到失败。缺乏统一领导的俄国民团陷于四分五裂。

俄国民团收复首都

在沙皇俄国濒于总崩溃的形势下，开始以下诺夫哥罗德为中心，从新集结力量解救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位于莫斯科以东、伏尔加河上游，未遭战争破坏，是良好的基地。下诺夫哥罗德商人库茨马·米宁，号召"典妻质女"筹集军饷，"以便把莫斯科从波兰人和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① 以他为首，组成了"全国会议"（实为临时政府），并以农民游击队为基础建立军队（民团）。在1611年3月莫斯科起义中表现勇敢、具有统帅才能的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被推为民团总指挥。

鉴于下诺夫哥罗德地区有敌对的哥萨克武装，波扎尔斯基于1612年2月率民团从那里转移到莫斯科以北的雅罗斯拉夫尔，在此继续扩大兵员，整训部队，打造武器，建立后勤，作进军的准备。

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波军，必须对次要敌人实行牵制，即防止瑞典和英国对俄军实施突然袭击，保障西北后方的安全，然后才能进军莫斯科。因此，波扎尔斯基派出一支部队到阿尔罕格尔斯克，预防英军入侵；同时派出另一支部队前往别洛奥泽罗地区，堵截瑞典军队到莫斯科之路。为了迷惑瑞典，波扎尔斯基还同瑞典从诺夫哥罗德派出的使者进行谈判。瑞方提出的条件是要俄方承认瑞典王子为全俄沙皇。波扎尔斯基一面谈判，一面加强瑞军前进道路上可能首先夺取的提赫文、别洛奥泽罗、卡尔戈波耳等战略要地的设防。

1612年8月，俄军动员准备工作大体就绪。这时民团总数已达2万人，成分包括农民、哥萨克、城郊居民、原有的射击军和军役贵族等，经过几个月的整训，士气较高。通向莫斯科的必经之路上，各地农民武装以小打小吃的方法消灭了部分波军，扫清了通路，莫斯科周围地区已被游击队收复。于是开始向莫斯科进军。

① 摘参见波克罗夫斯基著《俄国历史概要》，第1编，第5章。

与此同时，波王西吉孟特三世下令增派约 1.2 万名波兰军队，携带约 7,000 车粮食弹药，在霍德凯维奇率领下，增援驻莫斯科的波兰占领军。波王要求他们赶在俄国民团之前到达莫斯科。

俄军获悉波兰增派援军的消息后，决定加速前进，先于波兰援军到达首都以西，8 月 30 日夜间，波扎尔斯基指挥的民团进驻首都西城区。次日，霍德凯维奇亦渡过莫斯科河，进逼首都。另有一支曾归属德米特里二世的哥萨克部队驻扎在莫斯科城东南角，态度不明。

民团指挥部的计划是围城打援：与孤立盘踞在克里姆林宫的波军的同时，集中火力歼灭波兰援军。民团主力正面向西，对付霍德凯维奇指挥的波兰援军；另一部正面向东，准备打退从克里姆林宫出击的波兰占领军。民团事先构筑了两面阻击阵地。还有约 500 名骑兵部署在莫斯科河右岸，防止态度不明的哥萨克部队对民团主力翼侧可能造成的威胁。

9 月 2 日凌晨 1 时许战斗打响。头 7 个小时，俄国民团打退了波兰援军和从城内出击的波军的两面夹攻。稍后，俄国骑兵主动渡河，攻击霍德凯维奇的翼侧。这一意外行动震撼了波军，俄国民团主力转入反击。波军丢下大批辎重，缩回到城西弗洛比约沃山地区。

9 月 3 日，霍德凯维奇主力从南面迂回莫斯科，企图再次与克里姆林宫波军会合。波扎尔斯基也把民团调到莫斯科河南(右)岸堵截。

9 月 4 日，河南波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猛攻，日终时，民团被迫撤回北岸，背靠克里姆林宫，继续抗击，情况不利。

在这个关键时刻，米宁率领三四百名骑兵偷渡莫斯科河，在暮色掩护下，突然从波军背后发起攻击。这支小分队的突然行动改变了整个战局。波扎尔斯基也乘势率领民团再次渡河，配合米宁从正面进攻波军。霍德凯维奇部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大部

被歼，残部逃散。

在克里姆林宫的波军陷于断粮的绝境，被迫于11月6日投降。至此，俄国民团歼灭了波军主力，收复了首都，为其他各地驱敌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争的结局

此后一个时期，俄国同波兰和瑞典的战争时断时续。1617年俄瑞双方缔结斯托尔波沃和约，和约规定瑞典退出诺夫哥罗德，但保有整个芬兰湾沿岸各城市（包括奥列谢克、伊凡哥罗德、雅姆等）。俄国则同意向瑞典交纳2万卢布赔款。这样，俄国通波罗的海的出口仍然掌握在瑞典手中。

俄国与波兰停战的问题更为复杂。主要障碍是波方拒绝承认米海伊尔·罗曼诺夫为俄国沙皇，坚持波兰王子弗拉迪斯拉夫为俄国沙皇。1617～18年，弗拉迪斯拉夫亲率波军和俄国哥萨克进攻莫斯科，俄国首都再次告急。俄方以重大代价阻止了波兰这次新的进攻。最后，双方都因长期战争消耗无力再战。1618年俄国与波兰订立停战协定，俄方把包括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克和斯塔罗杜勃等战略要地在内的广大地区，割让给波兰，并赔款2万卢布。实际上这只是暂时的停火，新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

第三节　十七世纪中期俄国兼并乌克兰的战争

俄国参战前的形势

1648年春，乌克兰农民、哥萨克和城市贫民发动了反抗波兰封建主的起义。当年4月初，波兰贵族政府出动3万军队镇压起义。这场战争初期，赫麦尔尼茨基利用波兰与克里木汗国之间的

矛盾，与克里木结盟，共同对波作战。他这一着孤立了波兰，保证了自己的后方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起义军在黄水、科尔松、佩里雅瓦河以及兹波罗夫等地打了几个胜仗。接着，起义浪潮席卷了乌克兰全境，甚至蔓延到白俄罗斯，人民自动起来赶走波兰封建主，消灭波兰驻军，乌克兰起义军也从1万多人发展到7万人以上。

后来，波兰新王扬·卡齐米尔调集大军加紧镇压起义，并且收买克里木汗（克里木汗伊斯拉姆·吉里本来就力图使波兰和乌克兰两败俱伤，以便从中渔利），逐步使乌克兰起义军陷于不利地位。1649年和1651年，赫麦尔尼茨基两次背叛乌克兰人民，与波兰签订维护一小撮乌克兰贵族利益的和约，于是被赶走的波兰封建主又回到了乌克兰。波兰政府则利用和约掩护，准备更大规模的镇压。

以阿列克塞为首的俄国沙皇政府，从战争一开始就密切注视乌克兰局势的发展。它与赫麦尔尼茨基秘密联络，双方使节往来频繁。但由于国力尚未完全恢复，又顾虑瑞典、克里木和土耳其等国干涉，一直不敢直接出兵，而是让乌克兰起义军打头阵，自己呆在幕后，使波兰与乌克兰双方互相削弱。1651年赫麦尔尼茨基派人到莫斯科谈判乌克兰并入俄国问题，俄方仍不敢下决心，以致谈判拖延了3年。1653年秋，波王亲率8万大军征讨乌克兰，加之克里木汗突然单独与波兰媾和，乌克兰起义军陷入了空前困境，难以继续支持，同时波兰也已开始疲惫。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俄国终于从幕后走到前台。1653年10月，俄国“缙绅会议”通过合并乌克兰，并决定出兵。这样，一个正在拼命加强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却打着“支援”乌克兰农奴的旗号对波兰宣战了。“支援”是为了兼并，第二年沙皇政府与赫麦尔尼茨基正式达成乌克兰并入俄国的《佩列亚斯拉夫条约》。这个条约遭到许多乌克兰人的反对。在战争过程中，俄军不止一次地镇压了乌克兰哥萨克的反俄起义。

俄国—乌克兰联军的行动

俄国参战，使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俄军担当了战争的主力，在乌克兰军配合下，于 1654 年春，发动对波兰的战略进攻。俄波战争分南北两线。俄军主力部署在北线，以斯摩棱斯克-白俄罗斯方向为主攻方向；这是因为俄国人的眼睛首先是盯着波罗的海的，同时他们认为从北线进攻，更有助于夺取乌克兰。赫麦尔尼茨基派出 1.8 万名乌克兰哥萨克支援俄军主力行动。南线乌克兰方向，俄国派出一支部队在土鲁别茨科伊指挥下进驻基辅，处于既可防御波兰，又可防御土耳其从多瑙河方向进攻的有利地位。赫麦尔尼茨基直接指挥的乌克兰军，配合土鲁别茨科伊指挥的俄军行动，企图控制西乌克兰。为牵制克里木军，俄国顿河地区哥萨克部队，奉命准备随时对克里木采取行动。

1654年夏，南线俄军和乌克兰军开始向西推进。当时波托茨基指挥的波军一部进入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大肆破坏后转移至乌曼，并包围该地。当获悉俄军和乌克兰联军的动向时，立即解除乌曼之围，挥师东进，以主力包围了土鲁别茨科伊指挥的俄军和乌克兰军。联军苦战得脱。

在此期间，克里木军也进入乌克兰，与乌克兰哥萨克部队发生激战。

1654 年秋，沙皇阿列克塞亲率俄军主力，沿斯摩棱斯克-白俄罗斯轴线进攻。由于白俄罗斯境内农民自发地起来消灭当地波兰驻军，因而俄军进展较快，相继占领斯摩棱斯克等 30 余座城镇，夺取了第聂伯河和别列津纳河以东的广大地区。

1655 年，俄军主力继续发展攻势，几乎占领了整个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包括维切布斯克、明斯克、维尔那、格罗得诺、科夫诺等重要城镇。波军在奥尔沙、鲍里索夫、莫吉廖夫等地遭沉重打击。同时，南线的赫麦尔尼茨基部队和布土尔林指挥的俄军会合后，进

抵利沃夫和卢布林，控制了西乌克兰，并向波兰腹地进军。但联军后方受到克里木军的严重威胁，被迫后撤。

俄波妥协和俄军对瑞典的军事行动

在波兰岌岌可危的形势下，瑞王查理十世为了独霸波罗的海，于 1655 年下半年出兵占领华沙及大片波兰领土，波王扬·卡齐米尔二世出逃，部分波兰-立陶宛贵族宣誓效忠查理十世。查理十世还宣布自己为立陶宛国的保护者，封锁了俄国通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瑞典的参战，打乱了俄国的全部战略计划。这时，俄国统治集团内部以奥尔登-纳晓金为代表的反瑞典派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派认为同瑞典争夺波罗的海才是俄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主张同波兰签订和约，必要时不惜在领土方面作出重大的让步。持这种主张的理由是：波兰已遭到严重的削弱，对俄国不再构成威胁，而且俄国夺取乌克兰、白俄罗斯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沙皇阿列克塞支持这种主张。

俄国政府在同波兰达成停战协定并且争取到丹麦的支持后，于 1656 年发动对瑞典的军事行动。俄军先后占领迪纳堡、德尔帕特和涅瓦河口的吕恩尚茨以及里加等地。1657 年，瑞军企图转入反攻，但在格多沃一战被俄军打败。俄国利用了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以及卡累利阿人对瑞典统治的不满，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俄国对瑞典的战争，使波兰得以重新集结力量并且利用人民的反瑞典情绪，恢复对瑞典的军事行动。瑞军陷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处境。1658 年，波兰从瑞典军手中收复了大部国土。

俄波战争的继续和结局

随着波兰形势的好转，俄国又把注意力转向波兰。1658 年，俄国政府匆忙与瑞典达成 3 年停战协定，集中力量继续对波作战。

但过去的有利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1657年波格丹·赫麦尔尼茨基死亡，新任哥萨克统领伊凡·威戈夫斯基与波兰政府达成妥协，修改乌克兰与俄国合并的条约。1660年，波兰政府在法国调停下，与瑞典签订和约，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俄国。1661年，俄国政府被迫放弃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占领地，与瑞典签订卡尔迪斯和约。这样，俄国对瑞典的战争仍没有能够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

六十年代，俄国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国内财政发生危机，城乡劳动人民反封建的斗争高涨，俄军在波兰前线不断遭到失败，逐步被赶出立陶宛和白俄罗斯。1663～64年间，波兰政府企图打到第聂伯河左岸去，但在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克和格鲁霍夫地区受挫折。至此，俄波两国都无力打下去。

1667年初。俄波双方在安德鲁索沃签订为期十三年半的停战协定。按照这个协定，斯摩棱斯克和塞维尔斯克地区归还俄国，同时规定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地区并入俄国。基辅由俄国占领两年（但实际上被俄国长期占领）。这样俄国基本上达到了并吞乌克兰的目的。

小　结

十七世纪是俄国封建农奴制不断加强的时期，同时也是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特别是十七世纪初期，沙皇俄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严重局面，国力削弱，自顾不暇。因此，它除了以小股部队继续对西伯利亚蚕食以外，在主要战略方向（西方）的扩张活动暂时转入低潮，被迫采取了守势。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俄国农民和哥萨克反抗斗争的高涨。到十七世纪中期，随着国力的逐步恢复，沙皇俄国在加紧向西伯利亚和中国黑龙江流域侵略扩张的同时，在西方也恢复了攻势，主要是从波兰手中夺取乌克兰。这是沙皇俄国在西方推行地域性蚕食政策的重大进展。

此后,沙皇政府把主攻方向转到了南线,对土耳其和克里木连续发动进攻。但由于沙皇俄国国力有限（长期对外用兵和镇压国内起义造成巨大的消耗),因而南进的战果不大。同时它在远东的扩张也遭到强大中国的反击,不得不有所收敛。

十七世纪初期和中期两次俄波战争，是这个世纪俄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1604～18 年俄波战争，是波兰封建主利用俄国农民和哥萨克的反抗斗争入侵俄国，本质上是为了同俄国封建主争夺对俄国人民的统治权。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遭到俄国人民的抵抗，这是波军失败的根本原因。以米宁和波扎尔斯基为首的俄国民团，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实行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俄国土地辽阔,经济落后和波军战线长,后方远,孤军冒进,也是波兰失败的重要因素。

1653～67 年俄波战争,则是俄国利用乌克兰农民和哥萨克起义进攻波兰,本质上是同波兰封建主争夺对乌克兰人民的统治权。俄国充分利用了波兰的困境,特别是借助乌克兰、白俄罗斯人民的支持;在瑞典参战的情况下，俄国还利用瑞波矛盾，交替使用和战两手，实行各个击破，避免了两线作战，从而取得对波战争的胜利。

十七世纪初期的战争,证明领地制军队已过时。战后,沙皇政府进行了自伊凡四世以后又一次重大的军事改革，以外国式的新制团取代领地制军队和射击军，但这种新制团还不是真正的正规军,只能说是半正规军。

打通进入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和建立正规陆海军这两大任务,直到下一个世纪初,才有条件获得解决。

第三章

彼得一世夺取出海口的战争

第一节　彼得一世统治下的俄国及其军队

彼得一世对俄国的全面改革

到十七世纪末，由于伊凡四世以来100多年的扩张，俄国版图西到第聂伯河上游，东抵鄂霍次克海，北达北冰洋，南临里海西北岸，成为地跨欧亚两洲的封建大国。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但是，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西欧发达国家相比，俄国仍然十分野蛮、贫穷、落后，没有脱离中世纪的黑暗和愚昧状态。特别是工场手工业仍处于萌芽阶段。生产和军事上所需的大量的铁，每年要从西欧进口，铁匠要从外国雇请，枪炮也依赖外国，制作军装的呢子也不会生产，贵族所需奢侈品更必须以高价向国外市场采购。国内的农产品、木材和毛皮等土产的外销，由于没有出海口而受到阻碍。十七世纪以来俄国同波兰、瑞典、土耳其、克里木等国的战争和对农民、非俄罗斯民族起义的镇压，都暴露了沙皇政府的腐败无能。显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符合贵族地主和新兴商人阶级的利益的，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变法维新。彼得一世之前的几代沙皇都曾试图进行改革，由于条件还不成熟，都没有成功。于是，全面改革的历史使命落到彼得一世的肩上。

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是罗曼诺夫王朝第四代沙皇。1682年10岁时，同他的异母兄弟伊凡并立为沙

皇，由索菲亚公主摄政。后来伊凡夭折，索菲亚被废黜，彼得于1696年开始独揽大权，直到1725年死亡。彼得少年时代，受侨居俄国的外国朋友和老师的影响甚大，从小是西方文化狂热的崇拜者。为人勤奋好学，勇于实践，不耻下问。1697～98年间，化名出国游历，先后到过德国、荷兰、英国和奥地利等国，一方面从事秘密外交活动和招聘外国专家，另一方面以很大精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科学技术，包括炮兵和造舰等等。归国后决心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在他统治的20多年间，在不断对外进行战争的同时，以西方先进国家为样版，对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至生活方式等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他一生的活动，对沙皇俄国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为了加强俄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彼得一世特别重视发展工业。在他统治时期，手工工场从大约20个发展到近200个，其中黑色冶金工业和武器制造业工场占40个，有色金属工场15个，火药工场13个，造船工场7个。乌拉尔开始成为冶金工业基地。彼得一世统治末期，铁砂年产量达到80万普特（1普特＝16.38公斤），逐渐改变了生铁依靠进口的局面。制造枪炮等武器的军火工业，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彼得堡、沃罗涅日、奥洛涅茨、谢斯特罗涅茨克以及卡希拉、图拉等地。此外，彼得一世还实行所谓“重商主义”政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发展对外贸易。

与此同时，彼得一世大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建立和巩固军事官僚专制制度。他撇开历来代表大领主利益、力图削弱沙皇权力的“领主杜马”，大体上按照瑞典的制度，设立了由他自己挑选的人组织的“枢密院”，作为最高国务机构，下设分管各项工作的“院”，用以取代过去机构重叠、职责混乱的部、署（衙门）。各院设院长1人，副院长2人，其中1人为外国专家，实行“集体领导”。对地方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全国划分为8个州（后来改为50个省），州（省）长直属沙皇政府。同时建立“团防区”制度，加强了军

队对地方的控制。教会历来是与沙皇政府分庭抗礼的，彼得一世废除了大教长职务，规定宗教事务由政府中的"圣务院"处理，从而把教会也置于沙皇管辖之下。

彼得一世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了正规陆军和海军（详见下文），开创了俄国建军史上一个崭新的阶段。

彼得一世所进行的改革，必然引起世袭大领主及其他保守势力的反对。对此，他如同伊凡四世那样给予无情打击，从不手软，甚至不惜处死自己的皇太子。同时他又大力加强中小贵族的地位。1714 年正式规定中小贵族的领地有继承权，但全部土地只能由一个儿子继承，以免土地分散，削弱地主的经济力量。这样既加强了贵族土地所有制，又造成了一大批没有土地的贵族分子；这些人按规定必须到陆海军或政府机关终身供职。此外，彼得一世对于一切拥护改革的人，包括平民出身的人，都破格提拔，于是出现一批新贵族。通过这些措施，彼得一世扩大了他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

彼得一世所进行的各项改革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是在进行战争的背景下实施的，同时也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一句话，他把整个俄国纳入了战争轨道，进一步加强了沙皇俄国固有的军事封建主义的性质。

彼得一世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都是建立在加强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斯大林所说，彼得一世"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①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农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他为了替贵族保存劳动力，派出远征队到处追捕逃亡农民，对于被捕获者给予残酷惩罚。为了解决手工工场的劳动力问题，他准许工场主购买全村农民终身为工场劳动，通过这个办法把农奴制推广到了工业中去。为了进行战争、开凿运河、兴建港口和城市，需要强征大批劳动人民，许多人有去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93～94 页。

无回。单是建设新都彼得堡，每年都要向那里驱赶几万人去送死。为了筹集经济建设和战争所需的资金，彼得一世规定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贩卖黄瓜、修烟囱、洗澡、城里人留胡须都得纳税。后来改行臭名昭彰的“人丁税”，而贵族和僧侣属于不纳税阶层。这样，一切重担都落在农民及其他下层群众的身上。因此，彼得一世所进行的改革具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

随着改革的进展，阶级斗争也高一阵低一阵，有时非常激烈。仅1705～08年3年间，正当俄瑞战争形势对俄国很不利的时候，就先后爆发阿斯特拉罕驻军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武装起义；顿河哥萨克和农民在布拉文领导下的大规模起义；巴什基尔人及其他非俄罗斯民族反对沙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起义，等等。彼得一世对人民的起义怀有刻骨仇恨，恶毒地叫嚷：对付这些“蝗虫”除了用残酷手段外，别无他法。于是，他派遣他的元帅和将军们，指挥大批正规军，炮轰起义者占领的城市，对起义者进行了极端野蛮的镇压，企图稳定后方，保障其对外侵略扩张。

从地域性蚕食体制到世界性侵略体制的转变。以争夺水域为目标的对外政策

彼得一世对俄国进行全面改革，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改变俄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增强军事经济实力。这是无可非议的。但这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向外扩张，夺取世界霸权。彼得一世不仅继承了历代沙皇传统的对外扩张政策，而且更加发展了。正是在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对外扩张政策发生了从地域性蚕食体制到世界性侵略体制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基本标志，一是从蚕食周边的土地转到争夺海洋；二是从争夺东欧霸权转到以欧洲为重点争夺世界霸权。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争夺水域归根到底

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彼得之前的历代沙皇政府，并非没有争夺水域和世界霸权的欲望，但只有彼得一世才形成了一整套长远的战略，并有计划地付诸执行。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但他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他使莫斯科公国老的蚕食方法丢掉了纯粹地方性质和偶然性杂质，把它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他正是靠推行他的这套体系而不是靠仅仅增加几个省份，才使莫斯科公国变成现代俄国的。"① "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② 马克思的科学论断，是打开彼得一世对外政策奥秘的金钥匙。

俄国扩张政策的这个转变发生在彼得一世时期不是偶然的。首先，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作为俄国统治阶级的贵族地主和大商人比以往更加迫切地要求打通出海口，控制海洋，发展对外贸易。彼得一世的政策正是这种要求的反映。其次，国际环境也有利于俄国争夺海洋和世界霸权：雄踞北欧的瑞典虽然仍是波罗的海强国，但军事经济潜力有限，而且它同波罗的海其他国家的尖锐矛盾有利于俄国；西邻的波兰，由于长期疲于对外战争和内部封建割据势力的发展，早在十七世纪中后期就急剧衰落；德国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南面的土耳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此外，彼得一世时期建立了正规陆军和海军，特别是海军的建立，为沙皇政府提供了争夺海洋的必要工具。最后，彼得一世本人作为封建君主的"出色本领"和"特有的胆略"③ 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彼得一世深知，夺取水域对于夺取世界霸权是多么必要。他有一句名言："俄国需要的是水域"。④ 的确，俄国需要波罗的海，以

---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5章。

②③④ 同上书，第6章。

便夺取芬兰，从北翼控制西欧。俄国需要黑海和土耳其海峡，以便控制巴尔干，进入地中海，从南翼控制西欧。俄国需要里海，以便东侵中亚，南下波斯湾和印度洋。俄国需要中国黑龙江口，以便进入太平洋。当然，说俄国需要水域，并不意味着俄国不再蚕食陆地。相反，它不仅继续蚕食邻国领土，而且有时简直是鲸吞。但水域在俄国对外扩张政策中确实成了重要目标，夺取土地有时是为了最终夺取水域。

彼得一世为了夺取水域和世界霸权，打了一辈子的仗：

两次远征亚速夫 彼得一世亲政后，为了打通进入黑海之路，继续对土耳其和克里木采取攻势。国际上，他与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结成反土同盟。1695 年春，彼得一世发动对亚速夫要塞的远征。这是他一生中发动的第一次战争。亚速夫位于顿河口，封锁着俄国进入亚速海和黑海之路，当时处于克里木和土耳其控制之下。彼得一世亲自率领俄军约 3.1 万人，170 门炮，7 月15日集结于亚速夫地区。为了转移土耳其对亚速夫的注意，由鲍里斯·舍列梅季耶夫率领另一支俄军（约 12 万人）向第聂伯河下游进军。8 月 15 日和 10 月 5 日，彼得一世两次指挥俄军强攻亚速夫，但遭到土耳其和克里木汗国军队的沉重打击，克里木部队还袭扰俄军后方，使之腹背受敌。在这种情况下，彼得一世被迫撤退。这次远征，暴露了俄国陆军的腐败落后。特别是没有舰队从海上封锁要塞，使土耳其舰队得以自由增援，给俄军造成很大困难。

彼得一世决定改变打法，从陆海两面攻取亚速夫。为此，他利用整个冬季，在沃罗涅日突击建立一支小型舰队，同时整顿陆军。1696 年春，他对亚速夫发动了第二次远征，参加这次远征的陆军约 7.5 万人。舍列梅季耶夫的骑兵部队（约 7 万人）再次向第聂伯河下游进军。彼得一世从陆海两面完成了对亚速夫的封锁。土耳其海军未能突破封锁线，使要塞守军陷于孤立。7 月 29 日亚速夫

陷落。俄国夺取了要塞及其附近地区，从而获得了向黑海扩张的立足点。

北方战争 1700年，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彼得一世把注意力转向北方，发动了对瑞典的战争，目的在于打通进入波罗的海的出口，史称"北方战争"或"北方大战"。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持续达21年之久。俄国终于打败瑞典，取代了它在波罗的海的地位，成为欧洲强国。

进军普鲁特河 彼得一世在对瑞典作战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土耳其。1711年，当他取得波尔塔瓦会战的胜利之后，亲率大军南下巴尔干，发动了对土耳其的进攻，最终目的仍是打通进入黑海之路。但是普鲁特河一战，俄军几乎全军覆没。根据俄土和约，连上次远征亚速夫的成果也丧失殆尽。

远征波斯 彼得一世重点争夺欧洲的水域，但对东方水域的掠夺也并不放松。1722年，即北方战争结束的次年，他不顾长期战争的消耗，利用波斯王国的困境（外受土耳其威胁，内部分裂，国王统治不稳，亲俄势力与沙皇勾结），迫不及待地发动对波斯的战争。直接目的是控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里海和南高加索，掌握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为东进和南下创造有利条件。为进行这次远征，沙皇政府紧急储备了一批粮弹，突击建造了几百艘里海专用的船只，组建了入侵波斯的独立军。

1722年7月底，俄国陆海军（步兵骑兵各2万余人，大小舰船400余艘）在彼得一世亲自指挥下，开始向波斯进军。俄军首先夺取了里海西岸的战略要地杰尔宾特。1723年又夺取了巴库，形成了进逼波斯腹地之势。但俄国劳师远征，面临波斯军民的抵抗，同时还受到土耳其军队的牵制，没有力量发展进攻。当时俄土矛盾比俄波（斯）矛盾更为尖锐。因此，1723年9月，俄波双方在彼得堡签订和约。和约规定里海西岸的杰尔宾特和巴库地区，里海南岸的吉梁、马詹德兰和阿斯特拉巴德等地区，都割让给俄国。此

外，俄国还可派军队进入波斯，协助波斯国王镇压部族的反抗和抵抗土耳其入侵，这就为俄国践踏波斯主权开了方便之门。

除了上述几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以外，彼得一世还念念不忘夺取远东水域。他无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规定，继续侵扰中国边境，甚至妄图夺占中国黑龙江口，在那里建立俯视太平洋的俄国城堡。在他统治时期，俄国扩张主义者侵占了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同时他还策划从亚洲东北部入侵北美洲大陆。

在彼得一世发动和进行的历次战争中，最重要的是北方战争。正如马克思所说："他（彼得——编者）的全部事业都是以征服波罗的海沿岸为转移。""无论阿速夫海（亦译亚速海——编者）、黑海或里海都不能为彼得打开这条直接通往欧洲的通道"，因此，几乎占据了彼得一世全部军事生涯的北方战争，"无论是从这次战争的目的、结局，还是从它的持续时间来考虑，我们都可以公正地把它称为'彼得大帝的战争'。"①

正规陆海军的建立
和彼得一世的军事思想

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对外争夺欧洲以至世界霸权的企图，要求俄国不但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到彼得一世执政初期，俄国陆军仍以新制团为骨干，加上少量射击军和残余的贵族骑兵以及哥萨克等杂牌队伍。当时俄国陆军的主要问题是：兵员补充、教育训练、后勤补给没有统一的制度；编制也不统一；技术装备和文化极其落后；严重缺乏称职的军官；除新制团外，一般不讲战术，按"老祖宗的习惯"行动；早已降低为警察部队的射击军成了大贵族和教会反对彼得的工具，等等。至于海军，则俄国根本就没有。远征亚速夫之战所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更使新的军事改革刻不容缓。因此，彼得一世以毕生精力建设了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6章。

正规陆军和海军，这是俄国建军史上的转折点。

彼得一世不是孤立地建设正规陆海军，而是把正规军的建设同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军事工业密切结合起来，以便为军队建设奠定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并逐步减少对进口武器的依赖程度。同时他把军队建设同作战密切结合起来，根据实战的需要建设军队，边打边建。

俄国正规陆军的建立，从1699年正式开始，1709年基本完成，历时10载。1699年以前，彼得一世进行了初步的准备，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1691年以少年时代在一起玩军事游戏的朋友为核心，组建了两个“少年兵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克团和谢苗诺沃团（分别根据两个皇村的名字命名）。这即是俄国近卫军的起源。这两个团不仅军官是贵族，而且士兵也主要来自贵族子弟，实际上是为正规军培养骨干。这两个团参加了亚速夫之战，表现较好。二是1698年射击军在大贵族策动下发生兵变之后，彼得一世宣布解散射击军。

为了解决正规军的兵员来源问题，彼得一世把原有的射击军和新制团改编为正规军，但人数显然不够，于是从1699年起，恢复十七世纪后半期试行过的强制当兵的制度，1705年进而在俄罗斯人聚居的省份实行单一的征兵制（非俄罗斯民族只能当非正规军）。这是俄国兵役制度的一个重大转变。征兵对象主要是农民及其他“纳税人”。贵族不属征兵范围，僧侣免服兵役，有钱人可以雇人当兵。这样，兵役的重担完全压在农民及其他下层群众头上。到1709年基本完成军事改革时，俄国正规陆军达27万余人，对于夺取北方战争的战略主动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规陆军分野战部队和守备部队。前者由国家统一供给，是战争的主力；后者是各省的地方部队，其任务是镇压当地人民，训练新兵，也可作为野战部队的后备力量。此外还有少量边防部队。哥萨克及非俄罗斯民族部队作为非正规军，仍然保留。

正规陆军由步兵、骑兵、炮兵、工兵4个兵种组成，以步兵为主。步兵分火枪兵与掷弹兵两种，骑兵统一整编为既能乘马作战又能徒步作战的龙骑兵，炮兵分攻城炮兵、要塞炮兵、野战炮兵和团属炮兵4种，工兵纳入炮兵编制之内。陆军最高编制单位为师，其下有旅、团、营、连等各级。但整个编制并不统一，还存在不少混乱现象。

武器装备有所改进。步兵仍使用燧发枪，但增加了三刃刺刀和手榴弹。燧发枪射速每分钟1～2发，射程约300步。骑兵装备除冷兵器外，也有火器。火炮的口径，小的76毫米，大的147毫米。76毫米炮射速每分钟1发，霰弹射程200米，球形炮弹约1公里。

正规陆军一律采用线式战术。这种战术是火枪出现后的产物，早在十七世纪就逐步在欧洲各国军队中推广，俄军新制团也是按照这种战术进行训练和作战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当时欧洲军队采用的线式战术的基本特点是：双方军队展开成相互平行的阵线，在平坦的地形上厮杀，不讲什么军事计谋和诈术；较强一方可能获得的唯一优势，就是以其两翼包围敌军的两翼。① 俄军战斗队形的编成，大体上是步兵居中，展开成两线，两线间隔三五百步；每线步兵又成3～6列横队。骑兵配置在步兵的两翼，炮兵配置在战斗队形的前方和翼侧。会战开始时，炮兵首先开炮，第一线步兵随即以火枪齐射（具体的方式并不统一。如为6列横队，通常前5列跪下，第六列首先立姿射击，然后第五列起立射击，以下如此类推）。同时骑兵迅猛冲入敌群，以马刀震撼敌人，或实施短距离的追击。

这种战斗带有正面攻击的性质。诸兵种的协同动作，主要是保持战斗队形和两翼之间的密切配合。这种战术只能在平地上运用（有时敌对双方共同选定战场）。它的优越性，是在同一时间内有尽可能多的火枪投入齐射。但是，这种战术也存在不少问题，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1卷，第195页。

如：战斗队形的翼侧是最敏感的薄弱部位，易遭对方突破；步兵很难实施战场机动；战斗队形一旦被打乱，整个部队就会土崩瓦解。

1706～08 年间，俄军在战斗队形和战术运用方面，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例如步兵每线都统一为 4 列横队；为打退敌人骑兵的冲击，步兵团可列成“方阵”(与古希腊军队的方阵有别)，方阵中空，四面各为 4 列横队，每列 75 人(如全团编制为 1,200 人)。炮兵和掷弹兵配置在四角。此外，由于火枪已装备了三刃刀，因而要求在齐射之后投入刺刀白刃战。

正规军的训练和作战指挥，对军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俄国本身人材奇缺，彼得一世只好大量吸收外国人充当军官。他身边经常有许多外国的高级军事“专家”。但这些雇佣军官待遇高，又不可靠，其中许多人没有真才实学，彼得一世企图逐步以俄国贵族取代他们。他不仅规定贵族必须到军队或政府机关服务，而且在俄军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充当军官的贵族必须经过基层锻炼，先当兵(一般在近卫军中当兵)，后当官。彼得一世也提拔某些非贵族出身而有才能的人，但升到中校以后即为贵族。他的亲密助手亚历山大·达尼洛维奇·缅希科夫就是宫廷饲马员的儿子，当过奴仆，在莫斯科街上卖过肉包子，后来成为俄军著名的统帅。为了培养军官，彼得一世选派贵族出国留学，同时也开办军事学校，重点培训炮兵、医务及其他技术骨干。彼得一世要求军官懂军事，会带兵。1714 年起，军官的任命由相应的委员会投票表决。对于为自己的亲友开后门当官的委员会成员，彼得一世给予严厉惩处。他常常亲自考核各级军官。

为了加强对陆军的统一集中领导，彼得一世多次调整统帅机构。1718 年设“陆军院”，由缅希科夫任首任院长，下设 3 个部，分别主管后勤、炮兵和筑城。战时野战部队设总司令，下设野战参谋机构，即未来俄军总参谋部的前身。总司令有独断专行之权，必

要时可召集军事会议，听取下级意见。

此外，还采用了统一的制服，实行统一的勋章、奖章和军衔制度。军衔制度于 1722 年正式颁布（陆海军大体一致），共分 14 级，前 8 级只授予贵族。

彼得一世在建立正规陆军的同时，也大力建设正规海军。他说："只有陆军的君主是只有一只手的人，而同时也有海军才能成为两手俱全的人。"[①] 1695 年第一次远征亚速夫失利后，彼得一世在沃罗涅日建立顿河小舰队，就是俄国建立正规海军的起点。1702 年北方战争初期，彼得一世在拉多加湖和楚德湖上建立内湖舰队，并投入同瑞典舰队的战斗。这是波罗的海舰队的前身。1703 年起，由于在波罗的海沿岸夺得了若干立足点，立即着手建立造船厂和海军基地，吸收了大批外国专家和技术力量帮助建设，彼得一世经常亲自参加劳动。到 1725 年时，波罗的海舰队有战列舰 40 艘、三桅巡航舰 10 艘、其他小型舰艇约 100 艘，在彼得堡、维堡和雷维尔等地建立了海军基地。同时，里海舰队还拥有大约 100 艘小型舰艇。

在建立正规海军的初期，彼得一世根据当时北方战争的需要和俄国的条件，优先建造帆桨两用的小船，每艘可装几门轻便火炮，乘员从几十人到一二百人。由于船小，可降低造价，加快建造速度；由于吃水浅，便于在芬兰湾沿海的岩岛群和浅水区机动，直接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由于帆桨两用，可不受风力影响。反之，瑞典海军的大型战舰却往往难以发挥作用。后来俄国也建造大型战舰。1712 年，彼得堡的造船厂建造了俄国第一艘战列舰"波尔塔瓦号"。这类大型战舰可达 2,000 吨，装 50～100 门火炮，发射 6～20 磅炮弹。尽管如此，俄国造船能力还是很有限，不得不向英国和荷兰等西欧国家造船厂订货。

彼得一世还建立了一支小型的海军陆战队。

---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史纲（十八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第 370 页。

俄国海军比陆军更加缺乏军官和水兵。彼得一世也只好大批雇请外国人，并且曾用囚犯划船。但这些人在战斗中靠不住。后来同陆军一样依靠征兵，或从陆军抽调人员充当水兵，既划船又打仗。军官的培训同陆军一样依靠留学和开办海军院校，1715年在彼得堡建立海军学院。

海军事务由1718年建立的"海军院"统管。

彼得一世不仅建立了俄国第一支正规陆军和海军，而且对俄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研究了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战史，结合他自己的战争经验，审修或编写了一系列军事条令、教令、命令及其他文件。其中1716年陆军条令和1720年海军条令（俄国海军第一个正式条令），对正规军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彼得一世的军事思想很庞杂，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特别是争夺水域的需要，彼得一世强调战略进攻。他的基本的战略原则是"到敌人土地上去找敌人"。①

（二）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彼得一世也重视战略防御的作用，实行诱敌深入，以"小战"袭扰、消耗和疲惫敌人，为最后反攻歼敌创造条件。

（三）彼得一世把歼灭敌人的军队作为重要目标，把战斗作为歼敌的决定性手段，但要求每战充分准备，谨慎从事，如同对待"极端危险的事物"② 一样。

（四）彼得一世重视战斗中步骑兵的协同动作，特别重视以骑兵"深入敌土，声东击西"③，从战略上配合主攻方向的行动，为此建立"战略骑兵"。

（五）彼得一世时的俄国陆军采用线式战术，但他反对一成不

---

① 捷尔普霍夫斯基：《北方战争》，第177页。

② 同上书，第169页。

③ 同上书，第172页。

变的公式，提出战斗部署“取决于将领的谨慎、艺术和勇气，而将领应了解地形、敌人的兵力及其习惯，并据此处理自已的事情”。①

（六）在海军的使用上，彼得一世强调舰队密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重视舰队的战术机动。

（七）在部队训练中，彼得一世强调结合实战需要，使部队学会“在战斗中如何行动”。② 他重视条令，但反对盲目照搬。“不要象瞎子碰壁那样抓住条令不放”。③

（八）由于俄军士兵主要成分是农奴，官兵矛盾很深，士气低落，加之俄国很穷，不可能象西欧军队那样搞物质刺激，因此彼得一世非常重视用忠于“祖国”之类的虚伪宣传调和军内阶级矛盾，鼓舞士兵为统治阶级卖命。与此同时，彼得一世规定了极严格的军纪，士兵违反军纪，轻则体罚，重则枪毙或处以绞刑。

第二节　俄国同瑞典争夺波罗的海的“北方战争”

战前形势

1696年彼得一世夺取亚速夫要塞后，俄土战争并未结束。俄国亟欲进一步夺取刻赤海峡，打通进入黑海之路。当时土耳其虽已衰落，但仍有相当的军事力量，而俄国参加的反土同盟这时已开始瓦解，特别是举足轻重的奥地利，不仅拒绝帮助俄国对土作战，而且急于和土耳其缔结和约。

为了巩固和扩大反土同盟，彼得一世于1697年派出“大使团”

---

① 捷尔普霍夫斯基：《北方战争》，第174页。

② 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学术》，第1卷，第340页。

③ 捷尔普霍夫斯基：《北方战争》，第178页。

到欧洲活动（正是这一次他自己化名随团出国考察）。当时西欧列强正忙于准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①，对反土同盟不感兴趣，加之他们害怕沙皇俄国的兴起更甚于害怕走下坡路的土耳其。在这种形势下，彼得一世巩固和扩大反土同盟的计划彻底告吹。

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地区的形势却变得有利于俄国了。一方面，正是由于欧洲列强忙于准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无暇干涉波罗的海事务。另一方面，占领波罗的海沿岸达100年之久的瑞典与邻国关系紧张：波兰-萨克森企图夺回利夫兰，丹麦企图夺回斯科尼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普鲁士也希望夺取瑞典在欧洲大陆上的一些地盘。至于俄国，它早就想夺取因格里亚和卡累利阿，打通进入波罗的海之路。这样，一个反瑞同盟逐渐形成。1699年彼得一世正式签署了与丹麦、波兰-萨克森达成的反瑞典条约，参加了所谓"北方同盟"。同时他又故作姿态，友好地接待了瑞典使节，再次确认了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签订的俄瑞卡尔迪斯和约（和约的主要内容是承认芬兰湾沿岸属于瑞典），借以麻痹对方。

彼得一世参加反瑞同盟，标志着把战略主攻方向从黑海转移到了波罗的海。但俄国同土耳其仍处于战争状态，如果不签订对土和约就贸然对瑞典作战，势必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为此，彼得一世派遣乌克赖因采夫乘坐战舰"堡垒"号，耀武扬威地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谈判，诱迫土耳其政府让步，终于在1700年7月11日达成协议；和约确认亚速夫及其附近地区归属俄国。这是彼得一世在北方战争前夕一个重大的外交步骤。1700年8月30日，即签订和约的消息传到莫斯科的次日，彼得一世就正式对瑞典宣战了。

十八世纪初期的瑞典是欧洲强国之一，铁矿丰富，工业发达，控制着整个波罗的海。它的陆军战时可达15万人（由瑞典人组

① 以法国为一方和以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为另一方之间，争夺西班牙殖民地的战争，1704年爆发，1714年结束。

成，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外国雇佣军），海军有42艘战列舰、12艘三桅巡航舰，另有约900艘商船，其中一部分战时可作军舰使用。瑞典军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属于欧洲最强的军队之一。18岁的国王查理十二被认为是骁勇善战的军事统帅。他用兵神速，重视通过会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部队善于运用线式战术。此外，瑞典与英国和荷兰订有同盟条约，有可能获得它们的援助。但是，瑞典的军事经济潜力毕竟是有限的，例如瑞典本土的人口只有100多万人，① 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

反瑞同盟各国战争初期能够出动的军队不多：丹麦1.5～2万人，波兰-萨克森2～2.5万人，俄国近4万人。按商定的作战计划，丹麦占领霍尔施坦，并同波罗的海的瑞典舰队作斗争；波兰-萨克森在利夫兰和爱斯特兰积极行动，并占领里加；俄国则进攻卡累利阿和因格里亚。

由于反瑞各国同床异梦，互相利用，因而行动很不协调。1699年丹麦首先对瑞典作战，1700年初波兰-萨克森开始行动，俄国直到同年8月底才参战，这样，3国对瑞典的战争一开始就丧失了突然性。针对这种情况，查理十二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一举迫使丹麦投降，以后分别对付波兰-萨克森和俄国。果然，在俄国对瑞典宣战的同一天，丹麦就被迫退出了战争。

俄军在纳尔瓦初战失利。俄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战争初期，彼得一世的战略方针是夺取通波罗的海的海口，预定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瑞典要塞纳尔瓦。这时，他在建立正规陆海军方面，只进行了初步的工作。1700年9月2日，彼得一世率领部队从莫斯科向纳尔瓦开进。9、10月间，俄军陆续在纳尔瓦外

① 据瑞典历史家安德生所著《瑞典史》第23章说，到1720年，估计瑞典本土人口约144万人。

围集结，并构筑平行壕。这时，波兰-萨克森军队正在包围里加。这本来是对瑞军的有力牵制，可是，正当俄军开始围攻纳尔瓦时，波兰-萨克森军队却解除了里加之围，从而使查理十二得以集中兵力驰援纳尔瓦。

11月30日，查理十二突然出现在纳尔瓦地区，行动之快，完全出俄军意外。这时，彼得一世已把指挥权交给奥地利籍将领德·克罗瓦，自往诺夫哥罗德去了。查理十二对俄军的情况了如指掌。拂晓，大雪大雾，50步开外不见人影。瑞军在浓雾掩护下摆开阵势。上午10时雾散，俄军发现敌人严阵以待。这时"号鼓齐鸣，两声炮响，瑞军发出挑战"。①

双方兵力火力对比，俄军都占优势：瑞军8,000人，火炮37门；俄军3.4万余人，火炮175门，但俄军不敢应战。德·克罗瓦临阵还在开军事会议，会上决定按兵不动。

下午2时许，瑞军发动攻击，俄军军官(大部分是外国人)率先投降。俄军大乱，争相逃命，把桥都挤塌了，只有彼得一世最早建立的两个近卫团尚能抵抗一阵。混战到天黑，瑞军陷入自相残杀，许多士兵夺取了俄国军营的酒，喝得酩酊大醉。俄军请求"光荣投降"，瑞方亦乐得摆脱这一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不仅同意放他们走，而且允许俄军保留旗帜和轻武器(火炮全部留下)，甚至连夜帮助修桥。这一仗，俄军损失7,000人。翌日，俄军退守诺夫哥罗德。到此，查理十二认为俄国问题已基本解决，于是将部队拉到德尔帕特进入冬营，准备明年对波兰作战。

纳尔瓦初战失利之后，彼得一世并不气馁，汲取了经验教训，加紧建立正规陆海军，发展军事工业，甚至把教堂的钟也搬来铸炮，穷兵黩武，准备再战。

1701年起，俄军恢复了对波罗的海沿岸的军事行动。当时瑞军主力在波兰，驻守波罗的海沿岸的兵力既薄弱又分散。彼得一

① 捷尔普霍夫斯基：《北方战争》，第36页。

世利用这个空子，集中兵力逐个拔除瑞典要塞。1701～04年间，先后夺取奥列谢克、吕恩尚茨、德尔帕特、雅姆、科波雷以及纳尔瓦和伊凡哥罗德等。每占一地就构筑工事，并以陆海军固守之。这样，俄国初步取得了通波罗的海的出口，然后逐步扩大地盘。1703年起，彼得一世在涅瓦河口大兴土木，建立新都彼得堡。彼得一世准备把首都迁到处于强敌瑞典鼻子底下的波罗的海沿岸，这一行动本身就进一步表明了他向西扩张的决心。

1704年时，波兰-萨克森在瑞军沉重打击下，迭遭挫败，岌岌可危。在查理十二策划下，波兰国会废黜亲俄的奥古斯特二世，另选亲瑞的列什钦斯基为波王。波兰贵族也分裂成两派，一派支持列什钦斯基，另一派继续支持奥古斯特。这样，形势就更加复杂化了。彼得一世为稳住奥古斯特二世政权，于1705年初派遣俄军进入波兰，转战经年，损失严重而一无所成。1706年奥古斯特二世同瑞典秘密议和，放弃王位，退出反瑞同盟。这样，查理十二就可腾出手来对付俄国了。有鉴及此，彼得一世严令俄军迅速从波兰撤回，并且也企图同瑞典议和，答应除因格里亚外，其他一切占领地全部归还瑞典。查理十二不甘心让俄国进入波罗的海，拒绝和谈，积极准备打进俄国本土。于是，俄国从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

瑞军的战略进攻和列斯那亚村战斗

1707年1月，彼得一世在利沃夫附近召集军事会议，采纳了舍列梅季耶夫元帅提出的下一阶段的战略计划，其基本精神是：俄军从波兰向俄国本土实施战略退却，诱敌深入，同时以零打碎敲（“小战”）的办法不断袭扰、消耗和疲惫敌人，以后在俄国境内视情况进行决战。为此，彼得一世下令从普斯科夫到斯摩棱斯克一线采取防御措施，构筑工事，勒令居民转移粮食、牲口，甚至要求莫斯科居民也有所准备。[①]

① 参见《俄国军事史文选》，第137～138页。

查理十二的战略计划是集中主力沿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方向进攻，力争在俄国边境地区迫使俄军决战，一举歼灭之。他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行动的坚决性上，不重视侦察和后勤保障，结果正中了俄国的圈套。

1707年春，彼得一世的军事改革已接近完成。俄军野战部队约20万人，部署如下：主力7万人配置在维尔那和明斯克地区，掩护莫斯科方向；费奥多尔·阿普拉克辛率领5万人防守波罗的海沿岸；巴乌尔骑兵部队1.6万人配置在普斯科夫地区，掩护彼得堡方向。此外，在乌克兰境内尚有守备部队1万余人，哥萨克部队3万人，波兰部队1万余人。

瑞典方面总兵力约11.6万人。查理十二率主力4.5～5万人从波兰东进；瑞将雷文豪普特率领1.6万人驻里加，其余分散在波罗的海沿岸、芬兰、波美拉尼亚和瑞典本土。此外，反俄亲瑞的乌克兰哥萨克统领马泽帕指挥的部分乌克兰军，是查理十二的潜在同盟军。

1707年8月，查理十二从萨克森出发远征俄国，同时责令雷文豪普特从里加出发，与主力会合于俄国边境地区。雷文豪普特部队携带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秣，是查理十二的“活动补给基地”。

1708年初，瑞军占领格罗得诺，6月渡过别列津纳河，7月在莫吉廖夫附近歼灭俄军一部，并在该地等候雷文豪普特达一月之久，但是雷文豪普特行动迟缓，没有赶到。8月，查理十二从莫吉廖夫出发向莫斯科西南重镇斯摩棱斯克挺进。

瑞军从发动进攻以来，经常遭到俄军袭扰、堵截，特别是深入俄境以后，沿途居民也奋起反抗。俄方破路拆桥，实行坚壁清野，给瑞军造成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查理十二孤军深入，处境危险。

1708月9月，查理十二突然改变计划，折向南方，向乌克兰境内巴土临方向前进，其企图：一是取得马泽帕的配合（巴土临即马

泽帕驻地)；二是夺取乌克兰富饶地区，解决粮秣问题；三是促使土耳其和克里木汗国参加对俄战争。

彼得一世获悉查理十二新动向之后，决定以主力在瑞军左翼平行前进，监视敌人，掩护内地，另以巴乌尔骑兵部队在敌后跟踪袭扰。

当查理十二开始南进时，雷文豪普特恰好到达第聂伯河上的什克洛夫，距查理十二主力约100公里，也奉命南下。针对这种情况，彼得一世决定首先歼灭雷文豪普特部队，防止它与瑞军主力会合。为此，他编组一支"飞行军"(龙骑兵7,000人，乘马步兵5,000人)，由彼得亲自率领，截击雷文豪普特。同时，他命令巴乌尔率龙骑兵迅速与"飞行军"会合；另派小部队断敌退路。

1708年10月9日晨，雷文豪普特部队驻扎在索日河上的列斯那亚村。当日中午，彼得一世不等巴乌尔赶到，下令攻击。双方激战数小时，相持不下。关键时刻巴乌尔骑兵赶到，才解决了战斗。此役双方参战兵力各达1.6万人左右。俄军伤亡4,000余人；瑞军伤亡8,000余人，更糟的是火炮和8,000车辎重全部损失。雷文豪普特率残部约6,000人利用黑夜，空手逃往乌克兰与查理十二会合。

瑞军遭此沉重打击，战斗力大为削弱。彼得一世称这次战斗为"波尔塔瓦胜利之母"。①

战争的转折点——波尔塔瓦会战

瑞军进入乌克兰以后，分散在罗姆内、卡佳奇、普里卢基和洛赫维察等地过冬。至于马泽帕的驻地巴土临，早就被彼得一世派出的缅希科夫骑兵部队所破坏，马泽帕的哥萨克统领职务也被斯科罗帕茨基取代。马泽帕只带了2,000人投奔查理十二。俄军驻扎在切尔尼哥夫、涅任、基辅、佩列亚斯拉夫、佩列沃洛奇纳和

① 捷尔普霍夫斯基：《北方战争》，第178页。

波尔塔瓦等地，从北、西、南三面对瑞军形成了包围态势，并继续以“小战”袭扰敌人。加之1708年冬季冷得出奇，瑞军不断减员，处境很困难。在此期间，彼得一世还通过亚速海舰队炫耀武力，虚张声势，使土耳其不敢轻易对俄作战。

查理十二南下的所有企图都未能实现。1706年春，他决定经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重新发动对莫斯科的进攻，为此企图首先攻占沃尔斯克拉河右岸的战略要地波尔塔瓦，聚歼俄军于该地，打开北上的道路。

1709年5月11日，瑞军开始围攻波尔塔瓦。俄军在那里预有准备，城内守军约4,000人，另有2,500名武装居民，火炮28门。瑞军先后发动十余次强攻，均未得逞。波尔塔瓦守军牵制瑞军达3月之久，为决战赢得了必要的准备时间。

彼得一世根据当时情况，认为决战条件已经成熟，决心在波尔塔瓦地区进行会战。1709年7月6日，彼得一世率俄军主力进至距波尔塔瓦5公里之雅可夫策村以北，占领阵地。阵地背靠密林和陡峭河岸（伏尔斯克拉河），正面和左右翼均为开阔地，稍远处有森林。俄军昼夜构筑工事，以10个多面堡（横6个，纵4个，成“丁”字形）和隐蔽的炮兵阵地为骨干，构成防御配系。彼得一世设想的打法是，首先在前沿阵地上消耗和疲惫敌人，以后在决战中歼灭之。

会战前双方兵力对比如下：瑞方正规军约3.6万人①（另有马泽帕的哥萨克军一部），实际参战的只有3万名正规军，炮4门。其余部队继续包围波尔塔瓦要塞，还有32门火炮因缺弹药无法使用。俄方参战的有4.2万名正规军，72门火炮。另有乌克兰部队负责截断瑞军退路。在兵力和火炮方面俄军都占优势。

查理十二决定主动对俄军实施突然袭击，迫其背水为战。1709年7月8日凌晨2时许，瑞军开始出动，摆开战斗队形。俄军前卫

① 瑞典历史家安德生著《瑞典史》第22章说，瑞军只有2.2万人。

缅希科夫首先发现瑞军，迅即率领骑兵迎击。3时许双方在前沿阵地上展开激战，俄军依托工事牵制杀伤敌人，为俄军主力出动争取了时间。

凌晨4时许，俄军主力准备完毕。为了鼓舞士气，临战前宣读了彼得一世的命令，宣称"决定祖国命运的时刻到了"，号召士兵"为祖国而战"。

进攻俄军前沿阵地的瑞军受挫，一部向波尔塔瓦森林逃跑，被缅希科夫追歼；另部撤至俄军阵地右前方的森林地带。这时，彼得一世决定把俄军拉出营区，在开阔地上进行会战。俄军步兵成两线部署，骑兵配置在两翼（左翼2个团，右翼11个团强），火炮摆在第一线，另有9个营作为预备队。

瑞军步兵成一线配置；骑兵在两翼，成两线配置。查理十二本人在这次会战前脚部受重伤，发高烧，但他刚愎自用，坐在担架上坚持指挥，不肯把指挥权交给副司令，这一点成为瑞军陷于混乱的一个因素。

上午9时许，双方经过短促的交火之后，立即投入白刃格斗。查理十二所在的瑞军右翼部队一度突破俄军中部，彼得一世亲自率领位于第二线的一个营实施有力反突击，堵住了缺口。此时全线展开激烈搏斗。俄军骑兵包抄瑞军两翼，对其后方造成威胁；瑞军动摇，从退却变成溃逃。

11时许会战结束。瑞军损失达1万余人，其余逃走，副司令伦斯彻尔德也在被俘之列。俄军获得重大胜利，仅伤亡4,600余人。彼得一世喜出望外，当即设筵庆功，到第二天才派出缅希科夫率米海伊尔·戈利岑和巴乌尔两支部队跟踪追击。7月11日追至第聂伯渡口佩列沃洛奇纳地区，雷文豪普特率领的瑞军约1.5万人不战而降。随后在德涅斯特河地区又追歼残部2,000人。至此，远征俄国的瑞军全部覆灭，查理十二带领马泽帕和少数随从逃入土耳其。

波尔塔瓦会战，是整个北方战争中决定性的一仗。俄军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利用了瑞军孤军深入的弱点，准备充分，敌情掌握得好，集中了优势兵力，战略和战役指挥得当。正规陆军的建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波尔塔瓦会战的胜利，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丹麦和波兰恢复了与俄国的同盟（奥古斯特二世在彼得一世扶持下重新登上波兰王位），几年后普鲁士和汉诺威也参加了这个同盟，共同对瑞典作战。另一方面，英、法、荷、土诸国则力图保持波罗的海地区的均势，防止俄国过分强大和瑞典过分削弱。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下一阶段战争的进程更加复杂化。

1710年，俄军乘胜在波罗的海沿岸展开进攻，在新建立的舰队与地面部队配合下，先后攻占里加、雷维尔、维堡和克克斯霍尔姆等要地。

俄土关系的紧张和彼得一世向普鲁特河的进军

波尔塔瓦会战后俄土关系又紧张起来。彼得一世在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头脑发胀，悍然对土耳其提出最后通牒，迫令它引渡查理十二，否则不惜以兵戎相见。土耳其苏丹最初准备让步，满足俄国的要求。但查理十二说服了土耳其参加对俄作战，对此英法也表示支持。于是土耳其决定对俄宣战。

鉴于南线形势的变化，彼得一世决定在波罗的海方向停止进攻，着眼于巩固既得阵地，而把主要力量转移到南线。他制订的战略计划，规定从巴尔干对土耳其实施突击。这是因为他指望获得巴尔干半岛上斯拉夫民族和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支持，为俄军提供粮秣，甚至发动反土起义。1711年夏，彼得一世亲率俄军主力4万余人，向多瑙河下游孤军冒进。事实证明他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巴尔干各国人民并不支持俄国军队，一切指望都落空了。关键时刻，他又拒绝部下提出的及时撤退的建议。

这样就陷入了困境，恰好犯了查理十二在俄国所犯的错误。土耳其出动10万大军，在克里木军的配合下，包围俄军于普鲁特河畔。7月20日，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会战。俄军弹尽粮绝，彼得一世被迫求和。当时俄军的处境如此严重，以致彼得一世在给俄方谈判代表沙菲罗夫的指示中，不仅同意对土耳其让步，而且准备对土耳其的盟国瑞典让步，必要时可放弃波罗的海沿岸占领地，仅保留彼得堡一隅。土耳其方面不了解俄国的困境，加上土耳其官员接受了俄国的贿赂，因此只要求俄国把亚速夫及其附近地区归还土耳其，撤除塔干罗格和第聂伯河上的工事，同时不干涉波兰和乌克兰事务，允许查理十二安全过境回国。彼得一世欣然接受了这些屈辱的条件，借以避免两线作战。这样，刚刚建立的俄国亚速海舰队丧失了立足之地。

汉果乌得[①]海战

对土和约之后，俄军又恢复了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进攻行动，企图逐步打到瑞典本土去，迫使它接受俄国的停战条件。1713年，俄国陆军在舰队配合下，在芬兰湾沿岸维堡与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之间登陆，攻占了芬兰西南沿海重地、与瑞典首都隔海相望的亚波城。

1714年夏，俄国舰队由彼得堡开往亚波方向，准备配合芬兰湾沿岸地面部队作战。行至芬兰汉果乌得半岛东海岸，获悉瓦特兰率领的瑞典舰队正在半岛南端汉果乌得岬停泊，堵住了俄国舰队的去路。彼得一世采取了一个特殊措施：通过半岛蜂腰部（宽度约2.5公里），把一部分小型帆桨快艇从半岛东岸运到西岸，从后方袭扰瑞典舰队，配合俄国舰队主力从正面突破封锁。瓦特兰察觉俄方的动向后，将自己的舰队一分为三：一支分舰队（由艾伦希尔德率领）去半岛西海岸，拦截从陆上运过去的俄国舰艇；另一支

① 或译“汉古特”、“汉科”。

分舰队去半岛东海岸攻击俄国舰队；舰队主力仍停泊在汉果乌得岬。这就分散了兵力。加之当时，海上连日无风，瑞典大型战舰丧失了机动能力，情况更加不利。俄国小型舰艇依靠划桨，冒着敌人的舰炮火力，从瑞典舰队主力与海岸之间的狭窄航道冲过去，绕过海岬，直奔半岛西岸，8月7日，以绝对优势兵力（约50艘俄国舰艇对10艘瑞典舰艇），经2小时激战，全歼艾伦希尔德分舰队。这是俄国正规海军建立以来首次获得海战胜利。这一仗迫使瓦特兰舰队撤回瑞典，为俄军占领芬兰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彼得一世作为海军少将，亲自率领先头舰队打头阵，费奥多尔·阿普拉克辛（俄国第一个海军上将）则率领舰队主力殿后。战斗结束，彼得一世提升自己为海军中将。

战争的最后阶段和结局

汉果乌得海战之后，俄国舰队乘胜占领芬兰与瑞典之间的海上跳板阿兰群岛，准备以此为依托，在瑞典本土登陆。彼得一世经与盟国协商，拟于1716年夏在瑞典南部登陆。为此，俄国在哥本哈根附近地区集结了陆军3万人和舰队主力。但各盟国由于顾虑俄国在波罗的海势力的扩大，因而打乱了彼得一世在瑞典南部登陆的计划，俄国陆海军被迫撤回本土。这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已经结束，西欧列强特别是英国可以腾出手来干涉波罗的海事务。在它的压力下，俄国的所有盟国都先后和瑞典缔结和约。英国本身与瑞典结盟，与俄国断交，并且把舰队开进波罗的海，援助瑞典，遏制俄国势力的扩张。面对英瑞联合舰队的优势，彼得一世几次进攻计划都破产或推迟。为了对付英国的压力，彼得一世利用英法矛盾，于1717年亲赴巴黎，结果在阿姆斯特丹签订了俄、法、普三国条约。同时彼得一世又同回国的查理十二进行和谈，但查理十二在挪威前线中弹身亡，瑞典新女王在英国影响下拒绝和谈。战争不得不继续打下去。

俄军积极准备打进瑞典本土。1719～21年间，俄军多次在瑞典沿海登陆，大肆破坏，并造成直逼斯德哥尔摩的态势。1721年夏，俄国舰队还在格良汉姆再次打败瑞典舰队。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彼得一世继续玩弄外交手腕，他公开拉拢瑞典王位竞争者——霍尔施坦公爵(查理十二之侄)，甚至邀请他到彼得堡会谈，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企图以此影响瑞典国内的政局。

1721年9月，瑞典已经打得精疲力竭。俄瑞双方终于签订尼什塔德和约。俄国获得觊觎已久的立沃尼亚、爱沙尼亚、因格里亚、库尔兰一部分和芬兰东部(包括维堡)。同时俄军退出芬兰其余地区，并将阿兰群岛归还瑞典。这样，俄国人得以自由地进入波罗的海，这是沙皇俄国争夺水域的一大胜利。战后，枢密院上彼得一世"大帝"称号，从此沙皇俄国正式称为"俄罗斯帝国"。

小　结

彼得一世代表俄国地主和商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榜样，对俄国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发展了封建经济，建立了正规陆海军，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增强了对内镇压人民和对外进行扩张的实力，使俄国进入了欧洲强国之列。

彼得一世把俄国的对外扩张政策从地域性蚕食体制转变到世界性侵略体制，打开了通波罗的海的出口，实现了沙皇俄国一个半世纪的梦想，为进一步西进和南下造成了有利形势。从此俄国踏上了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

彼得一世把战争作为侵略扩张的主要手段，执政30余年，穷兵黩武，战争不断。与此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外交斗争与军事斗争的密切配合。无论是战前或战时，他都竭尽一切努力拼凑军事联盟，力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以军事压力配合和谈，迫使对方接受俄国的停战条件。总的说来，他对形势的观察比较锐敏，善于根

据新的条件毫不犹豫地实行战略转变，手腕灵活，不拘一格。

在面临南（土耳其）北（瑞典）两个强敌的形势下，彼得一世总是千方百计避免两线作战。一旦出现这种威胁时，他只顾一头，为此不惜接受屈辱的条件。但当胜利冲昏头脑时，他也做出过象进军普鲁特河那样的蠢事。

彼得一世在陆海军的建设上，热心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东西，但也重视结合俄国的具体条件，讲究实效。在战争指导上，彼得一世崇尚进攻性战略，强调主动打到敌人国土上去。在强敌入侵时，他也能大踏步后撤，发挥战略防御的有利条件，但最终还是为了打出去。他重视会战的决定作用，但相当谨慎，要进行长期周到的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手。除波尔塔瓦会战外，一般不进行决定全局的大规模会战，而惯于钻空子，以小打取胜。彼得一世在建军和作战上的一整套思想和实践，对后代俄国军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苏联军事史家们，普遍认为彼得一世是俄国军事思想中所谓"民族学派"的奠基人。

彼得一世从事的各项改革，是在巩固和扩大农奴制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农奴制和与之相联系的沙皇制度本身就是俄国一切罪恶和积弊的总根源。不触动农奴制和沙皇制度，就不可能真正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因此彼得一世改革的成果是不巩固的。但是，他开创的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则为后来的历代沙皇所遵循。

第 四 章

俄国与七年战争

第一节 十八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及其军队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发展

1725 年彼得一世死后，俄国统治集团内部原王侯世家出身的世袭老贵族，和平民出身的新贵族（彼得一手提拔起来的暴发户）之间，围绕继承人问题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彼得一世建立的近卫军成了宫廷政变的工具。

彼得死后初期，原来被压制的老贵族开始活跃，酝酿推出代表他们的利益的继承人。新贵族在近卫军的支持下，挫败了老贵族的图谋，拥立彼得的第二个妻子、平民出身的叶卡特林娜为女皇，是为叶卡特林娜一世(1725～27 年在位)。在她统治的短暂时期内，新老贵族一度达成妥协，合组“最高枢密院”，凌驾于彼得时期建立的枢密院之上，但实权掌握在女皇宠臣新贵族缅希科夫元帅之手。叶卡特林娜一世死后，缅希科夫立彼得一世的孙子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为沙皇，是为彼得二世(1727～30 年在位)。缅希科夫擢升为大元帅，继续把持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情况引起其他贵族的强烈不满。缅希科夫终于被赶下台，并且流放到西伯利亚。

短命的彼得二世死后，最高枢密院大权为老贵族所把持。他们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邀请彼得一世的侄女安娜·伊凡诺夫娜(原

德国库尔兰公爵的遗孀)回国登基，条件是：女皇一切决定都必须经最高枢密院同意，实际上叫她作一个挂名沙皇。安娜最初答应了老贵族的条件，但她到达莫斯科时，新贵族在近卫军支持下，拥护安娜为专制女皇(1730～40年在位)。安娜统治时期，真正掌权的是她从德国带来的宠臣库尔兰贵族比隆。接踵而来的，还有大批德国贵族。这是一些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他们利用俄国的落后，钻进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受到女皇的信任和重用。这些人连同以前移居俄国的德国贵族，成为俄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可以说是彼得一世狂热崇拜西方带来的消极因素。

随着德国贵族的大批渗入，在俄国统治集团内部形成德国派与反德国派的矛盾，使斗争更加复杂化了。德国派内部也互相争权夺利，闹得乌烟瘴气。安娜女皇死后，比隆一度成为俄国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情况促使俄国贵族中反德情绪更加强烈。另一个掌握最高军权的德国人米尼赫元帅，率近卫军逮捕了比隆，企图以牺牲比隆缓和俄国贵族中的反德情绪，但并没有解决问题。随后，近卫军又在法国和奥地利等国际反德势力支持下，拥立彼得一世的女儿叶利萨维塔·彼得罗夫娜为女皇(1741～61年在位)，并发起反对德国派的运动，逮捕了米尼赫。叶利萨维塔保证继续执行彼得一世的政策。至此，政局稍趋稳定；反德派取得了胜利，但德国派的势力仍然存在。新女皇指定她的外甥彼得·费多罗维奇为继承人，此人是彼得一世另一个女儿同德国公爵所生之子，从小在德国长大，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狂热崇拜者。指定他为继承人，为德国派的东山再起准备了条件。

俄国统治集团内部长期复杂的斗争，对国内政治最直接的影响是加深了中央和地方政权固有的混乱和腐败。皇室和新老贵族惊人的荒淫无耻，穷奢极欲（单是叶利萨维塔女皇个人的衣裳即达1.5万件之多），再加上连年对外用兵，导致民不聊生，国库空

虐。于是统治阶级从加紧对农民的剥削压榨和加紧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中寻找出路。无论是新贵族老贵族，也无论是德国派或反德派，他们在这点上是一致的。这就不能不激起农民和被兼并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强烈反抗，而统治阶级各派对于镇压农民和非俄罗斯民族的反抗也是一致的。这一时期，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还是分散的，但一场席卷全俄的农民战争正在酝酿之中。非俄罗斯民族的反抗斗争则层出不穷，其中以新的巴什基尔人起义最为突出。1735 年，巴什基里亚地区爆发了整个十八世纪规模最大的巴什基尔人起义，反抗沙俄的殖民政策，甚至要求脱离俄国而独立，斗争坚持到 1740 年。这次起义正好发生在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期间，使沙皇政府非常狼狈，不得不出动大批军队进行镇压。阶级斗争和非俄罗斯民族的反抗斗争，削弱、分散了沙皇俄国的经济军事力量，使它对外扩张的野心和实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突出起来。

十八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俄国的对外军事扩张

彼得一世死后的几代沙皇政府，按照他制订的侵略扩张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继续向东、西、南三个方向齐头并进。但由于俄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致使一个时期对外扩张政策的推行缺乏始终一贯的、强有力的指导，加之陆海军的削弱，使沙皇政府失去了有力的工具，因而总的说来，除次要方向外，进展都不大顺利。

在远东，1728～41 年间，沙皇政府按照彼得一世的遗愿，曾组织以白令（在俄军中服役的丹麦人）为首的探险队，窥测中国黑龙江口，寻找进入太平洋的水路。白令探险队于 1728 年越过亚洲和北美洲之间的海峡（该海峡即以白令的名字命名），1741 年侵入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这样，俄国以最小的代价，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亚洲扩张到了美洲。

其他方向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首先是里海问题。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波斯在纳迪尔沙赫统

治下强盛起来，决心收复彼得一世侵占的里海沿岸地区，为此不惜一战。1732 年，俄国安娜女皇政府被迫把吉梁、马詹德兰、阿塞拜疆和达吉斯坦等地归还波斯。这是彼得一世死后，俄国在对外扩张方面遭到的一次重大挫折。

俄国对波兰的侵略扩张遇到了劲敌法国的阻挠。1733 年，原由俄国扶持上台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死亡，王位继承问题照例引起一场大混乱。俄国乘机干预，扶持奥古斯特二世之子、萨克森选帝侯小奥古斯特继承王位。但波兰贵族为了摆脱俄国的控制，选举了法王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列什钦斯基（北方战争期间曾同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结盟）为波兰新王。俄国不甘心失败，安娜女皇政府借口波兰亲俄派“请求”出兵援助，派遣俄军 2 万人，在彼得·拉西率领下，于 1733 年 9 月入侵波兰。10 月 5 日在俄国占领区宣布小奥古斯特为新王，于是引起一场国际战争，史称“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38 年）。这场战争以俄国、奥地利和萨克森为一方，以法国和西班牙为另一方。双方经过激烈搏斗，最后米尼赫元帅指挥的俄国陆海军，围攻列什钦斯基所在的格旦斯克，迫使前去解围的法军撤退。列什钦斯基被迫流亡国外，俄国傀儡小奥古斯特终于登上宝座。从此，俄国在波兰的势力更加强大，但是，彻底肢解波兰的条件还不成熟。

1735 年，正当波兰形势紧张的时候，俄国又在南面发动了对土耳其及其属国克里木的战争。这是俄国自彼得一世以来争夺黑海政策的继续，其直接的目标是占领黑海北岸地区。同时，俄国发动这场战争也是为了对土耳其施加军事压力，使之无法干预俄国在波兰的行动。俄国早就准备这场战争，1732 年它对波斯的领土让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用土波（斯）矛盾，拉拢波斯，孤立土耳其。随后俄国又同土耳其的宿敌奥地利结成反土同盟。1735 年俄国对土耳其不宣而战。俄军在克里木和亚速夫两个战场同时行动。两路俄军分别在米尼赫和拉西指挥下，占领了一些要地，但俄军战

线长，后方远，补给困难，伤亡惨重，迟迟不能解决问题。1737年奥地利参加对土作战，俄军也恢复进攻。1739年9月，奥地利单独与土媾和，俄国陷入孤立，因此也不得不停战议和。俄土贝尔格莱德和约规定，亚速夫再次归俄国所有，但应撤除一切军事设施；俄国不得在亚速海建立舰队；俄国获准在亚速海和黑海进行贸易，但一切货物统由土耳其舰只载运。显然，战争的结局距俄国的战略要求相差甚远，从而埋下了新的俄土战争的火种。

1741～43年间，俄国在西北方向又进行了一场同瑞典的战争。瑞典企图收复北方战争中丧失的土地，俄国则企图巩固那次战争的胜利成果。普鲁士和法国竭力把俄国的注意力转移到瑞典方面，防止俄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站在奥国一方，因此推动瑞典对俄国作战。瑞典国力早已衰落，不是俄国的对手。俄国陆海军在彼得·拉西统率下，越过原来的占领地大举向前推进。最后俄国鉴于与土耳其和波斯随时可能发生新的冲突，急于结束对瑞战争，并请求英国出面斡旋。1743年8月俄国迫使瑞典接受亚波和约。按照和约，俄国进一步扩大了在芬兰东南部的占领地，从而把俄国西北边界前推到库门涅河一线。

13年之后，俄国卷入了十八世纪欧洲最大的战争之一——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这次战争主要是由两对矛盾引起的：一是英法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矛盾；二是普鲁士与奥地利争夺德国霸权的矛盾（神圣日尔曼帝国分裂为一系列独立王国，其中雄踞西北部的普鲁士和西南部的奥地利最为强大，它们都想成为德国的霸主，普王腓特烈二世更是野心勃勃）。这些国家都竭力争取盟国，孤立对手，经过长期复杂的外交斗争，形成两大军事集团：一边是英国和普鲁士（后来葡萄牙参加）；另一边是法国、奥地利、瑞典、俄国以及萨克森等多数德意志小邦（后来西班牙参加）。

俄国之所以参加反普同盟，是因为普鲁士的勃兴构成了俄国向西扩张的障碍，对于俄国在波罗的海方向的既得阵地也是严重

的威胁。它的主要企图是削弱普鲁士，并且通过与奥地利结盟加强反土耳其的地位。俄国统治集团内部反德亲奥势力的掌权，最终促成了这一战略决策。但是以王储小彼得为首的亲德派对俄国外交和军事的影响仍然很大。同时俄国虽站在反英阵营，却始终同英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英国是俄国在欧洲主要的贸易对象）。这些因素促使俄国在七年战争中动摇不定。

七年战争前夕的俄国军队

俄国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对俄国军队的建设也发生了不利的影响。

受影响最大的是海军。彼得一世身后的几代继承人及其宠臣，没有一个是真正懂得海军事务的。和彼得一起创建海军的元老，死的死，消极的消极。外籍高级海军军官(1725 年时，243 名高级军官中，外国人至少占 75 名)纷纷辞职，留下的也持消极态度。国家财政情况恶化，迫使大量压缩海军军费。彼得二世时期，海军军费削减了 50%。彼得一世死后 7 年间没有造新舰，原有舰艇大都超龄报废。到七年战争前夕为止，俄国舰队先后参加了对法(争夺波兰王位战争)、对土和对瑞作战，但发挥的作用都不大。

同样，陆军的建设也走了一段曲折道路。1729～33 年间，在米尼赫元帅主持下，一度进行了违背彼得一世意旨的军事改革。例如，彼得非常重视加强陆军野战部队，米尼赫则削减野战部队的经费，重点发展边防卫戍部队，并且耗资巨万，构筑分兵把口式的边境防御线。他还力图把彼得建立的龙骑兵改为胸甲骑兵；以普鲁士条令代替彼得时期的条令。甚至俄军的制服和发型都一律改成普鲁士军队的样子，俄国农奴士兵对此很不习惯。军官动辄毒打士兵，士兵不堪其苦，开小差的占 12%。在这个阶段，米尼赫还盲目地、不加选择地仿造外国火炮，几乎将俄军原有火炮全部回炉重铸。炮管按一种图纸，炮弹按另一种图纸，规格混乱，无法使用，以

致1735年俄土战争初期，大批野战炮成了废物，只有28门保存下来的旧炮尚堪使用。

直到1741年叶利萨维塔登基后，俄国陆海军的情况才又开始好转。女皇逮捕并放逐了米尼赫，在俄军中恢复了彼得一世的某些制度，同时加紧造舰，整顿海军。这一切为俄国参加七年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存在的问题还很多。

七年战争前夕，俄国继续推行征兵制。士兵仍然是终身服现役。军官（贵族）服役期按1736年规定，缩短为25年。

陆军体制大体上和彼得一世时相同。七年战争前夕，陆军总兵力达33.1万人，其中：野战部队17.2万人，守备部队7.4万人，边防部队2.8万人，炮兵-工兵1.3万人，非正规部队4.4万人。战时，除留守本土所需要的部队外，大约可抽调20万人出国作战。

七年战争前夕，俄军编制和武器装备有所发展，但没有重大的变革。作战仍然运用当时欧洲盛行的线式队形和线式战术。

七年战争前夕，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开始恢复，编为两个分舰队：喀琅施塔得分舰队有14艘战列舰、954门炮；雷维尔分舰队有6艘战列舰、372门炮。此外，这两个分舰队还有若干小型舰艇。

1756年初建立"最高宫廷会议"，成为叶利萨维塔政府指导战争的最高机构。作战部队总司令的职权受到严格限制，成为最高宫廷会议命令的单纯执行者。由于最高宫廷会议成员既有反德派，也有亲德派，意见分歧，指挥无力，加之通信联络不便，前方情况不明，因而最高宫廷会议的一些作战命令往往成为马后炮，或者与前线司令官的意见发生矛盾，对作战指挥极为不利。更糟的是，前线总司令对国内政局的发展忧心忡忡，指挥作战，左顾右盼，决心不大。

第二节 七年战争中俄军对普鲁士的战略进攻

普鲁士军队的主要特点和反普各国的战略分歧

普鲁士是封建专制的军国主义国家，普王腓特烈二世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奠基人。在他统治时期(1740～86)，普鲁士国土从11.89万多平方公里扩张到19.4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从220余万人增加到540余万人。七年战争前夕，普军总数可达20余万人。

普鲁士军队是当时欧洲最强的军队，是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兵员补充依靠强迫农民当兵，对身高要求很严，专挑大个子。军官一律由贵族充任，资产阶级分子不能当军官。与此同时，大量雇佣外国人(包括敌性国家的人)当兵，外国人约占军队总数的一半，与本国人混编。由于成份复杂，士气不高，因此依靠野蛮的棍棒纪律巩固部队。腓特烈二世说，要使士兵害怕班长的军棍超过害怕敌人的子弹。军事训练很严格，特别注重形式，要求把官兵训练成只知盲目服从命令的机械人。作战时，普军采用所谓"机动战略"，即在战场外围进行机动，造成威胁敌军后方或交通线的态势，争取不经会战而迫使敌人撤退或投降。这种打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维持一支部队代价昂贵，补充不易，打掉了很可惜。当必须进行会战时，也和当时欧洲各国军队一样采用线式战术，但是腓特烈二世有所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他将古希腊艾帕米农达所发明的"斜形攻击法"运用于线式战斗队形，也就是将部队编成楔形队形，首先以自己最强的一翼，去包围、攻击敌人线式队形较弱的一翼(敌人由于受线式队形的限制，难以机动兵力去增援受围攻的一翼)，得手后，再以自己全部力量对敌人战斗队形的中央形成两面夹击。①这种打法，后劲大，锐势难当，对于同样采取线式战术而指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1卷，第195页。

和训练水平较低的对象，往往能克敌制胜。早在七年战争以前的两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腓特烈二世就获得过不少辉煌胜利。但不管敌情和地形，机械地重复这种打法，有时也造成严重后果。

总起来说，七年战争前夕普鲁士战备程度高，部队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因此能够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在欧洲大陆上同反普各国进行一场大搏斗。但是，普鲁士处境孤立，其主要盟国英国仅仅对它提供可维持4.5万人的军队的财政援助，让它独立作战，而英国自己则发挥海军优势，全力争夺法国的海外殖民地。这对普鲁士是一个很不利的条件。

法国、奥地利、俄国、萨克森和瑞典等国总的实力大大超过普鲁士，单是俄国一家能出国作战的野战部队，就相当于普军全部兵力的总合。同时，各国在反对普鲁士这一点上有共同的基础。但反普阵营也存在战略上的严重分歧：法国以英国为主要对手，对普鲁士作战并不积极；奥地利力主打垮普鲁士，夺回西里西亚，兼并克罗森等地区；萨克森和瑞典也想夺取普鲁士控制下的某些地盘。这些国家既要利用俄国充当打手，又害怕它的势力扩大。俄国则迟迟不出兵，让别人打头阵。这样，反普同盟各国实力虽然雄厚，但由于战略上互不协调，战备程度低（原定各国共出动55万军队，直到1756年初，只有奥军13.2万人在波希米亚北部作好了准备），使普鲁士有机可乘。

腓特烈二世决定先发制人，各个击破，首先打垮萨克森、奥地利，其次打垮法国，然后同俄国较量。

1756年8月29日，普军主力突然越过萨克森国界，一战而胜，将它的1万多名军队改编为普军。这时其他各国都按兵不动。

1757年5月，普军在布拉格打败奥军，6月在柯林地区受挫，以后进入西里西亚。同时，法军10万人进占汉诺威，瑞军1.6万人在波美拉尼亚登陆。

耶格尔斯多夫会战

俄国国内的政局影响了军队的动员准备、后勤补给和战略计划的制定。盟国奥地利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提出将俄军调往西里西亚作战。俄国最高宫廷会议否定了奥地利的建议，根据俄国的利益制定了进攻东普鲁士的计划。东普鲁士是普鲁士东边的一块“飞地”，其面积约为普鲁士全部领土的一半，战略地位很重要，俄国早就对它垂涎三尺。俄国计划将主攻指向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助攻指向北部的梅梅尔。两地都在波罗的海沿岸，只要占领其中一处，俄国即可从海上获得补给。预计出动陆军约8万人，总司令为斯捷潘·阿普拉克辛。波罗的海舰队配合陆军行动。

1757年5月俄军开始军事行动。当时腓特烈二世率主力在西里西亚对奥军作战，在东普鲁士只留下莱瓦尔德指挥的少量兵力监视俄军。因此俄军参战初期利用奥、法对普军的牵制，取得了一些进展：7月初占领梅梅尔，月底占领提尔西特，8月继续向东普鲁士腹地进军。俄国人在占领区大肆劫掠，并强迫当地官吏和居民宣誓效忠沙皇，企图永远霸占东普鲁士。

此后，俄军总司令阿普拉克辛不是按预定计划迅速向哥尼斯堡进攻，而是迟疑坐困，贻误战机，使腓特烈二世得以调动部队迎击俄军。8月30日，莱瓦尔德指挥的普军在格罗斯-耶格尔斯多夫村地区，对俄军实施奇袭。俄普兵力对比约为7万人对2.5万人，俄方占绝对优势，但阿普拉克辛张皇失措，放弃指挥。普军一举突破俄军战斗队形的中央，使俄军几乎溃不成军。危急时刻，俄军鲁缅采夫指挥的一个旅赶到战场，不待命令，主动攻敌侧后。这一行动出普军意外，扭转了战局，原来逃跑的俄军部队也乘势转入反攻，最后歼灭了莱瓦尔德部队。俄国名将鲁缅采夫初露头角。

这一仗的胜利，为俄军打开了通往哥尼斯堡之路，但阿普拉克辛却命令俄军撤回梅梅尔，致使俄军1757年第一次攻势以无结果

告终。他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主要是获悉女皇叶利萨维塔病重,担心亲普鲁士的小彼得登基,因此预留后路。女皇病愈后,将阿普拉克辛撤职办罪,指定费尔摩尔继任俄军总司令。

同年底,普军先后败法军于罗斯巴赫,败奥军于勒登。

曹恩多夫会战

1758年初,俄军重新发动对东普鲁士的进攻。1月13日鲁缅采夫师占领提尔西特,1月22日费尔摩尔占领哥尼斯堡。这样,俄国陆军可以从海上获得补给,并可得到舰队的支援,打开了向普鲁士本土(波美拉尼亚和布兰登堡)进军的道路。按最高宫廷会议制订的计划,俄军应在波兹南地区集结,从该地向普鲁士腹地发起进攻;为保障俄军左翼的安全,应同奥军保持联系。但是,巩固对东普鲁士的控制需要时间,加之当时正值解冻期,道路泥泞难行,俄军须到夏季路干才能行动。于是,腓特烈二世利用这个时机南下进攻奥地利。

1758年4月,俄军主力渡过维斯瓦河,开始向波兹南-寇斯特林方向前进,8月包围寇斯特林,对普鲁士首都柏林造成了威胁。在此期间,鲁缅采夫奉命去夺取科尔堡,以便从海上取得补给,但未能完成任务。腓特烈二世获悉柏林方向吃紧,立即改变部署,留下一支部队在西里西亚继续对奥军作战,自率主力驰援柏林。费尔摩尔闻讯,解除了寇斯特林之围,在曹恩多夫村附近占领阵地。

8月25日,俄普两军在曹恩多夫村地区发生会战。俄军约4.2万余人,普军约3.3万人。腓特烈二世首先把主攻指向俄军右翼,以步骑兵猛烈攻击,均未奏效,对俄军中央的攻击也受挫。双方激战近10个小时。关键时刻费尔摩尔放弃指挥从战场逃跑。鲁缅采夫部队虽赶到战场,但不敢采取行动。结果打成两败俱伤,普军损失1.3万余人,俄军损失2.3万余人。这时萨克森地区普军告急,

腓特烈二世率领普军主力前往萨克萨，令部将多纳率1.8万人留下监视俄军。

曹恩多夫村会战后，费尔摩尔将主力撤至兰德斯堡。为解决海上补给问题，俄国陆海军于10月间再次企图攻取科尔堡，因组织得不好，进攻失利。鉴于严冬将到，费尔摩尔把部队拉到维斯瓦河左岸过冬，放弃了1758年的全部占领地。

这一阶段，法、奥、俄都是各打各的，互不配合。法军占领了德国西部的几个小邦，然后撤回莱茵河以西。奥军一度肃清了萨克森部分地区的普军，并威胁西里西亚，后来又困守波希米亚。

库涅斯多夫会战

1759年，按预定计划俄军应继续在普鲁士本土行动，占领什切青和科尔堡，再向柏林进军。但在奥地利的压力下，俄军作战计划一改再改，最后确定的计划（6月份批准）规定俄军仍集结于波兹南地区，以后开往奥德河地区与奥军会师。沙皇政府撤消了费尔摩尔的职务，任命萨耳蒂科夫为总司令。

7月，萨耳蒂科夫率领俄军从波兹南开往克罗森，与奥军会师，7月22日进抵帕利茨，当时俄军约4万余人，284门炮。腓特烈二世力图阻止俄奥两军会合，令部将韦德尔率领2.6万余人前去堵截俄军。7月23日，韦德尔主动进攻帕利茨地区的俄军，遭重创，损失4,600余人（大部阵亡），俄军也损失4,400余人（大部负伤）。次日，俄军占领克罗森，在当地获悉奥将劳登率领2万人（一说3.5万人）前去与俄军会合。奥军统帅道恩指挥的主力仍在西里西亚。萨耳蒂科夫决定不等奥军到达，挥师前往奥德河上的法兰克福，同时要求劳登径往该地会合。

针对上述情况，腓特烈二世留下少数部队监视道恩，自率主力北上，8月6日与韦德尔部会合，企图首先寻歼劳登，孤立俄军，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8月初，俄奥两军会师法兰克福之后，准备沿寇斯特林-柏林轴线进攻。这时获悉普军已进抵奥德河右岸。萨耳蒂科夫被迫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库涅斯多夫村地区占领阵地。8月12日，腓特烈二世对俄军发起进攻，这是七年战争中俄普之间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整个欧洲战场上主要的会战之一。普方出动4.8万人，炮200门；俄军4.1万人，炮200门；奥军1.8万人，炮48门。

萨耳蒂科夫考虑到普军的楔形进攻战术只适用于平坦地形，特意把阵地选择在一片岗峦起伏地上，以米尔堡、大什皮茨、尤登堡3个高地为支撑点，把部队分成3个集团，各集团步兵成一线配置，骑兵和奥地利部队作为预备队。构筑了野战工事。防御正面朝西北方。奥得河上的渡口筑有多面堡。总的来说，萨耳蒂科夫的防御部署打破了线式战术的某些框框。

腓特烈二世仍按照他惯用的战法，首先在战场外围实施机动，从法兰克福以北强渡奥德河，向俄军阵地东南方向迂回。这一行动对俄军后方造成了威胁。萨耳蒂科夫命令俄军原地“向后转”，即把防御正面从西北转向东南，并相应地改造了炮兵阵地。

普军不考虑地形和敌情的特点，机械地按楔形进攻战术，首先猛攻俄军左翼米尔堡，并占领之。然后集中全部炮兵于该高地，以火力袭击俄军整个阵地。接着，普鲁士步兵攻击俄军中央支撑点大什皮茨。防守该地的鲁缅采夫师在炮兵和预备队支援下，打退了普军多次攻击。至此，普军步兵已全部使用，没有预备队。在决定性关头，腓特烈二世命令骑兵部队攻击大什皮茨高地。普军骑兵的攻击也受挫，这时俄国和奥地利骑兵乘势攻其翼侧，造成普军骑兵的溃败，进而引起普鲁士全军动摇。俄奥联军转入反攻，普军仓皇逃散。此役普军损失1.8万余人，俄方也伤亡1.35万人，奥军伤亡2,200人。这次会战是对普鲁士的沉重打击，腓特烈二世极为沮丧。

库涅斯多夫会战后，俄奥双方又发生战略分歧。奥方要求俄

军进攻西里西亚；俄方则企图进攻柏林，但由于得不到奥方支持，部队伤亡过大，粮秣也消耗殆尽，结果不仅推迟进攻柏林的计划，而且放弃了全部占领地，再次把部队撤回俄国边境过冬。这样，腓特烈二世很快又拼凑起一支几万人的军队，与法军和奥军相周旋。

偷袭柏林

1760年，俄国最高宫廷会议对于下一步的行动举棋不定，直到夏天才决定再次攻占科尔堡，作为沿海的补给基地，以后向柏林进军。但最高宫廷会议决心不大，分配的陆海军兵力都不足，因此进攻行动一再推迟。

在准备进攻科尔堡期间，腓特烈二世率主力远在西里西亚，柏林空虚，俄军最高宫廷会议决定偷袭柏林。指定切尔尼晓夫执行这项任务，以托特列宾为前锋。托特列宾率领一支骑兵部队，于10月3日进抵柏林城外。当时柏林守军只有3个步兵营和几个骑兵连，但托特列宾行动不坚决，贻误了战机(俄国有人认为托特列宾是普鲁士间谍)。随后切尔尼晓夫赶到，决定10月8日攻城。当日，俄军2.3万人位于柏林城北、西、南三面，同时奥将拉西率领的奥军1.3万人也进抵柏林以南，支援俄军。另一方面，符腾堡亲王率领的普鲁士援军1.4万人也正向柏林靠拢。

10月9日，柏林守军不战而降，俄奥联军进入普鲁士首都，歼灭普军3,000余人。

俄军占领柏林时，获悉腓特烈二世率领7万普军从萨克森回救首都。10月12日，俄军销毁了柏林城内储存的大批军用物资，匆忙撤出，前往法兰克福与俄军主力会合。俄奥联军占领柏林一共只有3天，是一次偷袭，战略意义不大。

围攻科尔堡和战争的结局

1761年俄国最高宫廷会议建议俄军总司令布土尔林（萨耳蒂

科夫因同最高宫廷会议意见分歧，称病退休）将主力调到西里西亚协同奥军行动，同时抽出部分兵力围攻科尔堡，这项任务仍由鲁缅采夫执行。布土尔林赋予鲁缅采夫的部队多数是新兵，并且没有攻城炮。鲁缅采夫花了3个月进行准备，这就使普方有时间加强科尔堡的防御。

在科尔堡地区，普方一共有6个步兵营，45个骑兵连，200余门炮，由符腾堡亲王指挥。俄军集中了8个步兵营，10个龙骑兵营，3个哥萨克团，28门炮，由鲁缅采夫指挥。俄方兵力火力都不足。

8月间，鲁缅采夫部队在俄国和瑞典舰队配合下围攻科尔堡。舰队封锁沿海，重点炮击妨碍陆海军联系的外围工事，并一度派出2,000人登陆。在此期间，普军3,000人主动出击，9月12日在科尔堡以南被俄军歼灭。随后，腓特烈二世派普拉腾率领1.2万人前去解围。这支部队出现在鲁缅采夫的后方。与此同时，布土尔林派伯尔格率领的一支俄军也前去增援。10月12日俄普两支援军在兰德斯堡地区激战，普拉腾虽遭重创，但仍能冲进科尔堡防区与符腾堡亲王会师。至此，科尔堡守军兵力增加近一倍。而这时，俄国舰队却返回了基地。

1761年秋末，俄国统帅部授权鲁缅采夫解除科尔堡的围攻。但鲁缅采夫不死心，他估计被围之敌已濒于粮绝，因此一面把俄军配置在科尔堡外围过冬，一面继续进行攻城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符腾堡亲王率领守军一部利用浓雾掩护突围得逞，留下的部队不过3,000人。这样，俄军在兵力对比上占了优势。12月16日，科尔堡守军断炊，被迫投降，俄军终于获得这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补给基地。但这时战争已临近结束。

到1761年底，欧洲战场上交战各方都已精疲力竭。普鲁士军队只有7万人，英国威胁说不再向它提供财政援助。反普同盟各国也发生分化，特别是奥、法同俄国的关系紧张，它们力图使俄国

与普鲁士两败俱伤。俄国野心虽大，但实力不足。1762 年 1 月叶利萨维塔病死，亲德的小彼得继任沙皇，即彼得三世(1761～62 年在位)。他一上台，立即与他所崇拜的腓特烈二世停战议和，同意放弃俄军全部占领地。继俄国退出战争之后，反普阵营其他各国也相继与普鲁士缔结和约。1763 年 2 月达成最后和平条款，规定保持战前存在的"欧洲均势"。七年战争的结果，英国获益最大，它夺取了印度、加拿大等一系列法属殖民地。在欧洲大陆上，普鲁士保住了西里西亚，但国力遭到极大的削弱。俄国同法、奥、瑞一样，也遭到了削弱，而且一无所获。

小　结

彼得一世死后的 30 多年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国力削弱。但是，他的几代继承人始终坚持了以西方为重点的扩张政策，为此，在波罗的海和中欧方向发动或者参加了 4 次战争：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对土战争、对瑞战争和七年战争。七年战争是这个时期俄国参加的最大的欧洲战争。

七年战争中，俄国的战略企图是削弱新兴的普鲁士，排除西进的一大障碍。它是在一系列有利条件下参战的：一、拼凑了军事联盟，孤立了普鲁士；二、由于暂时与瑞典结盟，免除了西北方向的后顾之忧；三、由于与奥地利和法国结盟，间接牵制了土耳其，免除了南线的后顾之忧。这样，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对普作战，避免腹背受敌。

俄国进攻普鲁士的战略计划，以夺取东普鲁士为当前目标，以入侵普鲁士腹地特别是占领首都柏林为最终目标；进攻路线选择在濒海方向，以便地面部队能够获得舰队支援，并从海上取得补给。这个计划本身是符合当时俄国的利益和地理特点的。但实现这个计划，不仅需要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而且要求二者之间密切

配合，而这正是俄国所缺少的。

七年战争中，俄国统帅部"最高宫廷会议"在战略的指导上存在严重问题。从政治路线(亲普反普)到作战指挥，内部都有不同意见，因此软弱无力。更糟糕的是，前线总司令受国内政局影响甚大，顾虑重重，行动很不坚决，影响了战争的进行。

七年战争中，俄军在战略上是进攻的，但在战术上(历次会战)却是防御的，消极等待敌人进攻。当敌人退却时，不实施追击，因此不能全歼敌人，往往打成两败俱伤或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此外，俄军后勤保障制度的落后，也对出国作战发生了不利的影响。

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军队的战略战术，给俄国军队以深刻的印象，促使一些崇拜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俄国将军，更加热心地向普鲁士学习。另一方面，这次战争的经验教训，也使一些俄国军人看到，"机动战略"和线式战术正逐渐过时，必须探索适应新情况的新打法。在这次战争中初露头角的鲁缅采夫，就是这一部分军人的代表。年轻的苏沃洛夫也参加了这次战争。从这一点来说，七年战争对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军事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第 五 章

叶卡特林娜二世和保罗一世的扩张战争

第一节　叶卡特林娜二世和保罗一世时期的俄国及其军队

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上台。封建经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彼得三世在他执政的短暂时期内，推行亲德（普鲁士）政策，重用来自他的诞生地德国霍尔施坦的贵族，在俄国军队中实行普鲁士军事制度，释放了被叶利萨维塔流放的米尼赫等德国贵族，甚至与腓特烈二世建立针对丹麦的军事同盟。这些作法引起了俄国贵族的不满。1762 年 6 月 27 日夜，彼得三世之妻、野心勃勃的叶卡特林娜与近卫军军官相勾结，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彼得三世，自立为女皇，是为叶卡特林娜二世（1762～96 年在位）。此人原是一个德国公爵的女儿，与俄国皇室无任何血统关系，是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但她俨然以俄国民族利益保卫者的姿态出现，借以笼络俄国贵族，欺骗俄国人民，巩固其统治地位。她执政的 30 多年，是俄罗斯贵族帝国的“黄金时代”，也是国内阶级斗争空前激烈、对外侵略扩张势头很猛的时期。她的儿子保罗一世（1796～1801 年在位）执政的几年里，基本上继承了她的内外政策。

叶卡特林娜二世即位时，俄国政治腐败不堪，经济一片混乱，国库空虚，军队 8 个月领不到军饷，监狱有人满之患。民怨沸腾，统治不稳。针对这种情况，叶卡特林娜二世千方百计巩固地主商

人阶级的专政，强化封建国家机器，发展工商业，增强对内镇压人民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实力。

在叶卡特林娜母子统治时期，俄国经济特别是工场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如果说彼得一世统治末期手工工场不到200个，那么到1779年时则增至663个，到1799年进而增至1,200个。① 随着基础工业的发展，军事工业也有所发展。全国最大的轻武器制造中心图拉兵工厂，平时年产火枪2万余支，战时可达3万支。火炮及各种炮弹则主要来自乌拉尔工业基地。由于叶卡特林娜母子继续推行彼得一世的重商主义政策，俄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也较快。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十八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也较快。据六十年代沙皇政府实业院的一种统计，工业企业劳动力中有33%属雇佣性质。小型农村工业的大量涌现，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重要来源。

但是，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经济的发展，仍然是建立在加强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之上的。在此期间，西欧各先进国家已逐步完成了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特别是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而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却在进一步加强。叶卡特林娜二世即位后几天，迫不及待地下达特诏，要求农民必须服从地主。1765年授权地主可以放逐农民去作苦役。农奴失去了最后一点人身自由。买卖农奴成为普遍的事情。至于被迫转到工场作工的农奴，他们的处境并不比在农村好些。叶卡特林娜二世不仅加重对农奴剥削压榨的强度，而且进一步扩大农奴制度的范围。她把大量原属国有的土地连同居住在那里的国有农民赏赐给贵族，从而把相对“自由”的国有农民变为归地主所有的农奴，进一步扩大了农奴的队伍。仅仅对1762年政变有功的近卫军军官奥尔洛夫兄弟，就赏赐了5万多个农民；对宠臣波将金元帅赏赐了4万多

① 关于这个时期俄国工场的统计数字说法不一，相当混乱，其他时期的统计也有类似情况。此处根据波良斯基等主编《苏联国民经济史》第8讲第4节。

个农民。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位的34年间，赏赐给贵族的农民总数约达80万人。保罗一世更有过之无不及，在他统治的短短几年间，赏赐贵族的农民竟达60万人之多。与此同时，叶卡特林娜二世还强制把万恶的农奴制度扩大到本来没有农奴制的边区，如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等地。

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贵族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之残酷是空前的，农民反抗斗争的规模之大也是空前的。早在六十年代，农奴的"骚动"就日益增多。仅俄国中部地区即达40多起。到七十年代，掀起了以普加乔夫为首的伟大的农民战争，这是沙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

1773年9月，普加乔夫在叶克河上高举义旗。同年10月，围攻南俄战略要地奥伦堡，前后达6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俄国在南面正与土耳其交战，在北面和西面与瑞典及其盟国法国的关系紧张，无法抽调大军镇压起义。加之，叶卡特林娜二世生怕内部动乱为敌人所利用，千方百计保密。这就使沙皇政府陷于内外交困的狼狈境地。普加乔夫则利用有利时机发展起义力量。起义浪潮席卷喀山、乌拉尔、西西伯利亚，直达车里亚宾斯克，使西西伯利亚与俄国西部的联系有被完全切断的危险。起义军所到之处，严惩贵族地主，解放农奴。前来镇压的官军望风披靡，地方政权土崩瓦解，贵族地主仓皇逃往莫斯科。1774年3月，普加乔夫解除奥伦堡之围，挥师北上，一举攻克名城喀山。这时，俄国政府与土耳其签定了和约，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也有所缓和。从此，叶卡特林娜二世政府把注意力转向国内，调集重兵镇压农民起义。由于起义大军内部发生分裂，普加乔夫被叛徒出卖，1775年初英勇就义，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战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引起农民起义的种种矛盾并未消除，分散的斗争从未间断。在保罗一世统治时期，全俄52个州中有32个州曾发生农民"骚动"。

农民战争的急风暴雨严重打击了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叶

卡特林娜二世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进一步加强了贵族地主专政的国家机器。1775～85年间，她对全国政权机构做了一次“改革”：全国划成50个省，每省人口约30万人，省长直属沙皇，或者几个省由沙皇任命一名总督管辖。省下设县，每县人口约3万人，由县警察局长和当地贵族选出的议员治理。这些措施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促进了地方贵族集团的形成，从而扩大了沙皇的社会基础。

叶卡特林娜二世和保罗一世的对外军事扩张

叶卡特林娜二世梦寐以求的是成为欧洲命运的主宰。早在农民战争之前，她就积极向外扩张；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向外扩张更加肆无忌惮。在叶卡特林娜母子统治时期，俄国一共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战争：3次出兵干涉波兰(1767～72,1792,1794)，2次对土战争(1768～74,1787～91)，1次对瑞战争(1788～90)和1次对法战争(1799)。近50年间有20多年处于战争状态。

到十八世纪中期，波兰仍然是地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东欧大国，但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与之相联系的宗教矛盾极其尖锐，国势空前衰落。十八世纪后半期，波兰贵族中出现革新派，反对大贵族利用“自由否决权”(国会议案只要有一票反对即为无效)和“自由选王制”(国王由国会选举)争权夺利、削弱中央政权、勾结外国干涉波兰内政，力主加强中央集权，重整国势，于是形成革新与保守两派激烈的斗争。叶卡特林娜二世正是利用这一斗争，通过支持保守派达到控制、进而独吞波兰的目的。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俄土关系的紧张，叶卡特林娜二世认为由俄、普、奥3国瓜分波兰对俄国更为有利，因为这样可以拉拢普、奥，孤立土耳其。在这种背景下，俄国以武装入侵配合外交斗争，3次瓜分波兰。

第一次入侵 1764～66年间，波兰革新派排除大贵族的阻挠，

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实行富国强兵，准备武装抗俄。叶卡特林娜二世对此十分恼怒。尽管当时正处在发动第一次对土战争的前夕，仍然于 1767 年派出 8 万俄军入侵波兰。在俄国大使莱普宁授意下，波兰反动大贵族卡罗尔·腊济维尔"邀请"俄军向华沙进军。俄国的武装干涉激起了波兰爱国者的无比愤慨，1768 年春在巴尔城组成了"巴尔党"，在法国和土耳其支持下开展武装抗俄斗争。于是俄军开始野蛮地镇压巴尔党。俄国名将苏沃洛夫是这次武装镇压的急先锋。接着，俄国勾结普鲁士和奥地利第一次瓜分波兰。事后俄军继续留驻波兰达 16 年之久。

第二次入侵 1791年，波兰爱国力量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再次企图摆脱俄国的控制，变法图强，通过了"5 月 3 日宪法"，建立了君主立宪政府，引起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极端仇视和恐惧。这时，第二次俄土战争已经结束，西方列强正忙于反对法国大革命，无暇干涉俄国的行动。叶卡特林娜二世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首先策动波兰反动派在塔尔果维茨组成"塔尔果维茨同盟"，发动叛乱，反对 5 月 3 日宪法，并"邀请"俄国出兵支援。于是，1792 年 5 月 18 日，俄国出兵 10 万人，入侵波兰。当时波兰爱国政府军队只有 6 万人，依靠人民支持，多次重创俄军。俄国事先与普鲁士达成勾结，普鲁士答应出兵相助。1792 年 7 月底，俄军在普军配合下，突破布格河防线，迅速占领华沙及波兰全境，打败了波兰爱国力量，在俄军刺刀尖上建立了塔尔果维茨傀儡政权。次年，俄普完成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奥地利因忙于对法战争，未参加这次瓜分)。

第三次入侵 波兰第二次被瓜分后，爱国进步力量团结在民族英雄科希秋什科周围。1794 年 3 月，在波兰终于爆发以科希秋什科为首的大规模起义，推翻了卖国政府，打击俄国占领军，解放了华沙，起义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起义军发展到 9 万人以上。叶卡特林娜二世政府看到并吞波兰的计划有全功尽弃的危险，急忙勾结普奥出兵镇压。俄军 6 万人在莱普宁率领下进入波兰，同时

普军 3.5 万人与之会合。6 月 6 日，联军在华沙以南打败波兰起义军。7 月，俄普两军分别从东西两面进攻华沙，同时奥军从南面侵入波兰。起义军展开了华沙保卫战。8 月，苏沃洛夫率俄国增援部队进入波兰。科希秋什科为了防止两支俄军会合，亲率波军一部迎击苏沃洛夫，但在马切约维策附近被歼，科希秋什科负伤被俘。苏沃洛夫 11 月 16 日攻克华沙。俄军在华沙大肆烧杀劫掠，仅在普拉格区即杀害、淹死波兰人达万人之多。

3 次瓜分，把波兰从地图上抹掉了。俄国抢到的土地包括原属波兰的全部立陶宛、白俄罗斯和大部分乌克兰地区，共 46.32 万平方公里，占原波兰国土的 62%，从而把自己的西部边界从第聂伯河前推到涅曼河和布格河一线。这样，俄国实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灭亡波兰的野心，取得了进一步向西向南扩张的重要战略基地。

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瓜分波兰同时，念念不忘肢解土耳其。当时土耳其虽是个衰落的军事封建帝国，但仍然控制着黑海、亚速海、巴尔干和高加索等地区，扼欧亚非交通要冲，特别是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具有极其重大的军事和经济意义。到叶卡特林娜二世时，俄国争夺水域的传统国策，在波罗的海方向已经完全实现，因此向黑海扩张就上升到突出的地位。随着俄国南部封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粮食产量的增加（十八世纪中期起，俄国南部地区开始成为主要的粮食产区），地主商人迫切需要向欧洲出口，更使得控制黑海刻不容缓。另一方面，波兰问题和土耳其问题历来是有联系的。土耳其认为，一个足以同俄国抗衡的强大的波兰是它的潜在盟国。因此当俄国的势力在波兰日益扩大时，土耳其自然感到不安。但是它不甘心屈服，在法国支持下对俄国采取强硬态度。这样，沙皇政府把战略上的主攻方向指向黑海。1768 年叶卡特林娜二世发动对土战争，打败了腐朽没落的土耳其，夺取了通黑海的出海口。

1783年，沙皇政府正式吞并了克里木汗国，与此同时占领了北高加索广大地区，进而向南高加索推进。

但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最终目的是彻底肢解土耳其，为此，她制订了同奥地利瓜分土耳其的“希腊计划”，即重建一个在俄国保护下的希腊帝国，以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孙子康斯坦丁为皇帝。同时，还拟在俄奥之间的比萨拉比亚、瓦拉几亚和莫尔多瓦建立所谓“达基亚王国”，以宠臣波将金为国王，受俄国保护。计划还规定将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割让给奥地利，以便取得它的支持。这样，俄奥建立了反土同盟。在这个背景下，1787年俄国又发动了新的对土战争，奥地利参加对土作战。而北方的瑞典则参加对俄作战，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这次俄土、俄瑞战争结果，俄国虽未能实现“希腊计划”，但进一步扩大了对黑海地区的控制。

正当俄国忙于瓜分波兰和争夺黑海的时候。1789年法国爆发了震撼欧洲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不仅致命地打击了法国的封建制度，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封建制度，因此整个欧洲的封建势力都反对法国革命，沙皇俄国更是积极参加者。叶卡特林娜二世恶毒咒骂法国革命是“法兰西瘟疫”。她在国内疯狂镇压一切同情法国革命的人，在国际上则勾结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等国君主，积极准备武装干涉法国。但这时波兰问题和黑海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叶卡特林娜二世参与策划的第一次反法同盟（英、奥、普）于1792年开始对法作战时，俄国却没有参加。她的策略是假手他人镇压法国革命，自己则放手在波兰和黑海方向大干。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以后，俄国才积极准备出兵进攻法国，但是叶卡特林娜的突然死亡，打乱了这个反革命计划。保罗一世即位后，秉承叶卡特林娜二世的遗愿，于1798年派出俄军远征意大利和瑞士，从此揭开了俄法战争的序幕。

尽管叶卡特林娜二世忙于欧洲事务，她对入侵中国从未忘怀，

居然把夺取黑龙江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① 。从她上台伊始,她就积极筹划远征黑龙江。仅仅由于当时中国仍然强大,北部边防比较巩固,而俄国在欧洲连续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有时陷于两线作战,因而不敢在东方开辟新战场。在这种情况下,叶卡特林娜政府被迫推迟侵华战争,等待有利时机。

十八世纪后半期的俄国军队。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和乌沙科夫

叶卡特林娜二世上台后,为适应内外政策的迫切需要,俄国军队又经历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七年战争为俄军的建设提供了最新的经验;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为俄军的建设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女皇不懂军事,但她具有战略头脑,始终把军队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在她统治末期,军费几乎占国家预算的一半。

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正规军仍然实行单一的征兵制。但从1795年起,将士兵终身服现役的规定,改为服役25年。军官则从1762年起就实行志愿服役的制度,废除了1736年关于贵族服役期为25年的规定。

到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末期,俄军总兵力最多可达50万人。

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步兵有火枪兵,掷弹兵和猎步兵(简称猎兵)之分。骑兵更加复杂,有胸甲骑兵、乘马掷弹兵、轻骑兵、枪骑兵和猎骑兵等多种类型。彼得一世建立的龙骑兵被淘汰。

猎步兵是一种轻步兵,它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步兵发展方面的新事物。这是新式枪支猎兵枪② 开始装备部队的结果。猎步兵战

---

① 霍多罗夫:《波克罗夫斯基与远东研究》,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38页。

② 猎兵枪俄文为штуцер,或译“前装短步枪”,属第一代膛线枪。射程(280米)和命中精度都超过滑膛火枪(燧发枪),但装弹程序复杂,因此射速(两分钟1发)反而不如滑膛火枪。十九世纪上半期有改进,下半期改称“步枪”。

斗时不是按线式战术那样在统一号令下齐射，而是成散兵线，各人瞄准射击。但由于枪支不足(受进口限制)，猎步兵人数不多，1777年才开始有营的建制，1785年开始有团的建制。猎骑兵是装备猎兵枪的骑兵。

炮兵也有发展。早在七年战争时期，俄国试制成功一种所谓“独角兽炮”(臼炮的一种)，其特点是能够发射多种炮弹，包括榴弹、霰弹、球形炮弹和燃烧弹等等；重量较轻，便于机动。1794年建立骑炮兵(乘马炮兵)。

团仍为最大的战术单位，师为合成兵种单位，但也有单一的步兵师和骑兵师。炮兵编制过去有团炮兵，1763年开始有炮兵团。由于俄国树敌多，战线长，军队数量增加，七十年代起实行按战略方向编组几个集团军（或译“军团”）的办法，但不是一级固定的编制。

这一时期，俄军战术大体处于从死板的线式战术开始向纵队和散兵线战术过渡的阶段。固执线式战术的保守势力仍然强大。

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海军又受到了重视。不仅加强了波罗的海舰队，而且首次建立了黑海舰队。在她统治的整个时期，波罗的海舰队共建造战列舰近90艘，三桅巡航舰约40艘；黑海舰队建造战列舰10余艘，三桅巡航舰约50艘。叶卡特林娜二世恢复了彼得一世组建的海军陆战队。为加强海军建设，她继续大批吸收外国海军专家。

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原有的最高统帅机构“最高宫廷会议”改组为“军事会议”。陆海军事务仍由陆军院和海军院分别管理。1762～63年间正式建立总参谋部，陆军院副院长兼总长，总参的主要任务包括：准备未来战争各个战场的有关资料，培训军需军官，管理地图绘制工作，等等。按编制应有40名将军和军官，但又把其中一部分人调到陆军院工作，因此总参成了空架子，在长时期内

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对外战争，对俄国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镇压农民起义和进行侵略扩张需要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另一方面，封建农奴制的加强使官兵关系（本质上是穿军服的贵族与穿军服的农奴的关系）空前恶化，战争的非正义性促使士气更加低落。在如何巩固部队，如何发挥部队的战斗力，如何使俄军成为沙皇手中的驯服工具，如何更有效地进行战争等问题上，俄国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大体上可分保守和革新两派。

保守派认识到士兵不可靠，害怕士兵的觉悟，他们从普鲁士军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力图象腓特烈二世那样，把俄军士兵训练成盲目服从、毫无思想的木偶人。因此在训练中大搞形式主义，把棍棒纪律作为巩固部队的主要手段。作战时缺乏积极主动的进攻精神，往往不管敌情、地形等条件，机械地照搬所谓“机动战略”和与之相联系的线式战术。这一派主张是俄国封建农奴制的加强在军队中的反映。从彼得三世到保罗一世，以及他们手下的许多将领，都是这一派的代表。

革新派也同样看到了俄国农奴制军队的致命弱点，但他们认为普鲁士军事制度不是万应灵药，主张另找出路。鉴于俄国军队与普鲁士军队的一个不同之点在于：后者很大一部分是招募的外国雇佣军，而前者主要是从大俄罗斯人中强征来的“民族军”，因此这一派拼命鼓吹士兵热爱“祖国”和“荣誉”，力图用民族主义情绪来麻痹士兵。他们认为有一定“主动性”的士兵比木偶人能更好地为俄国统治阶级效劳。为了缓和官兵之间的阶级矛盾，他们表示同情和关心士兵，尽管并不放弃棍棒纪律。在军事训练方面，他们重视与实战需要结合，尽管并不排除形式主义。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们突出地强调积极主动的“进攻”。他们看到所谓“机动战略”和线式战术逐步过时，试图打破陈规旧套，探索适应军队人数增多、火

器加强等新条件的打法。这一主张是俄国封建贵族中的改良主义思想在军事上的反映，彼得一世是这一派的开山祖师。随着俄国封建农奴制危机的日趋加深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这一派的势力不断有所发展。十八世纪后半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和乌沙科夫。

彼得·鲁缅采夫于1725年生于中等贵族家庭。父亲曾从事军事行政和外交工作，是彼得一世的亲信。鲁缅采夫5岁登记为近卫军列兵，15岁参加对瑞典作战。18岁当步兵团长。30岁晋升为少将。七年战争期间任旅长、师长等职。叶卡特林娜二世执政初期，一度被解除军职，调任"小俄罗斯"(乌克兰)总督。1768～74年俄土战争时，调任集团军司令，提升为元帅。战后仍任"小俄罗斯"总督，兼俄军重骑兵司令。1789年失宠，被调到彼得堡。1794年第三次瓜分波兰的战争中，接替雷普宁为侵波俄军总司令(因年老未到前线)，与苏沃洛夫共同制订迅速扑灭波兰爱国者起义的作战计划。1796年死亡。

鲁缅采夫的军事著作以《勤务守则》和《想法》两篇比较有名。前者是1770年为他所指挥的集团军起草的条令(后来全军通用)；后者是1777年呈报女皇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意见书。

鲁缅采夫继承和发展了彼得一世的"进攻战略"，认为积极主动地进攻是进行战争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兵力处于劣势等等不利条件下，也强调进攻作战，以寡胜众。他的这种思想在七年战争和俄土战争中表现得相当突出。他在战术上勇于接受新事物，反对墨守成规，被认为是俄军中试图打破线式战术、采用纵队和散兵线的最早的军事家。俄军第一批猎步兵，据称也是鲁缅采夫首先建立的。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是整个俄国军事史上影响最大的统帅之一。他于1730年出生在中等贵族家庭，父亲当过近卫军军官。苏沃洛夫幼年时代体弱多病，父亲认为他不适合从军。但他热爱军

事，坚持洗冷水浴，冒倾盆大雨骑马驰骋，刻苦锻炼身体和意志。12岁时在谢米诺沃近卫团登记为列兵，17岁入伍任班长，先后参加过十八世纪中后期俄国进行的所有侵略扩张战争（包括七年战争、入侵波兰、俄土战争和对法战争等）。保罗一世执政初期，狂热推行普鲁士军事制度，将苏沃洛夫免职，打入冷宫。对法战争前夕，重新起用。1799年率军远征意大利和瑞士，晋升为大元帅。随即再次被打入冷宫。1800年郁郁而终。

苏沃洛夫受鲁缅采夫的影响甚大，自称是鲁缅采夫的学生。他从事军事活动达50余年，实战经验丰富，并且通晓多种外国语，潜心研究俄国和欧洲战史，吸收西方文化科学知识，是沙皇军官中罕见的博学之士。苏沃洛夫一生有许多广为流传的军事言论，编写过不少条令和教范，其中，1796年编写的《制胜的科学》一篇最为有名。苏沃洛夫军事思想的核心是"进攻"，无论是战略战术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可以说，他是俄军"进攻战略"思想集其大成者。苏沃洛夫说："军事学术的真谛，在于直接从敌人敏感的方向攻击之……只有直接勇敢的攻击才能解决问题"。① 1798年他设想的远征意大利作战方针，第一条就明确提出："除了进攻，没有其他。"②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苏沃洛夫唯一的独创精神就是直接的进攻。"③ 据俄国军事理论家米赫涅维奇说，苏沃洛夫曾讲过"俄文中没有与'防御'相当的字"，而"退却"一词苏沃洛夫连听都不愿听。④

苏沃洛夫突出地强调进攻特别是战略上强调进攻的思想，不是偶然产生的。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苏沃洛夫一生从事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扩张战争，战场都在敌国，往往是无后方作战，得不到

---

① 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学术》，第1卷，第388页。

② 《俄国军事史文选》，第2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2卷，第290页。

④ 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学术》，第1卷，第391页。

人民群众的支援，士气也难以维持。战略上不存在防御作战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只有进攻才有出路，防御和退却意味着失败甚至灭亡。应当指出，苏沃洛夫在战术上并不完全排除防御和退却，他也说过在优势之敌面前撤退"不算耻辱"之类的话，但总的倾向是十分突出地强调进攻。因此，当奥地利将军梅拉斯戏称苏沃洛夫为"前进将军"时，苏沃洛夫回答说："'前进'是我心爱的原则，但我也向后看，然而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进攻"。[①] 显然，苏沃洛夫的进攻思想充分反映了沙皇政府的扩张政策对军事的要求。这种思想，较之西欧盛行一时的避免决战、依靠"机动"取胜的消极打法要略胜一筹。

具体说，苏沃洛夫的进攻作战思想有下列几点比较突出：

（一）以歼灭敌人的军队为主要目标。苏沃洛夫说："我的目标是在战斗中打击敌人。"[②] "砍倒树干，树枝自落；消灭军队，要塞自陷。"[③] 当必须占领城堡时，他反对久困长围，主张以强攻迅速夺取之。

（二）集中兵力。苏沃洛夫在多数场合都是对兵力优势之敌作战，因此他反对分兵把口式的战法，强调"攻击敌人时要增加部队……在战斗中应专注于一点"。[④] 对此，恩格斯评论说：由于俄军的主要部分，是由大量半野蛮因而笨拙的步兵和人数众多的、半野蛮的非正规轻骑兵（哥萨克）组成的，因而在决战中，在大规模的战斗中，总是投入大量兵力。恩格斯特别指出，苏沃洛夫还在强攻伊兹梅尔和奥恰科夫时，便已明白这个必要性。[⑤]

（三）强调追击。苏沃洛夫说，"没砍倒的树还会再长"，要求部队"毫不留情，不顾疲劳，日夜追击敌人，直到歼灭为

---

① 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学术》，第1卷，第391页。

② 同上书，第394页。

③ 同上书，第388页。

④ 同上书，第38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1卷，第48页。

止”,[1]“不要为敌人架金桥”。[2]

（四）“目测”、“快速”、“猛攻”。这是苏沃洛夫在所著《制胜的科学》中提出的三项基本战术原则，是他一生战术思想的总结。

所谓“目测”，主要指善于判断敌情和地形，及时定下决心。

所谓“快速”，主要指部队高度的机动性和突然性。关于这个问题，苏沃洛夫一生言论甚多。他说：“金钱诚可贵，生命更可贵，时间比金钱和生命还可贵。”[3]“一分钟可决定战斗的结局，一小时可决定战局的胜负，一天可决定帝国的命运。”[4]他十分重视以急行军从一地迅速转移到另一地，在出敌意外的情况下，“突然象雪片一样打在敌人头上。”[5]他说，“速度和突然性可以代替数量。”[6]为此，他要求部队“不要象鸡那样慢步，要象鹿那样走路”。[7]不要怕复杂的地形，“凡是鹿能通过的地方，士兵就能通过”。[8]

所谓“猛攻”，主要是在决定时刻，全力以赴地狠打穷追。由于当时火器的数量和精度都不够，他不赞成主要依靠火力取胜，特别强调培养士兵拼刺刀的精神，宣扬“死神在勇敢者的马刀和刺刀面前退却。”[9]

（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战斗队形和进攻机动的样式。苏沃洛夫并没完全突破线式队形，但他勇于采用纵队和散兵线。他进攻的机动样式比较灵活多变，惯于寻找敌人的薄弱或敏感部位（特别是翼侧）攻击之。

① 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学术》，第1卷，第390页。

② 斯特罗科夫：《军事学术史》，第1卷，第577页。

③ 奥西波夫：《苏沃洛夫传》，第404页。参见伏龙芝军事学院编《军事学术》第1卷，第420页。

④ 斯特罗科夫：《军事学术史》，第1卷，第574页。

⑤ 奥西波夫：《苏沃洛夫传》，第405页。

⑥ 斯特罗科夫：《军事学术史》，第1卷，第579页。

⑦⑧ 同上书，第574页。

⑨ 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学术》，第1卷，第391页。

（六）在部队的训练和管理教育方面，苏沃洛夫强调"士兵平时即战时，"① "训练演习要象实战一样"。② 他要求培养士兵的主动性，"每个士兵都要明白自己的动作"。③ 他治军很严，但十分注意提高部队的士气。

费多尔·乌沙科夫于1744年出生于小贵族家庭。18岁入彼得堡贵族武备中学，毕业后到波罗的海舰队服役（准尉）。1768～74年俄土战争时，在亚速海-顿河区舰队任舰长。海战中初露头角。1780年曾被任命为女皇专用快艇艇长，但他不愿过宫廷生活，要求回舰队，获准参加黑海舰队的创建工作。1789年在俄土战争中有功，提升为少将。1799年率俄土联合舰队进入地中海，攻克科孚岛之后晋升为上将。1802年失宠，屈任波罗的海行将过时的帆桨两用舰队的司令。1807年被免职退伍。1817年死亡。

乌沙科夫把苏沃洛夫地面作战的基本原则如积极主动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快速机动，突然袭击，追击等等，运用到海战条件下，因此有"舰队的苏沃洛夫"之称。当时，海战中敌对双方都同样采用线式队形：舰队一般按先头、中央、后卫的顺序成一线排列，互相对应。通常只有占领上风位置才能开始攻击。按这种队形，要想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队形的某一部分，相当困难，因为那样就会打乱自己的队形，造成混乱。乌沙科夫试图探索新的打法。他的战斗队形变化多端。惯于首先集中火力攻击敌人旗舰，以便打乱其队形。为了同时发挥各种口径火炮的威力，他尽量靠近敌舰，通常在霰弹射程以内开火。他主动与地面作战部队配合，1787～91年俄土战争和1799年对法战争中，两次与苏沃洛夫的配合都比较密切。两人关系也很亲密。苏沃洛夫获悉乌沙科夫舰队攻克地中海战略重地科孚岛的消息时，兴奋地自问："我为何不在科孚岛那怕是当一名准尉？"

---

① 斯特罗科夫：《军事学术史》，第1卷，第571页。

②③ 奥西波夫：《苏沃洛夫传》，第403页。

上述俄国军事思想中革新与保守两派的斗争一直在不断进行。总的说来，保守派占优势。他们在俄军中大力推行普鲁士军事制度。这种军事制度之所以受到俄国保守派的欢迎，根本原因，不在于某些提倡者是德国出生的贵族，也不在于普鲁士军队当年确实是欧洲最好的军队，而在于这种军事制度与俄国农奴制一拍即合，适合大农奴主对军队的要求。反之，革新派在对外战争中虽然打胜仗较多，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却往往败北、失宠，成为宫廷阴谋的牺牲者。即使象叶卡特林娜二世这样有作为的女皇，也不喜欢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和乌沙科夫等人改良主义的政治倾向。叶卡特林娜二世死后，保罗一世在执政的短短几年间，又一次大力推行普鲁士军事制度，大批撤换高级军官，按照早已过时的腓特烈二世的军事思想改造俄军，顽固地坚持线式战术，用普鲁士条令代替原来的条令。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但是，必须指出：革新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归根到底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两派分歧的实质，无非是看谁的主张对推行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更为有利而已。

第二节　1768～74年俄土战争

战前形势。
土军主要特点和双方的作战计划

七年战争后，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第一次瓜分波兰的同时，处心积虑准备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力图控制黑海，进而打通与地中海的联系。俄国的扩张势头，同七年战争时的主要盟国法国、奥地利发生了利害冲突，法奥企图利用瑞典、波兰和土耳其遏制俄国的扩张。但瑞典空前衰落，无力对俄作战；波兰内部分裂，亲俄派势力强大；土耳其外强中干，比俄国更加野蛮落后。在这种形势下，叶

卡特林娜二世政府坚持不懈地推行其既定政策。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她利用普鲁士与法、奥、瑞诸国的矛盾，于1764年与普王腓特烈二世结盟。普鲁士经过七年战争的消耗，国势衰落，也有求于沙皇俄国的支持。俄普条约规定俄普两国对瑞典和波兰采取一致行动，同时规定在爆发俄土战争时，普鲁士每年向俄国提供40万卢布的津贴。俄普结盟既是对法奥的牵制，又有利于孤立瑞典和土耳其，是俄国发动对土战争前的重要外交准备。1766年，叶卡特林娜二世又利用英法矛盾和英国对俄国木材、粮食等商品的需求，与英国签订商约，拉拢英国支持俄国对瑞典和波兰的政策。1768年，俄国还利用丹麦与瑞典的矛盾，与丹麦订约，企图进一步孤立瑞典，保证俄国在对土作战时不致有后顾之忧。

土耳其对于俄国入侵波兰和向黑海地区扩张极为不满，国际上得到法奥的支持，有波兰反俄派充当同盟军，又有克里木汗国作为抗俄的前哨阵地。它本身还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掌握着亚速海、黑海和东地中海的制海权。因此，它敢于对俄国采取强硬姿态。但是，这个当年称霸一时的奥斯曼帝国毕竟已是日薄西山，统治集团昏庸腐败。特别是土耳其奴役下的巴尔干等地人民，深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之苦，随时可能爆发反土起义，这种情况很容易被沙皇俄国所利用。

土耳其军队比较落后。它有一支常备步兵，或称“近卫兵”，是土军的骨干力量，直译为“新军”(yeniçeri)，实际上是存在了几百年的古老的军事组织。其成员终身服役，平时业余时间可以从事手工业或小买卖，并享受种种特权。此外，战时可召集民团；民团人数众多，骑兵为主。平时民团不进行训练。这两种部队都不熟悉线式战术，战斗时不成队列。步兵惯于依托工事射击，有时主动出击。骑兵行动迅猛，集团冲锋，但见情况不利，往往掉头逃跑。火炮及其他武器装备都较陈旧。

土耳其在总的态势上处于战略防御地位，但它趁俄国深陷波

兰战场之机，制订了一个以攻为守的作战计划，大体是：主攻从霍亭地区指向华沙（意在获得波兰反俄派的配合），以后分成两个集团，分别向基辅和斯摩棱斯克方向行动；同时以8万克里木军牵制乌克兰境内的俄军。此外，还计划以5万人通过北高加索向阿斯特拉罕攻击，借以分散俄军的注意力。

俄国作战计划由于统帅部与前线司令官鲁缅采夫意见分歧，迟迟定不下来。最后确定的计划以霍亭为主攻目标，因为占领霍亭即可隔断土耳其军队与波兰反俄派的联系，堵截土军向波兰进军。为此组建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为主力，由亚历山大·戈利岑指挥，任务是从基辅地区向霍亭发起主攻；第二集团军由鲁缅采夫指挥，任务是从叶利萨维特格勒地区配合第一集团军行动。另由别尔格率领一支部队牵制克里木军，由麦杰姆和托特列宾各率领一支小部队分别到高加索和南高加索一带活动。

计划还规定，波罗的海舰队的两个分舰队（分别由斯彼里多夫和英国人艾尔芬斯通率领）进入东地中海活动。

鲁缅采夫的攻势

1768年秋，克里木骑兵分两路进攻乌克兰，一路被阻，另一路抓了一把就走。这是俄土战争的前哨战，当时双方主力都尚在集结之中。

1769年春，戈利岑指挥的俄国第一集团军（约8万人）开始按计划向霍亭方向行动。这时土军主力尚在多瑙河下游。戈利岑两次渡过德涅斯特河企图夺取霍亭（土守军约2～3万人），由于行动不坚决，无功而返；第三次进逼霍亭时，土守军主动撤离。俄军虽占领了这个要塞，但没有歼灭土耳其军队，意义不大。1769年秋，第一集团军改由鲁缅采夫指挥，第二集团军由潘宁指挥。

鲁缅采夫的第一集团军主力在霍亭以北地区进入冬营，准备来年发动攻势。为此整顿了部队，储备了粮弹。同时，鲁缅采夫还

以部分兵力侵入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把它们作为发动进攻的战略基地。但1770年俄国军事会议制订的作战计划要求第二集团军占领宾杰拉，第一集团军从多瑙河方向掩护第二集团军行动。这个计划使鲁缅采夫指挥的主力置于无用，鲁缅采夫对此大为不满，他利用计划中未明确规定第一集团军的行动这个空子，决定主动寻求土军主力决战。

1770年春，土军也准备发动攻势，计划集中15万人，在伊萨克恰地区渡过多瑙河，向雅西方向进军，同时以8万克里木骑兵在基什尼奥夫方向配合行动。如进攻得手，可望将俄军逐出摩尔多瓦。

鲁缅采夫率第一集团军沿普鲁特河左岸南下，迎击土军主力。从1770年6月底开始，一月之内连打三仗，大致经过如下：

1770年6月28日，鲁缅采夫在里阿巴亚——莫吉拉与土军一部交战，俄军小胜，随后继续进攻。这时，向宾杰拉方向前进的俄国第二集团军进展缓慢，而土军主力即将在伊萨克恰附近渡河。这样，俄国第一集团军有可能陷入严重困境：正面与土军主力接触，后方则受到克里木军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鲁缅采夫决定，趁土军主力北渡多瑙河之前，先打败克里木军，然后歼灭土军主力。

1770年7月18日，在普鲁特河支流拉尔加河口地区，俄国第一集团军与克里木军发生激战。参战俄军约3.7万人，克里木军约8万人(其中土耳其军约1.5万人)，俄军处于1:2的劣势。鲁缅采夫的基本打法是：以次要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主力(占总兵力4/5)隐蔽迂回到敌人右翼发起攻击。俄军充分发挥了战术突然性的作用，主力半夜2时出动(部队出发后营地留下篝火)，拂晓打响。这一仗，鲁缅采夫以不到100人的代价，换取了歼敌1,000人的胜利。战后，土军主力向卡古耳湖方向撤退，克里木军则重新集结于雅耳土赫湖地区。

鲁缅采夫继续发展攻势，但当时情况很不利：土耳其统帅哈利

利亲率援军前往卡古耳地区与土军主力会合。土军兵力总计达15万人(步兵5万,骑兵10万,炮150门);哈利利决心以优势兵力歼灭鲁缅采夫集团军。另一方面,克里木军8万人正威胁着俄军的后方交通线,而俄军粮食已消耗殆尽;第二集团军相距遥远,支援不上。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鲁缅采夫进退维谷。最后他仍把希望寄托在进攻上。他抽调1万余人保护交通线,能用于进攻的部队只有2.7万人(炮118门),双方兵力对比,俄军处于1:5的绝对劣势。

土军数量虽占绝对优势,但哈利利轻敌麻痹,对地形极不重视。他选择的营地,背靠特拉场壁障(古罗马帝国工事遗址),西边是卡古耳河,东边是谷地,卡古耳河与谷地之间最宽处约8公里,南面最窄地段为1公里。15万大军杂乱地挤在如此狭窄而不便机动的地域内扎营,这就为俄军的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哈利利预定8月1日进攻俄军。鲁缅采夫获悉这个情报后,决心抢先下手。俄军于7月31日夜间出动,8月1日晨5时开始翻越壁障,对土军发起突袭。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战。土军由于被迫在不利地形上应战,一开始就陷于被动。俄军以炮火杀伤密集的土军部队。上午10时许,土军放弃阵地溃逃。此役,土军损失约2万人,炮138门和大批辎重。俄军据称只损失1,000余人。

随后,俄军第一集团军前出至多瑙河。3个月中,先后占领伊兹梅尔、基利亚和布勒伊拉等重镇。在此期间,潘宁指挥的第二集团军于9月27日攻占宾杰拉,歼敌1.7万人(其中俘获1.2万人),自损6,300余人。

在高加索战场,土军也遭受重创,俄军占领库塔伊西等要塞,将土军压迫到黑海沿岸。

俄国舰队在爱琴海的行动

1769年,分别由斯彼里多夫和艾尔芬斯通指挥的两支分舰队,从波罗的海经英吉利海峡先后进入爱琴海域,这是俄国海军首

次环绕西欧大陆的远程航行。两支分舰队共有战列舰 10 艘,其他舰只 12 艘,兵力 9,000 人, 由奥尔洛夫统一指挥。俄国舰队的任务是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牵制土海军,从战略上配合巴尔干和克里木战场上俄军的行动。

奥尔洛夫企图首先夺取若干希腊岛屿和要塞作为基地, 发动希腊人起义, 利用他们同土耳其作斗争。1770 年 3 月, 斯彼里多夫舰队开到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并输送陆战队上岸。半岛上的希腊人民乘机举行反土起义。俄军利用起义人民的支持,攻占纳瓦林港等要地,并向居民索取给养。土耳其政府为镇压起义,从巴尔干和高加索抽调大批部队,用舰队源源运到起义地区。俄国陆海军束手无策, 只好放弃摩里亚, 听任土耳其军队镇压起义人民。

俄国鉴于不消灭土舰队就无法在岸上活动, 决定集中兵力寻求土舰队决战。为此, 1770 年 6 月初, 斯彼里多夫和艾尔芬斯通两舰队会合后, 开往安纳托里亚(即小亚细亚)西部沿海。 7 月 4 日,发现土舰队(16 艘战列舰, 6 艘三桅巡航舰,50 艘其他舰船)位于开俄斯海峡。次日,俄土两舰队在海峡发生激战,双方旗舰都被打掉。土舰队避入切什梅海湾。

俄方定于 7 月 7 日攻击土舰队。参战的俄舰利用夜暗进入海湾,封锁了出口,并占领上风位置对土舰开火, 土耳其海岸炮和舰炮也猛烈回击。土舰一艘中弹起火,延烧及附近的舰船,土舰队队形大乱。关键时刻,俄方投入 4 艘放火船实施火攻,着火的土舰上的火药库爆炸,更是火上添油,结果土舰大部被焚, 个别舰船被俄方缴获,死亡达 1 万余人,几乎全军覆没。这一仗, 据称俄国舰船无一损失,人员死亡只有 11 人,是一次海上大捷,从此掌握了爱琴海的制海权。

俄军进攻克里木

1770 年土耳其在陆海战场上的失利，导致国内政局不稳。叶卡特林娜二世政府建议举行和谈，企图迫使土耳其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独立”(实则纳入沙俄统治之下)，割让塔甘罗格和亚速夫等要地，允许俄国自由进入黑海，并同意俄国在爱琴海建立海军基地。土耳其拒绝了这些条件。同年底，俄国统帅部制订了 1771 年的作战计划，预定在克里木展开攻势，在其他方向则立足于巩固既得阵地。

进攻克里木的任务由多戈鲁科夫（接替潘宁为第二集团军司令)执行。多戈鲁科夫拥有 4.8 万人，其中 2.1 万余人用于保护交通线。按进攻计划，多戈鲁科夫率主力(2.3 万人）首先突破克里木北大门皮列科普防线，随后向南发展攻势。谢尔巴托夫率另一支部队(3,000 余人）从海路绕到敌后，配合正面进攻。舍里亚文指挥的亚速海舰队则直接支援地面部队行动。鉴于以往进攻克里木失败的教训，俄国在 1770～71 年间，沿第聂伯河建立了一系列后方基地，储备了大批粮食弹药。

俄国这次进攻克里木，条件很有利：克里木军主力正陷于巴尔干战场，土耳其舰队主力则在爱琴海活动。1771 年 6 月上旬，俄军沿第聂伯河防线集结完毕，6 月 20 日兵分两路，开始按计划行动。6 月24 日夜间，多戈鲁科夫猛攻皮列科普防线，遭克里木守军顽强抗击。6 月 26 日突破防线，继而向南攻击前进，前出至东部沿海的卡法。与此同时，谢尔巴托夫部队在舍里亚文舰队支援下，先后攻占阿拉巴特和刻赤等要地，封锁了土舰队从黑海进入亚速海的咽喉要道。土舰队在刻赤海峡和卡法沿海一带巡弋，回避同俄国舰队交战。舍里亚文主动求战，土舰队则撤回土耳其。

这样，1771 年内，俄军第二集团军占领了整个克里木半岛。第一集团军占领多瑙河左岸一系列要塞，俄国舰队在东地中海则继

续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形成了有利态势。

1772～74年的形势和战争的结局

上一阶段俄国在军事上的胜利，引起了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不仅法、奥，而且过去支持俄国的普鲁士和英国都强烈反对俄国。俄国入侵巴尔干特别是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触犯了奥地利的利益(奥国对该地也怀有野心)；俄国煽动巴尔干人民举行反土起义，有可能引起奥国统治下的斯拉夫人的连锁反应，更促使奥国不安。因此，奥地利于1771年与土耳其结盟，准备对俄作战。同时普鲁士也开始同奥地利接近。这样，俄国陷于孤立。为打破这种局面，叶卡特林娜二世被迫放弃独吞波兰的打算，同意与普、奥一起瓜分波兰。这一着分化了奥、土，稳住了普鲁士。

在上述形势下，土耳其被迫同意和谈。俄土双方从1772年3月起进行谈判。在此期间，瑞典发生政变，反俄派上台执政；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突然拒绝召集国会批准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有关条约。特别是俄国国内普加乔夫为首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沙皇统治。因此，土耳其政府再次拒绝了俄国的苛刻条件，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1773年2月，叶卡特林娜二世政府指示鲁缅采夫发动攻势，打过多瑙河去，对土耳其施加军事压力。但由于俄国从巴尔干抽调了一些部队加强波兰和瑞典方向的防务，鲁缅采夫手中只剩下3.5万人，无力发动攻势。另一方面，土耳其已加强了多瑙河右岸的防御。土军的部署以舒姆拉为中心，以多瑙河右岸的鲁什楚克和锡利斯特拉两要塞(与舒姆拉成三足鼎立之势)为屏障。土军企图依托要塞，进攻多瑙河左岸正在冬营的俄军，夺取瓦拉几亚，打通与波兰反俄派的联系。但土耳其的进攻未能奏效。

在沙皇政府催促下，鲁缅采夫以舒姆拉为主要目标，将第一集团军分作3个集团，在宽大正面上渡过多瑙河。为了迷惑敌人，苏

沃洛夫少将奉命对土尔土卡伊（介于鲁什楚克与锡利斯特拉两要塞之间）实施奇袭，掩护了俄军渡河。但在依托要塞的土军顽强抗击下，俄军兵力不足，只好撤回左岸。为掩护退兵，苏沃洛夫再次奇袭土尔土卡伊。

1774年春，沙皇政府急于抽调部队镇压农民起义，迫切希望停战，因此，决定再次发动攻势，企图迫土就范。这时第一集团军兵力增至5.5万人，当面土军约为10万人。鲁缅采夫仍把第一集团军分作3个集团，分别进攻鲁什楚克、锡利斯特拉，并向舒姆拉方向行动。土军以优势兵力堵截俄军的攻势，但战斗力弱（精锐部队早已耗尽），顶不住。舒姆拉外围科兹鲁扎一战，苏沃洛夫师以8,000人击溃土军4万人。俄军前锋开始向巴尔干山脉进军。如果这种局势发展下去，有可能威胁君士坦丁堡，加上土耳其的盟邦法国只不过利用土耳其削弱俄国而已，对土并没有实质性的援助，因此土方要求和谈。鲁缅采夫受权表示同意，并限期达成协议。为配合和谈，俄军的攻势一直持续到和约签字为止。

1774年7月21日，俄土双方签订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俄国迫使土耳其承认克里木汗国“独立”（实为俄国并吞克里木的第一步），夺取了亚速夫、刻赤、厄尼卡列、金布恩以及第聂伯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大片土地，兼并了大小卡巴尔达（北高加索）。俄国商船取得了在黑海航行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此外，俄国还向土耳其勒索了400万卢布的“赔款”。这是俄国争夺黑海水域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距离它南进的最终目标还差得很远。

第三节　1787～91年俄国对土耳其和瑞典的战争

战前形势和俄土双方的作战计划

1774年俄土签订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后，叶卡特林娜二世

得寸进尺，力图按照所谓“希腊计划”彻底肢解土耳其，土耳其则希望收复失地，于是黑海形势再度紧张起来。

首先是克里木问题。1775年，执行抗俄政策的德夫列特·吉里登上克里木汗位，同时土军一部在卡法登陆以示声援。叶卡特林娜二世政府命令苏沃洛夫把军队开进克里木，另立亲俄的沙亨·吉里为汗，并把登陆的土军逼出克里木。俄国傀儡沙亨·吉里“要求”苏沃洛夫“维持秩序”，于是俄军于1777年4月上旬占领了整个克里木半岛。到1783年，沙皇政府又把自己一手扶持的代理人沙亨·吉里撵下台，宣布将克里木和整个库班地区并入俄国版图。苏沃洛夫强迫库班地区的诺盖族头人宣誓效忠沙皇，对不肯臣服的诺盖人进行了血腥镇压。

与此同时，叶卡特林娜二世还力图夺取土耳其藩属格鲁吉亚。1782年，在俄国一手导演下，格鲁吉亚国王伊列克利二世要求俄国“保护”，沙皇政府立即表示“响应”，1783年双方签订所谓“友好条约”，俄军随即进驻格鲁吉亚。

面对咄咄逼人的沙皇俄国，土耳其不甘示弱。它在法国支持下，要求俄国归还克里木，放弃对格鲁吉亚的“保护”。

叶卡特林娜二世鉴于单凭颠覆手段还不足以解决问题，于是积极准备新的对土战争。为了争取盟国，叶卡特林娜二世重点拉拢奥地利。1781年俄奥签订为期7年的盟约，规定两国在遭到第三国攻击时，彼此应给予军事援助。这是俄国在对土战争前一个极其重要的外交行动，这一着推动了其它双边关系的发展。1786年，俄国利用法英矛盾的加剧（法国在1775～83年北美独立战争中站在美国方面反对英国）和法国经济的削弱，与法国签订商约，诱使法国在土耳其问题上放弃反俄立场。至于英国，它为了对付法国和普鲁士，也愿同俄国接近，对俄奥同盟表示赞同；在土耳其问题上，英国不愿俄国进入黑海，但它又企图假手俄国削弱土耳其，以便它自己能控制黑海，因此基本上也支持俄国的对土政策。

俄奥结盟引起了普鲁士的强烈不满，普鲁士企图联合瑞典和土耳其共同对付俄国。在普鲁士撮合下，土瑞建立了反俄同盟，从而使俄国陷入腹背受敌的地位。叶卡特林娜二世则挑拨普奥矛盾，利用奥地利牵制普鲁士；同时她鉴于普鲁士与瑞典的联盟引起丹麦不安，又乘机与丹麦接近，利用丹麦牵制瑞典。

在上述各种双边关系中，俄奥同盟具有决定意义。当俄土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时刻，叶卡特林娜二世故意大张旗鼓地"访问"克里木，与奥皇约瑟夫会晤，而她的宠臣波将金元帅则调动陆海军，摆出俄奥不惜对土一战的架势。

在外交准备的同时，俄国也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主要是加强黑海方向的设防，沿第聂伯河建立后勤补给基地。但由于经济力量有限，军事准备进展不快。

土耳其军事情况同上次俄土战争时差不多，但它的舰队在英法援助下有所加强，拥有各型舰艇约 120 艘，数量超过俄国黑海舰队。为防御俄国对巴尔干的进攻，土耳其加强了多瑙河流域的奥恰科夫、伊兹梅尔和舒姆拉等要塞的设防。土方的作战计划以乌克兰为主攻方向，首先发挥舰队优势占领克里木，随后主力（15 万人）从摩尔多瓦进攻乌克兰，另一路从克里木配合进攻，同时在北高加索方向展开牵制性活动。

俄国为了预防瑞典参战，能用于对土作战的兵力有限。其计划是：在克里木方向取守势，在巴尔干方向则积极进攻。为此编组两个集团军：叶卡特林娜集团军（7.5～8 万人，200 门炮）由波将金指挥，预定在巴尔干战场行动；乌克兰集团军（3.5～4 万人，96 门炮）由鲁缅采夫指挥，任务是协同奥军防守乌克兰。另组克里木-库班独立军（2.5～3 万人），任务是防守乌克兰，并在库班行动。后者未编成以前，克里木和赫尔松-金布恩地区的防务由苏沃洛夫负责。

按协议，奥地利军队（总数约 28 万人）应在瓦拉几亚沿普鲁特

河发动攻势。

战前俄国黑海舰队只有5艘战列舰，19艘三桅巡航舰，10艘小型舰艇，5,000人，基地设在塞瓦斯托波尔、赫尔松和塔甘罗格等地。俄国原定从波罗的海抽调舰队再次进入东地中海，由于瑞典的牵制，无法派出，但故意放出波罗的海舰队南下的风声，以迫使土舰队保留在地中海，从而减轻对俄国黑海舰队的压力。

首战金布恩

这次俄土战争爆发于1787年9月初。战争爆发前，波将金密令伏伊诺维奇指挥的黑海舰队从塞瓦斯托波尔出海，主动寻歼土耳其舰队，作到"不成功即成仁"，但伏伊诺维奇迟迟不动。9月2日，在金布恩海域巡逻的两艘俄国舰艇反遭土舰袭击，俄舰和要塞炮兵也向土舰开炮，这样，战争首先从海上打响。

土耳其按预定计划，企图攻占金布恩，以便孤立克里木半岛，并在该处歼灭俄国黑海舰队。9月25日夜，土耳其小部队在舰队支援下在金布恩登陆未遂。

10月12日，土军从奥恰科夫获得增援后决定再次攻占金布恩。上午9时许，土军步兵约5,000人在舰炮支援下登陆成功，挖掘了10余条堑壕，准备攻城。当时苏沃洛夫指挥的俄国守军约4,000人(野炮10门，要塞炮47门)，成两线配置，前轻后重。当土军进入俄方要塞炮兵霰弹射程以内时，苏沃洛夫下令开火，同时令第一线部队出击。土军不支，向沙嘴退却。俄军乘胜追击，占领了土军留下的堑壕，恰好处于土耳其舰炮有效射程之内。在土舰炮猛烈袭击下，俄军狼狈溃退。苏沃洛夫又发动第二次攻击，复遭土舰炮集火猛打，苏沃洛夫本人负伤。下午6时许，苏沃洛夫发动第三次攻击，俄军要塞炮和舰炮集中火力打击土舰，击沉两艘，重伤两艘，其余(18艘)撤退，使沙嘴上的土耳其登陆部队失去火力支援。苏沃洛夫在正面攻击的同时，派出哥萨克骑兵迂回土军左翼，

最后在预备队加强下，歼灭土军 4,500 人，俄方据称只伤亡 438 人。

金布恩之战规模不大，但打乱了土耳其的战略计划，为俄国集结主力发动战略进攻争取了时间。

奥恰科夫围攻战

1788 年 1 月，奥地利正式对土宣战。奥军部署在从亚得里亚海到霍亭这一漫长战线上。

同年 5 月，俄国叶卡特林娜集团军和乌克兰集团军的编组基本完成。前者约 9.3 万余人，后者 3.7 万人。黑海舰队有所加强，突击建造了一批新舰船。此外还重建了亚速海舰队和第聂伯河区舰队。

当时俄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攻取奥恰科夫。这个要塞所处地位很重要，土军以此为依托，在优势舰队配合下，不仅可威胁克里木半岛，而且可威胁整个乌克兰的南部地区。俄军一旦占领奥恰科夫，既可抽出兵力用于巴尔干战场，又可保证黑海舰队的后方安全，还可为第聂伯河区舰队打开通往黑海的出口。因此，俄国统帅部决定以叶卡特林娜集团军主攻奥恰科夫，乌克兰集团军从宾杰拉方向掩护叶卡特林娜集团军左翼，同时与奥地利军队保持联系。

1788 年 6 月下旬，波将金率领叶卡特林娜集团军主力 5 万人（攻城炮 180 门）渡布格河，从陆上包围奥恰科夫，同时以舰队袭扰其沿海，准备长围久困。

奥恰科夫攻防战第一阶段主要是海上战斗。驻奥恰科夫的土舰队拥有各型舰只 73 艘（战列舰 10 艘）。俄方第聂伯河区舰队拥有大小舰只 68 艘。6 月中下旬先后发生 3 次海战，土耳其损失各型舰艇共 32 艘，其余舰艇或逃往黑海西岸，或避入奥恰科夫。自此，奥恰科夫处于俄国第聂伯河区舰队封锁之下。

土耳其统帅部为增援奥恰科夫，从瓦尔纳派出以侯赛因帕沙

为首的舰队(各型舰艇 49 艘，其中战列舰 17 艘)。波将金获悉这一情报后,令伏伊诺维奇率塞瓦斯托波尔分舰队(各型舰艇 36 艘，其中战列舰 2 艘)出海拦截。俄土两舰队在腾得拉岛附近遭遇。侯赛因帕沙企图将俄舰引至公海一举歼灭，然后突入奥恰科夫。为此,土舰队主动向多瑙河口退却。7 月 14 日，侯赛因帕沙决定在该地一战。双方舰队都开向多瑙河口对面的费多尼西岛。俄国舰队前锋乌沙科夫率领的 1 艘战列舰和 3 艘三桅巡航舰，在跟踪敌人时脱离了主力。侯赛因帕沙从上风方向实施迂回，企图首先歼灭这支俄国舰队的前锋。乌沙科夫则全速实施反迂回，抢占上风位置,从而使土舰队处于俄国舰队前锋与主力两面夹击之中。俄方击毁土舰 1 艘,其余土舰先后退出战斗,撤至黑海西部沿海。

在奥恰科夫陆战场上,波将金指挥的俄军继续围困要塞,他将俄军分作 3 个集团，左翼交由苏沃洛夫指挥。苏沃洛夫主张立即从陆海两面强攻要塞,但遭波将金反对。土耳其守军曾几度出击，均被堵回。其中一次，苏沃洛夫追击退却之敌，擅自决定冲入要塞,但中途被波将金严令制止。苏沃洛夫受重伤,加之与波将金意见分歧,返回了金布恩。

直到 1788 年 12 月，波将金才决定强攻奥恰科夫。俄军编为 6 路纵队:右翼 4 路，左翼 2 路,总兵力 1.87 万余人。12 月 17 日发起总攻,经数小时战斗,俄军夺取了奥恰科夫,毙俘土军 1.35 万余人,缴获火炮 310 门,俄军据称伤亡 2,700 余人。从此俄军可集中力量在巴尔干战场作战。

在俄军围困奥恰科夫的同时，鲁缅采夫指挥的俄国乌克兰集团军和拉西指挥的奥军，在巴尔干战场上也展开了行动。1788 年 7 月,乌克兰集团军渡德涅斯特河,侵入摩尔多瓦境内,围困霍亭,进逼雅西,并向普鲁特河下游进军，企图寻土军主力(集结于里阿巴亚-莫吉拉地区)决战。土军为保存实力，向福克沙尼转移。奥军由于俄奥双方狼狈为奸,互相利用，缺乏密切的战略协同,战果

不大。但总的说来，俄奥联军在巴尔干战场上的行动分散了土耳其的兵力，有利于俄军攻取战略要地奥恰科夫。巴尔干地区黑山人民首先发起的反土起义，对土耳其也是重大的牵制。

瑞典参战和波罗的海战局

1788年夏，正当俄军围困奥恰科夫的同时，土耳其的盟国瑞典在波罗的海方向开辟了第二战场，企图报前两次战败之仇。

瑞典自从1772年反俄政变以后，军事力量有所恢复。参战前夕，其舰队拥有26艘主力舰，14艘三桅巡航舰，140艘其他舰只；陆军总兵力约5万人，此外尚有芬兰民团1.5～1.8万人。瑞典统帅部计划在芬兰南部开始军事行动的同时，在喀琅施塔得海域对俄国舰队实施歼灭性打击，借以保障2万名地面部队在彼得堡登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指望，一旦占领彼得堡即可迫使俄国接受瑞典的和平条件。

叶卡特林娜二世曾对瑞典软硬兼施，力图避免两线作战，但无济于事。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俄国统帅部鉴于瑞典是弱敌，因此始终坚持把俄军主力用于南线，仅以次要兵力在波罗的海方向实施战略防御。其初步计划是：如瑞军进攻彼得堡，则打退它的进攻，同时对赫尔辛福斯和盖特堡实施反击。能用于对瑞典作战的兵力主要是：格雷格指挥的舰队（即原定调往东地中海的舰队，是波罗的海舰队的精华，拥有17艘主力舰）；穆辛-普希金指挥的一支野战部队（1.9万余人）；彼得堡守备部队和近卫军（1万余人）。此外，叶卡特林娜二世政府还把希望寄托在芬兰贵族中反瑞（典）派的身上。

7月上旬，格雷格舰队奉令出海寻歼瑞典舰队，7月16日到达霍格兰岛附近，同时瑞典舰队亦赶到该海域。海上一战，各自俘获对方战舰1艘，相互击伤多艘。瑞典舰队利用夜暗开往斯维阿堡，俄国舰队也无力追击。此役双方都自称“胜利”，瑞典国王还下

令鸣炮祝捷。实际上，在战术上是平局，但在战略上打乱了瑞军登陆彼得堡的计划，有利于俄国。

此后，格雷格舰队封锁了斯维阿堡的瑞典舰队，并要求俄国统帅部拨给1万名步兵，以便陆海配合歼灭瑞典舰队于斯维阿堡。但叶卡特林娜二世表示抽不出地面部队。10月底格雷格突然死亡，同时严冬将到，俄方解除了对斯维阿堡的封锁。

在海上斗争的同时，瑞典陆军3.6万人分两路向彼得堡方向进军：一路由瑞王古斯塔夫三世亲自率领，沿芬兰湾东进；另一路从圣米赫尔南下。7月初，第一路前出至腓特烈哈姆，瑞王调集了100门重炮，准备攻城。但这时瑞军中的芬兰籍官兵发生"骚动"，拒绝越境作战，自动解散回家。这一行动还受到瑞典军官中的反对派（"安雅尔同盟"分子）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瑞典的进攻计划破产，瑞军先后撤回本土。穆辛-普希金企图乘机入侵芬兰，但叶卡特林娜二世不同意，她仍然寄希望于芬兰内部反瑞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788年8月，丹麦军队参战并越入瑞典国境，对瑞典造成了巨大威胁。瑞王古斯塔夫三世一面调兵遣将堵截丹麦的进攻，一面向普鲁士和英国求援。在普、英两国武力威胁下，丹麦政府于10月间与瑞典达成停火8个月的协议。从此普鲁士与俄国和奥地利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

福克沙尼和雷姆尼克会战

1788～89年冬春，奥地利企图拉俄国共同对付普鲁士，并有意退出对土战争。俄国为稳住奥地利，表示愿意在对土战争结束后参加对普作战。这样俄奥双方同意延长盟约。另一方面土耳其苏丹政府也拒绝国际调停，决心继续打下去。俄、奥、土三方都积极备战。

1789年春，对土作战的两支俄军合编为南方集团军，由波将

金元帅统一指挥。但部队仍分成两个集团：主力集团由波将金直接指挥，牵制集团由雷普宁指挥。按波将金制订的1789年作战计划，主力集团应首先攻占比萨拉比亚，以后聚歼土军于宾杰拉地区。牵制集团则配合主力行动，并与奥军保持联系。此外，在克里木和赫尔松-金布恩地区各驻一支部队担任守备。

按奥地利1789年的作战计划，它的军队将主要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行动。

为观察在摩尔多瓦作战的俄军的行动并与之保持联系，奥方派出科布尔亲王率领的一支部队（1.8万人），俄方则派出苏沃洛夫指挥的1个师（1万人）执行相应的任务。苏沃洛夫师驻在基什尼奥夫西南约80公里之贝尔拉德一带，科布尔部队则位于距贝尔拉德50公里的阿茹得地区。

1789年土耳其统帅部注意的中心是比萨拉比亚和摩尔多瓦。土军统帅优素甫帕沙制订的作战计划规定：在多瑙河下游集结15万大军，北上歼灭俄军主力于宾杰拉地区。为免除后顾之忧，保证主力机动自由，土耳其统帅部还派出牵制部队到福克沙尼方向，各个歼灭科布尔亲王部队和苏沃洛夫师，切断俄奥两军的联系。

1789年6月下旬，集中于伊兹梅尔、布勒伊拉和加拉茨（均在多瑙河下游）一带的土军主力大举北上。同时奥斯曼帕沙率领3万人进抵福克沙尼，迫近科布尔亲王指挥的奥军。科布尔要苏沃洛夫支援。7月27日苏沃洛夫率5,000人、16门野炮，在28小时内急行军50公里，从贝尔拉德到阿茹得与奥军会师，随即准备攻击进驻福克沙尼的土军。

福克沙尼是通往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干道的枢纽，地位重要。土军选择的阵地很有利：北面是难以通过的森林，东面是无法徒涉的普特纳河和塞列特河，并构筑了工事。

苏沃洛夫的作战方案是：俄奥联军编成两个集团，成纵队队形，从行进间强渡普特纳河，对福克沙尼实施进攻。为了避免俄奥

双方共同制订计划必然引起的争吵，苏沃洛夫回避与科布尔见面，直到行动前三小时突然将进攻的时间、队形等有关事项书面通知奥方，迫使科布尔照计划执行。

8月1日，联军与土军在福克沙尼发生激战。土军始则用骑兵打击进攻之敌，继而依托森林顽强抵抗。联军从森林两翼迂回，直扑土军营地。经10小时激战，土军阵亡达1,500人，联军伤亡合计约三四百人。战斗结束后，苏沃洛夫师返回贝尔拉德，科布尔部队则驻防于福克沙尼。

福克沙尼战斗的同时，波将金直接指挥的俄国南方集团军主力正向德涅斯特河推进，企图迂回宾杰拉，但行动迟缓。土耳其统帅部利用这个时机加紧准备发动进攻。计划首先将主攻指向俄奥两军接合部，歼灭科布尔部队和苏沃洛夫师，以后回头攻击俄军主力。为实现这个计划，土耳其在布勒伊拉和加拉茨集结了近10万大军。另有一支牵制部队驻在伊兹梅尔。

1789年9月中旬，土军主力进逼福克沙尼，科布尔再次要求苏沃洛夫支援。9月18日夜，苏沃洛夫率所部7,000人，两昼夜行军约70公里，渡过两条河，于9月21日隐蔽进至福克沙尼，与奥军会合。这次，苏沃洛夫不得不与科布尔共同制订计划。鉴于土军兵力6倍于俄奥联军（15万人对2.5万人）并占有坚强阵地，科布尔建议实行防御作战，苏沃洛夫则坚持先敌进攻。他一面亲自进行现地勘察，一面要求奥军准备出动。

土军营地位于雷姆纳河与雷姆尼克河之间，分成前中后3个集团，各集团相距6～7公里，主力集团在最后。土军未估计到俄军迅速赶到，有点轻敌麻痹。

9月21日夜联军开始出动，在距敌7～8公里处乘黑夜偷渡雷姆纳河，22日晨6时许打响，史称雷姆尼克会战。

苏沃洛夫的基本打法是逐个歼灭土军各集团。土军在优素甫帕沙亲自指挥下节节抗击。双方激战达12小时。最后土军放弃

阵地溃退，战斗伤亡和溺毙者达1万多人，逃散者更多，重新集结时，10万大军只剩下1.5万人。联军伤亡约1,000余人。

这一仗是这次俄土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会战，它打乱了土耳其统帅部的整个计划。在这次胜利的影响下，波将金攻克了宾杰拉，并且不战而夺取了阿克尔曼，控制了整个摩尔多瓦。

1789年，在塞尔维亚战场上，土军也遭到奥军沉重的打击。

同年，在波罗的海方向，俄国陆军对芬兰南部边境发动了进攻，企图赶走瑞军，但进展不大。瑞王古斯塔夫三世镇压了反对派以后，加强了对俄作战，特别是海上行动。8月间双方在芬兰湾罗钦萨尔姆发生海战，俄方告捷，但无力发展胜利。瑞典虽然遭受挫折，但始终把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和部分地面部队牵制在芬兰湾，间接支援了土耳其。

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瑞典退出战争

1789年俄军在南北两个战场上的胜利，进一步激怒了普鲁士、英国以及荷兰。它们在压丹麦退出战争之后，企图进而压奥地利退出战争。尤其是普鲁士，它于1790年1月30日与土耳其签订盟约，并且联合波兰反俄派共同抗俄，同时在波罗的海方向集结部队，在国内大搞战争动员，准备对俄作战。英国政府也准备出动舰队配合普鲁士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处境恶化，彻底肢解土耳其的“希腊计划”濒于破产。不仅如此，它还被迫削弱南北两线军事力量，以加强西线（波兰边境）部署，预防普鲁士开辟新战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1789年7月14日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日益成为欧洲列强注意的中心，普鲁士和英国对于同俄国开战的积极性越来越低，这一点减轻了俄国所受的压力。叶卡特林娜二世经过普加乔夫领导的伟大农民起义之后，对一切革命都更加仇恨和恐惧。为了勾结包括瑞典统治集团在内的欧洲各国反动势力镇压法国革命，她迫切希望在有利条件下迅速结束俄瑞战争和俄

土战争，这就需要对瑞典和土耳其施加军事压力。

1790年，俄国在波罗的海企图封闭芬兰湾（防止瑞典舰队进入），夺取芬兰，并打到瑞典本土去。瑞典则企图首先歼灭俄国舰队，然后再次攻击彼得堡。但是，双方都力不从心，几次海战互有胜败，特别是7月间第二次罗钦萨尔姆海战中，俄国舰队损失大小舰艇62艘，人员约7,500人，是一次空前惨败。此后，双方进行和谈，8月14日签订和约，规定两国边界保持战前状态。

伊兹梅尔攻坚战和战争的结局

与此同时，俄国为迫使土耳其停战议和，计划在多瑙河左岸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打到右岸去。土军则依托沿岸一系列坚固设防的要塞进行战略防御。诸要塞中伊兹梅尔战略地位最为重要：一、它控制着多瑙河下游，直接威胁俄军的翼侧和后方，不拔除伊兹梅尔，俄军就休想在多瑙河左岸行动。二、该地集中了土军精锐部队几万人，歼灭这支部队有助于削弱土军的战斗力。三、该要塞是在德法两国专家援助下修建的，是当时欧洲第一流的著名要塞，一旦攻克，对土耳其的震撼最大，同时也有助于抬高俄国在欧洲的地位。因此，势在必攻。

在进攻伊兹梅尔之前，俄国统帅部鉴于不打败控制黑海和多瑙河的土耳其舰队，就无法保证在陆上的胜利，因此决定首先在海上展开行动。黑海舰队司令乌沙科夫（伏伊诺维奇由于行动迟疑被撤职）奉命出击，先后在刻赤海峡（7月）和多瑙河口外的腾得拉岛海域（9月）攻击土耳其舰队，牵制了土海军力量。但是，波将金指挥的俄军地面部队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同时奥地利为对付法国革命，于9月底单方面与土耳其签订停战协定，从而增加了俄军的困难。

直到1790年10月中旬，俄军才向伊兹梅尔开进。12月上旬两次围攻，均未得逞。波将金（他本人未到伊兹梅尔）手下的将军

们鉴于要塞易守难攻，决定解除围攻，在得到波将金批准以前部队即进入了冬营。这时苏沃洛夫奉命指挥伊兹梅尔地区的俄军，波将金指示苏沃洛夫：或攻或撤，听其自便。12月13日苏沃洛夫到职，当即定下强攻的决心，并立即进行准备。

伊兹梅尔要塞的特点是：南有500米宽的多瑙河为屏障，东西两面有湖泊掩护，限制了部队的机动。要塞位于山坡上，居高临下。东、北、西三面有长达7公里的护墙，墙高7～9米，墙上有7座炮台。墙外有宽10余米的护城壕（部分地段有大约两米深的积水）。城内建筑物是砖石结构。土耳其守军共约3.5万人，火炮265门。只有南面多瑙河方向防御较薄弱。

苏沃洛夫指挥的地面部队约3.1万人，600门炮，另有一支多瑙河区舰队（小型舰艇200余艘，舰炮约400门）。俄军兵力占劣势，但火力占优势。

苏沃洛夫的攻击计划规定，部队编成3个集团（9路纵队）从东、西、南3个方向同时发起猛攻。他没有明确指出主攻方向（有人说这意味着各个方向都可以成为主攻方向，借以充分发挥各集团指挥官的主动性），但从实际部署看，主攻是指向防御较薄弱的南面，在这个方向上集中了2/3的兵力和3/4的火炮。各集团指挥官和苏沃洛夫本人均控制有预备队（总计约4,000人）。

战前（从苏沃洛夫到职到发起总攻一共9天），俄军在模拟的阵地上进行了夜间攻城演练，准备了大批攻城器材（束柴2.7万捆，云梯40架）。俄军士气低落是当时的严重问题，为了鼓舞士气，苏沃洛夫带头大力宣扬俄军过去的“胜利”，并且发放军装，改善伙食，找士兵“谈心”。

12月18日，苏沃洛夫致书土耳其司令官迫降，土耳其司令官答道：“天可塌，多瑙河水可断流，伊兹梅尔不投降”，① 下定了死守的决心。苏沃洛夫在军事会议上也声言：攻不下伊兹梅尔，就“杀

① 斯特罗科夫：《军事学术史》，第1卷，第595页。

身城下”。①

苏沃洛夫定于12月22日攻城。俄军从18日起频繁发射信号弹，使守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21日，双方进行了炮战。

12月22日凌晨3时许，俄军在夜幕和浓雾掩护下秘密接近城墙。5时30分(黎明前约2小时)，9路纵队按统一号令同时攻击。多瑙河区舰队亦隐蔽接近城堡，输送地面部队上陆，并以舰炮支援。

土军待俄军进入霰弹射程以内时猛烈开火，顽强抵抗，并主动出击，但无法扭转被动局面。上午8时许，外城被攻破，双方逐屋争夺，进行了激烈的巷战。土军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下午4时许战斗结束。土耳其守军阵亡达2.6万人，被俘的9,000人中绝大部分是伤兵。俄军缴获了全部火炮和价值100万卢布的财物。但俄方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伤亡约1万人(占1/3)，特别是650名军官中伤亡400名(占2/3)。

至此，土耳其在多瑙河下游的防御体系被打破，但俄军无力发展攻势，因为加强波罗的海和波兰方向的防务分散了俄军的兵力。苏沃洛夫奉调统率驻芬兰的俄军，在伊兹梅尔攻坚战中崭露头角的库图佐夫接替苏沃洛夫为当地俄军司令。

伊兹梅尔战役基本上决定了俄土战争的结局，但土耳其仍拒绝和谈，并在高加索方向积极行动。1791年夏，库图佐夫两次打败土军地面部队，乌沙科夫两次打败土耳其舰队，特别是8月11日(回教节日)，乌沙科夫在卡拉克里亚海角，趁土舰队官兵多数在岸上度假时发动突然袭击，使对方遭受沉重损失。军事行动至此基本结束。

1792年1月，俄土签订雅西和约，土耳其被迫重新确认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的条款，承认俄国合并克里木，宣布放弃格鲁吉亚。至此，整个黑海北岸广大地区(西起德涅斯特河，东到库班)都

① 斯特罗科夫:《军事学术史》，第1卷，第595页。

被纳入俄国版图。沙俄实现了称霸黑海的野心，为进一步向巴尔干、地中海和中亚方向侵略扩张创造了有利态势。

第四节 俄军对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

战前形势和法军的主要特点

叶卡特林娜二世在完成第三次瓜分波兰(1795年)之后，逐步把主要力量转向对法国的武装干涉。当时，第一次反法联盟在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的反击下,已濒于瓦解。西班牙、普鲁士相继退出战争,奥地利动摇，只有英国坚决打下去。为了稳住这个联盟,叶卡特林娜二世于1795年派出舰队到北海配合英国舰队行动。1796年，在法国革命的暴风雨中崛起的青年将领拿破仑·波拿巴以迅雷之势,横扫意大利北部(当时属奥国),同时占领了地中海的爱奥尼亚群岛。在这种形势下，叶卡特林娜二世准备派出6万俄军进入奥地利，并提名苏沃洛夫为统帅。正当这支远征军在波多利亚组建的时候,叶卡特林娜二世突然死亡。

保罗一世对外扩张的狂妄野心和对法国革命的刻骨仇恨，并不亚于叶卡特林娜二世，他完全继承了他的母亲缔结的一切反法条约,但是考虑到俄国连续打了几十年仗,财政困难,政局不稳,迫切需要喘息时间,因此决定暂时推迟参加对法战争。

但是形势的发展不容许保罗一世坐山观虎斗。1797年10月，在欧洲大陆上对法作战的主力军奥地利退出了战争。这时海上霸王英国成了法国的主要敌人。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督政府任命拿破仑为远征英国的法军司令。拿破仑知道凭法国的海军力量,不可能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英国本土,他企图寻找一个比英吉利海峡更能威胁英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土耳其统治下的埃及。早在1797年8月拿破仑就向督政府建议:“要真正打垮英国,就必

须占领埃及",[①] 因为这样就可以切断英国东西方的交通线，进而威胁其东方的主要殖民地印度。1798 年 5 月，拿破仑率领大小舰船近 350 艘、部队约 3 万人，远征埃及，途中占领地中海战略要地马耳他岛（当时归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管辖）。7 月初拿破仑在埃及沿海登陆。他占领了埃及之后，又准备进军叙利亚。拿破仑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近东具有双重目的：既是为了打破反法联盟，又是为法国大资产阶级夺取殖民地。这一行动不仅威胁了英国的根本利益，而且同土耳其发生了直接冲突。至于沙皇俄国，它出于彻底肢解土耳其和进入地中海的夙愿，也决不允许法国染指近东。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串连奥地利、土耳其、俄国、拿不勒斯和葡萄牙诸国，于 1798 年底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由英国出钱，俄奥等国出兵。

第二次反法联盟各国总的战略企图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恢复法国波旁王朝的反动统治，在这点上各国是一致的；二是争夺势力范围，在这点上各国同床异梦，勾心斗角。因此，反法联盟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只是一般地规定：奥地利应在德国南部、瑞士和意大利北部展开 3 个集团军。俄国应出四支部队（6.5 万人），其中两支在意大利行动，一支在瑞士行动，另一支在荷兰登陆，配合英国远征军行动。同时俄国还应出两支分舰队到北海配合英国海军行动，另派一支舰队进入地中海。俄军的使用如此分散，反映了英国和奥地利既要利用俄国充当打手和雇佣军，又要防止它在联盟中发挥决定作用。条约还规定英、土、葡主要出动舰队。到 1798 年底，奥军 20 余万人首先在德国南部、瑞士和威尼斯 3 个战场展开，各战场兵力大体平均，没有重点。

为了同第二次反法联盟作斗争，法国督政府出动军队约 23 万人，其中半数集中于主要战略方向意大利北部，其余分别部署在意大利南部、瑞士、莱茵河谷以及荷兰等地。这样，法军在主要战略

① 塔尔列：《1812 年》，第 62 页。

方向上1.5倍于奥军，在其他方向上奥军2倍于法军。在部队质量方面，法方拥有明显的优势。法军是在革命风暴中诞生的资产阶级民族军队，其主要成份是摆脱了封建压迫的农民。随着军队人数的空前增长（1793年开始在全国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1794年军队曾达120万人），后勤保障制度也相应地作了重大改变，主要采取就地补给，即以战养战的方法，从而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在作战方法上，法军完全打破了依靠“机动”取胜的所谓“机动战略”，而重视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决战；完全打破了呆板的线式战术，而采取纵队与散兵线相结合的新方法。武器装备也有改进，普遍装备了枪托弯曲并带有准星的火枪。除拿破仑外，在革命战争中还涌现了一批能干的将领。但法军毕竟是资产阶级军队，随着战争性质逐步由正义的革命战争蜕变为非正义的扩张战争，法军对占领区人民的掠夺和镇压也是残酷的，因而遭到人民的反对。

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在大陆上以意大利北部为主战场，海上以地中海战场最为重要。俄国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陆军动员准备的时间长，出动晚，舰队则参战较早。

俄土联合舰队攻占爱奥尼亚群岛

早在1798年9月初，乌沙科夫指挥的俄国黑海舰队即奉命开向地中海。经过君士坦丁堡时，与土耳其舰队组成联合舰队，由乌沙科夫指挥。当时联合舰队共有战列舰10艘（俄国6艘）、三桅巡航舰13艘（俄国7艘）和1,700名俄国陆战队。10月间，联合舰队到达东地中海。

乌沙科夫的任务是夺取法军占领下的爱奥尼亚群岛，相机夺取马耳他岛，并通过在意大利南部沿海的积极行动配合俄奥联军在意大利北部的攻势。执行这些任务的有利条件是：法国在地中海的军事力量薄弱（拿破仑带到埃及去的庞大法国舰队已被英国

纳尔逊舰队所歼灭，3万陆军部队孤悬在近东），岛屿和沿海要塞守军不多。但是，英奥这两个盟国对于俄土联合舰队进入地中海怀有戒心，前者一心想占领马耳他（纳尔逊正在围困该岛），后者则想占领爱奥尼亚群岛，因此，乌沙科夫舰队不但得不到盟国的支援，而且要提防腹背受敌。

1798年10月至11月间，俄土联合舰队在爱奥尼亚海域先后攻占法军占领之桑特、克法利尼亚、圣马弗拉等岛屿，最后把进攻矛头指向科孚岛。

科孚岛是亚得里亚海的“锁钥”，拿破仑把它看作向东方进军的支撑点，因此岛上防御较坚强，守军约3,000人，火炮650门，储备了半年的粮食。乌沙科夫没有力量立即攻占科孚岛，于是采取海上封锁与陆上围困相结合的方法，前后3个多月。获得增援并且经过充分准备后，乌沙科夫于1799年3月初发起攻击，舰队与陆战队密切配合，首先攻占科孚岛外围重要屏障卫多岛，继而迫使科孚岛守军投降。至此，俄土联合舰队从法国手中夺取了整个爱奥尼亚群岛，建立了一个属于俄国的所谓“七岛共和国”。

此后，乌沙科夫舰队转移到意大利南部沿海。

俄奥联军强渡阿达河

1799年春，当乌沙科夫舰队围困科孚岛的同时，奥军乘拿破仑远在埃及之机，进攻莱茵河谷的法军，法国督政府则在意大利北部发动攻势，企图在俄军参战前迫使奥地利退出战争。到同年3月，奥军在意大利和瑞士战场上迭遭挫败，损失严重，不但无力发动进攻，而且防御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开进了意大利。

在意大利北部组成俄奥联军，俄军大约只占总兵力1/4。奥方为拉拢俄国，同意任命俄国老将苏沃洛夫（时年69岁）为联军总司令，奥将梅拉斯为副总司令。但俄军的粮食弹药由奥方供应，因而要求总司令受制于奥国统帅部。同时，奥军将领有权越过总司

令直接向奥国统帅部请示报告，并可不执行未经奥国统帅部认可的命令。这样，俄奥双方在整个战争进程中互相扯皮，对军事行动发生了很不利的影响。

1799 年 4 月 15 日苏沃洛夫到达瓦雷吉奥接管指挥权。

当时意大利境内法军的态势是：谢勒尔集团(7.3 万人)驻伦巴第(意大利北部)，麦克唐纳集团(4.4 万人)驻托斯卡纳(意大利中部)。麦克唐纳企图北上与谢勒尔会合，发动新的攻势。但法军总兵力中很大一部分用于保护交通线和固守占领区，实际能够机动作战的部队只有 4.5 万人，进攻准备尚未完成。鉴于俄奥联军可能发动攻势，谢勒尔部队被调往阿达河(波河支流)一线，企图利用这一有利的天然屏障组织防御，以便争取时间集中兵力，完成进攻准备。

当时，俄奥联军总兵力约 8 万余人，其中梅拉斯指挥的奥军 6.6 万人，罗森堡指挥的俄军先头部队 2 万余人；奥军中有 4 万余人奉奥国统帅部命令分散执行守备任务。因此，联军方面实际上能机动作战的部队也只有 4.8万人，与法军机动作战部队大体相当。

经奥皇弗兰茨批准的奥地利统帅部的作战计划，只要求联军防守奥地利边界，以阿达河和曼图亚为军事行动的极限。苏沃洛夫拒不执行这个计划，他主张在意大利北部展开坚决的进攻，首先占领伦巴第和皮埃蒙特两地区，以后沿里昂-巴黎轴线直捣法国本土。在对意大利北部实施主攻的同时，苏沃洛夫认为有必要在瑞士、德国南部和比利时等地实施助攻。此外，他要求在地中海的俄土联合舰队积极配合(为此直接写信给乌沙科夫)。在意大利北部战场上，苏沃洛夫当前的计划是对法军两个集团实行各个歼灭，趁麦克唐纳北上会师之前，首先就近歼灭谢勒尔部队；这次攻势以布里西亚-米兰方向为主要作战方向。只要占领米兰(伦巴第首府)即可切断瑞士和意大利两地法军的联系，造成有利态势。实

现这个计划，时间是重要因素。

苏沃洛夫立即着手进攻的准备，主要是按他的一套打法训练奥军；改进补给方法，提高部队机动能力。此外，他利用意大利人民不满外国统治的强烈情绪，号召他们掀起反法斗争。

1799年4月中旬联军发起攻势。当时正是春雨季节，道路泥泞难行，但有利于达成突然性。在联军压力下，法军放弃布里西亚和贝加莫两城堡，撤至阿达河西岸固守。4月25日联军进抵阿达河东岸。

阿达河是联军进攻米兰必须通过的主要障碍，水深不能徒涉，地势西岸高，东岸低。谢勒尔部2.8万人利用西岸有利地形，在近100公里长的正面上，展开成一线防御，没有保留预备队。

针对法军部署特点，苏沃洛夫决心在宽大正面上（北起列科，南达卡萨诺，总共50余公里）突破法军防御，两翼为辅助方向，分别由俄将巴格拉齐昂（北）和奥将梅拉斯（南）指挥，主攻指向中部法军防御较薄弱的地段（布雷维奥至特勒左）。主突方向上集中2.6万人对法军8,000人，形成绝对优势。同时控制1.3万人作为预备队。

4月26日8时许，北翼首先打响，巴格拉齐昂以3,000人牵制优势法军达12小时。当晚，联军主力在特勒左附近隐蔽架设浮桥，翌日拂晓突然发起强渡，突破法军防御。同日，梅拉斯也在卡萨诺强渡成功。此时，新任法军司令莫罗匆忙调整部署，在特勒左以南集中了3个师迎击联军。苏沃洛夫令奥军两个师前去歼灭该部法军，同时令预备队两个师渡河后也赶到该方向投入战斗。此外，他还派出3个哥萨克骑兵团断敌退路。但预备队渡河受阻，耽误了时间，使法军得以转移。这次战役，联军毙俘法军约7,000人，自损2,000人。在如此宽大的正面上强渡江河，在俄军战史上是第一次。

4月28日，苏沃洛夫指挥联军向伦巴第首府米兰进军，次日

占领该城。随后又占领皮埃蒙特首府都灵等重镇。总共一个多月时间，俄奥联军基本上控制了意大利北部。残余法军龟缩在少数孤立据点之中，主力转移到意大利北部沿海唯一的战略基地热那亚地区。俄军所到之处，扶持封建复辟势力，推翻了意大利境内所有的共和国。

特勒比亚会战

联军占领意大利北部之后，苏沃洛夫力主继续向西发展进攻，但奥方反对，执意分散兵力消灭各孤立据点的法军，以巩固其对占领地的统治。

由于联军进攻中断，法军获得一个月的喘息时间，于6月上旬基本完成了进攻准备。法军企图乘奥军分散行动之机，歼灭集结于亚历山大里亚附近的俄军。为此，两路法军密切协同：莫罗部队(2.5万人)从热那亚向亚历山大里亚方向行动，牵制苏沃洛夫；同时麦克唐纳部队（3.5万人)从佛罗伦萨北上，从东面迂回苏沃洛夫，攻其背后。为隐蔽战役企图，法军采取了一系列欺骗措施。

到6月中旬，俄奥联军总兵力达10万人，但除去担任守备的部队外，苏沃洛夫能够使用的只有近5万人，他为了打破法军的两面夹击，决定分别歼灭两路法军：首先以主力3万人歼灭麦克唐纳，同时以1.7万人牵制莫罗，并掩护联军主力侧后。

察明麦克唐纳的动向以后，苏沃洛夫以一昼夜近50公里的速度，向波河支流提多涅河开进，恰好麦克唐纳也进至该地区占领阵地，等待增援。6月17日双方先头部队在提多涅河上发生前哨战，麦克唐纳退守特勒比亚河（波河支流，与提多涅河平行）左岸。苏沃洛夫主力赶到后，决心同麦克唐纳主力打一场预有准备的遭遇战，开创了俄军战史上此种行动的先例。他命令联军成3路纵队，在行军中展开，从行进间投入战斗。

6月18日上午10时许，联军开始攻击，主攻部队(占总兵力

2/3)迂回麦克唐纳左翼，企图断其退路，将他压迫到波河歼灭之。麦克唐纳则依托特勒比亚河左岸有利阵地顽强抗击。战斗紧张时刻法国援军两个师(1万人)赶到，顶住了联军的压力。傍晚，法军撤至河右岸休整。

6月19日晨，麦克唐纳以优势兵力渡河反击。双方都采用迂回战法，激战至18时，各自回到出发阵地。3天战斗中，联军毙俘法军约1.1万人，己方伤亡五六千人。

6月20日晨，苏沃洛夫企图渡河歼击法军，但麦克唐纳部队已于夜间转移。联军立即以两路实施追击，在皮阿琴察再歼法军7,000余人。6月22日，苏沃洛夫留下1万人继续追击，自己则转移兵力歼击莫罗部队。

在特勒比亚会战的同时，莫罗部队在托尔托纳地区打败了苏沃洛夫派去的牵制部队，企图与麦克唐纳部队会师，但由于后者被歼，会师已经来不及了。这时，苏沃洛夫率领的联军主力，以两天半急行军120公里的速度，前来寻求莫罗决战。莫罗迅即向热那亚撤退。苏沃洛夫以轻骑兵追赶莫罗的后卫至诺维地区。

特勒比亚会战期间，乌沙科夫根据苏沃洛夫的要求，派出以普斯托什金为首的小舰队(主力舰3艘，其他舰艇9艘)，封锁意大利东海岸安科纳的法国舰队，防止它拦截奥地利的运输船，以便保证对俄奥联军极其重要的海上补给。这一行动间接配合了苏沃洛夫的攻势。

诺维会战

由于俄奥双方在战略上再度发生分歧(苏沃洛夫要继续进攻，奥方要分兵巩固占领地)，苏沃洛夫立即歼灭莫罗的计划被迫推迟。法国督政府抓紧有利时机向热那亚地区增援，使当地法军增至4.8万人，并派茹贝尔接替莫罗指挥，准备发动新的攻势。其计划是：同时从南(热那亚)北(瑞士)两个方向实施向心进攻，夹击苏

沃洛夫指挥的俄奥联军，茹贝尔担任主攻。他企图趁苏沃洛夫集中兵力之前，首先歼灭俄军于托尔托纳地区。8月11日，茹贝尔不待瑞士方向作好进攻准备，率先发起进攻。

法军发起进攻的同时，苏沃洛夫在托尔托纳地区集中了6.5万人，企图将茹贝尔部队从山区（亚平宁山脉）诱至平原决战。为此派出前锋诱敌，主力则从诺维后撤至预定战场待机。

8月14日，法军开始下山，在诺维附近高地上发现联军已在平原集中，情况不利，乃停止下山。先到的部队在山上占领有利地形转入防御（防御正面约10公里），等待后续部队到达。

针对这一情况，苏沃洛夫也改变计划，决定趁法军后续部队赶到之前主动攻击。其计划是：以次要兵力（2.7万人）攻敌左翼，主要兵力（3.8万人）攻敌右翼；次要方向以积极行动吸引法军主力，为主攻方向创造战机。

8月15日拂晓打响。法军果然把左翼当作联军主攻方向，将后续部队和右翼的部分兵力调去加强左翼，大大增加了对该方向上联军的压力，奥军指挥官克拉伊多次要求增援，苏沃洛夫均置之不理。

上午10时许，当法军被牵制在左翼，预备队已使用殆尽，右翼兵力削弱时，苏沃洛夫猛攻法军右翼。双方激烈战斗。联军在两翼均采取迂回战法。傍晚，法军鉴于有被包围的危险，立即撤退。苏沃洛夫准备次日晨追击，因奥方停止供应军粮，追击计划告吹。

此役，法军损失1.6万余人和全部火炮、辎重，茹贝尔阵亡。联军损失8,000人（其中俄军2,000人）。至此，意大利境内的法军主力基本上被歼灭。

诺维会战期间，乌沙科夫根据苏沃洛夫的要求，再次派出以普斯托什金为首的小舰队（主力舰和护卫舰各2艘）封锁热那亚，力图截断法军的海上补给，配合了苏沃洛夫的行动，直到苏沃洛夫离开意大利为止。

俄军在瑞士的败局

诺维会战后，奥地利伙同英国坚持要俄军转移到瑞士战场，这样既可获得在意大利的胜利果实，又可进一步削弱俄国的力量。

沙皇保罗一世不明白英奥两国的企图，同意把俄军调到瑞士，他认为此举有利于意大利和瑞士境内两支俄军会合，经瑞士入侵法国本土，从而取得反法联盟的主宰地位。

苏沃洛夫反对撤出意大利，他主张首先肃清意大利境内法军残余，并建议联军主力集结于德国南部，然后从意大利、瑞士和德国南部3个方向同时入侵法国本土。但是，他的建议被否决，因而被迫执行远征瑞士的命令。

当时的形势是：在瑞士境内集结了法军8.8万人，由马塞纳指挥，准备发动攻势。与之对垒的奥军原有5.9万人，但其中3.6万人已转移至德国南部，留在瑞士的奥军只有2万余人，位于瑞士东部。李姆斯基-柯尔萨科夫指挥的俄军2.7万人正陆续开到瑞士北部。俄奥两国部队总共不到5万人，分散配置在长达160公里以上的战线上。苏沃洛夫指挥的联军2万余人（其中俄军1.7万人）远在200余公里外的阿尔卑斯山以南。

在这种形势下，苏沃洛夫的计划是：瑞士境内俄奥两支部队和苏沃洛夫部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对法军实施向心进攻，围歼马塞纳于瑞士南部地区。

为了争取时间，保证突然性，苏沃洛夫于1799年9月8日率所部从亚历山大里亚地区出发，6天走150公里，到达塔维尔诺（阿尔卑斯山麓）。由于奥方未能按计划在该地准备好粮、弹、骡马，部队耽误了一周，实际上丧失了战机。9月21日抄捷径以最快速度翻越阿尔卑斯山。沿途军事要地都控制在法军列库尔布之手，必须一关一关闯过去。9月24日，苏沃洛夫攻击法军镇守的圣哥达山口，以正面攻击结合翼侧迂回的打法夺取了这个山口，这是苏

沃洛夫远征瑞士的第一仗。以后钻山洞，过鬼桥，夺占阿尔特多夫，翻越罗斯希托克雪峰，最后到达木登河谷。

在木登河谷，苏沃洛夫获悉瑞士境内俄奥两军已于三天前（9月25～26日）被法军马塞纳部歼灭，同时发现他自己陷于绝对优势的法军包围之中：前往瑞士的出口被马塞纳所堵截，后撤到意大利的退路被列库尔布所切断。更糟的是，粮食弹药已消耗殆尽，而且不可能指望来自任何方面的支援。苏沃洛夫在军事会议上承认处境"濒于灭亡"。

为摆脱绝境，苏沃洛夫决定突围。计划将部队一分为二：主力（1.4万人）掉头东窜，在格拉鲁斯方向打开缺口，后卫（七八千人）在施维茨方向牵制马塞纳主力。9月30日开始行动。后卫在优势法军攻击下，拚死抵抗，打败了马塞纳的多次攻击，生俘列库尔布，坚持至10月1日晚，到10月4日与格拉鲁斯地区主力会合。10月5日夜间苏沃洛夫部队逃出包围圈，两天后从瑞士边境到达莱茵河谷。

苏沃洛夫向瑞士的进军，前后共16天，2万余人的部队损失近1/4，围歼瑞士境内法军的计划完全破产。但这次进军，俄军取得了山地战的重要经验。

在此期间，俄国派到荷兰的一支部队，由于英军的拆台，也遭到覆灭的命运。

保罗一世把俄军的败局归咎于奥地利和英国，从此俄奥、俄英关系破裂，俄军残部奉命回国。11月8日苏沃洛夫回到彼得堡。他满以为会受到盛大的欢迎，结果发现原定的欢迎仪式已被沙皇取消，让他在黑夜里悄然入城。

在苏沃洛夫进军瑞士的同时，乌沙科夫舰队继续留在意大利海域，准备进攻罗马。但英国纳尔逊舰队抢先迫使驻罗马的法军投降。后来法军撤出罗马，俄国水兵则乘机进占。至此结束俄国舰队在地中海的行动。1800年，保罗一世命令乌沙科夫舰队返回

黑海。

当苏沃洛夫在意大利连战皆捷，法国本土遭受联军威胁的时候，远在埃及的拿破仑秘密回国。鉴于督政府的软弱无力，腐败透顶，拿破仑于1799年11月9日发动政变（史称“雾月18日政变”），推翻了督政府，代之以3人执政官。拿破仑自任首席执政，对内加强控制，对外继续征战。1800年6月马仑哥一役，拿破仑大破奥军，再次征服了意大利北部。至此，苏沃洛夫的胜利化为乌有，第二次反法联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小　　结

叶卡特林娜二世母子统治时期，对内镇压普加乔夫起义，对外三次出兵波兰，两次对土作战。第二次对土战争的同时还对瑞典作战。在此期间，俄国巩固了波罗的海的霸权地位，打通了进入黑海的出海口，并吞了波兰，进而向地中海和西欧扩张，这一切标志着彼得一世确立的世界性侵略体制的重大进展。

1773～75年的伟大农民战争，是俄国封建农奴制危机的一次大爆发，是十八世纪前半期俄国对外扩张战争造成的必然结果。这次起义在俄国内部开辟了第二条战线，成为沙皇政府的心腹大患，是迫使叶卡特林娜停止第一次对土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这次农民战争既体现了扩张战争引起农民起义，又体现了农民起义制止扩张战争，对俄国的军事（从士气到军事思想）发生了全面的、深远的影响。

叶卡特林娜二世发动每次战争之前，总要进行充分的外交准备，拼凑军事同盟，孤立敌人，避免两线作战。但特殊情况下，如1787～91年俄国对土耳其和瑞典的战争，因两个都是弱敌（土较弱，瑞最弱），因而也不惜两线作战，但始终把主力用在主要战略方向（南线）实施进攻，在次要方向（北线）只用少量兵力进行防御。

这一时期，在俄国军事学术方面墨守成规的保守势力仍占主导地位,但也出现了以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和乌沙科夫为代表的革新派,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积极主动进攻,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标,快速机动和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方向,等等。苏沃洛夫影响最大,他所指挥的绝大多数战役均获得胜利,远征意大利是苏沃洛夫军事学术发展的顶峰。但苏沃洛夫一生指挥的战役规模都不大。他直接指挥的作战部队至多不过六七万人，而且作战对象多属弱敌(例如波兰、土耳其),后期虽同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对垒,但始终没有同当时最杰出的统帅拿破仑交手。

1768～74 年俄土战争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首次进入地中海；1798～99 年对法战争中,俄国黑海舰队也首次进入地中海。这两次,俄国舰队不仅在战役战术上,而且在战略上配合了地面部队的行动。此后,俄国向地中海扩张的劲头愈来愈大,更加迫不及待地渴望控制土耳其两海峡。

这一时期的各次战争特别是对土战争中，俄国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总是利用土耳其控制下的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矛盾,打着"支持"被压迫民族起义的旗号,力图混水摸鱼。

十八世纪后半期的俄国军事史表明，沙皇俄国的致命弱点仍然在于农奴制经济的野蛮落后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这一弱点的突出表现是：历次战争的军事（物质）准备不充分；动员速度慢；总兵力虽多，能用于出国作战的部队不足(许多部队用于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后勤补给困难；对西方盟国依赖性大。

第 二 编

农奴制衰落和崩溃时期的俄国军事

（十九世纪初期到中期）

第六章

亚历山大一世对拿破仑的战争

第一节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及其军队

亚历山大一世的上台。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

第二次反法联盟后期，俄国与英、奥两个盟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保罗一世愤而退出反法战争。拿破仑立即利用这种形势，谋求与俄国结盟，借以巩固其在欧洲大陆上的势力，同时集中力量对付英国。为了拉拢俄国，拿破仑把1799年在瑞士俘虏的俄军和缴获的军旗送还俄国，并且同意把马耳他岛"送"给俄国(该岛于1800年10月被英军攻占)，提议保罗一世任马耳他骑士团名誉团总，这一着正中了保罗想在地中海保持立足点的心愿。在拿破仑对俄政策的影响下，保罗从联英反法一变而为联法反英，甚至赞同拿破仑关于俄法共同入侵印度的计划，为此出动了2.4万余名哥萨克骑兵到中亚侦察进入印度的道路。与此同时，保罗还采取联普反奥的政策。

保罗一世对外政策180度的大转弯，在国际上引起了反法各国的极大不安，英国尤甚；在国内引起了上层贵族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以英国为主要贸易对象的地主商人更有切肤之痛。于是，国内外反保罗一世的势力互相勾结，在皇太子亚历山大的默许下，于1801年3月暗杀了保罗一世，其子亚历山大继任沙皇，是为亚历

山大一世(1801～25 年在位)。此人酷爱虚荣，野心极大而又庸碌无能，伪装开明，实则反动透顶。

亚历山大一世即位时，俄国正处于封建农奴制进一步瓦解，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的时期。据一种统计，1804～05 年间，俄国有矿业工场 209 家，加工工业工场(16 名工人以上的)1,137 家，合计 1,346 家，工人 23 万人。加工工业中的雇佣劳动力占同行业劳动力总数的 47%。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也有所增长。早在十八世纪末期，农民即大批破产，外出谋生。在非黑土地带，农民手工业有了发展；在黑土地带，为出售的谷物产量有所增加。地主竭力扩大耕地，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榨取更多的农产品向国外市场特别是向英国倾销。

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刺激了交通运输特别是河道和海路的发展。1803 年开凿了连结卡玛河与北德维纳河的运河——北叶卡特林娜运河；1804 年，连接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奥根斯克运河竣工。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头十年，还建成了玛里英斯克和提赫文两个运河系统，大大方便了内地物资向波罗的海的运输。

然而，俄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受到了封建农奴制的严重束缚，工业生产水平仍然很低，对进口的依赖性仍然很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加深。越是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地区(如波罗的海沿岸)，农民的反抗斗争也越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一世十分害怕革命。国内普加乔夫起义的暴风骤雨记忆犹新，国外法国大革命更使他惊恐不安。亚历山大一世为了避免革命，力图在不触动农奴制的条件下，做出一些"改革"姿态，借以欺骗人民，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贵族地主和商人的专政。他即位之初，立即召回了被保罗一世流放和监禁的某些贵族分子，撤消了外国货物和书籍入口的禁令，允许出国旅行，宣布"取消"酷刑。他还召集一伙贵族改良主义者组成"非正式的国家改革方案起草委员

会”。1803年初该委员会起草了关于“自由耕种者”的诏令，规定地主可以“释放”农奴。但得到“释放”的农奴总共只有4.7万人，不过全俄农奴人口的0.5%，而且这些所谓获释的农奴还必须缴纳巨额赎金。1809年亚历山大一世曾宣布取消地主放逐农奴到西伯利亚去的权力，但1822年又宣布恢复。因此，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所引起的关于解决农奴问题的一切措施，丝毫没有触及农奴制的基础。

亚历山大一世在国家机构方面也实行了所谓“改革”，即1802年成立八大部（内务部、司法部、陆军部、海军部、外交部、财政部、商业部和国民教育部），部内事务由大臣（部长）个人全权管理，大臣直接对沙皇负责。元老院改为帝国最高司法机关，负责维护贵族阶级的法律，保证社会的“安宁和平静”。1810年成立国务院，总揽一切国家大事。政府机构的这些改革的实质，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以便镇压人民，巩固内部，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俄国国家机构的这种形式，大体上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末。

亚历山大一世
对外政策的中心——同拿破仑争霸

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初年，正当拿破仑对内加强独裁（1802年任“终身执政”，1804年称帝），对外逐步地把法国革命战争变成侵略和掠夺战争的时候。法国与英国、奥地利、沙俄等国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俄国的扩张政策遇到了空前强大的对手——拿破仑法国，因此与拿破仑的斗争成为亚历山大一世对外政策的中心。他时而企图打败拿破仑，夺取欧洲霸权，时而企图借助拿破仑的力量达到自己扩张的目的。亚历山大一世与保罗一样，同拿破仑既争夺又勾结，而争夺是主要的。这一时期俄国对法政策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01年亚历山大即位，到1807年6月佛里得兰

会战结束)。基本特点是联英反法。亚历山大接受其父亲垮台的教训,遵循统治集团亲英派的意旨,上台伊始,立即改变联法反英的政策,召回进军印度的哥萨克部队,同英国恢复了友好关系,同法国则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积极参加两次反法战争:1805年的第三次反法联盟战争和1806年的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这两次战争中,俄军充当了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的打手和战略预备队,同时俄国自己也企图利用反法联盟的力量打败拿破仑,以便巩固和发展自己在中欧、巴尔干、东地中海和近东等地的势力。但是,战争暴露了沙皇俄国的腐朽,俄军一败涂地。1807年6月佛里得兰会战后,法军进抵俄国边境。亚历山大一世被迫求和。

第二阶段(从1807年6月俄法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到1810年双方开始准备新的战争)。基本特点是俄法勾结瓜分欧洲。亚历山大深感军事上与拿破仑争霸力不从心,迫切需要喘息时间。拿破仑则力图再次与俄国结盟,以便放手对付英国。于是亚历山大的对法政策,象保罗时期那样又来一次180度的大转变,即从联英反法变为联法反英,突出地表现在亚历山大同拿破仑的两次会谈上:一次是1807年6月提尔西特和会,另一次是1808年9月埃尔富特会晤。这两次会谈,两国皇帝又是拥抱,又是接吻,貌似亲热(后来拿破仑甚至向亚历山大的妹妹求婚,遭亚历山大婉拒),实际上是尔虞我诈,互相利用,共同瓜分欧洲的肮脏交易。亚历山大迫于拿破仑的威势,承认拿破仑在欧洲已经占领和即将占领的广大地区,中心是承认拿破仑对普鲁士的肢解(易北河左岸的普鲁士领土大部并入拿破仑建立的威斯特法利亚王国,普鲁士从波兰瓜分得来的土地则划入拿破仑建立的华沙大公国),甚至把爱奥尼亚群岛和卡托罗也归还法国,并且同意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拿破仑为了拉拢俄国,也做了策略上的让步,同意俄国在北边兼并芬兰,在南边兼并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并把普鲁士的别洛斯托克和

奥地利的塔尔诺波尔两地区划归俄国。拿破仑还允许俄国将来参与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进一步瓜分。这样，双方达成暂时的妥协，但表面的“友谊”掩盖不了尖锐的斗争。拿破仑同意俄国占领的土地，实际上是为了挑起俄国与瑞典、土耳其、普鲁士以及奥地利之间的矛盾，使之陷于孤立。在土耳其问题上，亚历山大力图得到朝思暮想的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两海峡，但遭到拿破仑断然拒绝，对此十分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俄法之间的勾心斗角愈演愈烈。

第三阶段（从 1811 年双方积极备战到 1815 年拿破仑覆灭）。基本特点是俄法决战，决定性的事件是 1812 年俄法战争。

1812 年俄法战争是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争夺霸权政策的必然结果。导致战争的原因，从俄国方面说主要是：一、俄国由于被迫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丧失了极端重要的国外农产品市场和工业品的来源（对法贸易取代不了对英贸易，因法国向俄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化妆品、葡萄酒和天鹅绒等奢侈品），导致粮价低落，地主破产，引起财政危机。于是，俄国贵族地主强烈反对“大陆封锁”，迫切要求恢复对英贸易。二、普鲁士等国与拿破仑结盟导致农奴制的崩溃，俄国贵族地主十分害怕俄法结盟会导致废除农奴制的思想在俄国传播，这是俄国统治阶级的心腹大患，因此他们强烈主张与法国断绝关系。三、拿破仑的军事扩张，使法国的势力达到波罗的海、东普鲁士、巴尔干和近东等地，与俄国传统的西进南下的扩张政策发生了正面冲突。拿破仑关于允许俄国参与瓜分土耳其的诺言不仅没有兑现，而且暗中支持土耳其反俄。特别是拿破仑一手建立华沙大公国，并进而支持它收复被俄国瓜分的原波兰领土，这一点使俄国统治集团怀恨在心，必欲消灭拿破仑而后快。从法国方面说，拿破仑经过以往历次战争，几乎征服了整个西欧大陆，进而蓄谋夺取世界霸权，为此必须打败英俄这两个主要对手。对于海上霸王英国，拿破仑仍然无可奈何，于是大陆上的俄国就成

为他亟欲消灭的首要对象。征服了俄国，就可以为法国大资产阶级开辟广大的市场和原料产地，掠夺大量的劳动力；同时可利用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战略地位远征印度，最终促使大英帝国的垮台。俄国暗中对"大陆封锁"的破坏，打乱了拿破仑从经济上扼杀英国的部署，更加激起了他对俄国的仇恨。在这种背景下，俄法关系重新紧张起来，终于导致1812年俄法战争。

1812年拿破仑征俄失败后，欧洲各国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拿破仑的统治，争取民族解放。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组成了新的反法联盟，利用欧洲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向法国本土进军，这又是一次新的对法战争。1813年秋，拿破仑在莱比锡战败。1814年3月，亚历山大一世率领的联军主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废黜，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又在法国复辟了。以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欧洲各国君主在维也纳集会，讨论分割从法国夺取的土地。会议期间，拿破仑东山再起，回到巴黎，重新执政一百天，最后在滑铁卢被彻底打败。联军再度占领巴黎，拿破仑被囚禁到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1821年死于岛上)，被法国革命人民处死的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登上王位。至此结束了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的争霸，俄国终于夺取了欧洲霸主地位。1815年俄、奥、普三国君主在维也纳成立反对欧洲革命的"神圣同盟"，大陆上其他各国君主(土耳其苏丹除外)相继参加，这个同盟的盟主就是亚历山大一世。至此，沙皇俄国达到了它的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往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亚历山大一世对波斯、土耳其和瑞典的军事扩张

亚历山大一世在同拿破仑争霸的同时，继续向高加索、黑海和芬兰方向扩张，为此先后发动对波斯、土耳其和瑞典的战争。俄国对这些国家的战争同对拿破仑的战争，在时间上互相交错，往往形成几条战线同时作战。但是，总的说来，俄法矛盾的发展起着主导

作用，直接或间接制约着其他各个战略方向的形势。

（一）俄波（斯）战争 1804～13年的俄波战争，是这个时期爆发最早、时间最长，但规模最小的战争，俄国的目的是争夺南高加索东部地区。

早在沙皇俄国入侵之前，南高加索已分裂为一系列封建小国。东格鲁吉亚属于波斯，西格鲁吉亚属于土耳其。由于波土两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因而格鲁吉亚内部各封建主之间也不断发生冲突。俄国则混水摸鱼，扶植亲俄势力，扩大地盘。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悍然宣布合并东格鲁吉亚，并把侵略之手伸向南高加索其它地区，引起波斯国王强烈不满。格鲁吉亚某些封建主在波斯保护下，企图恢复格鲁吉亚王国，反对俄国的兼并。在这种形势下，波斯依靠英法两国的支持，利用俄军主力准备对付法国的有利时机，于1804年5月要求俄国撤出格鲁吉亚。俄国断然拒绝，于是爆发战争。

俄军在南高加索方向一开始就积极进攻，但由于随后相继爆发俄土、俄瑞和俄法战争，俄军兵力不足，进攻时断时续。在此期间，拿破仑为削弱和牵制俄国，积极支持波斯，1807年与波斯缔结矛头指向俄国的条约。但波斯毕竟实力有限，其军队迭遭挫败。到1813年俄国取得对法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后，波斯被迫与俄国签订古利斯坦和约，同意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北部和达吉斯坦等地并入俄国，同时俄国取得在里海保持舰队的特权。这是沙皇俄国向高加索侵略扩张的又一重大步骤。

（二）俄土战争 1806年俄土之间又爆发了新的战争。在此以前，由于拿破仑向近东扩张威胁俄土两国利益，这两个宿敌曾于1799年和1805年两次结成反法军事同盟，但俄土之间在黑海和巴尔干的利害冲突仍然不可调和。俄国不仅要巩固其在黑海的霸权，而且处心积虑要夺取巴尔干和打通土耳其海峡。土耳其则企图利用俄军在欧洲被拿破仑打败、在高加索被牵制的时机，把俄国

从南高加索西部赶出去，并且恢复对黑海的统治。拿破仑也利用俄土矛盾，答应帮助土耳其收复克里木和格鲁吉亚。这些因素促成了俄土战争的爆发。

这次俄土战争分巴尔干和高加索两个战场，前者为主战场。战争头五年，基本上是俄军进攻，土军防御。但俄军兵力分散，指挥无能，且主要以城堡为进攻目标，因此劳师费时，战果不大。到1811年时，鉴于拿破仑入侵俄国在即，俄国必须尽快打败土耳其，以便集中力量对付法国，亚历山大一世调库图佐夫指挥对土作战。库图佐夫采取新的打法，先退一步，然后伺机反扑，给土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1812年5月，即拿破仑进攻俄国前一个月，库图佐夫迫使土耳其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按照和约，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并吞了比萨拉比亚地区；在南高加索，则保留了除波蒂和阿哈尔卡拉基之外的全部占领地。

（三）俄瑞战争 1808年俄国又发动了对瑞典的战争。根本原因是俄国借口保障彼得堡的"安全"，蓄谋夺取芬兰和霸占整个芬兰湾。这次战争发生在俄法勾结的时期，拿破仑为转移俄国对西方的注意，大力推动俄国对瑞典作战(瑞典是英国的盟邦，两国都是法国的死敌)。战争爆发后，英国站在瑞典一边，法国和丹麦则站在俄国一边。俄国对瑞典作战的同时，继续对波斯和土耳其作战。俄军利用瑞典国力衰弱，准备不足和将帅无能，一开始就大举进攻，占领了芬兰和芬兰湾一系列要地，继而向瑞典本土进军。1809年9月，瑞典被迫接受腓特烈哈姆和约，同意俄国兼并芬兰和阿兰群岛。从此芬兰成为俄国的一部分，芬兰湾则成了俄国湖。

十九世纪初期的俄国军队和名将库图佐夫

亚历山大一世同其父保罗一样，也是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崇拜者。亚历山大统治头几年，俄国军队基本上维持保罗一世时的状

态。频繁的对外战争，特别是对拿破仑的战争，迫使亚历山大采取某些改良措施，以适应同法国资产阶级军队作战的需要，但是进展缓慢。总的说来，1805～07年间两次对法战争主要是付学费，直到1812年对法战争前夕，俄军才在军事上有所进步。然而，腐朽的农奴制，落后的经济，激烈的阶级斗争，决定了亚历山大一切改革措施都不彻底。

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俄国正规军仍实行征兵制。由于战争频繁，1802～25年间在选定的地区先后进行过18次征兵，征集的兵员累计约200万人。大体每500人（仅指纳人丁税者）中抽2～5人，1812年曾达到每500人中抽10人。应征年龄从19～37岁（1808年）扩大到18～40岁（1812年）。服役期限仍然长达25年，在此期间士兵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脱离家庭。由于服役期过长，周转慢，不利于储备大量后备兵员。有人建议缩短服役期，但地主为保持农奴劳动力，坚决反对。这里反映了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与资本主义时代战争要求之间的矛盾。

为了简化征兵工作，减轻国家负担，亚历山大政府从1810年起试行“军屯制”（详见第七章第一节）。这是一种补充兵员和维持军队的特殊形式，即把服兵役和种地结合起来。1812年战争期间，军屯制停止实行。

为弥补正规军的不足，亚历山大一世在1807年对法战争时期，曾着手组建60万所谓“国民军”，吸收17～50岁的农民参加。平时务农，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军事训练。受训期间免除对封建主的义务。为防止国民军起义，只有在受训期间才发给武器，并且不准带回家。1807年对法战争告一段落，国民军即不复存在。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国时，沙皇政府又恢复古老的民团武装，总数约达30万人。1814年战胜拿破仑后，民团立即宣告解散。这些措施表明，沙皇政府既想利用人民的力量与外敌作战，又害怕人民掌握武器，直接威胁沙皇统治。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俄国军事工业有所发展。谢斯特罗烈茨克和图拉兵工厂年产火枪15～17万支，勃良斯克、卡明斯克、亚历山得罗夫等工厂年产火炮800门。1811～13年间，乌拉尔地区的私人工厂为陆军生产的炮弹总重量达76.5万普特(1普特=16.38公斤)。但是，俄国军事工业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例如1807年预定组织的60万民团，其中只有1/5的人可以得到枪支，其他的只能装备标枪长矛。因此，俄国对于进口武器的依赖性仍然很大。

俄军步兵的主要武器仍为1763式燧发枪（前装滑膛枪），只有下士和优秀射手才配备有膛线和准星的猎兵枪。骑兵装备卡宾枪、手枪及马刀等兵器。武器口径极为混乱，单是燧发枪即有28种不同口径，猎兵枪也有11种口径，为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造成了很大困难。

俄军炮兵情况也相当混乱。1805年统一规定采用12磅（120毫米）、6磅(95毫米)火炮和20磅(150毫米)、10磅(120毫米)、3磅(75毫米)"独角兽炮"。火炮有效射程：球形炮弹（或榴弹)约600米，霰弹约300米。射速每分钟1～3发。

1805～07年对法战争时期，俄军步兵仍采取落后的线式战术去对付拿破仑的纵队进攻战术，结果一败涂地。战后，逐步恢复苏沃洛夫用过的某些打法，特别是学习拿破仑的新战术，但旧的线式战术的影响仍然严重存在。1811年颁布的《步兵勤务条令》就是这样一个混合物。这个条令要求部队学会纵队队形中的战斗动作，同时强调瞄准射击，规定每个连队应有优秀射手等等，这些要求反映了进步的因素；但条令的基本倾向仍是墨守成规，局限于操场训练，搞极其复杂的花架子。1812年战争初期，原苏沃洛夫部将巴格拉齐昂为第二集团军编写的《步兵军官作战教范》，比1811年条令前进了一步。它坚决要求部队实施瞄准射击，第一线射手应成"散兵线"。教范还讲到纵队攻击，要求利用有利时机主动投入刺刀白刃战。教范还指出，在部队训练中不要搞那些华而不实的动

作。但这种思想在全军并不占主导地位。1812 年颁发的骑兵条令，接受了前一时期对法作战的经验，规定骑兵以展开队形和纵队实施攻击，但同时也规定了许多极其复杂的机动行动，给训练和作战都造成了困难。

1812 年战争前夕，俄军颁发了《炮兵野战概则》，由库泰伊索夫少将起草。概则总结了过去拿破仑战争的丰富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在俄国军事学术特别是炮兵战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概则规定：无论进攻或防御，炮兵都要集中火力于最主要方向；己方进攻时以大部火力打击敌炮兵，敌方进攻时以大部火力打击敌步兵和骑兵；敌人距离愈近（200～400 米），火力愈要猛；要隐蔽企图，作到突然而猛烈开火；敌人意图不明时，炮兵应分散配置；作战时应保留炮兵预备队；炮兵本身应提高机动性，并加强与步兵骑兵的协同等等。这些原则，在 1812 年对法战争中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对俄军的编制进行了调整，主要是恢复了被保罗一世取消的师一级编制。到 1812 年战争前夕，俄军团以上编制有集团军（或译“军团”）、军、师、旅各级，但这些单位的组织和编成并不定型。

统帅机构也有所加强。1802 年建立陆军部以后，陆军统帅权归陆军大臣，原有的陆军院（保留到 1812 年）成为陆军大臣的咨询机构。1812 年战争前夕，亚历山大恢复了被保罗一世撤消的总参谋部，提高了参谋军官的地位和作用。参谋人员中，外国雇佣军官很多，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冯·克劳塞维茨即在俄军总部任职。作战部队总司令的地位又提高了，直接对沙皇负责。但亚历山大一世往往亲自干预指挥，形成多头领导，以致造成混乱。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海军没有得到重视。尽管波罗的海舰队曾积极参加对瑞战争，黑海舰队除对土作战外，还曾进入东地中海配合对法作战，但总的说来，舰队起的作用不大，海军建设也

没有重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俄军进行的战争很频繁，而涌现的将才寥寥无几。高级将领多属昏庸无能之辈，但也出现了象库图佐夫这样杰出的军事统帅，在俄国军事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米海伊尔·库图佐夫1745年生于贵族家庭。父亲是军事工程师，早在彼得一世时即开始服役，退休时为中将。库图佐夫早年毕业于炮兵工程学校。长期坚持刻苦学习，具有渊博的军事史和战术知识，象苏沃洛夫一样，懂得多种外国语。1761年开始服役。1762年在苏沃洛夫指挥的阿斯特拉罕团队任连长，参加过入侵波兰。1770年起在鲁缅采夫麾下参加过对土战争；1774年头部负伤，失去右眼。在国外治疗期间，先后到过普鲁士、英国、荷兰等国家，考察西欧军队情况。归国后，又在苏沃洛夫领导下服役，参加了1787～91年俄土战争。1798年库图佐夫晋升为上将，1802年失宠，被沙皇政府解除军职。1805年对拿破仑的战争开始后，重新起用，任俄军总司令。奥斯特利茨战役失败后，再次失宠。1811年指挥对土作战。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本土的关键时刻，再度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晋升为元帅。库图佐夫一生除具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外，还多次担任军事行政和军事教学职务，包括喀山、基辅等地督军，芬兰地面部队、区舰队和要塞总司令，贵族武备学校校长等职。同时，他还是俄国著名的外交家，曾出使土耳其、柏林等地，执行重要的外交使命。1813年4月联军向法国本土进军前夕，库图佐夫在军中病逝。

库图佐夫受鲁缅采夫和苏沃洛夫的影响很深。他说自己在鲁缅采夫领导下“开始懂得战争”。他对苏沃洛夫的《制胜的科学》等著作曾经认真钻研。苏沃洛夫对库图佐夫也十分赞赏。苏沃洛夫在关于伊兹梅尔之战的报告中说，库图佐夫“走在左翼，但他是我的右手”。①

---

① 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学术》，第2卷，第60页。

总的说来，库图佐夫的军事思想与苏沃洛夫和拿破仑有某些共同或相近之处，例如：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夺取城堡为主要目标；每战力争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方向；重视会战的作用；强调保留和及时使用预备队；不拘泥于线式战术，勇于采用纵队和散兵线等等。这些表明他善于吸收前人和外人的长处。

但是，库图佐夫不是简单地接受别人的东西。由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战争环境不同，他在作战指挥上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的指挥艺术在对拿破仑的战争，特别是1812年抗法战争中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特别突出的是：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他不象苏沃洛夫和拿破仑那样片面强调进攻，而更多地重视战略和战役上的防御，必要时实行大踏步退却，避免不利决战，以便保存实力，争取时间，疲惫敌人，改善态势，然后在有利时机转入反攻。在从战略退却到战略反攻的整个过程中，他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他不是如同拿破仑那样依靠一两次决定性的会战解决问题，而是逐步消耗敌人；他把大打和小打结合起来，正面行动和敌后袭扰结合起来；把几个相距遥远的战略方向的行动统一起来，最后达到围歼敌人的总目标。这就是库图佐夫式的战略防御。1805年他首次对拿破仑作战时，曾经实行大踏步的退却，保存了俄军实力，但没有发展到反攻。1812年抗法战争中，他在更大规模上采用这种打法，最终在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援下，获得了反攻歼敌的巨大胜利，充分显示了在反对强敌入侵的战争中战略防御的威力。

第二节 1805～07年两次对法战争

第三次反法联盟的组成和战略计划

第二次反法联盟解体后，英法两个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

间的矛盾，法国同俄奥等欧洲封建专制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在继续发展。

1804～05年间，拿破仑曾积极准备入侵英国本土，为此在布伦地区（法国北部沿海）集结了15万陆军，并且重建法国海军。这种情况使英国惶惶不安。英首相威廉·皮特为扭转不利形势，竭力拉拢俄国、奥地利、那不勒斯和瑞典，于1805年3月正式组成第三次反法联盟。地理上举足轻重的普鲁士出于对拿破仑的畏惧，拒绝参加联盟，采取了中立立场，但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千方百计努力争取，直至与普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腓特烈二世墓前宣誓结盟。

反法联盟各国总的实力照例大大超过法国。仅沙皇俄国，十九世纪初期总人口即达4,300万人。1805年初俄国陆军总兵力达55万人，其中正规军36万人，非正规军（哥萨克）11万余人，新兵和非战斗人员约8万人。但由于经济力量的限制，国内驻防的需要，以及俄土、俄波（斯）战场的牵制，能用于对法作战的部队只有10余万人。

按协议，第三次反法联盟各国总共应出动约50万军队，其中奥地利25万，俄国18万，瑞典和那不勒斯各出1万余人。英国主要出钱，每年为每10万盟军提供112.5万英镑军费，同时以舰队和少量陆军支援盟国作战。

反法联盟的战略计划规定，从3个方向进攻法国：俄、奥、那不勒斯军主力和少数英军从意大利进攻（主攻）；另一路俄奥联军从巴伐利亚进攻；还有一路俄瑞联军从德国北部进攻（企图以在该方向的胜利吸引普鲁士加入联盟）。

按上述计划，俄军主力10万人分两路与奥军会合：第一集团军5万人从拉吉维洛夫出发，第二集团军5万人从布列斯特出发。另外4万俄军配置在普鲁士边境，相机通过普鲁士入侵德国北部。俄军还有4.1万人准备沿海路进发，其中1.6万人开赴斯特腊耳宋特与瑞军会合；2.5万人从科孚岛开赴那不勒斯，与那、英军会合。

反法联盟各国总的实力虽然雄厚，但利害不同，兵力分散，没有统一指挥，使拿破仑有隙可乘。特别是在作战方法上，联军基本上还是采取过时的“机动战略”和线式战术，远远落后于拿破仑统帅的法国资产阶级军队，这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军事因素。

法军和拿破仑战略战术的基本特点

第三次反法联盟战争前夕，法军总兵力不下四五十万人，除各地守备部队外，能够用于对联军作战的陆军只有20余万人，处于1:2的劣势，但法军在质量上占优势——资产阶级军队对封建农奴制军队的优势。

拿破仑继承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诞生的新型军队和军事制度，并加以发展。他继续推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后备兵员充足。他采用就地征用和建立仓库体系相结合的后勤补给方法，士兵随身只带四天的干粮，部队的机动能力较高。他把部队编为若干个诸兵种合成的军（军长均为元帅）；这些军既可独立作战，又可组成临时的集团军，遂行大规模会战的任务。他从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兵中挑选一批人，组建近卫军（分老近卫军和青年近卫军），给予特殊优待，使之成为全军的骨干和战斗中最后的预备队。他提拔了一批年轻能干的高级将领，以他自己为核心，实行集中统一指挥。

在作战方法上，拿破仑也继承和发展了法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他的战略战术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力图通过一两次“总决战”，消灭敌军主力，速战速决；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于决定性的方向和地点；坚持各个击破的原则；灵活采用包围迂回和中间突破等战法；对溃逃之敌实行穷追；战斗中保留并适时使用预备队；基本的战斗队形是纵队与散兵线相结合，等等。此外，拿破仑特别重视使用间谍，加强敌情侦察，作到知己知彼。

拿破仑的军队和作战方法，并不是没有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最先进的作战方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他发现

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战略和战术发展到那样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最成功的作战中抄袭他罢了。”①

奥军在乌耳姆的覆灭和俄军的战略退却

1805年8月，奥军主力17万人在奥将卡尔率领下开进意大利。另一路奥军8万人（即“多瑙河集团军”）在裴迪南大公爵率领下（实权操在参谋长麦克将军之手）开进巴伐利亚，并准备在乌耳姆地区与库图佐夫率领的俄国第一集团军会师。拿破仑当机立断，改变了入侵英国的计划，决心东向而击。为此，选择巴伐利亚为主要作战方向，将布伦地区的法军，连同荷兰和汉诺威两地法军，共22万人（7个军和1支骑兵预备队，后来又加上倒向法方的巴伐利亚军），隐蔽地调往东线，迎击俄奥联军；另以马塞纳率领的法军5万人牵制卡尔指挥的奥军主力。拿破仑在主要作战方向上的兵力，几乎2倍于奥军。

布伦地区的法军从8月底出发，28天内行军近600公里，9月24日突然抵达莱茵河。当时奥国多瑙河集团军以乌耳姆为中心，分散部署在长达数十公里的战线上，俄国第一集团军正向慕尼黑方向开进。拿破仑按照各个击破的原则，企图赶在俄奥两军会师之前，首先围歼奥军于乌耳姆，尔后歼灭库图佐夫。其计划是对奥军右翼实施远距离迂回，切断其后方交通线和与俄军的联系，逐步收缩包围圈，从奥军后方发起攻击。为防止奥军从乌耳姆撤退，拿破仑以两个军实施佯动，制造正面（西面）进攻的假象。10月6日起，法军主力开始渡多瑙河，实施迂回，同时以次要兵力开赴慕尼黑，防止俄军向奥军靠拢。10月12日，麦克发觉其侧后遭到法军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5页。

回部队的严重威胁，下令撤退。为稳住奥军，拿破仑通过间谍制造谣言，诡称巴黎发生了反拿破仑的革命，英军已在法国登陆，拿破仑即将率军回国云云。麦克中计，命令已开始撤退的奥军返回乌耳姆固守。几天后，拿破仑完成了对奥军的包围。裴迪南见大势已去，率少量奥军逃出包围圈，麦克指挥的奥军主力未经重大抵抗即宣告投降。拿破仑大获全胜，声称“我仅仅靠行军就赢得了会战的胜利”。①

乌耳姆地区奥军投降时，库图佐夫指挥的俄国第一集团军恰好进至距慕尼黑不远的布劳瑙。奥军残部1.5万人逃往该地与俄军会合，归库图佐夫指挥，俄奥联军总兵力为6.5万人。与此同时，奥国统帅部急调卡尔指挥的奥军回援首都。

拿破仑率领约15万法军集结于慕尼黑，准备趁俄军立足未稳，包围而歼灭之。10月27日，法军拉纳、达乌、苏尔特3个军和近卫军从慕尼黑向布劳瑙方向行动，同时贝尔纳多特、马尔蒙两军和巴伐利亚部队开向萨耳斯堡，迂回俄军左翼。在此以前，俄军经过近两个月的行军（分陆水两路，全程1,000多公里，平均每昼夜25公里），十分疲劳，现在又面临3倍于己的优势法军的包围，前来增援的布克斯赫夫登部队远在波兰境内的布拉瓦（距此约一二十天的路程）。在这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库图佐夫决心退却。10月29日，俄军从布劳瑙撤退，3天之内行军100余公里，10月31日到达拉姆巴赫，驻扎在特劳恩河东岸维耳斯地区。

奥皇佛兰茨一世赶到维耳斯召集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奥方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首都维也纳。库图佐夫则建议放弃维也纳，继续退却，以便保存部队，并迫使法军拉长交通线，分散兵力，陷于疲惫，然后伺机转入反攻。由于意见分歧，俄奥双方各行其是。库图佐夫指挥下的奥军一部奉命开往维也纳，俄军则沿多瑙河南岸向东撤退。

① 斯特罗科夫：《军事学术史（资本主义社会）》，第80页。

拿破仑以缪拉军为前锋，跟踪追击，力图断敌退路，争取在布克斯赫夫登率领的俄国援军赶到以前，歼灭库图佐夫部队于多瑙河以南。

库图佐夫派巴格拉齐昂率少量部队担任后卫。巴格拉齐昂断桥毁渡，迟滞法军，多次同法军前锋优势兵力进行激烈的战斗，甚至利用假和谈争取时间。俄军主力则从拉姆巴赫经恩斯城、阿姆斯特腾、克雷姆斯（在此渡多瑙河北上）、次讷伊马、布隆（布尔诺）一线退却。11 月 19 日库图佐夫与布克斯赫夫登部队和奥军一部会合于维绍地区。11 月 22 日联军到达沃洛谋茨。此时法军已占领维也纳，先头部队 5 万人到达布隆驻止，等待主力。

奥斯特利茨会战

俄军在沃洛谋茨稍事休整。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皇佛兰茨一世都赶到该地。此时库图佐夫指挥的总兵力达 8 万人（其中奥军 1.4 万人）。库图佐夫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奥将维罗特尔为参谋长。俄奥方面形势开始好转：卡尔指挥的奥军主力 18 万人正迅速向多瑙河开进；在波希米亚（捷克）境内还有裴迪南指挥的奥军约 1 万人，同时贝尼格森率领的俄国援军正前往会合。此外，普鲁士由于法军已经破坏其中立，表示同意参加反法联盟。

在这种情况下，俄奥两国皇帝急于决战。库图佐夫则认为决战时机尚不成熟，主张继续后撤至喀尔巴阡山脉地区，与俄国增援部队会合，形成兵力优势，然后反击。他说："愈是引诱拿破仑深入，他就愈削弱，脱离其预备队愈远。我将在加里西亚腹地打断法国人的脊梁骨。"① 但亚历山大一世为虚荣心所驱使，认为继续退却是耻辱，否决了库图佐夫的建议，而且实际上取代了库图佐夫的指挥。

拿破仑由于远离法国，孤军深入敌境，加之获悉向他送交最后

① 别斯克罗夫内：《统帅库图佐夫》，第 81～82 页。

通牒的普鲁士使节正在途中，因此希望速战速决。他最担心的是俄军继续撤退，拖延战局。为了引诱亚历山大一世决战，拿破仑故意示弱：一面命令法军前哨开始后撤，一面派侍从武官求见沙皇，建议休战议和。亚历山大一世及其左右亲信，莫不兴高采烈，以为拿破仑真是强弩之末，从而更加坚定了会战的决心。

奥将维罗特尔主持制订的会战计划，基本精神是指望拿破仑不脱离布隆阵地，迫使他在该地进行防御。具体打法是以次要兵力从正面牵制法军，主力迂回法军右翼，断其退路，并切断法军与维也纳的联系，最后聚歼法军于布隆地区。

11月27日，联军8.6万人从沃洛谋茨向布隆前进，12月1日占领奥斯特利茨（今捷克境内斯拉夫科夫市）以西阵地。法军7.3万人大体沿霍耳德巴赫河一线部署。整个战场是一片丘陵地，地势中间较高，普拉钦高地瞰制整个战场；东西南三面受河川或湖泊限制。

拿破仑觉察联军的计划后，决心将计就计，趁联军迂回其右翼时，集中优势兵力对联军迂回部队实施中间突破，将其切为两段，各个歼灭。这就是说，拿破仑不是如同联军预计的那样进行防御战，而是打进攻战，一开始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会战直前，俄奥联军迂回部队临时编组为5路纵队：左翼3路共4.3万人，由布克斯赫夫登指挥，任务是攻击狄尔立兹—索柯尔立兹方向。中路1.7万人，由柯洛弗拉特指挥，任务是突破柯贝尔立兹地区法军防线。右翼1.75万人，主要是巴格拉齐昂部队和李赫顿什泰因骑兵部队，任务是牵制法军，保障主力迂回。此外，还有8,500名近卫军负责加强右翼。

俄奥联军展开在长约12公里的战线上，左翼主攻部队要执行约10公里的迂回任务，各路之间的间隙较大。部队仍采用落后的线式队形，各营都展开；炮兵的部署也是平分兵力，没有重点。

拿破仑为实现其中间突破的计划，事先隐蔽地进行了周密的

准备。他命令拉纳牵制联军右翼，达乌牵制联军左翼，同时集中主力(贝尔纳多特、苏尔特两军，缪拉的骑兵部队，乌迪诺的掷弹兵和近卫军)打击联军中路。法军在总的兵力对比上处于劣势(7.3万人对8.6万人)，但在决定性的方向却形成了5万人对1万余人的绝对优势。

会战于12月2日上午7时许开始。联军左翼3路迂回部队均按计划行动，唯独库图佐夫所在的中路(第四路纵队，位于普拉钦高地上)却按兵不动。库图佐夫深知普拉钦高地的重要性，在未看清会战如何发展之前，他不肯脱离这一有利地形。9时许，亚历山大一世亲自到普拉钦高地督战，责问库图佐夫何以按兵不动。库图佐夫推说部队尚未集合完毕。亚历山大不满地说："又不是在察里津草地上，非得等所有的团队到齐才开始检阅。"库图佐夫答道："我之所以没有开始行动，正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察里津草地上。"[①]但在亚历山大的催促下，库图佐夫不得不开始行动，而这正是拿破仑求之不得的。拿破仑立即以主力猛攻联军中路，这一着打乱了联军的整个计划。

经两小时激战，联军中路被迫退到奥斯特利茨，库图佐夫本人负伤。法军占领了普拉钦高地。

拿破仑攻击联军中路得手后，令达乌军攻击联军左翼纵队的正面，另以苏尔特军、近卫军和乌迪诺的掷弹兵攻击其后方，形成前后夹击，同时将炮兵配置在普拉钦高地上，猛轰联军主力(左翼)。联军左翼司令官布克斯赫夫登不明情况，还在继续进攻，结果被法军分割包围，陷入一片混乱。部队失去指挥，自动逃跑，大部分被压迫到萨千湖上，冰破溺死和遭敌炮火杀伤者，为数甚众。

巴格拉齐昂指挥的联军右翼，在优势法军的压力下，也被迫撤至奥斯特利茨。

---

① 斯特罗科夫：《军事学术史(资本主义社会)》，第90～91页。察里津草地是俄国著名的阅兵场。

此役，俄奥联军损失2.7万人(伤亡约1.2万人，被俘约1.5万人)，法军损失约6,800人。俄奥两国皇帝狼狈逃窜，几乎成了拿破仑的阶下囚。

恩格斯指出："奥斯特利茨战役是战略上的奇迹，只要战争还存在，这次战役不会被忘记。"① 如果说乌耳姆会战暴露了奥军的无能，那么奥斯特利茨会战则暴露了俄军的腐朽。

法军从1805年9月底到12月初两个半月，行军约1,000公里，两战两捷，从而打破了第三次反法联盟。奥地利被迫与拿破仑媾和，接受割地赔款的屈辱条件。俄国也被迫停战，将部队撤回本土。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派去向法国递交最后通牒的使者，摇身一变向拿破仑祝贺胜利。

第四次反法联盟组成后的形势

拿破仑打破第三次反法联盟后，继续积聚力量，准备战争。

1806年夏，英国、普鲁士、俄国、瑞典和萨克森等国组成第四次反法联盟。普鲁士非常积极，它取代奥地利成为这次反法联盟的骨干力量。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拿破仑控制了德国境内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大片土地，并且建立了受法国保护的"莱茵同盟"(包括德国西部16个小邦)，与普鲁士的扩张政策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但普鲁士自"七年战争"以来，国力削弱，军事制度还是腓特烈二世时期的那一套，统帅部极端昏庸腐朽，根本不是拿破仑的对手。

俄国在奥斯特利茨惨败后，整编了军队，开始建立后备部队，逐步学习新的打法，总的战斗力有所提高。但前一阶段战争中俄国消耗很大，加之南线新的俄土战争迫在眉睫，俄波(斯)战争没有结束，因此能用于对法作战的力量也很有限。

同历次反法联盟一样，第四次反法联盟也没有统一的计划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1卷，第2册，第565页。

统一的指挥。因此，拿破仑仍然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他企图首先打垮普鲁士，然后消灭俄国军队。

1806年10月1日，普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向巴黎提交最后通牒，限法国在10天内把法军撤过莱茵河。拿破仑的回答是调集17万法军，从巴伐利亚北部大举入侵普鲁士。普鲁士的15万军队(包括其盟国萨克森军队2万人)不堪一击。10月14日一天之内，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埃尔施泰特两地连胜两仗，消灭了普军主力。10月27日拿破仑进入柏林，各地残余普军相继投降。

普鲁士退出战争后，拿破仑一方面宣布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另一方面以俄军为主要打击对象，战场转移到波兰。

俄国用于对法作战的军队约16万人，624门炮，编为3个集团军，分别由贝尼格森、布克斯赫夫登和艾森指挥(艾森集团军作为后备部队)，贝尼格森随后升任俄军总司令。此人靠参与宫廷政变(谋杀保罗一世)取得亚历山大的信任，指挥拙劣，在军中毫无威信。

当普鲁士告急时，俄军尚在集结之中。直到11月3日(耶拿和奥埃尔施泰特会战半个多月以后)，贝尼格森集团军才从格罗得诺附近进入普鲁士控制的波兰境内。俄军统帅部的计划是依托维斯瓦河(从托伦到普拉加一段)堵截法军，先头部队一度前出至华沙地区，主力则集结于普乌土斯克地区。但拿破仑抢先渡过维斯瓦河，以优势兵力对俄军实施迂回包围，迫使俄军主力从普乌土斯克节节败退，直到哥尼斯堡以南。拿破仑由于战线拉长，补给困难，加上正值严冬季节，部队需要休整，因此暂停追击。直到1807年2月，双方才在埃劳(亦称普鲁士埃劳)地区进行了一次大会战。

埃劳会战

埃劳是位于哥尼斯堡以南的一个小镇，法军于2月7日占领

该地，同时俄军在埃劳东北方向占领阵地。

战场是一片起伏地，有湖泊和沼泽分布其间，地面覆盖深达半米左右的积雪。往北有道路通哥尼斯堡，往东有道路经佛里得兰通俄国边境。东侧有一片高地（克勒戈夫高地）控制着整个战场。

拿破仑的企图是切断俄军与本土的交通线，围歼俄军于埃劳地区。具体计划是正面牵制与两翼迂回相结合（苏尔特、奥热罗牵制正面，内伊迂回右翼，达乌迂回左翼），以俄军左翼为主攻方向。但会战开始时，达乌军尚在行军途中。

贝尼格森企图以积极防御给拿破仑以歼灭性打击，防止法军进占哥尼斯堡。俄军大体上以师为单位成两线配置，正面宽度约为3.5公里。第一线成展开队形，第二线成纵队队形。总预备队（占总兵力近1/3），部署在重要地段附近，同时各师和炮兵均留有预备队。总的说来，俄军已开始突破落后的线式战术的框框，但线式战术的影响仍然严重存在，主要表现在战斗队形仍然坚持两翼和中央；各师在本地段内仍然平分兵力，不注意利用地形；一、二线和预备队距离太近，防御纵深小；第一线队形密集，为法军炮兵提供良好目标；左右两翼暴露。

双方兵力大体相当。法军约7万人（炮300余门），俄军约7万人（炮250余门）。此外，列斯托克率领的一支普军残部7,500人正向战场开进。

2月8日晨，天昏地暗，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当法军各集团按拿破仑的计划进入指定位置时，俄军右翼炮兵首先开火。拿破仑将计就计，命左翼法军（苏尔特）以炮火回击，并采取积极的进攻行动，借以吸引贝尼格森的注意，争取时间，等待达乌军的到达。俄军以反突击打退了左翼法军的进攻。当达乌军接近战场时，拿破仑命令法军中部奥热罗军投入进攻，配合达乌。俄军中部炮兵部队以70门火炮突然而猛烈地轰击，打伤苏尔特元帅和两名师长，俄军步兵也趁势冲杀，展开大规模的刺刀白刃战，双方投入的兵力约

达2万人。奥热罗被迫后撤。紧接着双方骑兵又进行了激烈的搏斗，随后又互相展开炮战。直到中午，达乌才赶到战场，从行进间投入对俄军左翼的攻击，但已晚了一步，错过了战机。

俄军左翼依托塞尔帕伦支撑点抗击法军。拿破仑一再加强该方向上的兵力(约占总兵力3/4)，攻占了瞰制战场的克勒戈夫高地并以炮兵火力迫使俄军后撤。俄军甚至被迫放弃了通俄国的道路的重要屏障——奥克拉本和库奇腾。在此关键时刻，俄军总司令贝尼格森放弃指挥，去"接应"列斯托克部队，实为逃跑。俄军右翼炮兵主任库泰伊索夫不待命令，主动抽调3个乘马炮兵连(火炮36门)转移到左翼，支援奥克拉本方向，以霰弹杀伤法军，迫使其退却，一举扭转了战局。俄军重新占领奥克拉本。

17时许，普军列斯托克部队摆脱内伊的截击之后，赶到库奇腾并投入战斗。在俄普联军抗击下，法军大体上被阻于克莱茵—萨乌斯哈尔腾一线。会战至此基本结束，但双方炮战持续至21时许。贝尼格森鉴于法军兵力还在继续加强，右翼受到内伊的威胁(内伊一度切断俄军通哥尼斯堡的道路)，粮弹消耗殆尽，形势不利，乃利用夜暗掩护向哥尼斯堡撤退。9日晨拿破仑发现俄军已逃跑，但也无力追击。

此役双方都自称胜利，实际上双方都是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俄军伤亡2.6万余人，法军也伤亡2万余人。此后，俄法两军都进入冬营。

佛里得兰会战

1807年5月，拿破仑经过一个冬春的休整，准备对俄军发动夏季攻势。当时，可供他使用的野战部队约22万人(包括波兰等少数外籍部队)，另有将近17万法军在普鲁士各地执行占领任务。后勤补给情况已有好转，加之拿破仑派出一支法军(勒费弗尔)占领了但泽市，缴获了大批粮食及其他物资。还应该指出，波兰人民

强烈反对沙皇俄国，他们希望在拿破仑帮助下恢复独立，对拿破仑抱有幻想，这一点也是法军作战的有利条件。拿破仑预定于6月10日开始进攻。

俄军自埃劳会战以来，一直驻扎在哥尼斯堡(俄军在东普鲁士最重要的沿海补给基地)及其以南的海尔斯堡地区，列斯托克部队驻在海尔斯堡西北方向，三点互成犄角之势。经过一个冬春，俄军兵员也有所补充，但后勤补给情况仍然很糟(将领贪污成风，冬季俄军士兵常因冻饿而死)。贝尼格森不了解法军正是严阵以待，决定6月初发动攻势。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错误地估计形势，亲临前线督促贝尼格森迅速采取行动。

6月5日，俄军先于法军发动进攻。贝尼格森令列斯托克率领普俄联军2万余人牵制当面法军贝尔纳多特部队，自率8.5万人寻歼法军主力。

针对这个情况，拿破仑集结了14万余人，于6月8日(比原定计划提前两天)发动攻势。他以次要兵力威胁哥尼斯堡，主力则迎战贝尼格森。

当贝尼格森获悉拿破仑大军出动的消息时，决心动摇，下令停止进攻，以巴格拉齐昂为后卫，迅速撤至海尔斯堡(冬春期间，贝尼格森在该地构筑了防御工事)固守。拿破仑则下令追击。6月10日在海尔斯堡附近发生激战，法军先头部队损失8,000人，俄军损失近万人。11日，拿破仑集中主力于海尔斯堡当面。贝尼格森害怕被优势法军包围，于半夜丢下伤兵，隐蔽地向佛里得兰(哥尼斯堡东南方向)撤退。与此同时，列斯托克部队在法军压力下，也被迫向哥尼斯堡转移。

拿破仑确信贝尼格森将竭力掩护哥尼斯堡，因此，他在进逼哥尼斯堡同时，以两个军控制佛里得兰通哥尼斯堡的交通要道，企图迫俄军一战。贝尼格森在佛里得兰村地区占领阵地，他既想掩护哥尼斯堡，又怕被法军逼到海边，狐疑不决。

6月14日凌晨，进至佛里得兰以西的法军先头部队拉纳军，为堵截俄军向哥尼斯堡前进，主动开火，以2.6万人牵制俄军6万人达9小时，为法军主力赶到战场争取了时间。

14日中午拿破仑到达战场，他发现了俄军部署的致命弱点：佛里得兰村东、南两面环阿勒河，北面为米伦河（阿勒河支流），两河均不能徒涉，只有几座破旧的桥梁，别无退路。俄军主力部署在阿勒河以西，但东岸还留有少数部队。米伦河又把俄军主力分割为南北两个集团，毫无机动余地。拿破仑立即充分利用这一罕见的战机，决心以其右翼内伊军攻占佛里得兰，切断俄军一切退路，并令法军全部炮兵以双倍的火力支援内伊行动，同时以少量兵力牵制俄军右翼戈尔恰科夫部队。

在法军压力下，贝尼格森决定尽快向阿勒河以东（左岸）转移，为此首先缩短战线。此时，内伊军突然从索尔特拉克森林（佛里得兰村西南）中冲出，向俄军发起猛攻。于是，贝尼格森又改变向东撤退的决心，反而命令原在阿勒河东岸的步骑兵立即赶到西岸增援。

尽管俄军左翼巴格拉齐昂部队拼死抵抗，内伊军仍然冲进了佛里得兰，封锁了米伦河上的桥梁。同时阿勒河上的桥梁也被法军炮兵摧毁（有的桥梁被俄军自己的炮弹击中）。数万俄军挤在村子里，毫无防护，成为法军炮兵最好的目标。佛里得兰落入了法军之手，所有该地俄军不是被俘，就是被打死、淹死。米伦河以北的戈尔恰科夫部队也陷于崩溃，其中有的部队不知佛里得兰的情况，还企图冲进村里，结果被法军歼灭；还有一些部队在敌火下企图渡河，大都葬身江流。

22时30分战斗结束。法军伤亡1万余人，俄军伤亡和被俘达2.5万余人（淹死者不计在内）。只有最右翼的乌瓦洛夫部队（5,000人），得以沿阿勒河西岸北撤。

佛里得兰会战结束时，法军苏尔特军正在炮击哥尼斯堡。次日

(15日),列斯托克获悉佛里得兰惨败消息,知法军必攻城,于是扔下伤病员和刚从英国运来的大批弹药及其他作战物资,主动撤离。

在法军跟踪追击下,贝尼格森和列斯托克率残部奔向提尔西特,随即渡过涅曼河撤回本土。法军追到涅曼河为止。

贝尼格森在佛里得兰的惨败,其他战场上俄军的失利,加上俄国新兵动员和后勤补给等方面的巨大困难,迫使亚历山大一世在6月16日(佛里得兰会战后两天)就决定求和,拿破仑亦乐得而为之。于是双方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从此俄法进入一个互相勾结、瓜分欧洲的新阶段。由于俄国退出战争并与法国结盟,第四次反法联盟宣告崩溃。

第三节　1812年俄国抗法战争

1812年俄法战争,是俄国参加的1805～07年间两次反法联盟战争的继续,也是亚历山大一世同拿破仑争霸政策的继续。但法军对俄国本土的入侵,直接威胁俄国民族的独立和生存,使俄国劳动人民除了受本国贵族地主的残酷剥削外,还要受外国侵略者的野蛮压迫,因而人民群众积极投入抗法战争。就这个意义来说,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的卫国战争。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俄国统治集团,正是利用人民的爱国情绪,为打败拿破仑,称霸欧洲,巩固俄国封建农奴制的反动政策服务。俄法双方统治集团都为发动这次战争进行了积极的准备。

战前形势。
双方的实力和作战计划

1812年俄法战争前夕,俄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拿破仑经过历次战争,几乎征服了整个西欧大陆。只有大英帝国仍然雄飞海上,但俄国与英国的同盟关系,早在提尔西特和约之后就已断绝。

沙俄的盟国普鲁士，虽然尚维持着表面的独立，实际上已成为法国的附庸。至于奥地利，拿破仑始则于1809年大破奥军，继而通过与奥国公主结婚，实际上把奥地利绑到了法国的战车上。到1812年春，拿破仑进而与普奥两国签订条约，迫使它们出兵出物资，参加对俄作战，并在原则上允诺它们分享胜利果实。与此同时，拿破仑把他一手建立的华沙大公国变成入侵俄国的战略基地。为取得华沙大公国的积极支持，拿破仑答应恢复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前的波兰国界。此外，俄土、俄波（斯）战争还没有结束，这对俄国是有力的牵制。拿破仑极力鼓动土耳其继续对俄作战，同时以收复芬兰为诱饵鼓动瑞典出兵攻俄。

沙皇俄国竭力打破国际上的不利局面，同拿破仑展开了尖锐复杂的外交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为了争取普鲁士和奥地利，沙皇俄国利用它们与拿破仑的矛盾，同它们进行秘密会谈，促使普、奥在未来俄法战争中采取消极立场。这一政策基本上获得成功。普王腓特烈·威廉向亚历山大保证，"只在极端必要时"才损害俄国；奥总理大臣梅特涅也表示，奥军只在布科维纳地区行动，并且不予加强。

针对拿破仑以收复芬兰为诱饵拉拢瑞典反俄，亚历山大一世政府提出将挪威（当时由遭受拿破仑奴役的丹麦管辖）并入瑞典，换取瑞典参加对法战争。瑞典统治者贝尔纳多特元帅（原系拿破仑部将，后背叛拿破仑，被选为瑞典王储，掌实权）鉴于挪威比芬兰更富饶，且考虑如瑞典站在法国一边，必遭俄英两面夹击，权衡利弊得失，采取了亲俄反法立场。

在南线，沙皇政府通过军事压力与外交手腕相结合的办法，甚至不惜放弃已经占领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以及南高加索部分地区和黑海的阿纳帕城，成功地诱迫土耳其停战议和，从而免除了对法作战的后顾之忧。

此外，俄国还同反法的堡垒英国以及正在进行抗法战争的西

班牙谈判，先后同它们签订了同盟条约。但在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前9天，英国与美国之间爆发了战争，使英国无力支援俄国。倒是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斗争，分散了法军的兵力，对俄国是间接的支援。

战争爆发前两年，沙皇俄国即大量增加军费。1810年国家预算总额为2.79亿卢布，其中军费占一半以上(1.47亿卢布)。临战前，俄军总兵力可达50余万人，但能用于对法作战的部队不过21万人(火炮800余门)，编为3个西线集团军：

第一集团军(11～12.7万人，558门炮)由陆军大臣巴克莱-德-托里指挥，部署在科夫诺、维尔那一线；

第二集团军(4～4.5万人，216门炮)由巴格拉齐昂指挥，部署在涅曼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地区；

第三集团军(4.3～4.6万人，168门炮)为后备队，由托尔马索夫指挥，部署在卢茨克地区。

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的任务是屏障莫斯科方向；第三集团军掩护基辅方向。

3个西线集团军分散配置在长达600余公里的战线上，各集团军之间的间隙很大：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相距100余公里；第二、第三两集团军相距200余公里。

此外，北翼有一个独立军(2万人)，由威特根施泰因指挥，屏障彼得堡方向。南翼摩尔多瓦地区有多瑙河集团军(3.5万人)，由齐恰戈夫指挥。

从1810年8月至1812年4月，俄国在西部边境(从涅曼河到伏伦省、明斯克省一带)建立了仓库，储备了可供3个西线集团军消耗6个月的粮食。在基辅附近，在西德维纳河左岸的城镇以及德里萨等地构筑了工事，或建立了兵营。

必须指出，俄国原定的战略方针(直到1811年底)并不是防御，更不是诱敌深入，恰恰相反，是打出去，即打入普鲁士国境，同

普军一道对法军作战。正因为如此，俄国对法作战部队和仓库大部分配置在西部边境，即西德维纳河以西。直到战前几个月，当俄国获悉普鲁士和奥地利将站在法国方面对俄作战时，才不得不放弃打出去的方针，匆忙调整部署，作防御的准备，但已经晚了一步，这是造成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之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准备退却到西德维纳河一线为止，没有考虑到会放弃斯摩棱斯克，更没打算放弃莫斯科。

亚历山大一世采纳的作战计划是由前普鲁士将军富尔① 制订的。计划的基本内容是：当拿破仑进攻巴克莱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时，巴克莱应退至德里萨堡垒地带坚守（该堡垒地带位于西德维纳河东岸的德里萨城附近，背靠河流，长 4 公里，宽 3 公里，没有机动余地，地形极为不利），巴格拉齐昂指挥的第二集团军则绕至法军翼侧和后方积极行动，威胁其交通线，配合第一集团军的正面抗击，迫使法军退却。这是一厢情愿的计划，它对法军的兵力优势和俄军部署上的弱点（兵力分散）等情况都估计不足，结果为拿破仑所乘。

到 1812 年，拿破仑帝国（包括法国本土和被征服的地区）人口达 7,500 万人，约等于当时全欧人口的一半。拿破仑维持的总兵力达 120 万人，除去各地守备部队外，能用于进攻俄国的军队约60万人（1,370门炮），统称为“大军”，编为 12 个步兵军、4 个骑兵军、1 个近卫军。这支“大军”，法国人约占一半，其余均系从欧洲各国搜罗的炮灰（俄国人称之为“ 12 种语言的军队”），其中许多是敌性国家的人。为保障“大军”的作战需要，拿破仑在华沙大公国境内储备了大批弹药粮秣。1812 年 1 月，仅在主要沿海基地但泽市，

① 富尔原是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一名上校军官，1806 年耶拿战役后，转到俄军中服务，提升为中将，成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军事教官和亲信。此人缺乏实战经验，军事思想上是标洛学派的信徒，认为给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不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威胁其补给基地和交通线。这种观点早已过时，但富尔正是根据这种观点制订计划的。

即储备了可供40万军队和5万匹马消耗50天的粮秣。

总的说来，法军兵力大，战斗经验丰富，指挥强，战争初期的物资保障较充分；但后方远，战线长，政治上不巩固（外国人多），特别是入侵俄国本土，必将激起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加之俄国地广人稀，物资匮乏，交通落后，不可能作到以战养战。因此法军在战略上利于速决，最怕旷日持久。拿破仑战略方针正是通过一两次大会战，迅速歼灭俄军主力，占领古都莫斯科，迫使俄国投降。拿破仑说：占领莫斯科，"我就刺破了它（俄国）的心脏"。① 他初期的作战计划是：法军主力突然渡过涅曼河中段，打击俄国第一集团军，夺占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交通枢纽维尔那，阻止俄国第一、第二集团军会合，迫使其在不利条件下决战，予以各个歼灭。

根据上述计划，法军于1812年6月初，以华沙大公国为跳板，展开在维斯瓦河以东（左岸）从哥尼斯堡至拉多姆一线。主力44万余人（900余门炮）展开成3个集团：

左翼21.8万人（527门炮），由拿破仑亲自指挥，集结于托伦一线，预定经科夫诺向维尔那进攻，对俄国第一集团军防区实施中间突破。

中路8.2万人（218门炮），由欧仁·博阿尔内亲王指挥，预定向格罗得诺与科夫诺之间的地区进攻，企图分割俄国第一、第二集团军，同时保障法军左右两集团之间的联系，配合它们扩张战果。

右翼7.8万人（159门炮），由拿破仑之弟热罗姆指挥，预定向格罗得诺方向行动，牵制俄国第二集团军，保障法军主力的翼侧和后方安全。

此外，法军麦克唐纳军（3.2万人）预定从提尔西特向里加方向行动，掩护拿破仑的左翼；奥军施瓦尔岑堡军（3.4万人）和法军雷尼埃军预定牵制俄国第三集团军，保障热罗姆的右翼。

除一线部队外，尚有二线部队约20万人。

① 别斯克罗夫内：《1812年卫国战争和库图佐夫的反攻》，第23页。

法军的战略进攻和俄军的战略退却

1812年6月23日夜间，法军开始渡过涅曼河，突然侵入俄境，随即大举进攻。最初进攻正面宽达400公里（从但泽至拉多姆），以后不断收缩（到斯摩棱斯克时，正面收缩到约100公里），势不可当。

战争爆发后，亚历山大一世还慌忙派人求见拿破仑，希望和谈，遭到拿破仑断然拒绝。

在拿破仑的大规模突然袭击面前，西线俄军一开始就处于严重困境。原定的作战计划很快破产，又没有预备方案。巴克莱主张退却，巴格拉齐昂等其他将领则主张立即反攻。更糟的是没有统一指挥。战争爆发时，亚历山大在第一集团军，名义上统一指挥各路俄军，但高级将领担心沙皇瞎指挥误大事，劝说他回彼得堡。沙皇行前委托巴克莱统一指挥，但又不公开宣布。于是各集团军司令各行其是，更增加了混乱。

在3倍于己的优势法军压力下，俄国第一集团军放弃维尔那，向东北方的德里萨堡垒地带转移，从而使第一、第二集团军之间的距离扩大到200余公里。法军乘虚而入，形成对两集团军各个歼灭之势。但两集团军一面进行艰苦的后卫战，一面迅速退却。第一集团军于7月8日到达德里萨。拿破仑企图在该地迂回第一集团军左翼，切断其与莫斯科的联系。巴克莱查明拿破仑的意图后，及时后撤至维切布斯克，随后继续退却，8月1日到达斯摩棱斯克（距莫斯科约400公里，素有“莫斯科的锁钥”之称）。第二集团军几次奉命与第一集团军会合，均未得逞，先后经博布鲁伊斯克、姆斯吉斯拉夫耳等地撤退，直到8月3日，才与第一集团军会合于斯摩棱斯克。总计38天内，第一集团军走500公里，第二集团军走750公里。到会合时为止，两集团军损失共约3.5万人。同一时期，法军损失约10万人。这一阶段，俄军虽然丧失了地方，但保存了

实力。

与此同时，南北两翼也展开了行动：掩护彼得堡方向的俄军威特根施泰因军，在克里亚斯吉茨和波洛次克地区，顶住了法军乌迪诺军的进攻，阻截了麦克唐纳向里加的攻势。掩护基辅方向的俄国第三集团军，在同施瓦尔岑堡和雷尼埃两军战斗后，仍防守卢茨克地区。

至此，各路俄军免遭各个歼灭。

入侵俄国本土的法军，依靠掠夺财物维持士气，纪律极坏，激起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农民自发地奋起抵抗，渴望打败外敌的侵略，同时摆脱农奴制压迫。法军愈是深入，人民抗法斗争愈是高涨，他们自己烧毁粮食和村舍，人畜转移到森林，实行坚壁清野。农民游击队少的十几人，多的数千人，广泛袭扰法军辎重，烧毁其粮草，歼灭法军官兵。这一切给拿破仑造成意想不到的困难，迫使他分出兵力对付游击队，保护交通线和控制占领地。这样，他每前进一步，其兵力优势就减削一分。但沙皇政府十分害怕人民，竭力加以限制，使得人民的自发斗争不能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俄军退却时实行焦土政策，也给法军增加了很大困难。当法军占领维尔那和维切布斯克等地时，发现粮仓已焚烧一空。有时人马食青苗充饥。这种情况更使法军增大了对其后方补给线的依赖性。

俄国极端落后的交通，炎夏的烈日和夜间的暴雨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不利于法军的行动，而且造成人马非战斗减员。有人统计，在大约20公里之内，马匹死亡达1,240匹。

俄国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会合后如何行动？没有作战预案可供遵循。两集团军于8月7日仓促向鲁得尼亚—维切布斯克方向发动反击，企图阻截法军进占斯摩棱斯克。部队打得比较顽强，例如多赫土罗夫军以2万人抗击了法军14万人。但由于准备不足，决心不大，加之巴克莱和巴格拉齐昂互不协调（巴格

拉齐昂强烈反对巴克莱大踏步退却的方针，指责他是叛卖，两人关系一直很紧张），导致反击失利。而此时，拿破仑突然挥师渡过第聂伯河，向斯摩棱斯克挺进，企图攻占这个战略要地，切断俄军向莫斯科的退路。俄军经激战后，于8月18日放弃斯摩棱斯克，沿通向莫斯科的道路继续退却，8月29日驻扎于查列沃—扎米舍地区。巴克莱企图在这里进行一次会战。

在此期间，俄国军队和人民十分不满俄国统帅部对战争的指导。在当时情况下，巴克莱的退却本来是正确的，但他的威望不足以服众。单是他的非俄罗斯姓名（巴克莱的祖先是苏格兰人，后来迁居里加），就足以引起俄国人怀疑。亚历山大一世在军内外的压力下，被迫任命他所不喜欢的老将库图佐夫为俄军总司令，命令他无论如何要保卫莫斯科。

8月29日，库图佐夫到达查列沃—扎米舍，俄军士气为之一振。此时，由于伤亡和疾病等原因，俄国第一、第二集团军兵力减至9.6万人；法军减至18万人，仍占优势。库图佐夫分析了敌我情况，推迟了巴克莱的会战计划。他认为一次会战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组织一系列会战才能最后赢得战争，为此必须保存军力，并且不断扩充后备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反攻。实际上，库图佐夫并不反对巴克莱的退却方针，甚至比他走得更远。

克劳塞维茨评论俄军的战略退却时，反复指出："俄国如此之大，可以同敌军玩'猫鼠游戏'。其对优势兵力之敌的防御的思想基本上应以此为根据。"①

库图佐夫的战略计划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的计划大致可归纳如下：一、尽可能阻止法军向莫斯科前进。二、如必须撤退，即摆脱敌人，依托南方基地（卡卢加、图拉、布良斯克等）重新武装军队，组建后备队，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三、协调各路俄军的行动：第一、第二集团军对付法军主力；第三集团军和多瑙河集团军在南

① 克劳塞维茨：《1812年》，第84页、第110页。

翼积极展开活动，同时威特根施泰因独立军在北翼积极展开活动，威胁法军后方交通线，分散法军兵力，配合主力行动。四、把“大打”和“小打”结合起来，正规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为此，把部分正规军改编为小型机动骑兵分队，配合游击队，袭扰和疲惫敌人，使拿破仑腹背受敌。

按照库图佐夫的计划，俄军撤离查列沃—扎米舍，且战且退，9月3日到达博罗迪诺。两天后，法军主力进抵该地西南之瓦卢耶瓦，与俄军主力形成对峙。

博罗迪诺会战

库图佐夫决定在博罗迪诺地区进行一次会战，主要是考虑，不经会战就退到莫斯科，无法平息各方面舆论谴责。同时从军事上看，法军兵力优势已经不大，可通过会战进一步消耗其兵力；战场附近，有米洛拉多维奇率领的一支援军和一支民团；地形是“平原地带所能找到的最好阵地之一”。①

尽管如此，库图佐夫决定进行这次会战是很勉强的。正如克劳塞维茨所分析的：“如果不是宫廷、军队和全俄国的呼声迫使他这样作，库图佐夫也许不会打这次看来没有取胜希望的博罗迪诺会战”。“他把这次会战看成是不可避免的恶事”。② 这一点，对于研究这次著名的大会战是有参考价值的。

博罗迪诺村位于莫扎伊斯克以西约12公里，莫斯科以西约120公里，科洛查河（莫斯科河支流）左岸。村子附近的新斯摩棱斯克大道经莫扎伊斯克通莫斯科，是俄军主要的交通线和退路。往南还有一条老斯摩棱斯克大道经乌提察森林通莫扎伊斯克。地形起伏，多丛林，有几个小高地瞰制战场。

俄军在博罗迪诺以东占领阵地，正面为科洛查河，右翼临莫斯

① 别斯克罗夫内：《统帅库图佐夫》，第185页。

② 克劳塞维茨：《1812年》，第81页。

科河，左翼直至乌提察森林。库图佐夫在此布置了一个以支撑点为骨干的，有一定纵深的防御体系。第一集团军防守右翼和中央，由巴克莱统一指挥；第二集团军防守左翼，由巴格拉齐昂指挥。部队成三线配置：第一线为步兵，第二线为骑兵，第三线为预备队。2/3 的兵力兵器集中在右翼，牢牢控制新斯摩棱斯克大道。阵地正面宽度约为 8 公里，纵深（从舍瓦尔丁诺村至普萨列沃村附近的森林地带）约为 7 公里。

库图佐夫企图利用阵地北有河流，南有森林，不便机动的特点，迫使法军只能从正面进攻。但这个阵地是有问题的。如果法军对左翼的攻击得手，就可以完全迂回右翼和中央，那末俄军就会陷入绝境。库图佐夫在给沙皇的报告中也承认，“这个阵地的弱点在于左翼”，① 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在左翼前沿突出部构筑多面堡（舍瓦尔丁诺多面堡，12 门炮），但未能及时完成。

法军主力到达瓦卢耶瓦的当天（9 月 5 日）中午，拿破仑决心首先攻占俄军左翼阵地前沿突出部的舍瓦尔丁诺多面堡（该堡妨碍法军后续部队与主力靠拢，且对法军主力翼侧构成威胁）。拿破仑投入 4 万人（186 门炮），攻击俄军 1.2 万人（36 门炮）。双方激烈争夺，鏖战至深夜，最后俄军被迫放弃舍瓦尔丁诺多面堡，撤回主阵地。这次战斗是大会战的前哨战。库图佐夫通过这次战斗，争取了改善主阵地工事的时间，并查明了法军主力正好针对俄军中央和左翼，因此相应地调整了部署，加强了左翼兵力。

9 月 6 日，双方都进行会战的准备。拿破仑整日察看地形，制订具体计划。他的计划正是以俄军左翼为主攻方向，同时对俄军正面进行牵制。如主攻方向得手即以新锐力量实施中间突破，断敌退路，将其压迫至莫斯科河和科洛查河，彻底歼灭之。因此法军主力部署在自己右翼，拿破仑的大本营和近卫军也靠近右翼。

参加这次会战的俄军约 12.5～13 万人，640 门炮。法军 13～

① 别斯克罗夫内：《统帅库图佐夫》，第 185～186 页。

13.5万人，587门炮。而战场大约只有2.6平方公里。双方兵力对比，法军略占优势。但法军炮兵较弱（马匹损失大，重炮运不上来），使用的主要是3磅炮和4磅炮，而俄军炮兵有1/4为12磅炮，其余都是6磅炮。

9月7日晨5时（一说5时半或6时）会战开始。法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对俄军正面中部的博罗迪诺村实施佯攻，一举攻克；主攻则指向俄军左翼。在主攻方向上，争夺巴格拉齐昂眼镜堡的战斗特别激烈。俄军在6个多小时内打退法军7次攻击。第八次，拿破仑集中4万人、400门炮对俄军2万人、300门炮。库图佐夫派米洛拉多维奇部队前去增援。巴格拉齐昂不待援军到达，率领全军反击，展开激烈的刺刀白刃战。巴格拉齐昂本人重伤毙命，其参谋长和一名军长也身负重伤，部队立即陷于混乱。法军占领了巴格拉齐昂眼镜堡。代理司令官将部队撤至第二道阵地，法军乘胜进逼。第二集团军处境危殆。

为扭转不利局势，库图佐夫于11时半，命令乌瓦罗夫指挥的第一骑兵军（2,500人）和普拉托夫指挥的哥萨克骑兵部队（5,500人）偷渡科洛查河，对法军左翼实施奇袭，两支部队立即出发。

巴格拉齐昂眼镜堡争夺战同时，拿破仑令欧仁·博阿尔内亲王指挥的法军渡过科洛查河，攻击俄军正面中部的拉耶夫斯基炮台。10时许开始攻击，俄军拼死抵抗，第一集团军著名的炮兵主任库泰伊索夫将军阵亡，但炮台仍在俄军手中。法军占领谢苗诺夫村以后，拉耶夫斯基炮台即暴露在法军炮火三面（正面、博罗迪诺村和谢苗诺夫村）围攻之下。拿破仑集中3.5万人，近300门炮，准备最后夺取炮台。此时（中午12时许），库图佐夫派出的骑兵部队突然攻击法军左翼。这一着出拿破仑意外，打乱了法军的部署，拿破仑立即策马赶到新斯摩棱斯克大道查明情况，使他对拉耶夫斯基炮台的最后攻击推迟约两小时。在此期间，俄军奇袭部队虽被法军击退，但争取了时间，使库图佐夫得以调整部署，加强防御。

14时许，拿破仑下令对拉耶夫斯基炮台再次发起攻击，炮台几度易手。最后法军绕到炮台后方，迫使俄军于16时许撤至第二道阵地，18时许撤至第三道阵地。到此为止，俄军全线共后撤0.5～1公里。

在这关键时刻，拿破仑的元帅们请求他把近卫军投入战斗，以争取最后胜利，但拿破仑不同意，不敢以其最后的预备队——他的军队的核心和支柱来冒险。

博罗迪诺会战就此结束，前后持续了12小时。法军损失约3万人，包括40余名将军。俄军伤亡5.2万余人，包括20余名将军。战后，在博罗迪诺战场上焚烧的尸体达5.85万余具，死马3.54万余匹。

这次会战对拿破仑来说是一次空前的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俄军本身的损失虽然也很大，但总算是挫伤了法军的锐气。

俄军撤出莫斯科。战略反攻的准备

博罗迪诺会战虽然消耗了法军，争取了短暂的喘息时间，但从总的兵力对比看（俄军主力约5万余人，法军近10万人），俄军转入反攻的条件尚不具备。而且拿破仑只要退回斯摩棱斯克，还可得到几万法军的加强。因此，库图佐夫下令继续退却，俄军主力经莫扎伊斯克撤到莫斯科。库图佐夫企图在该地组织第二次会战，但腐败的沙皇政府征集兵员和筹办军火粮秣的工作进展缓慢，无法满足会战的需要。

在上述情况下，是以现有兵力在莫斯科城下同拿破仑会战，还是放弃莫斯科？沙皇和宫廷显贵们从“荣誉”出发，都反对放弃莫斯科，俄军参谋部和部队中也有很大阻力。库图佐夫则独排众议，主张放弃莫斯科，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在莫斯科城郊费里村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库图佐夫作结论说：“只要军队还存在，并且处于抗击敌人的状态，那我们就有胜利结束战争的希望。如果军队被歼灭，

则莫斯科和俄国都将完蛋。”①“我们退出莫斯科，就是给敌人安排不可避免的灭亡。”② 他给沙皇的报告中也说，“敌人进入莫斯科还不能说是征服俄国。”③

9月14日俄军放弃莫斯科。全城居民约19.8万人，除留下不到1万人外，其余都随军撤出。俄军放火焚城，粮食和军火仓库焚烧一空，大火三日不灭。俄军撤出莫斯科的当天，法军入城，次日拿破仑进驻克里姆林宫。法军开始了盼望已久的大抢劫。

俄军从莫斯科撤出后，拿破仑派缪拉骑兵军跟踪追击。库图佐夫为摆脱敌人，精心策划了一次“行军机动”。俄军首先沿梁赞大道向莫斯科东南方向退却，行军约30公里，然后突然渡过莫斯科河，掉头西进。为迷惑敌人，派出哥萨克部队继续沿梁赞大道佯动。主力则以强行军速度，于9月18日到达波多尔斯克地区。以后继续西进，9月21日到达克拉斯那亚—帕赫拉地区。5天后再次向西南方向转移，10月2日到达塔鲁丁诺地区。库图佐夫行动诡秘，以致拿破仑一度不知其去向。

塔鲁丁诺位于莫斯科西南老卡卢加大道上；这条大道是莫斯科与南方联系的主要通道之一。控制这个地区，就可以掩护卡卢加、图拉和布良斯克等地的军事工场和仓库，利用南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保障与第三集团军和多瑙河集团军的联系，并从南翼构成对莫斯科地区法军的威胁。库图佐夫从10月2日起在此扎营，直到10月23日为止。在这期间，库图佐夫休整部队，补充兵员、马匹、粮秣和武器(特别是火炮)。第二集团军合并到第一集团军，另组后备部队。在短时间内，俄军从8.5万人(包括用长矛装备的民团)增至12万人(正规军10万，哥萨克骑兵2万)。同时，民团和农民游击队也有较大的发展。

库图佐夫执行“避免大打，实行小打”的方针，以塔鲁丁诺为中

①③ 别斯克罗夫内:《1812年卫国战争和库图佐夫的反攻》，第78页。

② 斯特罗科夫:《军事学术史(资本主义社会)》，第204页。

心进一步开展“小战”，正规军小分队、民团和农民游击队互相配合，不断袭扰敌人。法军占领莫斯科1个月内，即损失约3万人。各路游击队对莫斯科形成了包围态势，莫斯科与斯摩棱斯克之间的交通线几乎被完全切断。

在这种情况下，法军虽兵员有所补充（总数达到10万余人），但无法就地取得补给，士气空前低落，日夜惶恐不安。拿破仑迫不及待地诱逼俄方签订和约，几次都未得逞。在俄国人民及其他反法势力（包括俄国统治集团的大多数和英、德等国派驻俄国的代表）的压力下，沙皇政府不敢言和。时间对法军不利。拿破仑于10月13日起开始准备撤出莫斯科。从此战略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法军的战略退却和俄军的战略反攻

俄军转入战略反攻前夕，整个战场上法俄两军的态势大致如下：

法军在主要交通线（从华沙到莫斯科）沿线部署有下列部队：施瓦尔岑堡和雷尼埃驻德罗基秦，威克脱和奥热罗驻斯摩棱斯克，茹诺驻莫扎伊斯克，拿破仑驻莫斯科。主要交通线右翼，由多姆布罗夫斯基（驻博布鲁伊斯克）掩护；左翼由麦克唐纳（驻里加）、圣西尔和乌迪诺（驻波洛茨克）掩护。这些部队总兵力达35万余人，拿破仑直接指挥的主力只有10万人左右。其他各部队分散在广大地区。法军主要基地在维斯瓦河地区，从涅曼河直至第聂伯河有几道中间补给线，沿线设有粮弹仓库。拿破仑只要撤退到斯摩棱斯克以西，即可获得补给，转入冬营，准备新的战役。

俄军反攻前夕，库图佐夫直接指挥的主力约11～12万人，驻莫斯科以南地区。北线威特根施泰因集团已增至4万人，驻波洛茨克；施泰因赫尔集团2万人，驻里加。南线齐恰戈夫统一指挥的多瑙河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加上后备部队共8万人，驻卢茨克。此外，民团和游击队已发展到近30万人。为了保障部队所需武器弹

药、粮秣和冬装，库图佐夫进行了大量工作，但由于俄国政治经济落后，以及商人哄抬物价等原因，进展很慢，很不适应战争的需要。

库图佐夫关于战略反攻的基本思想是：他亲自指挥的俄军主力从正面进攻，位于南北两线的其他各路俄军进攻法军翼侧和后方，断其退路，最后围歼法军于“第聂伯河、别列津纳河和德维纳河之间”的地区。他在给沙皇的报告说，“各路军队大会师的地点”预定为别列津纳河上的鲍里索夫。①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一世的参谋部也制订了反攻计划，不经库图佐夫，直接向各路俄军司令官传达布置。亚历山大和库图佐夫两个计划的基本精神大体一致，但沙皇更多地强调他的亲信齐恰戈夫集团军的作用，相对贬低库图佐夫的作用，从而给库图佐夫的指挥带来许多麻烦。

10月18日，库图佐夫在塔鲁丁诺西北切尔尼什尼亚河地区重创当面法军缪拉军，歼敌4,500人，打响了战略反攻的第一仗。第二天，拿破仑就被迫放弃莫斯科。他率领约9万法军，取道卡卢加大道，企图沿未经战争破坏的南部地区总退却。法军随军载运大批掠夺的财物（几乎每个军官都有一车，士兵的也不少），车队连绵30多公里，行动迟缓。俄国正规军、民团和农民游击队乘机攻击袭扰。10月24日，法军在塔鲁丁诺西南马洛亚罗斯拉维茨遭俄军阻击，双方各出动2万余人，马洛亚罗斯拉维茨易手达8次之多，双方各伤亡五六千人。最后法军虽然占领该地，但南进道路仍为俄军遮断。拿破仑只好北上莫扎伊斯克，沿遭战争严重破坏的斯摩棱斯克大道撤退。

库图佐夫对退却之敌实行多路平行追击：Л.В.库图佐夫（总司令的同姓人）率领一支劲旅沿斯摩棱斯克大道北侧追击；普拉托夫率领一支哥萨克骑兵沿斯摩棱斯克大道追击；米洛拉多维奇部队沿斯摩棱斯克大道南侧追击；总司令库图佐夫指挥的俄军主力则

① 斯特罗科夫：《军事学术史（资本主义社会）》，第211页。

在米洛拉多维奇的左翼追击。

在追击过程中，库图佐夫"决定不投入主力同敌人交战，而以大部队和小部队不停顿地追击袭扰敌人，使之疲惫。他认为这就足以最后消灭敌人"。[1] 当然，库图佐夫并不放松小规模的会战。11 月 3 日，俄军一部在维亚兹马追上法军，在该地一战，歼灭法军 8,000 人。嗣后，在多罗戈布什、杜霍夫辛纳、里亚霍沃等地，俄军在民团和游击队配合下，歼敌总计达 1 万余人。1812 年严冬比往年提早近一个月，11 月 4 日开始下大雪，气候严寒，法军没有过冬的准备，沿途冻死者不少。11 月 9 日拿破仑退到斯摩棱斯克时，部队不过 5 万人。马匹大批饿死病死，火炮也大量丢弃。大多数军只剩下番号。斯摩棱斯克的粮食仓库被饥饿的法军自己抢劫一空，在此无法立足。法军喘息了 4 天，然后继续逃跑。在红村遭俄军重创，伤亡 6,000 人，被俘达 2.6 万人。残余法军向别列津纳河上游鲍里索夫方向退却。库图佐夫则于 11 月 20 日开始渡过第聂伯河，向别列津纳河地区追击。

别列津纳河围歼战。战争的结局

自从俄军开始战略反攻以来，原在相距遥远的不同方向上独立行动的各路俄军，逐步向别列津纳河地区会合：北线威特根施泰因部队（3 万人）于10月16日起向南发动攻势，追击法军威克脱军，先后占领波洛茨克和查什尼基，继而向鲍里索夫推进，11月23日接近该地。南线齐恰戈夫（原是海军将领，首次指挥陆军，为人优柔寡断，畏拿破仑如虎）留下半数以上的兵力对付施瓦尔岑堡和雷尼埃，10 月底自率 3.5 万人北上，11 月 22 日占领鲍里索夫，除以少量兵力（恰普里茨率领的5,000人）监视泽姆宾（鲍里索夫西北）隘路外，把主力拉到别列津纳河左（东）岸，企图与威特根施泰因会合。

这样，向鲍里索夫方向退却的法军（4 万余人）就钻进了一个

[1] 克劳塞维茨：《1812 年》，第 130 页。

口袋：前有别列津纳河（不能徒涉）和齐恰戈夫部队拦截，左右两侧分别受到库图佐夫和威特根施泰因的威胁，后有米洛拉多维奇和哥萨克部队跟踪追赶。

拿破仑为摆脱绝境，命令威克脱牵制威特根施泰因，同时命令乌迪诺夺占鲍里索夫和该地的桥梁，保障法军渡河西进。11月24日晚，乌迪诺军接近鲍里索夫时，齐恰戈夫害怕背水为战，匆忙从河东撤到河西，并烧毁桥梁，主力向南转移。拿破仑命令乌迪诺在鲍里索夫以北斯土甸卡村附近隐蔽架桥，同时在鲍里索夫以南故作渡河准备，借以迷惑齐恰戈夫。这一着果然得逞。11月26日起，法军3.5万人突然在斯土甸卡渡河，恰普里茨寡不敌众。齐恰戈夫闻讯大惊，又把部队拉回鲍里索夫方向，但不敢与拿破仑交战，坐待威特根施泰因的消息。威特根施泰因获悉威克脱与拿破仑会合，突然停止追击，也坐待齐恰戈夫的消息。齐、威两人见面后，决定11月28日才开始行动，这就完全丧失了战机。

11月28日，齐恰戈夫仅以半数兵力投入战斗，而且主要靠火力袭击，部队不敢接近敌人，故未能歼灭已渡河的法军。威特根施泰因同样只投入半数兵力，虽生俘法军1个师，但未能控制渡口。法军后卫于11月29日晨渡河，经3天战斗，损失达2.9万人。

拿破仑率残部逃出了包围圈，向维尔那、科夫诺方向撤退，俄军继续追击。12月6日，拿破仑在斯摩尔冈把指挥权交给缪拉元帅，带领少数随从秘密逃回巴黎。

拿破仑逃走后，俄国境内的法军残部继续退却，库图佐夫则继续追击。12月中旬法军渡过涅曼河，退出俄国。几十万“大军”只剩下2万余人。至此，战争告一段落。

随之而来的重大问题是：俄军是不是立即打出去？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亲英反法派坚决主张立即打到法国本土去，彻底消灭拿破仑帝国。但也有一些人反对打出去，他们不愿意俄军替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流血卖命（这些人

看到了俄英两国在近东等地的矛盾正在上升）。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坚决支持前一种主张。库图佐夫不反对打出去，但希望充分准备，给俄军以必要的喘息时间。在亚历山大的坚持下，俄军终于在1813年1月13日越出国界，向西欧进军，库图佐夫也号召俄军"在敌人的本土彻底打败敌人"。①

毛泽东同志指出："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② 封建农奴制的沙皇俄国，打败了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法国。其原因，除了拿破仑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以外，就俄国方面来说，归根到底是利用了人民群众的抗法热情，同时在军事上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退却的方针。但是，胜利的果实完全落入统治集团之手，俄国人民特别是千百万农民，依然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小　结

十九世纪初期，俄国国内封建农奴制进一步衰落、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在国际上，亚历山大一世同拿破仑激烈争夺欧洲霸权。亚历山大利用俄国人民的抗法热情和西欧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打败了拿破仑，爬上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并且企图以在国外的胜利来巩固其在国内的反动统治。

从1804～15年的12年间，俄国同波斯、土耳其、瑞典、法国4个国家打了7次战争，战争之频繁，规模之大，在俄国军事史上是空前的。从全局看，法国始终是主要敌人（7次战争中有4次是对法作战），西线是主要战线。对法战争始终是俄国统帅部注意的中心，直接间接制约着其他方向的军事行动。

亚历山大一世政府一如既往，总是力图避免两线作战。但他野

① 斯特罗科夫：《军事学术史（资本主义社会）》，第218页。

② 《毛泽东选集》（横排袖珍版），第844页。

心太大，树敌太多，未能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在上述12年间，有4年陷入两线作战，有4年陷入三线作战。值得注意的是，当俄国处于两线或三线作战的情况时，其作战对象并不都是强敌。以三线作战为例，有3次是一强（法）两弱（波斯、土耳其）；两次是三弱（波斯、土耳其和瑞典）。这样，次要方向对弱敌的作战，对于俄国总的战略部署的影响是有限的。

亚历山大一世进行的7次战争中，有6次是进攻作战，即打到外国领土上去，只有1812年抗法战争是被迫在本土上进行防御作战。

历史表明，俄国在进行战略防御方面是具有优越性的。这不是因为它强盛，而是因为它大而落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俄国"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这个国家道途梗阻，幅员广阔，补给来源缺乏，因而它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① 再者，外敌入侵，必然激起俄国人民的反抗，这就更增加入侵者的困难。拿破仑"大军"的覆灭，绝不是偶然的。

但是，同样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个"强大的、在防御方面几乎是不能攻破的俄国，在进攻方面却相应地软弱无力"。② 这是由于腐朽没落的农奴制和沙皇专制严重限制了俄国军事经济潜力的发挥。侵略扩张战争的非正义性质，更使俄军士气低落。因此，俄国不仅在1805～07年对法作战中惨遭失败，就是对波斯、土耳其、瑞典这样的弱敌作战，也往往旷日持久而不能解决问题。

在俄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上，库图佐夫的战略战术，特别是他有计划地从战略退却发展到战略反攻的整套思想和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库图佐夫的战法，只有在反对强敌入侵的战争中，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威力。从1812年俄法战争结束，直到沙皇俄国的灭亡，俄国所进行的全部是对外侵略扩张战争。因此，库图佐夫式的"战略反攻"在俄国军事史上成了最后一幕。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8页。

第 七 章

俄国同英法争夺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

第一节 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国及其军队

俄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农奴制危机的加深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英国经过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机器代替了手工，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走在世界工业发展的最前列，有“世界工厂”之称。同样，法国经过资产阶级大革命，也扫清了农奴制，踏上了工业大发展的道路。甚至比英法落后得多的普鲁士，到十九世纪初期，也开始废除农奴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沙皇俄国远远落后于西欧诸国。在俄国，封建农奴制仍占优势。但是，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仍然冲破农奴制的束缚而有所发展。例如：1812年俄国共有大型工场3,322个，工人11.9万人，其中雇佣工人占50%。到1860年大型工场总数增至1.53万余个，工人56.5万人，其中雇佣工人占87%，首次超过农奴劳动力，表明资本主义已在工业中站住了脚跟。① 但是，必须指出，当时俄国工业中的雇佣工人多数是“债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性很大，还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① 此处统计数字引自梁士琴科著《苏联国民经济史》，第1卷，第575页。与其他材料有出入，但可以说明增长的一般趋势。

随着雇佣劳动力比重的上升，工业的技术改造也在开始进行。蒸汽机开始使用。1858年莫斯科省拥有蒸汽机152台。铁路、汽船航运和电报等事业也开始建立起来。1838年俄国第一条铁路——皇村铁路通车，随后，华沙—维也纳铁路和彼得堡—莫斯科铁路也分别于1848年和1851年通车。1840年时俄国拥有16艘汽船，1860年增至339艘。1852年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开始建立电报联系。

俄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也相应地有所发展。某些地主开始使用雇佣劳动力，农民内部也逐步发生阶级分化。农奴制度的危机不断加深。

但是，由于封建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阻碍，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同西欧先进的国家相比，仍然瞠乎其后。直到十九世纪中期(1851年)，俄国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约7,300万)的5.7%，农村人口占总人口94.3%。工厂规模都很小，大型企业平均不过四五十个劳动力。冶金工业特别落后，这个行业中的农奴劳动力占压倒优势，完全使用手工，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例如，1800年俄国年产生铁1,030万普特（每普特=16.38公斤），英国年产1,100～1,200万普特；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生铁产量不过1,300～1,600万普特，而同期英国增加11倍以上，高达1.4010亿普特。俄国工业的技术改造也仅仅是开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靠进口机器。进口机器的价值，从1824～28年的42,529个银卢布，增至1856～60年的310.351万个银卢布，即增长了约72倍。又如，1853年时俄国铁路全长不过1,000公里，只相当于法国的1/5，德国的1/6，而且没有一条铁路通黑海沿岸。这一点对后来的克里木战争发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俄国从彼得堡把部队调到黑海沿岸(约2,650公里）所需的时间，比英法从大西洋沿岸把军队调到俄国(利用欧洲的运河、铁路和商船)还要长。

俄国资本主义在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的发展，进一步加重了对

城乡劳动人民的剥削，促使他们日益觉醒。加之，战胜拿破仑归来的俄国士兵，在欧洲接触了进步思想，回国后渴望得到土地和自由。甚至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贵族军官和知识分子，也强烈要求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于是，工、农、兵以及某些贵族分子都起来斗争，这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同极端腐朽反动的封建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激化的反映。这一过程早在二十年代前后就出现了。1820 年 10 月彼得堡谢苗诺沃近卫军起义，特别是 1825 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时间为俄历 1825 年 12 月 14 日，故有“十二月党人”之称）就是当时最突出的事例。到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尼古拉一世（1825～55 年在位）是俄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之一，有“棍棒”之称。他就是在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枪声中继承亚历山大一世的皇位的。他的老师库尔兰人兰姆斯道夫，教育他崇拜普鲁士的军事纪律和国家军事警察制度；他的岳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对他更有深刻的影响。从尼古拉一世登基之日起，他的对内政策就以维护农奴制度和封建专制为目标。他在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扬言：“革命到了俄国的门口，但是我发誓，只要我一息尚存，革命就不会进入俄国。”① 为了镇压国内革命运动，尼古拉一世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加强政治警察的活动，并将它置于他亲自领导之下；建立由他直接控制的最高特务机关“第三厅”，同时将宪兵部队纳入第三厅系统。这个机构拥有大批公开和秘密的特务，专门进行政治迫害。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国家全部收入的一半用于军队和警察，整个俄国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但是，尼古拉一世的暴政不但不能扑灭人民的斗争烈火，反而激起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在他统治时期，仅各种规模的农民“骚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苏联通史》，1949 年版，第 2 卷，第 154 页。

动”即达674次之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骚动”次数越来越频繁，例如：1826～34年间145次，1845～54年间增至448次以上。不仅农民发生“骚动”，而且工人、军队和非俄罗斯民族的反抗斗争也此伏彼起。特别是1830～31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政府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起义声势最大；这次起义还波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随后，1834年高加索又爆发了以沙米尔为首的反抗沙俄殖民压迫的长期斗争（坚持达25年之久），等等。尼古拉一世为镇压起义，软硬兼施，以硬为主，多次出动军队征剿。单是镇压波兰革命就派出12万大军，同波军（五六万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战役，最后攻占了华沙，对起义者实行野蛮的屠杀和迫害。

俄国劳动人民和非俄罗斯民族的反抗斗争，对沙皇统治是沉重的打击。标志着农奴制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宪兵司令兼第三厅厅长本肯道夫给尼古拉一世的秘密报告中说：“国民的整个灵魂都向往一个目标——解放”；“农奴的状况是政府脚下的火药桶，尤其危险的是，军队正是由农民组成的”。[①] 这是沙皇政府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的暴露。

尼古拉一世对欧洲革命的武装镇压和南下扩张

如果说尼古拉一世国内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镇压人民起义，维护农奴制和沙皇专制，那么，他的对外政策也有两大主要目标：一是继续充当欧洲宪兵，镇压欧洲革命；二是继续南下，控制黑海海峡，扩大俄国在巴尔干和南高加索等地的势力。这两大目标是互相联系的：沙皇政府总是利用镇压欧洲革命取得的霸权地位来推进南下政策，同时也利用南下扩张的成果来巩固其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苏联通史》，1949年版，第2卷，第289页。

自从拿破仑帝国覆灭，以沙皇俄国为核心的“神圣同盟”建立以来，欧洲各国发生了普遍的反革命复辟。但是革命的力量也在继续壮大。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无产阶级日益觉醒，成为一支新兴的伟大的政治力量。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以后，各国人民反封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身为欧洲宪兵的沙皇俄国，对欧洲革命一开始就力图进行疯狂的镇压。它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出于对一切革命的仇恨，特别是害怕欧洲革命对俄国国内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控制西欧各国的反动政府，使它们成为沙皇的附庸。因此，1830 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时，尼古拉一世就迫不及待地下令调集 25 万俄军，准备进攻法国。但恰好这时波兰发生反俄起义，构成了俄国的心腹大患，于是尼古拉一世被迫放弃了向法国进军，转而镇压波兰起义。

1848 年震撼全欧洲的大革命爆发后，尼古拉一世更是惊恐万状，他立即同法国断交，并调动了 40 万大军，向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进发。他还勾结土耳其共同出兵镇压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人民的革命起义。但是，由于俄国国内的革命形势也出现新的高涨，沙皇政府自顾不暇，动员的陆军几乎不足以镇压国内的“骚动”，因此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时无力进行更大规模的干预。

到1848年底，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匈牙利反对奥地利统治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匈牙利革命军向奥地利边境推进，并且占领了维也纳。形势发展下去，东欧各国反动政权可能土崩瓦解，俄国将陷于孤立，完全丧失其在欧洲的霸主地位。而这时，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已扑灭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俄国国内的革命运动也遭到了镇压，因此，尼古拉一世认为自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匈牙利革命了。1849 年 4 月，沙皇政府决定出兵。同年 7 月，14 万俄军（576 门炮）进入匈牙利和加里西亚，同十多万奥军一起，共同

围剿只有两三万人的匈牙利革命军。但是俄奥两军各行其是，互相拆台，没有战略协同，尤其严重的是俄军内部不稳，有些军官同情匈牙利革命，士兵大批开小差，甚至投奔革命军。加上瘟疫流行，粮弹不济。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一世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利用匈牙利革命领导核心中的矛盾，从内部瓦解，终于迫使匈牙利革命武装于1849年8月放下武器。此后，欧洲又经历了一个反动时期。

尼古拉一世在镇压欧洲革命的同时，继续推行南下扩张政策，主要是控制巴尔干、夺占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以及彻底吞并南高加索。这一政策，从彼得一世、叶卡特林娜二世直到尼古拉一世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到尼古拉一世时期，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尖锐，因为它同"东方问题"的激化纠缠在一起。所谓"东方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欧洲国家是一个"无穷尽的困难之源"。①

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军事封建的中央政权进一步削弱，各地军事长官(帕沙)力图摆脱苏丹的控制；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等民族奋起反抗土耳其的压迫，争取民族解放。于是，欧洲列强利用这种形势，疯狂争夺土耳其的"遗产"。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对于各列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它们既是沟通东西方的"金桥"，又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所必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称之为"我们房屋的钥匙"②。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回忆说，他宁愿"放弃对半个世界的统治，也不愿把那两个狭窄的海峡让给俄国"。③

恩格斯对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两海峡的战略地位也有许多精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49页。

③ 瓦利：《土耳其海峡和北约》，第ix页。

辟论述。他指出："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贸易上的意义同时也使它们成为头等的军事要地，在每次战争中都具有决定的意义"。[①] 又说："侵占君士坦丁堡是俄国对外政策一贯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是不择手段的"。[②]

尼古拉一世之所以加紧南下扩张，同俄国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已经有所发展，但由于农奴制的限制，缺少足够广阔的国内市场，工业资本家迫切需要开辟国外市场。而俄国的工业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竞争不过西方的对手(那里只欢迎俄国的农产品)，于是竭力把工业品运到土耳其、波斯以及中亚等地区出售。这就增加了俄国向这一地区扩张的紧迫性。

当俄国充当镇压欧洲革命的宪兵时，欧洲各国的反动政府是支持它的。但是，当它南下扩张时，却同英、法、奥等欧洲列强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中东、近东、中亚一带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在中近东也有份)，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也有切身的利害。特别是英国，它为了保持东西方的联系(其主要殖民地印度在东方)，挟其雄厚的经济和海军实力，加上老奸巨滑的外交手腕，对中东、近东、中亚等地进行了长期经营，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是俄国的劲敌。

但是，俄国也拥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它可以利用巴尔干半岛上各族人民反对土耳其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来为自己的扩张政策服务。这个对于国内外一切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沙皇政府，却多次装扮成巴尔干人民的天然"盟友"和保护者，"支持"或策动他们举行起义(在这方面，俄国是不择手段的，它甚至唆使土耳其政府对巴尔干人民采取暴行，以便激起反对，为俄国的干涉制造借口)，这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支持民族解放，而是为了把土耳其压迫下的巴尔干各族人民纳入沙皇俄国的压迫之下，恩格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75页。

一针见血地斥之为“沙皇式”的解放。①

尼古拉一世推行南下政策，先后引起同波斯、土耳其以及英法等国的3次大规模战争。

1826～28年俄波(斯)战争 这次战争是俄国整个南下扩张政策的组成部分，同对土耳其的扩张是互相联系的。1813年俄波签订古利斯坦和约后，波斯不甘心主权的丧失(南高加索大片领土并入俄国，俄国有权在里海保持舰队，俄国商人在波斯享有特权等)。英国也趁机插手，1814年英国与波斯结成军事防御同盟，协助改造波斯军队。于是波斯国王宣布废除古利斯坦和约。1826年初，俄国皇位交替和爆发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消息传到波斯，波斯国王认为收复失地的时机已到，于同年7月出动6万波军，在王储阿巴斯-米尔扎统率下，对俄国发动进攻，同时波斯在南高加索东部发动反俄起义。8月底，高加索方向俄军以优势兵力将波军逼出南高加索。1827年4月俄军大举入侵波斯腹地，于10月下旬进逼波斯首都德黑兰。同俄国相比，波斯处于绝对劣势，英国又并不真正支持它，因此无力继续作战。

1828年2月，俄波双方签订土库曼彻和约；条约规定埃里温和纳希契凡两汗国(即原属波斯的整个亚美尼亚地区)并入俄国版图，再次确认俄国在里海保持舰队的特权。此外，波斯还必须向俄国交纳2,000万卢布赔款。这又是一次不平等条约。战争的结局打击了英国在中亚地区的势力，同时使俄国能够腾出手来对付土耳其。

1828～29年俄土战争 尼古拉一世上台伊始，就利用希腊人民反土起义造成的有利形势，逼迫土耳其政府于1826年签署《阿克尔曼协定》。按照协定，土耳其不仅承认当时的俄土边界有效，而且承认俄国对塞尔维亚、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保护权”，保证俄国商船在土耳其水域自由通航，并且放弃黑海沿岸俄土有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页。

议的地区。

但是，土耳其苏丹在奥地利总理梅特涅的劝告下，在希腊问题上不肯让步，一面继续出兵镇压希腊起义，一面拒绝俄、英、法“调解”。于是俄国勾结英法，封锁希腊水域，以武力制止土军的行动。1827年10月，俄、英、法联军歼灭土舰队于纳瓦林港。这一事件更加激起土耳其的愤怒，同年底土政府宣布废除俄土之间的一切条约，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没收俄国货物。这对俄国的南下扩张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俄国亦无可奈何，因为它当时正在同波斯进行战争，抽不出更多的军队来对付土耳其。紧接俄波（斯）和约签订之后，尼古拉一世迫不及待地于1828年4月对土宣战。军事行动在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两个战场同时展开。在巴尔干方向，俄军10万人首先侵占了多瑙河两公国，随后渡过多瑙河，继续发展攻势，企图在入冬之前打到君士坦丁堡。但俄国本身准备不足，对土耳其的力量估计过低，以致攻势受挫，被迫在多瑙河两岸转入冬营。高加索战场虽然发展较顺利，但不起决定作用。

英奥等欧洲列强对于俄土战争的进程十分关注。尼古拉一世担心奥地利入侵多瑙河两公国，更害怕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急欲迅速打败土耳其，结束战争。1829年6月，俄军发动第二次多瑙河战役，大破土军，并乘胜翻越巴尔干山脉，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西方列强担心土耳其首都落入俄军之手，推动土耳其媾和。

1829年9月，俄土双方在亚德里亚诺波尔签订和约。土耳其被迫承认多瑙河口及其附近岛屿、黑海东岸（从库班河口至圣尼古拉）等广大地区归属俄国，承认南高加索地区“永远”并入俄国，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两海峡对俄国和其他外国商船开放。土耳其还必须向俄国交纳1,000万荷兰盾的赔款。

这次俄土战争的结果，俄国虽未能夺占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但空前地加强了在巴尔干和高加索的地位，在当时的国际和国内条件下，这是尼古拉一世所能取得的最大胜利。

1853～56年克里木战争 上次俄土战争之后，尼古拉一世继续对土耳其步步进逼。1833年他利用土耳其发生内乱之机，出动3万俄军，协助苏丹"保卫"君士坦丁堡。事后逼苏丹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把土耳其，特别是黑海海峡置于俄国的实际控制之下。英国对此大为不满，联合奥地利和普鲁士（后来加上法国）等列强，1840和1841年先后搞两个伦敦协定，把土耳其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实际上加强土耳其对英国的依附性，剥夺俄国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取得的某些特权，这对俄国是当头一棒。

1848年欧洲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增大，奥地利和普鲁士国王都拜倒在俄国沙皇脚下，法国经过大动乱还没有恢复元气。只有英国仍然是强大的对手，但英国保守派——托利党人是沙皇政府的朋友。尼古拉一世迫不及待地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强行推进其南下扩张政策，从英国的影响下夺回土耳其。

但是，沙皇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到十九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不仅在英法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在比较落后的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有长足的进步，因此这些国家都狂热地争夺国外市场。在中东近东一带拥有重大利益的英国，绝不会对俄国让步。同样，长期以来积极向中近东（主要是埃及和叙利亚）扩张的法国也不会退却。特别是1852年路易·拿破仑（即拿破仑第三）称帝后，为了巩固其在国内的统治，迫切需要象拿破仑一世那样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尼古拉一世对法帝国和路易·拿破仑本人的蔑视，使两国的关系日趋紧张。甚至在1848～49年革命风暴中遭到严重削弱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虽然感激俄国沙皇的拯救，但不甘心巴尔干半岛落入俄国之手，因为这不仅会限制奥地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会刺激奥国统治下的1,000多万斯拉夫人的反奥斗争。

沙皇俄国还有一个强大的反对者：包括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左派在内的欧洲民主力量和俄国国内的进步力量。

尽管如此，尼古拉一世为首的俄国统治集团仍然一意孤行，积极备战，终于导致1853～56年的克里木战争。因主战场在克里木半岛，故称克里木战争，又称"东方"战争。这场战争是俄国同英法争夺土耳其的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如果俄国获胜，它不仅将夺取奥斯曼帝国的大部"遗产"(包括它觊觎已久的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而且会加强其国际宪兵的地位；在国内则将巩固沙皇专制，延长封建农奴制的寿命。但是它失败了，这一切如意算盘都成了黄粱美梦。土耳其在这次战争中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遭受沙皇俄国的欺负，另一方面它又坚持对巴尔干各国人民的压迫和奴役。

克里木战争前夕的俄国军队

尼古拉一世继承亚历山大一世的衣钵，变本加厉地在俄军中推行普鲁士军事制度，把它作为巩固摇摇欲坠的农奴制的有效手段。在他执政初期，俄军完全保留着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后期的各种制度，特别突出的是所谓"军屯制"。

军屯制，是亚历山大一世提出，由他的主要亲信阿拉克切耶夫(历任陆军大臣等要职）贯彻执行的一种极端反动落后的军事制度。1812年抗法战争之后，逐步在许多地区推广。军屯部队又当兵又种地。沙皇政府要求它们在粮秣方面自给自足。凡划作军屯的地区，实际上把全村的居民都变成了终身服役的士兵。在正规部队中服役6年以上的老兵和当地18～45岁的"国家农民"组成军屯营或团，作为军屯部队的骨干。其他一切适合服兵役的居民，则编入后备队。男性儿童从7岁起就登记为"世袭兵"。都穿军服，受军训，有的住在专门修建的营房内，过严格的军事生活，按时起床、吃饭、训练和劳动。田间劳动由士官带队，统一指挥。士兵可以结婚，配偶由长官指定。任何违犯纪律的人，包括妇女和儿

童，都要受到残酷的体罚。

到1825年底，各地军屯部队总数近16万人（其中将军28名），另有“世袭兵”15.4万余人。

亚历山大一世政府实行军屯制度，本来是想用这个办法取代征兵，并且大大减少军费开支。但结果适得其反。军屯部队把生产搞得一塌胡涂，不但不能自给，而且需要国家大量补助。更严重的是，这种全民武装的农村，成了农民起义的有利条件。1831年诺夫哥罗德军屯部队曾爆发大规模的起义，使沙皇政府十分恐惧。因此，尼古拉一世逐步废除了军屯制。

尼古拉一世虽然放弃了军屯制，但他推行封建的军国主义制度仍然不遗余力。他仇恨一切先进的思想，排斥进步军官，在俄军中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在这方面，较之亚历山大一世有过之无不及。这一切使俄军在克里木战争前夕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

1831年颁布了新的兵役条例，俄军仍实行征兵制，主要征召农民、小市民和士兵之子（世袭兵）等劳动人民。贵族、商人和神职人员等统治阶级的子弟照例免服兵役；免服兵役者占居民总数20%。按条例规定，士兵服役期仍然长达22～25年，严重影响了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的储备。克里木战争前夕，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不过14万余人。战时部队的扩大和补充，只能依靠未经训练的新兵，这是俄军的一个严重弱点。

十二月党人、贵族军官彼斯切里和后来的某些军事思想家，曾鼓吹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缩短服役期，以便储备大批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等主张，实质上是把俄军改造成为资产阶级的军队。这种主张，显然是与尼古拉一世所代表的农奴主阶级的利益相违背的，因此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为沙皇政府所接受。

军官仍由志愿从军的贵族担任，质量低劣，数量不足。1832年曾建立俄军第一个最高军事学府——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为总参谋部培养军官。1855年又建立炮兵工程学院。但这些院校连同原

有的各类军校，均无法满足对军官的需要。克里木战争前夕，军事院校毕业的学员只占军官队伍的12%左右。80～90%的军官没有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由于尼古拉一世强调盲目服从，因此各级军官特别是高级将领，都是唯唯诺诺的草包。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地位，打起仗来，畏首畏尾，谨小慎微，缺乏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克里木战争时，俄军统帅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希科夫和米海伊尔·戈尔恰科夫等人，就是这种货色。

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俄军士气空前低落。特别是骇人听闻的棍棒纪律，对士兵是无法忍受的灾难。广大士兵和某些下级军官对沙皇不满，甚至同情革命。从1825年至1850年间，有将近23万名士兵被交付法庭审判，其中大多数是由于开小差、参加“骚动”、谋杀或侮辱军官。同期，由于各级军官惊人的贪污和对士兵的虐待，俄军中仅病死的士兵累计即达100万人以上。新兵的半数照例在服役最初几年就死去。

俄国军事工业技术极其落后，武器弹药的生产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尤其严重的是，到十九世纪中期，步兵、骑兵的绝大部分仍然使用过时的滑膛火枪，其性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火枪差不多，只有极少数的部队装备了改进型的猎兵枪（射程提高到600～800米，射速提高到每分钟两发）。这种猎兵枪俄国自己不会制造，因受进口的限制，数量极少。克里木战争前，法国陆军1/3的射击兵、英国陆军1/2的射击兵装备了新式猎兵枪，而俄军作战步兵中装备猎兵枪的只占1/23。换言之，俄国每个军共有火器42,208件，其中猎兵枪只有1,810支。喀山等地的火药厂，生产能力可达10～12万普特（1普特＝16.38公斤），但实际产量只达五六万普特，以致克里木战争初期就发生火药不足的严重现象。

同样，十九世纪中期，俄军炮兵装备大体上也停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水平上，主要装备6～12磅野战炮，1/4普特和1/2普特

的"独角兽炮"，两种都是铜铸的前装弹滑膛炮。当时火炮的最大射程，霰弹（主要炮弹）约640米，还不如猎兵枪。这样，炮兵无法支援步兵作战，因为当炮兵把火炮拉到发射阵地时，半数的人马已经被对方的猎兵枪消灭了。

俄军的作战思想也大体上停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即认为通过一两次总决战就可以决定战争的结局。这种思想早已过时。战术训练也很落后。为了把军队训练成盲目服从沙皇的工具，1831～48年间的步兵条令充满了形式主义，规定训练的重点是密集队形和步伐，强调严格而复杂的机械动作，对战术动作只字不提。枪要擦得发亮，但不要求射击准确。一切为了检阅，而不是为了实战。骑兵的训练也是为了检阅。炮兵不训练瞄准射击，命中率极低。由于火器的发展，早在十八世纪中后期已经出现新的战斗队形——散兵线，十九世纪中期西欧军队也逐步采用了这种战斗队形，而俄军还在坚持过时的密集的纵队队形，以致战时遭到巨大的伤亡。

恩格斯评论克里木战争中的俄军时指出："这一支拥有许多服役25年的老兵的出色的军队，这阅兵操练方面的模范，竟是如此笨拙，如此不善于成散开队形和以小部队进行战斗，以致它的军官只能使这个笨拙的人群向敌人猛冲。一切战术机动的思想都放弃了；前进，前进，前进，这就是所能作的一切。这一个稠密的人群，由于非常密集而当然成为炮兵最理想的射击目标。"①

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俄国海军除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含多瑙河区舰队）外，还有阿尔罕格斯克、里海和堪察加3个分舰队。按主力舰数量，俄国海军仅次于英法，居世界第三位。但质量甚低，技术装备落后。当西欧列强海军大量使用蒸汽机发动和螺旋桨推进的新型舰艇时，俄国海军的绝大部分舰只还是木制帆船。克里木战争前夕，俄国海军连一艘螺旋桨的主力舰也没有。同陆军一样，海军的训练也主要是为检阅，而不是为实战，尤其是波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2卷，第290页。

的海舰队更是如此(因为它离彼得堡近,经常接受沙皇及王公大臣检阅)。相反,黑海舰队由于远离首都,天高皇帝远,倒是比较注重实战训练,并且涌现了拉扎列夫、科尔尼洛夫和纳希莫夫等比较有能力的海军将领。他们都是乌沙科夫海上进攻作战思想的继承者。在他们领导下,黑海舰队在克里木战争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1853~56年克里木战争

战前形势

五十年代初期,"东方问题"进一步激化,战争一触即发。就在这时发生了"巴勒斯坦圣地"属谁的争执,成了克里木战争的导火线。"巴勒斯坦圣地"位于奥斯曼帝国境内,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互相争夺"圣地"的管理权。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利用这个事件制造外交冲突,他以天主教徒保护人的身份,要求土耳其苏丹尊重天主教徒的权利。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利用这个事件大作文章,他以东正教徒保护人的身份,要求土耳其苏丹尊重东正教徒的权利。土耳其苏丹指望得到英法的支持,把"圣地"的管理权交给天主教会。随即展开一场外交战。法国舰队开进爱琴海示威,俄国陆军则陈兵土耳其边境。1853年初,尼古拉一世再次企图拉拢英国共同瓜分土耳其:埃及和克里特给英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多瑙河两公国归俄国。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孤立法国。但他过高估计了英法矛盾,过低估计了英法与俄国的矛盾。他的建议反而促使英法更加接近,同时使土耳其更加强硬。尼古拉一世决定对土耳其进行讹诈。1853年1月派出以缅希科夫为首的高级使团,乘坐战舰,耀武扬威地到达君士坦丁堡,责令土耳其政府恢复东正教徒的权利,而且要以特别协定的形式作出庄严保证。俄方提出,作为谈判

的先决条件，土政府必须立即将亲法的外交大臣福阿德撤职。土政府迫于俄国的威势，部分地满足了俄国的要求，但拒绝签订协定，不承认俄国沙皇对土耳其东正教臣民的保护。缅希科夫使团未能圆满完成任务，5月间离土回国。同时，英法舰队开进达达尼尔海峡。7月初，为了进一步对土施加压力，尼古拉一世派戈尔恰科夫率领17万俄军，再次侵占多瑙河两公国。事态发展到俄土断交。

欧洲列强的全权代表聚集到维也纳，商讨解决“东方危机”的办法。土耳其在英法支持下态度强硬，10月9日限令俄军在18天内撤出多瑙河两公国。俄方断然拒绝，于是爆发了战争。从俄土交战开始，发展成以俄国为一方，以英、法、土以及萨丁(法国的附庸，1855年初参战)为另一方的大规模战争。

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和作战计划

双方兵力对比　克里木战争中，俄国自始至终是孤军作战，没有同盟军。据俄国陆军部统计，1853年1月，俄国陆军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在册官兵总数，共达140万人。但实际服役的约为100万人，其中步兵占2/3，骑兵占1/5，炮兵占1/13。全军编为14个军，其中步兵军11个(110个团)、骑兵军3个(59个团)。野战炮兵平时拥有各种旧式火炮1,134门，加上封存的火炮，战时可达1,446门。还必须指出，俄国的100万军队中能用于对外作战的部队不到一半，其余部队大都用于维持国内“治安”，镇压人民的反抗。

俄国海军两大主要舰队实力如下：波罗的海舰队拥有战舰206艘，舰炮3,138门。黑海舰队拥有战舰178艘，舰炮2,572门。主要作战舰只都是旧式帆船。加上其他小舰队，海军总兵力约为9万余人，其中作战部队只有5万人。

克里木战争前夕，法国陆军是欧洲最强大的陆军，总兵力约55～57万人，其中步兵100个团，骑兵32个团，炮兵16个团，约

1,200门炮。法军步兵特别是使用猎兵枪的轻步兵较强。火炮的质量好，射程较远，便于机动。法国海军拥有171艘战舰(其中25艘主力舰)，大部分是汽船。

英国陆军只有16.2万人，且分驻在印度及其他殖民地，能投入克里木战争的不过5万人左右，但武器装备精良。英国最大的强点在于海军。克里木战争前夕，英海军拥有200余艘舰船(战列舰30艘)，4,673门炮。汽船数量多。例如30艘战列舰中，汽船占11艘；82艘巡洋舰中，汽船占32艘。

土耳其早在二十年代就废除了“近卫兵”，实行军事改革，到克里木战争前夕，拥有正规陆军约13.6万人，其中步兵36个团、9万人；骑兵24个团、1.6万人。同时还有数量与正规部队相当的后备部队。此外，从巴尔干和北非(埃及、突尼斯、的黎波里)等地区还组建了1支11.6万人的辅助部队。战时土军总兵力可达40万人。但装备和训练都很差，甚至比俄国更落后。土海军拥有70艘战舰，其中战列舰13艘。和俄国一样，作战舰只大部是帆船。

萨丁(皮埃蒙特)现役陆军约8万人，后备部队3.8万人。能用于对俄作战的部队只有1万余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如俄国单独对土耳其作战，则俄国的力量占压倒优势。如俄国对英、法、土、萨四国联军作战，则俄国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处于完全的劣势。

双方的作战计划　尼古拉一世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判断英国不会反对他的对土政策，而法国没有英国的配合不会公开站在土耳其一边，这样只剩下一个土耳其就好对付了。因此，俄国最初的作战计划(根据黑海舰队将领拉扎列夫起草、科尔尼洛夫支持的“博斯普鲁斯远征方案”制订)，是集中力量对土耳其采取果敢而坚决的行动：强大的远征军在舰队配合下，于同一天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得萨两地登陆，如土海军出动则歼灭之，然后直插博斯普鲁斯，进逼土京君士坦丁堡。为防止法国支援土耳其，计划规定占

领达达尼尔。但是，克里木集团军总司令缅希科夫（此人以犹豫不决著称）持反对意见，尼古拉一世也放弃了原先对这个计划的支持。随后制订的新计划规定首先占领瓦尔纳，继而占领海峡要点布尔加斯或其他要点，然后从陆海两路向君士坦丁堡行动。但是，这个计划也没有被批准。最后采纳了黑海舰队将领科尔尼洛夫向缅希科夫呈报的计划：战争一开始就攻占锡诺普（位于黑海南岸）和锡索波尔。这样，俄军统帅部的战略企图是很大的，但作战计划却越改越消极。

英、法、萨、土联军的计划也缺乏目的性和坚决性。按英首相帕麦斯顿的企图，在爆发俄土战争的情况下，联军以保护土耳其为名，夺取俄国统治下的克里木、高加索、比萨拉比亚、波罗的海沿岸、波兰和芬兰等地。据此制订的行动计划，规定同时在几个战略方向对俄作战，联军要在相距遥远的3个战场上行动，从而分散了兵力。受挫之后，改变了分兵的办法，集中兵力于克里木。但该地是俄国的穷乡僻壤，不是俄国的要害，进攻这个地方代价重大而又没有决定意义。

土耳其统帅部计划在巴尔干方向实施战略防御（战役战术上不排除进攻），而在高加索方向则展开积极进攻。土耳其和英法政府都寄希望于高加索人民反对沙俄殖民统治的斗争，将沙米尔领导的抗俄斗争纳入他们的战略计划之内。

军事行动的开始。锡诺普海战

1853年6月26日，8万俄军在多瑙河集团军司令米海伊尔·戈尔恰科夫指挥下渡过普鲁特河，强占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公国，首先揭开了战争的序幕。国际调停失败之后，土耳其于10月间开始军事行动，英法按兵不动，于是形成俄土两军对战的局面。在此期间，战争同时在巴尔干（多瑙河）、高加索和黑海地区展开。

多瑙河战场上，俄军以8万人对土军14万人，两军隔河对峙。

土军由欧麦尔帕沙指挥。战争一开始，他就试图渡河进攻左岸俄军，但没有取得重大的战果。俄军统帅部在最后弄清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态度之前，也局限于阻截土军的渡河进攻，或派小部队渡河实施偷袭，不敢贸然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直到1854年春，双方总的态势没有重大变化。

在高加索战场上，阿布迪帕沙统一指挥的土军，于1853年10月27日夜间发动对圣尼古拉(黑海东岸，巴统以北)的进攻，企图打通与高加索山区抗俄人民的联系。11月间发生3次战斗，土军受挫。12月1日，1.3万俄军在别布托夫指挥下，在巴什一卡德克一拉尔地区，打败3.7万人的土军主力。此后几个月内(冬季)，双方都无力发动新的攻势。

高加索战场上的行动一开始，俄土双方都出动舰队支援和配合陆上作战。恩格斯当即指出：谁掌握了制海权，谁便占有黑海沿岸。[①] 俄国黑海舰队奉命保障海上交通线，封锁土耳其控制的高加索西部沿海，防止土舰队增援。为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在英法海军参战之前尽快歼灭土舰队。为此，纳希莫夫率领一支俄国分舰队出海活动；他很快获悉奥斯曼帕沙率领的一支土舰队停泊于黑海南岸中部的锡诺普港。这支舰队共有各型舰船16艘，其中三桅巡航舰7艘。当时纳希莫夫有各型舰船15艘，其中战列舰3艘。11月中旬纳希莫夫决心将土舰队封锁在港内，同时等待增援。在此期间，奥斯曼帕沙并不突围，他自恃有岸防炮兵的掩护，估计俄国舰队不敢发动攻击。5天后，诺沃西耳斯基率领的部分俄国增援舰只赶到，同时科尔尼洛夫率领的舰队正在航行途中。

纳希莫夫不待科尔尼洛夫到达，于11月30日晨下令发起攻击。俄土舰炮对比为716门对472门，俄方占优势，但土方有岸防炮44门，对俄国舰队是严重威胁。纳希莫夫利用浓雾(据说他挂英国旗子)，无阻地接近到500码的距离上。俄军舰艇为避免扬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2卷，第89页。

被风吹到岸边，便抛锚停泊。于是，在两支停泊的舰队之间进行了几小时的炮战。战斗中没有进行任何海上的机动，很象一场陆地上的炮战。① 战斗于中午打响。纳希莫夫的旗舰在近距离上击中奥斯曼帕沙的旗舰，迫其退出战斗，使土舰队失去指挥。同时俄国舰炮竭力压制土舰炮和海岸炮。土舰接连起火、爆炸或搁浅。下午 17 时许战斗结束。整个战役，俄方指挥和配合较好，采取近距离作战，发挥了舰炮威力（总共发射炮弹 1.8 万发，战斗最激烈时每分钟 200 发），但命中率很低。土舰队除英国人斯雷德指挥的一艘汽船逃往君士坦丁堡外，其余全部被歼，奥斯曼帕沙重伤被俘，土方损失 3,000 余人。俄方舰船轻伤数艘，人员伤亡不足 300 人。科尔尼洛夫率领的分舰队于战斗结束时才赶到战场。

锡诺普海战是俄国在克里木战争初期取得第一个重大胜利，同时也是整个沙皇俄国海军史上的最后一次重大胜利。这次胜利使俄国舰队夺取了黑海制海权，从此高加索战场上的土军失去了海上支援。但一次海战的胜利并不能决定整个战争的结局。

英法参战。1854 年战局

土耳其在各个战场上的失败，加速了英法的参战。早在 1853 年 11 月 8 日，英法舰队就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1854 年 1 月 3 日进入黑海。1854 年 3 月，英法对俄宣战；稍后，萨丁亦加入英、法、土阵营。从此，战争不仅在黑海、巴尔干和高加索进行，而且扩大到波罗的海、白海和远东。俄国在外交上陷于完全孤立，军事上面临优势敌人从各个方向发动的进攻。

在黑海，英法联合舰队炮击敖得萨，逼近塞瓦斯托波尔，袭扰俄国沿海。1854 年夏，英法开始准备在克里木登陆。

在波罗的海，英法舰队企图歼灭俄国舰队，摧毁其基地喀琅施塔得和斯维阿堡。6 月，联合舰队以部分兵力监视斯维阿堡，其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 2 卷，第 123 页。

舰队开向喀琅施塔得。俄国舰队龟缩到基地内，消极避战。几天后，联合舰队转而攻击阿兰群岛上的博马松得要塞。英法舰队在法国登陆部队 1.1 万人配合下发起猛攻，迫使守军 1,000 余人投降。英法政府企图将阿兰群岛转让瑞典，吸引瑞典参加对俄作战，但未能如愿。随后英法舰队从波罗的海撤回本国基地。

在白海，英法舰队于 1854 年 6 月起，对俄国沿海实施封锁和袭扰，炮击科拉等城镇。9 月间撤出白海。

在远东，英法联合舰队两次企图夺取堪察加半岛上俄国的主要基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总的看来，英法参战的初期，由于兵力分散，没有主攻方向，以致在各个海域均未取得重大战果，但对俄国统帅部精神上的压力很大，迫使其分散兵力，四面应敌，战略上消极保守。同时，对俄军在巴尔干战场上的行动也是牵制。

1854 年春，巴尔干和高加索战场上的俄军也恢复了军事行动，但同样没有取得重大战果。

1854 年 3 月 23 日，俄军 4.5 万人在布勒伊拉、加拉茨和伊兹梅尔 3 点渡过多瑙河，突破了土军的防御，占领伊萨克恰和土尔恰。3 月 27 日土军放弃赫尔萧伐。但是，俄国多瑙河集团军司令戈尔恰科夫下令停止向锡利斯特拉方向攻击。4 月 15 日，西线南线俄军总司令帕斯凯维奇到达福克沙尼，但他和俄军统帅部担心奥地利攻其侧后，不仅不敢发展攻势，而且准备撤出多瑙河地区和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两公国。直到 5 月 16 日，俄军才开始对著名的土耳其要塞锡利斯特拉实施战役包围。该地俄军兵力达 6.5 万人，土守军只有 1.6 万人。攻城准备就绪时，俄军奉命解除包围。6 月 23 日俄军开始撤回多瑙河左岸，一个月后，又撤出多瑙河两公国。

1854 年 5 月底，高加索战场上双方恢复了军事行动。英法参战，对于高加索战场的影响不大。那里的土军由于失去舰队支援，

处境更加困难，而俄军兵力则有所加强。6月8日尼戈耶什迪地区一仗，土军1.2万人的先头部队被歼。6月16日，在乔鲁河上，俄军又歼灭塞里木帕沙指挥的土军3.4万人。7月29日，俄国埃里温部队在钦吉里高地打败土军，并于两天后进占巴亚济特。最后，8月5日别布托夫指挥的1.8万俄军（从亚历山大堡出发），在库鲁克一达尔地区取得了对6万土军的决定性胜利。此役土军损失近1万人，余部逃到卡斯。俄军损失3,000人。这一仗结束了1854年高加索的军事行动。

克里木半岛战局

1854年秋，英、法、土联军为扭转兵力分散的战略态势，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克里木方向，企图攻占克里木半岛，从俄国手中夺取黑海制海权。实现这一战略计划的关键，在于夺占俄国舰队的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

准备在克里木半岛登陆的英、法、土3国地面部队共约6万余人，首先集结于瓦尔纳。预定输送这支部队上陆的联合舰队，拥有89艘作战舰只，300艘运输船。9月13日，联合舰队输送地面部队到叶夫帕托里亚（位于克里木西岸）以南地区上陆，准备从该地南下塞瓦斯托波尔。6天之内，上陆6.2万人（野战炮134门），其中法军2.8万人（68门炮），由圣·阿尔诺指挥；英军2.7万人（54门炮），由拉格兰指挥；土军7,000人（12门炮），由阿赫麦特帕沙指挥。这支远征军还携带了110门攻城炮。

联军登陆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十分混乱，载运人员马匹的船只不带粮秣，部队饥寒交迫。医务情况更糟：军医在康斯坦察，药品在瓦尔纳，而伤病员在克里木。但是俄方没有充分利用联军的这些弱点。

当时缅希科夫统帅下的俄国地面部队约5.1万人。集结于阿尔马河地区。此外，黑海舰队尚有2.45万人（包括非战斗部队）。

缅希科夫并不制止联军登陆，决定待敌人进至阿尔马河地区始行求战。该地区位于塞瓦斯托波尔以北约24公里，是掩护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一道重要屏障。地形对俄军有利：河流由西向东注入黑海，地势左岸高，右岸低，易守难攻。

阿尔马河会战 9月19日，联军向阿尔马河进发，企图打开南下塞瓦斯托波尔的通路。次日双方展开一场激战。俄方参战部队约3.5万人，84门炮；联军参战部队5.5万人，112门炮，另有舰炮支援。

缅希科夫面对优势的敌人，企图依托有利地形打防御战，借以消耗和疲惫（而不是歼灭）敌人，争取时间等待增援。联军步骑兵在炮兵和舰炮支援下，对俄军阵地实施正面攻击，同时包围其左翼。俄军左翼在敌舰炮和猎兵枪猛烈打击下，被迫向阵地中央退却。同时俄军中央也遭敌猎兵枪射击。俄军司令官缅希科夫、戈尔恰科夫等人还按照条令，强迫士兵保持密集的纵队队形。联军突破俄军左翼之后，加强了对俄军阵地中央的压力。俄军士兵企图象过去一样以刺刀迎击进攻之敌，但不等敌人接近，就被对方的猎兵枪火力压倒。左翼和中央被突破之后，右翼也垮下来。缅希科夫只好下令退却。

这一仗，不仅暴露了俄军武器（滑膛火枪）和战术的落后，而且暴露了指挥混乱，阵地分界线不明确（有的团队不知道归谁指挥），友邻部队互不协同，致使俄军一败涂地。由于联军没有乘胜追击，以致俄军保存了大部实力。

塞瓦斯托波尔之战

俄军在卡察河岸过夜之后，于9月21日径向塞瓦斯托波尔撤退，当晚抵达。两天后，又向巴赫契萨赖转移。控制该地，即可保证俄军与克里木半岛北大门皮列科普的联系，并通过皮列科普与俄国南部地区保持联系，同时还可威胁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的联军的

翼侧和后方。

阿尔马河会战后，联军迟迟不动，迨至9月23日才向卡察河进发，从北面威胁塞瓦斯托波尔。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建立于1784年，位于港湾南北两侧，主要部分在南侧。但北部要塞(或北堡)居高临下，控制着南部要塞。南部要塞又被次要港湾分为东西两半。主要港湾长6公里，宽500～900米，可容纳大型舰队。城内有2,000幢石头房屋，居民约4万人。为防止敌人从海上进攻，在濒海方向设置了14座海岸炮台，610门炮。由于估计敌人不大可能从陆上进攻，因此陆上防御工程进展很慢，形成薄弱环节。

9月22日夜间，俄军在港湾出入口实行沉船封锁(共沉7艘船)。另有10艘战舰(1,000门炮)配置在碇泊场南沿。战役初期，南部要塞守备部队约3.5万余人，驻在要塞北边的部队约2.5万余人。粮食弹药储备不足以应付长期作战。到9月15日，地面火炮只有42万发炮弹，舰炮约60万发炮弹，火药只够33万发。为加强要塞的防御，陆海军部队以及士兵家属和居民，都被动员起来日夜赶修工事。陆上防御大为加强。从9月26日至10月17日(20天)，新建了大约20座炮台，火炮从原来的172门增至341门。

塞瓦斯托波尔的整个防务由科尔尼洛夫负责，南部要塞由纳希莫夫负责，工程作业由军事工程师托特列宾负责。

英、法、土联军原拟从北面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后来获悉港湾出入口已被封锁，并且过高估计了北堡俄军的兵力，于是改变计划，不从北面进攻，而采取侧敌行军，绕到塞瓦斯托波尔东南方向的巴拉克拉瓦，从南面进攻塞瓦斯托波尔。

鉴于联军的新动向，缅希科夫率俄军于9月30日返回塞瓦斯托波尔地区。

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南大约2.5～3.5公里一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这时总兵力约达6.7万人(法军4.1万人，英军2万

人，土军6,000人）。此外，英法联合舰队拥有34艘战列舰，55艘巡洋舰。联军预定在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后，发起强攻。

联军第一次炮击塞瓦斯托波尔 10月17日晨，联军首次炮击要塞。俄军一面以炮火回击，一面继续加修工事。联军舰炮头一天发射约5万发炮弹，地面火炮发射约9,000发炮弹，集中火力猛轰5个炮台。这一天，俄军伤亡1,250人，其中包括主将科尔尼洛夫，遗职由纳希莫夫继任。联军伤亡868人。炮火准备持续至10月25日，但预定的强攻始终未能举行。

第一次炮击表明，夺取设防的要塞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于是联军改取久困长围之计，在要塞南面构筑平行壕，设置炮台，步步进逼。夜间，俄国守军也修复被破坏的工事，更新或维修火炮；有时利用夜暗掩护派小部队出击，袭扰联军，使之处于紧张状态。

10月25日晨，俄军还派出利普兰迪指挥的一个师（1万余人）袭击联军的后方基地巴拉克拉瓦（距塞瓦斯托波尔约15公里）。如得手，即有可能打乱联军的整个作战计划。但俄军兵力不足，只夺占了由土军防守的外围多面堡，随即遭到英军两个骑兵旅的反击。双方各伤亡500余人。这次战斗，俄军没有完全实现预定计划，但迫使联军分出兵力保卫后方，在一定时间内削弱了联军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击。

因克尔曼会战 联军一面向要塞步步进逼（到11月1日，联军所掘平行壕距要塞正南面第四号炮台仅200米），一面等待援军到达，预定于11月18日发起总攻。俄军总司令缅希科夫经过长期的犹豫，决定在联军增援部队赶到之前，从塞瓦斯托波尔以东的因克尔曼高地方向发动一次进攻，借以打破联军的总攻计划。当时联军约7万人。俄军约9万人，其中3.2万人位于南部要塞；缅希科夫率领的5万余人驻在城外黑河地区，直接威胁联军阵地的右翼。

俄军进攻日期定在11月5日。主攻指向英军阵地。部署大

致如下：索伊莫诺夫指挥的1.9万人、38门炮，沿基连山谷向东南方向进攻；巴甫洛夫指挥的1.6万人、96门炮，从因克尔曼桥向南进攻。两支部队由丹伦堡统一指挥。彼得·戈尔恰科夫（米海伊尔·戈尔恰科夫之弟）指挥的2万人（位于黑河上的乔尔贡地区）负责牵制法军并攻占萨朋山。南部要塞守军则以火力支援进攻部队，并派小分队出击，借以吸引法军的注意。此外，还以6,000人掩护通往巴赫契萨赖的交通要道。

会战在极其复杂的地形上进行。俄军对地形很不熟悉（会战结束后的第二天才收到从彼得堡送来的地图）。会战前连续下雨，遍地泥泞，部队和火炮机动困难，因此炮兵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俄军选择的作战地域狭窄，部队拥挤，成为联军火炮打击的良好目标。

英军阵地成两线配置：第一线9,000人，23门炮；第二线1.4～1.5万人。

11月5日晨6时许，大雾弥漫。索伊莫诺夫首先对英军正面发起突然袭击。按计划，巴甫洛夫应攻击其翼侧。但后者由于因克尔曼桥未及时修好，耽误了时间。这样，会战一开始，两支主攻部队就丧失了协同，并使英军及时警觉，迅速占领阵地，以猎兵枪和炮火打击索伊莫诺夫部队，迫使其后退。这时，巴甫洛夫赶到并投入战斗。双方反复争夺。俄国军官强迫士兵在敌火下保持密集纵队队形，英军则依托工事射击猛冲的俄军，予以大量杀伤。

巴甫洛夫部队赶到后，索伊莫诺夫部队也恢复进攻。英军被迫后撤。此时，俄军急需投入预备队发展胜利，但预备队指挥官察波克里茨基在1公里以外按兵不动。

关键时刻，英军向法军求援。负责牵制法军的彼得·戈尔恰科夫在原地“佯动”。法军识破其意图后，放手增援英军，形成兵力优势，迫使索伊莫诺夫部队向塞瓦斯托波尔退却，巴甫洛夫部队向因克尔曼桥退却。

这样，俄军的进攻受到严重挫折，损失1.18万人，包括索伊莫诺夫等5名将军。联军损失5,700人，包括3名将军。

恩格斯评论说：俄军指挥官从制订一个很好的进攻计划开始，这个计划抄袭了拿破仑最有名的一次会战（按指耶拿会战）的经验。但是，当战术动作开始时，十足的蛮气开始发作，部队以密集队形猛冲，而英军则成稀疏的横队，卧倒在山顶后，既不致遭到俄军的射击，又能以球形炮弹向俄军大纵深的纵队猛烈射击，每次齐射都打死三四十人。因此，恩格斯总结说："俄国的作战方法败于欧洲的作战方法。这就是这次会战的特点。"①

联军第二、第三、第四次炮击塞瓦斯托波尔 因克尔曼会战后，联军继续准备强攻。这时严冬将到，常有暴风雨，而联军毫无准备，既无冬衣，又缺少帐篷，疾病流行（单是后送到君士坦丁堡的英军冻伤的病员即达1万人之多），开始出现霍乱。俄军的困境也同样严重。

在此期间，双方主要是加修工事，争夺前沿阵地，并开展"地雷战"，彼此在对方工事底下挖洞，埋设地雷，破坏对方工事。据俄方统计，俄军所挖地洞总长度达6,889米，大型爆破94次。联军挖地洞1,280米，爆破120次。

1855年2月17日，俄军企图攻占联军增援部队登陆点叶夫帕托里亚，未果。缅希科夫被解职，米海伊尔·戈尔恰科夫继任克里木俄军总司令，但此人同其前任一样昏庸无能。

4月9日，联军对塞瓦斯托波尔开始第二次炮击，持续达10昼夜。俄军在南部要塞有1,000门火炮，其中466门可打击联军攻城炮兵阵地，但炮弹不足，俄军火炮发射次数只有联军一半。10昼夜中，俄军损失约6,000人；联军损失不大，但预定的强攻再次被迫推迟。

5月初，克里木地区俄军增至11万人：南部要塞4万人，北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2卷，第290页。

要塞6,000人，总司令戈尔恰科夫直接指挥的部队（靠近要塞）2.4万人。其余分布在克里木半岛上其他地点。同一时间，在克里木地区的联军增至17万人，其中法军10万，英军2.9万，土军2.8万；另有萨丁军1.5万人。

6月6～10日，联军第三次猛烈炮击塞瓦斯托波尔，持续5昼夜。联军企图夺取要塞以东之马拉霍夫岗，占领了左翼前沿多面堡。

6月17日，联军第四次炮击塞瓦斯托波尔，持续两昼夜，重点打击船舶区。18日，联军向该方向发起强攻，再次企图占领马拉霍夫岗。守军顽强抵抗，打退了进攻，但损失达7,000人。

7月10日，纳希莫夫在马拉霍夫岗重伤毙命。

黑河会战 联军首次强攻塞瓦斯托波尔之后，英军总司令兼联军总司令拉格兰死亡。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坚持由法国人担任联军总司令，并且要求迅速攻下塞瓦斯托波尔。

俄军总司令戈尔恰科夫获得增援后，决定进行一次会战，从黑河方向进攻法军阵地。为此准备投入5.8万人，272门炮。如进攻得手，要塞内守军也准备出击。

法军阵地位于费久辛高地（黑河以西）。俄国进攻部队首先必须通过8公里的开阔地，越过两道水障（黑河和与之平行的一条水渠），才能接近法军所在的高地。

俄军进攻时间定在8月16日。拂晓前，部队在浓雾掩护下出动。左路由利普兰迪指挥，右路由里德指挥。利普兰迪部队尚未接近联军阵地时，里德即提前下令向费久辛高地开炮。当即发现距离太远，火炮射程达不到。于是停止射击，转移炮兵阵地。但炮声惊醒了法军；他们迅速进入阵地，准备迎战。当里德转移炮兵阵地时，利普兰迪恰好接近敌人并打响，他发现对方已有充分准备，攻不动，而且得不到里德部队的配合，进退两难。戈尔恰科夫亲自赶到利普兰迪部队，但拿不出对策。

稍后，里德部队也恢复进攻，逐次增加兵力，一个团一个团地投入战斗，且各团都独立行动，互不协同，导致进攻受挫。里德将军阵亡，部队失去指挥，陷于混乱。

戈尔恰科夫对于里德部队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为了转移法军注意力，命令利普兰迪部队进攻，但为时已晚。法军在歼灭里德部队之后，转移兵力对付利普兰迪。俄军伤亡惨重。10时许，戈尔恰科夫被迫下令撤回黑河彼岸。此役俄军损失8,000余人。

联军对塞瓦斯托波尔第五、第六次炮击和最后一次强攻 黑河会战后，塞瓦斯托波尔守军再也得不到增援，防御设施破坏情况愈来愈严重，由于人力不足，无法修复。联军则加紧准备新的强攻。

8月17日，联军开始第五次炮击，动用800门炮，持续3天。

9月5日，联军开始第六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炮击，动用了807门炮。火炮密度达到1公里正面150门。炮击持续3天。第二号、第三号炮台和马拉霍夫岗的防御设施被摧毁，南部要塞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9月8日中午，联军发起强攻，重点指向马拉霍夫岗，经激战后夺取了这个重要的制高点，控制了南部要塞。

戈尔恰科夫早在黑河会战后就已丧失信心，现在决心放弃南部要塞，于9月8日晚7时开始向北堡转移，翌晨转移完毕。联军发现了俄军的行动，但并不追击，仅以炮火封锁大桥。俄军撤出时，炸毁仓库，将黑海舰队残存的舰只沉没。城内的爆炸声和大火持续了两天。9月1日联军入城。

至此结束了历时349天的塞瓦斯托波尔之战。总计俄军损失12.8万余人；法军4.6万余人；英军2.5万余人。此外，双方都有大批病死者。

恩格斯评论克里木战局时一开始就指出，联军选择这个没有决定意义的偏僻之地作为主攻方向在军事上是错误的，后来又指

出西方列强的作战方法也是完全失败的："集中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的全部兵力去对付克里木的一个地点，而这个地点本来是可以用迂回的方法顺便夺取的；争夺这个地点整整 11 个月之久，而结果仅攻占了它的一半；如此忽视用其它一切可能的方法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以致使俄国能够攻占卡斯（见下文——编者），从而弥补了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丧失……。"①

1855 年其他战区的行动。战争的结局

塞瓦斯托波尔之战结束后，戈尔恰科夫手中尚有 15 万俄军，但无所作为。此后，联军留在克里木的部队不多，也不再采取积极的进攻行动。

1855 年，高加索战场俄土双方围绕卡斯城进行了激烈争夺。俄军在高加索地区的总兵力约 4 万人。6 月间俄军包围卡斯城。9 月 29 日强攻失利，损失达 7,500 人。主要原因是突破口选得不对，丧失战术突然性，部队缺乏协同，兵力使用不当（小部队轮番冲击），在敌人强大火力下仍坚持密集纵队队形，等等。以后转为长围久困。11 月 28 日卡斯土军投降。

同年在波罗的海，联军继续袭扰俄国沿海，炮击斯维阿堡。俄国舰队始终龟缩在基地内，消极实行水雷封锁，不敢出战。

同年在太平洋，联军再次接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企图封闭俄国船只的出海口，但企图未能实现。

到 1855 年底，交战各方都消耗很大，加之英、法、土阵营内部矛盾激化（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坚持假手他人火中取栗的策略，把战争重担推给法国，同时英法两国又把土耳其作为自己的雇佣军和奴隶）。法皇拿破仑第三不顾英国政府的反对，坚持主张与俄国和谈。

1856 年 3 月在英法压力下，俄国在巴黎签署了和约。按条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 2 卷，第 490 页。

规定，俄国无权在黑海保持舰队，同时必须撤出比萨拉比亚部分地区和多瑙河口，将卡斯城交还土耳其，放弃对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条约还禁止俄国在波罗的海阿兰群岛上设防。这样，俄国在巴尔干和黑海方向长期侵略扩张的成果，几乎前功尽弃，甚至在波罗的海的霸权也受到限制。这是俄国对外政策遭到的空前沉重的挫折。

小　　结

克里木战争是沙皇俄国同英法争夺土耳其“遗产”的侵略战争。尼古拉一世政府发动克里木战争，是沙皇俄国传统的南下扩张政策的继续。首要的战略目标是夺取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控制两海峡。实现了这个目标，就可以“把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湖，以此造成一个攻不进的避难港来建立强大的海军，从这里控制拿破仑所谓的‘法国的内湖’，即地中海”。① 而把君士坦丁堡“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这不仅会意味着对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统治，而且也是确立对欧洲的统治的决定性的一步”。② 从这个意义来说，俄国南下归根到底是为了西进。

俄国发动克里木战争的时机，恰好选择在它作为“欧洲宪兵”镇压了欧洲革命之后，利用在欧洲所取得的霸权地位向南进攻。这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俄国南下同西进的关系。

克里木战争前夕，尼古拉一世政府在战略上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估计英法不会参战，他企图凭借俄国的优势兵力单独与土耳其较量，打一场小规模的战争，轻而易举地夺占君士坦丁堡，迫使欧洲列强承认既成事实。但是，他失算了。英法的参战，使交战双方的强弱易势。俄国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它的狂妄的战略计划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61～3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0页。

完全破产。这次战争，是俄国统治集团因对形势估计错误而发动战争的典型例证。

克里木战争前夕，俄国的战略企图是很大的，但作战计划越改越消极，反映了力不从心的根本弱点。

交战双方在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俄军将帅的因循守旧、庸碌无能，表现得相当突出。在对方火力空前加强的情况下，俄军仍固执密集纵队队形的战术，轻视火力，片面夸大刺刀的作用，以致遭到重大的伤亡。这种情况表明了与农奴制相联系的俄国军事思想大大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克里木战争是铁路、汽船、电报，特别是新式膛线枪炮开始广泛使用的大规模战争。在这些方面，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对于农奴制的俄国拥有巨大的优势，这也是导致俄国失败的重要因素。

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被英法打败，本质上是封建农奴制被资本主义打败。战争加深了俄国国内的危机，促进了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废除极端腐朽的农奴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 三 编

资本主义时期的俄国军事

（十九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末）

第 八 章

1877～78年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

第一节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下的俄国及其军队

农奴制的废除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克里木战争充分暴露了俄国农奴制的极端腐朽。俄国全部经济发展进程都要求消灭农奴制，否则不可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资本主义。

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对贵族地主阶级的斗争，是推动废除农奴制的决定性因素。克里木战争期间，由于兵役和战费的沉重负担，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比平时更重，因此不断发生抗兵役，抗捐税的“骚动”。战后，沙皇政府的统治因战争的失败而大为削弱，农民的反抗斗争又出现新的高涨。据第三厅记载，1858 年农民“骚动”为 86 次，1859 年为 90 次，1860 年增至 108 次。不仅次数增加，而且范围越来越广泛。1855 年发生农民“骚动”的贵族领地（庄园）为 10 个，1858 年猛增到 200 个，三四年间增加 20 倍。这些“骚动”的基本特点，不是局限于反对个别的贵族地主，而是趋向于反对整个农奴制度。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变相的农奴）的处境也更加恶化了。劳动时间由厂主任意规定，工资随着机器的采用和女工童工的增加而不断降低，向地主交纳的代役租却不断增加。雇佣劳动者受到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制双重剥削，也不得不奋起反抗。

在劳动人民斗争浪潮的影响下，一部分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也起来反对封建农奴制。早期的别林斯基，稍后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就是杰出的代表。他们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但大大前进了一步，即把俄国革命运动从贵族革命阶段推进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

就这样，1856～61年间俄国出现了革命形势，农奴制的废除势在必行。甚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一世之子，1855～81年在位)在即位的第二年，也不得不对莫斯科的贵族宣称：由上面来废除农奴制，比等到下面自行废除要好得多。于是，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所谓“2月19日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法令规定：农民具有人身自由，地主不能买卖或交换农奴。农民变成法律上的“自由”人。奴役俄国农民几百年的万恶的农奴制在法律上被废除，标志着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新时期。

但是，俄国农奴制的废除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的，因此是不彻底的。实际上农民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法令规定，农民为了取得人身自由和小块分地，必须向地主缴付巨额赎金。地主仍然享有变相剥削农民的种种特权。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尚未形成，资产阶级由于与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而缺乏革命性，农民运动还是孤立的、分散的、自发的。

这样，就产生了如下两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农奴制的废除，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例如，1864～66年和1870～79年两个时期，由于农具的改良和耕地的扩大等原因，俄国欧洲地区50个省的谷物和土豆平均年收获量，从1.528亿俄担（每俄担＝209.91升）增至2.113亿俄担。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发展更为明显。1866～79年，百名工人以上的工厂总产值，从2.01亿卢布增至4.9亿卢布。1861～81年的20年间，几项重工业的年产量略如下表：

（单位：百万吨）

项目 / 产量 / 年份	生铁	熟铁和钢	煤	原油
1861	0.31	0.18	0.33	0
1881	0.45	0.57	3.5	0.35

资料来源：卡巴诺夫等主编《苏联通史(1861～1917)》，第55页。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有赖于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俄国铁路总长度从1,500公里增至2.2万公里。同期，内河航运汽船从400艘增至1,100艘。

第二，正因为农奴制的废除不彻底，所以它又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继续在全国各地展开。“2·19法令”一公布，各地农民的“骚动”又掀起新的高潮。据俄国官方统计，单是1861年这一年，就有1,176个领地(2,000多个村庄)的农民发生“不服从”事件，沙皇政府曾对其中337个领地的农民出动军队进行镇压。这样俄国又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

与俄国农民运动高涨相联系，俄国非俄罗斯民族的解放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沙皇统治下的波兰最为突出。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快，1859～61年间波兰就酝酿着民族解放运动，1863年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波兰革命者要求脱离沙俄而独立，并且恢复被瓜分前的疆界。他们组成临时民族政府，开展反对沙皇俄国的武装斗争。在波兰起义的影响下，立陶宛、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等地区也相继起义。沙皇政府出动大军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配合下，残酷地镇压了波兰起义。

上述两种情况，对于亚历山大二世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亚历山大二世的侵略扩张和新的“东方危机”

如上所述，俄国农奴制的废除，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这个在克里木战争中遭受严重削弱的国家，开始恢复元气。同时，农奴制的残余又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沙皇政府力图征服新的领土，来弥补狭小的国内市场。这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侵略扩张的野心也相应地膨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按照俄国政府的精神去解放农奴，就会使俄国的侵略性增强千百倍。”① 但是，国势的振兴毕竟需要时间，因此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调整对外扩张的部署，改变手法。在东方，同强者妥协，向弱者进攻；在欧洲则积蓄力量，伺机而动。

在东方，亚历山大二世对美日两个新起的竞争对手，作了领土的让步。1867 年，鉴于美国对北太平洋战略要地阿拉斯加步步进逼，而俄国苦于鞭长莫及，加之国内财政十分困难，遂同意美国的要求，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代价 720 万美元，平均每公顷土地约5分钱）。1878年，俄国为了缓和同日本争夺库页岛（原属中国）和千岛群岛的矛盾，同意千岛群岛归属日本。

与此同时，俄国对中亚和中国则加紧侵略扩张，其势之猛超过历代沙皇。

俄国对中亚的大举进攻　这里所说的中亚，是指今天苏联境内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 5 个加盟共和国所在的地区。这片土地东部的巴尔喀什湖、伊犁河流域、楚河流域、帕米尔（葱岭）等地本来是中国的领土。中亚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它是俄国与东方交通的枢纽。到十九世纪时，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中亚更成了俄国商品（特别是在欧洲没有竞争能力的商品）的重要市场和原料产地。对于文武官员，中亚可以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535 页。

为他们升官发财的广阔天地。俄国占领中亚，还可东侵中国，南下波斯、阿富汗和印度。这些因素决定了中亚是俄国必夺之地。

俄国具备征服中亚的特殊有利条件。一方面，中亚各民族的政治经济状况极其落后，有些甚至处于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只有南部形成了三个较发达的封建汗国：浩罕（约300万人口）、布哈拉（约250万人口）和希瓦（不足100万人口）。三汗国内部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十分尖锐，内战频繁，三汗国之间也互相攻伐。这种情况有利于俄国推行各个击破的策略。另一方面，到十九世纪前期，俄国既已征服了高加索和里海，而且通过军事远征和建立碉堡线等方法，逐步控制了中亚北部辽阔的哈萨克草原地带（这一地带与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从而对南部三汗国形成了东、北、西三面包围的态势，建立了良好的进攻出发地。

这样，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俄国加紧了对中亚三汗国的军事扩张。1839年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率领俄军4,000人远征希瓦，就是一个重要标志。到六十～七十年代，沙皇政府决心彻底吞并三汗国。

1864年，亚历山大二世政府派遣切尔尼亚耶夫和维廖夫金率领俄军（两路共约3,700人）远征浩罕。在此以前，沙皇政府对另外两汗国派出外交使团，并且与希瓦签订了条约，以便集中力量入侵浩罕。俄国侵略军企图首先攻占中亚最大的贸易和手工业城市塔什干（有10万人口），但遭到当地军民的英勇抗击，进攻失利。这时，布哈拉汗利用浩罕的困境，乘机接管了塔什干。1865年俄军卷土重来，终于攻下了这座中亚名城。浩罕被迫沦为俄国的殖民地。

1866年，即俄军攻占塔什干一年之后，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借口布哈拉干涉浩罕事务，派遣罗曼诺夫斯基远征布哈拉。1868年，俄军在考夫曼指挥下攻占宗教文化中心撒马尔汗，歼灭布哈

拉军队主力，直逼首都布哈拉城。布哈拉汗国被迫沦为俄国的殖民地。

1873年，考夫曼率领俄军1.3万人，62门炮，多路包围希瓦首都希瓦城。希瓦被迫沦为俄国的殖民地。

继吞并中亚三汗国之后，沙皇俄国加紧了对中亚最后一个地区——土库曼的征服。俄军长驱直入，但在土库曼人民的顽强抗击下，屡遭挫败。直到1880年，斯科别列夫率领俄军1.1万人，97门炮，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同时修筑铁路，建立基地，终于占领了土库曼地区，但俄军遭到了重大的伤亡。

中亚地区的征服，是俄国东进战略的又一重大进展。恩格斯论述这一进展的军事意义说："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些征服地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由于它们而为进攻印度建立了作战基地的核心；的确，自从俄军这样深入中亚细亚以后，从北方进攻印度的计划，已经不再是模糊不定的意图，而是具有相当明确的轮廓了。"① 因此，俄国征服中亚必然同英帝国的利益发生尖锐的冲突。为了缓和俄英矛盾，亚历山大二世政府于1873年与英国订约，俄方以承认阿富汗为英国势力范围，换取英国同意俄国在中亚自由行动。这是两个侵略者之间达成的短暂的妥协。

俄国对中国的猖狂侵略 十九世纪中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已成为各列强在东亚的主要侵略对象。继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1856年又发生了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中国内部，1851年爆发了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反动腐败的清朝政府，始终把镇压国内革命作为首要任务，对于外敌的入侵，则采取消极防御甚至投降卖国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俄国利用清朝政府内外交困的处境，采取军事压力与外交阴谋相结合的手段，掠取中国东北和西北的广大领土以及在中国的其他特权。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41页。

在东北方向，沙皇政府公然践踏《中俄尼布楚条约》，否认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以北地区属于中国，要求重新划界。早在四十年代后期，沙皇尼古拉一世就指使侵华急先锋穆拉维约夫和涅维尔斯科伊之流，武装侵占中国黑龙江口和中国的库页岛。1860年俄国侵略者占领我国良港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镇东”。五十～六十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5月)、《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6月)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11月)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俄国除取得其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同样特权外，还割占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此沙皇俄国给西伯利亚打开了一条通太平洋的便利水路，在东方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出海口。

在中国西北方向，沙皇俄国经过长期的扩张，到鸦片战争前夕，不仅把侵略触角伸到中国的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而且在逐步吞并哈萨克草原的同时，形成了进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的“七河地区”的态势。鸦片战争后，俄国加快了征服这一地区的步伐。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俄国殖民者从勒布什河迅速向南推进到伊犁河以南，强行建立以维尔内(今苏联阿拉木图)为中心的堡垒线，屯兵驻守，武装占领大片中国领土。1860年，俄国侵略军大举入侵吹河上游，进逼南疆。

1864年6月起，新疆部分地区爆发反清政府的少数民族起事。亚历山大二世乘机把俄军调到塔城附近和伊犁西北地区，胁迫清政府签订俄方一手炮制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10月)。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连同《中俄北京条约》有关西北边界的条款，沙皇俄国割占了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同年，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武装起事迅速蔓延全疆。叛卖祖国的喀什噶尔回族封建主金相印，勾结邻国浩罕军官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1867年阿古柏建立伪“七城汗国”，自封为汗，从而使新

疆地方的形势更加复杂化。沙皇俄国乘机拉拢阿古柏，抵制英国对他的影响，企图使之成为俄国的傀儡，通过此人控制新疆，而当时正是俄国吞并阿古柏的祖国浩罕的时候。

沙皇俄国得陇望蜀，步步进逼。1870 年 8 月，俄军占领天山南北路的咽喉要地——穆素尔山口。翌年 5～7 月间，又悍然出兵攻占伊犁及其附近地区，并霸占达 10 年之久。

关于新疆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两派主张：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一派则主张收复新疆。后者得到广大爱国舆论的支持和清王朝的同意。1876 年左宗棠率军出关，转战天山南北，势如破竹。1877 年 4 月击溃阿古柏匪军。到 1878 年初，先后收复了阿克苏、叶尔羌、喀什噶尔以及和田等地区，只有伊犁仍在俄军手中。当时俄土战争刚结束，俄国力量削弱，而且俄英、俄奥关系紧张，面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亦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二世政府被迫交还伊犁。但清廷派出签订《交收伊犁条约》的代表崇厚本来是个投降派，他擅自对俄方作了重大让步，结果伊犁名义上归还中国，而其西境、南境都被沙俄割占，贻祸无穷。

总计，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沙皇俄国就从中国夺取了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其他特权。必须着重指出，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决不是单纯的外交行动。它总是首先以武力占领中国土地，然后强迫中国政府签约，承认既成事实。在签订条约的同时，往往陈兵边境，以战争相威胁。因此，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实质上是军事扩张。

推翻巴黎和约的限制和新的“东方危机” 尽管这个时期俄国在亚洲方向的扩张相当猖狂，但它注意的中心仍然是欧洲。在欧洲方向，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念念不忘的还是解决土耳其问题。鉴于当时的形势，必须分两步走。当务之急，是摆脱克里木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巴黎和约加给俄国的种种限制，然后争取达到克里木战

争没有达到的目标。

为了推翻巴黎和约中不利于俄国的条款，不可能使用军事手段，只能玩弄外交手腕。最重要的是在欧洲列强中寻找盟国。起初，亚历山大二世企图利用法奥矛盾（法皇拿破仑第三亟欲夺取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殖民地），拉拢巴黎和会的东道国和主角之一法国。1857年两国皇帝一度达成暂时的勾结：俄国同意法国在意大利自由行动，法国则答应在巴尔干问题上支持俄国。但是，当法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并吞了萨伏伊等地区）之后，即不再支持俄国。1863年波兰爆发反俄起义时，法国出于自身的利益，甚至伙同奥地利和英国采取对抗俄国的行动，导致俄法关系恶化。

这时，普鲁士宰相俾斯麦正力图统一德国，为此和奥地利、丹麦等国发生了利害冲突，需要争取俄国的支持。此外，普俄两国在镇压欧洲革命方面有共同利益（普鲁士曾协助俄国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同时德国又是俄国粮食出口的重要市场（向德国出口粮食占俄国粮食出口总额1/3左右）。于是亚历山大二世政府乃与普鲁士结盟。在俄国支持下，普鲁士获得对丹麦战争（1864年）和对奥地利战争（1866年）的胜利。俾斯麦表示不反对俄国修改巴黎和约。随着普法战争的临近，亚历山大二世同意在普法战争爆发时牵制法国的盟国奥地利，保证普鲁士无后顾之忧；俾斯麦则保证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行动。

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被打败，国势一落千丈，亚历山大二世政府乘机公开宣称不再遵守巴黎和约。普鲁士对此表示支持；英奥则表示抗议，但无济于事。1871年列强伦敦会议终于取消了巴黎和约中不利于俄国的条款（只有禁止俄国在阿兰群岛建筑要塞一项直到1914年才废止）。

沙皇俄国既摆脱了巴黎和约的限制，就对近东展开了新的攻势，图谋打败空前衰落的土耳其。同过去一样，它的拿手好戏仍是利用巴尔干人民的反土起义。

187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爆发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同年4月，保加利亚爆发起义。6月，塞尔维亚和黑山人民也发动起义。这又是一次新的“东方危机”。亚历山大二世政府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发动反土运动，打着“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号，在俄国组织“斯拉夫委员会”，招募“志愿军”参加反土战争。

亚历山大二世政府之所以决定发动新的对土战争，根本原因在国内：随着农奴制的废除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地主阶级增加了粮食生产，迫切需要国外粮食市场。联结伏尔加河流域同黑海沿岸铁路的建成，使地主有可能把伏尔加河流域和南俄地区的粮食经黑海运往欧洲。这就必须保证自由使用黑海各港口和土耳其海峡。因此，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和粮食商人欢迎俄土战争，尤其是夺取土耳其海峡。工业资本家亟欲在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夺取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也赞成发动对土战争。统治集团鉴于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还希望以对土战争的胜利来转移人民视线，巩固沙皇的统治，镇压人民的不满。此外，上层军人集团还企图洗刷克里木战败之辱，恢复沙皇俄国的“军事荣誉”。而这时，俄国经过资产阶级的军事改革，军事力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样，一场新的俄土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资产阶级军事改革

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沙皇俄国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改革。这是农奴制度废除后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对俄国的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军事改革，陆军大臣米留金起的作用最大，因此有“米留金改革”之称。

季米特里·米留金（1816～1912年）是从贵族地主中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既反对封建农奴制，又反对革命的民主主义。他主张在保存专制制度的条件下，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俄国。此人早年毕业于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并曾在该院

任教，对苏沃洛夫很有研究，编写过《俄法战争史和1799年保罗一世朝代》、《军事百科词典》等著作。他没有实战经验，但眼界开阔，有一定的战略头脑。1861～81年间任陆军大臣。上台不久，就向亚历山大二世呈报了军事改革计划，随即奉命付诸实行。

米留金的军事改革，涉及兵役制度、军队体制、指挥系统、武器装备、部队训练、军官培训等各方面，其目的是要建设一支资产阶级化的俄国军队，作为沙皇政府推行其内外政策的有力工具。沙皇及其左右亲信希望拥有一支强大的俄军，因此大多数支持米留金的改革。克里木战争失败的教训，迫使他们不得不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农奴制废除后工业的发展，对军事工业也有所促进，与军事有密切关系的铁路、汽船、电报等事业也得到发展，这些为军事改革作了物质准备。

但是统治集团中残余的农奴制代表人物坚决反对改革，主要是怕丧失贵族在军队中的特权地位。这一派以巴格里亚京斯基元帅为首，并得到皇太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得罗维奇(未来的亚历山大三世)的支持。宪兵司令舒瓦洛夫，出于对政府中任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表现的仇视，也反对改革。还必须指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本人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他希望保留军队中的农奴制残余。因此，军事改革的阻力很大，许多措施都是不彻底的。

米留金的军事改革，最主要的有下列几项：

(一)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 1874年初发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法令。这种制度，同俄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征兵制有所不同：过去征兵的对象是农民及其他纳税阶层，统治阶级只当官不当兵。新制度则规定凡满20岁的男性青年，不分社会地位，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过去征兵制规定士兵服役期长达25年，新制度则规定陆军服役年限为15年，其中6年现役，9年后备役。海军服役年限为10年，其中7年现役，3年后备役。平时每年征集一次新兵，用抽签办法；落选者编入国家民团(到40岁为止)。普遍义务

兵役制的实行和服役年限的缩短，有利于扩大军队的数量和储备大量经过训练的后备人员。这种制度法国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实行了，俄国直到现在才实行，也是一个进步。但实行得极不彻底。地主资产阶级可以享受许多优待。例如受过教育者只需服兵役6个月到4年。后来又补充规定，对有钱有地位的人实行缓役、免役。因此，兵役重担和过去一样压在劳动人民肩上。

1877～78年俄土战争爆发时，普遍义务兵役制只实行了3年，因此不能保证扩军所需的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但新兵来源比过去扩大了，平均年龄也更年轻了。

（二）建立军区和加强指挥 改革前，俄国陆军一切大小事务均由陆军部、甚至沙皇本人直接处理，不胜其烦。1864年起决定将中央一级的军事机构统一到陆军部，同时在陆军部之下设立军区。全国划分为15个军区，每个军区各设1名司令，统管本军区所属部队和军事机构，负责本军区部队的动员、训练以及后备力量的建设等工作。由于军区司令部和部队接近，因此对部队的领导比较灵活简便。军区司令还受权镇压当地的革命。军区的建立大大减轻了陆军部的负担，使之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军事指挥、军事行政和后勤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军区制度，在准备和进行1877～78年俄土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强战时部队的领导和指挥，1868年还发布了《战时部队统帅条例》，扩大了总司令的权力。

（三）整顿陆军体制，加强野战部队 陆军由正规军、非正规军和国家民团3部分组成。正规军包括：1.野战部队；2.后方部队（要塞守备队、各县地方部队、后备队）；3.预备军（战时组建）和辅助部队（宪兵、教导队、医院等），非正规军仍由哥萨克、达吉斯坦、格鲁吉亚、巴什基尔、克里木鞑靼人等非俄罗斯民族部队组成。国家民团的任务，是在非常时期代替后方部队，特殊情况下也可补充正规军。

正规军建设的重点是野战部队。1863 年决定，野战部队从 28 个师增至 47 个师，但平时人数减少。炮兵也从 28 个旅增至 47 个旅。训练新兵的任务，过去由野战部队承担，改革后由后方部队承担。对非战斗人员实行了精减。

（四）改进武器装备 六十到七十年代，俄军武器进行了更新，突出的标志是，以步枪代替滑膛枪，以膛线炮代替滑膛炮。新式武器的来源，一是从国外进口，一是自己造。类型繁多，规格极不统一。俄土战争前夕，单是步枪即有 5 种以上。其中性能最好的"贝尔丹 2 型"步枪，最大射程可达 1,067 米，最大射速为每分钟 10 发。当时只有近卫军步兵和 9 个师装备了这种步枪。到战争结束时，约有 31% 的作战师装备了这种武器。俄土战争前夕，俄军装备的野战炮主要是 9 磅、4 磅和 3 磅的铜铸膛线炮。9 磅炮连炮架重 1 吨以上，口径为 107 毫米，榴弹最大射程 4,480 米。4 磅炮连炮架重 800 公斤，口径为 87 毫米，榴弹最大射程 3,400米。直到俄土战争结束，俄军没有钢炮和曲射炮。膛线炮全靠进口。

（五）加强部队战备训练 克里木战争的教训，战后20年俄军武器装备的改善，加上这个期间国外战争（1861～65 年美国内战，1866 年奥普战争，1870～71 年普法战争）的影响，俄军战术和战斗训练也有所改进。主要是强调训练与实战需要相结合，逐步扭转过去那种训练为检阅的形式主义。训练中，重视士兵的单个教练，战术机动，实弹射击和工程作业。在步兵战术方面，散兵队形逐步取代过去密集的纵队队形。这是明显进步。但是，沙皇本人和其他反对派对军事检阅有特殊的爱好，他们认为这是培养军队盲目服从和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的威严的重要形式，因此千方百计保持部队训练中的形式主义和机械动作，拒绝改革。同时俄军中严重缺乏称职的、懂得先进的战术技术的军官，在这种情况下，战备训练的革新进展很慢，某些合理的主张无法落实。直到俄土战争前夕，俄军战斗训练水平仍然很低，步兵战术仍然处于从纵队向散兵队

形过渡的阶段。

（六）改进军官的培训 为扭转军官数量不足和质量低劣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革新军事院校和教育制度的措施。首先是取消过去的贵族武备学校，建立2年制的军官学校和7年制的军事中学。前者招收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后者课程与普通中学相近，主要是为军官学校输送学员。同时还建立2年制的士官学校，招收具有初等（4年级）文化程度的学员，原则上非贵族出身的青少年也可以入学。士官学校由各军区开办。对军事学院的训练内容也进行了改革。院校改革之后，凡未经过军校而升任军官者，都要经过相当于士官学校水平的考试。通过这些措施，俄土战争前夕俄军军官（主要是中下级军官）的数量质量有所提高，但仍不适应战争的需要。农奴制残余仍然存在，军官职务基本上仍由贵族出身的人所垄断。同过去一样，高级将领中不学无术，昏庸保守者大有其人，俄土战争中暴露得很明显。根本原因，仍然在于沙皇制度本身。亚历山大二世发动俄土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轻易取胜，提高沙皇在国内的"威望"，因此，他任命自己的两个弟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和米海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分别担任多瑙河集团军和高加索集团军总司令。皇太子也在军中担任高级指挥职务。这样，如果对土战争获胜，则"光荣"归于沙皇一家。实际上，沙皇所用的皇亲显贵们并不懂军事，仅仅因为与沙皇的特殊关系而身居高位。个别能力较强的军官，很难得到提拔和重用。

在对俄国陆军进行改革的同时，俄国海军的建设也有所发展，主要是从帆船向汽船和装甲战舰过渡。新式舰艇也主要向国外订货。六十年代末开始建造装甲战舰。这种战舰装有强大的火炮和较厚的钢板，但航程近，航速慢，只适用于沿海防御。1877年下水的"彼得大帝号"装甲战舰，排水量达1.01万吨，动力为8,258匹马力，航速14.3节。但总的说来，俄国海军装甲舰只的数量质量均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巴黎和约中限制俄国在黑海保持舰队的

条款废止(1871)后，俄国黑海舰队才开始恢复，但为时已晚，在1877～78年俄土战争中起作用不大。

第二节　1877～78年俄土战争

战前形势

这次俄土战争前夕，国际形势对俄国不利。首先，奥匈帝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于1867年合并后，称奥匈帝国)在巴尔干问题上是俄国的主要对手。它早就垂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等地区，企图伺机吞并。它国内有1,000多万斯拉夫人，因此对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十分反感。其次，英国在中亚和近东都是俄国的劲敌；它对土耳其的内政外交有重大影响。只有德国宰相俾斯麦仍是亚历山大二世的盟友，他支持俄国对土采取进攻政策，但并不打算给予俄国以任何军事援助。他的目的是转移俄国的注意力，以便他自己在西欧放手行事——集中力量对付法国。

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亚历山大二世政府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首先竭力防止奥匈帝国站在土耳其方面对俄作战，以避免俄国两线受敌。1877年1月，俄奥签订秘密协定。俄国同意奥军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并答应不在巴尔干建立庞大的斯拉夫国家。奥匈方面则同意在未来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这样就暂时缓和了俄奥矛盾。另一方面，沙皇政府一再安抚英国，表示俄国无意占领君士坦丁堡。但英国政府不相信这一套，仍然明里暗里支持土耳其。

在大力进行外交准备的同时，俄国继续对土耳其施加压力。1876年10月，塞尔维亚起义军被土耳其军队打败，情况紧急，俄国立即以断交威逼土耳其停火。1877年2月，俄国又摆起巴尔干人民"保护人"的架势，要求土政府推行有利于巴尔干斯拉夫人的

"改革",土政府拒绝。同年4月16日,俄国政府与罗马尼亚[1]达成共同反对土耳其的协议,罗方允许俄国军队过境前往巴尔干山脉,但俄国政府必须"尊重罗马尼亚国家的政治权利","维护罗马尼亚现有领土的完整"。[2] 4月23日,俄国与土耳其断交,次日对土宣战。两天后罗宣布动员,准备对土作战(即罗马尼亚独立战争)。

双方的兵力对比和作战计划

双方兵力对比 1877～78年俄土战争时,土耳其仍然是腐朽落后的军事封建国家。在此以前,土耳其军队曾采取过一些改革措施,例如,1869年起,实行普鲁士式的"后备兵"制度。现役部队成员服役满一定期限之后,即转入后备役,战时优先征召入伍。这样,土耳其就有了常备军(现役部队)、后备部队、民团和辅助部队(库尔德人以及亚洲、非洲某些民族武装组成)四种军事组织。前两种基本上属于正规军,后两种为非正规军。尽管如此,土耳其军事改革的进展并不很大。

1877年4～5月,土耳其陆军正规部队为40.6万人,野战炮858门;非正规部队约7万人。正规军中有28万人部署在欧洲地区,12.6万人部署在亚洲地区。战时,土正规军总数曾达到50万人。土耳其陆军武器装备质量大体上与俄军相当。

1877年初,土耳其黑海舰队拥有22艘装甲战舰、82艘非装甲战舰,763门舰炮,1.5万人。

战争爆发前,俄国进行了几次局部动员,扩军备战。临战时,陆军野战军总数达到72.2万人(48个师),加上后备役人员和新兵总数可达140万人,3,000余门火炮。战争前夕,俄国黑海舰队重建不久,共有39艘舰只,其中装甲战舰只有2艘。波罗的海舰队有27艘装甲战舰,由于航程有限,无法支援黑海作战。

---

① 1859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合并后,沿用传统的"罗马尼亚"国名。

② 科曼主编:《1877～78年罗马尼亚独立战争》,第452页。

土俄双方军力对比，俄国在黑海舰队实力上占劣势，而在陆军数量上则占优势。但是，沙皇政府在国内担心人民起义，在国外要防备英、德和奥匈帝国，不得不分出兵力部署在国内和俄德、俄奥边境。此外还必须拨出大批部队防守黑海沿岸广大地区。因此对土作战的兵力（特别是巴尔干战场）感到不足。必须指出，巴尔干各地人民反抗土耳其的武装斗争，牵制着土耳其大量兵力，对沙皇俄国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作战计划 俄国对土作战计划原由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教授奥布鲁切夫制订，得到亚历山大二世和陆军大臣米留金的支持。这个计划曾几经修改，基本精神是：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东方问题'——无条件地摧毁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统治"。① 战略目标"应该是君士坦丁堡本身"。② 可能遇到的困难是：土耳其兵力增加，多瑙河防御得到改善，君士坦丁堡可能象克里木战争时的塞瓦斯托波尔那样难攻，塞尔维亚起义军被土军打垮，英国态度可疑，等等。计划制订者认为克服这一切困难的办法是：以坚决而迅速的行动攻占君士坦丁堡。③ 为此，计划规定，战争一开始，俄军就在巴尔干和高加索两个战场发动攻势，以巴尔干为主战场。在粉碎土军初期的抵抗后，迅速强渡多瑙河，越过巴尔干山脉，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挺进。

关于兵力的使用，计划规定在巴尔干战场投入30万人，估计当面土军约15.8万人，俄军可造成2:1的优势。俄军总共7个军，其中3个军（13万人）沿西斯托沃—土尔诺沃—亚得里亚那堡轴线，不停顿地直插君士坦丁堡，不纠缠沿途的土军要塞。预计进攻集团在四五周内可前进500公里，前出至君士坦丁堡。另外4个军在保加利亚境内，沿多瑙河展开行动（因此叫"多瑙河集团军"），牵制当地土军主力，保障进攻集团的行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本人亲自到多瑙河集团军总部督战。

①②③ 别利亚耶夫：《1877～78年俄土战争》，第71～72页。

高加索为次要战场。俄国在该地的战略目标有限，主要是牵制土军从小亚细亚向巴尔干调动。同时也想通过在高加索的胜利提高沙皇在该地居民中的威望。此外，俄国还想兼并土耳其亚洲部分的一些领土。这些目标都只有通过进攻手段才能实现。为此组建高加索集团军，兵力为10万人，火炮276门，但俄方估计当面土军兵力可能2倍于己，如俄军一开始就发动攻势可能不利。最后决定在开战后越过国境，占领靠近俄国（约一两天行程）的阵地，待查明敌情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这个计划完全丧失了突然性，给了土方以准备时间。

土耳其统帅部也以巴尔干为主战场。其计划首先是依托多瑙河天险抗击俄军的攻势。土耳其苏丹指示陆军大臣："由于无法坚守从马钦到维丁的整个多瑙河防线，因而战争到来时，应诱敌深入国土，在该地会战。"① 如不能迫使俄军退回多瑙河彼岸，则依托巴尔干山脉抗击之。根据这个方针，土军主力集结于保加利亚境内多瑙河流域，并在锡利斯特拉、鲁什楚克、舒姆拉和瓦尔纳4大要塞设防（因此这一地区有"四角堡地区"之称），借以掩护俄军通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捷径，同时可从侧后攻击向首都进攻的俄军，威胁其后方交通线。

在次要战场高加索，土军原拟实施进攻作战，深入俄国境内，发动回教徒举行反俄起义。后因兵力不足，转而依托要塞实施防御。

后来的事实证明，俄国的作战计划在巴尔干和高加索两个战场都是不合乎实际的。在巴尔干方向，俄方对自己可能投入的兵力估计过高。到军事行动开始时，多瑙河集团军兵力只达到26万人（原定30万人），预计中的7个军只集中了3个。对当面土军兵力又估计偏低，战争开始时，土军在多瑙河地区兵力达19万人，比俄

① 转引自别利亚耶夫著《1877～78年俄土战争》，第79～80页。参见罗斯图诺夫主编《1877～78年俄土战争》，第59～60页。

方估计多3万余人。相反，在高加索方向，俄国又犯了过高估计敌人的错误，实际上该地土军从未超过9万人，而俄方估计可能2倍于己，导致临战犹豫不决，丧失战机。

俄军强渡多瑙河

1877年4月24日俄国对土宣战的同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指挥的俄国多瑙河集团军，就进入罗马尼亚境内，沿多瑙河一线展开，积极进行渡河准备。从1711年（彼得一世时期）到此次俄土战争，俄军曾先后约50次渡过多瑙河，有丰富的经验。这次渡河计划比较周密，准备比较充分。同时得到罗马尼亚军队的很大支持。

根据奥布鲁切夫计划制订的渡河计划规定，俄军在吉姆尼查（罗马尼亚村庄，位于多瑙河左岸，对岸即保加利亚的西斯托沃镇）渡河。在这一带渡河有利条件较多：一、该地处于土军两个集团之间，防御较薄弱，在西斯托沃土军只有770人，2门炮；在瓦尔登也只有3,300余人，4门炮。靠得最近的增援部队也在40～70公里之外。二、俄军可避开土军坚固设防的四角堡地区。三、从罗马尼亚方向有足够的道路可输送渡河部队。四、从西斯托沃有捷径经希普卡山隘直通君士坦丁堡。

为保障渡河成功，俄军准备了大批渡河、登陆器材，包括铁浮桥等。

土耳其多瑙河分舰队有9艘小型装甲战舰和13艘作战汽艇，20余艘辅助船只。为阻拦土分舰队在多瑙河上巡航，俄军在河中布雷，或以岸炮袭击土舰艇。经两个月的斗争，土多瑙河分舰队与黑海舰队的联系被切断，部分舰船被消灭，或被俄军缴获作为渡河工具。

对渡河地点和时间进行了严格的保密。第一梯队各级指挥官直到当天才知道。为迷惑土军，俄军散布谣言，说将在佛拉蒙达地

区渡河。6月22日，俄军以部分兵力在加拉茨和布勒伊拉两处实施渡河佯动，随后又在吉姆尼查上游和下游漫长战线上作渡河姿态，借以吸引土军兵力。炮兵奉命于渡河前一天炮击鲁什楚克，尼科波尔和维丁。为保证突然性，部队于渡河前一天（6月26日）才向渡河点隐蔽集结。

强渡点河宽700米，水深10米以上，水流湍急。河中有沙洲，便于两头架桥。河左岸和岛屿均有森林覆盖，便于部队隐蔽。但右岸地势居高临下，给部队上陆造成困难。

先头部队为一个加强师，由德拉戈米罗夫将军指挥（此人在这次俄土战争中崭露头角，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保守的军事思想家，参见本书第九章）。渡河的组织工作比较具体、严密。计划分7次航渡，每次航渡兵力兵器的编成，均考虑到使部队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组织了炮兵火力掩护。

6月26日午夜后开始渡河。漆黑中，秩序混乱，有的船只搁浅。接近对岸时，敌哨兵首先开火。首批部队于27日凌晨3时许在敌岸上陆。土军迅即从瓦尔登调兵拦截，双方展开激战。晨6时许，土军被迫退却。11时许，已渡河的俄军部队发动攻击，企图攻占西斯托沃高地。3小时后，西斯托沃镇和高地均被俄军占领。随后俄军赶搭两座浮桥，保障后续部队渡河。至此，先头部队完成了任务。渡河战役，俄军只损失800余人。

俄军渡河时，保加利亚境内多瑙河沿岸土耳其驻军基本上仍固守当地要塞，形成消极防御，未能机动兵力进行坚决的拦截，致使俄军渡河得逞。

三次普列夫纳会战

俄军强渡多瑙河之后，按原定计划应立即以主力向君士坦丁堡进攻，但感到兵力不足，害怕土军攻其侧后，乃不得不改变计划，决定在增援部队到达以前，首先巩固在多瑙河南岸的立足点，并夺

占巴尔干山脉的隘口，为下一步进攻君士坦丁堡创造条件。为此，多瑙河集团军主力兵分3路，分别向东、南、西3个方向行动，成扇形攻势。

南路为先头部队，由古尔科中将指挥。兵力约1.2万人（含部分保加利亚民团），任务首先是向土尔诺沃-塞尔维方向进攻，然后夺取土尔诺沃至亚得里亚那堡道路上的巴尔干山脉的通道，并且派骑兵部队到巴尔干山脉以南，发动当地保加利亚居民举行反土起义。

东路即鲁什楚克部队，由亚历山大·亚历山得罗维奇（皇太子）指挥，兵力约7万余人，任务是攻占鲁什楚克，同时掩护俄军左翼。

西路由克里登纳中将指挥，兵力约3.5万人，任务是攻占尼科波尔和普列夫纳（今普列文），并留下一支部队掩护俄军右翼，然后准备向巴尔干山脉行动。

与此同时，以3个军（其中大部尚未开到）作为预备队。

此外，还有一支部队（两个军）活动于多瑙河下游，由拉杰茨基中将指挥，任务是配合鲁什楚克部队，牵制四角堡地区的土军，掩护俄军左翼。

上述俄军兵力部署表明：绝大部分兵力担任掩护；先头部队（南路）的任务最具有战略意义，但兵力最弱。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过高估计了土军的力量及其对俄军翼侧的威胁。沙皇本人在集团军总部督战，生怕重演色当悲剧（法皇拿破仑第三在色当兵败被俘），更促使俄军以主力担任掩护，从而削弱了进攻力量，导致后来的失败。

3路俄军的行动经过大致如下：

南路进展较顺利。古尔科在保加利亚军民支持下，一举攻下保加利亚古都土尔诺沃（距巴尔干山脉约四五十公里）。前面有4个隘口可越过巴尔干山脉，其中希普卡山口是通君士坦丁堡的

最捷径，但有土耳其重兵把守；海因基奥山口最难通行，而土军又疏于防备。古尔科首先选择海因基奥山口越过了巴尔干山脉，随后(7月17日)以迂回动作突然从后方攻占希普卡村，从而打开了希普卡山口的南大门。

东路(鲁什楚克部队)原定包围鲁什楚克，后奉命监视该地土军。

西路军按计划于7月16日在罗马尼亚军队援助下攻占尼科波尔。

俄军占领希普卡山口和尼科波尔，意味着在多瑙河右岸控制了约60余公里宽的立足点，东起扬特拉河，西达奥斯马河和维德河，造成了有利的态势。

土军在初期失利之后，采取措施加强主要方向上的兵力。位于维丁地区的土军，在土耳其名将奥斯曼帕沙指挥下，6昼夜隐蔽行军200公里，进至普列夫纳，迎击俄国多瑙河集团军西路军。普列夫纳是交通枢纽，土军从这里可威胁俄军右翼和后方交通线，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俄方西路军指挥官克里登纳占领尼科波尔后冲昏头脑，既不立即占领普列夫纳，又不重视侦察，直至与土军遭遇，才知道土军已到达普列夫纳。7月20日，双方在该地进行会战(即第一次普列夫纳会战)。土军1.5万人，在普列夫纳东北方向占领坚固阵地。俄军8,600人投入进攻。因兵力不足，指挥拙劣，遭到惨败，损失约2,500人。

鉴于普列夫纳距西斯托沃(该地有土耳其驻军)只有两昼夜路程，不占领普列夫纳并歼灭奥斯曼帕沙集团，则既不能保障后方基地的安全，又不利于向巴尔干以南进军。因此，俄军积极准备第二次普列夫纳会战。

当时，土耳其统帅部已换掉指挥不力的总司令阿布杜尔·克里姆大元帅，代之以马赫麦德·阿里帕沙(原是德国人，改用土耳其姓名)，调整了前线司令官。巴尔干战场上土军总的态势是：东

多瑙河集团军位于四角堡地区，兵力 9.7 万人，由马赫麦德·阿里帕沙亲自指挥。西多瑙河集团军位于普列夫纳、洛夫恰、维丁、尼什、索非亚及其他据点，兵力 5 万人，由奥斯曼帕沙指挥。巴尔干集团军位于俄军南路军当面，兵力 3.7 万人，由苏莱曼帕沙指挥。土军三大集团共达 20 万人，且不包括非正规部队。

土耳其巴尔干集团军的任务是把俄国南路军赶出巴尔干山脉。为此，苏莱曼帕沙于 7 月 29 日发动反击，企图恢复埃斯基-扎格拉和卡山勒克，进而重新控制希普卡山口。7 月 31 日一仗，苏莱曼帕沙打败古尔科，并占领埃斯基-扎格拉。

与此同时，第二次普列夫纳会战于 7 月 30 日打响。土军 2.2 万人（58 门炮），在普列夫纳东北、东、东南和南面加强了防御阵地。俄军 2.6 万余人（140 门炮）投入进攻。克里登纳过高估计了土军兵力（判断土军 2 倍于己），信心不足，行动畏缩，主攻部队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格里维查村以北），而且采取正面攻击，零星使用兵力，结果进攻受挫，损失 7,000 余人，将近参战部队 1/4。甚至陆军大臣米留金给沙皇的报告也承认：象这样打下去，“在短期内，我们将把庞大的陆军打光”。①

两次普列夫纳会战以及其他方向的失利，打乱了俄军的战略计划。俄国多瑙河集团军损失了 1.2 万余人，剩余兵力加上增援部队只有 25 万人。土军除正规军 19 万人外，尚有大批非正规军。俄军统帅部感到兵力不足以发动新的攻势。亚历山大二世本人也承认俄军陷入了不利的、甚至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多瑙河集团军被迫停止在巴尔干山脉以南的攻势。

3 月下旬，在南线行动的两支俄军（古尔科指挥的南路军和拉杰茨基指挥的下多瑙河部队）会合，由拉杰茨基统一指挥。古尔科部队奉命放弃海因基奥，撤回巴尔干山脉以北。为了保留巴尔干山脉通道，以便将来恢复进攻，俄军决心坚守希普卡山口。如果放

① 别利亚耶夫：《1877～78 年俄土战争》，第 171 页。

弃这个山口，则苏莱曼帕沙有可能越过巴尔干山脉，并与奥斯曼帕沙和马赫麦德·阿里帕沙分别指挥的土军会合。因此，8月26日起，俄军同保加利亚民团一起，与土军争夺希普卡山口，双方轮番冲击，进行了6天血战。俄保方面损失3,500人，土军损失6,400余人。

鉴于土军苏莱曼部队损失严重，一时无力再战，俄军决定转移兵力再次争夺普列夫纳。

早在1877年7月31日，即俄军第二次攻击普列夫纳遭到惨败的次日，俄国多瑙河集团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致电罗马尼亚卡尔大公求援，电文说："土耳其人集结最大兵力于普列夫纳，使我陷于困境。请向我靠拢，采取牵制行动。如可能，则……渡过多瑙河。此举对于保障我军行动实属绝对必要。"①罗马尼亚统帅部决定给予支援。罗军主力3个师立即渡过多瑙河，直指普列夫纳。

9月7～12日，进行了第三次普列夫纳会战。当时俄军西路军总兵力约7.2万余人，316门炮；罗马尼亚军3.8万人，108门炮。经协商，罗军与俄国西路军合并，但罗军保持建制的独立完整。整个西路军由罗马尼亚卡尔大公指挥，参谋长为俄国将军卓托夫。此人错误地判断土军兵力高达8万人（实际上最多只有5万人），因此行动不坚决。更糟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及其宫廷参谋人员亲到普列夫纳参加指挥，造成了混乱。

会战前，土军进一步加强了普列夫纳外围防御工事，东、南、北三面设防，只有西面以维德河为天然屏障，没有修筑工事。俄罗联军计划东、南、北三面同时攻击（罗军位于东北方向）。规定攻击前进行持续的炮火准备，大量杀伤土守军，同时部队隐蔽接近并占领敌步兵工事。

9月7日晨俄罗联军开始炮火准备。由于距离太远，火力不集中，白天打，晚上停，射击效果不好。土军利用夜暗修补工事，依

① 科曼主编：《1877～78年罗马尼亚独立战争》，第164页。

托工事顽强抵抗，大量杀伤进攻部队。9月12日，联军暂停进攻。此役俄军损失1万人，是整个战争期间俄军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罗军也损失2,500余人。

鉴于坚固设防的要塞易守难攻，9月13日联军军事会议决定改变打法，对普列夫纳实行围困。当时俄军增援部队10万人即将开到，总兵力大大超过对方。联军一面在普列夫纳外围加修工事，一面派部队切断土耳其守军与外界的联系。这一方针取得了成功。到10月底，土守军完全陷于孤立。俄罗联军共达13万人，560门炮（其中58门攻城炮），包围圈总长度达70余公里。土军粮弹俱缺，处境困难。奥斯曼帕沙决定突围，向索非亚方向转移。12月10日土军向俄军阵地突然发起攻击，被俄军顶住。关键时刻，罗军攻敌侧后，配合正面俄军的阻击，首先打进普列夫纳，迫使土军投降。此后，罗马尼亚军继续转战维丁、拉合瓦等地。

俄军越过巴尔干山脉向君士坦丁堡进军

俄军占领普列夫纳之后，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到12月间俄军多瑙河集团军总兵力达30万人以上，火炮1,340余门。塞尔维亚、黑山、希腊和克里特岛等地起义人民继续牵制大批土军，减轻了俄军的负担。土耳其只能抽出18万余人、440余门火炮对俄军作战。俄土对比，俄军在兵力上占2:1的优势，火炮占3:1的优势。土耳其统帅部的计划是竭力防守巴尔干山脉各隘口，争取时间加强兵力，同时吸引西欧列强参加对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俄军是等到来年春季再发动攻势，还是立即发动攻势？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上决定，立即冒严寒翻越巴尔干山脉。这一行动困难甚多，但出敌意外，可利用土军削弱之机，取神速动作越过巴尔干山脉，使土军来不及加强；同时俄军可免除过冬的困难（俄方对过冬毫无准备），并防止英奥站在土耳其方面对俄作战。米留金和奥布鲁切夫亲自参加决策和制订进

攻计划。计划的基本精神是俄军分两路向土耳其首都实施向心进攻：一路（中路）经希普卡—卡山勒克—亚得里亚那堡一线直扑君士坦丁堡；另一路（右路）从阿拉布—科纳克越过巴尔干山脉，占领索非亚，然后向亚得里亚那堡—君士坦丁堡方向行动。两路进攻部队互相配合：如一路进攻受阻，则另一路即攻击土军侧后。

参加这次攻势的兵力，约占多瑙河集团军兵力一半——近15万人：右路7万人，318门炮，由古尔科指挥。中路5万人，119门炮，由拉杰茨基指挥。总预备队2.4万人，114门炮，在中路军后面跟进。此外，中路军右翼还有1支6,000人的部队（由卡尔卓夫指挥）负责支援中路军。多瑙河集团军还有约10万人置于无用。

俄军这次攻势是仓促决定的，可以发挥战略上的突然性，但后勤保障极不充分。

1877年终，天气严寒，风雪交加。俄军在大约150公里的正面上陆续翻越巴尔干山脉，展开了冬季攻势。

12月25日，古尔科率领的右路军首先出发，经6天行军和战斗，越过了巴尔干山脉。土军凭险固守，但无力阻止俄军的攻势。1878年1月4日，右路军占领索非亚。

拉杰茨基率领的中路军，直到1878年1月5日才开始通过希普卡山口。在这前一天，卡尔卓夫部队也开始沿不易接近的特罗扬山口过山（因此有“特罗扬部队”之名）。

各路俄军在翻越巴尔干山脉的战斗中，大都采用散兵队形和迂回包围战术。古尔科在出发前一天下达的战斗命令中说：“我命令所属部队在行将到来的一切战斗中，按密集的散兵线行动，并以几路连纵队加强之。要完全避免采用密集的、纵深大的纵队队形，而竭力采用单薄的队形。必须高度重视以火力实施攻击的准备。土耳其人害怕包围，因此，只要有可能就实施包围和两翼迂回。对地形的利用必须予以最严格的注意。”[①]

---

① 别利亚耶夫：《1877～78年俄土战争》，第324页。

在俄军采用上述打法的情况下，土耳其苏丹命令各部队“顽强坚守，不得退却”。[1] 这道死命令使一些土军部队陷入优势俄军的包围之中。

1月8～9日两天，在谢伊诺沃会战中，拉杰茨基以两翼迂回和正面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包围了土军魏塞尔帕沙集团，生俘魏塞尔以下3万人，使土军主力遭到严重损失，并且打开了通向土耳其首都的最捷径。

此后，古尔科部队（卡尔卓夫部队已经合并到古尔科部队）又于1月15～17日攻占费利波波耳，击溃了土军苏莱曼帕沙集团（苏莱曼因放弃阵地被解职），从而控制了通向亚得里亚那堡的道路。

1月20日，亚得里亚那堡陷入俄军之手。这意味着俄军突破了土耳其首都最重要的屏障。俄军已接近君士坦丁堡的外围，随时准备进占土耳其首都。

高加索战场上俄军的两次攻势

1877年4月24日俄国对土宣战的当天，俄国高加索集团军就按计划发动攻势。由于高加索俄军的一项战略任务是尽可能牵制土军力量，配合巴尔干主战场，因此发动攻势的时间早于主战场。

高加索集团军由高加索独立军和科布列特支队组成，由沙皇之弟米海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指挥。战争初期，集团军总兵力约10万余人（作战部队不过半数），后来得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民团的加强。

高加索独立军是集团军的主力，由洛里斯-麦利科夫将军指挥，分别按3个作战方向编成3个支队：洛里斯-麦利科夫直接指挥的主力，从亚历山大堡地区向卡斯和埃尔祖鲁姆方向进攻；阿哈

[1] 转引自伏龙芝军事学院编《军事学术》，第2卷，第180页。

耳戚贺支队从阿哈耳卡拉基地区向阿尔达汉方向进攻；埃里温支队从伊格德尔地区向巴亚济特和埃尔祖鲁姆方向进攻。科布列特支队的任务是从濒海（黑海）方向掩护高加索独立军的翼侧，并夺取巴统。

土军在高加索战场只有7～9万人，由穆赫塔尔帕沙指挥，按计划进行防御作战。

俄军第一次攻势 俄军发动进攻后，挟其兵力优势，很快占领了巴亚济特和阿尔达汉，封锁了卡斯。远离主力独立行动的埃里温支队（切尔古卡索夫指挥）为转移穆赫塔尔帕沙对卡斯的注意，大胆向阿拉什克尔特以至达姆达格挺进。6月16日该部在达姆达格打败土军。穆赫塔尔帕沙决心乘埃里温支队孤军冒进之机，集中兵力对该部前堵后追。6月18日土军包围埃里温支队所占领之巴亚济特，双方激烈争夺达23天，直至俄军弃城逃走。穆赫塔尔帕沙则断其退路，并于6月20日，于达亚尔地区正面攻击埃里温支队。同日，包围卡斯的俄军主力抽调1.7万人（海曼指挥），攻击穆赫塔尔帕沙，以便解救埃里温支队。但这支俄国援军也被土军打败，自身难保。海曼获悉穆赫塔尔帕沙部队逼近的消息后，即不再采取进攻行动。俄军这一连串的失利，迫使集团军总部撤回海曼和埃里温两支部队，并转入防御，同时解除了对卡斯的包围。这样，俄军第一次攻势归于失败。

俄军第二次攻势 1877年9月下旬，高加索俄军获得增援后，决定发动新的攻势。为准备这次攻势，奥布鲁切夫将军专程从彼得堡到高加索直接策划。

当时，土军主力在卡斯以东阿夫利亚尔和阿拉吉一带占领阵地，兵力约3万余人，火炮不下100门。俄军可投入5万余人，200余门炮，兵力火力均占优势。10月15日展开阿夫利亚尔-阿拉吉会战。

俄军按奥布鲁切夫的计划，分为左翼、右翼和迂回部队3路。

主攻指向土军阵地中央(阿夫利亚尔山)。具体部署是：右翼从正面攻击，迂回部队从后面攻击，左翼负责牵制敌人。迂回部队由拉扎列夫中将指挥，占总兵力近1/3，行军80余公里，并与总部建立有线电报联系。该部在敌后占领阵地之后，发电报建议10月15日黎明发动攻击。

在俄军前后夹击之下，土军被分割为两个孤立的集团。俄军对右翼集团不断紧缩包围圈，该集团傍晚被迫停止抵抗。左翼集团随总司令穆赫塔尔帕沙逃往卡斯。此役，土军损失1.8～2万人；俄军损失1,500人。

阿夫利亚尔-阿拉吉会战后，卡斯土军陷于混乱。但俄军未及时组织追击。稍后，兵分两路：一路攻卡斯，由拉扎列夫指挥；另一路配合埃里温支队向埃尔祖鲁姆方向行动，由海曼指挥。

11月2日，海曼在埃尔祖鲁姆附近与埃里温支队会师，击溃了扼守要塞外围制高点的土军，打开了进入埃尔祖鲁姆的道路。但海曼迟疑坐困，使土军得以从容加强要塞防御。直到战争结束，俄军始终未能攻克这一要塞。

围攻卡斯的拉扎列夫部队，于11月17日晚开始强攻。卡斯要塞在克里木战争后，在英国专家指导下大为加强。守军约2～2.5万人，火炮303门。俄军可投入战斗的部队约3.2万人，计划采取多路多方向进攻。为分散守军兵力，还派出部队实施佯动。11月17日夜，俄军1.5万人在月光下发起强攻，迫使1.7万名土军投降。

至此，高加索战场的军事行动宣告结束。

战争的结局

在俄国大军进逼首都的形势下，腐朽的土耳其苏丹政府被迫请和。1月31日，土耳其接受彼得堡预先炮制的和约草案，并达成停火协议。和约草案的条件极端苛刻，无异俄国独吞土耳其，因

此引起英奥两国的强烈反对。英国政府令地中海舰队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开进马尔马拉海，以便阻止俄军进占君士坦丁堡；奥匈帝国也向俄国边境调动军队。俄军战线长，后方远，补给十分困难，部队没有冬装，疫病蔓延。土军余部统统集结于首都地区，尚可一战。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只得放弃进占君士坦丁堡的打算。

3月3日，俄土双方代表在圣斯特凡诺（距君士坦丁堡12公里）签订和约。由于巴尔干各国人民长期的英勇的斗争，土耳其被迫承认黑山、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完全独立；同意建立保加利亚公国，其领土包括从多瑙河至爱琴海所有保加利亚人居住的土地（含保加利亚本部、东鲁米利亚和马其顿部分地区）；承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获得自治。沙皇俄国则乘机扩大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甚至背信弃义地抢夺1856年已归属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大片地区。在亚洲，俄国获得阿尔达汉、巴统、卡斯、巴亚济特等要地。此外，俄国还向土耳其勒索3.1亿卢布的赔款。

圣斯特凡诺和约空前地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和高加索的地位。特别是由于把保加利亚的边界前推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附近，使俄国在巴尔干有一个强大的工具和前进基地。英国和奥匈帝国对此强烈不满。俄国指望得到德国宰相俾斯麦的支持，实际上也落空。在1878年6～7月召开的关于修改俄土和约的柏林国际会议上，俄国完全陷于孤立。在列强的压力下，1878年柏林条约对圣斯特凡诺和约作了修改，主要是承认保加利亚公国自治，但其国土只限于巴尔干山脉以北直到多瑙河为止。巴尔干山脉以南成立土耳其统治下的东鲁米利亚自治区（总督由基督教徒担任）。马其顿仍归土耳其。黑山、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三国则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斗争，终于获得了独立。但比萨拉比亚部分地区和亚洲的阿尔达汉、巴统以及卡斯仍划归俄国。土耳其赔款数额不变。

当时俄国国内革命运动高涨，沙皇统治不稳；高达15亿卢布

的战费给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俄军后勤保障情况很糟。这一切使沙皇政府无力再战，只好接受柏林条约的规定。这样，俄国对土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其宰割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的100多年的迷梦，仍未能完全实现。

小 结

克里木战争后，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实行资产阶级的改革，跨进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侵略扩张的野心继续膨胀，俄国在欧洲的扩张遭受严重挫败（克里木战争）后，就利用中亚各国的内部矛盾，利用中国清王朝统治的衰落，疯狂向中亚和中国推进，强占了大片土地。

但是，俄国的战略重点始终在欧洲。它在克里木战争后，始则千方百计摆脱1856年巴黎和约的束缚，伺机恢复在巴尔干和黑海地区的霸权地位，继而经过长期准备，发动了1877～78年的俄土战争。

沙皇俄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侵略扩张的战争。巴尔干各国人民对土耳其作战则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至于土耳其，它和克里木战争时期一样具有两重性：对俄国，它是被侵略者；但对巴尔干各族人民，它是侵略者。

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发动这次俄土战争的时机，仍然选择在巴尔干人民发动新的大规模起义，西方相对无事的时候。它狡猾地利用巴尔干各国的反土斗争，为自己的侵略战争服务。为了避免两线受敌，沙皇政府利用德法矛盾勾结德国，同时以共同瓜分巴尔干为诱饵拉拢奥匈帝国，企图最大限度地孤立土耳其。

俄国统帅部规定的战略目标仍然是夺取君士坦丁堡，控制两海峡，为此制订的计划以巴尔干为主战场，实施大纵深的进攻，多路多方向同时行动，发挥突然性，争取在土耳其获得国际援助之前

打败土耳其，造成既成事实。巴尔干战场上的两次战略进攻，特别是冬季攻势，体现了这些特点。

俄军在强渡多瑙河、突破巴尔干山脉的战斗中，积累了克服此类天然障碍的经验。战争后期，某些会战中的战术运用也有改进。这些表明资产阶级军事改革有一定成效。但农奴制残余和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仍然限制了俄国军事经济潜力的发挥，以致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尤其是高级指挥混乱，后勤保障一塌糊涂。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俄国必定陷入严重困境。

俄国对土战争的胜利，主要不是由于俄国的强大，而是由于土耳其比俄国更加落后，土军统帅部的战略指导也犯了错误。巴尔干各国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武装斗争，也是促使土耳其失败的重大因素。单是罗马尼亚，战时一共征召了10万人入伍，其中5.8万人编入野战军，伤、亡、失踪约达1万人。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保加利亚和希腊等地人民也承担了重大的民族牺牲。

俄国虽然打败了土耳其，但没有实现打通黑海与地中海联系的梦想。而且由于战争的消耗，国内政局动荡，人民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日益发展。

第 四 编

帝国主义时期的俄国军事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第　九　章
俄国同日本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战争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及其军队

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

十九世纪末，沙皇俄国的领土已经扩张到2,28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17%。据1897年人口调查，总人口约为1.256亿人；到1904年时，增至1.41亿人。

由于十九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到1900年时，全国各种工业企业达3.8万余家，工人总数达237.3万余人。同年，生产生铁290万吨，钢220万吨，煤1,680万吨，石油1,030万吨。1890～1900年间，工业发展的速度加快，总产值增加1倍，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1.8倍。1903年时，铁道总长度达5.9万公里，其中包括一条长达7,600余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除环贝加尔湖段外，全线通车。

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碰到了紧缩的国内外市场，必然引起经济危机。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生产的集中程度也加快。例如，1900年，6.2%的企业开采的煤占整个煤产量的67.1%；5家公司开采的石油占石油总产量的42.6%。1901年时500名工人以上的大型企业占企业总数4%，而占工人总数达46.7%。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开始出现辛迪加、卡特尔等各种垄断组织。到二十世纪初，垄断组织几乎发展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

门。银行与工业辛迪加相结合，形成了强大的金融资本。

这样，俄国大体上同欧美其他列强一起，进入了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但俄国帝国主义有自己的特点。列宁曾指出，如果说英帝国主义可以叫作殖民帝国主义，法帝国主义可以叫作高利贷帝国主义，那么，俄帝国主义则应叫作"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斯大林也指出，"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① 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之一是俄国仍然保留着封建的贵族土地所有制。这种最落后的土地所有制同最反动、最野蛮的沙皇专制制度相结合，严重地阻碍了俄国经济的发展。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直到二十世纪初，俄国总人口中，农村人口仍占87%，城市人口占13%。全国总产值中，农业占2/3。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1901～06年间，俄国每俄亩(1.09公顷)土地小麦收获量在欧洲国家中占第十六位。例如，丹麦每俄亩收获193.6普特(1普特＝16.38公斤)，德国127.4普特，俄国只达到42.6普特。

俄国工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仍然大大落后于其他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以二十世纪初英、美、德、法、俄五国生铁和煤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为例：

(单位：1普特＝16.38公斤)

	英	美	德	法	俄
生铁	13	10	8	4	1
煤	113	162	144	51	6

资料来源：卡巴诺夫等主编《苏联通史(1861～1917)》，第222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7页。

在俄国的整个工业中，轻工业比重大，重工业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5%。机器制造业为数很少。

俄国经济的落后，加深了它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俄国全部工业产值中约有2/3属外国公司和银行。重工业中外国资本占50%以上。十九世纪末，国民经济各部门总投资为110亿卢布，其中半数是外国资本。俄国银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外国资本的控制。若干最大的银行，外资占50～70%。与此同时，俄国工业的技术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进口的机器设备。这种对于外国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性，对俄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欧洲爆发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俄国于1900年进入危机状态，外资大幅度减少，工业立即陷入困境。在危机年代（1900～03年），俄国倒闭的大小企业计有3,000多家，被解雇的工人达10万多人。俄国农业在1902年和1905年连续发生两次大灾荒，仅1902年就有3,000万农民挨饿。

在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政治危机也加深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于贵族土地所有制和沙皇专制的存在，使俄国劳动人民受到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特别残酷，十九世纪后半期就多次出现过革命高潮。到二十世纪初，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俄国的革命运动出现新的形势。工人罢工浪潮席卷俄国许多地区，并且从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提出了“打倒沙皇专制”的革命口号。农民反抗斗争遍及欧洲部分40个省。1902年大灾荒年爆发的起义次数之多，在俄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工农运动的蓬勃高涨，唤醒了俄国社会的一切民主阶层起来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在这方面，学生运动占据突出地位。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建立了以列宁为首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列宁的革命活动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对于发展俄国的革命形势，迎接革命高

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俄国对欧洲政策的转变和对中国的加紧侵略

从1877～78年俄土战争到1904～05年日俄战争，这段时间中，俄国换了三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1881～94年在位）——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但俄国对外扩张政策始终是一脉相承。早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俄国就利用俄土战后的有利态势，继续扩大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排斥奥匈帝国的影响，力图控制土耳其海峡；继续同英国争夺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同时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

俄国在俄土战争中的消耗，在柏林会议上的失败，以及欧洲列强新的组合，加上国内的革命形势，使它实现上述目标更加困难了。

十九世纪后期，各列强最后瓜分世界的斗争加剧了。矛盾错综复杂。当时最突出的是英法两国之间争夺近东和非洲的冲突。与此同时，英法两国又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德国，特别是法德矛盾极其尖锐。

沙皇俄国为了加强同英国、奥匈帝国的争夺，迫切需要盟国。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它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德国身上。但是，德国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加强了与奥匈的关系，后来加上意大利，形成德、奥、意三国同盟。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欧洲中心形成的第一个军事集团。其矛头既是针对法国的，也是针对俄国的。奥匈在德国的支持下，加强了在巴尔干同俄国争夺的地位。此后，俄德、俄奥关系不断恶化。同时俄英关系也紧张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俄国为了打破孤立，乃利用德法矛盾，转而加强与法国的关系，最终导致俄法结盟，这是沙皇政府对欧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1891年夏，法国舰队访问喀琅施塔得，受到沙皇政府的盛大欢迎。亚历山大三世亲自出席招待法国水兵的宴

会。1891年8月，双方在巴黎交换了关于两国中任何一国受到战争威胁时协调行动的信件。1892年，俄法两国总参谋部签订了秘密协定，规定：如法国遭到德国或德国支持的意大利的进攻，则俄国应起而反对德国；如俄国遭到德国或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的进攻，法国也应起而反对德国。如德-奥-意军事同盟或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国实行军事动员，则俄法两国应立即同时动员自己的武装力量。法国保证出130万军队，俄国出70～80万军队。1894年初，这个秘密协定经俄国沙皇和法国总统分别批准生效。

俄法军事同盟，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欧洲又形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

俄法军事同盟建立后，俄国改变了在欧洲极端孤立的处境，掌握了对抗和牵制德-奥-意同盟的工具。但同时，它并不放弃缓和与德、奥的矛盾的一切机会。1897年，俄奥达成维持巴尔干现状的协定。后来又多次同奥匈签订关于巴尔干问题的其他协定。1895年，俄国通过划定与阿富汗的边界线，暂时缓和了英俄在这一地区的冲突。总之，这个时期对俄国来说，欧洲处于相对平静之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国把注意力转向了远东。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疯狂地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对已经瓜分完毕的世界进行重新分割。中国是各列强掠夺的主要对象之一。在此期间，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仅就掠夺我国的领土来说，在西北方向，1892年夏，杨诺夫为头目的俄国侵略军强占了中国帕米尔地区，造成南下印度的有利态势。在东北方向，俄国妄图并吞我整个东北地区，并且在沿海寻觅常年不冻港。尼古拉二世公然声称："俄国无疑必须领有终年通行无阻的港口，此一港口应在大陆上（朝鲜东南部），并且必须与我们以前领有的地带相连。"①

① 《红档》杂志，1932年，第52卷。

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是九十年代初期经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修筑的，并派皇太子（即尼古拉二世）到海参崴主持开工典礼(1891年)。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说：这条铁路修成后，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至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①

与此同时，沙皇俄国还加紧了对朝鲜的侵略和掠夺，力图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俄国侵略中国、朝鲜，称霸远东的政策，遇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挑战。

日本资产阶级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打破了封建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大力扩军备战，积极推行"大陆政策"——首先占领朝鲜，继而入侵我东北。1894年7月，日本在美英帝国主义怂恿下，发动侵略我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打败了清军。腐朽透顶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特别是把辽东半岛割让与日本，这同俄国图谋独占我整个东北的侵略计划水火不相容。消息传出，俄国统治集团大哗，不惜以武力强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中国就会把俄国当作"救星"，下一步文章就好作了。

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沙皇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当天)伙同德法两国，共同对日干涉。德法对俄国的倡议表示支持，但两国各有用心。德国想把沙皇俄国的注意力引向东方，激化俄日、俄英矛盾，以便削弱俄国，伺机也在远东捞一把。法国则主要是维持法俄同盟，同时也想在远东趁火打劫。这样，俄、德、法三个强盗在掠夺中国的基础上共同行动，演出了一场"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当时日本经过甲午战争的消耗，一时无力进行新的战争，在三国压力下，被迫"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领有"

① 《红档》杂志，1932年，第52卷。

（实际上是清政府以白银3,000万两向日本“赎回”辽东半岛）。这样，俄国就成了战胜国的战胜国。

嗣后，俄国以“还辽有功”为借口，对清政府敲诈勒索。1896年，诱逼清政府接受“中俄密约”，随即索取了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等特权。1897年底，俄国舰队擅自闯进中国旅顺口；翌年3月，沙皇政府以军事压力为后盾，强行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海域，霸占整个辽东半岛，从而在远东取得了梦寐以求的不冻港。

1900年，我国爆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俄、德、英、美、法、意、奥、日8个帝国主义国家互相勾结，决定出兵镇压。俄国积极参加，立即从旅顺调来俄军4,000人，由李涅维奇指挥，配合其他帝国主义侵略军于6月17日占领大沽炮台，并向天津进犯。俄国驻旅顺海军头目阿列克塞耶夫亲到天津租界策划。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8月初，八国联军1.8万余人（其中俄军4,800人）进犯北京。各国侵略军在北京进行了丧心病狂的掳掠烧杀，俄军表现极为凶残，连无恶不作的德国强盗也惊叹：俄军“超出一切其他军队到现在为止所犯的暴行”。① 随后，按照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俄国分赃最多，单是掠夺的赔款即达白银1.3亿两以上，占中国赔款总额29%。

俄国不仅积极参与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更凶恶的是在1900年7月（即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同时），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悍然大举入侵我东北地区。这是沙皇俄国发动的一次空前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其目的是独吞我东北三省。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公然叫嚷：“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②

尼古拉二世政府发动这场战争，充分利用了当时对它有利的条件：（一）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构成了清皇朝的心腹大患，牵制了

①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69页。

②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5章。

直隶(河北)、山东的军事力量,同时吸引了列强的注意力。(二)西太后那拉氏和光绪皇帝逃往山西(后来又逃奔西安),统治集团一片混乱,中央政府"形同游魂",李鸿章之流的投降卖国分子奉命主政。(三)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透顶和投降政策造成的恶果,东北地区清军兵力薄弱,总共不足10万人,装备和制度极其落后。同时,三省清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军政首脑中投降派占优势。(四)俄国在我东北地区经过长期经营,特别是修筑铁路和驻军,进行了必要的战场准备。

为了发动这场战争,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总司令,以库罗帕特金为参谋长。[①] 沙皇政府紧急调运了军用物资,动员和整编了远东地区的军队。准备入侵的俄军总兵力达17万余人,火炮近300门。俄军以铁岭为分界线,将我东三省划分为南(盛京省)北(吉林、黑龙江省)两个战场,制订了以夺取奉天(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宁古塔等战略要地的5路进军、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

1900年7月中旬,各路俄军先后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

西路俄军("海拉尔支队")由奥尔洛夫少将指挥,经海拉尔向齐齐哈尔进攻。

北路俄军("伦南坎普夫支队")由伦南坎普夫少将指挥,经瑷珲、墨尔根向齐齐哈尔进攻。然后会合西路俄军和东北路俄军,南下攻长春、吉林,并向奉天方向进军。

东北路俄军("哈尔滨支队")由萨哈罗夫少将指挥,从伯力沿混同江、松花江向哈尔滨进攻。

东南路俄军("尼戈尔斯克支队")由齐恰科夫少将指挥,从尼戈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向牡丹江、哈尔滨方向进攻。侧翼支队由艾古斯托夫少将指挥,从克腊斯基诺(波塞图西北)经珲春、鄂摩和进攻吉林,在该地与北路俄军会合后,共同南下进攻

① 参见《维特伯爵回忆录》,第5章。

奉天。

南路俄军("南满支队")由苏波提奇中将指挥，从旅顺北上，攻占熊岳、营口、辽阳、奉天，直至铁岭，在该地与南下俄军会师。①

在5路俄军大举入侵的形势下，东北清军首领或自杀或阵亡或投降，部队溃不成军，以致俄军长驱直入，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占领了我整个东北三省。

这次战争，充分暴露了俄国侵略军的野蛮残暴。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制造了一连串惨绝人寰的暴行，其中海兰泡大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最为骇人听闻。这是俄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极为严重的罪行。

素有抗俄传统的东北各地人民群众，自发地武装起来打击侵略者，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从1900年11月到1901年冬，东北俄军曾在施塔克尔堡中将和考尔巴斯中将等高级将领指挥下，对抗俄人民武装发动过4次大规模的"讨伐"。② 但是中国人民始终不屈。

当参加八国联军的其他帝国主义侵略军撤出北京后，入侵我东北的俄军仍赖着不走，妄图永远独霸我东北，实现其所谓"黄俄罗斯计划"。俄国的阴谋引起我东北和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英日等帝国主义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也坚决反对。1902年4月8日沙皇政府不得不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被迫同意分三期撤兵，一年半撤完。但是，俄国始则玩弄假撤兵的阴谋，继而节外生枝，干脆不撤。1903年8月又悍然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实际上把我东北当成了俄国领土，接着又重占奉天。于是，俄国的"黄俄罗斯计划"和日本的"大陆政策"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双方都准备发动战争。

---

① 各路俄军进军情况参见冯·兰格著《中国军事事件》，第47～56页。

② 4次"讨伐"参见冯·兰格著《中国的军事事件》，第59～60页。

推动沙皇政府发动对日战争的原动力，是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地主资产阶级指望轻易取胜，从而赢得大量的实惠，特别是分享巨额战争赔款。由于战争将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还可以大量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俄国资产阶级特别渴望通过战争夺取新的商品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打击在远东的竞争对手。他们还企图通过战争摆脱1900年起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最后，地主资产阶级对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十分恐惧，他们妄图用对外战争的胜利来转移人民的视线，扑灭革命。

在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是反对这场战争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沙皇政府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列宁尖锐地揭露沙皇政府进行战争是"为了满洲和朝鲜，是为了俄国政府所侵占的这块新土地，是为了'黄俄罗斯'"。①（在战争爆发以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促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提高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号召士兵掉转枪口推翻沙皇。）同样，日本国内的进步势力也开展了反对日本统治集团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但是，当时反对侵略战争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战争的爆发。

日俄战争前夕的俄国军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引起了军事上的重大变革。无烟火药、速射武器、带弹仓的步枪和电报电话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就是突出的标志。军队的人数大大增加了，火力空前加强了。日俄战争以前的几次国际战争（如中日甲午之战、美西战争和英布战争等），也为军队的建设提供了最新的经验。但是，被工农革命运动吓昏了的俄国上层统治集团，最关心的是如何用军队镇压革命，对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则不予重视。因此，从上次俄土战争到日俄战争的20余年间，俄国军事的发展很慢，以致日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41卷，第77页。

俄战争爆发时，俄军处于极端落后、准备不足的状态。这样，俄国侵略扩张的野心虽然很大，但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军队。俄军存在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首先是士兵。日俄战争前夕，俄国仍实行1874年颁布的所谓"普遍义务兵役制"。整个战争期间，进行过9次动员，先后征召近120万人入伍。当兵的实际上都是劳动人民。侵略战争的目的，同他们的切身利益格格不入，因此士无斗志。更有甚者，士兵在"乞丐一般的处境"① 中服役，全年饷银只有2卢布10戈比，只好把发给的内衣和皮鞋卖掉，换取一些个人用品，"如无家庭接济就几乎活不下去"。② 军官残酷虐待士兵，士兵被"视同粪土"。③ 官兵矛盾非常尖锐。为了巩固部队，沙皇政府千方百计在军队中培养盲目服从，把士兵完全变成没有头脑的木头人，不允许有任何一点主动精神。显然，在战争由人民群众进行的时代，士兵的这种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俄国的必然失败。

贵族军官质量的低劣，也是俄军一个致命的弱点。贵族从军，主要是为升官发财。因此，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拍马屁，贪污盗窃；除个别人外，都对军事不感兴趣，甚至一窍不通。有的人不会使用步枪，更不要说组织指挥战斗。即使是这样的军官，数量也很不够。有些连队只有一个军官——连长。连级军官中还有不少"老头子"（挂大尉军衔10年以上者），打起仗来，往往因健康原因退出战斗。高级军官中还有一批是原德国贵族。他们获得高位不是因为有本事，而仅仅是因为同俄国宫廷有某种联系。将军们及其副官和心腹，往往带着女人和香槟酒上前线，腐败透顶。各级军官，普遍安于现状，唯唯诺诺，墨守成规，拒绝一切新鲜事物。

原陆军大臣，日俄战争期间担任远东俄军地面部队总司令的阿列克塞·库罗帕特金，就是俄国高级将领的代表人物之一。此人

①②③ 俄国陆军大臣雷迪赫尔的报告。转引自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1卷，第302页。

毕业于俄国总参军事学院，先后参加过对中亚的远征和1877～78年俄土战争，1898～1904年初任陆军大臣。他主要是作参谋工作。为人华而不实，意志薄弱。唯一的长处就是蹲办公室，起草文件报告，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他的老上级斯科别列夫将军对他十分了解，曾当面告诫他："记住，你只能当配角。上帝保佑，你可别有朝一日自己当主官，因为你缺乏决心和坚强意志。不管你制订的计划多美好，你永远不会把它坚持到底。"① 库罗帕特金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证明了斯科别列夫言之有据。当尼古拉二世任命库罗帕特金为总司令时，库罗帕特金回电说，"仅仅由于人才的贫乏，才使陛下嘱意于我"。② 这是自谦之词，但也是事实。1903年夏(离战争爆发不到一年)，库罗帕特金作为陆军大臣亲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居然对日方积极备战熟视无睹，认为日军战斗力弱，如进攻俄军，需两倍的兵力。更荒唐的是，他批评日本军校和部队的弱点是不进行宗教教育，庙宇太少，官兵不祈祷。而他自己引为骄傲的是：在他担任陆军大臣的5年中，俄军增修了51座随军教堂。他属下的许多军官也同样庸碌无能。就是这样一批人指挥俄军作战。

日俄战争期间，俄国有幅漫画，画上的士兵是狮子头，军官是驴头，将军没有头。这对俄国军官和将领是辛辣的讽刺，也是真实的写照。

日俄战争前夕，俄军的军事思想极其混乱。占统治地位的是保守落后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根里赫·列耶尔(1829～1904)。此人先后任总参军事学院教授和院长。主要著作有《战略》、《军事科学的方法》、《根本问题》以及《作为统帅的彼得大帝》等书，主编过《陆海军军事科学百科全书》。他为建立俄国军事战略学的理论基础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他的学说充满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其核心是宣传军事原则

①② 卡巴诺夫等主编：《苏联通史(1861～1917)》，第270页。

“永恒不变”。他说，在军事领域，“到处可以看见永恒不变的内核和变化无穷的外壳”，[①] 研究军事，归根到底是探索军事现象中“永恒不变的内核”，即军事原则。列耶尔承认铁路、电报和军队人数的增加等新情况会引起军事学术的变化，但他认为，“所有这些变化，不管它们是什么类型和性质，都不影响事物的原则方面；而事物的原则方面是不变的，犹如人、物和现象的本性不变一样，变化的只不过是实用的技术性的部分”。[②] 他最崇拜的统帅是拿破仑，认为“拿破仑一世在各方面都是我们伟大的导师”。[③] 他主要根据拿破仑战争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所谓永恒不变的原则，鼓吹把这些原则移用于帝国主义时代。这个人的影响主要是在军事理论和战略方面，他在俄国军事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达半个世纪之久（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库罗帕特金之流就是他的忠实门徒。

另一个军事思想家是米海伊尔·德拉戈米罗夫（1830～1905）。此人也担任过总参军事学院教授和院长，参加过俄土战争，曾在萨丁、普鲁士和法国军队中作过考察。他的影响主要是在战术和训练思想方面，德拉戈米罗夫重视发挥官兵的主动精神，但他的基本观点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突出地表现在他过高估计精神因素的作用。他认为，人具有“永恒不变的”两重性，一是“意志”，二是“智慧”。[④] 前者产生自我牺牲精神，后者产生保存自己的利己思想。刺刀是意志的最高表现，火器是智慧的物质代表。因此，他认为军事训练的基本原则，就是培养意志，贬低智慧。在战术上，就要强调刺刀白刃战，贬低火力。在大量使用速射火器的条件下，他要求士兵在敌火下立姿运动，认为跃进、匍匐前进和土工作业都是贪生怕死的表现。他甚至反对俄军装备机关枪等速射武器。他

① 列耶尔：《军事科学的方法》，第4章，第1节。载于别斯克罗夫内汇编之《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军事理论思想》一书，第274页。

② 转引自斯特罗科夫：《军事学术史（资本主义社会）》，第632页。

③ 同上书，第633页。

④ 同上书，第618页。

最崇拜的统帅是苏沃洛夫，企图把苏沃洛夫的作战和训练原则，移用于帝国主义时代。影响所及，俄军高级军官中有不少人崇拜冷兵器，幻想“头一低，冲入敌群，右一刀，左一刀，把敌人剁成碎块”。①

直到1900～04年间，俄军制订的几种战斗条令，尽管吸收了某些新的经验，仍然反映了不少落后保守的观点。

按照条令，俄军步兵战斗队形由“战斗队”和“总预备队”（连一级称“支援队”）组成。战斗队通常又分成左右两翼。战斗队的任务是以自身的火力和局部的冲击准备进攻（进攻作战），或打乱和阻止敌人（防御作战）。条令规定总预备队应占全部兵力的一半，这一条在日俄战争中，多次造成严重后果。

条令规定步兵在狭窄的正面上进攻（1904年野战条令规定营的进攻正面宽度仅为400步），要求步兵进攻时成密集的散兵线（兵与兵间隔一两步），而不是疏开的散兵线，而且立姿前进，排除了匍匐前进、跃进等动作。对地形地物的利用也不予重视。进攻部队通常在距敌约1,000米的距离上，不射击，立即以刺刀实施冲击。对敌阵地通常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不注意翼侧迂回，也不实施机动。这样，俄国的进攻部队往往成为日军火力的良好目标。②

在防御的组织上，俄军极为重视以堡垒或多面堡为骨干形成防御配系，其优越性是可以构成密集的火力网，但在敌人炮兵集中火力猛打之下，堡垒或多面堡往往成为埋葬守军的陷阱。

俄军炮兵的运用片面强调与敌方炮兵作斗争，通常是在远距离上打击敌炮兵阵地，而不重视配合步兵行动，往往步兵开始行动时，炮弹早已打光了。不仅如此，俄军炮兵仍然坚持在暴露的阵地

---

① 法国人路易·诺多：《战争书信》，转引自列维茨基著《1904～05年日俄战争》，第29页。

② 据战后统计，俄军伤兵总数中，被火器杀伤的占98.35%，其中被炮火杀伤的占25%。

上射击，因而成为敌方炮兵的有利目标。

战争前夕，俄国步兵主要装备1891式莫西纳型步枪。机枪极少，战争爆发时，整个远东地区的俄军只有8挺机枪。俄军野战炮兵主要装备1902式76毫米火炮，但是没有摧毁土木工事的榴弹。在我国东北战场上作战，山炮十分必要，可是战争爆发时，俄军没有山炮。有线电报和电话只装备到军和集团军两级，师以下单位一律采取徒步或乘马通信。

由于经济落后和领导无能等各种原因，俄军后勤保障搞得一团糟。在远离欧洲的远东战场上打大仗，只有一条西伯利亚铁路，而且环贝加尔湖段没有修通，每昼夜只能开两三列军车，从欧洲到远东将近6星期的路程。战争初期，东北战场上本来有粮食储备，但军需官不熟悉地形，找不到仓库，完全依靠从欧洲运来，更增加了铁路的负担。沙皇政府紧急向美国订购了一批粮食，可是，仗打完了，粮食还没有送到。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就地征用物资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一切使俄军的补给十分困难。有时士兵吃霉烂的面包，引起食物中毒，仅病死的即达1.3万人之多。资本家和文武官员惊人的贪污盗窃，大发战争财，更使得情况恶化。当前线最需要炮弹的时候，部队领到的却是一车箱一车箱的神像。俄国士兵说："日本人用炮弹打我们，我们用神像打他们"。[1] 专车不是去运送伤兵，而是用去运输沙皇将军掠得的财物；运伤兵用的是拉牲口的车皮。

旅顺要塞是俄国在远东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工程。按计划，要塞工程要到1909年才能完成。但是，战争提前爆发，工程半途而废，使俄军处于被动困境。

随着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沙皇政府看到，没有强大的海军是不可能同其他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因此，对海军的建设给予了很大的注意。尽管俄国很穷，还是为海军拨出了大批经费，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75页。

其中40%左右用于造舰。

1896～1904年俄国海军预算

（单位:百万卢布）

年　　份	海军预算	造舰费用	%
1896～97	59.4	26.3	44.3
1897～98	61.0	23.7	39.0
1898～99	69.3	28.2	40.7
1899～1900	85.6	32.3	38.4
1900～01	88.2	37.7	42.7
1901～02	98.9	38.3	38.7
1902～03	100.1	37.6	37.6
1903～04	106.4	41.2	38.7

資料来源：索罗金著《1904～05年日俄战争》，第17页。

在此期间，俄国海军增加了一批新型舰艇，开始按“级”造舰。潜水艇开始装备舰队。除原有的波罗的海和黑海舰队外，建立了以旅顺和海参崴为基地的太平洋分舰队（亦称太平洋舰队）。在法国支持下，俄国在地中海还保留一支小舰队。鉴于同日本争夺远东的战争不可避免，俄国海军早在十九世纪末年就制订了十年扩军计划，但要到1909年才能完成。

俄国扩大海军大体上与美国同时，即在美国海权论创立者马汉的著作问世以后，但由于工业基础落后，进展速度不能与美国同日而语。俄国相当数量的舰艇是向英、法、美等国订购的，同级舰艇的规格差别很大，增加了编队行动的困难。俄国海军同陆军一样严重缺乏够格的军官。海军学校根本不学鱼雷、布雷和造船工艺等军事科学技术，而把神学作为必修科。个别海军军官如马卡罗夫（俄国著名的海洋学家、海军发明家，曾设计过第一艘破冰船和

第一批布雷艇，并试图开辟北极航线），虽然才华出众，但不是豪门贵族出身（父亲只当过准尉），长期不得重用。得重用的大都是庸才。例如率领欧洲舰队到远东增援的海军军令部长——罗日杰斯特温斯基，他就只具有帆船时代的作战经验，对于现代海军的战术技术一窍不通，作风谨小慎微，事必躬亲，对水兵刻薄寡恩。俄国海军自克里木战争以后，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实战经验，战术思想落后。水兵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工人，特别是五金工人，他们掌握舰艇技术较快，但也容易接受革命思想，不愿意为沙皇的侵略政策卖命，富有反抗精神，使俄国统治集团感到不安。

最后，俄国陆海军的统帅机构和指挥系统也存在严重问题。陆军名义上有个总参谋部，其任务包括战略计划的制订，军队的动员，对敌军和未来战场的调查研究等等，但实际上没有起到作用。直到1895年，当日俄矛盾不断激化的时候，总参谋部对日军和远东战场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对于甲午之战的经验（一般认为日本发动的甲午之战是日俄战争的预演）不去认真研究。海军的情况也差不多。陆海两军的门户之见甚深，互相拆台。为加强远东战场的指挥，尼古拉二世调库罗帕特金任"满洲"俄国陆军总司令，但同时又任命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沙皇的旁系叔父）兼远东陆海军总司令，凌驾于库罗帕特金之上，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牵制。彼得堡的皇亲国戚，经常不断地到前线发号施令，更增加了指挥的混乱。

第二节　1904～05年日俄战争

战前形势

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各有关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斗争。

英国历来把俄国看作同它争夺中国的对手。它企图假手日本阻止俄国南下同它争夺我国长江流域。因此，英日互相勾结，于1902年1月30日在伦敦签订英日同盟，矛头针对俄国。美国自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几度想插足我国东北，都被俄国拒之门外。为了打破俄国对我东北的垄断地位，美国政府站在日本和英国一边。英美两国对于日本给予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为日本的扩军备战输血打气。

法国仍然忠于俄法同盟。1902年3月12日，俄法两国在彼得堡发表宣言，声称"两国对于将来远东或中国发生变化时，为保护两国之利益，保留其自由行动的余地"。这是把法俄军事同盟推广到远东，矛头直指英日同盟。但是，法国并不希望俄国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远东，以免削弱俄法同盟在欧洲对付德国的能力，因此对俄国远东政策的支持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德国继续执行其推动俄国东进的政策。它希望由于俄国占领东北而和日本甚至英国的矛盾激化，迫使俄国调开西部边境的俄军，间接削弱俄法同盟对德国的压力。因此，德国对俄国1901～04年间的远东政策，基本上表示支持(战争爆发以后，德国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东调时，德国表示愿为它加煤。后来甚至酝酿俄德"结盟")。

这样，到1902年春，上述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问题上形成两大集团：一个是英日同盟，以美国为后盾；另一个是法俄同盟。德国在欧洲反对法国，在远东则支持俄国。至此，日俄战争的国际条件已经形成。

在俄国内部，以沙皇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对日战争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两派主张。但在同日本争夺中国和朝鲜等基本的方面这两派是一丘之貉，都是沙皇政府对远东的侵略扩张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在策略方面。一派以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等人为代表。他们看到俄国在国

内和国际上(包括在欧洲和远东)困难重重，建议不要轻易发动对日战争，而应作出某些让步，同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战争准备，待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湖段通车，运输能力提高，旅顺及其外围要塞竣工，再伺机决战。另一派以御前大臣亚历山大·别佐勃拉佐夫、内务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等人为代表。这是一群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帝国主义冒险家；他们过低估计日本的力量，认为蕞尔小邦，不堪一击，“扔帽子就可以把它压倒”，① 俄国“需要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以便制止革命”，② “‘只有毫不含糊地使日本了解，俄国准备捍卫自己在满洲的利益，如果必要，即不惜诉诸武力’，才能够指望谈判获得成功”，③ 因此主张对日强硬。国内革命高潮愈是逼近，这一帮人愈是想从战争中寻找出路。

沙皇尼古拉二世本身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但在发动战争的时机问题上，他凌驾于两派之上。他知道俄国准备不足，希望推迟战争，认为“时间是俄国最好的盟友”，④“每一个年头都会加强我们的实力”。⑤ 但是，他确信推迟战争的最好方法是采取强硬政策，而“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⑥ 这样，他实际上支持了别佐勃拉佐夫一派的主张。1903 年 5 月，沙皇排斥了维特对远东事务的干预，重用别佐勃拉佐夫，正式推行所谓“新方针”。与此相呼应，在全俄国掀起一片战争叫嚣，呼吁人民“流血、牺牲”，“保卫祖国”，大造战争空气。但是，俄国实际的战争准备进展缓慢。

另一方面，日本统治集团看到，“每拖延一天，甚至一小时，都会增强俄国取胜的机会”，⑦ 因此在英美支持下加紧备战，同时对

① 卡巴诺夫等主编:《苏联通史(1861～1917)》，第 266页。

② 〔苏〕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Ⅳ页。

③ 同上书，第 42 页。

④⑤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 1 卷，第 14 页。

⑥ 〔苏〕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 9 页。

⑦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 1 卷，第 14 页。

俄国展开外交攻势。在日俄谈判过程中，日方不断提高要价，始则要求俄国承认其对朝鲜的"保护"，继而要求打入"南满"，最后又要求在"北满"及其他地区的权利。尽管沙皇政府玩弄外交手腕，故意拖延谈判，以争取时间，但日本统治集团决心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俄国准备不足的致命弱点，于1904年2月6日正式与俄国断交，2月8日夜间不宣而战。从此爆发了日俄两国统治集团长期准备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

日俄战争主要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腐朽透顶的清政府，竟置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听任日俄两国铁蹄践踏我东北锦绣河山。1904年2月12日，清政府无耻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地区为日俄两军"交战区"，并严令地方军政长官对人民群众"加意严防"，"切实弹压"。但是，饱受外敌特别是沙皇俄国蹂躏的东北人民，自发地开展反侵略、反官府的斗争，给帝国主义强盗造成了巨大困难。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

双方实力对比和作战计划。日军的主要特点

双方实力对比 如前所述，战争前夕俄国总人口达1.41亿人，1904年陆军常备军总兵力约105万人，经过训练的后备役军人达375万人。沙皇政府为了镇压俄国欧洲部分高涨的革命运动和为了对付德奥两国，将90%的兵力（大部是精锐部队）部署在西部地区，在远东只有正规陆军部队9.8万余人（148门炮、8挺机枪），分别部署在辽东半岛旅顺地区、通向"南满"的道路沿线、"北满"、辽阳——海城以及海参崴等地区。

战争前夕，俄国海军拥有200余艘战舰，大部分集中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其中许多是超龄的旧舰艇。太平洋分舰队拥有60余艘作战舰艇（19.2万多吨）。舰队分成两部分，主力驻在旅顺，其余驻

在海参崴。两基地相距约 1,800 公里，来往都必须经过日本控制的对马海峡。

日本总人口约 4,400 万。战时可动员 200 余万后备兵员（实际上动员了 118.5 万人）。战争初期，陆军总兵力约 37.5 万人（1,140 门炮），其中 25 万人可用于日本列岛以外作战。火炮中 37%为山炮，适于东北战场的地形特点。机枪 147 挺。

海军是日本建军的重点。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有战舰约 80 艘（26 万多吨），多数是在英国建造的新型舰只，性能良好，规格统一。

就总体而言，俄国人口和陆海军总实力都大大超过日本，但具体到远东战场，则日本的实力超过俄国。如加上其他有利条件（后方近、训练和装备较好、指挥较强、对东北情况熟悉等等），则日本的优势更为明显。

双方作战计划 沙皇政府历来把远东看作次要战场，俄军总参谋部迟迟没有制订统一的对日作战计划。最早的计划是由黑龙江沿岸军区和俄国驻辽东地面部队的参谋部制订的，1901 年经沙皇批准，1903 年又作了修改。计划估计俄军无力阻止日军在我东北南部登陆，并攻占旅顺。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应以现有兵力坚持 6 个月的防御作战，直到集结足够的兵力之后进行反攻，把日军赶出东北，驱敌入海。为此，俄军主力应集结于辽阳——海城地区；该地区粮食储备充足，距旅顺较近，是俄军发动反攻的出发地。计划对于陆海军协同问题只字不提。1904 年 2 月库罗帕特金在此计划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在日本登陆，击溃其本土部队，平定人民的反抗，占领都城，生擒日皇”。① 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太平洋海军作战计划是由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的参谋部制订的。计划规定俄国海军在远东的主要任务是：依托旅顺，控制黄海和朝鲜海峡；不允许日本陆军在朝鲜西海岸登陆；转移日本海军

①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第 2 卷，第 312 页。

部分兵力对主战场的注意，并从海参崴方向采取辅助作战行动，借以防止日军在黑龙江口沿岸登陆。计划强调一切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持久保存海军力量，无论如何不采取冒险行动"。① 这也是一个消极保守的计划，而且与地面作战计划没有联系。

日军作战计划的基本精神，是利用俄方准备不足，以突然袭击首先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夺取制海权，保障陆军在朝鲜和辽东半岛登陆，并占领旅顺口。尔后集中地面部队主力，力争在俄国增援部队到达远东之前，歼灭俄军于辽阳、奉天地区。这是一个积极进攻、速战速决的计划，但具有一定的冒险性。

日军特点 日军是一支后起的帝国主义军队，兵役制度比较严密，后备力量动员准备的程度较高。官兵受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和"武士道"的毒害甚深。陆军以师为最大的战术单位，一般由两个旅，加上骑兵团和炮团等单位组成。战时两三个师编为一个军，实际上相当于集团军。全军有统一的作战思想，基本上是学习德国名将毛奇的理论。核心是强调进攻；进攻的主要样式是翼侧迂回，力避正面进攻，以减少伤亡。对刺刀白刃战并不完全排斥，但更加重视火力，特别是交叉火力。冲击前通常要进行火力准备。步兵基本的战斗队形是散兵线。日军不少军官曾到德国留学。部队和院校也雇请了许多德国教官，按德军条令进行训练。日军统帅大山岩元帅就是毛奇的信徒。普法战争期间，他在普军中亲自观察毛奇军事思想的运用。他总想在日俄战争中打出一个"色当"来。他的指挥艺术比俄军高明，但有时也不够坚决。日本海军的作战思想，同陆军一样强调进攻。"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曾在英国学习。他积极求战，但重视准备，行动谨慎而诡诈。

① 索罗金：《1904～05年日俄战争》，第54页。

日军对旅顺口的突然袭击

旅顺是俄国在远东攫取的唯一的不冻港，是太平洋分舰队的主要基地。整个日俄战争期间，始终贯穿着双方对这一战略要地的争夺，实质上是争夺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制海权。旅顺港的内港较狭窄，水浅，只有一个出入口。大型战舰只能在涨潮时出入内港，而且要有拖船牵引。俄方制订的要塞设防计划，原定到1909年完成。战争爆发时，守军(地面部队)只有1.21万人，炮116门(计划规定418门)。太平洋分舰队主力常驻该地，很少出海训练，舰炮和要塞从未进行过联合演习。港内没有舰艇维修设施。

1904年2月5日，日方决定同俄国断交同时，日本天皇即指示开始军事行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于2月6日0时召集下属指挥官，传达天皇的决定，并且命令全舰队开赴黄海，分别攻击停泊在旅顺和济物浦(今仁川)的俄舰。

在这个关键时刻，俄国官兵仍处于和平麻痹状态。太平洋分舰队停泊在旅顺外港，舰艇警戒仍执行"平时规定"，已经决定采取加强警戒的补充措施，但要到2月10日才开始执行。夜间不打开防雷网，却以军舰上的探照灯把内港的出入口照得通明。总督阿列克塞耶夫及其亲信知道日俄谈判破裂的消息，但没有采取应变措施。直到日军偷袭旅顺前几小时，舰队参谋长威特赫夫特将军还说"战争打不起来"。①

2月8日白天，一艘英国汽船驶进旅顺，日本驻旅顺领事立即撤侨。阿列克塞耶夫等高级将领对此也等闲视之。在彼得堡只有个别人注意到战争的征候。例如喀琅施塔得港口司令马卡罗夫，他于2月8日专门致函海军部，提请该部注意旅顺舰队的危险处境，建议将舰队开进内港。信中说，如不采取这个措施，"则我们将被迫于首次夜间突袭之后这样作，那就要为这个错误付出重大代价

① 索罗金:《1904～05年日俄战争》，第71页。

了”。①然而，直到日军开始攻击时，俄国舰队仍在外港，而且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此时，日本东乡舰队正向旅大方向开进：3支驱击舰小队准备攻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另外8艘驱击舰开往大连方向。2月8日午夜，在海岸灯塔和俄舰探照灯光照射下，日舰盯住俄国舰队，在近距离上发射了16枚鱼雷，其中3枚命中目标，重创俄国最好的舰只3艘，揭开了战争的序幕。

爆炸声和炮声惊动了整个旅顺。当时俄国舰队军官正在城里举行晚宴，庆祝舰队司令施塔克将军夫人的命名日。要塞内不知道港湾里出了什么事。司令部查问，下面回答说是实弹射击。直到黎明时发现港口附近被击中的船骸，才真相大白。

2月9日，由瓜生海军中将率领的一支日本舰艇编队，在朝鲜西海岸济物浦与两艘俄舰交战，俄舰被迫自沉。

日本舰队的突然袭击，给俄国舰队造成了重大损失。日舰虽取得了海上的相对优势，但还没有完全掌握制海权，因为俄国舰队没有被全部消灭。日方海上交通线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为了完全掌握制海权，日军统帅部决定封锁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并且不断炮击俄舰。从2月9日直到3月初，日方多次试图封锁俄国舰队于旅顺口，均未成功。

3月上旬，俄国新任太平洋分舰队司令马卡罗夫到职，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加强了旅顺舰队的行动。首先，他决定在辽东半岛沿海地区布雷，防止日军登陆并从后面威胁旅顺基地。同时改善旅顺港口的防御，加紧修复被打坏的舰艇，经常派遣舰队出海活动，加强战备训练。他还命令海参崴舰队在日本海积极袭扰日军海上交通线，以便分散日方对旅顺的压力。3月22日，马卡罗夫率领舰队出海挑战，但东乡避而不战，并撤回本土。4月13日，马卡罗夫因所乘军舰于返回基地途中触雷毙命。新任司令威特赫夫特不

① 索罗金：《1904～05年日俄战争》，第69页。

再采取积极行动。

日军在朝鲜和辽东半岛登陆后的行动

战争爆发后，俄国加速向远东增兵。为防日军在朝鲜和辽东半岛沿岸登陆，俄军作如下部署："东满"支队（近2万人）在鸭绿江右岸占领阵地；"南满"支队（约2.2万人）配置在营口—大石桥—海城地区；关东支队（近3万人）部署在辽东半岛和旅顺地区。主力（近3万人）集结于辽阳—奉天地区。此外，在南乌苏里和海参崴还有近3万人集结待命。从俄国腹地调来的增援部队正陆续开到（战争头半年每月约2万人）。

在俄日双方争夺制海权的同时，日本陆军开始登陆。3月21日，日第一军（约3万人，100余门炮，由黑木大将指挥）首先在朝鲜镇南浦登陆北进。4月中旬，日军未遇抵抗就抵达鸭绿江左岸。在对岸防守的是俄军"东满"支队，由扎苏利奇中将指挥。

扎苏利奇拥有近2万人、62门炮，占领阵地已经一个半月，但没有加强防御工事。部队分散配置在宽大的正面上，对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胸中无数。只构筑一道绵长的堑壕，并且几乎不加伪装。占总兵力约半数的预备队配置在10公里以外。炮兵阵地完全暴露。

4月30日夜间，日军发动进攻，企图迂回俄军左翼。5月1日在九连城展开激战。俄军以炮火和反突击抵抗日军的进攻。但日军兵力占优势，其火炮从隐蔽阵地上发射，压制了俄军炮火。扎苏利奇害怕被包围，下令向辽阳撤退。东西伯利亚第十一步兵团陷入优势日军的包围圈，经苦战突围，伤亡惨重。这是俄军在地面作战中首次失利。

扎苏利奇部队的撤退，为日军进入东北打开了大门。日第一军立即前出凤凰城地区，准备向辽阳方向进军。

与此同时，日第二军（4个师，约4万人，216门炮，由奥保巩

大将指挥)于5月初在辽东半岛东南貔子窝登陆,企图从北面攻占旅顺。5月底,第二军进抵金州。在该地区担任防御的是俄军第四步兵师,负责掩护旅顺以北的接近地。这个师共1.8万人(131门炮,由福克将军指挥),但只派出1个团(3,800人)在阵地上,其余都作为预备队,距前沿10～12公里以外。日第二军以3个师投入进攻,兵力10倍于敌,火力5倍于敌,并可得到舰炮支援。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俄国舰队主力按兵不动,只出动了两三艘舰艇加强俄军的右翼。辽东半岛俄军司令斯捷塞尔命令福克师放弃大连,径向旅顺撤退。日军随即占领金州和大连,并向旅顺逼进。由于旅顺地面部队司令康得拉钦科坚持利用旅顺外围有利地形设防,日军才被阻于旅顺以北25～30公里一线。

日军各路登陆得手后,于6月20日建立"满洲军总司令部",以大山岩元帅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各部日军。

旅顺争夺战

只要旅顺继续掌握在俄国手中,它的舰队就随时可威胁在"南满"登陆的日军的海上交通线。不占领旅顺,日军无法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因此,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日方积极准备对旅顺的第二次进攻,专门编组了执行这项任务的第三军(第二军已奉命北上),任命乃木希典为军长。此人甲午战争时担任旅长,曾一举攻克旅顺。第三军所配备的火炮大部分是攻城炮。

与此同时,尼古拉二世也指示库罗帕特金发动攻势,责成他"对旅顺的命运负责"。①彼得堡警告库罗帕特金说:如丢掉旅顺,"将是新的最沉重的打击,不仅有损于俄国在远东的政治军事威望,而且有损于在近东、中亚和欧洲的政治军事威望。无疑,俄国的敌人将利用这一点尽可能使我们为难,而朋友则将把俄国视为软弱的同盟者而加以抛弃。"②在沙皇政府的压力下,库罗帕特金

①② 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学术》,第2卷,第227～228页。

勉强派出一个军(施塔克尔堡指挥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南下支援旅顺。6月14～15日，该军在得利寺、瓦房店地区与日第二军遭遇，俄军一败涂地，狼狈退却。从此旅顺与东北俄军主力的联系被完全切断。

日军为进攻旅顺，必须确保第三军后方的安全，使它不致遭到集结于辽阳以南地区俄军的打击。因此，6月下半月，第一、第二、第四(从大孤山登陆)3个军开始向辽阳方向移动，企图牵制俄军于该地。

6月26日起，日军恢复了辽东半岛上的军事行动。但占领了横山等制高点以后，又转入防御，等待增援。

一个月后，日第三军恢复对旅顺的攻势。

此时，防守旅顺外围各隘口的俄军第四、第七两个师，兵力约1.6万人，火炮70门，另有战舰支援。但在斯捷塞尔指挥下，节节败退。7月30日，俄军放弃旅顺外围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狼山，福克师在该处一共只坚守了半天。当日，俄军开始撤进要塞。甚至连日本人也没有估计到俄军退却如此之快。

从战争爆发到7月底近半年中，旅顺要塞的防御有所加强。守军增至4万人，炮646门，机枪62挺。海军有战舰38艘。但物资储备不足以应付长期围困。例如炮弹，平均每门炮只有400发。防御工事不坚固，伪装不严密。特别是指挥无能。负责旅顺防务的斯捷塞尔是个常败将军，他从金州失守开始，就主张放弃旅顺外围一切要地，退入要塞，等待增援。甚至库罗帕特金也感到此人不宜继续担任指挥，曾命令他将指挥权交给斯米尔诺夫将军。但斯捷塞尔对斯米尔诺夫隐瞒了电报，以致后者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才知道对自己的“任命”。舰队司令威特赫夫特也强调敌强己弱，拒绝出海，始终龟缩在港内。

包围旅顺的日军兵力达6万人，火炮400门(其中攻城炮198门)，机枪72挺。同时，日方以舰队(52艘战舰)封锁了港口。

8月7日，日军发动进攻。首次攻占要塞外围前沿制高点——大孤山和小孤山。日军以12个营对俄军3个营。双方为争夺这两个战术要点激战了4天。最后高地落入日军之手。在此期间，俄国舰队一度出动支援，但很快就逃回港口。

8月10日，俄国舰队奉阿列克塞耶夫之命，试图突破封锁，开往海参崴。但由于威特赫夫特准备不周，指挥失当，与日舰队遭遇，一触即溃，被迫缩回基地；部分舰只逃到中立国港口，被解除武装。

8月16日，日军要求俄国守军投降，遭拒。8月19日，日军对要塞发动首次强攻，昼夜突击，双方激战至8月24日。日军夺占了一些前沿工事，但伤亡约2万人（占总兵力1/3），士气低落，自伤者大有其人。俄军也伤亡3,500人。至此，日军放弃了迅速攻占旅顺的打算，改取长围久困之计。

辽阳会战

日军强攻旅顺的同时，正在准备辽阳会战。原拟攻克旅顺，抽出第三军用于辽阳方向。现在第三军抽不出来，而推迟辽阳会战又于整个战局不利，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援军将从俄国腹地源源赶到。为此，必须抓紧时机，以现有兵力（第一、第二、第四军）一举歼灭集结于辽阳地区的俄军主力。虽然日军兵力火力都占劣势（以13.5万人、474门炮对16万人、592门炮），但前一阶段作战已摸了俄军的底，增强了以少胜多的信心。

俄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要求俄军在辽阳地区夺取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当地俄军经过长期准备，储备了大量作战物资，条件比较有利。库罗帕特金始则扬言"宁死不从辽阳后退"，[①]继而又制订了撤退的计划。但不战而退是直接违反沙皇意旨的。因此他决定要打一下，至于如何打法，则始终举棋不定，反复无常，朝令夕改。

① 索罗金：《1904～05年日俄战争》，第172页。

直到日军发起进攻的前一天，他才最后决定依托前沿工事，抗击和疲惫进攻的日军，然后转入反击。这就是说，俄军拥有优势兵力火力而采取消极等待的方针，一开始就把主动权给了敌人。而且，就是这个方针，也来不及传达到部队，以致会战开始时，第一线指挥官们不了解总司令的意图。

辽阳地区俄军防御成三道阵地。第一道阵地（前沿阵地）全长75公里，位于辽阳以南和东南约30公里。第二道阵地全长22公里，距辽阳约8公里。第三道阵地紧靠辽阳城，全长15公里。这三道阵地，特别是第一道阵地，纵深小，翼侧暴露，工事构筑计划都没有完成，无法抗击日军的进攻。

到8月23日，俄军按计划进入阵地，部署如下：右翼为南部集团（扎鲁巴耶夫指挥的3个军）；左翼为东部集团（比尔德林格指挥的两个军）。辽阳以东还有几个军。另外两个军作为预备队：辽阳、奉天各一个军。占领阵地的各个军，又分别以40～50%的兵力作为预备队，这样一来，实际上投入战场的俄军兵力就不多了。

日军部署与此不同，它把全部兵力投入战场，不留任何预备队，因此它在总兵力对比上是劣势，但在俄军两翼却造成了兵力优势。日军的计划是对俄军实行围歼。第四军从正面进攻，牵制俄军主力；同时第一、第二两个军分别从东西两面迂回俄军左右两翼，以右翼为主攻方向。这是一个以少数包围多数的冒险计划，但由于俄军指挥错误，日军的计划居然获得了成功。

辽阳会战始于8月24日，日第一军对俄军东部集团实施两翼迂回，企图把俄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左翼，迫使库罗帕特金把他的预备队调到左翼，从而削弱其右翼，为日军第二、第四两个军进攻俄军右翼（主攻）创造有利态势。

俄军左翼的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日方利用俄军暴露的翼侧，决定对西伯利亚第三军实施两翼迂回。为此，日第一军左翼的一个近卫师，在俄军部署中打进楔子，出现在西伯利亚第三军的翼

侧。为增援西伯利亚第三军，俄方立即投入预备队，其中包括马尔丁诺夫上校指挥的一个团。该团在行军途中获悉日军已出现在西伯利亚第三军的翼侧，马尔丁诺夫不待命令，主动改变行动方向，转向西面，从高粱地隐蔽机动到日军近卫师的翼侧，突然以刺刀白刃战打退日军近卫师，形势转而对俄军有利。这是俄国军官发挥主动性的罕见的一例。但俄军东部集团指挥部不敢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扩张战果，坐失战机。

8月26日，日第四、第二军开始进攻掩护到辽阳的最捷径的俄军。中间突破受阻之后，日军缓慢迂回俄军右翼。库罗帕特金没有掌握日军兵力和企图的可靠情报，担心俄军有被全部包围的危险，乃下令全线撤至第二道阵地。

俄军撤至第二道阵地后，仍保持原来的部署，大部兵力作为预备队，在一线展开的兵力不过40%，打法也仍然是等待日军进攻。日军的兵力部署也大体如前，企图也仍然是围歼俄军。但接受前一段作战的教训（各路部队攻击时间不统一，使俄军可以自由机动其预备队），于8月30日以3个军的全部兵力同时发起进攻。俄军以机枪、火炮和刺刀顶住各路日军的进攻。双方激战一整天，俄军被迫后撤。

日军正面进攻受阻，乃于当日（30日）夜间，派第一军部分兵力（1.8万人）偷渡太子河（到达右岸），31日晨迂回俄军左翼（5万余人），与此同时加强对俄军右翼的进攻。

同前一天一样，各地段日军均被击退。甚至出现了有利形势：俄军可发挥兵力优势，对削弱了的日军左翼和脱离主力的渡河部队实施强有力的反击。但俄军指挥部并不加以利用。相反，库罗帕特金决定全线撤退。31日晚，俄军利用黑夜掩护，撤至最后一道阵地。

9月1日整天，俄军准备反击日第一军，为此在左翼集结了3个军，企图以迂回动作将日第一军压迫到太子河歼灭之。反击定于

9月2日开始。但9月1日夜间日军进攻俄军左翼集团，占领了该方向一系列重要的战术要点，其中包括时官屯及其北面的小高地馒头山。

在这种情况下，库罗帕特金决定在实施全面反击之前，首先夺回馒头山。为此分别从各个师抽出7个步兵团，154门炮。但这支临时拼凑的部队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指挥，战斗的重担实际上落在伊斯托明指挥的一个团头上，该团下辖7个营，其中3个营是从其他团抽调的。伊斯托明不顾当时的条令和习惯作法，将7个营中的5个营编入战斗队，预备队只留两个营。战斗于9月2日19时打响，一直在黑暗中进行，双方激烈争夺。俄军一度收复馒头山，但在日军反击下，陷于一片混乱，仓皇溃逃。

时官屯-馒头山战斗的失利，使库罗帕特金有了放弃反击计划的借口。他不了解当时日军已投入全部兵力，并且遭到重大损失，尤其是第一军单独与俄军强大集团相对垒，处境不利。日方决定9月3日晨将第一军撤回太子河右岸。就在日军行动之前两小时，库罗帕特金命令俄军放弃辽阳，退守奉天，在辽阳会战中白白损失1.7万人。到会战结束时，俄军大部分预备队始终未投入战斗。

9月3日俄军向奉天撤退时，日军无力组织追击，直到9月4日才小心翼翼地进入辽阳。此役，日军损失约2.4万人。

沙 河 会 战

辽阳会战后，日俄两军大体上在奉天与辽阳之间的沙河地区互相对峙。

1904年9月底，东北地区俄军约达21万人，758门炮，32挺机枪。防线长达90公里。同期，沙河地区日军约12万人，488门炮。前一阶段作战，日军消耗很大，为补充兵员，在国内进行了总动员，但仍不能根本改变兵力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决定在沙河地区转入防御，等待第三军尽快从旅顺解脱出来，北上增援。同样，库罗帕特金虽然拥有相对兵力优势，也不急于发动反攻，仍然是依托既设阵地等待日军进攻。但沙皇政府迫于俄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和辽阳会战后国内对战争的不满情绪，要求库罗帕特金发动攻势，解旅顺之围，借以挽回帝国的“荣誉”，提高沙皇政府一落千丈的地位。

库罗帕特金制订的进攻计划，是对浑河与太子河间之敌实施攻击，并占领太子河右岸，实际上就是把日军赶过太子河。俄军分左右两个集团：左翼 3 个军，由施塔克尔堡指挥，向本溪湖方向实施主攻（该方向是山地）；右翼 2 个军，由比尔德林格指挥，缓慢地向沙河方向前进，任务是把主攻方向的敌人吸引过来。另以 3 个军作为预备队。左右两集团的进攻正面共 50 公里，总的进攻速度，每昼夜不超过 5 公里。

这个计划表明：进攻的主要目标不是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一个地区；主攻指向山地，而俄军没有进行山地战的准备，特别是缺少山炮；预备队比重大，削弱了突击力。俄军进攻的准备很不充分，连地图也没有；虽拥有大批骑兵部队，但不组织对敌情的侦察。更糟的是，俄方进攻的准备工作不隐蔽，被日方发觉（日本间谍活跃于俄军后方，加之日方从俄国军官尸体身上搜出作战计划），完全丧失了突然性。

日军统帅大山元帅决定将计就计，首先利用对俄军不利的山地地形，以防御战消耗、疲惫俄军，然后投入新锐力量，转入进攻，猛攻俄军中央和右翼，一举歼灭东北俄军主力。

1904 年 10 月 5 日，俄军开始进攻。左翼（主攻）在未遇重大抵抗的情况下进至本溪湖地区，从该地区可以攻击日第一军翼侧。但 10 月 10 日，库罗帕特金突然命令俄军暂停进攻，“以便察明情况”，修改进一步的行动计划。日军立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转入进攻，力图迂回俄军右翼（助攻）。日军这一行动，导致一系列激烈的

遭遇战。在某些情况下，遭遇战不仅昼间进行，而且夜间也进行。夜战中，双方均不使用炮兵，部队以密集队形投入攻击，士兵胳膊挨胳膊，大多数场合夜战以刺刀白刃战告结束。为识别敌友，俄军士兵袖缠白布带。这种激烈的遭遇战持续至10月15日。日军进展不大，只是在某些地段将俄军顶回沙河地区。大山决定在既得阵地上转入防御。

与此同时，库罗帕特金决定10月16日晨在自己右翼发动进攻，以恢复在沙河左岸的原态势。但15日夜间，日军以奇袭攻占俄军左翼第一军地段内具有决定意义的制高点万宝山（位于沙河堡地区）。日军占领该高地，就造成了突破俄军防御中心的威胁。因此，库罗帕特金放弃原定进攻计划，令第一军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该高地，但不得追击。

经16～17两日激战，俄军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夺回了高地。日方死亡1,500人。双方各自巩固既得阵地，加修工事，互相对峙，偶尔出动侦察部队或进行炮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5年1月奉天会战为止。

整个会战，俄方损失4万余人，日方损失2万余人。

旅顺的陷落

日方鉴于自己兵力不足，而俄国增援部队源源开到远东，战争旷日持久对己不利。唯一出路是把困在旅顺的第三军解脱出来。同时，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正在东调途中，一旦与远东舰队会合，实力将超过日本舰队。因此，日本统帅部利用沙河会战后俄军按兵不动之机，将全部后备力量投入对旅顺的攻击，力争尽快夺取旅顺。

早在1904年8月日军首次强攻旅顺受挫之后，就加强了第三军的兵力，运来11英寸口径的攻城炮，在旅顺外围构筑了炮兵阵地和平行壕，对俄军的防御工事步步进逼。

俄国守军也继续加强防御措施。夜间组织小部队出击，以便侦察敌情，破坏日军工事。舰队突破封锁失败后，部分水兵也调去加强要塞防御。

9月19日，日军发动第二次强攻，主攻指向旅顺城西北面瞰制整个城市和港湾的203高地，其他方向则进行佯攻。激战持续至9月22日，日军只夺占了若干前沿工事。俄军炮兵推前抵近，以霰弹对进攻之敌实施直接瞄准射击。日军伤亡大，仅高地战斗即阵亡6,000人。因此停止强攻，继续进行土工作业，在俄军防御工事下面挖洞子，实施地下爆破，并以大口径炮轰击俄军工事。

10月上半月的沙河会战，推迟了日军对旅顺的再次强攻。迨至10月30日，日军经过连续3天的炮火准备之后，发起了第三次强攻，主攻从北面指向第三号炮台（城东北），从东面指向第二号炮台（城东南），但仍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此后更大规模地进行地下爆破作业。俄军也搞地下爆破，进行对抗作业。

到11月间，旅顺守军情况更加恶化，许多工事遭破坏，甚至完全不堪使用。有战斗力的兵员减少到1.8万人。部分舰艇被击沉在内港。

日本最高统帅部严令乃木迅速攻克旅顺，彻底摧毁俄国舰队。日第三军经增援后，兵力达到5万人，于11月26日发起第四次强攻。主攻方向与上次强攻相同。第三号炮台战斗特别激烈。日军组织敢死队3,000人，夜间以密集队形，不打枪，秘密接近炮台。俄军则突然用探照灯照射，以火力迎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11月27日夜间，日军集中全部力量进攻203高地。经9天激战，日军不惜付出1万多人的代价，于12月5日占领高地。争夺203高地的战斗极其惨烈。乃木的诗中，有“铁血覆山山形改”，“野战攻城尸作山”之句，并且发出“愧我何颜看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的悲叹。此役，日军的伤亡固然很大，但给无辜的中国旅顺人

民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更是不可胜计。

高地的陷落，基本上决定了旅顺战局的命运。日军在高地上建立观察哨，校正炮兵射击，以大口径榴弹炮袭击俄国舰队。到12月9日，俄国舰队被歼灭殆尽，只有装甲战舰“塞瓦斯托波尔号”逃脱（旅顺陷落后，该舰奉命自沉）。同样，对要塞也不再直接强攻，而是加强炮击，步步进逼俄军主要防御工事。

12月15日，被俄国人称为旅顺俄军防御“灵魂”的康得拉钦科将军毙命，从此指挥权完全控制在斯捷塞尔和福克等人手中。他们早就打定主意投降，但不能操之过急，于是采取逐步退却的办法。

到12月底，日军占领第二号、第三号炮台。在12月29日召开的“要塞防御会议”上，斯捷塞尔口头上表示要继续抵抗，可是1905年1月1日就向日方请降。1月2日俄方正式签订投降文书。此时连伤病员在内，俄军尚有官兵3.24万名，其中有战斗能力的约1.5万人，火炮610门，炮弹20.3万发。沙皇法庭也不得不判处斯捷塞尔死刑（后改为10年有期徒刑）。

整个旅顺争夺战过程中，俄军损失4.4万余人，日军损失约6万人。

旅顺争夺战是日俄战争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只要旅顺牵制着大量日军，只要旅顺口的俄国舰队还存在，日军就无法决定战争的结局。如果俄国欧洲地区的舰队东调，还可能改变海上形势，并切断日军海上补给线。因此日军不惜重大代价攻取旅顺，归根到底是解决日俄战争的根本问题——制海权。

奉天（沈阳）会战

旅顺陷落和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被歼，使日本获得完全的制海权（至少在俄国欧洲舰队到达之前）。日方竭力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围歼东北俄军于奉天地区，胜利结束战争。因此，日军

统帅部迅速将第三军转移至奉天，同时新编第五军（“鸭绿江军”）也向奉天开进。

到1905年2月中，奉天地区日军在长达100余公里的战线上集结了5个军，27万人，1,082门炮，200挺机枪。大山元帅的计划是：以新到的第三军、第五军分别迂回俄军两翼，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以正面进攻牵制俄军于沙河地区，并保障第三军、第五军的迂回运动。主攻指向俄军右翼，由第三军担任。

此时，沿沙河一线集结的俄军成3个独立的野战集团：右翼为第二集团军（考尔巴斯指挥），正面25公里；中央为第三集团军（比尔德林格指挥），正面20公里；左翼为第一集团军（李涅维奇指挥），正面45公里。暴露的翼侧由独立部队掩护。俄军总兵力达33万人，炮1,266门，机枪56挺。

在害怕爆发革命的沙皇政府催促下，库罗帕特金也决定发动酝酿已久的攻势。日俄双方对比，俄军在兵力和火炮方面均占优势，但会战开始前，这种优势就被库罗帕特金葬送了；他仍按老规矩，分散使用兵力。按照他制订的计划，只用第二集团军（10万人，439门炮，29挺机枪）担任突击，任务首先是占领奉天西南约40公里的一个村子沈旦堡（三叠铺）。库罗帕特金认为该村是日军整个阵地的关键。另外两个集团军只进行佯动。在担任突击任务的第二集团军中，首先只投入第八军，即整个集团军1/4的兵力，其余3/4的兵力则置于无用。不仅如此，库罗帕特金还保留了将近5万人作为统帅部预备队；派出1.5万人保卫后方；由于听信日方散布的谣言（说日第三军正开向海参崴，而不是开向奉天），他派出若干部队到“南乌苏里边区”。

俄军进攻的准备工作进展缓慢，使日军得以在俄军翼侧造成局部的兵力优势，并且先于俄军发动进攻，以争取主动权。但日军没有预备队。

由于日军主攻方向是俄军右翼，它要迫使库罗帕特金把预备

队从右翼调到左翼来。为此，2月23日，日军右翼第五军从太子河上游地区北进。日第五军在第一军支援下，开始迂回俄军第一集团军左翼。这一行动，完全出乎库罗帕特金意料之外，他立即改变原定以第二集团军向奉天西南沈旦堡出击的决心。不仅如此，尽管俄军左翼第一集团军顶住了日军的进攻，库罗帕特金还是将右翼预备队42个营（属西伯利亚第一军）调去加强左翼，而这正是大山元帅所求之不得的。

2月27日，日第二、第三两个军开始迂回俄军右翼，实施主要突击。这一着使俄军陷入了困境：在绵延约100公里的战线上，俄军右翼的预备队只剩下一个师。俄国第二集团军要对付日本两个军（约96个营、288门炮对133个营、468门炮），而且右翼挨打的同时，左翼两个集团军按兵不动。第二集团军被迫收缩阵地。

此时，库罗帕特金又决定把预备队从左翼调回右翼。部队来回折腾，疲于奔命。

库罗帕特金决定对迂回其右翼的日第三军的侧后发动反突击，为此从左翼两个集团军抽出若干连、营、团，匆忙编组一支混合部队，由考尔巴斯统一指挥。反突击预定于3月4日开始。

3月4日，日第三军已经接近奉天以北的铁路线，情况紧急。但考尔巴斯声称部队没有完成集中，将原定的反突击日期推迟到3月5日，这就丧失了主动权。考尔巴斯的行动计划是编组三路纵队，视情况逐次使用。当时他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总兵力为120个营（8万人），最初投入战斗的只有右路纵队33个营。俄军进行了几次毫无效果的血战，3月7日停止行动。反突击没有奏效。日第三军继续向奉天以北迂回。

在此期间，日军从3月1日起对俄军左翼也加强了进攻，在俄国第一集团军抗击下，进展不大。但3月5日考尔巴斯发动反突击时，俄军左翼两个集团军按兵不动。3月7日，库罗帕特金命令

这两个集团军放弃沙河阵地，撤到浑河以北。他采取这个决定，是企图缩短战线，抽出部队加强右翼，并以新的反突击防止日第三军前出到奉天以北的铁路线。

但是，俄军3月9日对日第三军的反突击又没有奏效，同时，放弃沙河阵地的俄国第一、第三两集团军来不及在浑河上构筑坚固阵地。在这种情况下，3月9日，日军突破俄军第一集团军防线，开始从左翼迂回奉天。同日，日第三军从右翼迂回俄第二集团军，出现在该集团军后方。

这样，东北俄军处于被包围的危险之中。3月9日夜间，库罗帕特金下令向铁岭撤退。撤退的情况相当混乱：骑兵（未参加会战）先于步兵和炮兵撤退，辎重堵塞了道路。部队失去指挥，又遭到日军炮击，后卫陷入日军包围之中。但日军也无力追击。

3月11日，日第一、第三两军在浑河地区会师。此时俄军主力已逃脱包围，随后在四平街占领阵地，直到战争结束。

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会战，总计俄军损失近12万人（一说9万人），日军损失约7万余人。俄军的惨败，导致库罗帕特金被撤职，降为“满洲”第一集团军司令。远东陆军总司令职务由李涅维奇继任。

奉天会战后，沙皇政府仍不甘心失败，继续向远东增兵，同时寄希望于从欧洲海域东调的太平洋第二分舰队。

俄国欧洲舰队东调和对马海峡大海战

日俄战争初期，沙皇政府决定从波罗的海舰队（后来加上黑海舰队）抽调舰船，编组“太平洋第二分舰队”，开往远东增援。这支混合舰队拥有各型主要战舰38艘，辅助舰船约20艘，下编两个大队（后来又增加一个大队），由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海军中将统一指挥。这支仓促拼凑的舰队，某些舰只尚未完全建成就出海，边航行边安装。官兵战术技术水平低，有的甚至缺乏起码的训练，通信

联络靠德造无线电台，德国技术员一走，电台即形同废物。官兵矛盾很深，士气低落，特别是黑海舰队水兵受过革命思想影响，具有反抗精神。

太平洋第二分舰队原定1904年7月中出发，后因准备工作跟不上，推迟至10月中出发。航行路线预定从波罗的海经非洲南端好望角直到海参崴(后来在丹吉尔将舰队一分为二：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率领较新较大的舰只继续沿好望角航行，其他舰只由福克萨姆率领，经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入印度洋，以后两支部队在马达加斯加沿海会合)，全程3万公里，中途一个基地也没有。按国际法，交战国军舰不得在中立国港口停泊，这一规定给舰队造成了巨大困难。

舰队出发时，由于日军的一系列胜利，在俄军中流行着严重的恐日病，简直是草木皆兵，甚至谣传日本的秘密舰队已到了北欧海域。在这种气氛下，官兵精神紧张，舰队航行初期，闹出不少海军史上罕见的大笑话。他们见到外国船就以为是日本舰队，立即盲目开炮，甚至相距较远的俄国舰艇也发生误会，互相开炮。10月22日在北海击沉多艘英国渔船的事件，引起国际风波(在巴黎召开国际法庭公审)，英国政府借此压中立国不得向俄国舰队提供方便。俄国舰队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只得在海上加煤，有机会就尽可能多装，以至甲板、机房、洗澡间，军官卧室等一切空地都堆积煤炭，既降低了速度(超重)，又影响工作和卫生，特别是经过赤道海域，士兵痛苦不堪，非战斗减员严重，而这时俄国补给船送来的却是几千套冬装(只有给陆军送“神像”一事可与之相比拟)。

1904年12月底，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到达马达加斯加沿海，直到与福克萨姆会合后，才于1905年3月中旬继续向远东航行。这时船底长满了海藻，速度降低。罗日杰斯特温斯基重病初愈(请求辞职未准)，其副手福克萨姆重病垂危。士气极为低落，士兵自杀不断发生，甚至多次爆发“兵变”。

4月8日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到达新加坡。海军部命令他前往越南的金兰湾，在该处等候涅博加托夫率领的太平洋第三分舰队会合，然后北上，打败日本舰队，并到达海参崴。

罗日杰斯特温斯基舰队进入金兰湾，引起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法国海军当局被迫勒令俄舰出境。5月9日，太平洋第二、第三分舰队在海上会合，联合舰队由罗日杰斯特温斯基任司令，福克萨姆任副司令。

在俄国舰队东调的过程中，日本东乡舰队进行了迎战的充分准备。先是对舰艇进行维修保养，给水兵休假，养精蓄锐。2月份，全体人员归队，进行紧张的训练演习。东乡判断俄国舰队最可能通过朝鲜海峡，取最捷径到海参崴。因此，日舰队主力在对马海峡附近和日本沿海集结待机。同时在俄国舰队可能经过的一些海上通道布雷，组织监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预报网，其纵深达225公里以上。

5月25日，俄国舰队最后一次加煤，其数量足够用到海参崴，造成超载。在此期间，副司令福克萨姆病死，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却秘而不宣，甚至对当然的副司令继任者涅博加托夫也保密，旗舰继续挂福克萨姆的旗帜。5月27日，舰队进入对马海峡，爆发了一场著名的大海战。

对马海峡海战，是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海战史上最大的一次海战。双方各有装甲主力舰12艘，但日舰航速快(18～20节比15.5～18节)，火力也占优势(每分钟日舰可发射炮弹360发、总重量21,949公斤，俄舰发射134发、8,190公斤)。除此以外，日俄巡洋舰数量为16:8，鱼雷艇数量为69:9，日方均占优势。

更糟糕的是，俄国舰队经过220天的远航，人员十分疲惫；同时又不注意侦察，对敌情一无所知；又没有作战预案，各舰长只知道集中火力打敌旗舰，并向海参崴方向逃跑。

东乡亲率舰队主力(4艘主力舰、8艘重巡洋舰)在朝鲜镇海附近隐蔽待机。为使自己的舰队有足够的机动余地，他决心让俄国舰队通过对马海峡之后才出动。

1905年5月26日夜间，俄国舰队通过日方第一道海上警戒线。日方侦察舰在远距离上进行不间断地跟踪监视，并及时用无线电将情况报告东乡。因此东乡对俄国舰队的实力、航向、航速和队形了如指掌。27日晨，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发现了日本哨舰的行动，心情十分紧张。当时俄国舰队成行军队形：第一、第二装甲舰大队在右翼，第三装甲舰大队和巡洋舰大队在左翼，运输船队居中。11时后，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命令舰队成战斗队形：右翼两个大队向左靠拢，开到左翼第三大队前面，全舰队成单排一列式(纵队)。各舰航速不一，司令官没有明确规定慢的加速，快的减速，结果造成大混乱。12时许，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忽然心血来潮，判断日本舰队可能以横队队形向他攻击，因此又命令俄国舰队成横队队形。于是舰队开始进行复杂的机动动作。此时，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显然由于担心其战斗队形过早被敌人发现，忽然又下令全舰队恢复行军队形，再次引起大混乱。

13时40分左右，东乡舰队主力在右前方出现，成单排一列式，企图截断俄国舰队的航线。临战前，东乡对全舰队发出信号："皇国兴废，在此一战，诸位尤须奋发努力。"①

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再次下令成战斗队形，但已经来不及了。东乡截断了俄国舰队的航线，并在距敌35～38链的海域向左转弯，划了一个"U"字形(日本战史称之为"敌前大回头")。转弯时，日本舰队处于俄舰火力威胁之下，而且相当一部分舰艇无法回击(视线和射界被己方舰艇遮蔽)。这个动作在当时海军战术上是违反常规的。但这时俄国舰队正处于变换队形的混乱之中，罗日杰斯特温斯基虽然下令开炮，结果形成盲目射击，浪费弹药，并且丧失

① 《日本海大海战史》，第252页(东乡给日本天皇的报告)。

了战机。日本舰队完成了转弯之后，首先集中火力猛打俄国舰队的旗舰，海战开始半小时后，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的旗舰“苏沃洛夫号”被迫退出战斗，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本人负重伤(后被俘投降)。其他几艘旗舰也相继被击沉击伤。俄国舰队失去指挥，陷入一片混乱。

俄国舰队力图摆脱截击的敌舰，但因为航速慢，没有得逞。日舰则充分发挥其航速快的优势，迅速机动，占领俄国舰队前进方向的有利位置，猛烈炮击。双方在烟雾迷漫之中进行了一场混战。俄舰被击沉击伤多艘。

16时许，海上起雾，东乡装甲舰队与俄国装甲舰队一度脱离接触，东乡向北转移。但日本巡洋舰队和俄国巡洋舰队正在偏南的海域进行激战。18时半，俄国装甲舰队开往该海域参战。直到此时，涅博加托夫才接管指挥权，并下令舰队继续北进。

当天夜间，东乡又出动37艘鱼雷艇和21艘驱击舰，对残余的俄国舰队实施鱼雷攻击。

28日晨5时许，涅博加托夫率领仅存的少数舰只向海参崴方向逃跑。9时许遭到日本舰队围攻，涅博加托夫始则悬白旗、继而悬日本国旗投降。

这次海战，俄国太平洋第二、第三分舰队除3艘逃往海参崴之外，其余全军覆没(包括击沉、被俘和被中立国扣留)，舰艇损失总计达27万吨(比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日特兰海战双方损失的总和还大)。人员阵亡4,830人，被俘5,917人(不包括受伤和在外国港口被扣留者)。日方只损失鱼雷艇3艘，人员阵亡仅117人，伤587人。

战争的结局和
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

对马海战之后，俄国人民对沙皇制度更加仇恨，尼古拉二世为

首的统治集团，完全失去了赢得战争并利用战争的胜利扼杀革命的希望，因此急于与日本议和，以便腾出手来对付革命。日本方面鉴于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也认为继续打下去对它不利。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出于对俄国革命的恐惧，也不希望沙皇政府垮台；同时它们指望插手日俄和谈，向中国东北扩张它们自己的势力。在这种局面下，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欣然出面斡旋。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俄国被迫于 1905 年 9 月 5 日在朴茨茅斯同日本签订和约。

朴茨茅斯和约是帝国主义重新宰割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条约。其中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之“卓越利益”，并且不得阻碍或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任何措置。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以及有关的其他特权，均移让与日本政府。俄国将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以及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和煤矿，均转让与日本政府。此外，条约还规定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永远让与日本。

必须强调指出，在中国和朝鲜国土上进行的这场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给中朝两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无法计算。仅就我国东三省部分地区而言，“自旅顺迤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大都因粮于民。菽黍高粱，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① “盖州海城各属被扰者有 300 村，计遭难者 8,400 家，约共男女 5 万多名。”② 辽阳战场“难民之避入奉天省城者不下 3 万余人”。③ “烽燧所至，村舍为墟，小民转徙流离哭号于路者，以数十万计。”④甚至连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1906 年 10 月 18 日)也不得不承认，东北人民“陷于枪

① 商务印书馆：《日俄战纪》，第 13 期，第 85 页。

② 同上，第 16 期，第 77～78 页。

③ 同上，第 15 期，第 84 页。

④ 程德全：《程中丞奏稿》，第 2 卷，第 27 页。

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中国人民遭受如此深重的灾难，可是战争结束时，战败国沙皇俄国“不割寸土，不赔一个卢布”（尼古拉二世语），却要中国人民去接受战胜者的宰割。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凭着朴茨茅斯条约，向“局外中立”的清政府索取长春以南原由俄国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成了战败国的战败国。这是日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小　结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也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保留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沙皇专制制度，形成“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特别尖锐，阶级斗争十分激烈。

为了满足地主资产阶级掠夺殖民地和市场的贪欲，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危机，提高沙皇的国际威望，以便镇压革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政府加紧向远东侵略扩张，为此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发生冲突，导致战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激化日俄矛盾，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俄战争中，俄国累计出兵达百万人以上。在东方打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对于沙皇俄国是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值得注意的是，尼古拉二世政府首先在欧洲建立了俄法同盟，牵制和稳住了德奥同盟，并且同奥匈达成了维持巴尔干现状的协议，缓和了后顾之忧，正是在西方局势相对平静的情况下，它才决心对日作战的。

但是，俄国的战略重点不在远东，而在欧洲，当时它心里想得最多的仍然是巴尔干和土耳其。这样就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境：愈是加强远东的军事力量，就愈削弱在欧洲的军事力量，于全

局不利，俄国的主要盟邦法国对此也不满意。直到1903年初，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还说："亚洲会削弱我们在西方的军事准备"。①尼古拉二世也曾表示：不要漠视东方，但是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西方。因此，俄国在远东虽然野心很大，但实际的战争准备不够。加上俄国统治集团抱有侥幸心理，企图轻易取胜，对日本的实力和可能提前发动突然袭击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因而事到临头，陷入被动。

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指出，现代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是海上优势的问题。② 日俄战争也不例外。沙皇政府虽然在远东维持着一支舰队，随后又抽调欧洲舰队加强太平洋方向，但它的舰队没有战斗力，一触即溃，战争一开始就丧失了制海权。

俄国陆海军的作战计划都是消极的计划，而且两个军种互不协同。陆军形成打阵地战，战役战斗上总是分散兵力，结果以优势兵力屡败于劣势之敌。

俄军将帅政治上反动透顶，生活上极端腐败，军事上不学无术，尤其是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优柔寡断，指挥混乱，加之士兵反战厌战，士气低落。这样的军队不打败仗是不可能的。

俄军后方远，战略运输能力不足，后勤保障十分混乱，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归根到底，正如克里木战争暴露了俄国封建农奴制的全部腐朽一样，日俄战争则暴露了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全部腐朽。沙皇政府本来企图以对日战争的胜利称霸远东，同时巩固其统治地位，扑灭革命，而结果适得其反，战争削弱了俄国，加速了新的革命危机的来临。沙皇制度进一步接近自己的坟墓。

① ［苏］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5页。

② 《列宁全集》，第8卷，第31页。

第 十 章

俄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俄国及其军队

俄国帝国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新的革命高潮的来临

日俄战争对俄国的最大影响，是引起1905年震撼俄国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第一次俄国革命”。这次革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沙皇俄国各种固有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沙皇军队在日俄战争中一败涂地，削弱了沙皇的统治，加速了革命时机的成熟。

革命爆发的起点，是1905年1月22日沙皇军队开枪射击彼得堡工人和平队伍的事件，史称“流血的星期日”。波澜壮阔的工农兵革命怒涛，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发展成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但是在沙皇政府调集的反动军队的残酷镇压下，莫斯科和全国许多地区的革命起义归于失败。此后，俄国革命暂时转入了低潮。

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俄国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下，又出现了新的衰退。沙皇政府采取各种刺激措施，特别是大量引进外资，于是1910～13年间又经历了一个工业高涨的阶段，1913年工业总产值几乎比1909年增长50％。

工业高涨的标志之一是某些重工业的发展加快。例如，1910～13年间，生铁产量从260万吨增至420万吨。同期煤开采量从

1,660 万吨增至 2,900 万吨。

铁路交通也有发展。1910～14 年间，俄国共建筑铁路 3,697 公里，使全国铁路总长度达到 68,379 公里。客货运输量从 1910 年的 1.96 亿人次，猛增至 1913 年的 2.69 亿人次。

随着经济危机的反复和工业的发展，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程度也进一步加强。1901～10 年间，在有500 名以上工人的大企业里作工的人数占工人总数的比重，从46.7%上升到54%，即占全体工人一半以上。1905～13 年间，俄国大垄断组织从近 50 个增加到 150 个，它们几乎控制所有的工业部门。到1910年时，仅 8 家大银行就控制了冶金业资本的50%，煤矿业资本的 60%，电气业资本的 80%。

如前所述，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俄国，由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沙皇专制的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由此产生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俄国经济的相对落后，二是阶级斗争的不断高涨。

尽管俄国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达 58%。直到 1913 年，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 86%。

就工业来说，俄国也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1913 年俄国同英、法、美、德四国重工业产品产量对比如下表：

（单位：百万吨）

国家 工业	俄	英	法	美	德
煤	33.8	292.0	40.8	517.0	190.1
石油	9.2			39.9	
生铁	4.2	10.6	5.1	31.0	19.3
钢	4.2	7.8	4.9	31.8	18.3

资料来源：卡巴诺夫等主编《苏联通史（1861～1917）》，第 428 页。

再以同年(1913)上述各国工业总产值为例：美国工业总产值为俄国的14.5倍(按人口平均计算则为21倍)，英国为俄国的4.5倍(按人口平均计算为14倍)，法国为俄国的2.5倍(按人口平均计算为7.5倍)，德国为俄国的6倍(按人口平均计算为13倍)。

俄国铁路总长虽有所增加，但密度同西欧国家相比也是很落后的。以1911年1月的情况为例：

(单位:公里)

国　　家	每100平方公里铁路长度	每1万人口铁路长度
德	10.7	9.4
法	8.7	12.0
奥　匈	6.7	9.2
英	11.8	8.4
俄国欧洲部分(含波兰和高加索)	1.2	4.4

资料来源:罗斯图诺夫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战线》,第102页。

俄国经济落后，对俄国在未来世界大战中军事力量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限制因素。

为了改变俄国工业技术的落后局面，沙皇政府越来越依靠外国资本。到1914年时，俄国欠外国资本家的债款总额高达80亿金卢布。生铁和钢产量的60%以上，煤和石油产量的近70%，都控制在外国资本家手中。沙皇政府崩溃前夕，外国资本占俄国工业股份资本的1/3左右，其中法国资本占外资总额的32.6%，英国资本占22.6%，再加上美国和比利时资本，合占70%左右。这个情况十分重要，它从经济上决定了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必然站在协约国方面。

随着1910～13年俄国工业的发展，工人队伍迅速壮大。被解

雇和失业的工人纷纷回到工厂。1904～13 年间，工厂和工场的工人数量从 166.3 万人增至 232 万人，即增长近 40%。

工人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工人的处境却毫无改善。这样，1910 年底，工人罢工斗争又开始活跃。社会上的民主力量特别是学生的斗争也打破了长期的沉寂。情况表明，革命低潮结束了。

1911 年，俄国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1912 年 4 月，沙皇政府下令枪杀勒拿金矿（地在西伯利亚，受英国资本控制）罢工工人的大惨案，成了席卷全国的新的革命风暴的导火线。从此，在全国许多地区，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根据俄国官方统计，1910～14 年工人罢工次数和人数增长如下表：

年份	罢工总次数	其中		参加罢工的总人数（千人）	其中	
		政治罢工	经济罢工		政治罢工	经济罢工
1910	222	8	214	46.7	3.7	43
1911	466	24	442	105	8	97
1912	2032	1300	732	726	550	176
1913	2404	1034	1370	887	502	385
1914（大战前）	3534	2565	969	1338	1059	279

资料来源：卡巴诺夫等主编《苏联通史（1861～1917）》，第 384 页。

与此同时，农民运动也掀起了新的高潮。据官方记载，1910～14 年间，各种形式的农民斗争达 13,305 起。单是 1910～13 年间，农民焚烧的地主庄园即达 1,440 家。同期，农民还焚烧富农庄园 6,030 家。许多地区的起义农民，同前去镇压的沙皇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布尔什维克党大力争取军队，因此，士兵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了。1912 年，土耳其斯坦驻军爆发了武装起义。具有革命传统的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水兵准备举行大规模的起义，波罗的海舰队革命水兵甚至计划夺取全部舰艇和主要基地。

一切迹象表明，新的俄国革命时机成熟了。这一次的革命高潮同1905年相比具有新的特点：首先，1905年革命是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发生的，而这次革命高潮是在工农业大发展的时期发生的。其次，1905年革命是在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低潮的条件下发生的，而这次革命高潮的同时，西欧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印度、波斯、土耳其等）的民族解放运动处于蓬勃高涨的时期。最后，1905年革命时，俄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分裂，而这次革命高潮前夕，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揭露和清除了孟什维克分子，确立了对俄国革命的领导地位。

面对这种革命形势，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惊慌不安。尽管他们动用一切专政工具进行野蛮镇压，但无济于事。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样一个国际性的新因素的出现，改变了事变的进程。革命的高涨因大战而中断。沙皇政府妄图从战争中找到摆脱革命的出路。

大战前的国际形势
和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

十九世纪末，地球上的全部领土都已被各列强所瓜分。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和跃进式的：从前居第一位的国家（例如英法），后来工业发展的速度减慢了，而从前落后的国家（例如德国）却迅速跳跃前进，赶上并超过它们。这就形成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对比也发生了变化，于是出现重新分割世界的趋势。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已不可免。

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其中英德矛盾是主要矛盾，与之密切联系的是法德、俄德和俄奥矛盾。

后起的帝国主义德国最为贪婪，野心最大，对大战的准备也最

积极。德国资产阶级依靠传统的军国主义制度和对工人阶级最残酷的剥削，加上掠夺来的大批战争赔款，在二十世纪初建立了第一流的工业，其生产水平超过英国而跃居欧洲首位。随着德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迅速膨胀，它愈来愈加紧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和殖民地。当时英国是拥有殖民地最多的国家，其殖民地总面积超过宗主国面积约100倍，比利时殖民地面积超过宗主国面积约80倍，法国殖民地面积超过宗主国面积约25倍，德国殖民地面积只超过宗主国面积约5倍，而且德国殖民地大部分在非洲沙漠地区，人口稀少。英国殖民地大多处于条件较好的地区。因此，德国资本家重新分割世界的要求，必然首先同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十九世纪末期，德国为同英国争夺非洲的殖民地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同时德国势力还打入太平洋，侵占了中国的胶州湾等地，同英国展开了对中国的争夺。到二十世纪初，德国乘俄国大力同日本争夺远东，无暇西顾之机，大举侵入中近东，排挤英国和俄国的势力，力图控制土耳其。1903年德国从土耳其取得了修筑柏林—巴格达战略铁路和通德黑兰的支线的权利，接近了印度洋和盛产石油的波斯湾，造成进窥印度的态势，从而对英国利益构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1913年，德国派出大批军事人员，控制了土耳其军队。土耳其总参谋部顾问、军校校长、部分师长，甚至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都由德国军官充任。土耳其成了德国的附庸。同时德国势力还渗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在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英帝国主义者决不肯轻易退让。两霸相争，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法德矛盾也日益激化。除了两国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特别是摩洛哥）的斗争以外，还加上法国力图报1870～71年普法战争之仇，收复被德国并吞的最富庶的省份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德国则力图彻底摧毁法国，一劳永逸地消除其复仇政策。

俄德矛盾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两国关系早在十九世纪八十

年代就每况愈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国，必然成为沙皇俄国向西扩张的严重障碍和竞争对手。促使俄德矛盾空前尖锐化的是土耳其和巴尔干问题。俄国长期以来把土耳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地主资本家望眼欲穿地渴望夺占土耳其两海峡。而现在，由于德国势力打入土耳其和巴尔干，俄国的一切计划都破产了。但是，沙皇政府并不甘心失败，千方百计挽回颓势。这样，俄德关系急剧恶化。

与俄德矛盾密切联系的是俄奥矛盾。奥匈帝国与德国建立军事同盟之后，成为同俄国争夺巴尔干的强劲对手。它早已夺取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现在则力图控制塞尔维亚，进而把俄国势力完全逐出巴尔干，最终建立奥地利—匈牙利—斯拉夫三元帝国。当时俄国把塞尔维亚当成它在巴尔干最重要的基地，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同时它还想夺取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和喀尔巴阡乌克兰等地区。在俄奥争夺巴尔干的冲突中，奥匈帝国得到德国的大力支持。

随着上述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早在十九世纪后期就逐渐形成了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

如前所述（见第九章第一节），德奥在共同对付法俄的基础上，早在 1879 年 10 月就建立了秘密军事同盟。1881 年意大利与法国争夺突尼斯失败后，投靠德奥一方。1882 年 5 月 20 日在维也纳签约，正式组成“三国同盟”，主角是德国，奥匈是德国的附庸，意大利则是暂时的动摇的同路人。

另一方面，继俄法两国在 1892 年结成军事同盟之后，英法两个宿敌在共同对付德国挑战的基础上开始接近，1904 年 4 月签订英法协定，法国承认埃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同意法国并吞摩洛哥，同时两国还调整了在亚、非、拉美一系列殖民地的利益。英法协定的签订，又为英俄接近创造了条件。1907 年 8 月，英俄两国也签订协定。在法俄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加上英法协定和英俄协

定，标志着“三国协约”的最终形成。核心是英法，俄国是它们的打手。

无论是三国同盟或三国协约，各盟国之间既有互相勾结的一面，也有互相争夺的一面，这种情况对于各国的外交和军事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欧洲列强分裂为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是帝国主义准备世界大战的重大步骤。此后双方都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同时拼命争夺战略要地，特别是巴尔干和地中海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1908～09年发生奥匈同俄国争夺巴尔干的“波斯尼亚危机”；1911年发生德法争夺摩洛哥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发生于1905年）；1911年意大利为夺取土耳其属地的黎波里，还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紧接着，两大军事集团又利用巴尔干各国之间的重重矛盾，挑起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巴尔干成了欧洲的“火药桶”。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近。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沙皇尼古拉二世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呢？

日俄战争后的一个时期内，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在东方既遭到日本的沉重打击，在西方（主要是巴尔干和近东）又面临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挑战，加上国内革命运动高涨，陷入两头为难、内外交困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二世政府权衡利弊得失，被迫改变策略，决定在次要方向（远东、波斯、阿富汗）缓和与次要的敌人（日本、英国）之间的矛盾，而集中力量同主要的敌人德奥争夺主要的地区——巴尔干和近东。

在东方，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大举渗入中国，日美争夺中国（特别是东北）的矛盾突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采取拉拢日本、排挤美国的策略。为此，沙皇政府在签订日俄朴茨矛斯和约之后的十年间，又先后与日本签订四次密约，对日方作出某些让

步。俄国侵略中国的野心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是改变了手法，企图勾结日本共同瓜分中国。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后，沙皇政府认为有机可乘，悍然策划了外蒙"独立"。在俄国刺刀尖上建立傀儡政权；同时还收买内蒙、呼伦贝尔部分卖国的封建王公搞所谓的"独立"，借以肢解中国领土，破坏中国的统一，但由于遭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阴谋未能完全得逞。与此同时，俄国强占了中国西北唐努乌梁海地区大片领土，在新疆继续进行颠覆和武装入侵。

同样，在波斯、阿富汗地区，俄国也通过1907年英俄协定缓和了两国的关系。这个协定规定，波斯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南部（盛产石油地区）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为缓冲地带。同时俄国还明确承认阿富汗属英国势力范围。协定签字不久，俄国就伙同英国，协助波斯反动派镇压了波斯革命。此外，在侵略中国西藏问题上，英俄双方也互相勾结。这样，俄英之间长期的冲突获得暂时妥协。

尼古拉二世政府缓和了与日本和英国的关系，参加了俄、英、法"三国协约"，加之镇压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从此，它自以为免除了后顾之忧，并且有了靠山，于是又在巴尔干地区放手大干，企图堵截德国和奥匈在该地区的扩张，进而实现夺取土耳其海峡的梦想。但是，它的国力有限，盟国（特别是英国）又很不可靠，因此一再遭到可耻的失败。

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前夕，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同奥匈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于同年9月在布赫劳会晤，达成共同瓜分土耳其的秘密"口头协议"。协议的基本精神是：奥匈支持俄国军舰队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权利，俄国则同意奥匈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事实上，自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这两个地区一直为奥匈帝国"代管"，而俄国所取得的保证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要把它变成现实，还必须召开国际会议，并且必须取得英法的支

持。为此，俄国外交大臣前往西欧游说。但英国历来反对土耳其海峡单为俄国舰队开放，法国也拒绝给予俄国所需要的支持。1908年10月，正当俄国外交碰壁，舰队自由通过海峡问题毫无着落的时候，奥匈倒正式宣布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合并到奥匈帝国。这一行动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塞尔维亚的愤怒（上述两地的居民大部分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一直渴望建立包括上述两地在内的南部斯拉夫民族国家）。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对奥匈此举也大为不满。沙皇政府向奥匈提出抗议。德国则公开声明完全支持奥匈：如奥匈遭到进攻，德国将以武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被迫退却，以牺牲南部斯拉夫民族的利益，换取与奥匈妥协。俄国杜马（国会）中，有人批评伊兹沃尔斯基把俄国引入了“外交上的对马海峡”。

1912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形成了巴尔干四国同盟。但四个国家的封建君主各有打算，这就为列强插手提供了可乘之隙。沙皇俄国力图控制四国同盟，把它作为自己在巴尔干扩大势力、反对德奥、打击土耳其和夺取两海峡的工具。德奥两国则大力支持土耳其。英法既反对德奥在巴尔干的扩张，又反对俄国夺取两海峡。由于四国同盟中反对土耳其、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占优势，1912年10月，四国先后对土宣战，爆发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联军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土耳其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并进逼君士坦丁堡。1912年11月土耳其求和。这样，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巴尔干各国的胜利告终。土耳其被迫退出除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沿岸地区以外的全部欧洲领土。

但是，对土战争的胜利不但没有消除巴尔干国家间的原有分歧，而且由于分配胜利果实引起的争执，增加了新的矛盾。于是，巴尔干国家发生分化，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合反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参加了塞希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力图维护巴尔干同盟以对抗德奥，采取支

持塞、希，压保让步的作法。德奥则大力支持保加利亚对抗俄国。1913 年 6 月底，保加利亚首先向塞、希两国发动进攻，开始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这是帝国主义挑拨下的各国统治集团争夺领土的非正义战争。罗马尼亚和门的内哥罗参加塞、希一方对保作战。土耳其也乘机参加对保作战，企图捞回一些地盘。保加利亚陷于孤立，7 月底战败求和。它不仅丧失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从土耳其夺取的大部分土地，而且还让出了一部分原有的领土。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不仅加剧了巴尔干各国之间的对立，而且激化了欧洲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间的冲突。巴尔干国家又发生了新的组合：塞尔维亚和希腊向协约国靠拢，罗马尼亚也开始倾向协约国，保加利亚则投靠同盟国。这种局面，使这个欧洲“火药桶”随时可能发生爆炸。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各阶级对战争的态度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战争爆发前，正当帝国主义各种固有矛盾迅速激化的时候，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生产下降，失业增加，通货膨胀等现象，预示着一场新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即将来临，这对于各国垄断资本家是致命的威胁。与此同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危机也大大加深，不仅沙皇俄国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而且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也风起云涌，有的甚至发展成为城市武装起义。这种情况对各国统治集团是心腹大患。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早就准备着发动战争，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成了加速战争爆发的催化剂。战争因素迅速增长，任何一个偶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大战的导火线。而这个偶发事件终于出现在欧洲的“火药桶”巴尔干，这就是“萨拉热窝事件”。

经过长期的斗争，塞尔维亚成为南部斯拉夫人反对外国统治、

争取民族统一的核心力量。塞尔维亚国内要求实现南部斯拉夫民族统一的运动蓬勃高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两地的斯拉夫人，强烈要求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与塞尔维亚合并。帝国统治下的其他被压迫民族也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奥匈统治集团对此感到极大不安，总想用武力征服塞尔维亚。皇位继承人佛兰兹·斐迪南就是以仇视塞尔维亚著称并且力主征服塞尔维亚的代表人物。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在邻近塞尔维亚边境的波斯尼亚地区，举行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斐迪南亲自检阅。这一事件，激起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极大愤慨。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塞尔维亚爱国青年普林希波开枪击毙了斐迪南夫妇。

蓄谋发动大战的帝国主义者抓住这个事件大造战争歇斯底里。德皇威廉二世叫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1]敦促奥匈立即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奥匈陆军总参谋长孔拉德在事件的第二天就准备总动员。协约国方面，俄、法表示支持塞尔维亚。老奸巨猾的英国则一面私下鼓励俄国备战，一面又向德国表示要尽力防止战争。这样，德国判断英国不会立即参战，而俄、法的战争准备尚不充分，机不可失，因此最后定下了发动战争的决心。

在德奥两方面精心策划下，1914年7月23日晚6时，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奥方故意提出塞尔维亚不可能接受的十大苛刻条件，并且限定48小时内答复。接受奥匈方面的条件，等于丧失国家独立和主权。塞尔维亚紧急呼吁俄国援助。沙皇政府当天召开大臣会议，研究对策。鉴于各方面困难很多，沙皇政府再次决定牺牲塞尔维亚求得与德奥暂时妥协。7月24日，俄国外交大臣沙佐诺夫要塞尔维亚撤退部署在塞奥边境的军队，并尽可能接受奥匈方面的苛刻条件。

在俄国的出卖和压力下，塞尔维亚政府在奥匈限定的时间满

① 悉·布·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下册，第173页。

期前10分钟给予答复，被迫接受10条中的9条，仅对奥方人员入境调查审理刺杀案件一节表示保留。奥匈帝国借口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当即宣布与塞断交；7月28日中午对塞宣战，当天午夜，奥匈军炮击贝尔格莱德。

此后，形势飞速发展。7月30日，尼古拉二世宣布俄国总动员。次日，威廉二世以最后通牒形式要求俄国于12小时内撤消动员令，沙皇政府不予理会。于是德国宣布从8月1日起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同日法国宣布总动员。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从此，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全面展开。

在俄国国内，沙皇政府的战争政策受到地主资产阶级的狂热欢迎。地主资产阶级渴望通过战争获得新的土地，获得新的更大的市场和前所未闻的超额利润，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同时，它们妄想以战争的胜利制止国内的革命。因此，它们开动全部宣传机器，竭力掩盖战争的侵略实质，欺骗俄国人民，鼓吹泛斯拉夫主义和军国主义，对沙皇表示效忠，制造"沙皇与人民一致"的假象。它们竭尽所能，帮助沙皇政府夺取对德奥战争的胜利。甚至以反政府自居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也无条件地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日俄战争前夕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发动大战的问题上也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地主资产阶级政党中的多数人拥护沙皇政府与英法结盟对抗德国的方针，那么在国务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中则存在一个集团不希望同德国的关系激化。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有杜尔诺沃、谢尔盖·维特和马尔科夫第二。他们深知英德战争不可避免，也知道俄国力量薄弱，担心俄国一旦卷入战争会导致军事上的失败，随之而来的将是革命，而这是他们最害怕的前景。战前不久，杜尔诺沃曾就这个问题上书沙皇。但尼古拉二世反对这一派的意见。不仅如此，他在战争前夕还撤换了动摇的首相科科夫采夫，代之以坚决执行

沙皇路线的戈列梅金。

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跟在地主资产阶级后面跑，他们鼓吹必须保卫地主资产阶级的"祖国"，反对"普鲁士野蛮人"，并且支持"国内和平"。这样，他们就以实际行动帮助沙皇政府进行战争。①

无产阶级坚决站在反对沙皇政府的战争政策、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艰巨的斗争，无情揭露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坚决反对战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地主资产阶级。

与此同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决批判了第二国际内部赞助帝国主义战争，叛变和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也批判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谬论。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提出"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政策，② 并且为此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列宁的正确路线，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

大战前夕的俄国军队

日俄战争后，沙皇政府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竭力加强陆海军的整顿和建设，积极准备新的战争。但是，由于沙皇制度固有的腐败，经济上的贫穷落后，国内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等原因，俄国军队的建设及其他各项战备工作进展缓慢，许多计划落空。陆军有个全面改革的庞大计划，名曰"军事大纲"，直到 1914 年 7 月 7 日（大战爆发前两周）才经沙皇最后批准，但为时已晚。战争前夕，俄军情况大致如下：

统帅机构和指挥系统 鉴于日俄战争的教训，沙皇政府认为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 203 页。

② 同上书，第 208 页。

陆军部所属陆军总部既管作战又管行政，难以胜任。因此，1905 年 7 月取消了陆军总部的作战职能，模仿德国制度设立总参谋长一职，主管战略计划的制订和部队的作战指挥等工作。总参谋长直属沙皇，与陆军大臣平行（1908 年 11 月规定总参谋长属陆军大臣领导）。1906 年，俄国海军也设总参谋长一职，协助海军大臣处理舰队作战训练等事务。

经过这样的改组，陆海军作战指挥都有各自的总参谋长专司其事，但陆海两军仍然互不协调，各自为政。早在日俄战争之前，沙皇政府就想对陆海两军实行统一领导，但迄未实现。1906 年 6 月，沙皇政府建立直属沙皇的“国防委员会”，凌驾于陆军部和海军部之上，成为俄国最高的国防机构，不仅管军事，而且有权过问政府其他各部与国防有关的工作。委员会由沙皇任名誉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任主席。这个机构的成立，大大削弱了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权力，招致军方不满，讨论重大问题时往往意见分歧，加深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1908 年 8 月，沙皇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撤职，国防委员会实际上宣告解散。

1914 年 7 月 16 日（即大战爆发直前），沙皇政府批准了新的统帅条例，规定设立最高统帅一职，作为“所有地面和海上武装力量的最高首长”，直属沙皇。最高统帅不仅独揽作战指挥大权，而且对全国范围内前后方的行政管理也拥有巨大特权，有权建立或撤消部队、军区和总督管辖区，任命临时的方面军总司令和集团军司令，甚至有权同敌人缔结为期一月的停战协定。尼古拉二世重新起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担任这个职务。

最高统帅之下设大本营参谋部，参谋长为最高统帅最亲密的助手和他的意志的执行者，当最高统帅死亡、生病或离开大本营时即自动代理最高统帅。1914～15 年间，大本营参谋长由雅努什凯维奇担任。

1914 年统帅条例正式规定建立方面军，作为最高统帅部（大

本营)与集团军之间的中间环节,每个方面军下辖若干集团军。大战爆发时,俄国建立了西北、西南两个方面军(本书附图译作"战线")。

将官和军官 日俄战争比历次战争都更充分地暴露了俄军各级指挥官的无能。战后,沙皇政府采取措施试图提高将领和军官的质量,例如 1906 年 4 月成立"高等鉴定委员会",负责考核各级军官是否称职,委员会起初直属沙皇,后来隶属陆军部。1906 年 4 月至 1908 年 7 月,委员会撤消了各级军官 4,307 人,将军 337 人。但是俄军军官质量低劣的根本原因在于腐败的沙皇制度本身。提拔军官不是看有无真才实学,而是看门第出身是否高贵,与宫廷有无联系,镇压革命是否卖力。因此任何措施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甚至一提起这个问题就会招致政治上的麻烦。1909 年 3 月,陆军大臣雷迪赫尔在国家杜马秘密会议上尖锐批评俄军高级将领,指责许多将军无能。他的话竟然引起宫廷不满,以致尼古拉二世亲自出面对他说:"自从在杜马发生的那件事之后,你已经失去了在军队中的威信和我的信任",① 随即将他撤职。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在第一次大战时期虽然武将如云,但真正能打的寥寥无几。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1856～1929),算是俄军中地位最高的老将。他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父。1876 年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1877～78 年俄土战争时期,在其父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参谋部中工作。战后历任近卫骑兵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895～1905 年间任骑兵总监。1905～14 年间任近卫军司令兼彼得堡军区司令。在此期间,一度(1905～08)担任过国防委员会主席。大战第一年任俄军最高统帅。后来被宫廷政变搞下台,降为高加索俄军司令(十月革命后住在克里木,1919 年侨居西欧)。从简历看,他没有实战经验,其所以能跃升高位,主要因为在皇室中的特殊地位。唯其如此,他作为最高统帅也容易受到宫廷和沙皇

① 罗斯图诺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战线》,第 38 页。

本人的牵制，在作战指挥上表现得软弱无力。

相比之下，倒是阿列克塞·布鲁西洛夫(1853～1926)值得一提。此人1872年毕业于贵族武备学校，1872～81年在高加索服役。在此期间参加过俄土战争。1883年毕业于骑兵军官学校，随后任该校教官、校长等职。1906年起，任近卫骑兵师长。1909年起任军长。1912年任华沙军区司令助理。大战初期任集团军司令。1916年任西南方面军总司令。1917年6月一度任最高统帅(十月革命后拒绝外逃，1920年起，参加工农红军)。他在军事指挥上最大的成就，就是指挥1916年西南方面军夏季进攻战役，史称“布鲁西洛夫突破”。

兵役制度和后备力量 沙皇政府镇压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立即着手改革兵役制度，作为扩军备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到1909年前后，俄国实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存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是免役者过多，其中包括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子弟、非俄罗斯民族、家庭负担过重者以及身体条件不适合者等等，免役者高达1,400万人，占总人口的9%。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新兵的补充。二是新兵大多数不能就近服役。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国驻军分布不均衡：全国31个军，单是西部边境3个军区就集中了16个军，占部队总兵力42.5%，而莫斯科军区驻军只占总人数8%，喀山军区只占2%，更不要说东部其他军区了。部队多的军区不可能就地解决兵员补充问题，而必须千里迢迢从外地补兵。例如1907年87.5%的新兵必须远离家乡，到指定的军区服役(华沙军区接受的外地新兵占99.4%)。在当时俄国的具体条件下，这种情况既费时、费钱，又增加交通的负担，不利于战备动员。

为了改变上述情况，沙皇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于免役过多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对于部队的分布则有所调整，新建了6个军，使总数达到37个军，分布如下：欧洲地区27个军，高加索3个军，土耳其斯坦两个军，西伯利亚5个军。这样，新兵流动量就

大大减小了。

沙皇政府为了增加后备兵员的储备，还于1906年缩短陆军士兵的现役期；步兵和步行炮兵减到3年，其他兵种减到4年。同时实行超期服役制度，借以保留部分基层骨干。沙皇政府把后备役人员分为两类：第一类年纪较轻，战时可用以补充野战部队；第二类年龄较大，战时可用以补充后方机关或后备部队。此外，沙皇政府还扩大国家民团，吸收21～43岁的能够使用武器的全部男性参加。民团也分为两类：第一类必要时可用以补充野战军，第二类可执行支援任务。

为了节约平时军费，沙皇政府撤消了某些后备部队和城防军，并将其中的部分官兵储存到现役野战部队之中，战时将他们集体调出，补充新的兵员，即可迅速编组新的部队。

由于采取了上述各项措施，俄军现役和后备兵员是扩大了，但俄军士兵最根本的问题是士气低落，许多人同情革命。这一点从日俄战争以后，越来越明显。这是沙皇政府丝毫无能为力的。

编制和武器装备　第一次大战前夕，俄军仍由步兵、骑兵、炮兵3个主要兵种加上工兵组成，新出现的通信兵纳入工兵的序列。步兵约占总兵力75%。过去以师为最大战术单位，大战前夕改为以军为最大战术单位。军的编成如下：

师	步兵营	骑兵连	炮兵连	机枪	工兵连	总兵力	马	马　车
2～3	32	6	14*	64	5	48,700	13,500	3,770

* 有12个连各编8门炮，有两个连各编4门炮，火炮共计108门。

资料来源：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第101页。

师一般辖两个步兵旅（每个旅各辖两个团），加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约1.6～2.1万人不等。

俄军步兵主要武器仍是1891式莫西纳型步枪，最大射程约

1,000米。重机枪为马克沁型，最大射程为3,000米。俄军没有轻机枪。

俄军炮兵有4种主要火炮：1902式野战炮（口径76.2毫米，榴弹射程8.5公里，炮弹重6.5公斤），1909式榴弹炮（口径122毫米，射程7.7公里，炮弹重23.3公斤），1910式速射炮（口径107毫米，榴弹射程10.7～12.7公里，炮弹重16.4公斤），1910式榴弹炮（口径152毫米，射程7.7公里，炮弹重40.9公斤）。

上述各种枪支火炮的质量，与德国等西方国家军队的大体相当，因为相当大一部分是从西方进口的。主要问题是数量不足。

军火工业和武器弹药的储备，是俄军战备工作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俄国统帅部是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和俄国落后的军工生产能力来规定生产和储备的数量指标的，而且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统帅部一样立足于打短期战争，因此，所定指标大大偏低，同未来战争的实际需要量相去十万八千里。即使这些大大低估的指标中，战争爆发时许多项目也没有达到。有些指标虽然达到了并且有剩余，但也是杯水车薪，战争头几个月就消耗光了。

战争爆发时，俄国陆军武器弹药储备情况大致如下表：

武器弹药	计划数	实有数	+ －
步枪*（支）	4,210,582	4,290,350	+79,768
机枪（挺）	4,990	4,157	-833
轻炮（门）	7,821	7,650	-171
重炮（门）	264	253	-11
炮弹（发）	6,983,500	7,004,336	+20,836
子弹（亿发）	28.29	24.46	-3.83

* 指1891式莫西纳型步枪。另有36.2万余支旧式的贝尔丹型步枪，供后备部队和民团使用。

资料来源：罗斯图诺夫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战线》，第96～98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开始用于战争，主要执行侦察等辅助

性任务，后来也执行空袭和空战任务。战争爆发时，俄军拥有飞机263架，另有飞艇14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型汽车已经大量使用。战争爆发时，俄军共有汽车4,037辆。俄国没有汽车制造工业，所需车辆依靠从国外进口。

战场准备 到战争爆发时，俄国西部地区的战场准备没有完成，特别是铁路公路交通情况落后于德奥方面甚远。以铁路为例：从涅曼河口到多瑙河口一带，敌对双方通往边境的铁路线，俄国方面为13条，德奥方面达32条。俄国每昼夜可向前线开出223列火车，而德国可开出550列，奥匈可开出226列。德奥方面可在动员后13～15天内完成部队的集结，而俄国只能在动员后28天完成集结，而且仅仅是部分军队的集结。

此外，俄国西部地区后勤补给基地的配置，受战略计划变动的影响甚大，基地的调整和转移造成时间、财力、物力的浪费。直到战争爆发，扩建补给基地的计划没有完成。

军事思想 第一次大战前，俄国军事思想界普遍认识到了未来战争将是联盟战争，具有全欧洲性质，将有千百万军队参加。但在战争持续的时间问题上，则有不同看法。俄国官方军事思想，和西方国家的一样，认为未来战争将是短期的，即持续几个月，最多不超过一年，在此期间"交战双方势将精疲力竭，而不得不议和"。①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一是怕非正义战争不得人心，时间拖得愈长，人民群众的反对就愈强烈。二是战争的消耗太大，国家的经济力量难以承担。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俄国统帅部和总参军事学院的许多教授(因此有"学院派"之称)。另外也有少数人，包括总参军事学院教授古列维奇，以及米赫涅维奇将军等人，认为未来的大战可能是长期的，并相应地探索了国家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经济)对战争的影响等有关问题。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速决战思想。

① 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第178页。

这种思想对于俄军的战备和动员发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至于作战方法，俄军在总结日俄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906～14年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军事条令，其中最重要的是1912年"野战条令"和1914年"统帅条例"。这是第一次大战中俄军行动的主要依据。新的野战条令特别突出地强调进攻的作用，指出："进攻行动是达成既定目标的最好手段。只有进攻行动才可能把主动权夺到自己手中，并迫使敌人按我们的愿望行事。"① 条令要求进攻之前，必须把总预备队集中在选定的地段，并将最大多数的火炮指向预定攻击的目标。条令规定，"步兵在战斗中起主要作用；其他兵种应千方百计配合步兵实现战斗目标"。② 步兵进攻时应将运动（跃进）与火力结合起来。只有"当不能以进攻实现预定目标时，才进行防御"。③ 实施防御时，"应千方百计以火力打乱敌人，破坏其士气，然后转入进攻歼灭之"。④

尽管俄军条令接受了日俄战争的许多经验教训，规定了一些新的作战方法，但官方的作战思想仍然崇拜列耶尔所谓"永恒的"、"不变的"原则，对新条件、新思想不予重视，新的条令也来不及在全军贯彻执行。各军区各部队仍然各搞一套。这一切导致俄军的战术呆板、笨拙和混乱。这是仇恨一切新鲜事物的沙皇专制制度在军事上的反映。更荒唐的是，1912年，尼古拉二世竟然下令禁止关于"军事学说"的一切讨论，声称："军事学说就在于执行我的一切命令"。⑤

海军的重建　日俄战争中，俄国整个太平洋舰队和调到远东的波罗的海舰队遭到全军覆灭。战后，是优先恢复和发展海军，还是优先加强陆军，这个问题在俄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过激烈的争论。海军首脑当然强调优先建设海军；外交大臣伊兹伏尔斯基从帝国主义政策需要出发，也持同样观点，他说，"俄国作为大国是需

---

①②③④　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学术》，第2卷，第266～267页。

⑤　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第184页。

要舰队的，没有舰队不行”，俄国舰队不应“拘泥于某一海域或海峡的防御任务。政策指向那里，它就应在那里行动”。[1]陆军首脑则反对以海军为建军的重点，例如陆军大臣雷迪赫尔说，“俄国的命运将决定于陆上，而不决定于海上”。[2]当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也赞成优先加强陆军。沙皇本人及其亲信支持海军的观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被撤职与此有关）。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竭力重建海军，制定了若干造舰计划，但是直到大战爆发，这些计划一项也没有完成。整个战争期间，俄国海军始终是执行近海防御任务，所起作用不大。

第二节 1914年俄国战线

战争初期总的形势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并于当夜炮击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揭开了大战的序幕。8月2日，德军占领卢森堡。4日，德军主力通过比利时大举入侵法国。8月中旬，俄军分别向德奥本土发动攻势。在此期间，各主要交战国进行了空前紧张的动员，按预定的战略计划集结和展开军队，力争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一开始就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方面，德国行动得最快，俄国最慢。

各主要交战国经济军事实力对比，协约国方面占优势。如加上陆续参加协约国的其他国家，则优势更大。以1914年双方人口和兵力为例（见下页表）。

必须指出，德国虽然人口和兵力占劣势，但战备程度高。反之，英、法、俄虽然人口和兵力占优势，但战备程度不如德国。因此战争初期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德国手中。

---

①② 罗斯图诺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战线》，第32～33页。

	人口（万人）			兵力（万人）			
	总人口	殖民地人口	宗主国人口	平时常备军	动员完毕时陆军兵力	经过训练的后备人员	动员总数
协约国：							
俄	16,940	3,320	13,620	136	533.8	565	1,900
法	9,510	5,550	3,960	81.1	378.1	506.7	819.5
英	44,000	39,350	4,650	17.2	65.8	120.3	949.6
小计	70,450	48,220	22,230	234.3	977.7	1192	3,669.1
同盟国：							
德	7,720	1,230	6,490	78.8	384	490	1,325
奥匈	5,280	—	5,280	41	250	300	900
小计	13,000	1,230	11,770	119.8	634	790	2,225

资料来源：斯特罗科夫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武装力量和军事学术》，第140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遍及欧、亚、非和海上，但主战场始终在欧洲大陆，这是由帝国主义争霸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一事实所决定的。欧洲大陆上一开始就形成巴尔干战线、西线和东线，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战线。其中，西线（法国战线）是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战线。东线（俄国战线）上的军事行动总的来说受制于西线，但反过来对西线的影响也很大。东线是仅次于西线的重要战场。

各主要交战国的战略计划，都是根据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侵略和掠夺的目标制订的。尽管各有特点，但有些方面具有共同性，例如：突出强调战略进攻，轻视防御；立足于打短期战争，没有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战争轨道的总动员计划。同时，两大军事集团内部各盟国之间由于利害不同，没有统一的战略计划和统一的作战指挥；各国本身陆海军之间也缺乏密切的协同。

东线战场的主要特点。东线交战双方的计划、战略展开和兵力对比

东线战场大体上北起波罗的海，南达黑海，包括俄、德、奥三国

领土。西以维斯瓦河、但泽、托仑、波兹南、布列斯拉夫和克拉科夫诸要塞，以及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为界，东至西德维纳河、第聂伯河一带，总长度约达 1,600 公里。

东线战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战线中部俄属波兰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突出部(所谓“波兰突出部”)，插入德奥两国领土之间；突出部南北宽约 360 公里，东西长约 400 公里。俄军从波兰突出部出击，向北可进攻德国东普鲁士地区，向南可进攻奥匈帝国加里西亚地区，向西可直捣柏林。反过来，德奥也可以分别从东普鲁士和加里西亚对波兰突出部实施夹击，从而使俄国陷于困境。双方统帅部制订作战计划时都不能不优先考虑这一特点。

东线战场的地形便于大部队机动，但有几个地区除外：北部东普鲁士的马祖尔湖泊区，西部波列西耶森林沼泽地带和南部的喀尔巴阡山脉。特别是喀尔巴阡山脉，成为俄军向匈牙利平原进军的严重障碍。

从军事经济角度看，东线战场德国地区的准备(军事仓库、交通网、要塞)最为充分。东普鲁士农业发达，军队给养不成问题，既便于进行防御作战，又可以作为发动进攻的基地。

德国战略重点在西线，主要敌人是英法，但是，由于俄国与英法结盟，它无法回避同俄国的战争。考虑到英、法、俄总的实力大大超过德国，德国总参谋部最后确定的“施里芬—小毛奇计划”，规定对法俄两敌实行各个击破，先西后东。战争初期，仅以一个集团军监视俄军（德方估计俄军需要 1 个月时间才能开始军事行动），主力通过比利时，对法国腹地实施大规模的迂回，一举迫使法国投降。随后不失时机地利用发达的铁路网将部队东调，在奥匈军配合下南北夹击，歼灭俄军于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乌克兰一带。

奥匈帝国的战略计划是服从德国计划的(施里芬强调：“奥地利的命运将在塞纳河上而不是在布格河上决定”①)。德国总参谋

① 转引自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 1 卷，第 193 页。

部要求奥匈军在德军进攻法国时牵制俄国，但奥匈本身最直接的利益在于征服塞尔维亚和黑山。最后奥匈总参谋部决定两面兼顾：以4个集团军（占总兵力一半以上）对付俄国，另以两个集团军进攻塞尔维亚和黑山。鉴于罗马尼亚有加入协约国的意向，意大利也有转向协约国的可能，因此，奥匈总参谋部还保留一个集团军作为预备队，以防备罗、意两国可能采取的敌对行动。

奥匈对俄国作战的设想大体是：4个集团军分左右两路出击，左路进攻矛头指向波兰境内维斯瓦河与西布格河间，会合由东普鲁士南下的德军，歼灭俄军主力集团于波兰西部地区，切断波兰突出部。右路主要是掩护左路，并配合左路歼灭集结于普罗斯库罗夫地区的俄军。

俄国既然在政治经济上依附于英法资本，因而它对德奥的作战计划也受制于英法。俄国统帅部有“A”“Г”两个计划：如果德军主力入侵法国，则俄军按“A”计划行动（“A”是俄语奥匈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即以主力进攻奥匈；如果德军主力入侵俄国，则俄军按“Г”计划行动（“Г”是俄语德国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即以主力进攻德国。按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俄军应以较弱的奥匈为主攻方向，而不应以最强的德国为主攻方向。对奥匈的进攻如果获胜，俄军即可前出到巴尔干地区，既可以从南面威胁具有战略意义的德国工业区西里西亚，又可以控制垂涎已久的土耳其两海峡，同时还可以骗取巴尔干斯拉夫人的支持，以减轻自己的负担。因此，俄国决定采用“A”计划。

然而，英法要求俄国在动员后15天内，出动80万大军对德国发动攻势，借以吸引西线德军兵力，减轻对英法的压力。为了把英法的要求同俄国本身的利益结合起来，俄国统帅部最后决定同时以西北、西南两个方面军分别对德国和奥匈作战，而以奥匈为主攻方向。

在西北方向，俄国计划投入两个集团军（39个师），任务是夺

取东普鲁士，歼灭该地德军，消除对波兰突出部北侧的威胁，为向德国纵深进军创造有利条件。

在西南方向，俄军计划投入 4 个集团军（65 个师），任务首先是歼灭加里西亚地区的奥匈军队。

这样，俄国统帅部企图同时达成两个战略目标：北取东普鲁士，南破加里西亚。这个计划超过了自己的实力，从而埋下了未来失败的种子。

军事行动开始前，德国在东西两线都完成了军队的战略展开。在东线，德国统帅部按计划将第八集团军部署在东普鲁士。该集团军由普里特维兹将军指挥；下辖 4 个军 16 个师，20 余万人。主力集中驻止在马祖尔湖泊区以西，随时准备利用发达的铁路网，视情况迅速机动。另在西里西亚边境部署了一个预备军（即伏伊尔什军，辖两个师），准备军事行动一开始就对奥匈军进行支援。

奥匈统帅部在加里西亚地区展开了 4 个集团军：突击集团（第一、第四两集团军）部署在维斯瓦河至桑河一带。第三集团军部署在利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地区。另在克拉科夫组建了一个军（即库默尔军），负责掩护突击集团的左翼。此外还有第二集团军一部（即凯维斯集团）。到 8 月 20 日止，奥匈方面共展开了 35 个步兵师、11 个骑兵师，约 75 万人。奥匈军总司令为腓特烈公爵，实际上由参谋长孔拉德指挥。

俄国军队的集结和战略展开比原定计划大大推迟。动员后的 15 天，俄军只有 1/3 的部队作好了准备，后勤机构完全没有作好准备。

1914 年 8 月中旬，俄军主力按计划展开成两大集团，但兵力大大低于计划数。

西北方面军由日林斯基任总司令，下辖第一、第二集团军，兵力只达到 26 个师。第一集团军（又称“涅曼河集团军”）展开在涅曼河中游地区。第二集团军（又称“那累夫河集团军”）展开在那累夫

河地区。西北战线全长约 250 公里。

西南方面军由伊瓦诺夫任总司令，下辖第四、第五、第三、第八集团军，总兵力也只达到47个师。各集团军按上述顺序，自右至左，展开在从卢布林至普罗斯库罗夫的弧形战线上。战线全长 400 余公里。

整个东线，双方总的兵力对比：德奥共 64.5 个师，俄国 73 个师。值得注意的是，俄国认为是次要方向的西北战线上，俄军兵力占优势（26 个师对 16 个师），而俄国认为是主攻方向的西南战线上，俄军兵力反而略占劣势（47 个师对 48 个师）。详见下表：

军事行动开始直前东线双方兵力、火炮对比

方面军、集团军	俄国			德奥			
	步兵师	骑兵师	火炮	集团军	步兵师	骑兵师	火炮
西北方面军：				（德）第八集团军	15	1	1044
第一集团军	6.5	5.5	402				
第二集团军	11	3	702				
小计	17.5	8.5	1104		15	1	1044
西南方面军：				（德）伏伊尔什军	2	—	72
第四集团军	6.5	3.5	426	（奥）库默尔军	2.5	1	106
第五集团军	8	3	516	（奥）第一集团军	9	2	450
第三集团军	12	3	685	（奥）第四集团军	9	2	436
第八集团军	8	3	472	（奥）第三集团军	6	3	288
				（奥）凯维斯集团（属第二集团军）	9	3	448
小计	34.5	12.5	2099		37.5	11	1800
东线总计	52	21	3203		52.5	12	2844

资料来源：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 1 卷，第 254 页。

东普鲁士战役（坦能堡战役）

1914 年 8 月中旬，正当德军主力向法国边境推进时，俄国统

帅部在法国压力下，命令西北方面军发动攻势，借以配合西线法军。这次行动的企图是对马祖尔湖泊区以西的德国第八集团军实施两路向心进攻，并占领东普鲁士。部署是：第一集团军从马祖尔湖泊区以北迂回德军左翼，切断其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的联系，并尽量吸引德军的兵力。第二集团军（萨姆索诺夫指挥）则从湖泊区西南向德军后方迂回，切断德军向维斯瓦河的退路，并歼灭之。

双方实力对比，俄方兵力和火炮数量均占优势（见上页表）。俄军主要的困难是两支部队隔着马祖尔湖泊区，各自独立行动。这种情况要求两支部队主动配合，并且有高明的统一指挥，而这正是俄军所缺乏的东西。

8月17日，伦南坎普夫指挥的俄国第一集团军，率先侵入东普鲁士边境。8月19日在斯塔鲁佩仑（今聂斯切罗夫）同前去迎战的德国第一军部队接触，俄军初战告捷，歼敌近万人，德第一军退守古姆宾南（今古谢夫）。德第八集团军司令普里特维兹获悉俄国第二集团军尚未完成集结，决定以第八集团军主力对付俄国第一集团军。8月20日，双方主力在古姆宾南—戈乌达普一线展开激战。在优势俄军压力下，德军受挫，向维斯瓦河和哥尼斯堡方向退却。

这时形成了有利于俄国第一集团军转入追击的形势，但伦南坎普夫命令部队休息，坐失战机，使德军免于被歼。

8月20日，萨姆索诺夫率领的俄国第二集团军，在酷暑和缺少道路的沙土地带，经3天急行军后，仓促越入东普鲁士境内，对马祖尔湖泊区以西的德军翼侧和后方展开攻势，断其退路。俄国最高统帅部对这次行动极为重视，要求第二集团军最积极地、不间断地进攻。

事实上，当俄国第二集团军发起攻势后，德军确曾处于困境，普里特维兹一度准备放弃东普鲁士。俄国统帅部兴高彩烈，甚至考

虑把进攻东普鲁士的俄军转移到其他方向，滋长了轻敌麻痹情绪。但是，普里特维兹放弃东普鲁士的打算一提出来就遭到德国统治集团的强烈反对。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撤消了普里特维兹的指挥职务，起用退休老将兴登堡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在西线初露头角的鲁登道夫为参谋长，并从西线抽调两个军和1个骑兵师加强东线，准备主动进攻，各个歼灭俄军两个集团。

8月23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到职。在他们到职前，普里特维兹及其参谋部已经改变了放弃东普鲁士的打算。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除了德国统治集团的反对外，主要是俄军用明码发报（缺少经过训练的密码报务员），使普里特维兹摸清了俄军的情况，并相应地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① 鉴于俄国第一集团军按兵不动，第二集团军孤军深入，普里特维兹决定仅留下1个师和1个旅监视俄国第一集团军，主力全部对付第二集团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同意这个计划，只作了局部修改，并付诸执行。具体部署是：以第十二军加两个师从正面牵制俄军第二集团军中央的两个军（第十五军、第十三军），同时对该集团军两翼实施夹击。主攻（第一军加1个旅）指向乌兹达乌，首先攻歼俄军左翼第一军，然后向俄军中央两个军的后方发展进攻；助攻（第十七军、第一预备军）首先指向俄军右翼第六军，得手后也向中央两个军的翼侧和后方发展进攻。

8月26日，德军开始按计划行动。当日，俄军右翼第六军在德军压力下被迫后撤，但左翼第一军顶住了德军的进攻。次日，德国人冒充俄国第一军军长在电台上命令部队退却，第一军各部队果然执行了这个假命令。在俄军左右两翼都向后退却的同时，位于中央的第十三、第十五两个军不明情况，贸然向北推进到阿伦斯泰因一线，从而使自己的翼侧完全暴露，立即陷入德军两面夹击之中。

① 参阅《鲁登道夫回忆录》，第1卷，第59页。

8月28日，在俄国第十五军翼侧展开激战。萨姆索诺夫率集团军作战参谋人员到该方向指挥，这样一来就中断了他与西北方面军司令部和所属其他各军的联系。当晚，萨姆索诺夫下令退却。29日晨，兴登堡以3个军实施追击。

俄国西北方面军司令部对情况也不甚明瞭，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挽救第二集团军的失败，直到8月27日晚间才发报命令萨姆索诺夫退至奥尔特尔斯堡、姆拉瓦一线进行整顿，但萨姆索诺夫没有收到这个电报。与此同时，第一集团军（距第二集团军仅40～60公里）仍在休息，直到8月28日才恢复进攻，解救第二集团军，但已经来不及了。

8月29日，俄国第十三、第十五两个军加1个师，在科穆辛森林地区钻进了德军追击部队的口袋。当天夜间，萨姆索诺夫开枪自杀。接替指挥的克留耶夫下令投降。俄军仅被俘的即达9万余人，火炮损失达500门。德军损失约1～1.5万人。此役，德方根据鲁登道夫的建议称之为“坦能堡战役”（科穆辛森林以西有个村镇名叫坦能堡，1410年日耳曼骑士团曾在该地被立陶宛和波兰军队打败）。①

此后，兴登堡准备集中主力歼击俄国第一集团军。

当时整个战略形势对协约国不利：西线德军已进至马恩河；东线普鲁士方向俄军遭到惨败；加里西亚方向俄军左翼的进攻虽有很大进展，但右翼受挫。如东普鲁士德军南下，与北上奥匈军会合，则整个俄国战线有可能土崩瓦解。

俄国统帅部要求千方百计巩固西北战线，将德国第八集团军牵制在东普鲁士。8月31日，大本营指示西北方面军司令部：第一集团军无论如何要坚守马祖尔湖泊区以北地区，第二集团军残部则掩护通往那累夫河的道路。为加强西北战线，大本营将统帅部预备队3个军（第二十二军、西伯利亚第三军、土耳其斯坦第一军）

① 《鲁登道夫回忆录》，第1卷，第68页。

合编为第十集团军，准备展开在第一、第二集团军之间。

9月初，德国从西线抽调的增援部队到达东线。9月6日，兴登堡开始进攻，主攻指向俄国第一集团军左翼。9月9日，德军突破马祖尔湖泊区俄军防御薄弱的部位，对俄军形成包围态势。刚调到马祖尔湖泊区东南方向的俄国第二十二军，奉命前去增援，但军长布林金声称部队疲劳，拒绝执行命令。当天夜间，伦南坎普夫率领第一集团军开始撤退，为掩护退却，俄军发动了一次猛烈的反击，迷惑了德军，保证了第一集团军主力能够逃出包围圈。俄军50小时跑了大约88公里。总计俄国第一集团军损失约14.5万人，德军损失约1万人。

兴登堡肃清了东普鲁士残敌之后，随即进入俄国境内继续追击。9月13日，西北方面军司令部命令第一集团军退守涅曼河中游，第二集团军退守那累夫河，第十集团军退守鲍勃尔河。至此，东普鲁士战役宣告结束。

东普鲁士战役中俄军的惨败，军事上主要的原因是：从大本营、方面军司令部直到各集团军，指挥拙劣，坐失战机；各部队行动不统一，互不协同；忽视侦察，对敌情掌握不及时；用明码发报，造成严重泄密。此外，部队未完成集结就仓促发动进攻，后勤保障没有做好准备。俄军的这些弱点在以后多次战役中仍然起作用。

加里西亚战役

1914年8月14日，俄军大本营参谋长雅努什凯维奇致电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伊瓦诺夫称，法国方面要求俄国不仅以西北方面军各集团军的进攻，而且以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的进攻支援它，因此统帅部决定，不等各集团军完成集结和展开，立即对加里西亚地区的奥匈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据西南方面军掌握，奥匈军主力展开地域大约在利沃夫一带。据此方面军司令部计划以利沃夫地区为主攻方向，以位于战线中

部的第五、第三两集团军担任主攻，分别从北、东两面对利沃夫实施夹击。同时以第四、第八两集团军分别从西、南两面保障主力集团的翼侧。这样，俄军就可以对奥匈军形成一个大包围的态势。计划甚妙，但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对奥匈军主力展开地域判断错误。确实，奥匈军总参谋部原定将部队展开在利沃夫地区，可是后来决定将展开地域向西和西南方向后缩约100公里，这个重大变化俄军竟一无所知。

奥匈方面在德国催促下，也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计划以第一、第四两集团军（占总兵力2/3）担任主攻，歼灭俄国第四、第五两集团军于波兰境内卢布林、赫尔姆地区，并前出至俄国西南方面军的后方。伏伊尔什军和库默尔军沿维斯瓦河左岸进攻，从西面配合主力集团行动。第三集团军负责掩护利沃夫地区。凯维斯集团配置在利沃夫以南，准备阻击俄军可能发动的进攻。奥匈统帅部指望其主力集团北进时，东普鲁士德军会南下接应。奥匈计划也存在一个严重问题：未发现俄国战线左翼第八集团军的集结，因而削弱了利沃夫以南至加利奇一带的防御力量，授俄军以可乘之隙。

俄奥双方都力图实现自己的进攻计划，主攻都指向对方的翼侧，双方在自己主攻方向上都占有兵力优势，而双方都侦察不力，敌情不明，结果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混战，情况复杂多变，遭遇战成了主要的作战样式。

整个加里西亚战役可分为若干战役，其中最重要的是卢布林—赫尔姆战役，加利奇—利沃夫战役，哥罗多克战役。

8月18日（东普鲁士战役打响后的次日），加里西亚战役开始。首先相向投入进攻的是俄国第四集团军（10.9万人，起初由萨尔茨指挥，后由艾维尔特接替）和奥匈第一集团军（20.8万人）。8月23～25日，双方在克腊希尼克地区发生激烈的遭遇战。俄国第四集团军寡不敌众，指挥拙劣，后勤保障不力（有的步兵在接敌

之前就把子弹打光了)，进攻失利，被迫退守卢布林以南地区。

正当俄国第四集团军向卢布林退却时，俄国第五集团军(14.7万人，普列维指挥)奉命攻击奥匈第一集团军右翼，借以支援俄国第四集团军。但俄国第五集团军遭到奥匈第四集团军优势兵力(25万人)的进攻。8月26～31日，双方在托马舒夫地区发生一系列遭遇战。俄国第五集团军司令普列维为复杂的形势所迷惑，既不了解友邻部队的情况，也不了解本集团军所属各部队的情况，于8月31日下令退出战斗，后撤3昼夜的路程。9月3日，撤至克拉斯诺斯塔夫(赫尔姆西南28公里)、弗拉基米尔—沃伦一带。至此，卢布林—赫尔姆战役结束。

卢布林—赫尔姆战役展开的同时，俄国第三集团军(鲁兹斯基指挥)于8月19日向利沃夫方向推进，展开了利沃夫—加利奇战役。俄军当面是奥匈第三集团军和凯维斯部队，其兵力较薄弱。8月26日，双方在佐洛塔亚利帕河(德涅斯特河支流)地区发生遭遇战，奥匈军失利。8月28日，俄国第八集团军(13.9万人，布鲁西洛夫指挥)也投入战役，在第三集团军左侧行动。俄国两集团军共有30个步兵师和骑兵师(其中步兵师22个)，奥匈方面只有14.5个师(其中步兵师9.5个)。在优势俄军压力下，奥匈第三集团军向格尼拉亚利帕河溃退。

8月28～31日，在格尼拉亚利帕河地区发生会战。双方在长达120公里的战线上展开激战。俄军突破了奥匈军的防御，强渡格尼拉亚利帕河，向西推进。9月2日俄军占领加利奇，次日占领利沃夫。奥匈军节节退至哥罗多克城附近占领阵地。

9月3日，俄军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伊瓦诺夫，命令新编第九集团军(位于战线北翼)和第四、第五集团军转入进攻，将奥匈军赶到维斯瓦河以西；命令第三集团军进攻贝尔哥拉伊，前出至俄国第五集团军当面之敌的后方，并从北面迂回哥罗多克；同时命令第八集团军向哥罗多克奥匈军阵地进攻，保障俄军左翼。就这样展开了

哥罗多克战役。

9月6日起全线激战。9月8日，俄国第五集团军左翼的两个军(第五军、第十七军)奉命加强第三集团军右翼的进攻，前出到奥匈军的后方，严重威胁哥罗多克。与此同时，第五集团军右翼的两个军(第二十五军、第十九军)配合第四、第九集团军，将奥匈军赶过了桑河。9月13日起，俄军对退却之敌实行全线追击，持续至21日为止。

至此，俄国西南方面军部队控制了加里西亚大片地区，奥匈军退至喀尔巴阡山脉。俄军开始围攻奥匈著名要塞普热米什尔。

整个加里西亚战役持续33天，战场北起维斯瓦河，南达德涅斯特河，战线长约400公里，纵深200公里。双方共投入9个集团军(150余万人)。俄军进攻速度平均每昼夜约6公里。奥匈方面损失40余万人，俄方损失约23万人。

华沙—伊凡哥罗德战役

加里西亚战役之后，俄国统帅部面临下一步如何行动的问题。考虑俄国帝国主义本身的利益，最好是彻底消灭奥匈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入侵匈牙利。但是，按俄法协定的要求，俄军应该进攻德国，迫使其削弱西线的兵力。俄国大本营内部和前线高级将领之间，争吵不休，各执己见，定不下决心。

正当俄国统帅部举棋不定的时候，前线出现了新情况：德国统帅部为援助在加里西亚战役中遭惨败的奥匈帝国，决定对俄军发动新的攻势，矛头主要指向俄国西北、西南两条战线之间的空隙，即维斯瓦河中游地区，企图前出到俄国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这样既可支援奥匈帝国，又可掩护德国重要工业区上西里西亚。为此，决定抽出第八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加上从西线调来的增援部队，组建第九集团军，由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分别担任司令和参谋长，集结于琴希托霍瓦、克拉科夫和卡利希地区。原第八集团军司

令由舒伯特担任，受兴登堡指挥，任务是保卫东普鲁士。同时，德方还要求奥匈派出第一集团军，展开在维斯瓦河与桑河之间，配合德军行动。军事行动开始前，德国第九集团军和奥匈第一集团军共有 9 个军，其中德国 6 个军。

俄国大本营觉察了德军的调动和意图，初步决定将西南方面军的主力转移到维斯瓦河中游地区，同时抽调西北方面军部分部队加强之。大本营认为，这样部署不仅可以破坏敌人的进攻，而且可以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但在最后决定之前，还得征求两个方面军司令官的意见，结果又引起一场争吵：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伊瓦诺夫同意大本营的意见，但强调部队大调动困难很多，因此提出一系列修改建议，其中包括两条战线共同对柏林方向发动大规模攻势。西北方面军新任总司令鲁兹斯基（原西南方面军第三集团军司令）则坚决反对用他的部队配合西南方面军行动，力主西北方面军单独进行一次战役——夺取东普鲁士。大本营领导软弱无力，为了折衷各方面的意见，耽误了时间。直到 10 月 1 日才最后决定：两个方面军的总任务是从奥德河上游深入德境，而当前目标是打败沿维斯瓦河左岸进攻之敌。为此，两条战线的部队都要向维斯瓦河中游地区集结。具体说，西南方面军第四、第五、第九各集团军从桑河地区调到华沙以南直至扎维斯特一线；西北方面军第二集团军从那累夫河地区调到华沙地区，并转归西南方面军指挥，但后勤保障仍由西北方面军负责。实际上从 9 月 23 日开始，俄国各集团军即向维斯瓦河中游调动。

此时，维斯瓦河左岸的情况对俄军极为不利：德国第九集团军早在 9 月 28 日，就乘俄军改变部署之机发动攻势，向维斯瓦河中游地区迅猛推进。兴登堡判断位于俄国战线南翼的第九集团军主力很可能在伊凡哥罗德以南渡河到左岸，因此决定首先吃掉这个集团军。10 月 4～6 日，德国第九集团军猛攻维斯瓦河左岸俄国第九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但俄国第九集团军主力没有渡河，致使

兴登堡的企图未能实现。

于是，兴登堡采取了新的决定：以第九集团军主力北上，从行进间夺取华沙。为此编组3个军的突击集团，由麦根逊指挥，于10月9日以强行军向华沙方向挺进。另以次要兵力在维斯瓦河左岸（从伊凡哥罗德至散多梅希一线）积极行动，配合主力对华沙的进攻。

在维斯瓦河中游全线吃紧的形势下，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伊瓦诺夫束手无策，陷于绝望。10月12日，俄国最高统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应伊瓦诺夫的请求，亲到前线（赫尔姆）商讨对策，当即决定：当前和最主要的目标是打败沿维斯瓦河左岸进攻之敌，对其左翼实施强有力的突击。鉴于伊瓦诺夫的精神状态不适合指挥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由西北方面军总司令鲁兹斯基执行。为此，除第二集团军仍归西北方面军指挥外，还将西南方面军的第五集团军转交西北方面军指挥。西南方面军的任务只限于防守桑河、维斯瓦河和加里西亚一带的阵地，牵制德奥兵力，策应西北方面军的行动。俄军大本营对这次行动极为重视，认为“在维斯瓦河两岸将决定战局第一阶段的命运，也可能是整个战争的命运”。① 德国人根据从俄国军官尸体身上搜出的作战命令，获悉了俄军大规模进攻的计划，鲁登道夫当即认为，这项计划对德国“极端危险”。②

到10月15日前，各路俄军完成了在维斯瓦河中游右岸的集结，形成了兵力优势。德奥两个集团军共有步骑兵约30万人，1,600门炮。俄国4个集团军共有50万人，2,400门炮（不含华沙守备部队和要塞炮）。于是俄国各集团军相继渡河投入进攻。

10月20日，进攻华沙的德军在俄国第二、第五集团军压力下，开始退却。稍后，奥匈第一集团军在俄国第四、第九集团军夹

① 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第371～372页。

② 《鲁登道夫回忆录》，第1卷，第102页。

击下，也被迫向南退却。到10月27日，德奥军处境严重，俄国4个集团军向西、向南发展攻势，准备通过上西里西亚入侵德国本土。德方下令总退却。

奥匈军统帅部为保障其第一集团军顺利撤退，对桑河地区的俄国第三集团军实施佯攻。俄国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伊瓦诺夫为这个情况所迷惑，要求将第九、第四集团军转调到加里西亚奥匈军的翼侧，借以支援第三集团军。俄国大本营对此表示同意。这样一来，由于两个集团军掉头南下，第二、第五集团军的正面过宽，兵力不足，不得不停止对德军的追击。结果，不是西南方面军配合西北方面军的行动，倒是西北方面军不得不服从西南方面军的行动；原定深入德国本土的计划，变成了入侵奥匈帝国，从而使德军获得喘息的机会。到11月8日，俄军追击至瓦尔塔河、麦霍夫、杜那耶茨河、喀尔巴阡山一线。

华沙—伊凡哥罗德战役持续40天，战线长约300公里。由于俄军各级司令部的指挥失当，加上各集团军投入进攻的时间先后不一，互不协同，后勤保障不力，致使德奥军免于被歼。

罗兹战役

华沙—伊凡哥罗德战役后期，俄国大本营冲昏头脑，立即回到原来的计划，决定乘胜打进德国腹地，入侵西里西亚和波兹南工业区。这主要是为了满足西方盟国的要求，企图迫使德国加强东线，削弱西线。

俄国的进攻计划规定投入4个集团军：西北方面军第二、第五集团军和西南方面军第四、第九集团军，由西北方面军总司令鲁兹斯基统一指挥。总的进攻正面约250公里。任务区分：第五、第四集团军进攻琴希托霍瓦地区的德军主力集团（大本营认为该部敌军对俄军威胁最大）第二集团军向卡利希方向进攻，第九集团军

配合第四、第五集团军行动。此外，要求第十、第一集团军在东普鲁士境内积极行动，从北面策应；第三、第八集团军向喀尔巴阡山地区进攻，从南面策应。第十一集团军围困奥匈要塞普热米什尔。战役发起时间预定为 11 月 14 日。

俄军这次大规模进攻的准备极不充分，部队按编制缺员达 50%，火炮大量削减，有些士兵没有步枪，粮食弹药奇缺，甚至军服也不足。渡河器材很少。德军退却时破坏的道路的修复工作进展缓慢。更糟糕的是用明码发报，使德方对俄军的动向了如指掌。德国新任总参谋长法尔根汉说：从大战爆发直到 1915 年，由于截获了俄军的电报，德方“准确地掌握了东线敌人每周、有时甚至是每天的行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东线的战事同西线相比，对我们具有完全不同的，简单得多的特性”。①

早在 11 月 1 日，德军统帅部就获悉俄军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情报。为了夺取战略主动权，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两人分别被任命为东线德军总司令和参谋长）决定对维斯瓦河左岸的俄军发动突然进攻，借以打破俄国的战略计划，防止俄军入侵德国腹地。具体部署是采取正面牵制与翼侧迂回相结合的打法：麦根逊指挥的第九集团军沿托仑、库特诺方向实施大纵深的进攻，也就是说把打击矛头指向俄军主力集团的右翼，首先围歼俄国第二集团军于罗兹地区。与此同时，在琴希托霍瓦地区留下少量德军（伏伊尔什集团 4 个师）在奥匈军配合下从正面牵制和迷惑俄军。

为了保证战役的突然性，德国第九集团军十分隐蔽地从卡利希、琴希托霍瓦地区沿铁路线北上托仑（行程约 300 公里），11 月 10 日前集结完毕，并得到西线部队和第八集团军部队的加强，11 日（即俄军发起进攻前 3 天）先敌发动攻势。

罗兹战役双方实力对比如下：德军步骑兵 27.9 万人，火炮 1,440 门、机枪 700 挺。俄军第一、第二、第五集团军共有步骑兵

① 法尔根汉：《1914～16 年的统帅部及其重大决定》，第 31 页。

36.7 万人，火炮 1,305 门、机枪 740 挺。俄军火炮略占劣势，兵力占优势。

德军发动攻势的当天，其先头部队与俄国第二集团军所属西伯利亚第五军（位于弗洛茨拉夫斯克）的警戒部队接触，12 日双方激战竟日。西伯利亚第五军为逃脱优势德军的包围，后撤约一天半的路程。这时，俄国大本营已经觉察到德军的调动，并对原定的进攻计划作了修改，指出俄军新的行动目标是阻止德军已经开始的调动。但是，前线司令官鲁兹斯基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而原计划是以德军主力集结于琴希托霍瓦为根据制订的，由此铸成大错。

11 月 14 日，德国第九集团军继续向东南发展攻势。俄德两军在库特诺地区展开一系列战斗，史称“库特诺会战”。德军的主攻指向在俄国第二集团军右翼担负掩护的第二军。至此，德军的企图已昭然若揭，但鲁兹斯基全不理会，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他向大本营报告说：各集团军“定于 11 月 1 日（公历 14 日——编者）开始进攻，不予推迟”。①

俄军向西进攻的同时，德军继续向俄国第二集团军右翼和后方迂回。到 11 月 16 日，鲁兹斯基终于感到局势的严重，他突然命令第二、第五集团军停止西进，正面向北，预定于 11 月 18 日对德国第九集团军右翼实施反突击。这道命令给部队造成了巨大困难，特别是后勤补给工作陷入一片混乱。由于部队来不及到达指定的集结和展开位置，11 月 18 日开始北进的计划告吹。

在此期间，德军迂回部队继续挺进。从 11 月 16 日晨开始，全线展开激战。俄国第二、第五集团军与西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电报联系被切断。到 11月 21日，德军完成了对俄国第二集团军的包围。

被围的俄军拼死抵抗，不断实施反突击。11 月 21 日，统一指挥俄国第二、第五两集团军的普列维命令第五集团军原地坚守，第二集团军在洛维奇部队（负责掩护华沙的一支独立部队）配合下，

① 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 1 卷，第 378 页。

对谢非率领的德军迂回部队实施反包围。这一行动使德军陷入了困境。当晚，谢非接到撤退的命令，并立即部署突围。11月24日，德军突围成功。

至此，交战双方都无力继续进攻。12月间，俄军撤到布祖拉河、拉夫卡河、尼达河一线，转入防御。

罗兹战役，德军未能实现围歼俄军的计划，而俄军深入德国腹地的计划也一开始就被打乱。重要原因之一，是前线司令官鲁兹斯基在情况根本改变以后，仍盲目坚持执行过时的进攻计划。

土耳其的参战和高加索战场的军事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土耳其是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争取的对象。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土耳其，经济上对英法的依赖性较大(在帝国各银行的资本中，英法资本合占65.8%；在土耳其所欠外债中，英法合占85%)，在军事上则主要受德国的控制。这种情况决定了土耳其在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政府决定倒向德国，1914年8月2日德土秘密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其所以如此，原因甚多，其中以陆军大臣恩维尔帕沙为首的亲德集团掌握实权，是重要的国内因素；土耳其与宿敌沙皇俄国的尖锐矛盾，则是重要的国际条件。

沙皇俄国无时无刻不想吞并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打通两海峡。但它在全力以赴地对德奥两大强敌作战的同时，十分害怕在南线开辟新的战场，因此大战爆发时，它在南线被迫采取守势，等待时机。土耳其则企图乘俄国陷于对德奥作战的机会，从俄国手中夺回克里木和高加索。

1914年10月底，德土舰队进入黑海活动，击沉俄国舰艇“顿涅茨号”，炮击塞瓦斯托波尔等港口。于是俄、英、法相继对土宣战，土耳其也于11月12日宣布对俄、英、法进行“圣战”。由于土耳其的参战，在近东开辟了高加索、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叙利亚

等新战场。

按俄国总参谋部的估计，土耳其战时一线兵力可达75万人，总兵力可达130万人。土军编为4个集团军，分别部署在近东各个战场。

在高加索战场上，互相对垒的是俄国高加索集团军和土耳其第三集团军。

俄国高加索集团军由高加索总督伏龙佐夫—达什科夫指挥，辖两个军和若干独立部队，17万余人，野战炮350门，部署在从黑海到乌尔米亚湖长达720公里的战线上。由于战区地形条件的限制（多山、交通落后），全军基本上划为4个集团，主力集团（两个军）配置在萨勒卡默什和卡斯地区。

土耳其第三集团军由哈桑—伊塞特帕沙指挥，辖3个军和若干其他部队，10万余人，火炮244门。

高加索战场对当时的俄国来说是次要战场，该地俄军力量薄弱，战略企图也不大。高加索集团军的任务主要是维护巴库—弗拉基高加索铁路和梯弗里斯—弗拉基高加索公路的畅通，保卫重要的工业区巴库，防止土军进入高加索。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俄军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决定主动入侵土耳其领土亚美尼亚西部，主攻指向埃尔祖鲁姆，占领该地就打开了通往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半岛）的捷径；同时这个方向交通情况较好，便于部队机动。

土耳其的作战计划是在德国影响下制订的，总的目标是把俄军牵制在高加索，防止其增援东欧战场，同时夺取盛产石油、煤炭等战略物资的高加索地区，发动突厥—鞑靼民族举行反俄起义。第三集团军的当前任务，是歼灭俄军主力集团于萨勒卡默什地区，视情况占领阿尔达汉和巴统。如俄军发动攻势，则阻止其深入土境；如俄军主力侵入埃尔祖鲁姆方向，则在埃尔祖鲁姆以东地区包围之。

11月1日深夜，俄国高加索集团军首先侵入土耳其边境，抢

占军事要地，在埃尔祖鲁姆方向与土军发生多次遭遇战。11月11日，土军向萨勒卡默什发动攻势，迂回俄军主力集团的右翼，迫使俄军退却。11月19日，俄军迫使土军转入防御。至此，双方主力在萨勒卡默什以西地区互相对峙。

在高加索其他方向，如卡格兹曼、埃里温、阿塞拜疆和巴统等地，也先后展开了军事行动，但俄土双方斗争的重点仍在萨勒卡默什地区。

12月22日起，土第三集团军对萨勒卡默什方向发动了新的进攻，企图歼灭俄军主力集团。这次战役由土陆军大臣恩维尔帕沙亲自指挥(此人经过德国军事学院的培养，其参谋长和助手都是德国军官)。部署是：第十一军从正面牵制；第九军、第十军迂回俄军右翼，占领萨勒卡默什，切断俄军退路，聚而歼之。

当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没有道路可循，时有暴风雪。萨勒卡默什俄军司令贝尔赫曼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土军会发动进攻，因此疏于戒备。

到12月25日，土军迂回部队克服了巨大困难，付出了沉重代价，终于前出至萨勒卡默什，控制了俄军主力集团的后方，使俄军陷于严重困境。

萨勒卡默什地位很重要，从这里有铁路通梯弗里斯，并且储存有大批作战物资，这个要地一旦落入敌手，将对高加索集团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里原来只有少数部队看守仓库和铁路设施，防御力量薄弱。因此，俄方紧急增援，调整部署。鉴于正面牵制的土军攻击不力，俄军从正面抽调部队加强翼侧。土军迂回部队连日猛攻不克，伤亡很大，1915年1月2日奉命撤退。

1915年1月3日，萨勒卡默什地区俄军转入反攻，1月4日包围土第九军，生俘其军长师长。但俄军也疲于奔命，饥寒交迫，奉命退守原来阵地。

这次战役，土第三集团军损失约9万人，其中冻死者即达3万

人。俄国高加索集团军也损失 2.6 万人，其中冻死者约 6,000 人。

萨勒卡默什战役，俄军以强凌弱，取得了胜利，迫使土方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抽调部队加强高加索方向，因而客观上配合了近东其他战线上协约国的军事行动。但俄国的胜利也引起它的盟邦英国的警惕。此后不久，英国为防止俄国夺占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两海峡，发动了达达尼尔战役。

俄国海军的行动

第一次大战时期，俄国舰队主要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行动。战争爆发时，俄国海军庞大的扩军计划刚刚上马，对战争的进程影响不大。俄德舰队总的实力对比，俄方占劣势，因此俄国海军的战略方针是进行防御作战。

波罗的海是俄国最主要的海上战场。在这个海域，俄国拥有大小作战舰艇 57 艘。俄国统帅部最担心的是德军占领首都彼得格勒(原名彼得堡，因"堡"是德文词尾，大战爆发后改称彼得格勒)，因此，除了以第六集团军掩护彼得格勒和芬兰湾之外，还规定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德军登陆，并将波罗的海舰队交给第六集团军司令指挥。鉴于日俄战争初期日军突袭旅顺口的教训，波罗的海舰队放弃了最远的基地利保，主力龟缩在芬兰湾内。

德国海军以英国海军为主要对手，把波罗的海当作次要方向。因此，在这个海域，德国只投入 7 艘巡洋舰以及若干小型舰艇，主要任务也是防御，但不排除战术性的进攻行动。

当俄国看出德国舰队在波罗的海无意发动大规模进攻时，胆子开始壮起来，采取了某些积极行动，如巡逻、布雷等，并将活动范围从芬兰湾扩展到波罗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重点是破坏德国同瑞典各港口之间的海上交通(德国对瑞典战略物资的依赖性很大，仅矿石每年即进口约 600 万吨)。俄国舰队主要的作战行动是布

雷：一种是防御性布雷（在己方沿海），一种是进攻性布雷（在敌方沿海）。早在1914年7月31日（即大战爆发前两天）波罗的海舰队就开始布雷。到1914年底，俄国在波罗的海共计布雷5,224枚（防御性布雷3,626枚，进攻性布雷1,598枚），为德国在波罗的海布雷总数（1,092枚）的3倍以上。

在黑海地区，俄国舰队的作战对象是土耳其。黑海舰队拥有各型舰艇39艘（土耳其主要作战舰艇20余艘）。长远的战略目标是控制土耳其两海峡，打通进入地中海之路。战争初期舰队和平麻痹思想严重，行动消极，及至遭到德土舰队突然袭击之后，才开始采取措施加强沿海防御，并配合高加索集团军的行动，破坏土耳其海上交通线（由于铁路公路落后，土耳其对海上交通依赖性较大），同时封锁土舰队于博斯普鲁斯海峡。1914年俄国舰队共6次出动破坏黑海南沿土耳其交通线，主要手段也是布雷。但是，由于防御性布雷消耗了大量水雷，加之在敌区设置的布雷场没有舰队保护，很容易被对方扫除，因此布雷效果不大。

第三节 1915年俄国战线

1915年总的形势和战争重心的东移

1914年的战争进程表明，各主要交战国战前制订的速决战的计划都遭到了破产。特别是德国一举灭亡法国的“施里芬—小毛奇计划”招致完全的失败，德国不得不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西线的军事行动已经从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发展成为深沟高垒的阵地战；东线的军事行动也正在向阵地战转变。战争旷日持久和规模继续扩大，已成为必然趋势。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战，给交战双方的统治集团带来了一系列崭新的问题，迫使它们重新考虑自己的战争计划，并且采取紧急措施，夺取战争的胜利。

首先，两大军事集团拼命地互挖墙脚，争取新的盟国，借以扩大己方的战争潜力。继1914年后期土耳其参加同盟国和日本参加协约国之后，1915年初两大集团为争取意大利和巴尔干诸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战。斗争的结果，意大利参加了协约国（1915年5月），保加利亚倒向了同盟国（1915年9月），罗、希暂时保持中立。

各国统治集团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障千百万军队在长期激烈的战争中所需的大批作战物资。战争的实践彻底推翻了各国统帅部战前对武器弹药消耗量的估计。平时的储备很快就打光了，而原有的军工生产能力远远赶不上需要，因此很快就出现了武器装备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沙皇俄国最为突出。例如原计划每门76毫米火炮1年的炮弹储备为1,000发，而事实证明只够打16天。战前俄国步枪的储备，两三个月就消耗净尽，以致新兵中半数没有步枪，1个军几千人赤手空拳等着从战死者手中接管武器。1915年初，俄国规定每月必须生产20万支步枪，2,000挺机枪，400门火炮，2亿发子弹和150万发炮弹，但实际月产只达到3～3.2万支步枪，216挺机枪，115～120门火炮，5,000万发子弹和40.3万发炮弹，这就是说只达到规定数的15～30%。

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各主要交战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战争轨道，实行总动员。德国早在1914年8月就开始这一过程，法国于9月开始，英国于10月开始。到1915年初，这些国家军工生产大幅度上升，同年中期同战争爆发时相比，许多主要项目的产量增长10倍甚至数十倍，并且开始研制新式兵器，如轰炸机、坦克（英）和毒气（德）。

俄国最落后，直到1915年才开始把民用工业转为军事工业，并新建了一些兵工厂。但是产量增长很慢。1915年8月同战争爆发时比较，步枪、机枪、火炮和弹药的产量只增长1～1.5倍，子弹只增长50%。俄国本身的军工生产远不能满足需要，就把希望

寄托在盟国的援助上。但是，英法都首先关心自己的需要，对于俄国的订货则一再拖延。1915年俄国进口的步枪只有26万支，子弹1.5亿发（只相当于步枪和子弹订货总额的8%），炮弹119万发（只相当于炮弹订货总额的13%），火炮397门（在火炮订货总额中的比重微不足道）。俄国向国外订购的大批武器预计要到1916～17年才能拿到手。

经过1914年的历次战役，各国原有的老兵、士官和军官大部分打光了，不得不动员全国的人力补充军队，组建新的部队。1915年初，两大军事集团各主要国家拥有的陆军师数量大致如下：

协约国	师数	同盟国	师数
英国	22	德国	118
法国	83	奥匈	54
俄国	108	土耳其	38
比利时	6		
塞尔维亚	12		
共计	231	共计	210

资料来源：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第13页。

帝国主义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劳动人民肩负着战争的沉重负担，资产阶级大发战争财。随着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各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加强了政治上的反动统治。各国内部阶级斗争不断激化，反战情绪日益抬头。在这方面，俄国很突出。1915年初，俄国士兵和奥匈士兵曾举行过火线联欢，共同表示对非正义战争的抗议。后方罢工斗争也此起彼伏。从战争爆发到1915年6月，俄国罢工事件和罢工人数增长了3倍以上。

总的说来，到1915年初，两大军事集团仍然是势均力敌，战争潜力正在不断动员起来，双方都在积极准备新的战役。时间对协约国有利，但战略主动权暂时仍掌握在德国手中。

在这种背景下，英法方面依仗自己占优势的军事经济潜力，企

图逐步把德国拖垮，因此，总的方针是进行战略防御：在西线只发动局部的进攻；在近东主要是防止土耳其军队打入英法的殖民地；在巴尔干则准备实施登陆作战，占领黑海海峡和君士坦丁堡（但这个行动的真实目的是防止俄国进入地中海）；在海上，继续利用强大的舰队对德国实行封锁。英法在西线采取战略防御的同时，要求俄国在东线发动进攻，借以吸引德军兵力，保证英法有充分的时间继续动员其军事经济潜力。

德奥集团深知自己的人力物力远不如协约国雄厚，战争越是延长就越不利，因此千方百计争取迅速胜利结束战争。但德国统治集团内部对于主攻究竟指向西线还是指向东线，发生了尖锐的分歧。

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为代表的一派，坚决主张集中力量打垮俄国。积极支持这一派主张的有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以及奥匈军总参谋长孔拉德。这些人认为俄国一旦退出战争，就可以迫使英法让步。其主要论据是：西线是强敌，又有坚固的阵地防御，不易攻破；东线的俄国是协约国集团的薄弱环节，战线长，兵力不足，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只有打垮俄国，才能消除其对东普鲁士的威胁，稳定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同时还可能吸引动摇不定的巴尔干国家参加同盟国。此外，德国还可望利用俄国西部地区的人力物力弥补自己的不足。这些人的口号是“战争必须在东线打赢”。①

德军总参谋长法尔根汉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即使把俄国打垮了，西方国家也不会屈服，在西线仍然必须进行决战。鉴于拿破仑征俄失败的教训，他反对把德国同英国作战所迫切需要的后备兵力投入俄国战场的无底洞。

争论的结果，东线派占了上风，决定的因素之一是防止奥匈帝国的崩溃。法尔根汉“怀着沉重的心情”同意把后备兵力投入东

① 法尔根汉：《1914～16年的统帅部及其重大决定》，第53～58页。

线。[1] 这个决策，使1915年战争的重心从西线转到东线。按1915年1月底批准的计划，德奥方面决定在西线进行积极防御的同时，对东线俄军实施大规模的钳形攻势：德军从北面(东普鲁士)向奥索夫策、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方向进攻；奥匈军从西南面(喀尔巴阡地区)向普热米什尔、利沃夫方向进攻。钳形攻势的最后目标是围歼俄军于"波兰口袋"，迫使俄国退出战争，然后即可将东线的100个师转用到西线。与此同时，德国还决定在海上无限制地开展潜艇战，借以打破英国海军的封锁，并切断英法海上交通线。

俄国统帅部在制订1915年作战计划时，关于主攻是指向西部(德国)还是指向西南(奥匈)这一场争吵，又重新爆发。大本营在英法统帅部影响下抛出的初步计划，规定在西南方向进行防御，在西北方向则首先对东普鲁士发动进攻，以后通过东普鲁士向柏林进军。西北方面军总司令鲁兹斯基对此表示拥护。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伊瓦诺夫及其参谋长阿列克塞耶夫则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从俄国本身的利益出发应首先打垮奥匈，然后集中全力对付德国。他们指出，"到柏林之路是经过维也纳的"。[2] 这场争论既反映了俄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反映了英法与俄国统治集团利害的冲突。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为首的俄国大本营软弱无力，在两种主张之间举棋不定，最后照例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决定在西北、西南两条战线同时发动进攻，而俄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满足两线进攻的需要，加之德国把俄国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这就预先决定了1915年俄军的惨败。

东普鲁士和喀尔巴阡冬季战役

1915年初，俄国西北、西南两个方面军准备分别对德国和奥匈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大本营总的设想同1914年差不多，没有制

① 法尔根汉：《1914～16年的统帅部及其重大决定》，第53～58页。

② 斯特罗科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武装力量和军事学术》，第283页。

订两条战线统一的、具体的行动计划。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造成两个方面军互不配合，各自为战（两个方面军的作战计划也互相保密，西南方面军还对大本营保密）。兵力的分配也是大体上平均的：两个方面军共展开 103.5 个步兵师，其中德国方向 52.5 个，奥匈方向 46.5 个，另外统帅部预备队 4.5 个，看不出哪个方面军是主攻，哪个方面军是助攻。

东普鲁士冬季战役 俄国西北方面军进攻的当前目标是东普鲁士。预定以战线右翼的两个集团军（第十集团军和新编第十二集团军）投入进攻；左翼 3 个集团军（第一、第二、第五）则坚守维斯瓦河西岸阵地，一俟兵员得到补充，也准备参加总攻。

西维尔斯指挥的第十集团军是主要突击力量。这个集团军位于涅曼河以南沿马祖尔湖泊区一线，下辖 4 个军和几支独立部队。全军展开在约 170 公里的战线上，没有预备队，也没有机动余地。左翼与新编第十二集团军毗邻，但右翼缺乏坚强的掩护。

俄国的进攻定于 1915 年 2 月 23 日开始。

同样，德奥军也正在准备对整个俄国战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东普鲁士地区，兴登堡获得 4 个军的增援部队，其中 3 个军编为第十集团军（艾赫霍恩指挥），配置在提尔西特至因斯特尔堡一线。另一个军则加强第八集团军（贝洛夫指挥），配置在第十集团军以南地区。另在索尔达乌地区组建加尔维兹部队，负责保障第十、第八两集团军的后方，防止俄军可能从南面发动的进攻。

兴登堡获悉了俄军准备进攻的情报，决定先发制人，争取主动。基本打法仍然是正面牵制与翼侧迂回相结合。不仅在战略上（在整个东线）采取这种部署，而且在战役和许多战斗上也是采取这种部署。在当前的东普鲁士战役中，兴登堡的具体部署是：以德国第十集团军对俄国第十集团军右翼实施大纵深的迂回，哥尼斯堡后备师和第八集团军左翼部队从正面牵制敌人，第八集团军右翼则迂回俄国第十集团军左翼。德军两翼迂回部队，预定在奥古

斯托夫森林地带会师，完成合围。德军总兵力为8.5个军，约25万人。

为了隐蔽战役企图，兴登堡在维斯瓦河左岸地区有计划地实施一系列佯动，造成威胁华沙的假象，借以掩护第十集团军在东普鲁士的集结和展开。俄国西北方面军总司令鲁兹斯基果然被德军的佯动所迷惑，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他对东普鲁士境内德军的异常活动有所察觉，但没有发现德国第十集团军的集结和展开。

2月7日、8日，德军正面牵制部队和两翼突击集团先后开始行动。俄国第十集团军右翼第三军，在德国第十集团军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后撤。直到这时，西维尔斯还把德国第十集团军的行动当作“佯动”。德军乘胜直插俄军主力集团的后方，切断其向东的退路。这时，尽管俄军左翼西伯利亚第三军将德国第八集团军突击集团阻止在里克一拉伊哥罗德一线，但是西维尔斯担心陷入敌人的包围圈，下令全线退却。在退却过程中，俄国第二十军又遭到德国第十集团军的正面进攻和翼侧迂回，2月15日在奥古斯托夫森林地带被德军紧紧包围，经一周苦战，除两个团突围得逞外，其余全军覆没。

这一仗，俄国史称“奥古斯托夫战役”或“东普鲁士冬季战役”，德国史称“马祖尔湖战役”。俄国第十集团军遭此沉重打击，被迫退守涅曼河(中游)以东。

在奥古斯托夫战役的同时，俄国新编第十二集团军，和原在维斯瓦河左岸的第一集团军，正在向鲍布尔河下游和那累夫河一线集结和展开，准备参加对东普鲁士的进攻。这两个集团军一共有8个军，当面德军为加尔维兹集团(3个军、1个师)和第八集团军的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

兴登堡掌握了俄军的进攻计划，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为加尔维兹规定的任务，是尽力牵制俄国第十二集团军可能发动的进攻，借以保障在马祖尔湖泊区行动的德军翼侧和后方。2月下半

月，加尔维兹集团趁俄国第一、第十二集团军尚未完成进攻准备，同时利用德军在奥古斯托夫战役中的胜利，展开了积极的行动，企图从东面威胁华沙。2月24日占领华沙以北的要地普夏斯尼希（因此有“普夏斯尼希战役”之名）。

3月2日，俄国第一、第十二集团军和遭受沉重打击的第十集团军，终于发动了对东普鲁士的全面进攻（比原定进攻日期推迟1周）。双方展开激战。3月下半月，德军在普夏斯尼希受挫之后，开始向东普鲁士东部边境退却，依托预设阵地转入防御。俄国各集团军多次企图突破德军防线，均被阻，无力发展进攻。大本营命令西北方面军停止进攻，补充和休整部队。3月底，俄军在涅曼河中游、鲍布尔河、那累夫河一线以及在维斯瓦河左岸转入防御。鲁兹斯基随即称病辞职，其职务由原西南方面军参谋长阿列克塞耶夫接替。

上述西北方面军两次战役总的结果是：德军从北面包围俄军右翼的计划只获得局部的成功，俄军夺取普鲁士的计划则完全破产。

喀尔巴阡冬季战役　1915年初，俄国西南方面军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战役发起前（1月初），战线左翼各集团军展开在喀尔巴阡山脉一线，同奥匈军争夺通往匈牙利平原的道路。早在俄国大本营制订1915年东线总的计划之前，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就背着大本营，着手制订迅速突破喀尔巴阡山脉的战役计划，这一任务准备交由布鲁西洛夫指挥的第八集团军执行。该集团军预定集结于杜克拉、巴里格勒一线，向胡门涅方向进攻，为俄国各集团军打开通往匈牙利平原的大门。右翼由第三集团军左翼部队掩护。

与此同时，德奥方面如同在东普鲁士一样，在喀尔巴阡山地区也积极准备先敌进攻，争取主动权。南北两个战场的配合也比较密切，基本上形成了对整个俄国战线两翼夹击的态势。奥匈统帅部从塞尔维亚前线和维斯瓦河左岸第二集团军抽调了部队加强喀尔

巴阡山方向。德国方面派来增援奥匈军的部队，1月份约达5万人（4月份增至9万人），德奥部队合组“南方集团军”。1月初开始，各部队陆续进入出发位置，1月19日完成集结和展开。主力集团配置在从萨姆博尔至罗马尼亚边境一带，总计7.5个军。当面俄国只有两个军（第七、第三十），德奥兵力占压倒优势。

1月23日起，德奥军全线进攻：一路由乌日哥罗德向萨姆博尔突击；另一路从蒙卡奇向斯特雷突击。从此，双方在山地和严冬条件下浴血苦战。德奥军坚持迂回俄国第八集团军的左翼，并解普热米什尔之围。俄军则拚死抵抗，并时而对德奥军敏感部位实施短促突击。在德军压力下，俄国第八集团军左翼部队，被迫从喀尔巴阡山地带向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方向退却。整个西南战线情况恶化。方面军司令部采取紧急措施扭转局势。2月底，将新编第九集团军（抽调战线右翼部队组成）展开在战线左翼，仍未能根本扭转局势。

3月22日，加里西亚地区奥匈著名要塞普热米什尔在俄国第十一集团军长期围困下陷落，损失守军12万人，火炮900门。这对奥匈帝国是沉重的打击。至此，俄国西南战线的形势才有所好转。

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司令部令第八集团军继续进攻，歼灭在第九集团军当面行动的德奥军，并前出到匈牙利平原；令第三集团军积极配合第八集团军行动。原来负责围攻普热米什尔要塞的第十一集团军各部队，则分别补充和加强第八、第三两集团军。但是俄军由于在前一段作战中消耗很大，弹药严重不足，德奥军顽强抗击，因此重新发动的攻势进展很慢，两周只前进20公里。4月10日，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伊瓦诺夫命令所属部队停止进攻，就地转入防御。

喀尔巴阡战役结果，德奥军迂回俄军左翼的计划，如同在东普鲁士迂回俄军右翼的计划一样没有实现；俄军入侵匈牙利平原的

企图也如同入侵德国腹地一样落空，但夺取了战略要地普热米什尔，控制了喀尔巴阡山的隘口，造成了对匈牙利平原的威胁。

果尔利策战役

喀尔巴阡冬季战役结束时，双方的态势对奥匈帝国不利，奥匈军队的情况也日益恶化，特别是捷克人和南部斯拉夫人组成的部队士气低落。国际上，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日益倾向协约国，对奥匈威胁甚大。土耳其处境也很困难。这一切迫使奥匈统帅部要求德国从西线抽调更多的部队加强东线。

德国统帅部根据原定加强东线的方针，同意奥匈方面的要求。当时西线战局平静，允许德国抽出部分兵力。但总结前一段对俄作战的经验教训，德方认为必须改变打法。总参谋长法尔根汉力主放弃翼侧迂回，而选择俄军战线的一个决定性的地段实施正面突破。德军在西线运用这种新的进攻样式，已取得初步经验，但在东线还是第一次。比较各种方案之后，决定以俄军战线中段，即维斯瓦河上游与贝斯基德山麓（塔尔努夫至果尔利策）之间的地区为主要突破方向。这样，东线战局的重心转到加里西亚。

德奥统帅部认为，这一决策如获成功，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可以消除俄军入侵匈牙利平原的威胁，稳定奥匈军队，改善奥匈帝国的处境；可以对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施加压力，推迟其参加协约国的时间，同时对土耳其也是有力的支援。突破口的地形也是很有利的：北面的维斯瓦河谷和南面的贝斯基德山限制了俄军的机动，保证了突击集团两翼的安全。在预定的行动地带只有两个天然障碍：维斯洛卡河和桑河，但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此外，上次喀尔巴阡战役期间，俄方把大量兵力集中到了喀尔巴阡山地区，从而降低了加里西亚西部兵力的密度（杜纳耶茨河一带原有两个集团军，后来只剩下两个军，且不满员），使每个师的正面宽达 10 公里以上。最后，在这个方向上推进，可以前出到喀尔巴阡地区俄国各

集团军的后方交通线上，造成包围俄国西南方面军左翼的威胁。

德国统帅部预定以麦根逊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担任主攻，从法国战区抽调的若干精锐部队（第十军和第四十一近卫后备军），加上奥匈第六军，都纳入第十一集团军序列。此外，奥匈第四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部分部队（左翼）分别掩护德国第十一集团军的左右两翼，第二集团军、南方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的另一部分部队（右翼）则对当面俄军实施正面牵制，在有利条件下也准备投入进攻。

在预定的进攻方向防守的是俄国第三集团军（辖7个军、5又¾个骑兵师，由拉德科—德米特里耶夫指挥）。

整个战役双方兵力火力对比（俄国第三集团军同德奥第三、第四、第十一集团军对比），德奥军占优势，详见下表：

国家	师数		步骑兵	火炮		机枪	迫击炮
	步兵	骑兵	人数	轻炮	重炮		
俄国	18.5	6	219,000	675	4	600	—
德、奥	31.5	3	357,400	1,272	334	660	96

资料来源：罗斯图诺夫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战线》，第236页。

在35公里宽的突破地段上，德奥军的优势更为明显：德奥方面集中了步骑兵12.6万人，火炮616门（重炮159门），机枪260挺；俄军步骑兵只有6万人，火炮141门（重炮4门），机枪100挺，迫击炮1门也没有。

德方的战役准备极其周密细致，特别是采取了一系列保密措施，隐蔽战役企图。例如，为掩护从西线抽调部队，德军在西线伊普雷地区故意加强进攻，首次大规模使用毒气。从西线抽调的部队先绕到德国北部，然后突然开到加里西亚，直到下火车时部队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战役发起前几天，部队才进入集结地域。空

中侦察按常规进行。对军邮实行严格控制。同时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实行佯动，把俄国大本营的注意从加里西亚吸引到了北部战线。

尽管如此，据俄国材料说，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对德奥军准备发动的攻势仍有所察觉，甚至获悉了进攻的日期。但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伊瓦诺夫仍然醉心于入侵匈牙利平原，对德奥军的新动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大本营也一再敦促西南方面军发动进攻。因此思想上和物质上都根本没有防御作战的准备。直到4月29日，西南方面军才下令加强维斯瓦河与喀尔巴阡山之间地区的防御。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5月1日21时起，德奥军开始炮火准备。2日10时发起冲击，一举突破果尔利策地区俄军的防御，并坚持不懈地扩大突破口。俄军大本营慌忙从其他地区抽调部队增援，但增援部队零星地投入战斗，在优势敌军的压迫下投入一批，消耗一批，对于扭转局势不起作用。俄国第三集团军狼狈溃退，撤至桑河一德涅斯特河一线，迫使友邻第四、第八集团军也跟着后撤。德奥军紧紧追击。5月14日，双方在桑河地区展开决战。

5月23日，意大利对奥匈宣战。这个新的情况使德奥军的攻势一度暂停。6月3日俄军放弃普热米什尔。6月15日德奥军恢复进攻。6月22日俄军放弃利沃夫。6月底，退回俄国本土。

由于德奥军这次只注意正面突破，放松了迂回包围，致使俄军能够向纵深退却，保存了一部分兵力。俄军退却时，沿途实行了空前的大破坏。

至此，历时50余天的果尔利策战役以俄国的惨败告终，第三集团军的7个军被消灭殆尽。俄军被迫放弃垂涎三尺的加里西亚，前几次对奥匈作战的胜利成果统统化为乌有。

果尔利策战役，再一次暴露了沙皇政府和军队的极端腐朽。战役前思想麻痹，为敌人制造的假象所迷惑，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戒备。战役过程中，预备队分散使用，没有起到扭转局势的作用。特别突出的是后勤保障一塌糊涂。整个战役，弹药极度缺乏。榴弹炮连每天的弹药消耗量限定为10发，平均每门炮只有$1\frac{2}{3}$发。有人统计，果尔利策战役中，德奥军每发射1,000发炮弹，俄军只能回击1发。

俄军在果尔利策战役中的惨败，在俄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应，甚至发生政治“骚动”。在莫斯科红场上，群众怒斥沙皇政府官员，要求尼古拉二世退位，把皇后送进修道院，把宠臣拉斯普廷绞死。沙皇政府对骚动进行了武装镇压。

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夏季防御战役

果尔利策战役后，整个东线的战略态势对俄国十分不利。西南方面军陷于崩溃，只剩下3个集团军。西北方面军尚有8个集团军，大部分集中在波兰地区，处于德奥方面新月形包围之中，随时可能受到敌军南（从加里西亚）北（从东普鲁士）两翼夹击。

事实上，果尔利策战役结束前，德奥统帅部就准备对波兰地区俄军实行围歼。根据当时的形势，德奥方面认为，如果继续“从西到东”追击溃退的俄国西南方面军部队，完全可能占领大片土地，但不可能在短期内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的后方辽阔，部队有地方可退，而西北方面军主力集团仍配置在维斯瓦河与布格河之间。这样，南线德奥军愈是深入俄国腹地，北线俄军就愈有可能威胁德军侧后。因此，必须把主攻方向从南线移到北线，歼灭波兰地区俄军主力。

在具体的作战计划上，德国统帅部内部再次发生分歧。德军总参谋长法尔根汉同奥匈军总参谋长孔拉德协商后，提出两路进攻的方案：主攻（由德奥加里西亚战线所属麦根逊集团担任），指向维斯瓦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地区（“波兰突出部”南部），助攻（由德国东部战线所属加尔维兹集团担任），指向那累夫河下游一带（“波兰

突出部"北部)，对波兰地区俄军主力形成钳形攻势。东线德军总司令兴登堡则坚持从自己的北翼，即从涅曼河地区向维尔那方向进攻，从北面迂回科夫诺，然后向明斯克发展攻势，切断波兰俄军主力集团的退路。这两个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进攻纵深较小，后者进攻纵深较大。法尔根汉建议的进攻纵深之所以较小，是因为他从战争的全局着想，看到西线兵力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德国，英法方面有发动攻势的种种迹象，而且很可能在9月底以前开始行动，他急于从东线抽调部队加强西线，因此在东线只能规定"有限的目标"。① 兴登堡则更多地从东线局部着想，主张在东线大干。争论结果，法尔根汉得到威廉二世的支持。最高统帅部命令兴登堡按法尔根汉计划行动。但是，兴登堡阳奉阴违。他一面将加尔维兹集团投入那累夫河方向的进攻，一面又以涅曼河集团军从涅曼河方向迂回俄国右翼，作为主攻，以实现其围歼俄军于"波兰口袋"的企图。

这样，整个夏季战役就在维斯瓦河—布格河、那累夫河、涅曼河三条战线上同时展开。

6月17日(德军发起进攻前9天)，俄国大本营在赫尔姆举行会议。鉴于俄军在果尔利策战役中一败涂地，兵力不足，弹药奇缺，而且短期内不会好转，大本营认为俄军在当前情况下不可能采取进攻行动，只能转入战略防御，以便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时间整顿部队，改善后勤。俄国还指望盟国在西线发动攻势，减轻对俄国的压力。为此，大本营允许西南方面军节节退却，同时要求西北方面军继续执行原定任务，坚守华沙和维斯瓦河左岸的立足点，作为将来俄军进攻德国的展开地域。随后，在德奥军发动猛烈进攻的情况下，大本营授权西北方面军总司令阿列克塞耶夫可放弃波兰，撤至鲍布尔河、那累夫河上游、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科维耳一线。阿列克塞耶夫则要求西北方面军各集团军坚守三四周，然

① 法尔根汉:《1914～16年的统帅部及其重大决定》，第108页。

后逐次退却，以便争取时间撤出华沙，并完成后方防御阵地的构筑。

6月26日，麦根逊集团各部队逐次发动对维斯瓦河与布格河之间地区的进攻。该集团辖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奥匈第四集团军和布格河集团军。双方首先在托马舒夫地区激战了4天。7月1～8日，双方又在克腊希尼克地区进行会战。这次会战中，俄军火炮由于没有炮弹而"沉默"。德奥军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轻炮配置在暴露的阵地上，在2,000步的距离上向俄军开炮；俄军只能用机枪对付敌人的火炮。7月15日起，麦根逊暂停进攻，进行巩固，随后恢复进攻，到8月初，先后在赫鲁别舒夫、赫尔姆、克腊斯尼斯塔夫以及卢布林等地区发生一系列的大规模会战。麦根逊集团进抵伊凡哥罗德、卢布林、赫尔姆一线。

在8月初德奥军强渡布格河的一次战斗中，俄国第三集团军所属第三十一航空队(5架飞机)，配合步兵对渡河之敌实施攻击，先后出动6架次，轰炸桥梁，用机枪扫射，两天中投弹250普特(1普特=16.38公斤)，消耗子弹3,000发。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军使用航空兵的少数战例之一。

7月13日，德军加尔维兹集团(已改编为第十二集团军)向那累夫河下游普夏斯尼希方向发动进攻，配合麦根逊突击集团的行动。当面俄军为里特维诺夫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加1个军。俄军阵地由三道防线组成，实际上只有第一道防线基本完成。第一集团军的任务是坚守阵地，直至华沙撤退完毕为止。弹药储存比果尔利策战役前夕的第三集团军还要少，每门炮每天只能分到5发炮弹，几千名士兵没有步枪。

加尔维兹将主要突击指向普夏斯尼希，在35公里宽的地段上集中7个步兵师和860门炮，每门炮保证600～1,000发炮弹。防守突破地段的俄军只有两个步兵师，集团军预备队驻地距前线约一昼夜的路程。7月13日晨，德军猛烈炮击俄军第一道防线约四

五个小时，歼灭俄国守军达30%。俄军节节败退，当天深夜退出第三道防线。7月15日，德军进攻第三道防线，以10个师对俄军4.5个师，双方逐屋争夺，战况激烈。俄军西北方面军总司令阿列克塞耶夫急忙抽调部队增援第一集团军，使战线稳定在那累夫河上。加尔维兹抢渡那累夫河受挫，于7月18日暂停进攻。

德军最高统帅部坚持要求第十二集团军渡过那累夫河，向南发展进攻，与麦根逊集团会师。

7月22日夜间，加尔维兹指挥的德国第十二集团军突然在罗察尼和普乌土斯克一带强渡那累夫河。7月底至8月初，加尔维兹控制了那累夫河上的各个渡口，但是，由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对涅曼河方向的重视超过对那累夫河方向的重视，致使加尔维兹没有足够的兵力发展进攻，华沙等地的俄军得以逃脱。8月5日，德军进占华沙。但华沙以北的重镇诺沃格奥尔基也夫斯克守军8万人来不及逃跑，被迫投降。

7月14日，即加尔维兹向普夏斯尼希发动进攻的次日，德国涅曼河集团军同俄国第五集团军在里加、沙弗利(里加以南)地区也展开了军事行动。双方兵力大体相当(德军11.5～12万人，俄军11.7万人)，但俄军中约有1万人没有武器。双方展开在长达250公里的战线上。兴登堡为涅曼河集团军规定的当前任务是攻占米陶和波涅维日地区，从而为下一步行动——或南下夺取科夫诺、维尔那，或东进威胁里加、德文斯克造成有利态势。

里加—沙弗利地区是俄国首都彼得格勒的重要屏障。俄国统帅部看到了这个地区的战略意义，但由于兵力和武器弹药严重不足，无力采取积极行动，只能消极保障米陶和德文斯克方向的安全，并防御德军从北面对科夫诺要塞的进攻。俄方特别注意的是坚守沙弗利地区，该地区是掩护上述各个方向的中心位置。大本营曾下达“一步也不得后退”①的命令。

① 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第45页。

7月 14 日晨，德国涅曼河集团军开始向米陶进攻。俄国第五集团军右翼部队向东节节退却，主力集团在沙弗利地区坚守。德军企图对俄军战线中部各师实行两翼迂回，在沙多夫以东完成合围，于7月21日开始行动。俄国第五集团军司令普列维发现了德国人的企图，为了挽救部队，不顾大本营"一步也不得后退"的命令，立即下令撤退。7月21日当天，德军占领沙弗利，7月25日占领波涅维日。俄军丧失了战略要地，但逃脱了两翼包围。

德军占领波涅维日之后，前出至俄国第五、第十两集团军的接合部，造成了向维尔那方向实施突破的威胁，同时对里加和德文斯克也造成了威胁。8月18日科夫诺要塞守军投降。8月20日德军占领米陶。至此，德军牢固控制了涅曼河右岸地区。

经过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夏季战役，德军未能完全实现围歼波兰境内俄军主力集团的计划，重要原因之一是兴登堡和最高统帅部之间存在战略上的分歧，两面夹攻变成了三面进攻，从而分散了兵力。但德方消灭了大量俄军，占领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加里西亚广大地区。俄国最高统帅部一筹莫展，消极被动，只能利用土地辽阔这唯一的有利条件，节节退却，以空间换取时间，并寄希望于盟国的援助。

从8月起，德国最高统帅部逐步把注意力转向西线，责成东线德军总部和奥匈统帅部继续完成对俄军的进攻战役。

俄国统帅部的改组和随后的军事行动

8月16日(夏季战役末期)，俄军最高统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伏尔科维斯克召集大本营和西北方面军高级军事首脑会议，研究下一阶段的行动计划。鉴于西北方面军作战地区辽阔，部队众多，任务复杂，决定将西北方面军改组为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本书附图译作"战线")，分别直属最高统帅部。

北方面军总司令重新起用鲁兹斯基。方面军的基本任务是掩

护从东普鲁士和波罗的海方向通首都彼得格勒的道路，同时准备发动进攻，力求把德军向西赶，打破其迂回俄军战线右翼的有利出发地位。

西方面军总司令由阿列克塞耶夫担任。方面军的基本任务是掩护通莫斯科的道路。

稍后，俄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激化。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皇后及宠臣拉斯普廷等人的影响下，撤消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最高统帅职务，自任最高统帅。西方面军总司令阿列克塞耶夫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另调艾维尔特为西方面军总司令。由于尼古拉二世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更加缺乏统帅才能，因此最高统帅部的实权掌握在参谋长阿列克塞耶夫手中。

正当俄国最高统帅部发生大变动的时候，兴登堡立即发动新的战役：第十集团军从北面迂回维尔那，指向俄国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的接合部；涅曼河集团军向德文斯克挺进，配合对维尔那的进攻。9月9日，德军在斯文江尼方向突破俄军防线（因此有"斯文江尼突破"之称），大批骑兵部队迂回到俄军后方，甚至逼近鲍里索夫地区，并且破坏了明斯克—斯摩棱斯克铁路线。阿列克塞耶夫命令放弃维尔那，全线后撤。

到9月底10月初，整个东线上的俄军退守里加、德文斯克、平斯克、切尔诺夫策一线。从此俄国战线大体稳定下来，继西线之后进入了阵地战的阶段。

1915年底，俄国西南方面军在盟国压力下，被迫发动十二月攻势，企图转移德奥军对塞尔维亚的压力。这次攻势的目标有限。由于准备不足，弹药奇缺，加之参战各集团军司令官互相扯皮，攻势遭到失败。

1915年总计，东线俄军共损失达200万人之多，这对沙皇俄国是极其沉重的打击。

此外，在高加索战场，俄土双方继续进行了军事行动，但规模

不大，双方都没有取得重大胜利。10月，俄国悍然派遣巴拉托夫率领的远征军，入侵宣布中立的波斯，12月开始与该地区的德土部队作战。

第四节　1916～17年俄国战线

1916年初总的形势和双方的作战计划

经过1914～15年的大搏斗，两大军事集团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16年，双方都继续积蓄力量，准备新的战役。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的实力对比愈来愈有利于协约国方面。

德奥军队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同盟国获得了广大的占领地：西线主要是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东线主要是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在巴尔干主要是塞尔维亚。占领地的增加，为德奥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力。单是法国东北部，战前就生产全法国75%的煤炭，84%的生铁，63%的钢。对占领地的掠夺，有助于发展德国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到1916年初，德国煤、铁和钢的产量超过法俄两国产量的总和；步枪、飞机和炮弹的产量比1914年提高50%，机枪和火炮提高2.5倍。

但是另一方面，德国和奥匈的困难也相应增加。人力物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而且长期的消耗战正迫临在自己头上。劳动力、粮食和某些原料已感不足。英国的海上封锁使德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急剧减少。到1916年，德国仍然必须两线作战，这就要求它继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稳住遭到严重削弱的同盟国奥匈和土耳其，德国不得不更多地支援它们，从而增加了自己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从1916年初开始，德国和奥匈都对食物和某些工业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

协约国虽然在1915年遭到了军事上的失败（特别是俄国），但

总的战略态势却相对有利。英法利用俄国牵制了大批德军，争取了喘息时间，进一步动员了本土和殖民地丰富的人力物力，并得到美国的支援。仅1915年1月至1916年1月，法国步枪产量就增加了50%，火炮增加了5.8倍，子弹增加了近50倍。英国机枪产量增加了4倍，飞机增加了近10倍。英法还建立和发展了新的军事工业。1915年下半年，法国每昼夜生产6,000枚毒气弹和同等数量的防毒面具。英法都开始成批生产坦克。

俄国遭到1915年的惨败之后，沙皇政府千方百计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企图改善部队武器装备的状况。按俄国陆军部统计，1915年1月至1916年1月，俄国步枪产量增加两倍，火炮增加3～7倍，各种弹药增加1.5～5倍。但俄国武器装备的生产仍然大大落后于德国，特别是在重炮和飞机方面更是如此。对进口武器的依赖性仍然很大。1915年各国武器产量比较表：

国　　家	步枪（支）	机枪（挺）	炮管（管）	飞机（架）
德　　国	1,155,000	8,000	4,000	4,500
奥　　匈	900,000	2,500	1,585	338
合　　计	2,055,000	10,500	5,585	4,838
国　　家	步枪（支）	机枪（挺）	炮管（管）	飞机（架）
法　　国	800,000	6,000	1,200	4,489
英　　国	613,000	6,064	3,400	4,598
俄　　国	740,000	4,250	2,106	870
合　　计	2,153,000	16,314	6,706	9,957

资料来源：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第142页。

到1916年初，协约国在兵力方面也拥有对同盟国的优势。在过去的一年中，除消耗外，俄国陆军数量增加了140万人，法国增加了110万人，英国增加了120万人。

1916年初各国陆军师数对比表：

协约国	师数	同盟国	师数
法国	99	德国	159
英国	80	奥匈	63
俄国	136	保加利亚	12
意大利	38	土耳其	52
比利时	6		
塞尔维亚	6		
合计	365	合计	286

资料来源：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第143页。

将近一年半的世界大战，对各主要交战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发生了深刻影响。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各国工人阶级逐步摆脱了战争初期沙文主义狂热的影响。由于供应中断，一些国家发生了反饥饿的暴动，罢工参加者不断增加。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出现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斯巴达克同盟”。

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超过其他国家。罢工和示威游行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且越来越具有反战性质。仅1916年1月，俄国就发生169起罢工事件，参加的人数达13.5万人。陆海军中反战情绪高涨。1915年10月“汉果乌得号”主力舰和“留利克号”巡洋舰等舰艇曾发生水兵起义。沙皇政府虽然残酷镇压了这些起义，但并不能扑灭军队中的革命火焰。

俄国在军事上的惨败，使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感到不满，自由资产阶级要求在维护沙皇专制条件下进行某些改革。

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时机日趋成熟的条件下，加紧开展革命活动，争取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发动人民群众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涨。

以法尔根汉为首的德国总参谋部制订1916年作战计划时，考虑到俄国疆土辽阔，交通落后，不便德军大部队机动，难以彻底解决问题，而且弄得不好，可能重蹈拿破仑的覆辙，因此，决定把重点重新放在西线。在西线，德国认为归根到底英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法国是英国"最好的剑"。但渡海进攻英伦三岛困难很大，单是消灭大陆上的英国远征军又无济于事，而且法军对德军将是巨大的牵制。最后确定，仍以法军为主要打击对象。认为只要打垮了法国，英国必然陷于孤立，俄国没有英法的援助也就无能为力。但德国兵力不足（只有25～26个后备师），不可能对法国实施全线进攻，于是选择法国东北战略要地、屏障巴黎的门户凡尔登为攻击目标，企图迫使法军不断增加兵力死守该地，以便将法军主力消耗于一点。在东线，德国要求奥匈坚守既得阵地。

以孔拉德为首的奥匈总参谋部从奥匈帝国的利益出发，本来想拉拢德国共同进攻意大利，但德国不同意，于是奥匈准备单独对意作战，企图夺取伦巴第。

协约国方面鉴于过去缺乏战略协同的教训，于1915年12月在法国尚蒂伊（法军总部所在地）举行首次会议，协调各国的军事行动。由于各国利害不同，各怀鬼胎，会上争论很大。俄国代表团团长日林斯基受大本营的委托，提出俄国关于1916年协约国作战计划的建议，基本精神是：以巴尔干为主战场，以同盟国的薄弱环节奥匈和保加利亚为主要对象，分别从不同地区大体上向布达佩斯方向实施向心进攻：俄国从西南战线，英法从萨洛尼加，意大利从伊崇佐。同时，俄国还建议以它的高加索集团军同英军一道，以摩苏尔为目标对土耳其实施向心进攻。英法方面看出俄国计划的目的是巩固它在巴尔干的地位并打入波斯和伊拉克，这显然同英法本身的利益相矛盾。因此，它们断然拒绝俄国的建议。会议最后确定的计划，按照英法的意见以法国为主战场，要求各条战线密切配合，进攻日期尽量靠近，规定一国受到进攻，其他国家主动支

援，牵制当面敌军，防止其进行超战线的机动。

1916年3月举行的第三次战略会议上，最后确定：6月15日起，俄军在西南战线发动进攻，同时意军在伦巴第发动进攻；7月1日起，英法在松姆河地区发动进攻。在此以前，英法应在凡尔登地区将德军预备队消耗光。这是协约国方面首次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在尚蒂伊会议制订的计划付诸执行以前，俄军大本营在盟国压力下，为减轻法军在凡尔登战役中的负担，命令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在纳洛奇地区对德军发动了一次目标有限的进攻战役。3月18日开始行动，3月29日战役结束。由于指挥不力，兵力不足，缺乏重炮和炮弹，进攻遭到失败，某些地段只推进了两三公里，但在凡尔登战役紧张之际，一度迫使德军抽调部队加强东线。

此后，俄国即着手准备夏季攻势。

俄军西南方面军夏季攻势

根据盟国尚蒂伊会议通过的战略计划，俄国制订了1916年夏季作战计划。

当时东线敌对双方的态势是：俄军仍维持北部、西部、西南部三条战线。北方面军由库罗帕特金（即日俄战争时“满州”陆军总司令）指挥，掩护彼得格勒方向，下辖第十二、第五、第六集团军。总部设在普斯科夫。当面德军为第八集团军和舒尔茨集团部分兵力。西方面军由艾维尔特指挥，掩护莫斯科方向，下辖第一、第二、第四、第十、第三集团军。总部设在明斯克。当面之敌为德军舒尔茨集团一部，第十、第十二、第九集团军和林辛根集团一部。西南方面军由布鲁西洛夫指挥，掩护基辅方向，下辖第八、第十一、第七、第九集团军。总部设在别尔基切夫。当面为德军林辛根集团一部、奥匈军贝姆—埃尔摩利集团、南方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整个战线北起里加湾、南达俄国—罗马尼亚边境，全长1,200余

公里。

按照俄国最高统帅部的估计，东线双方兵力对比有利于俄军：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俄军共有步骑兵 122 万人，当面德军只有 62 万人。西南方面军俄军步骑兵为 51.2 万人，当面德奥军只有 44.1 万人。整个东线，俄军共有步骑兵 173.2 万人，对德奥军 106.1 万人，俄国超过德奥军 67.1 万人。在波列西耶以北地区，俄军兵力 2 倍于敌军；波列西耶以南，俄军 1.2 倍于敌军。随着部队满员程度的提高，俄军的优势还可望增大。

根据上述对双方兵力的估计，俄国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塞耶夫认为，只能在波列西耶以北地区，即由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发动决定性的进攻。进攻的准备工作至迟要在 5 月 14 日以前完成。这是因为：1916 年的政治军事形势迫使德奥集团集中最大的力量，在西线或东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估计，如德军在凡尔登遭到失败，必将把兵力转移到东线，一俟天候允许即将发动攻势。因此，俄军与其坐以待敌，不如先发制人，先敌进攻，打乱其行动计划，争取战略主动权。反之，如果德军先于俄军发动进攻，迫使俄军再次转入防御，必将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俄国和英法不同。西线盟军在 700 公里长的战线上拥有如此庞大的兵力兵器，以致在任何一点，它们都可以投入足够的兵力抗击敌人的进攻，而且后备兵员充足，铁路发达，随时可以增援，因此可以坐待敌人进攻，有恃无恐。俄军分布在长达 1,200 公里的战线上，到处都是薄弱环节，铁路又不发达，难以保证把足够的后备兵员输送（或转调）到前线最需要的地区，这就使俄军的防御丧失了主动性和胜利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阿列克塞耶夫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在 5 月间先敌进攻。

4 月 14 日，大本营在莫吉廖夫召集各方面军总司令和参谋长开会，讨论阿列克塞耶夫制定的进攻计划。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主持，但他始终静坐，一言不发，形成阿列克塞耶夫作结论，他认可。阿列克塞耶夫的计划规定由西方面军从莫洛杰诺向维尔那方

向实施主攻，北方面军从德文斯克地区向维尔那进攻，配合西方面军行动。西南方面军只有当其他两个方面军取得胜利时才投入进攻。在这次会议上，北方面军总司令，日俄战争中著名的常败将军库罗帕特金说，"突破防线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因为他们的筑垒地带是如此发达，如此坚强，以致难望取得成功"。① 西方面军总司令艾维尔特附和库罗帕特金的意见，认为继续采取防御行动乃是上策。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布鲁西洛夫则力主发动进攻，并请求允许他的部队同其他两个方面军同时行动，他表示：即使不能取得任何胜利，至少不仅可牵制敌人的部队，而且可吸引其部分后备力量，从而有力地支援艾维尔特和库罗帕特金完成任务。他的意见得到大本营的赞同。大本营4月24日的指令规定西南方面军在全线袭扰敌人的同时，以第八集团军各部队向卢茨克方向实施主攻。

这样，俄国最高统帅部制定了一个3条战线同时发动进攻的计划：西方面军担任主攻，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配合。但是艾维尔特和库罗帕特金害怕进攻作战，并且一再请求推迟进攻日期，阿列克塞耶夫则一再表示同意，结果原定的进攻计划越改越消极。特别是北方面军的任务，从原定的向维尔那进攻，变成了"可靠地保卫通彼得格勒、波洛茨克的道路和西方面军的右翼"，② 按阿列克塞耶夫通知法军总部的说法，"仅限于佯动"。③ 因此，俄国最高统帅部最后确定的计划是：西方面军担任主攻，西南方面军实施"辅助的，但是强有力的突击"，④ 北方面军则"仅仅是佯动"，⑤ 实际上，西方面军总司令艾维尔特4次要求推迟进攻，结果西方面军从主攻变成了助攻。

俄国最高统帅部计划规定的目标是突破敌人的防御，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因此没有规定突破纵深，也没有明确发展突破的方法

---

① 斯特罗科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武装力量和军事学术》，第384页。

②③④⑤ 同上，第385页。

和各部队在战役中应当达成的具体目标。这种情况对于方面军制订实施计划发生了不利的影响。计划也没有明确进攻的日期（具体日期必须与英法协商），原则上确定6月中旬开始行动。大本营鉴于德军可能发动攻势，为使部队及早作好准备，以便先机制敌，于4月24日指示各方面军在5月中旬完成进攻准备。

俄军进攻准备工作受后勤保障等各种条件的限制，进展缓慢。比较起来，西南方面军的准备抓得最紧，最具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般认为翼侧迂回是进攻作战最好的机动样式（与日俄战争的经验有关）。由于防御方面火力加强，正面进攻的损失太大，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实施。但是大战中出现了新情况，使这种理论站不住脚了，因为长达数百公里的绵亘的防线，使翼侧迂回不易实现，往往迫使进攻方面只能采取正面突破的打法。而在防御方面依托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进行阵地战的条件下，只有在特定的地段集中大量的兵力兵器，并且在持续的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投入进攻，才有可能突破。1915年德军在东线进行的果尔利策战役，就是成功的战例。但是，随着空中侦察的出现，对方随时可能准确判断主攻方向和突破地段，迅速机动己方的炮兵和预备队，并采取各种反突击措施。这就给正面突破带来了新的困难。

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布鲁西洛夫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打破了当时的常规，采取了新的打法。他于4月18日召集各集团军司令开会，决定每个集团军甚至某些军各自选择一个突破地段，并要求各部队立即在自己阵地前沿进行土工作业。这样，在全长450公里的战线上，进攻的准备工作同时在二三十个地段（其中重要的地段在10个以上）进行。布鲁西洛夫承认，这样做的缺点是无法高度集中兵力火力，但是可使敌人难以判断主攻方向，因而无法机动兵力，全线吃紧，有利于达成进攻的突然性。

布鲁西洛夫最后确定的计划规定，西南方面军将全线投入进

攻，主攻由卡列金指挥的第八集团军（布鲁西洛夫的老部队）担任。该集团军的位置最接近西方面军，有利于密切配合西方面军的进攻行动。第八集团军的具体任务是向卢茨克方向攻击前进，占领斯特尔河一线。在大约 21 公里的地段上集中 9.5 个师，亦即 148 个营对奥匈 53 个营。左邻 3 个集团军积极配合，力争突破当面敌军的防御（第十一集团军突破地段预定为 11 公里，第七集团军 7 公里，第九集团军 11 公里）。

双方实力对比，俄军兵力略占优势，奥匈重炮占优势。详见下表：

方向（俄国各集团军）	步兵师		骑兵师		步兵人数/骑兵人数		轻炮		重炮	
	俄	奥	俄	奥	俄	奥	俄	奥	俄	奥
第八集团军	15	13	7	3	202125/22819	137600/9700	640	375	76	174
第十一集团军	8.5	10	1	2	124707/5914	128000/4600	360	312	22	159
第七集团军	7	7	3	1	101081/12273	81540/3000	322	264	23	62
第九集团军	10	9	4	4	145394/19030	101000/10000	448	350	47	150
总计	40.5	39	15	10	573307/60036	448140/27300	1770	1301	168	545

资料来源：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战线》，第 305 页。

西南方面军进攻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一个半月。首先对当面奥匈军的防御阵地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航空侦察。由于当时奥匈统帅部注意的中心是意大利战线，对俄国则采取防御的方针，因此大力加强阵地工事的构筑。整个防御体系由两三道阵地组成，各道阵地间隔约 5 公里左右。第一道阵地最坚强，纵深约 1.5～2 公里，由若干战斗枢纽部组成，并有堑壕、掩体互相联结，前沿设有两三道铁丝网以及地雷等副防御设施。布鲁西洛夫将各地段奥匈军阵地

配系平面图分别发到有关部队，使之熟悉当面敌情。

为了对部队进行接近实战条件下的训练，俄军在后方设置了模拟的奥匈军阵地，进行突破演练。步兵侧重演练夺取和固守敌人防线的某些地域，炮兵侧重演练摧毁敌人的防御设施和火力点。步炮协同动作在演练中受到特别重视。

各部队在漫长的战线上进行了保障进攻的工程作业。为使部队隐蔽地接近敌人前沿防御阵地，俄军利用黑夜掩护，在敌前构筑平行壕和掩体，作为进攻出发阵地，其位置距奥匈军阵地前沿约50～300米。

战役准备工作严格保密，进攻开始时间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正当俄军投入进攻战役准备的时候，意大利战线突然发生严重情况：5月15日奥军以优势兵力，在特兰提诺地区进攻意大利第一集团军。意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却。意大利统帅部始则通过法国对俄国施加影响，要求俄军西南方面军提前发动进攻，以减轻对意大利的压力，继而直接呼吁俄国大本营立即对奥匈战线发动进攻。

阿列克塞耶夫认为，俄军在没有完成进攻准备的情况下，提前发动进攻，打乱盟国总的行动计划，势必带来不利的后果。但俄国统帅部在盟国压力下，仍然决定把进攻日期提前。5月31日，大本营下达俄军发动进攻的命令。原作战计划的基本内容不变。

按阿列克塞耶夫的说法，西南方面军的进攻战役应成为整个战役的开始阶段，比其他方面军提早大约一周发动，而俄军各条战线的总进攻，则为1916年协约国整个战局的组成部分。因此，阿列克塞耶夫要求盟国继俄国之后，一定要发动进攻。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希望落空了。

6月4日晨4时至5时，俄军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开始炮火准备，持续时间：第八集团军29小时，第十一集团军6小时，第七集团军46小时，第九集团军8小时(炮火准备同时施放了毒气)。这

就是说，当天投入全面进攻的是第十一、第九两集团军。

担任主攻的第八集团军的炮火准备，摧毁了前沿铁丝网障碍和第一道堑壕，打开了通道。3天之内，第八集团军突破奥匈军防御正面约70～80公里，纵深25～30公里。6月7日占领卢茨克城。当面奥匈军匆忙撤退。到6月15日止，第八集团军右翼共推进70～75公里。

担任助攻的各集团军都突破了奥匈军第一道阵地，但遭到有力反击。第九集团军左翼推进了50～60公里（到17日），第十一集团军推进了35～40公里（到16日），第七集团军只推进10～15公里（到15日）。

按原定计划，西南方面军发动进攻后，西方面军至迟应于6月11日前开始行动。但是，艾维尔特经阿列克塞耶夫批准，将进攻日期推到6月17日。这样，西南方面军形成孤军作战，陷于困境。布鲁西洛夫命令第八集团军暂停进攻。

6月16日，大本营再次批准西方面军推迟预定于17日发动的进攻。艾维尔特又获得16天的准备时间。西南方面军奉命集中兵力，准备进攻科维耳。在此以前，德奥方面从俄国战线、法国战线以及意大利战线抽调增援部队（德国先后从法国战线抽调了11个师增援东线），编组突击集团，由林辛根指挥，集结于科维耳地区，积极准备反击。

林辛根集团于6月16日起，对第八集团军实施向心进攻，俄军竭力抵抗，持续至7月3日。在此期间，西南方面军其他各集团军也遭到德奥军反击。

7月3日拂晓，俄国西方面军终于发动了进攻，由第四集团军担任主要突击，向巴拉诺维济方向进攻，其余各集团军则实施佯动。次日，西南方面军恢复全面进攻，但部署有所改变：主要突击由第十一集团军担任，矛头指向布洛迪。

西方面军的进攻很不得力。头一天，第四集团军一度占领奥

匈军阵地第一道和第二道堑壕，但很快就被逐出，恢复了原态势。7月10日，艾维尔特下令中断进攻。8天之内，3次炮火准备，3次进攻，一无所成。

西南方面军第八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由西方面军转交西南方面军指挥），突破了敌人的防线，7月9日接近斯托霍得河，但兵力不足，奉命停止进攻。第十一、第七集团军进攻受阻，第九集团军前出至多利纳、德拉腾、塔尔塔罗夫。

根据战局的发展，俄国大本营于7月9日发布指令，采取了新的战略方针：由西南方面军担任主攻，西方面军只执行辅助任务。为此，将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近卫军、2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从西方面军转交西南方面军指挥。这些战略预备队连同第八集团军的两个军，合编为独立集团军，由别佐布拉佐夫指挥，配置在第三、第八两集团军之间。

西南方面军的进攻部署是：第三集团军和独立集团军从东、北、南三面对科维耳实施向心进攻；第八集团军夺取弗拉基米尔—沃仑斯基；第十一集团军向布洛迪和利沃夫进攻；第七、第九集团军继续执行支援任务。

7月28日，西南方面军全线开始进攻。

进攻科维耳的第三集团军和独立集团军，遭到德奥军顽强抗击，损失惨重，进攻时断时续。8月12日这两个集团军奉命转归西方面军指挥，继续进攻科维耳。但西方面军总司令艾尔维特先是推迟，以后（9月4日）经大本营同意取消了对科维耳的进攻。

其他各集团军也遭到德奥军猛烈抵抗。7月28日第十一集团军占领布洛迪，第七集团军在第九集团军配合下占领蒙那斯特瑞斯克。8月11日，第九集团军右翼占领斯坦尼斯拉夫。8月31日，各集团军再次发动总攻，但进展很小。9月初，俄军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

至此，持续3个多月的俄国西南战线夏季攻势宣告结束。总

计德奥方面损失约150万人(仅被俘即达41万余人)。俄方损失也很大,单是5月28日至7月13日这个阶段的不完全统计,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就损失近50万人。

俄国西南方面军的夏季攻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打得最好的一次大战役。这次战役同英法军进行的松姆河战役一起,迫使德国在1916年底转入战略防御。奥匈帝国再次处于严重困境。

然而,西南方面军的夏季攻势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最高统帅部领导无能;各方面军互相拆台,没有战略协同;战线漫长,兵力分散,后备力量不足,无力发展攻势;后勤保障很糟,弹药奇缺;官兵士气低落,许多高级将领(其中包括担任主要突击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卡列金)丧失胜利信心。总之,这次战役中,俄军取得了在阵地战条件下实施大规模多点正面突破的新经验,但没有发展进攻的力量。

俄军在土耳其、波斯战场和海上的行动

1916年,俄军在高加索战场上同土军先后进行了几次较大的战役:埃尔祖鲁姆战役,特拉布松战役,埃津兼战役、奥格诺特战役。俄军占领了波斯北部地区。巴拉托夫指挥的远征军,于5月间前出到巴格达方向。俄军深入土耳其腹地达250公里,占领了埃尔祖鲁姆、特拉布松和埃津兼诸城市。

1916年在波罗的海,俄德双方都没有采取重大的进攻行动。俄国舰队主要是加强蒙松德、亚波—阿兰群岛海域以及里加湾的防御。部分舰只在里加湾配合地面部队行动,以舰炮火力保障第十二集团军的翼侧。

1916年海军航空兵的作用增大了。年初,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拥有40架飞机,主要用于侦察,攻击敌人的飞机和舰艇(全年共11次),攻击岸上目标,校正舰炮火力。俄国飞行员进行了大约20

次空战，击落敌机6架，自损3架。同年，俄国在波罗的海战场组建了第一批高射炮兵连。

1916年，俄国黑海舰队继续破袭敌人的海上交通线，以舰炮支援高加索集团军的行动，并实施战术性登陆。

1917年初总的形势。从二月革命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关键性的一年。年初，两大军事集团都已遭到巨大的消耗，特别是同盟国的处境最为严重。德国在东西两线的失利，尤其是在西线凡尔登战役中的巨大损失，使它成为强弩之末。军工生产不断下降，后方劳动力日趋枯竭，农业歉收，居民挨饿，士气低落，反战运动高涨。其盟国奥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也岌岌可危。但是，德国统治集团并不甘心失败，它一方面开展"和平攻势"，争取按有利于自己的条件结束战争，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地动员其人力物力，对全国16～60岁的公民普遍实行强迫劳动；执行所谓"兴登堡计划"，拼命加强军工生产，其结果，1917年某些武器装备的产量比1916年增长两倍左右。尽管如此，仍无法满足军队和战争的需要，完全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最高统帅部被迫决定在东西两线转入战略防御，依托工事固守，在海上则开展"无限制的潜艇战"，企图切断英法的海上交通线，破坏其经济潜力。

协约国方面的困难也很多。德国的潜艇战使英法从美国进口的物资大幅度减少，武器弹药和粮食的供应也发生了问题。

情况最严重的是俄国。沙皇俄国本来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和斗争的集合点，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3年多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更使俄国国民经济遭到空前的大破坏。几百万人的死亡，大约1,400万有劳动力的人被征入伍，西部发达地区遭战

争破坏或被敌人占领，加上沙皇政府固有的腐败和反动，使工业、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交通运输一片混乱，全国陷于饥饿。军队不但缺乏武器弹药，而且缺少口粮、军服和鞋子。单是1916年就有150万人开小差。物价暴涨，地主、富农和商人大发战争财，投机倒把活动猖獗，民怨沸腾。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工人罢工次数和人数猛增，农民也奋起反对地主，士兵开展反战斗争，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地非俄罗斯民族发动了反对民族压迫、反对沙皇专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起义。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

但是，总的说来，协约国的处境比同盟国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协约国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巨大优势，不断发挥出来。1917年1月，协约国共有425个师，武装部队总人数达2,700万人；而同盟国只有331个师，约1,000万人。1917年4月6日美国宣布参战，更使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协约国的变化。因此，英法拒绝德国的"和平"建议，企图彻底打败德国，胜利结束战争。

协约国掌握着战略主动权，但是各盟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使它们仍然没有真正的战略协同。1916年11月15日至16日，各盟国代表在尚蒂伊举行战略会议。会前，俄国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塞耶夫致函霞飞，再次强调以巴尔干为主攻方向，他说："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考虑，迫使我们恰恰应在巴尔干收紧套在敌人身上的圈套，俄国准备在这个对于伟大斗争现阶段最重要的战场提供强大的军队"。① 但是，俄国的建议遭到冷遇。会议基本上受法军统帅霞飞操纵，决定：在各条主要战线上采取协调一致的攻势，在次要战线则牵制敌人的兵力；1916年冬已经开始的进攻战役应继续进行，使敌人无法恢复其主动权；各盟国应于1917年2月上半月，以现有力量准备发动进攻。至于巴尔干战线，决定中只说"会议参加者注意到了俄国最高统帅部明确表示的意愿，并同俄国

①② 罗斯图诺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战线》，第332～333页。

最高统帅部一起，认为盟国应该打垮保加利亚"。[2] 这就是说，1917年英法军将担任主要进攻任务，俄国战线的任务主要是牵制当面德军，防止其转调到西线增援。

尚蒂伊会议后，俄国统帅部着手制订1917年俄军的作战计划。统帅部内再次发生尖锐的分歧。北方面军总司令鲁兹斯基和西方面军总司令艾维尔特基本上一致，主张在北部、西部两条战线对德军发动进攻，收复失地。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布鲁西洛夫主张各条战线同时进攻，重点放在巴尔干半岛，他认为这样，地面部队就有可能在黑海舰队配合下进攻君士坦丁堡。

俄国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塞耶夫赞同布鲁西洛夫的方案。2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俄军1917年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基本上是按阿列克塞耶夫和布鲁西洛夫的意见制订的，主要精神是：以奥匈帝国为主要作战对象；西南方面军担任主要突击，矛头指向利沃夫方向；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实施助攻，突击地段由各方面军总司令自定。

1917年1月5日至11日，俄国统帅部按盟国尚蒂伊会议的精神，在北部战线进行了一次战役——米陶战役（米陶位于里加西南地区）。这次战役，俄军只推进了2～5公里，军事上得不偿失。值得注意的是，它暴露了俄军革命情绪的高涨。战役中，号称最守纪律、战斗力最强的西伯利亚部队爆发了起义，拒绝进攻。这个事件表明，沙皇政府对军队的控制越来越困难了。

鉴于工农兵和非俄罗斯民族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尼古拉二世政府惊恐不安，曾经企图单独与德奥缔结和约，以便腾出手来镇压革命。1916年底至1917年初，沙皇政府的代表分别同德奥方面秘密勾搭。但是，俄国资产阶级担心，战争一旦结束，他们的掠夺计划将归于破产，牟取超额利润的来源将要断绝。同时，他们对于沙皇政府在进行战争和镇压革命方面的软弱无力，表示强烈不满。英、法、美帝国主义害怕丧失俄国这个重要的盟国，对于沙皇政府

单独议和的前景也极为不安。于是，俄国资产阶级在英法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发动宫廷政变，逼迫尼古拉二世退位，拥立其幼子为沙皇，由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哈伊尔（与资产阶级政党有密切联系）摄政，将实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古奇科夫的说法，就是“为大胜利进行一次小革命”。

但是，资产阶级的阴谋没有得逞。广大工农兵群众，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用革命行动打乱了他们的反革命计划。1月22日，彼得格勒的工人为纪念1905年“流血的星期日”举行了大罢工。此后，许多地方的工人，从警察宪兵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建立赤卫队。3月11日，设在首都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局发表宣言，号召武装起义。彼得格勒驻军整团整团地倒向革命。3月12日（俄历2月27日）一天之内就有6万多人起义。工人和士兵逮捕了沙皇政府的大臣和将军，占领了首都。这就是著名的二月革命。首都起义的胜利消息飞速传遍全国，各地工农兵群众闻风响应，奋起摧毁当地的沙皇政权。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二月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同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月革命期间，俄国无产阶级普遍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实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机构。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的继续发展，力图在俄国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他们与资产阶级互相勾结，于3月15日组成以利沃夫公爵为首的“临时政府”，实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机构。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完全继承了沙皇政府的战争政策，宣称它将竭尽最大努力，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并且坚持不懈地执行各盟国签订的协议。临时政府为了把军队的统帅大权控制在可靠的人手中，首先，任命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古奇科夫为陆海军部长。

① 卡巴诺夫等主编：《苏联通史（1861～1917）》，第468页。

此人一上台，就亲自点名撤消了60％的作战部队高级将领，包括方面军、集团军和军的司令官、参谋长。接着，临时政府又撤消了尼古拉二世退位时指定的最高统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他根本没来得及到职），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最高统帅，6月3日又起用布鲁西洛夫继任此职。布鲁西洛夫受到重用，不仅因为他在俄军中拥有较高的威信，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坚决支持临时政府的战争政策。

5月1日（俄历4月18日），临时政府向盟国发出所谓"米留科夫照会"，声称俄国将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直到彻底胜利。照会的公布，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5月3日至4日，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他大工业中心又爆发了群众抗议示威，史称"四月危机"。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和陆海军部长古奇科夫被迫辞职。帝国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社会革命党徒克伦斯基窃取了陆海军部长职务（7月间任部长会议主席，9月间任最高统帅）。克伦斯基到各部队游说，歇斯底里地呼吁士兵"以革命的名义"投入进攻。

1917年7月，俄军按尚蒂伊会议决定，以西南方面军为主，西方面军、北方面军和罗马尼亚战线配合，又发动了所谓"七月进攻"。在德军有力的反击下，进攻遭受严重挫折。

俄军7月进攻失败的消息传出，群情愤激。7月16日，彼得格勒第一机枪团要求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第二天，在彼得格勒又举行了盛大的反战示威，群众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管全部政权。面对革命力量的增长，临时政府调集忠于自己的反革命军队入城，对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从这一天起，俄国政局急转直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宣告结束，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全部政权抓在自己手中，实行军事独裁。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再次转入地下。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唯一的出路就是武装夺取政权。

8月，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秘密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

在此期间，德国统帅部一直密切注视俄国的动向。9月1日至6日，兴登堡指挥的东线德军，利用俄国和俄军内部的混乱，决定向里加地区发动一次进攻战役，企图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里加是屏障俄国首都彼得格勒的门户，德国统帅部认为，夺取里加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次行动，史称"里加战役"。德军发起战役后的第三天，俄国最高统帅部命令放弃里加，全线后撤，从而为德军敞开了通彼得格勒的大门。但德军并不积极追击，主要是因为德国统帅部急需抽调第八集团军部队加强西线和意大利战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至此结束。

里加战役后，极端仇视革命的反动将领、当时的最高统帅科尔尼洛夫，把俄军失败的责任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他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英、法、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调动骑兵第三军进入首都，准备解散苏维埃，公开镇压革命。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动员工人和士兵群众，实行武装自卫，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保卫了首都，保卫了苏维埃。这次事件，表明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苏维埃成为党领导的真正的革命政权和武装起义的机关。

10月7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亲自领导武装起义。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无产阶级武装起义获得了成功，当天夜间，在斯摩尔尼宫召开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政权已转归苏维埃。次日，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从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革命措施，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当时，苏维埃国家尚处于同德奥交战的状态，同时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正在猖狂地进行破坏，妄图复辟。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第二次全俄苏维

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建议交战各国立即缔结至少3个月的停战协定，以便进行和平谈判。

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不但拒绝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而且大力支持以反动将领杜霍宁（继克伦斯基任最高统帅）为首的俄国大本营和俄国反革命势力，反对苏维埃政权。这样，苏维埃国家就不得不单独与同盟国进行和谈。11月20日，苏维埃政府电令杜霍宁向敌方建议，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进行和谈。杜霍宁拒不执行命令。次日夜间，列宁、斯大林通过专线电报与杜霍宁对话。当杜霍宁仍然不执行和谈命令时，列宁立即下令撤消杜霍宁的最高统帅职务，随后（12月3日）派出革命武装占领大本营，从此把最高军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11月22日，列宁通过电台直接号召广大俄军士兵与当面德奥军进行和谈。于是，在整个俄国战线，士兵自动停止战斗，纷纷派出代表，与敌方达成许多局部的和平协议，人们称之为"士兵的和平"。

德奥帝国主义也同英法美帝国主义一样仇视苏维埃政权，但它们本身的处境极为不利，因此同意与苏维埃国家缔结和约，以便摆脱国内外的困境，然而它们故意提高条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勒索和要挟。和谈时断时续。直到1917年12月15日，以苏维埃俄国为一方，以德、奥、土、保四国同盟为另一方之间，才达成停战协议。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同德国政府签订正式和约，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赢得了巩固革命政权所迫切需要的喘息时间。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是战争引起革命的结果，反过来革命又促进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束。

小　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塞尔维亚等弱小民族反对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

但只有从属的意义，不能改变战争的总的帝国主义性质。

俄国沙皇政府是准备和发动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它在国内，企图通过战争摆脱新的经济危机，转移人民视线，扑灭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在国外，它企图扩大势力范围，特别是占领巴尔干，控制土耳其两海峡，打通进入地中海之路。由于德奥成了同俄国争夺这一地区的主要对手，加之俄国在经济上受英法等国资本的控制，因而俄国参加协约国一方对德奥作战，充当英法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和打手。

大战前，俄国进行了长期的外交准备，主要是在西方与英法结盟，缓和了它与英国的利害冲突；在东方与日本勾结，免除了后顾之忧。它认为这样，就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德奥。

作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俄国，野心很大，但军事经济力量不足，战备工作进展缓慢，特别是军工生产、物资储备、战场准备等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是导致俄国军事上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俄国始终以东线（俄—德、俄—奥）为主要战场，以高加索（俄—土）为次要战场。在东线，俄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把主攻指向西南（对奥匈），以便前出到巴尔干；但同时不得不服从盟国的要求，加强在西段和西北方向的行动，以便牵制德军。这样就形成两个拳头打人，分散了兵力，陷入被动。

由于战争的非正义性和实力不足等原因，俄国军事思想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单纯强调战略进攻，没有防御作战的准备；强调速战速决，没有长期作战的准备。这种军事思想，在战争初期就遭到了彻底破产。

战争期间，俄军先后发动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对德军作战，多数情况下招致失败。对奥匈作战，情况稍好。1916年西南方面军进攻战役（即所谓“布鲁西洛夫突破”），算是俄军打得最好的一次进攻战役。其主要特点是，在漫长的战线上，在二三十个地段同时实施进攻的准备，使对方难以判断主攻方向。战役准备比较充

分。突破获得成功，但其他方面军配合不力，加之缺乏后备兵力，无力发展胜利。

战争消耗了俄国大量的财力和人力。1914 年每天开支军费约 1,630 万卢布，1917 年增至 5,560 万卢布。整个战争期间，俄国动员 1,900 万人，占总人口 11.2 %，占男性居民 22.6 %。农村的壮劳力基本上被征调。工业劳动力有 75 % 直接为战争生产。这样，本来就贫穷落后的俄国经济更加陷于不可收拾的局面。

历史再次表明，沙皇政府指望以战争阻止革命，结果恰恰是战争引起了革命。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始则推翻了沙皇，继而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积极参与发动世界大战开始，以首先彻底灭亡告终，这就是沙皇俄国反动统治集团的历史命运。

结 束 语

1547～1917年的俄国军事史特别是对外战争史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呢？从战略角度看，至少有下列六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一、沙皇政府进行的主要对外战争，大多数是侵略扩张战争，其中争夺水域的战争占有突出的地位。

从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加冕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倒台的370年间，俄国沙皇政府先后同欧亚两洲20多个国家频繁地进行各种规模的战争。据统计，主要的对外战争不下36次。① 这些战争是俄国军事历史的极其重要的内容。对这36次战争加以具体分析，可以看出其中大多数具有侵略扩张性质。沙皇政府发动或进行这类战争大致有下列目的：(1)夺取新的土地和农奴（早期）；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后期）；(2)打开重要的贸易通道；(3)维护或巩固既得阵地；(4)排除竞争对手，争夺或保持霸权地位；(5)反对和镇压外国革命；(6)武装干涉别国内政，支持亲俄派夺权或保权等等。有些战争往往同时具有多种目的。凡是为着上述目的发动和进行的历次战争，不管是否由沙皇军队打第一枪，也不管对方进行战争的目的如何，从俄国方面来说，都是沙皇政府所代表的俄国统治阶级推行的侵略扩张政治的继续。

必须着重指出，在沙皇政府发动或进行的36次主要对外战争中，约有半数是直接为了夺取水域的战争。首先是为了打通进入波罗的海、黑海和里海之路，随后则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沿海阵地，特别是为了控制土耳其两海峡，打通进入地中海之路。争夺水域

---

① 指规模较大，俄方一次出兵达几万人的战争。参见本书附录《俄国主要对外战争简表》。由于篇幅和资料的限制，本书正文中专题介绍的共16次。

是俄国的传统国策。在许多情况下，它蚕食陆地实际上是为了夺取水域，而夺取水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它推行“世界性侵略体制”所不可缺少的。

在沙皇政府发动和进行的36次主要对外战争中，属于反对外敌入侵的战争为数极少，最著名的是十七世纪初期反对波兰、瑞典干涉的战争和1812年反对拿破仑入侵俄国本土的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人民群众为驱敌出境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应当指出，除上述两次战争之外，俄国本土还多次遭受外敌入侵。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沙皇政府主动发动的某些侵略扩张战争过程中，对方的军队打进俄国本土。二是当俄军主力在西线打大仗时，土耳其和克里木汗国军队趁虚袭扰俄国腹地。但是，这两种情况并不足以改变当时沙皇政府本身发动或进行的战争的侵略扩张性质。

诚然，历史上战争的性质问题是个复杂问题。关于俄国某些战争的性质至今尚有不同认识。但可以肯定，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这一历史事实：沙皇政府进行的主要对外战争中大多数具有侵略扩张性质。

二、沙皇政府以欧洲为重点，形成军事扩张的五个战略方向；在欧洲打大仗多，在亚洲占地大。

俄国本来是个东欧国家，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东欧本土。距它的本土最近的中欧、西欧、北欧和南欧，或是欧洲富饶发达的地区，或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或两者兼备，都是沙皇政府对外扩张的必争之地。而这些地区的国家或与这些地区利害攸关的国家，多属强敌，不可轻侮，其中有些国家也对俄国造成威胁。总之，欧洲是俄国要害所在，安危所系，是它的战略重点地区。

就欧洲来说，俄国的军事扩张可分三个战略方向：一是北上，主要是控制波罗的海。二是西进，主要是吞并波兰、楔入欧洲心脏地带。三是南下，主要是宰割土耳其，控制巴尔干和黑海。这三个

战略方向对俄国来说是密切联系的。只要哪个方向有隙可乘，它就会对那个方向发动进攻。从全局看，西进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北上和南下虽各有其独立的目标，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配合西进：控制波罗的海是为了从北翼迂回包围中欧和西欧；控制黑海则是为了打入地中海，从南翼迂回包围中欧和西欧。

尽管俄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它并不放松对亚洲的征服。沙皇政府对亚洲的军事扩张也可分为两个战略方向或南北两路：北路即强占西伯利亚和我国黑龙江流域，直达太平洋岸（一度甚至占领阿拉斯加）。南路即越过高加索和里海，向中亚进军，矛头直指波斯（伊朗）、阿富汗、印度和中国西陲。总的说来，北路进展最快，几十年间就从乌拉尔推进到了太平洋岸。后期南路也取得重大进展，但始终未能染指波斯湾和印度洋。

沙皇政府实现各个战略方向的目标离不开战争。由于欧洲是它的战略重点地区，对手多属强敌，因而它在欧洲打的大仗特别多，36 次主要对外战争中占 30 次。不仅战争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最长的达 20 余年），胜负难分。相比之下，沙皇政府在亚洲打的大仗却少得多，36次主要对外战争中在亚洲打的只有 6 次，其中在我国东北方向打的 2 次，在高加索方向（对土耳其、波斯）打的 4 次。但就掠夺的土地面积来说，俄国在亚洲夺取的比在欧洲夺取的大得多。单是一个西伯利亚即约达 1,00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沙皇俄国形成时版图的 3.5 倍。被俄国征服的中亚地区也有近 39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 7 个法国。沙皇俄国还是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即割占了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当于 3 个法国或 12 个捷克斯洛伐克。

必须指出，说俄国在亚洲打大仗少，决不意味着俄国扩张主义者对亚洲广大地区是和平征服，完全相反，是赤裸裸的武装征服。仅仅是由于这个地区（指西伯利亚和中亚）的作战对象比较弱

小，俄国不需要大量增兵，同时，远离俄国本土，在当时的条件下也难以大量增兵，加之，俄军主力要用于欧洲。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通常只需要出动一小队哥萨克，携带几十条枪、几门炮，就占领一大片土地。直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清康熙年间），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俄军，才遇到了当时正值强盛时期的中国的有力抗击，特别是在雅克萨地区两次遭清军痛歼。但当地俄军也不过800余人。俄国征服中亚的战争，规模大一些，但出兵最多时也不过1万余人。这些战争规模虽然不大，但极端野蛮残酷，具有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殖民掠夺的特征。

正是由于俄国在亚洲投入的兵力很少，对沙皇政府的战略全局牵动不大，因而沙皇政府即使在内外交困的时候，也不停止对亚洲的蚕食和鲸吞。而在亚洲扩张取得的成果，反过来大大有助于增强它在欧洲扩张的实力。

三、当两线都是强敌时，沙皇政府坚决避免两线作战；如一强一弱，或者都是弱敌，则必要时不惜两线、甚至三线作战。

沙皇俄国既然是多方向扩张，到处树敌，而它的实力又很有限，因此，历次战争总是尽可能避免两线作战。尤其是当两线都是强敌时，更是如此。彼得一世时期，北线的瑞典和南线的土耳其都是强敌（相对而言）。彼得一世先是稳住瑞典，集中力量对土耳其作战；随后又稳住土耳其，集中力量对瑞典作战。他是坚持这条原则的。只有当他在波尔塔瓦会战中取得对瑞典的决定性胜利（1709年）、瑞典已经转化为弱敌以后，他才一度同时对瑞、土两线作战。但事实证明，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结果在土耳其前线（普鲁特河）几乎全军覆没。于是，他不惜接受屈辱条件，换取俄土和约，以便从腹背受敌的困境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继续对瑞典作战。

到叶卡特林娜二世时，俄国力量增强了，瑞、土两敌进一步削弱了（瑞最弱、土次弱）。因此，1787～91年俄土战争时期，当瑞典在北线开辟第二战场，并且直接威胁彼得堡时，叶卡特林娜二世政

府也不惜两线作战。

迨至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他既要同强敌拿破仑争霸，又要对弱敌波斯、土耳其和瑞典进行军事扩张。这样，从1804～13年间，俄国有4年处于两线作战状态，有4年处于三线作战状态。详见下表：

时　　间	作战对象	对象强弱	两线/三线
1804年6月至05年底	法国、波斯	一强(法)一弱	两线作战
1806年11月至07年6月	法国、波斯、土耳其	一强(法)两弱	三线作战
1808年2月至09年9月	波斯、土耳其、瑞典	三弱	三线作战
1810年至12年初	波斯、土耳其	两弱	两线作战
1812年6月至13年10月	法国、波斯	一强(法)一弱	两线作战

最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同时开辟了西北(对德)、西南(对奥匈)和高加索(对土)三个战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西北、西南两个战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也可以说是两线作战。前者(东欧)是主要战场，对手是强敌；后者(高加索)是次要战场，对手是弱敌。

通观俄国两线或三线作战的历史，可以看出：第一，作战对象总是一强一弱或两弱，或都是弱敌，没有出现两线或三线都是强敌的情况。第二，所谓两线或三线，都是就欧洲本身或加上与欧洲紧密相连的高加索而言，从来没有在欧洲和亚洲(高加索除外)两个方向同时打大仗的先例。

四、沙皇政府定下发动战争的决心受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

响；只要出现其中一两条因素，发动战争的危险性就增长；出现的因素愈多，危险性愈大。

在36次主要对外战争中，由俄国沙皇政府主动准备和发动的近30次。沙皇政府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体现这些根本利益的侵略扩张政策。这是内因或根据，它决定了沙皇政府发动战争的潜在可能性。但沙皇政府究竟选择什么时机发动战争，特别是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则还要考虑主客观各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即是外因或条件。只有在具备一定的条件时，发动战争的潜在可能性才会转化为现实。具体地分析促成这种转化的条件，有助于认识沙皇政府发动战争的规律性。从沙皇俄国主动准备和发动的历次战争来看，对沙皇政府定下发动战争的决心影响较大的主客观因素，至少有下列12条：

1. 可以避免两线作战；
2. 外交和军事上有所准备；
3. 国内即将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起义、革命）；
4. 用尽一切外交手段都无法实现既定目标；
5. 统治集团内部主战派掌权；
6. 当权派错误估计形势；
7. 敌国内部发生大分裂、大混乱（特别是有亲俄派勾结俄国出兵）；
8. 敌国遭到第三国进攻或进攻威胁；
9. 敌国外交上极端孤立无援；
10. 俄国支持的代理人濒于垮台；
11. 国际上存在纵容、甚至推动俄国打仗的强大势力；
12. 国际上的注意力集中到其他方面，无力干涉俄国的行动。

前6条是主观因素，后6条是客观因素。这12条当然不可能包括所有的主客观因素，每一条因素所起的作用也并不一样。但沙皇政府每次下决心发动战争，总是有其中的几条因素起作用的。

通常只要出现其中一两条因素（尤其是特定情况下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发动战争的危险性就增长；出现的因素愈多，发动战争的危险性也愈大。以 1904～05 年日俄战争为例。这次战争虽然不是俄国打第一枪，但沙皇政府和日本统治集团同样都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对俄国方面定下发动战争的决心影响较大的因素，包括上述第 1 条至第 6 条和第 11 条。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1. 外交上稳定了欧洲局势，可以避免两线作战。首先是 1894 年俄国同法国建立了军事同盟，掌握了对抗和牵制主要敌人德奥同盟的工具。1902 年，法国为维护同盟，表示支持俄国在远东的行动。同时，俄国通过划定与阿富汗的边界线，暂时缓和了与英国在中亚的冲突。

2. 德国统治集团推动俄国东进，企图激化俄日矛盾，迫使俄国调走西部驻军，假手日本削弱俄国，间接削弱法俄同盟对德国的军事压力。为此，德国主动作出缓和与俄国关系的姿态。德国的盟国奥匈，也于 1897 年同俄国签订了维持巴尔干现状的协定，缓和了与俄国在该地区的冲突。这样，俄国更感到在西线无后顾之忧。

3. 俄国通往远东的西伯利亚战略铁路除贝加尔湖段以外，已经通车，中东铁路及其支线也已完成，具有一定的战略和战场运输能力。当然，对于大规模战争来说是很不够的，但沙皇政府本来就没有准备大打。

4. 1900～03 年间，俄国陷入席卷欧洲的严重经济危机中，国内正在酝酿一场大革命。沙皇政府迫切需要以对外战争的胜利来转移人民视线，提高沙皇的地位，以便镇压革命。

5. 以御前大臣别佐勃拉佐夫、内务大臣普列维和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等人为代表的对日强硬派掌实权，尼古拉二世采纳了他们的主张，于 1903 年 5 月开始执行对日强硬的“新方针”。

6. 当权派对日本国力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日军不堪一击，

“扔帽子就可以把它压倒”。

7. 在对日外交斗争中，日方得寸进尺，要价越来越高。俄方软硬兼施，用尽一切外交手段，均无法迫使日本就范。

以上7条因素（或者说7种情况）加在一起，决定了沙皇俄国非打不可。特别是可以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和国内革命迫近这两条，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俄国军事上存在保守与革新两派之争，两派都推行“进攻性战略”，革新派尤为积极主动，对后世影响最大。

俄国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频繁的对外战争，对俄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和胜利地进行对外战争，迫切需要一支强大可靠、掌握先进作战方法的军队。另一方面，野蛮腐败的封建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加上战争的非正义性，则促使官兵关系恶化，士气低落，大多数将帅无能，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落后。围绕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俄国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形成保守与革新两大派。俄国历代大多数沙皇和他们宠信的大多数高级将领，以及后期的所谓“学院派”，不同程度地属于保守派或有保守派倾向。早期的彼得一世等少数沙皇和十八世纪后半期的名将鲁缅采夫、苏沃洛夫、乌沙科夫、十九世纪的名将库图佐夫和资产阶级军事改革家米留京等人则属于革新派的著名代表。一般认为，彼得一世是这一派的开山祖师，苏沃洛夫则是集其大成者。两派的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分歧的实质，无非是看谁的主张对推行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更为有利。但在具体作法上，两派确有不同之处。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情况最为典型，例如：

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两派都看到了俄国封建农奴制军队的固有弱点，但开出的药方不同。保守派力图在俄军中照搬普鲁士军事制度，大搞形式主义和棍棒纪律，把俄军士兵训练成盲目服从的木偶人。革新派则更多地注意俄军本身的特点，鼓吹士兵热爱“祖

国”,利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麻痹士兵,企图缓和官兵矛盾,培养士兵的“主动性”,同时重视军事训练与实战需要相结合。

在作战方法问题上，由于俄国进行的大多数战争是侵略扩张战争，因而两派必然都是强调进攻的。但保守派往往行动不够坚决，特别是在战役战术上往往消极被动，甚至打成防御战；或因循守旧,不顾敌情、地形等条件机械地执行命令，照搬别人的或过时的打法。与此相反,革新派不仅在战略上积极主动地进攻,在战役战术上也是积极主动地进攻的。他们都是彼得一世“到敌人土地上去找敌人”这条军事原则的忠实执行者。鲁缅采夫即使在很不利的情况下，也把希望寄托在坚决的进攻上。苏沃洛夫一生的战争实践,都是以快速、突然和猛烈的进攻著称。乌沙科夫则把苏沃洛夫的陆上进攻原则运用到海上作战中去。革新派在战役战术上也并不完全排斥防御,但把它看作极其次要的手段,而且防御归根到底是为了进攻。至于进攻作战的具体方法，革新派总是力图打破成规,探索适合新条件的新的打法。

在长期的对立和斗争中，军事保守派的思想由于得到大多数沙皇的支持，因而在许多情况下占统治地位。军事革新派的某些将领虽然在对外战争中比较得力，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却往往败北、失宠。然而他们对后世俄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革新派被后代人称为“民族学派”，他们的遗产成了俄国军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深长的是，俄国后世的革新派和保守派都崇拜苏沃洛夫等名将，只是革新派强调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灵活运用前人的经验，保守派则把苏沃洛夫等人的军事原则当作“永恒不变的”教条。

六、沙皇俄国战略上具有一长（在本土进行防御作战的能力强)、四短(出国进攻作战能力弱,怕两线作战,怕封锁出海口,怕国内起义)。

尽管沙皇俄国传统的军事思想是强调进攻的,但历史表明,沙

皇俄国最大的强点不在于进攻，而在于在本土(腹地)进行防御性作战的能力。这不是因为它强盛，而是因为它经济落后，地广人稀，交通极为不便，自然条件恶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① 敌人愈是深入俄国腹地，交通线愈长，困难也就愈多。同时，外敌入侵，必然激起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如果再加上军事指挥得当，那么入侵之敌就很难自拔。俄国古都莫斯科不止一次地被敌人占领，但都没有解决问题。十七世纪初波兰几千军队在俄国的覆灭，十八世纪初瑞典几万军队在俄国的覆灭，十九世纪初法国几十万军队在俄国的覆灭，都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

与此相反，俄国在出国进攻作战方面却显得相对地软弱无力。根本原因是野心太大，力不从心。反映在军事上，就是战争的物质准备不足，武器装备落后，大多数将领指挥无能，士气低落(侵略扩张战争不得人心)。俄国战争史表明，俄军出国对强敌作战多次打败仗，或打成平局。只有在十分有利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胜利，而且往往旷日持久。

在对强敌作战时，沙皇俄国极为害怕两线作战(这一点上文已有说明，这里不赘述)。

由于俄国波罗的海、黑海和远东沿海等几个方向的出海口均受制于人，因而战时很害怕被封锁。例如，克里木战争中，英法舰队在波罗的海、白海、黑海和远东海域，到处对俄国进行封锁、袭扰和炮击，打乱了俄国的战略部署，使之四面应敌，陷入困境。日俄战争时，俄国在远东有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海参崴和旅顺(海军主力驻在旅顺)，两基地相距约 1,800 公里，往来都必须经过日本控制的对马海峡。战争爆发时，日本突袭了旅顺口，封锁了海峡，使俄国一开始就丧失了制海权，对整个战局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18 页。

最后，沙皇俄国十分害怕国内起义。这是由于沙皇政府对农奴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非俄罗斯民族，实行极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因而导致国内阶级斗争不断深化，随时可能出事，使沙皇政府惶惶不安，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一样。在沙皇俄国军事史上，战争引起国内武装起义的事例屡见不鲜。每当它在国外进行侵略扩张战争时，只要国内爆发大规模武装起义，沙皇政府就会立即陷入被动。例如，叶卡特林娜二世发动的第一次对土战争后期，军事上节节胜利，但国内爆发了以普加乔夫为首的伟大农民战争，统治集团立即陷于内外交困的处境，被迫降低条件与土耳其停战议和。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和被迫停战议和，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则不仅促使沙皇军队在大战中失败，而且从根本上埋葬了沙皇制度本身。

附录一　俄国主要对外战争简表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1	征服喀山	1552年6月～10月初	喀山汗国	为贵族夺取新的土地；控制贸易要道；打开南下、东进的大门；稳定东方，以便放手西进。	国内加强了中央集权体制，军事改革初见成效。 喀山汗国本身力量削弱，内部分裂，存在亲俄势力；但喀山与相邻各汗国有联合抗俄的趋势。 1552年3月，喀山人推翻了俄国傀儡沙赫·阿里，拥立阿斯特拉罕人叶底格尔为汗，准备抵抗俄国的进攻，拒绝伊凡四世派去的俄国总督入城，从而打破了伊凡四世从内部颠覆的阴谋。于是俄国决心武力解决。 战前一年，在喀山以西修建了斯维雅日斯克城堡，作为远征喀山的前进基地，预储粮弹及攻城器材。	喀山汗国境内	攻破喀山汗国首府喀山城，把喀山汗国并入俄国版图。随后又乘胜兼并阿斯特拉罕等其他汗国。
2	立沃尼亚战争	1558年1月～83年	立沃尼亚、波兰、立陶宛、瑞典、丹麦等	征服立沃尼亚，为贵族夺取新的土地和农奴；打开进入波罗的海之路；发展与西欧的贸易，加强经济军事实力。	事先征服了喀山、阿斯特拉罕等汗国，解除了东线的后顾之忧。对南线采取守势。 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军事改革有了较大进展。 立沃尼亚四分五裂，国力极其削弱。 俄国对立沃尼亚提出延长1503年停战条约的苛刻条件，遭对方拒绝，谈判中断。 1557年9月，立沃尼亚与立陶宛建立抵抗俄国的军事同盟。俄军随即开向立沃尼亚边境。	立沃尼亚	打了25年，因树敌多，力不从心，劳民伤财而一无所获。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3	反对波兰、瑞典干涉的战争	1604年秋～18年	波兰、瑞典	统治集团中，以沙皇为首的一派被迫应战；另一派则与外敌勾结。人民群众反对外敌入侵。	伊凡四世死后，俄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激化，宫廷政变迭起，政府更迭频繁，中央集权严重削弱。 农奴和哥萨克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 整个俄国陷于大动乱，为外敌入侵开了方便之门。	俄国境内	1617年俄瑞条约规定，瑞典退出诺夫哥罗德，但保有整个芬兰湾沿岸各城市，俄方赔款2万卢布。 1618年俄波条约规定，俄方把斯摩棱斯克、塞维尔斯克等广大地区割让予波兰，并赔款2万卢布。
4	俄波战争	1632～34年	波兰	夺回1618年俄波停战协定划归波兰的斯摩棱斯克、塞维尔斯克等要地，进而夺取乌克兰。	波兰国王西吉孟特三世死亡，王位虚悬，统治集团各派争权夺利，局势混乱。 俄国经过十七世纪初期的大动乱之后，被削弱的中央集权有所恢复。 1630～32年间，塔拉斯·费多罗维奇为首的乌克兰哥萨克，进行了反波兰封建主的斗争，给波兰统治集团造成很大困难。 波兰的盟国忙于三十年战争，不可能援助波兰。	斯摩棱斯克等地区	进攻斯摩棱斯克的俄军统帅谢因投降，俄军全军覆没。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5	兼并乌克兰的战争	1654～67年	波兰、瑞典	夺取乌克兰、白俄罗斯。	俄国中央集权体制已重新加强。初步建立了新军——"新制团"。 1648年起，乌克兰爆发反对波兰贵族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篡夺起义领导权的赫麦尔尼茨基，为取得俄国支持，蓄谋将乌克兰并入俄国（已谈判3年），俄国幕后支持，迟迟不敢公开表态。 1653年秋，波王亲率大军镇压起义，加之同乌克兰一道对波作战的克里木汗国突然单独与波兰媾和，起义军陷于困境。 波兰力量削弱，也难以支持。 正是在波兰和乌克兰双方都快要精疲力竭的时候，俄国从幕后走到前台，1653年10月决定合并乌克兰，随即对波宣战。	乌克兰、白俄罗斯	1661年，俄瑞和约规定，俄国放弃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占领地。 1667年俄波条约规定，斯摩棱斯克、塞维尔斯克等地区归还俄国，第聂伯左岸乌克兰地区并入俄国版图。
6	俄土战争	1676～81年初	土耳其	同土耳其争夺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	俄国早已合并了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于1674年进而推出左岸乌克兰统领萨莫伊洛维奇为第聂伯河两岸乌克兰统领，作为夺取右岸乌克兰的重要步骤。 1676年原右岸乌克兰统领多罗申科在土耳其支持下率军占领右岸乌克兰统领驻地齐吉林。 同年土耳其与波兰签订了和约，而俄国组织国际反土同盟的计划没有实现。尽管形势对俄国不利，但它仍决定出兵围攻齐吉林，从此爆发俄土战争。	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	到1681年1月，双方都无力打下去。按照和约，土耳其承认俄国并吞左岸乌克兰的既成事实。但俄国没能实现并吞右岸乌克兰的野心。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7	远征克里木	1687～89年	克里木	夺取新的土地，打通进入黑海之路。	1686年，俄国诱迫波兰签订俄波“永久和平”条约，波兰逐步依附于俄国。 同年俄国参加反土“神圣同盟”，并废除俄土巴赫齐萨赖和约。 1687年5月俄国首次出兵远征克里木，1689年5月第二次远征。	克里木	两次远征都无功而返。
8	远征亚速夫	1695年春～96年春	土耳其、克里木汗国	首先打通进入亚速海之路，进而征服黑海。	彼得一世亲政不久，尚未独揽大权。 战前与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建立了反土同盟。 土耳其虽已衰落，但仍有相当强大的力量。	亚速海地区	俄国夺取了亚速夫要塞及其附近地区，取得了进入亚速海的立足点。
9	北方战争	1700年7月～21年9月	瑞典	打通进入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发展与西方的贸易，增强经济军事实力，称霸欧洲。	彼得一世从1696年起，独揽大权，着手建立正规陆海军。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再次建立反土同盟的计划告吹。 瑞典与波兰—萨克森、丹麦、普鲁士等国的领土争端激化，彼得乘机参与建立反瑞同盟。 欧洲列强(英法等)忙于准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无暇干涉波罗的海事务。 俄土签订和约，俄国免除了南方的后顾之忧，可以避免两线作战。和约消息传到莫斯科的次日，彼得立即对瑞宣战。	波罗的海、波兰、乌克兰等地	打了21年，俄国获胜。根据1721年俄瑞和约，俄国获得立沃尼亚、爱沙尼亚、库尔兰一部分和芬兰东部地区，打通了进入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一跃而为欧洲强国。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10	俄波（斯）战争	1722年6月～23年	波斯	打通进入里海之路，以便进而向中亚、中国和印度方向扩张，使俄国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同土耳其争夺波斯统治下的南高加索以及达吉斯坦和卡巴尔达等地区。	北方战争胜利结束不到一年。 波斯王国陷于困境：外遭土耳其威胁；内部四分五裂，统治不稳，有亲俄势力与沙皇政府勾结。 临战前，彼得一世政府紧急储备了一批粮弹，突击建造了400余艘里海专用的帆船和桨船。组建了一支入侵波斯的独立军。	南高加索	俄国夺取了里海西岸和南岸大片地区。
11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1733～38年	法国、西班牙	扶持俄国傀儡小奥古斯特为波王，扩大俄国在波兰的势力，为彻底肢解波兰创造条件。	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死亡，王位虚悬，引起一场争夺王位的大混乱。 法国勾结西班牙，乘机干预，扶植法王路易十五的岳父列什钦斯基为波王。土耳其支持。 俄国则勾结奥地利和萨克森，支持萨克森选帝侯小奥古斯特（奥古斯特二世之子）为波王。 俄国安娜女皇上台执政，国内动荡的政局稍稍稳定。	波兰	俄、奥、萨一方获胜，小奥古斯特被立为波王，从此俄国在波兰的势力越来越大。
12	俄土战争	1735～39年秋	土耳其、克里木	占领黑海北岸，打通进入黑海之路。	俄国正在参加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俄国与土耳其的宿敌奥地利订立了互助同盟，争取了盟国。	黑海北岸	俄国军事上取得胜利，但伤亡惨重。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巩固从波斯掠夺的卡巴尔达等新占区，防止其落入土耳其之手。	俄国利用波斯与土耳其的矛盾，把里海沿岸阿斯特拉巴德等地区归还波斯，缓和俄波矛盾，并指望拉拢波斯共同反土。 1735年，当获悉克里木军向里海西岸杰尔宾特方向行动时，俄国立即决定将波兰境内俄军向土耳其边境调动，并对土耳其和克里木不宣而战。		根据俄土和约，亚速夫归属俄国，但应解除武装；俄国不得在亚速海保持舰队。
13	俄瑞战争	1741年8月～43年	瑞典	巩固在波罗的海和芬兰的既得阵地，争取把整个芬兰并入俄国。	普鲁士和法国，为了防止俄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边，鼓励瑞典对俄作战，借以转移俄国的注意力。 瑞典力图收复北方战争中被俄国占领的土地，因此对俄宣战。	芬兰	俄国打败瑞典。根据和约，俄国不仅巩固了波罗的海沿岸阵地，而且扩大了在芬兰东南部的占领地，把疆界推至库门涅河。
14	七年战争	1757年5月～62年初	普鲁士	削弱新兴的普鲁士，扫除西进的一大障碍。 巩固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既得阵地。	彼得一世死后，俄国统治集团内部长期的斗争告一段落，政局基本稳定。女皇叶利萨维塔打击亲德(普鲁士)派，反德亲奥势力掌权。 1756年，俄国宣布参加法、奥(反普)条约；1757年1月，又与奥订约，俄国同意出兵8万人。	俄军主战场在东普鲁士	叶利萨维塔死后，以彼得三世为首的亲德势力重新掌权，立即退出反普战争，放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夺取东普鲁士。 通过与奥地利结盟加强反土耳其的地位。			弃全部占领地。
15	武装干涉波兰	1767～72年	波兰反俄爱国力量	扑灭波兰反俄爱国力量，为进一步控制和并吞波兰作准备。	*1764～66*年间，波兰革新派排除反动大贵族的阻挠，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富国强兵。叶卡特林娜二世政府对此十分恼怒。 *1767*年，叶借口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正教徒的权利，命令8万俄军开进波兰，武装镇压波兰革新运动。 俄国的侵略和干涉激起波兰爱国者无比愤慨，1768年春在巴尔城组成抗俄的“巴尔党”，在法、土支持下，开展武装斗争。于是俄国发动镇压巴尔党的战争。	波兰	巴尔党遭到野蛮镇压。俄国勾结普奥，第一次瓜分波兰。
16	俄土战争	1768年秋～74年7月	土耳其、克里木	控制黑海，进而打通土耳其两海峡，向地中海扩张。	叶卡特林娜二世在国内加强了农奴主专政，发展了封建经济，军事经济力量有较大增长。但阶级斗争也在高涨。 在西面，正在武装干涉波兰内政，策划第一次瓜分波兰。 1764年，利用普鲁士与法奥瑞的矛盾和它对俄国的依赖性，与普结盟，借以牵制瑞典。 1766年，利用英法矛盾，与英签订商约，拉拢英国支持俄国对瑞典和波兰的政策。 1768年，利用丹麦与瑞典的矛	巴尔干（主战场）、黑海、爱琴海	俄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国内爆发普加乔夫领导的伟大农民战争，沙皇政府为集中力量镇压起义，急于停战议和。土耳其不了解俄国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盾，与丹订约，进一步牵制瑞典，保证对土作战时无后顾之忧。		的困境，同意克里木汗国“独立”（实为并入俄国的第一步）。俄国取得黑海北岸大片领土以及北高加索的卡巴尔达等地，俄国商船享有通过土海峡的权利。
17	俄土战争	1787年9月～91年8月	土耳其、克里木	按照所谓“希腊计划”，彻底肢解土耳其。	1781年，俄奥签订为期7年的军事同盟条约。奥地利同意出兵进攻土耳其。 1783年，叶卡特林娜二世政府悍然宣布合并克里木，并对格鲁吉亚实行“保护”，引起土耳其的强烈不满。 1786年，俄国利用英法矛盾和法国的经济困难，与法签订商约，诱使法国在土耳其问题上放弃反俄立场。 俄国挑拨奥普关系，利用奥牵制普。同时，鉴于普瑞联盟引起丹麦不安，乘机拉拢丹麦牵制瑞典。 对瑞典软硬兼施，力图稳住瑞典。 加强了黑海方向的军事设施，沿第聂伯河建立了后勤补给基地。	黑海、巴尔干（主战场）、高加索	土耳其战败，被迫承认俄国合并克里木，同时宣布放弃格鲁吉亚。至此，整个黑海北岸广大地区落入俄国之手。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18	俄瑞战争	1788～90年夏	瑞典	牵制瑞典，保证主力用于南线土耳其战场。	瑞典利用俄军主力对土耳其作战之机，要求俄国归还前两次俄瑞战争中夺取的芬兰土地，停止对土战争，放弃克里木，解除波罗的海舰队武装。 俄国稳住瑞典的图谋遭到失败。	芬兰	军事上双方都没取得重大胜利。按照和约，两国边境维持战前状态。瑞典退出战争后，俄国集中力量对土作战。
19	武装干涉波兰	1792年5月	波兰	扑灭波兰爱国力量，扶植俄国傀儡上台，为再次瓜分波兰作好准备。	1791年，波兰爱国力量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竭力摆脱俄国的控制，变法图强，通过了"5月3日宪法"，引起俄国极端仇视和恐惧。 叶卡特林娜二世政府策动波兰反动派发动叛乱，反对5·3宪法，"要求"沙皇政府出兵支持。于是，俄国出兵入侵波兰。 西方列强正忙于反对法国大革命，无暇干涉俄国的行动。 俄国事先与普鲁士勾结，普同意出兵配合。	波兰	俄军迅速占领华沙及波兰全境，打垮了波兰爱国力量，建立亲俄的傀儡政权，废除5·3宪法。次年，俄普完成第二次瓜分波兰。
20	武装干涉波兰	1794年4月～11月	波兰起义力量	镇压波兰起义，为第三次瓜分波兰作好准备。	1794年2月，俄国当局破获波兰爱国者的秘密组织，立即进行大逮捕，并勒令将波军削减一半，被裁减的军人送到俄军服役，企图以此阻止波兰武装起义。但未得逞。	波兰	镇压了波兰起义，俄奥普完成对波兰的第三次瓜分，至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同年3月，在波兰爆发以科希秋什科为首的大规模起义，推翻了卖国政府，打击俄国侵略军，解放了华沙。 叶卡特林娜二世政府，勾结普奥出兵镇压。		此波兰国家不复存在。
21	俄军对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	1799年4～10月	法军	反对法国大革命，制止法国势力打入近东。	1798年7月，拿破仑远征埃及，既威胁英国利益，也触犯俄国和土耳其的利益，缓和了俄英、特别是俄土矛盾。 1798年10月，俄土联合舰队由黑海开进地中海。 1798年底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英国出钱，俄、奥等国出兵。土耳其也参加，成了俄国暂时的盟国。 1799年春，地面作战的主力奥军，在意大利和瑞士战场被法军打败，形势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开进意大利与奥军协同作战，苏沃洛夫担任俄奥联军总司令。	意大利、瑞士、东地中海	苏沃洛夫在意大利连战皆捷，但在进军瑞士时几乎全军覆没。
22	俄波（斯）战争	1804年6月～13年10月	波斯	巩固南高加索东部占领地。	1801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悍然宣布将东格鲁吉亚并入俄国版图，并进而向南高加索其他地区扩张，引起波斯强烈不满。 1804年，俄军主力正准备对拿破仑作战。 波斯在法国和英国（两者都力图扩大在东方的势力范围）鼓励下，要求俄军撤出格鲁吉亚。俄国断然拒绝，于是爆发战争。	南高加索	俄军于1812年大败拿破仑之后，波斯被迫议和，承认俄国兼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北部和达吉斯坦等地，并确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认俄国在里海有权保持舰队。
23	俄法战争	1805年8月～05年底	法国	打败拿破仑，排除对外扩张的头号强敌，巩固和发展俄国在欧洲、地中海和近东等地的势力。	沙皇保罗一世，从联英反法转变为联法反英，引起亲英派强烈不满。1801年发生宫廷政变，保罗被暗杀，联英反法派掌权。 1805年，俄国和英国一起组成第三次反法联盟。瑞典也参加，使俄国北线无后顾之忧。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争取了地理上举足轻重的普鲁士参加反法(与普王在腓特烈二世墓前宣誓结盟)。 俄国与波斯仍处于战争状态，但波是弱敌，对俄国总的战略部署牵扯不大。	普鲁士、奥地利	俄军惨败，被迫停战，把部队撤回本土。第三次反法联盟瓦解。
24	俄法战争	1806年10月～07年6月	法国	与1805年俄法战争相同。	俄国吸取了上次俄法战争失败的教训，整编了军队，开始建立后备部队，学习新的打法，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 1806年夏，组成以英俄普等国为骨干的第四次反法联盟。瑞典参加，使俄国北线无后顾之忧。 南线与波斯仍处于战争状态，新的俄土战争迫在眉睫，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俄国的力量。	东普鲁士	俄军再次遭到惨败。以提尔西特和约为起点，俄法进入互相勾结瓜分世界的新阶段。第四次反法联盟瓦解。
25	俄土战争	1806年11月～12年5月	土耳其	巩固和扩大在巴尔干和南高加索的	俄国与波斯仍处于战争状态。 1805年反法战争中，俄国被拿破仑打得一败涂地，正准备参加新的反法战争。	巴尔干(主战场)、高加索	俄国为应付拿破仑入侵，急于用军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势力范围。	土耳其企图利用俄国的困境，把俄国势力赶出南高加索西部，恢复对黑海的统治权。 拿破仑利用俄土矛盾，答应帮助土耳其夺回克里木和格鲁吉亚。 于是，土耳其对俄宣战。		事压力使土耳其停战。土军战败。按照和约，俄国在巴尔干并吞了比萨拉比亚，在南高加索保留了除波蒂和阿哈尔卡拉基之外的全部占领地。
26	俄瑞战争	1808年2月～09年9月	瑞典	借口保证彼得堡的安全，蓄谋夺取芬兰和霸占整个芬兰湾。	1807年6月在提尔西特和会上，俄法互相勾结。拿破仑利用俄国对芬兰的野心，推动俄国对瑞典作战（瑞典是法国死敌英国的盟帮）。 瑞典经过前一阶段对法作战的消耗，国力进一步削弱，对俄作战准备不足。 俄国同波斯、土耳其仍处于战争状态。 丹麦愿意同俄国一道对瑞典作战。 俄国要求瑞典与英国断交，并停止准备对丹麦的战争，遭瑞方拒绝，于是俄国发动进攻。	芬兰	俄国取得胜利。为集中力量对土作战，同意媾和。按和约，芬兰和阿兰群岛归属俄国。
27	1812年抗法战争	1812年6～12月底	法国	人民群众是为了反对外敌入	俄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决定重新执行联英反法的路线。 拿破仑几乎控制了除俄国以外	俄国境内	拿破仑几乎全军覆没。俄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侵。 统治集团既有反对外敌入侵的一面，也有继续同拿破仑争霸的一面。	的整个欧洲大陆，俄国空前孤立。 俄国与波斯、土耳其的战争仍在继续，分散了俄国的力量。 俄国积极开展外交斗争，不利局面有所改善： 1.利用普奥与法国的矛盾，同普奥秘密会谈，促使它们在未来战争中不积极支持拿破仑。 2.利用法瑞矛盾，提出将挪威并入瑞典，换取瑞典继续坚持反法立场。 3.同反法的堡垒英国和正在进行抗法战争的西班牙签订盟约，争取它们的支持。 4.软硬兼施，诱迫土耳其停战议和，免除了南线的后顾之忧。 军事上，战前两年即以国家预算的一半充作军费，扩军备战，在西部边境进行了战场准备。		国随即组成新的反法联盟，向法国本土进军。
28	俄法战争	1813年1月～14年3月	法国	彻底消灭拿破仑和法兰西帝国，在法国和所有欧洲国家复辟封建制度，夺取全欧霸权。	1812年抗法战争的重大胜利，鼓舞了欧洲各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拿破仑的斗争。各国反动统治集团也企图摆脱拿破仑的控制。形势对拿破仑极端不利。 一个以沙皇俄国为首的新的反法联盟正在形成，奥普等国先后向俄国靠拢。 亚历山大一世坚持乘胜追击，打到法国去。总司令库图佐夫主张稍事休整再行动。最后确定，俄军于1813年1月13日渡过涅曼河西进，开始了一场新的对法战争。	西欧	以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各国反法联军，打败了拿破仑，于1814年3月底进占巴黎。拿破仑退位，复辟了波旁王朝。俄国成了欧洲霸主。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29	俄波(斯)战争	1826年6月～28年2月	波斯	巩固原在南高加索方向的既得阵地，伺机夺取新的土地。	尼古拉一世上台伊始，刚刚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正着手加强国内的军事警察统治。 波斯与英国结盟，改造了军队，在英国支持下，宣布废除上次俄波战争强加给波斯的古利斯坦和约，乘俄国国内政局不稳，发动战争，收复失地。	南高加索	波斯战败。和约规定埃里温和纳希契凡两地并入俄国版图，再次确认俄国在里海保持舰队的权利，波斯向俄国赔款2,000万卢布。
30	俄土战争	1828年4月～29年9月	土耳其	占领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控制两海峡。	1826年，尼古拉一世利用希腊人民反土起义造成的有利形势，逼土耳其签订«阿克尔曼协定»，扩大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 俄国得寸进尺，1827年10月勾结英法歼灭土舰队于纳瓦林港。年底土政府宣布废除俄土之间一切条约。当时俄波战争尚未结束，对土无可奈何。 1828年4月，即签订俄波和约不过两月，立即对土宣战。	巴尔干(主战场)、南高加索	土耳其战败。和约规定多瑙河口和黑海东岸等广大地区归属俄国，两海峡对俄国及其他外国商船开放，土赔款1,000万荷兰盾。
31	镇压匈牙利革命	1849年5～8月	匈牙利革命军	充当"欧洲宪兵"，反对一切革命。	匈牙利反对奥地利统治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革命军向维也纳进军。形势发展下去，东欧各国反动政权可能土崩瓦解，沙俄将	匈牙利	俄奥两国军队扑灭了匈牙利革命。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防止欧洲革命在俄国内部引起连锁反应。 维护和控制欧洲各国反动政府，使之成为沙皇俄国的附庸，保持俄国的霸主地位。 巩固和扩大俄国在中欧和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占领加里西亚和匈牙利，造成直逼土京君士坦丁堡的有利态势。	陷于孤立。 法国资产阶级已扑灭了巴黎六月起义，俄国国内的革命也遭到了镇压，尼古拉一世认为自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匈牙利革命了。 俄国事先与奥地利反动当局达成协议，俄奥共同出兵镇压（俄方出兵14万），奥方为俄军提供粮秣。		从此欧洲又经历了一个反动时期。
32	克里木战争（东方战争）	1853年10月～56年3月	英、法、土、萨丁	宰割土耳其，控制巴尔干，打通两海峡。	尼古拉一世在国内强化了军事警察统治，但农奴制危机已临到总爆发的前夜。 1849年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之后，俄国在欧洲的影响扩大；法国经过大动乱，元气未恢复。沙皇政府迫不及待地利用这种形势推进南下政策。 五十年代初，"东方问题"激化，	克里木（主战场）、波罗的海、白海、远东海域	俄国战败，南下扩张政策遭沉重打击。按巴黎和约的规定，俄国几乎丧失了长期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俄国对土步步进逼，与英法关系紧张。 1853年5月，俄土谈判失败，俄军进占多瑙河两公国。 同年10月，讨论“东方危机”的国际会议限令俄国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俄方断然拒绝。 尼古拉二世政府估计英法不会参战，可集中全力对付土耳其，在判断形势上犯了极大的错误。		以来南下扩张的一切成果。
33	俄土战争	1877年4月～78年3月	土耳其	宰割土耳其，控制巴尔干，打通两海峡。以对土战争的胜利提高沙皇在国内的“威望”，巩固其统治地位。	克里木战争后，俄国废除了农奴制，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发展加快，元气逐渐恢复。 从六十到七十年代进行了资产阶级军事改革，军队情况有所改善。 1875～76年间，巴尔干地区爆发反土起义，沙皇政府认为有机可乘。 德国为转移俄国对西方的注意，推动俄国对土作战。 奥匈是同俄国争夺巴尔干的劲敌。1876年7月，俄国以重大让步换取奥匈在未来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从而使俄国避免了两线作战。 1876年塞尔维亚起义军被土军打败，形势对俄国不利。俄国以断交威逼土耳其停火。1877年2月又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遭土方拒绝。同年4月，俄对土宣战。	巴尔干(主战场)、南高加索	土耳其战败。根据和约，俄国在巴尔干获得比萨拉比亚部分地区，在亚洲获得阿尔达汉、巴统、卡斯等地。
34	出兵侵占中国东北	1900年7月	中国	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为进	1900年中国爆发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6月，八国联军(俄国参加)进犯北京，吸引了中外注意	中国东北	一度占领东北广大地区，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一步宰割中国造成有利态势。	力，牵制了直隶、山东等省的清军。 腐败透顶的清政府内外交困，穷于应付，西太后合室西逃，留下卖国贼李鸿章等主政。 东北地区防御薄弱，俄国在该地作好了南下进军的准备。 沙皇政府从7月中旬至8月初，悍然出动10多万俄军，分5路大举入侵东北地区。		不仅遭到中国人民英勇反抗，而且引起其他帝国主义不满。1902年4月，被迫签署《交收东北三省条约》，分3期撤兵。但后来又违约不撤。
35	日俄战争	1904年2月～05年9月	日本	同日本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 在东北成立“黄俄罗斯”，纳入俄国版图。 通过对外战争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转移人民视线，扑灭即将爆发的大革命。	通过俄法结盟，牵制和对抗德奥同盟，稳定了西方局势。 德奥主动缓和与俄国的关系，推动俄国东进，假手日本削弱俄国。 俄国通过划定与阿富汗的边界，暂时缓和了俄英在中亚地区的冲突。 西伯利亚大铁路除贝加尔湖段以外，已经通车；中东铁路及其支线也已完成。 统治集团内部对日强硬派掌权，受到尼古拉二世大力支持。 当权派轻视日本，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 外交斗争中，日方要价越来越高，俄国软硬兼施，都不能迫使日本就范。	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南部及其沿海	俄国惨败。按照和约，俄国在东北南部地区和朝鲜的种种特权，转让予日本。

编号	战争名称	时间起迄	作战对象	俄国的战争目的	俄国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发动或进行战争	战场	结局
36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8月～17年	德国、奥匈、土耳其	排除西进、南下的劲敌—德国和奥匈。 巩固、扩大俄国在巴尔干和土耳其等地的势力，掠夺殖民地和市场。 摆脱严重经济危机的威胁，扑灭即将爆发的大革命。	参加了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外交、军事受英法影响极大。 在东方拉拢日本共同瓜分中国，缓和了俄日矛盾，免除了东线的后顾之忧。 调整了与英国的关系，缓和了与英国在近东、中亚等地区的冲突。 俄国和欧洲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面临日益迫近的新的严重经济危机的威胁。国内又出现1905年大革命前夕的形势。 统治集团内部多数人主张同德国对抗，希望适当缓和俄德矛盾的少数派被压下去了。 军事上已有一定程度的准备。 受俄国支持的塞尔维亚（俄国在巴尔干的主要盟国），在德奥军事压力下，濒于灭亡。	俄德、俄奥边境（主战场）、高加索、黑海、波罗的海	战争引起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十月革命进而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退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5章、第6章)，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1卷、第2卷，1961年出版。(有关俄国军事的部分文章)

恩格斯：《暴力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见《列宁全集》第21卷。

列宁：《战争与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4卷。

列宁：《中国的战争》，见《列宁全集》第4卷。

列宁：《旅顺口的陷落》，见《列宁全集》第8卷。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9年莫斯科出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1961年北京出版。(有关战争和战略理论的部分论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1～2卷，1978年北京出版。

集体编著：《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1979年北京出版。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上卷，1979年北京出版。

梁士瑟科：《苏联国民经济史》(中译本)，第1～2卷，1954～59年北京出版。(与俄国对外战争有关的部分)

〔瑞典〕安德生：《瑞典史》(苏公隽译)，1963年北京出版。(与对俄战争有关部分)

Базилевич К. В. и другие 巴济列维奇等

Атлас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ч. 1～2. М., 1959. 《苏联历史地图集》,第 1～2 册,1959 年莫斯科出版。

Бахрушин С. В. 巴赫鲁申

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 Л., 1925.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1925 年列宁格勒出版。

Беляев Н. И. 别利亚耶夫

Русско-турецкая война 1877～1878. М., 1956. 《1877～78 年俄土战争》,1956 年莫斯科出版。

Бескровный Л. Г. 别斯克罗夫内

Атлас карт и схем по рус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Вое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46. 《俄国军事历史图集》,1946 年苏联军事出版社出版。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812 г. и контрнаступление Кутузова. М., 1951. 《1812 年卫国战争和库图佐夫的反攻》,1951 年莫斯科出版。

Полководец Кутузов. М., 1955. 《统帅库图佐夫》,1955 年莫斯科出版。

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 и флот в XVIII веке. М., 1958. 《十八世纪的俄国陆军和海军》,1958 年莫斯科出版。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рус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М., 1947. 《俄国军事史文选》,1947 年莫斯科出版。

Бескровный Л. Г. и другие 别斯克罗夫内等

Русская воен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XIX 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ов. М., 1960.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军事理论思想》,1960 年莫斯科出版。

Бестужев И. В. 别斯土热夫

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 М.,1955, 《克里木战争》, 1955 年莫

斯科出版。

Введенский Б. А. 韦坚斯基主编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37, 1955.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37 卷，1955 年出版。(俄国对外战争部分)

Витте С. Ю. 维特

Вынужденные разьясненния. М., 1911. 《不得已的说明》，1911 年莫斯科出版。

Во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имени фрунзе 伏龙芝军事学院

Воен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рабовладель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ыпуск 1, М., 1953. 《奴隶社会的军事学术》，1953 年莫斯科出版。(俄国部分)

Воен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789～1917). выпуск 2, М., 1953. 《资本主义社会的军事学术(1789～1917)》，1953 年莫斯科出版。(俄国部分)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конец XV в.——начало XVII в.).М., 1955. 《苏联史纲(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1955 年莫斯科出版。(俄国军事部分)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XVII в.). М., 1955. 《苏联史纲(十七世纪)》，1955 年莫斯科出版。(俄国军事部分)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XVIII в., вторая четверть). М., 1957. 《苏联史纲(十八世纪第二个 25 年)》，1957 年莫斯科出版。(俄国军事部分)

История Польши. т. 1 (М., 1956) и т. 2 (М., 1955). 《波兰史》，第 1 卷(1956 年莫斯科出版)，第 2 卷(1955 年

莫斯科出版）。（俄波战争部分）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и МГУ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т. 1,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М., 1948. 《苏联通史》,第 1 卷,第 2 版，1948 年莫斯科出版。（与俄国对外战争有关的部分）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т. 2,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исправ. и дополн., М., 1949. 《苏联通史》,第 2 卷,第 2 版，1949 年莫斯科出版。（与俄国对外战争有关的部分）

Кабанов П. И. и Кузнецов Н. Д. 卡巴诺夫、库兹涅佐夫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861～1917. М., 1960. 《苏联通史(1861～1917)》,1960 年莫斯科出版。

Клаузевиц К. 克劳塞维茨

1812 год. М., 1937. 《1812 年》,1937 年莫斯科出版。

Коротков И. А. 柯罗特科夫

Иван Грозный——во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 1952. 《伊凡雷帝的军事活动》,1952 年莫斯科出版。

Левицкий Н. А. 列维茨基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М.,1936. 《1904～05 年日俄战争》, 1936 年莫斯科出版。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苏联国防部

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1～8, М.,1976～1980.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 1～8 卷,1976～80 年莫斯科出版。（有关俄国军事历史的部分条目）

Мордвинов Р. Н. 摩尔德维诺夫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М., 1951. 《俄国陆海军学术》,1951 年莫斯科出版。

Нечкина М. В. и другие 涅奇金娜等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т. 1, М., 1956. 《苏联通史》,第1卷,1956年莫斯科出版。(俄国军事部分)

Нечкина М. В. 涅奇金娜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т. 2,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 исправ. и дополн., М., 1954. 《苏联通史》,第2卷,第3版,1954年莫斯科出版。(俄国军事部分)

Осипов К. 奥西波夫

Суворов. М., 1949. 《苏沃洛夫传》,1949年莫斯科出版。

Панкратова А. М. и др. 潘克拉托娃等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М., 1949. 《苏联通史》,1949年莫斯科出版。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波克罗夫斯基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самом сжатом очерке. М., 1933. 《俄国历史概要》,1933年莫斯科出版。(俄国军事部分)

Полянский Ф. Я. и др. 波良斯基等

История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М., 1960. 《苏联国民经济史》,1960年莫斯科出版。(与沙俄对外战争有关的部分)

Порфирьев Е. И. 波尔菲里耶夫

ПЕТР 1——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 воен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русской регулярной армии и флота. М., 1952.《彼得一世——俄国正规陆海军军事学术的奠基人》,1952年莫斯科出版。

Потемкин и др. 波将金等

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т. 1. (М., 1959) и т. 2 (М., 1968). 《世界外交史》,第1卷(1959年莫斯科出版),第2卷(1968年莫斯科出版)。(与俄国对外战争有关的部

分）
Разин Е. А. и др. 拉辛等
История воен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т. 1, М., 1956.《军事学术史》，第1卷，1956年莫斯科出版。（俄国部分）
Романов Б. А. 罗曼诺夫
Очерк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895～1907). М., 1955. 《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1955年莫斯科出版。
Ростунов И. И. 罗斯图诺夫
Русско-турецкая война 1877～1878. М., 1977. 《1877～78年俄土战争》，1977年莫斯科出版。
Русский фронт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76.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战线》，1976年莫斯科出版。
Ростунов И. И. и др. 罗斯图诺夫等
История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14～1918. М., 1975. 《1914～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1～2卷，1975年莫斯科出版。
Строков А. А. 斯特罗科夫
История воен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рабовладельческое и феода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 т. 1. М., 1955. 《军事学术史(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第1卷，1955年莫斯科出版。（俄国部分）
История воен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М., 1965. 《军事学术史(资本主义社会)》，1965年莫斯科出版。（俄国部分）
История воен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 1967. 《军事学术史(帝国主义时期)》，1967年莫斯科出版。（俄国部

分）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и воен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в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М., 1974.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武装力量和军事学术》，1974 年莫斯科出版。

Тарле Е. В. 塔尔列

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 т. 1～2. Моск.–Ленингр., 1950. 《克里木战争》，第 1～2 卷，1950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1812 год. М., 1961. 《1812 年》，1961 年莫斯科出版。

Тельпуховский Б. С. 切尔普霍夫斯基

Северная война. М., 1946. 《北方战争》，1946 年莫斯科出版。

Фон–Ланг П. 冯·兰格

Военные события в Китае (1900～1901). изд."Офицерская жизнь", 1911. 《中国军事事件（1900～01）》，1911 年俄国"军官生活"出版社出版。

Хромов С. С. и др. 赫罗莫夫等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вы. М., 1978. 《莫斯科史》，1978 年莫斯科出版。

ЦЕНТРАХИВ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из дневников А. Н. Куропаткина и Н. П. Линевича). Л., 1925. 《日俄战争（库罗帕特金、李涅维奇日记摘编）》，1925 年列宁格勒出版。

Brussilov, A. A. 布鲁西洛夫

A Soldier's Note-book (1914～1918), London, 1930. 《布鲁西洛夫回忆录（1914～18）》，1930 年伦敦出版。（关于 1916 年俄军西南方面军夏季攻势的回忆）

Danilov, Y. 达尼洛夫

La Russie dans la Guerre Mondiale1914～1917, Paris, 1927. 《世界大战中的俄国(1914～17)》,1927 年巴黎出版。(战争准备部分)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 6 and v. 20. USA, 1964. 《英国大百科全书》,第 6 卷、第 20 卷, 1964 年美国出版。(与俄国军事有关的部分)

Esposito, V. J. 埃斯波西托

A Concise History of WWI, USA, 1964. 《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1964 年美国出版。

Esposito, V. J. and Elting J. R. 埃斯波西托、厄尔廷

A Military History and Atlas of the Napoleonic Wars, USA, 1964. 《拿破仑战争的军事历史和地图集》,1964 年美国出版。(法俄战争部分)

Falkenhayn, E. V. 法尔根汉

General Headquarters 1914～1916 and its Critical Decisions, London, 1919. 《1914～16 年的德国统帅部及其重大决定》,1919 年伦敦出版。

Fuller, J. F. C. 富勒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v. 2, v. 3, New York, 1955～1956. 《西方世界军事史》, 第 2～3 卷,1955～56 年纽约出版。(与俄国军事有关的部分)

Kuropatkin, A. N. 库罗帕特金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London, 1909. 《俄国陆军与日俄战争》,1909 年伦敦出版。

Ludendorff, E. V. 鲁登道夫

Ludendorff's Own Story, v. Ⅰ, USA, 1919. 《鲁登道夫回忆录》,第 1 卷,1919 年美国出版。

Mazour, A. G. 马祖尔

Russia Tarist and Communist, USA, 1966. 《沙皇俄国和共产党俄国》,1966年美国出版。(沙俄部分)

Mitchell, D. W. 米切尔

A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Sea Power, USA, 1974. 《俄国和苏联海军史》, 1974年美国出版。(俄国部分)

Potter, E. B. and Nimitz, C. W. 波特、尼米兹

Sea Power, a Naval History, USA, 1960. 《海上力量(海军史)》,1960年美国出版。(日俄战争部分)

Witte, 维特

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trans. from the orig. russian manusc. and edited by A. Yarmolinsky), London, 1921. 《维特伯爵回忆录》,1921年伦敦出版。

〔罗〕 Ion Coman 扬·科曼(主编)

《1877～78年罗马尼亚独立战争》,1977年布加勒斯特出版。(附录:英、法、俄文提要)

谷寿夫

《机密日露战史》,1971年东京出版。

下村富士男

《日俄战争》(近代战争丛书之二),1966年东京出版。

〔日〕军令部编

《日本海大海战史》,1935年东京出版。

附录三　附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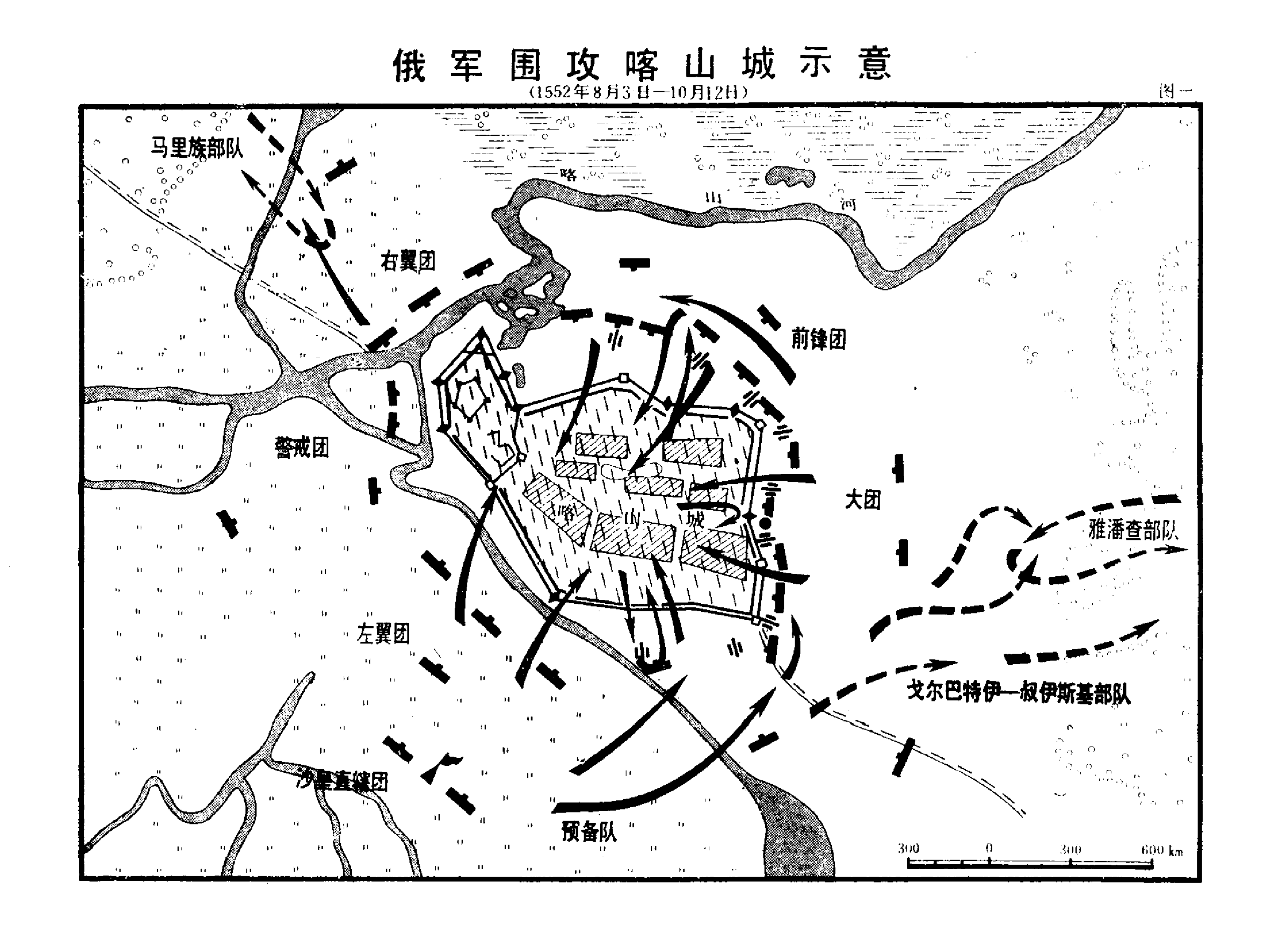
说　明

本书附图均为示意图，一部分参考苏联原图绘制，一部分根据苏联原图（个别的根据日本原图）译制，仅供读者参考。出处均见本书《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不另注明。

俄军围攻喀山城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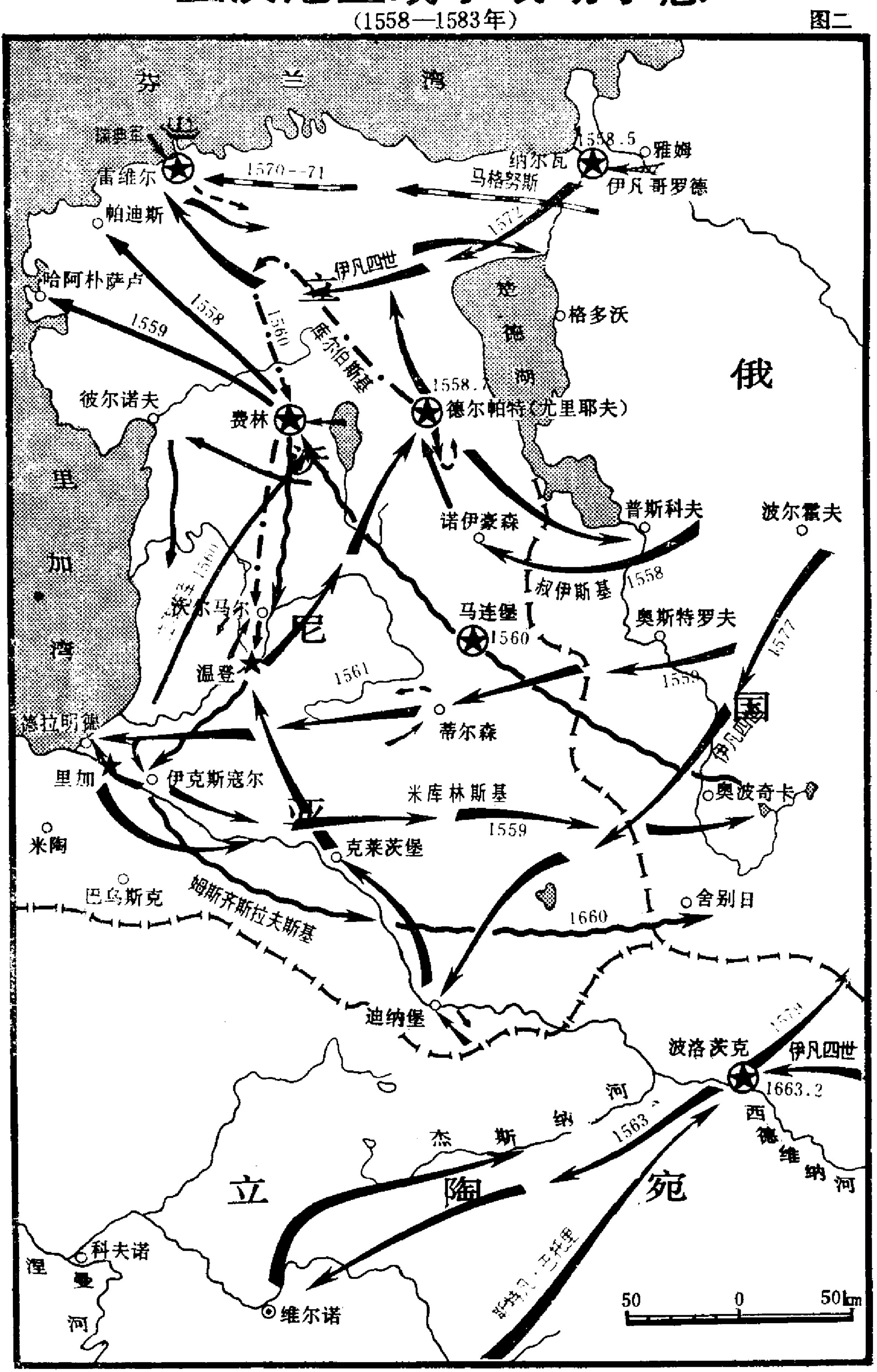
（1552年8月3日—10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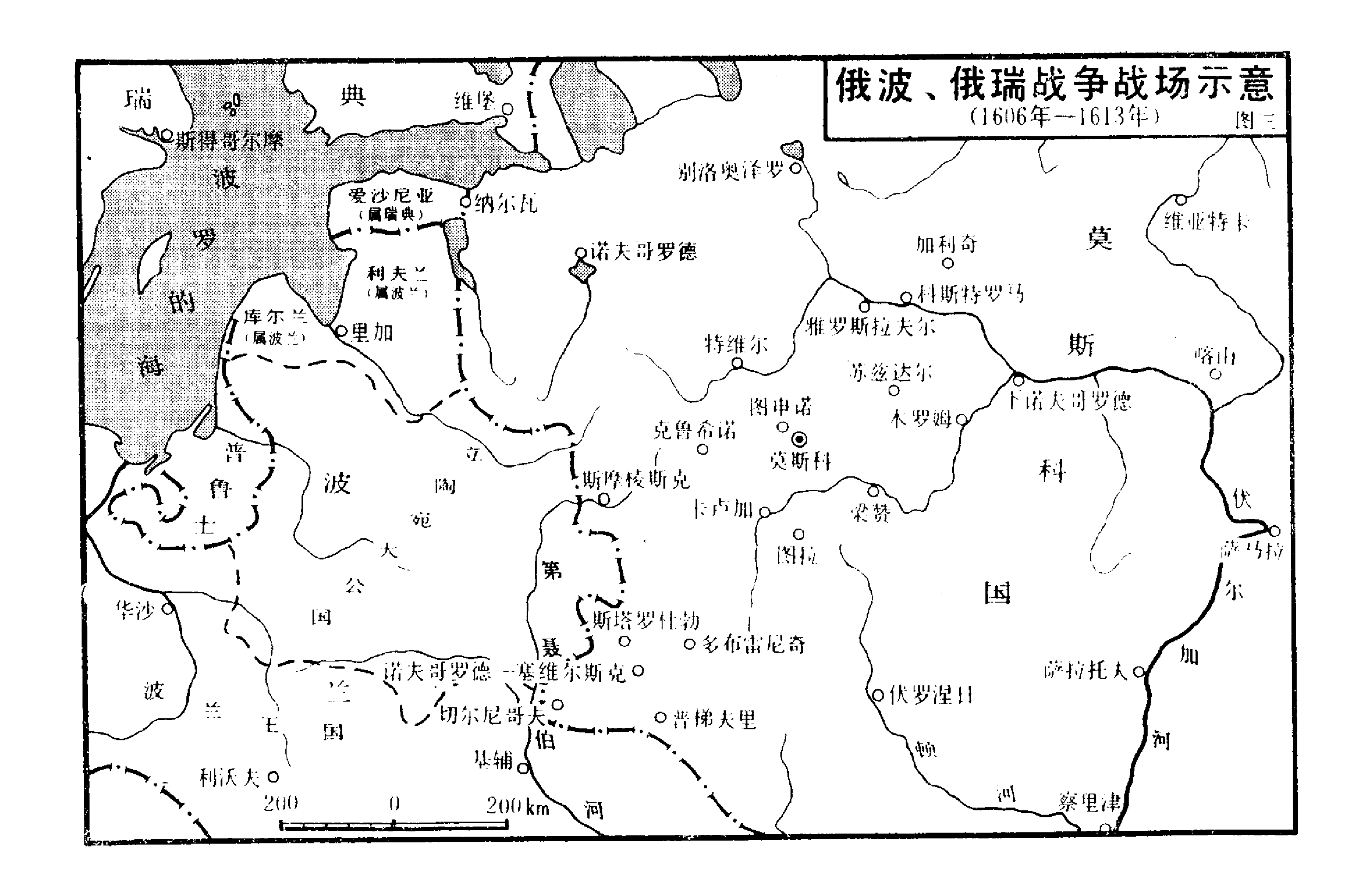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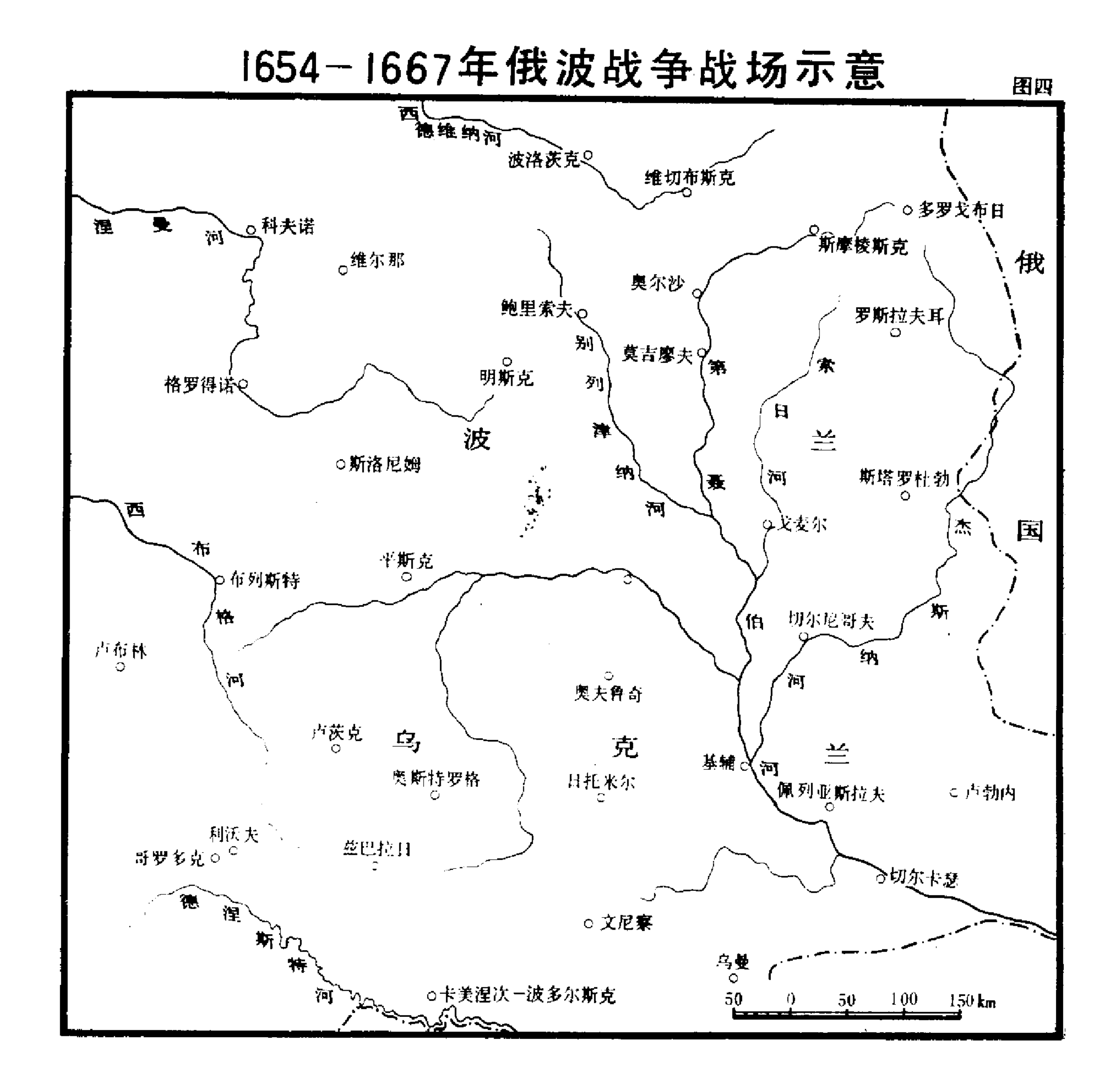
立沃尼亚战争战场示意

(1558—1583年)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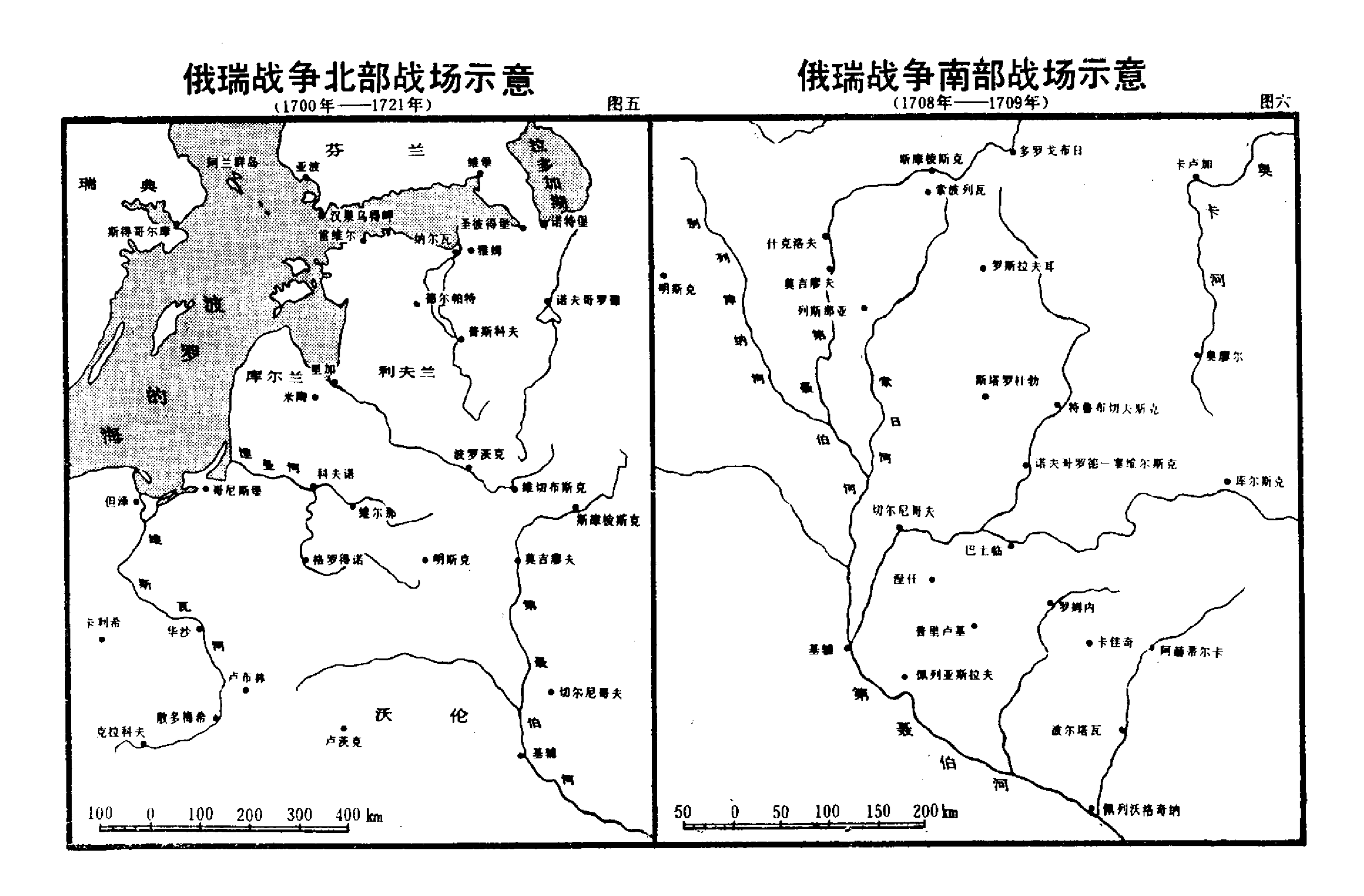




俄波、俄瑞战争战场示意
（1606年—1613年）
图三



1654-1667年俄波战争战场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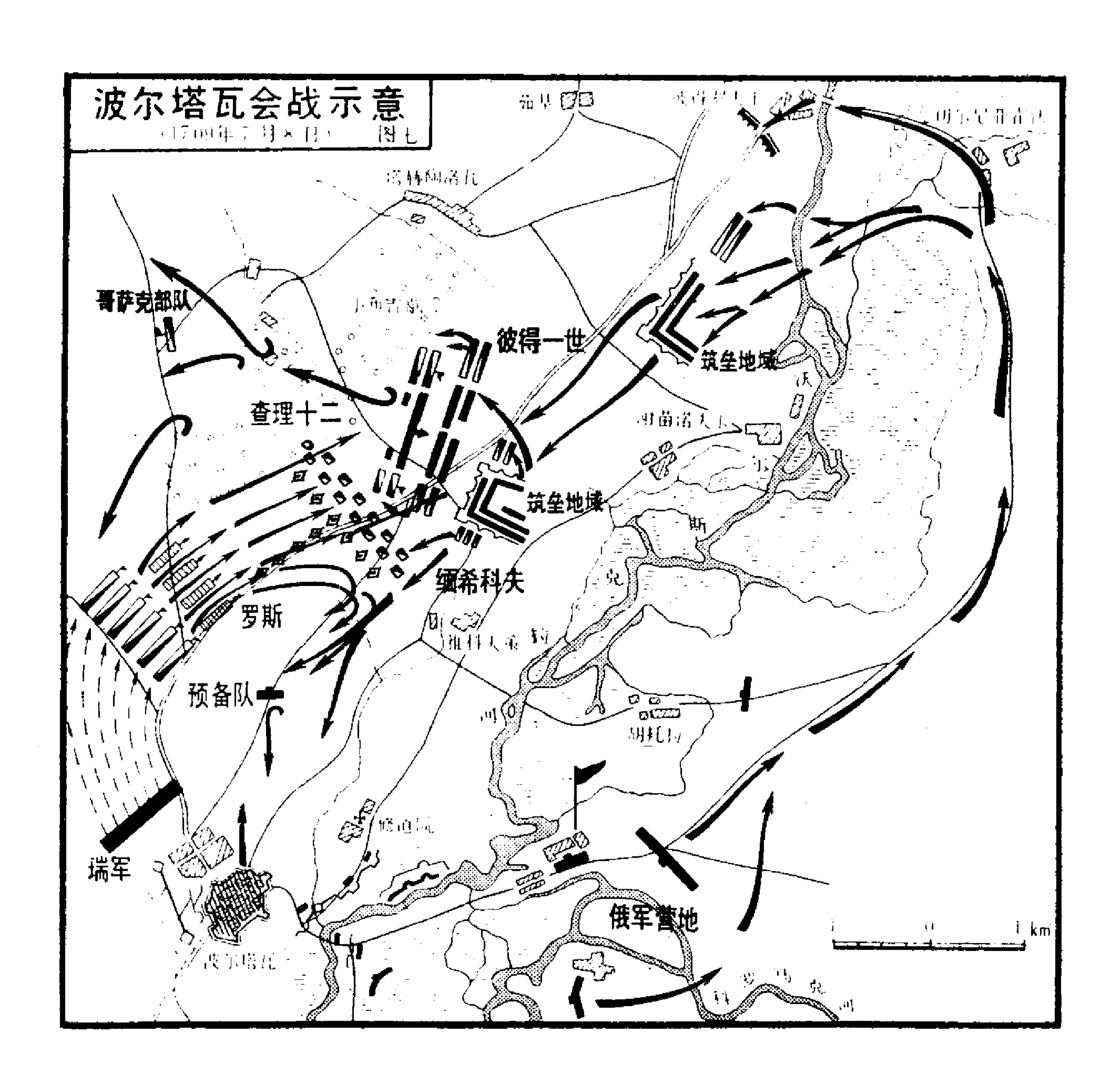


俄瑞战争北部战场示意

(1700年——1721年)

俄瑞战争南部战场示意

(1708年——1709年)


波尔塔瓦会战示意
(1709年7月8日)
图七
哥萨克部队
彼得一世
查理十二
筑垒地域
筑垒地域
缅希科夫
罗斯
预备队
瑞军
俄军营地
0
1 km

七年战争东欧战场示意

图八

瑞典
丹麦
哥本哈根
波罗的海
梅梅尔
涅曼河
提尔西特
哥尼斯堡
维尔那
格罗斯—耶格尔斯多夫
东普鲁士
格罗德诺
科尔堡
格但斯克
波美拉尼亚
波兰
托伦
普鲁士
奥
普恩多夫
寇斯特林
柏林
法兰克福
库涅斯多夫
波兹南
德
克罗森
河
萨克森
德累斯顿
捷克
布拉格
65 0 65 130 195 k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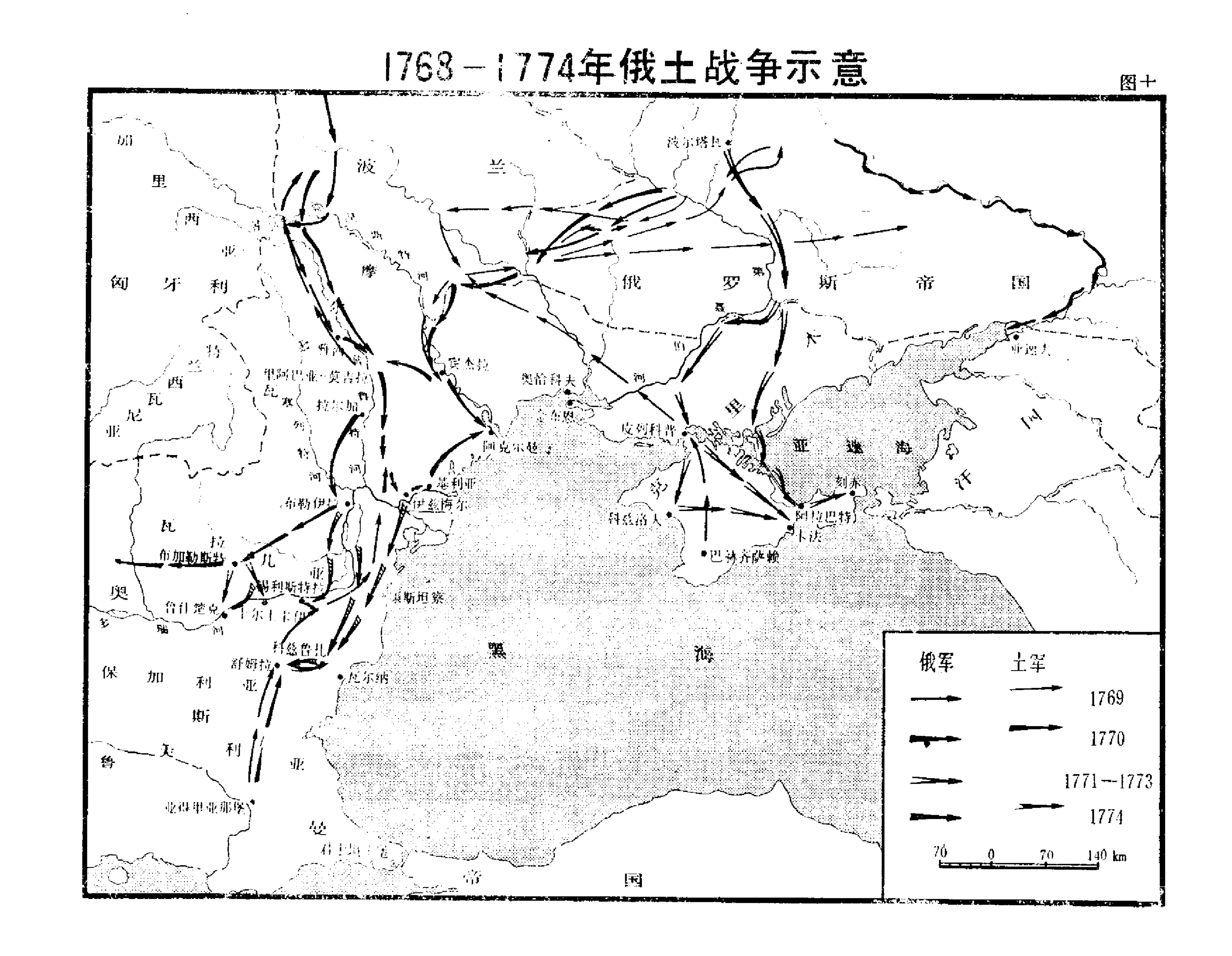
库涅斯多夫会战示意

(1759年8月12日) 图九

特雷丁
比绍夫塞
法兰克福
萨尔蒂科夫
米尔堡
戈利岑
大什皮沃
库涅斯多夫
小什皮沃
尤登堡
鲁缅采夫
费尔默尔
腓特烈
骑兵
奥
德
河
1 0 1 2 3 k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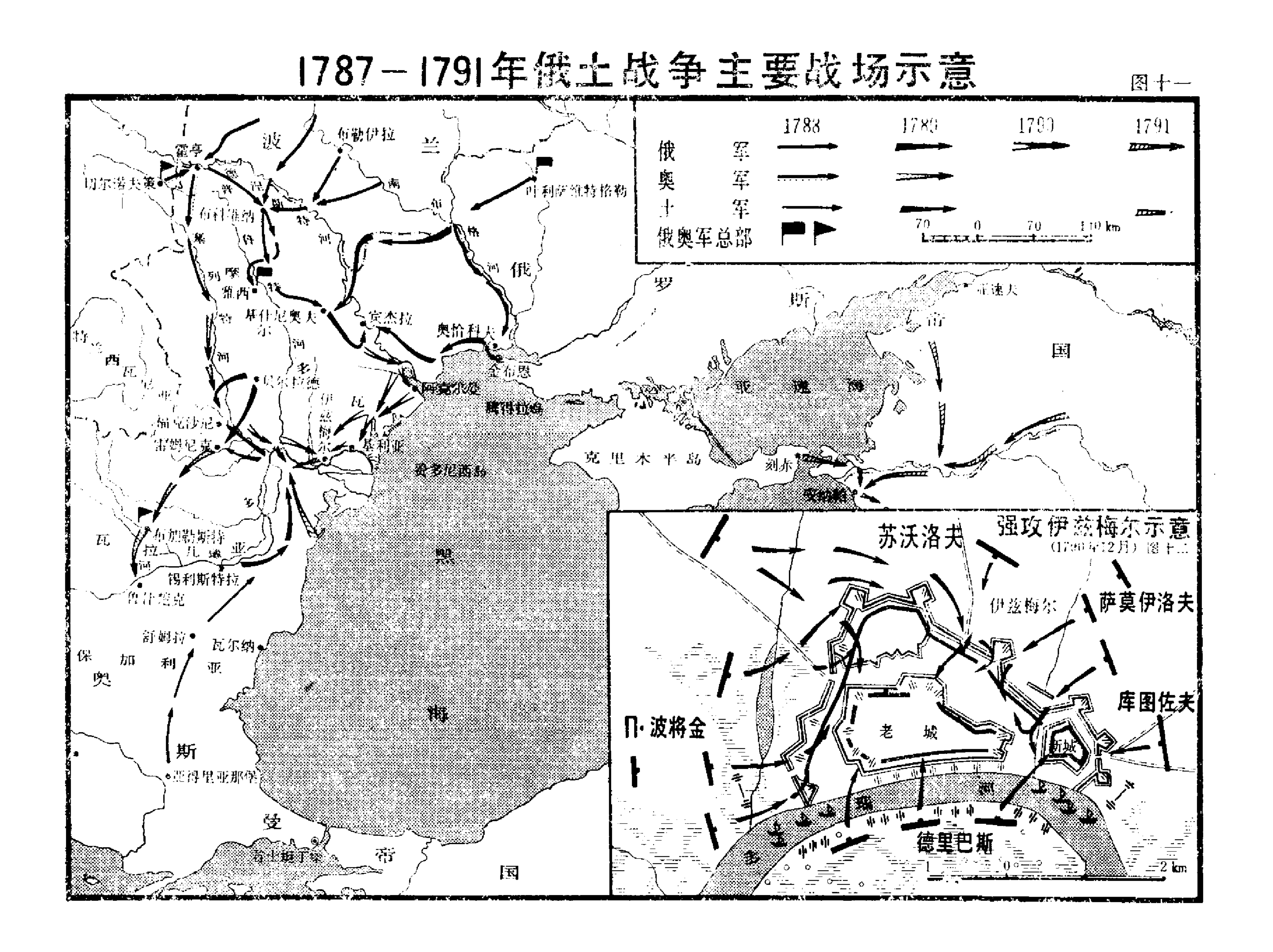
1768－1774年俄土战争示意

图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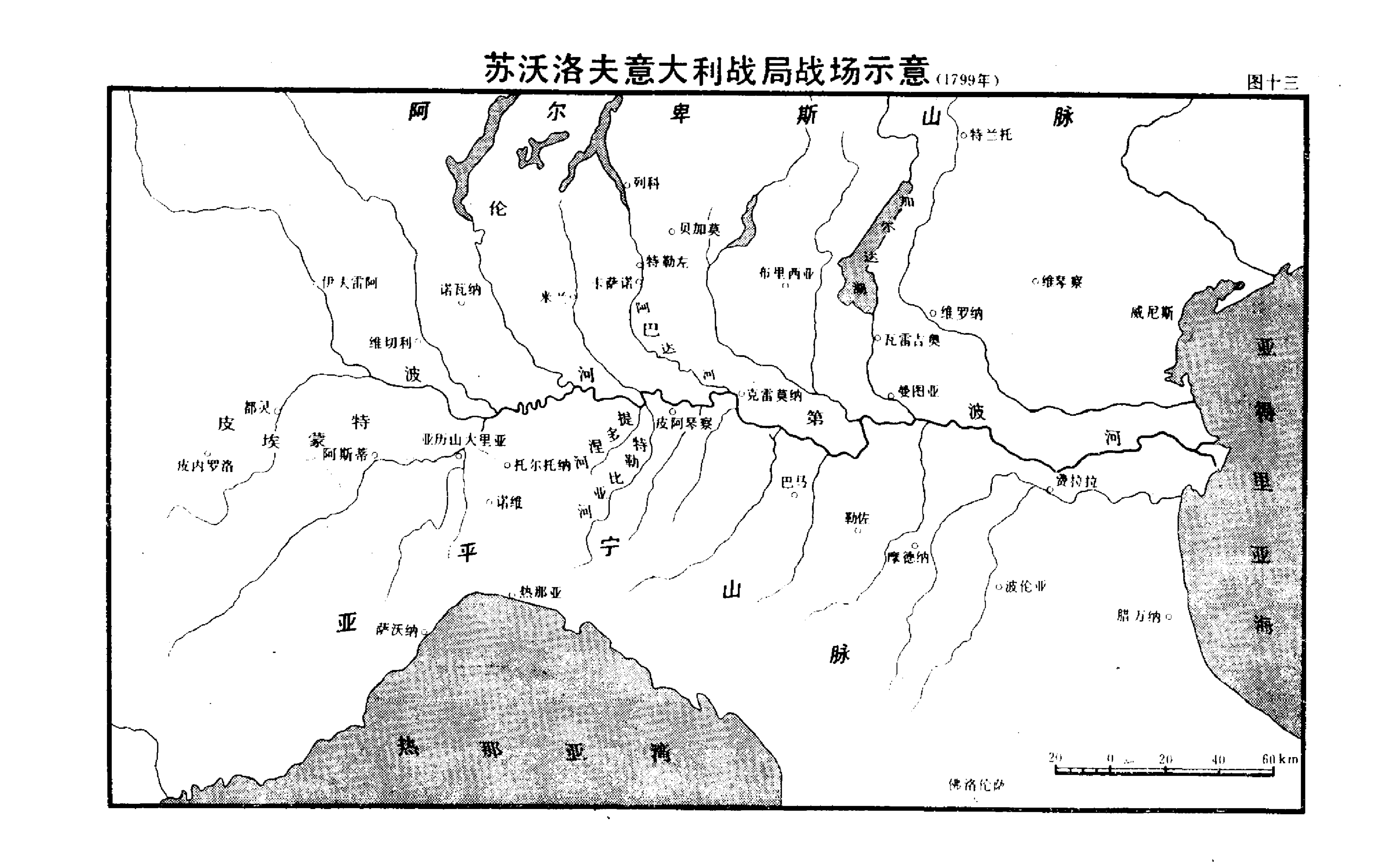
1787—1791年俄土战争主要战场示意

图十一



苏沃洛夫意大利战局战场示意（17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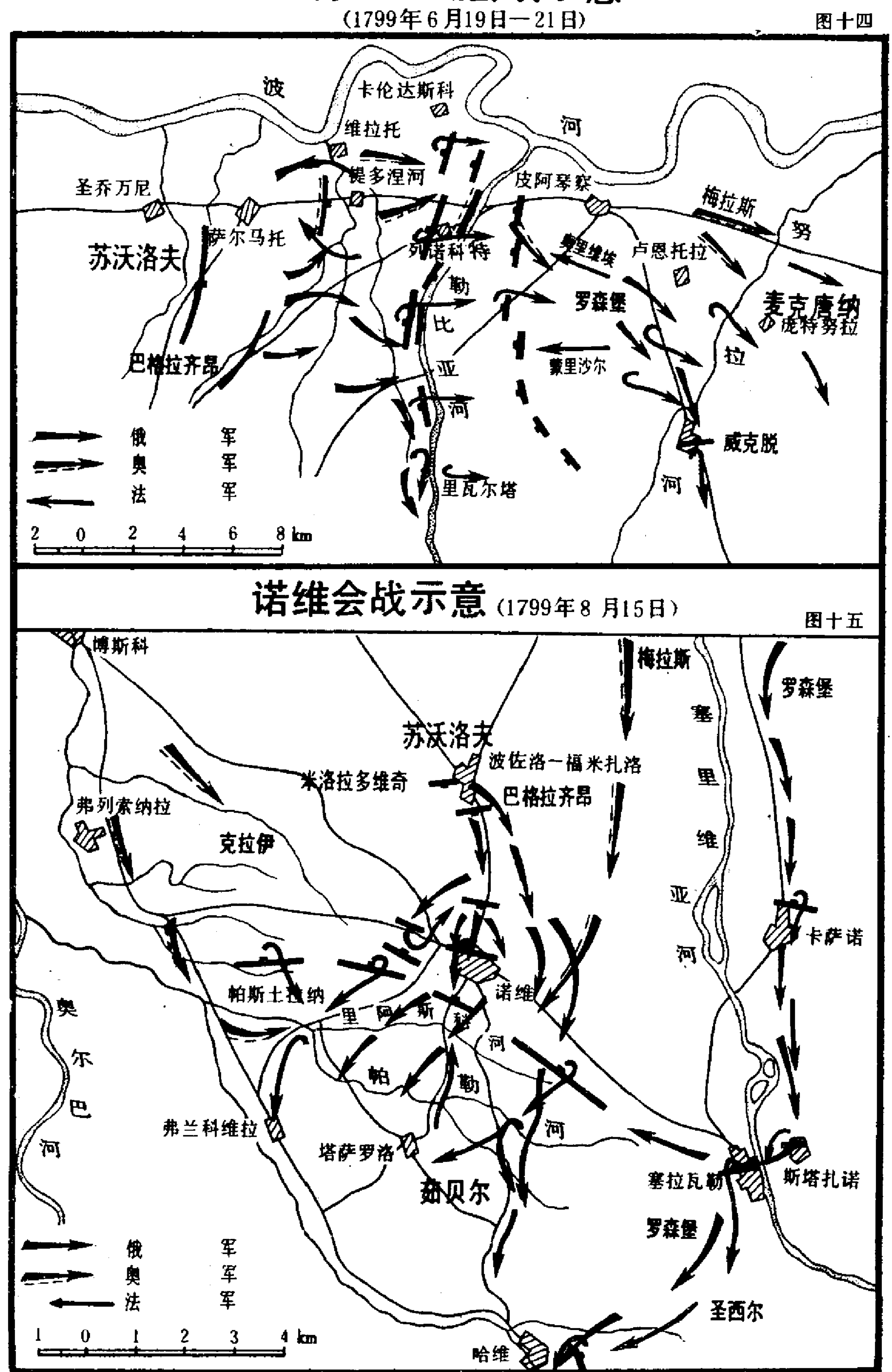
图十三



特勒比亚会战示意

(1799年6月19日—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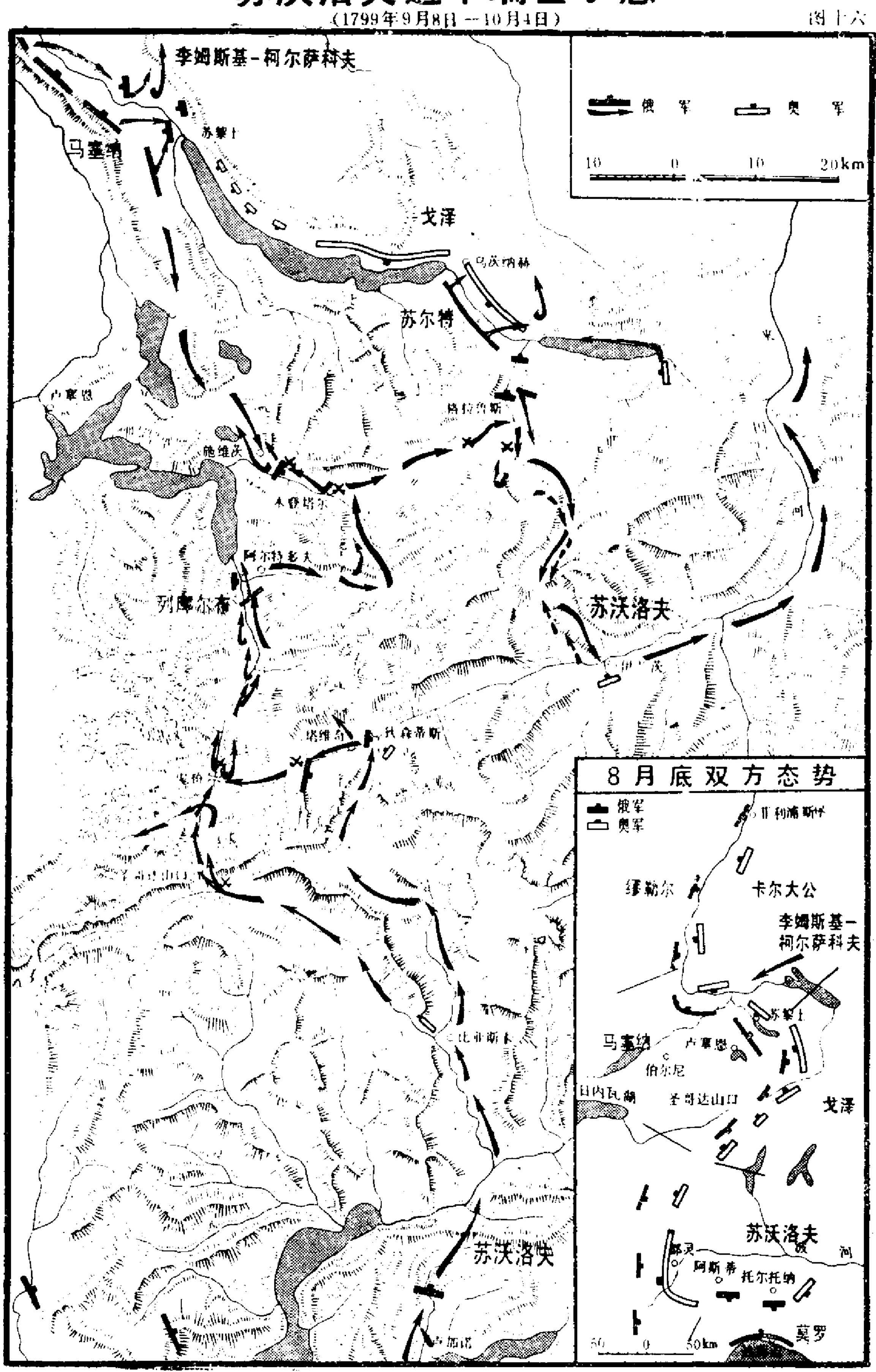
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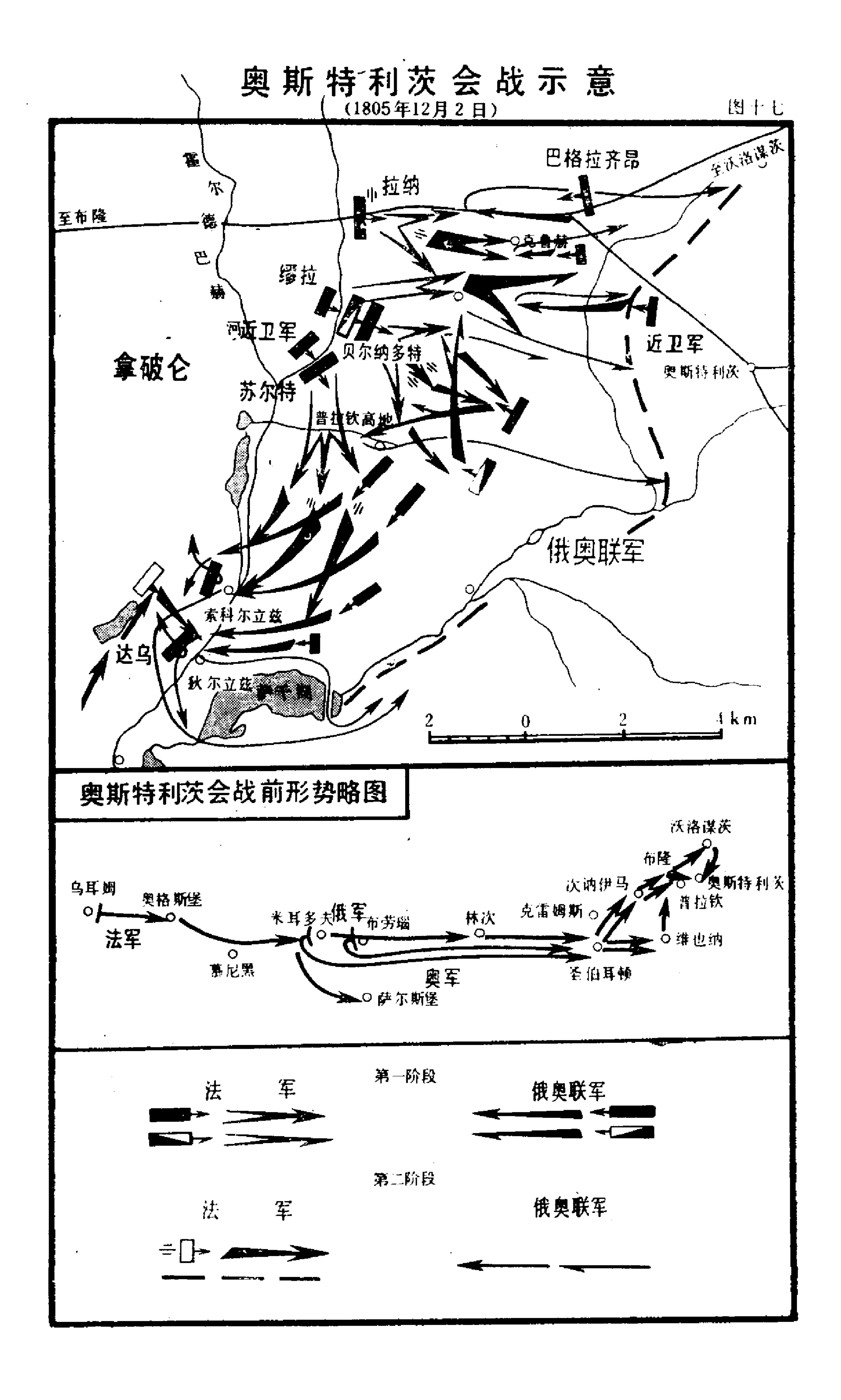


苏沃洛夫进军瑞士示意

（1799年9月8日—10月4日）

图十六





奥斯特利茨会战示意
(1805年12月2日)
图十七
巴格拉齐昂
至沃洛谋茨
拉纳
至布隆
霍尔德巴赫
缪拉
近卫军
贝尔纳多特
近卫军
奥斯特利茨
拿破仑
苏尔特
普拉钦高地
俄奥联军
索科尔立兹
达乌
狄尔立兹
2 0 2 4km
奥斯特利茨会战前形势略图
乌耳姆
奥格斯堡
法军
慕尼黑
米耳多夫
俄军
布劳瑙
林次
克雷姆斯
次纳伊马
布隆
沃洛谋茨
奥斯特利茨
普拉钦
维也纳
圣伯耳顿
奥军
萨尔斯堡
第一阶段
法军
俄奥联军
第二阶段
法军
俄奥联军

埃劳会战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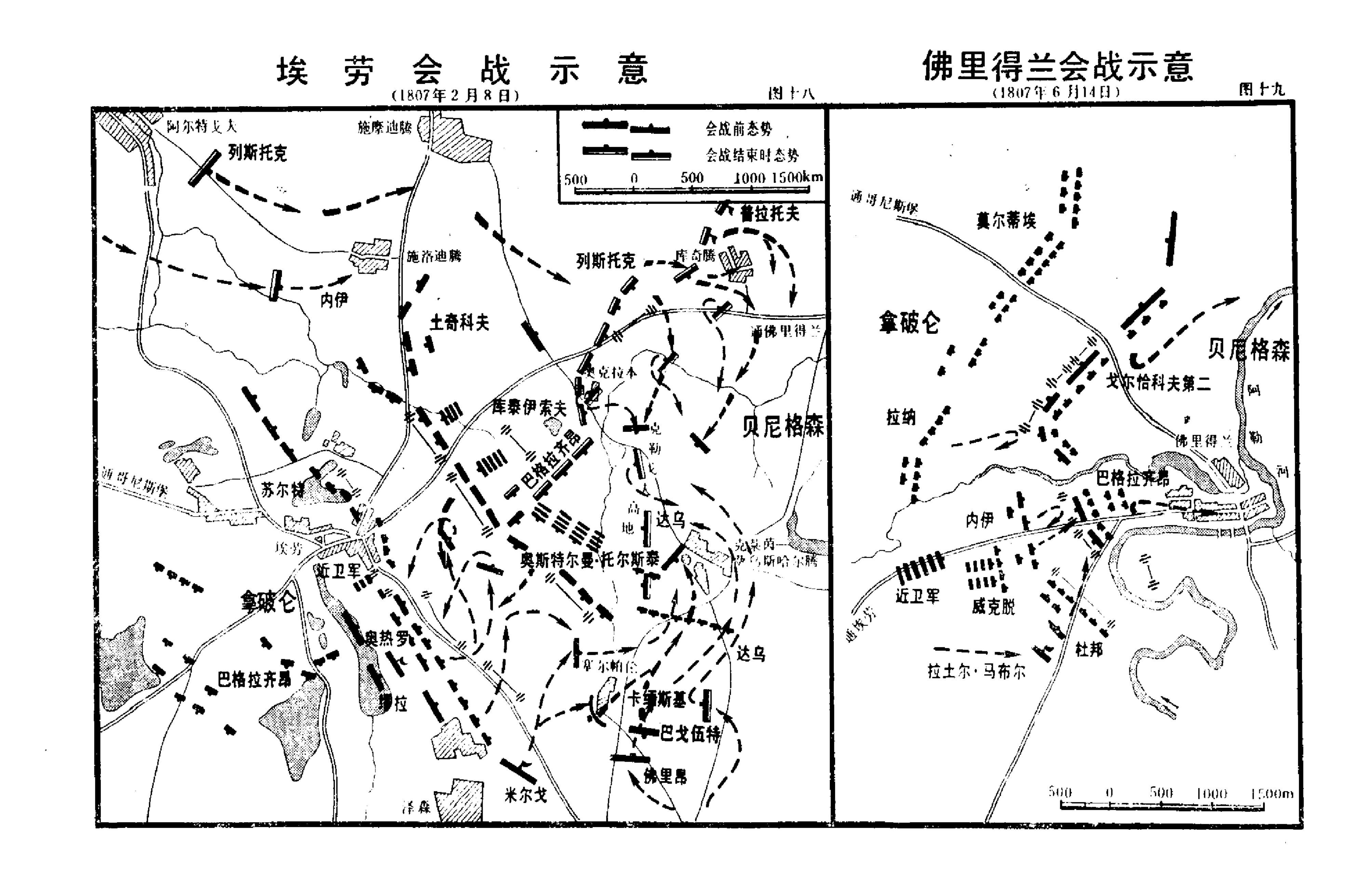
(1807年2月8日)

图十八

佛里得兰会战示意

(1807年6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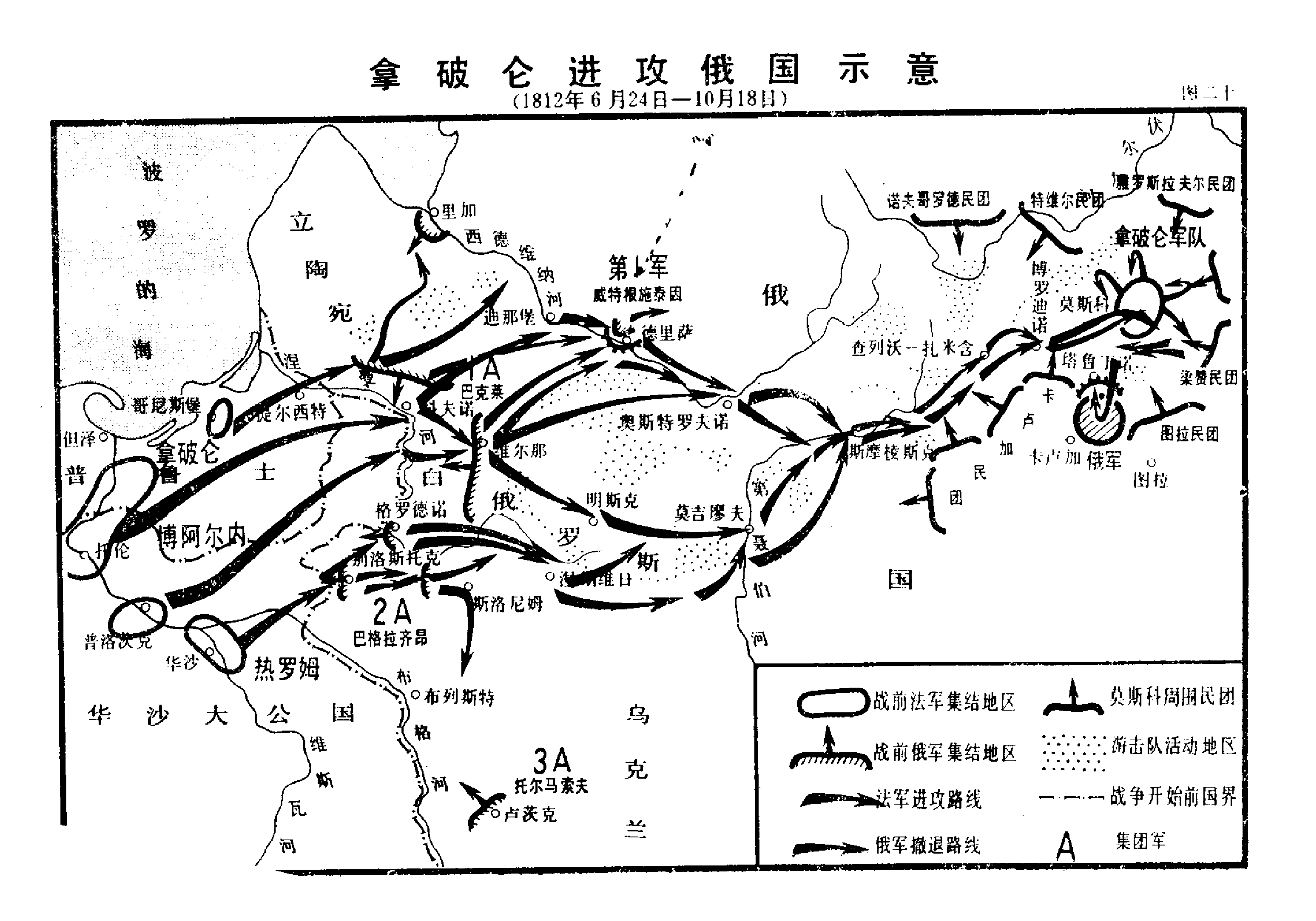
图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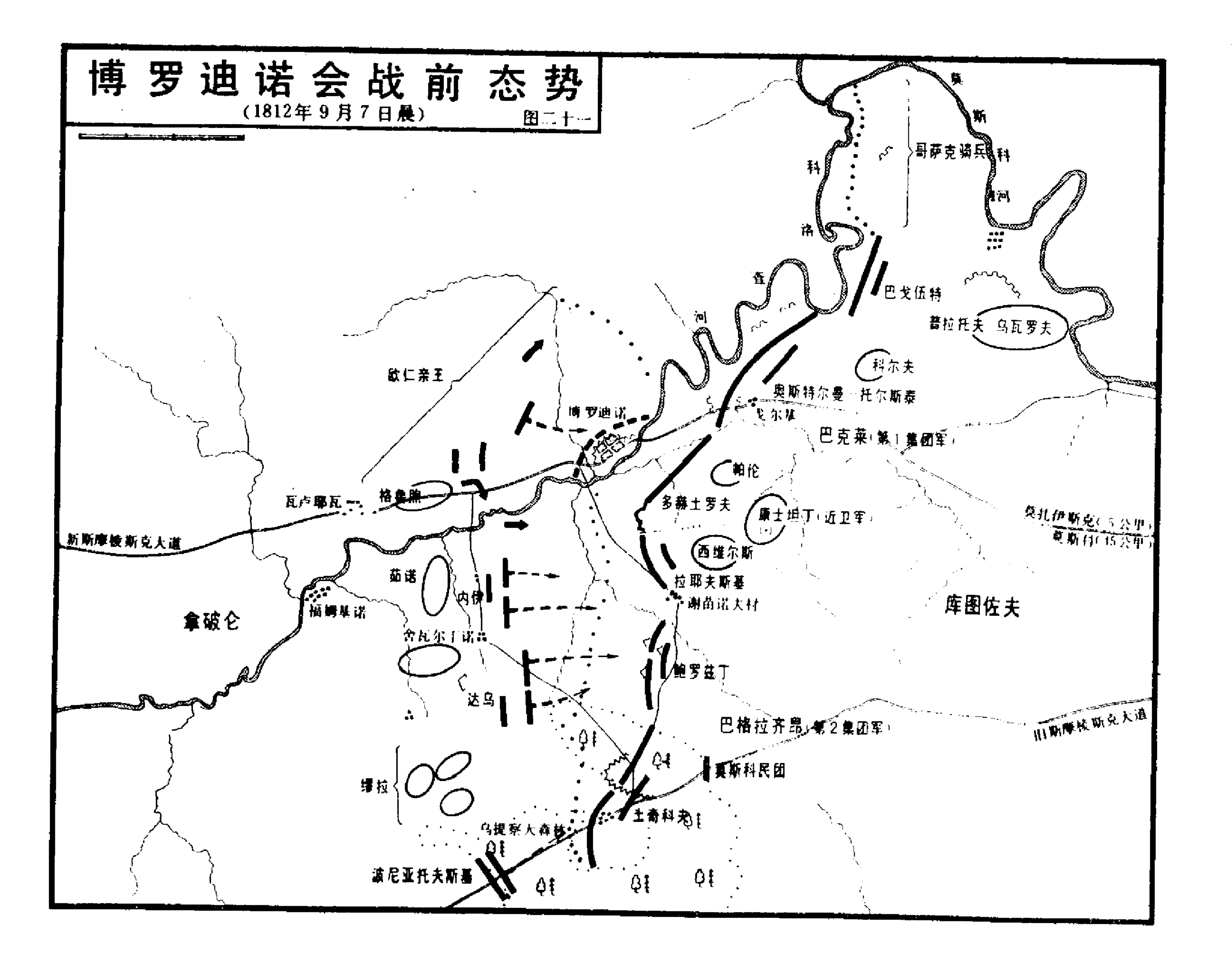


拿破仑进攻俄国示意

（1812年6月24日—10月18日）

图二十




博罗迪诺会战前态势
(1812年9月7日晨)
图二十一
哥萨克骑兵
莫斯科河
科洛查河
巴戈伍特
普拉托夫
乌瓦罗夫
科尔夫
奥斯特尔曼—托尔斯泰
戈尔基
巴克莱(第1集团军)
帕伦
多赫土罗夫
康士坦丁(近卫军)
西维尔斯
拉耶夫斯基
谢苗诺夫村
库图佐夫
莫扎伊斯克(5公里)
莫斯科(115公里)
鲍罗兹丁
巴格拉齐昂(第2集团军)
莫斯科民团
旧斯摩棱斯克大道
土奇科夫
乌提察大森林
波尼亚托夫斯基
缪拉
达乌
舍瓦尔丁诺
内伊
茹诺
拿破仑
瓦卢耶瓦
欧仁亲王
博罗迪诺
新斯摩棱斯克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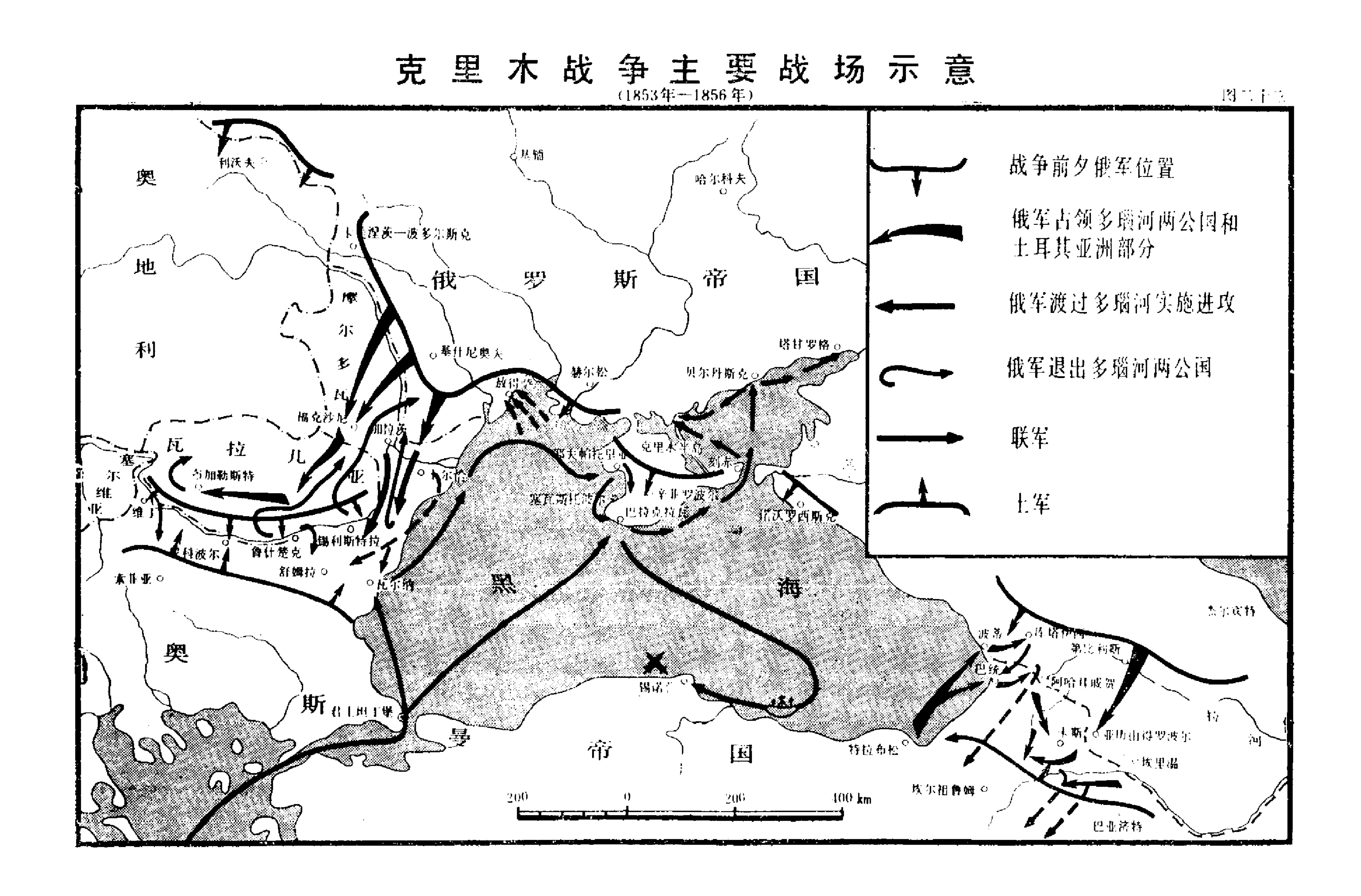
法军退却和俄军追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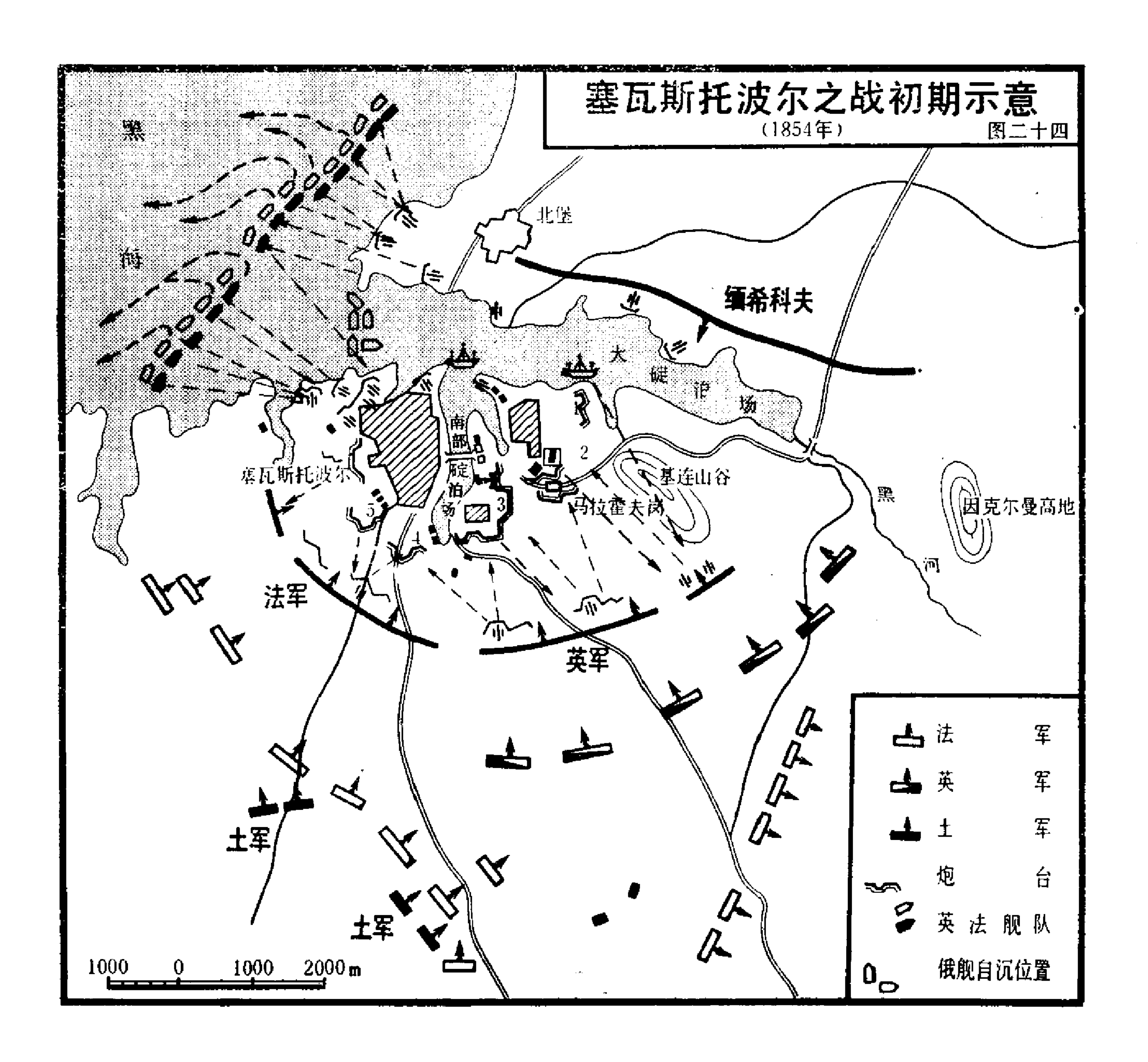
(1812年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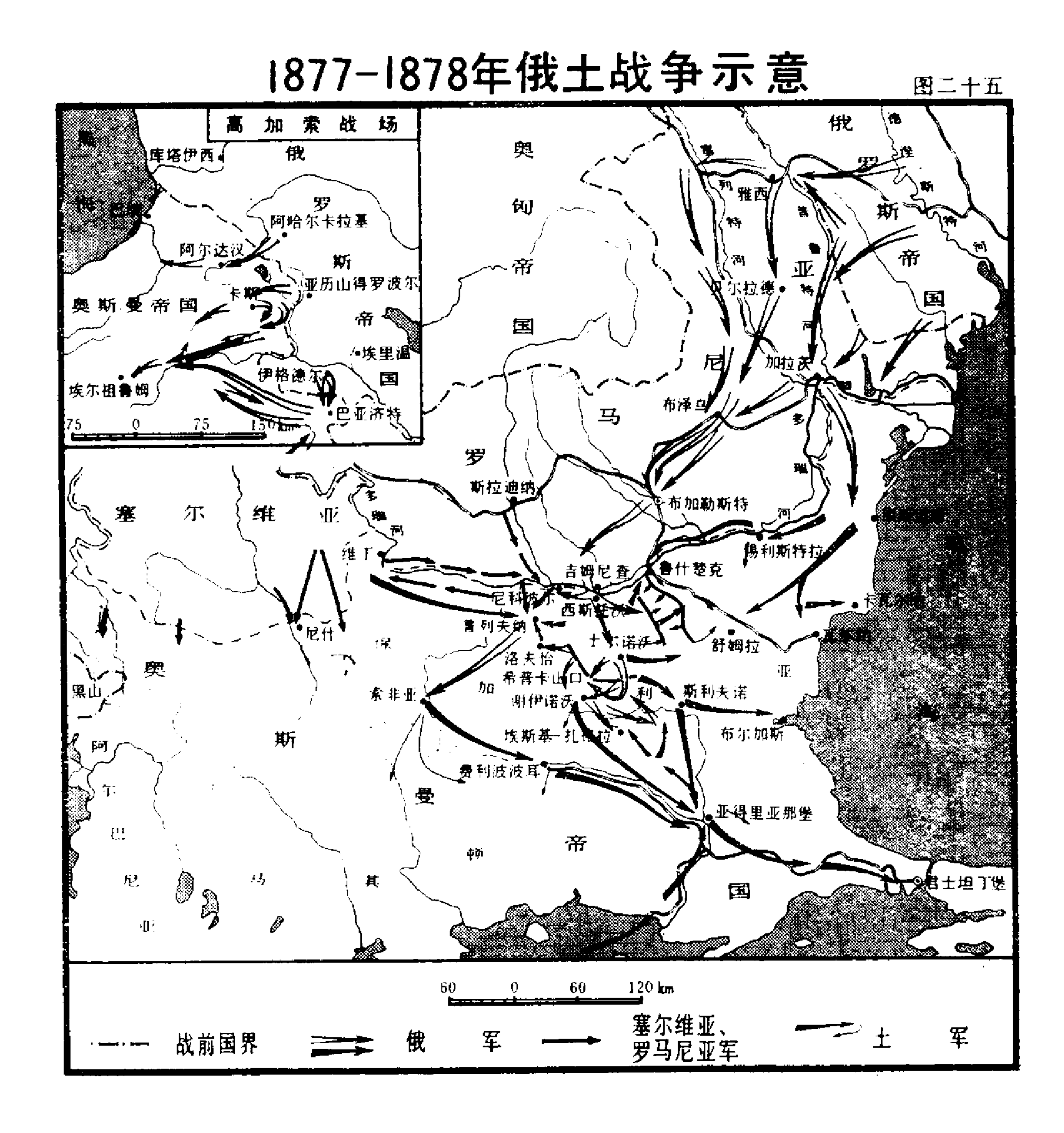
图二十二

克里木战争主要战场示意

(1853年—1856年)




塞瓦斯托波尔之战初期示意
（1854年）
图二十四
黑
海
北堡
缅希科夫
大
碇
泊
场
南
部
碇
泊
场
塞瓦斯托波尔
马拉霍夫岗
基连山谷
因克尔曼高地
黑
河
法军
英军
土军
土军
1000 0 1000 2000m
法 军
英 军
土 军
炮 台
英 法 舰 队
俄舰自沉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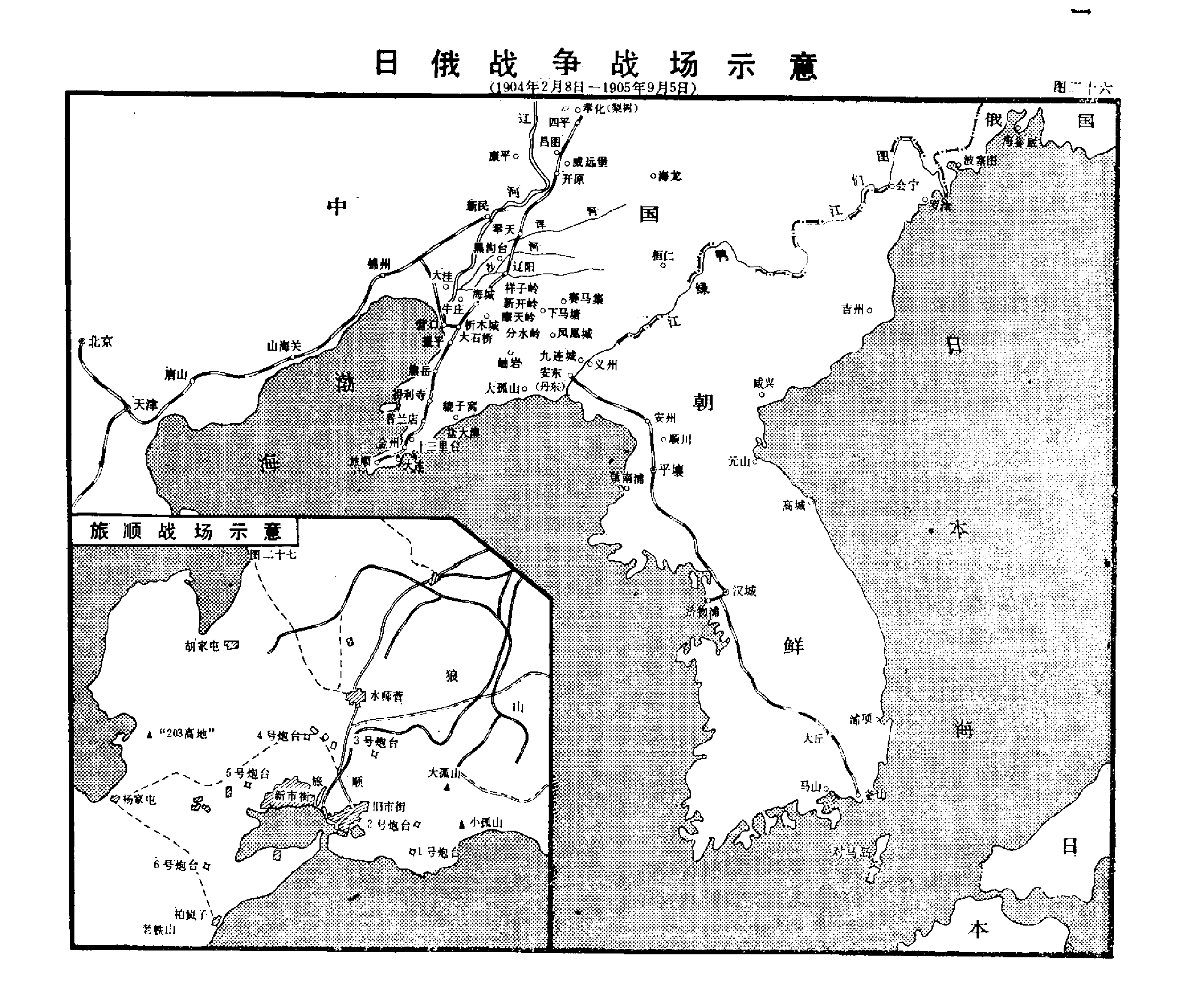
1877-1878年俄土战争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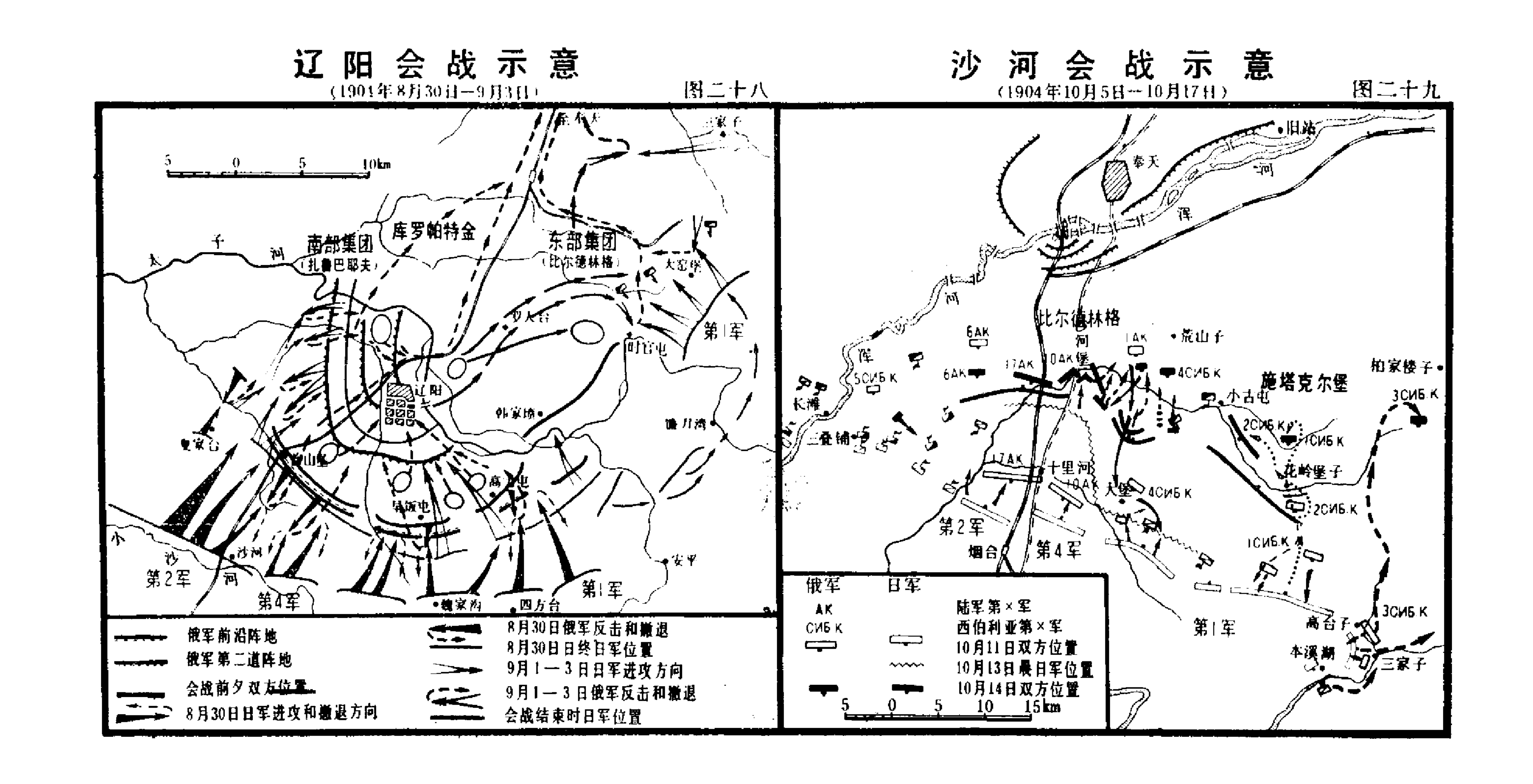
图二十五

日俄战争战场示意

(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

图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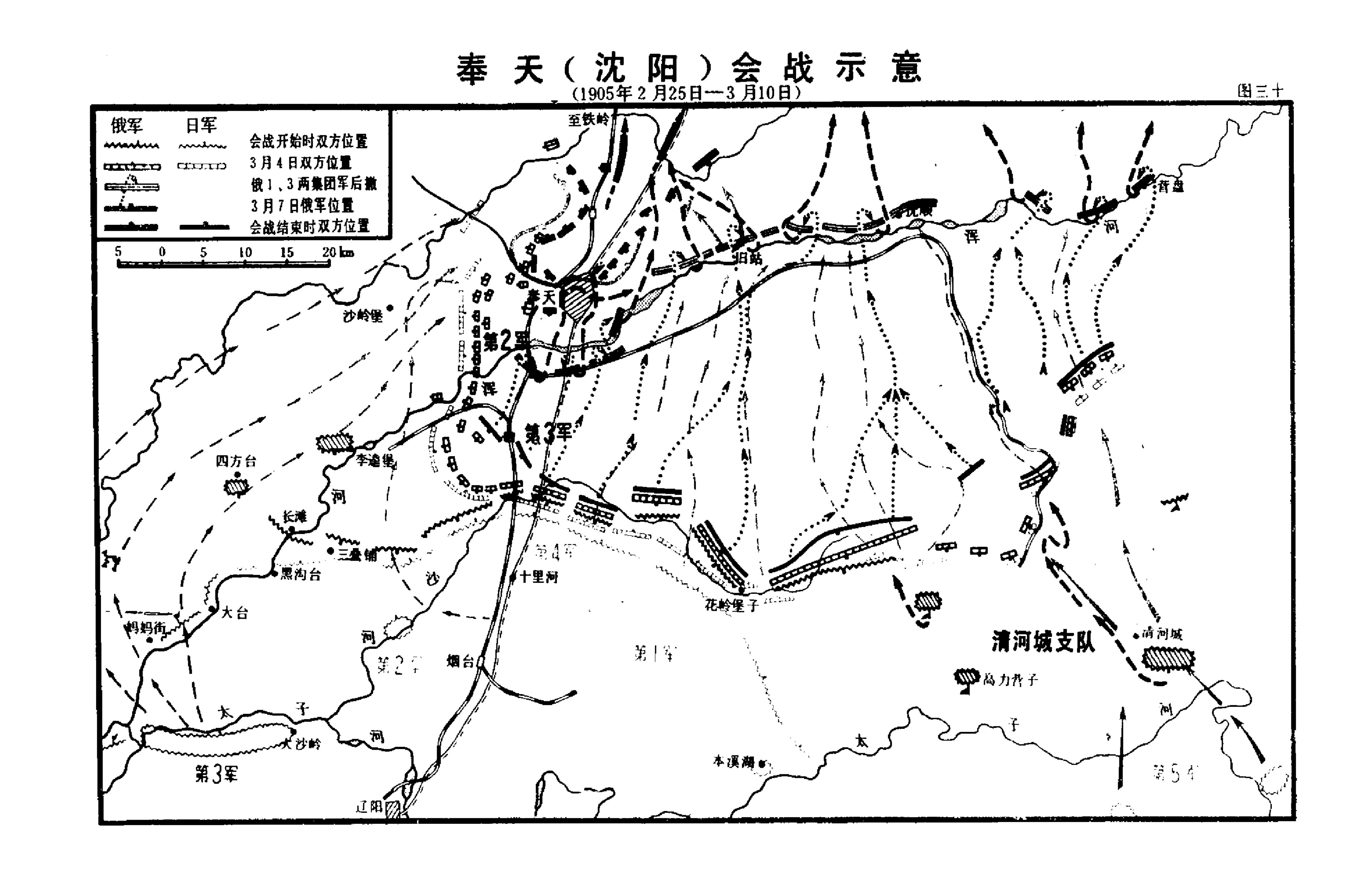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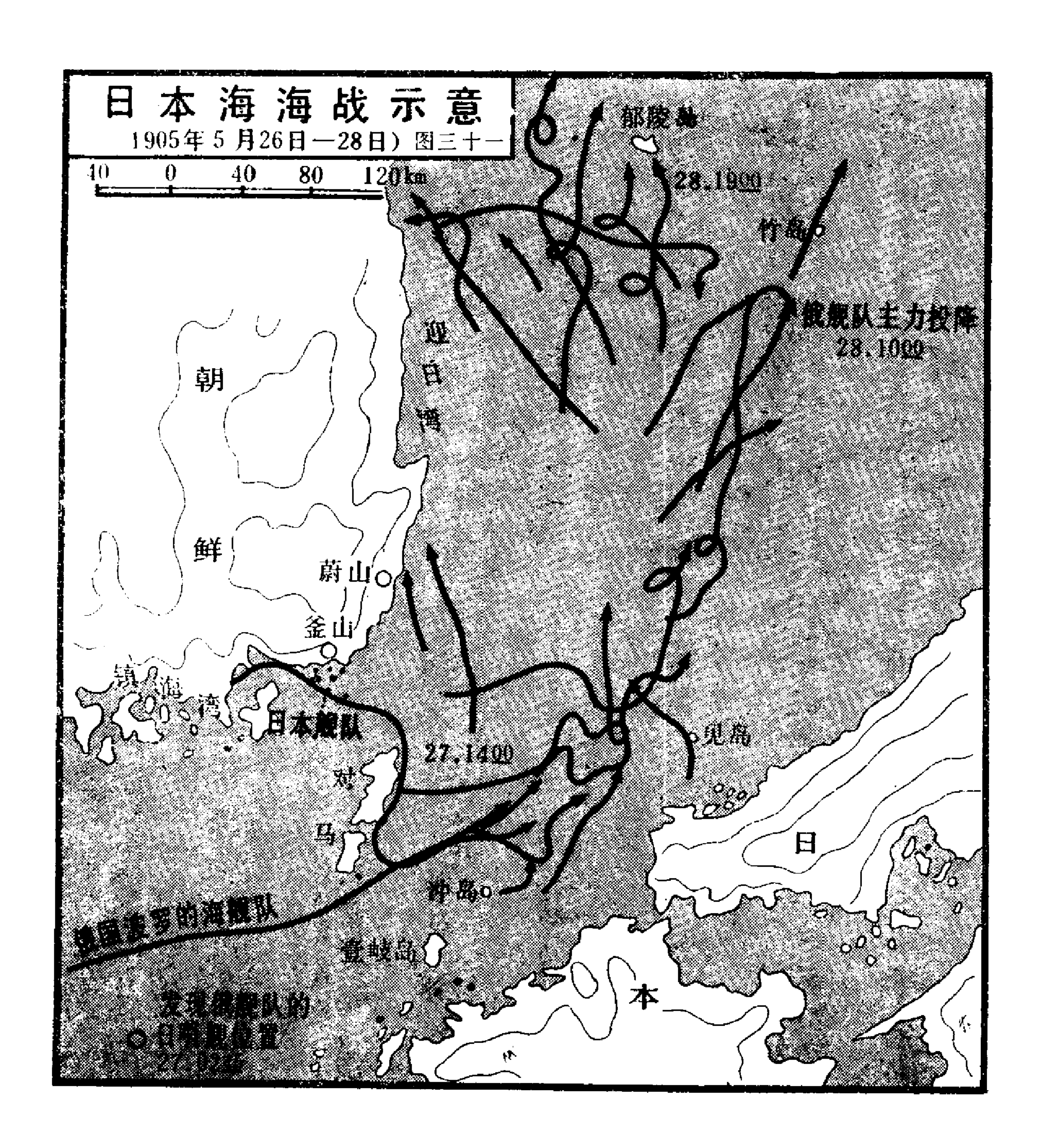
辽阳会战示意
（1904年8月30日—9月3日）
图二十八
5 0 5 10km
太子河
南部集团
（扎鲁巴耶夫）
库罗帕特金
东部集团
（比尔德林格）
大窑堡
三家子
奉天
第1军
孙大台
韩家坟
叶官屯
辽阳
首山堡
早饭屯
高丰屯
鞍山
安平
沙河
小沙河
第2军
第4军
第1军
魏家沟
四方台
俄军前沿阵地
俄军第二道阵地
会战前夕双方位置
8月30日日军进攻和撤退方向
8月30日俄军反击和撤退
8月30日日终日军位置
9月1—3日日军进攻方向
9月1—3日俄军反击和撤退
会战结束时日军位置
沙河会战示意
（1904年10月5日—10月17日）
图二十九
旧站
奉天
浑河
比尔德林格
6AK
1AK
荒山子
17AK
10AK
4СИБ К
5СИБ К
6AK
长滩
三叠铺
施塔克尔堡
小古屯
柏家楼子
3СИБ К
2СИБ К
1СИБ К
花岭堡子
十里河
大堡
4СИБ К
2СИБ К
第2军
烟台
第4军
1СИБ К
第1军
高台子
3СИБ К
本溪湖
三家子
俄军
日军
AK
陆军第×军
СИБ К
西伯利亚第×军
10月11日双方位置
10月13日晨日军位置
10月14日双方位置
5 0 5 10 15km

奉天（沈阳）会战示意

（1905年2月25日—3月10日）

图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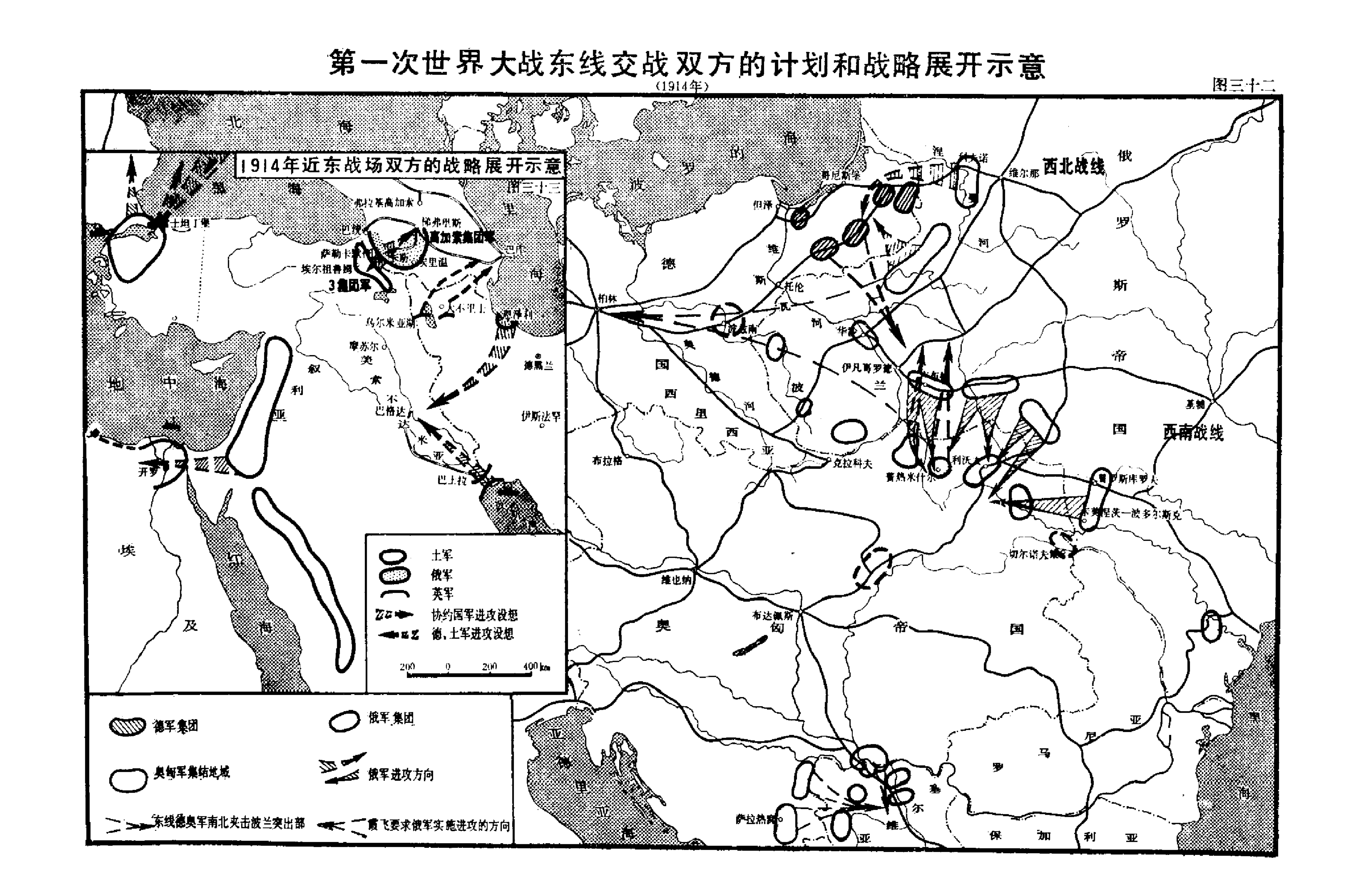



日本海海战示意
1905年5月26日—28日）图三十一
40 0 40 80 120km
郁陵岛
28.1900
竹岛
28.1000
迎日湾
朝
鲜
蔚山
釜山
镇海湾
日本舰队
27.1400
对
马
见岛
冲岛
壹岐岛
日
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交战双方的计划和战略展开示意

（1914年）

图三十二



东普鲁士战役示意

（1914年8月17日—9月14日）

图三十四

波罗的海
拉比奥
因斯切尔堡
斯塔鲁佩仑
①
古姆宾南
哥尼斯堡
东普鲁士
德国
8A
1A
戈乌达普
①
苏瓦乌基
马祖尔湖区
俄罗斯帝国
奥古斯托夫
马连堡
阿伦斯泰因
奥斯特罗德
奥尔特尔斯堡
奥索维茨
希尔登堡
斯特拉斯堡
2A
姆拉瓦
那累夫河

俄军进攻路线

古姆宾南—戈乌达普战役

德军改变部署

8.26俄军战线

俄2A两个军被包围

从西欧调来的德国援军

9月初德军改变部署

俄1A从东普鲁士退却

战役结束时战线

25 0 25 50 75km

加里西亚战役示意

(1914月8月19日—9月26日)

图三十五

俄罗斯帝国
奥匈帝国
维斯瓦河
西布格河
斯特尔河
涅斯特河
4A
9A
6A
1A
3A
8A
拉多姆
卢布林
赫尔姆
科韦耳
克拉希尼克
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
卢茨克
罗夫诺
杜布诺
桑多梅希
托马舒夫
雅罗斯拉夫
普热米什尔
哥罗多克
利沃夫
兹洛切夫
普罗斯库罗夫
果尔利策
斯特雷
加利奇
斯坦尼斯拉夫
卡美涅茨-波多尔斯克
乌日哥罗德
切尔诺夫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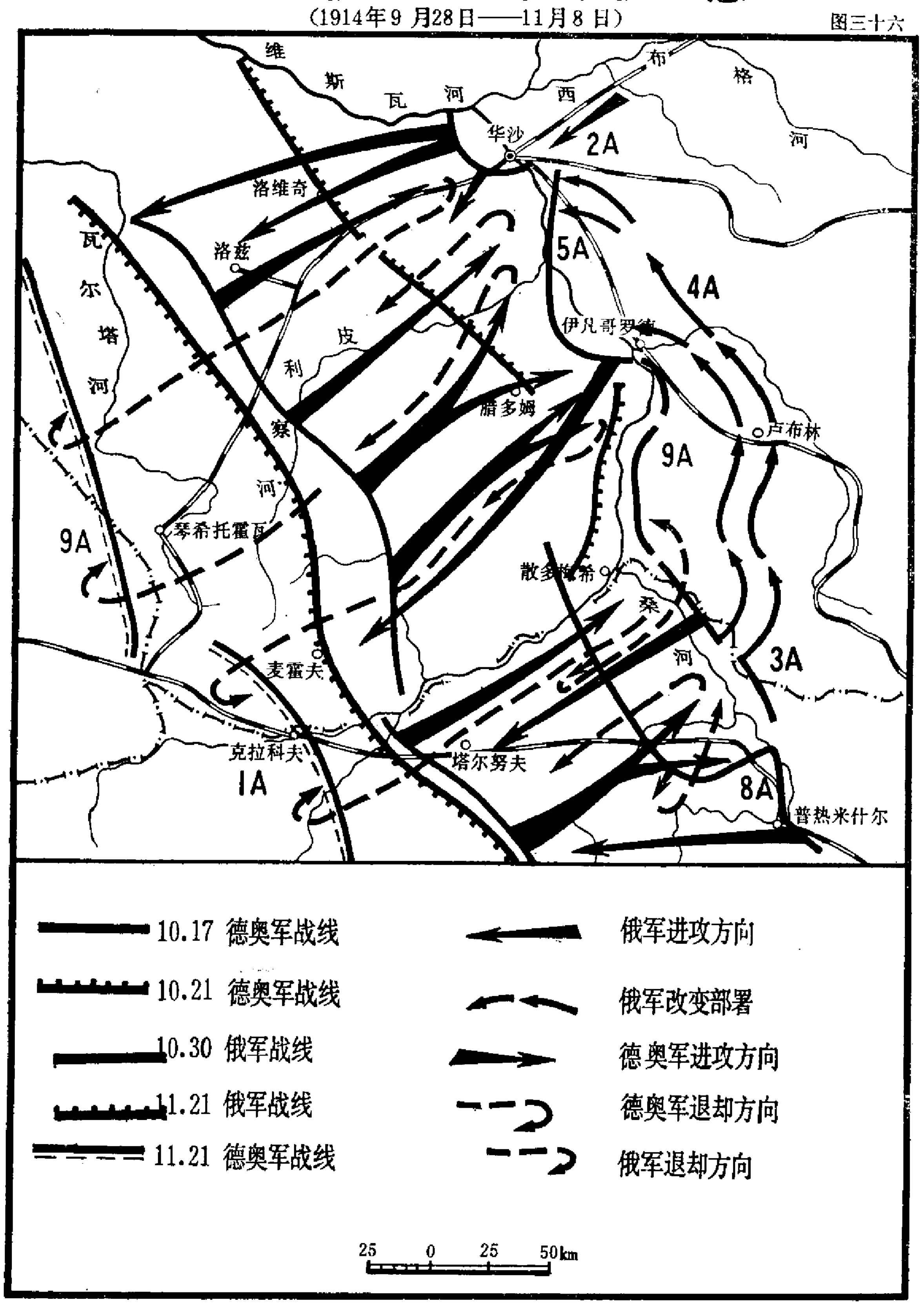
德奥军与俄军进攻方向
① 卢布林—赫尔姆战役
② 加利奇—利沃夫战役
9.17奥匈军战线
俄军进攻方向
③ 哥罗多克战役
战役结束时双方战线

50 0 50 10 km

华沙—伊凡哥罗德战役示意

(1914年9月28日——11月8日)

图三十六



洛兹战役示意

(1914年11月11日—12月19日)

图三十七

托伦
维斯瓦河
伏克拉河
库特诺
布祖拉河
华沙
洛维奇
瓦尔塔河
洛兹
卡利希
托马舍夫
皮利察河
琴希托霍瓦
德国
俄罗斯帝国
奥匈帝国
9A
2A
5A
4A
9A
4A

俄军		德军	
	11.11战线		11.11战线
			9A进攻方向
	11.22战线		11.22战线

25 0 25 50km

1915 年东欧战场战局示意

图三十八

战局开始前的战线

交战双方的主要方向

喀尔巴阡战役

奥古斯托夫战役

果尔利策突破

北部地区的行动

普夏斯尼希突破

斯文江尼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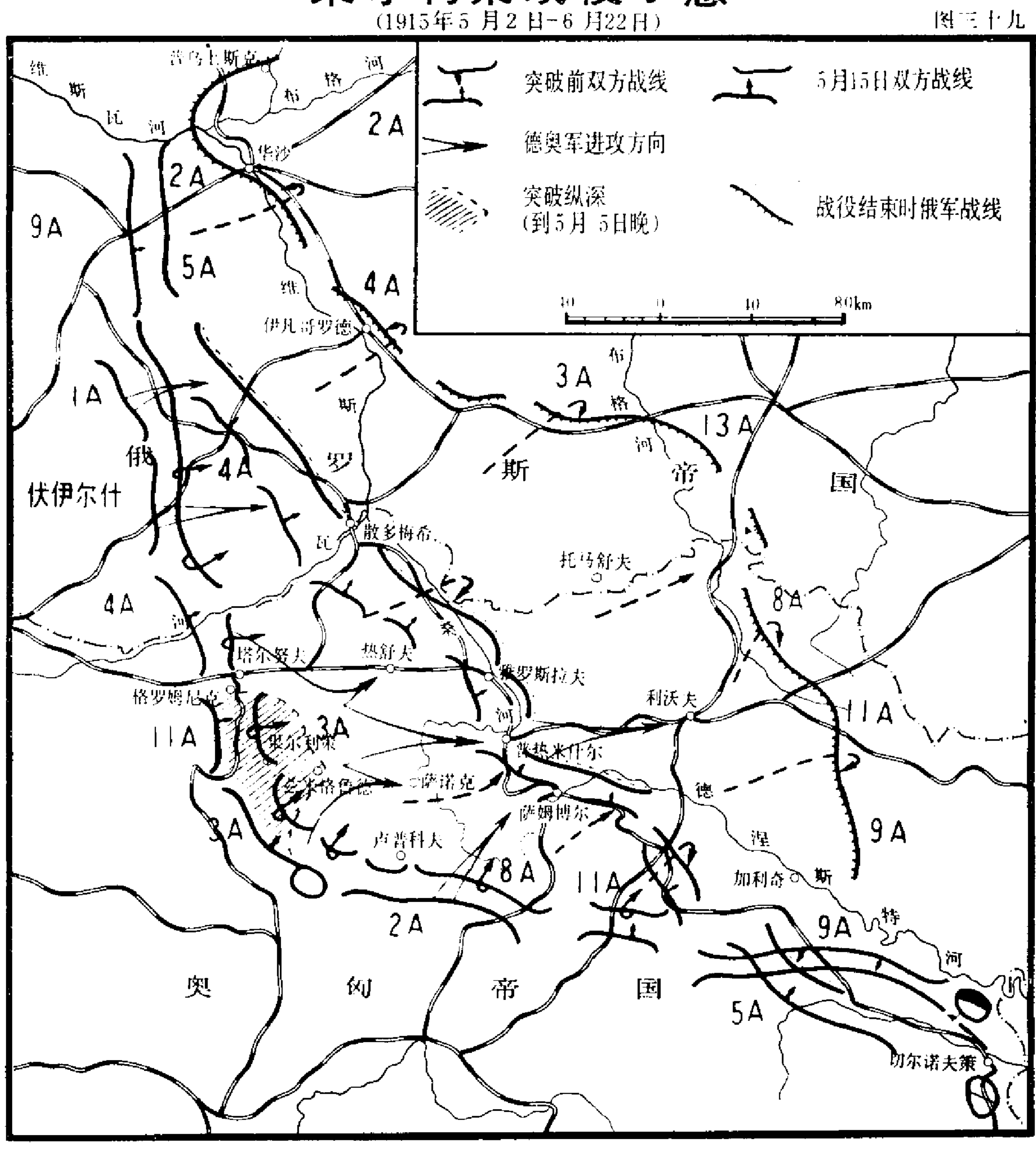
俄军中间防御地带

战局结束时战线

果尔利策战役示意

(1915年5月2日-6月22日)

图三十九



俄军西南战线夏季攻势示意

（1916年夏）

图四十

6月4日前双方战线

6月12日前8A 9A推进深度

6月15日前俄军战线

7月14日俄军战线

9月初俄军战线

俄军突破方向

西南战线6月25日指令规定的进攻方向

德军援军反攻

预备队

增援部队

30 0 30 60km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俄国军事史略（1547～1917）
作者=吴春秋
页数=424
SS号=10256796
出版日期=1983年11月第1版

前言

目录